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〇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一〇二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餘冬序録六十五卷（二）

〔明〕何孟春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郴州家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餘冬序録六十五卷》提要

餘冬序録閏壯卷之三十四　小篇第九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宋王淮之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愚謂今宜即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

○梁徐勉遷尚書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殮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返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絶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没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可不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唐盧履冰開元五年建言古者父在爲母朞撤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田再思曰父在爲母三

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開人子
情使與伯叔毋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門
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言上元中父在爲毋三年后
雖請未用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毋在而子孫婦沒
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
在爲毋服朞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
夫之敗不可不察書奏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爲毋立几
筵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
夫聖人豈薄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武后陰儲篡謀
升齊抗斬秉陵唐家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故臣將
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毋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毋服非詩

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毋姑姊妹等夫齊斬有升降
歲月不容異也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
身之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於禮必建中制使賢
不肖共成文理彼伯叔姑姊妹烏有踰杖之制三年心
喪乎毋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元行沖議曰古緣情制服
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
喪杖朞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斬
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
父故父在爲毋免官齊而朞心喪二年情已申而禮殺
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
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毋之名以毋之女黨加於舅服

不謂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爲適帝弗報是
時言喪服各以所見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
古制（已上唐書儒學傳）二十年又詔父在爲毋加服齊衰三年
及頒開元禮遂依行焉（唐會要）履冰傳載七年詔後人間
父在爲毋服或朞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而禫終
三年或齊衰三年然則二十年改此詔後宜當一切依
行齊衰三年然唐德宗有后喪皇太子及舒王誼將行
三年之制柳冕奏請依魏晉故事卒哭而除服心喪終
制穆質上疏言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
太輕惟行古之道以期年乃得禮之中而德宗不以質
爲然（唐書列傳）德宗時李晟二子憑恃居毋喪大祥而除官

晟奏二子終禫而後朝請（唐會要）然則此制竟亦非通法
也宋仁宗寶元中王恪言父毋相繼亡殁乞通持五十
四月服詔許通持服（宋會要）此必父喪在毋前父服將終
毋繼亡乃爾神宗熙寧七年命官參酌舊例定爲新式
三年之喪父毋及繼毋慈毋已所生毋並三年（亦宋會要）朱
子曰禮只有父毋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都無考㝗
服朞子以父在服亦朞故哭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
其禮皆齟齬又曰喪禮當從儀禮爲正如父在爲毋朞
非是薄於毋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毋然亦須心
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
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

意甚好滕卜孫子元吳澄服制考詳序云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内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

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矣獨於兄嫂弟婦而恝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〇李涪論舅姑服云子夏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禮女子在家以父爲天婦人無二天則婦之爲舅姑不服齊衰三年著矣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子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爲舅姑服三年恐爲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岧議曰唐開元禮五服制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婦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已適人爲父母何以期也婦人不二斬也婦人從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

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寖以成俗開元禮玄宗所脩布在有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此李岩之論可謂正矣宋朝諡謀錄禮經女子出適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二舅姑父母皆爲朞喪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內几筵尚存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於義爲稱詔從之遂爲定制宋人蓋未講服青繼之制故也涪又有杖期議云準禮父在爲母爲所生母父爲嫡子夫爲妻皆杖期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史二百六十年並不易斯議未聞爲兄弟杖者自亂離以後武臣爲兄弟始行杖期之禮是實佐不能以禮正之致其謬誤實慮日久寖以爲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於服式中盡情而行之

○國朝孝慈錄五服之服皆有升降盛今制矣胡翰讀喪禮云三年者其降服父在爲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爲父厭而三年之喪母爲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而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爲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林於母子之間則跡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舉斷以期而猶爲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哀也斯亦偽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問取於吾也又古者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日月亦同也今禮家定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爲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日月不同矣以緦考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上之於高意其月日以是爲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既爲父加隆三年則爲祖宜大功爲高祖宜小功爲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爲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爲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爲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武官父母喪不持服不解任不知始何世夫金革軍旅之事無避也者爲其不以家難避國難也爲此制者恐武官臨難得爲推避計耳天下無無父母之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文武可異道乎今武官時當太平之際身列藩衛之間有父母喪而不少異於平日豈謂眞不得已者哉按宋田況傳況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許之史稱帥臣得終制自況始

則況以前武官之不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爲兩議而上遂詔宗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爲知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爲無官者將何以處之宋人蓋不滿於是矣然則今日之事當視其人若典軍作方有行陣遇喪奏聞留之終事方聽返喪次其在府司衛所可得盡喪禮者當聽終制軍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視事畢復返喪次可代者佐貳代之一切勿與庶幾亦盡人子之禮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

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遣致祭從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元人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殽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傚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乃詔禮官定民喪服之制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畢後世二十六月者從孔子踰月則善之言耳百日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後世遂通用云

○宋敏求為編脩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脩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甍子繼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為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据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中立子繼其嫡子也其孫祖仁其嫡孫也中立之死繼先死矣雖有他子祖仁亦當解官以斬衰終三年服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重宗子也神宗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於蘇頌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敘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異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當時不聞以頌之所言參以祁前此所議而制令者

○詰謀録士大夫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恝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嘗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妻母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氏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或問朱子范氏言宋襄公出母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使命往來遺問否朱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矣

○宋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爲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

追榮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真宗天禧初詔文武陞朝官
父不在爲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朝王曾
爲參知政事改葬叔父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
母育之詔准贈官凡此雖於古禮未宜然厚俗之道固
無不可以義起也
〇宋郭稹（龍圖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
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
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申心喪蓋始於稹嗚
呼若仲微者可謂能自盡矣胡明仲之賢不在稹下以
爲人後而不爲其所生母服秦檜嗾言者論其不孝明
仲以此得罪是雖檜惡其不附己之私恨然君子自處

禮在可得爲者不可不過於厚以取議也
〇郭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
禮院宋祁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
奏聽解官申心喪（宋史本傳）按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改適
韓氏及後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
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
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
而祭爲非禮服（博文本傳）郭稹事在王博文前當時下有司
議當著爲令不知博文何爲又有此請而知禮院者亦
不議及也恩封之舉事出於上以作勸爾非人子所得
私也出母得以恩封謂子無絕母禮何居乃若以喪而

祭時議固有非之者朱子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
爲是儀禮都說爲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
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
長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卻不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檀
弓所謂必有失其傳者又答林擇之書云喪服傳出母
之服朞但爲父後者無服爾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隆
之說亦似無文涉或記者之誤歟
〇劉宋時袁昂幼孤爲從兄彖所養彖卒乃制朞服人
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
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昔馬稜與從弟毅同
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由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

欲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
先例春觀韓退之嫂鄭喪服朞以報見其所自爲文宋
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啓
禺之死所養孤甥爲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
不能自已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
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
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
祭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三
年服竟叔度蓋爲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
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〇宋張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

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黄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喪三年（宋史本傳）

○前輩感人之知遇爲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有之北魏蒲陰縣令黄宣喪亡單貧無朞親縣人石宣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附自苗逮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程賀爲崔亞持緦三年記者以爲闊見（賀事見孫光憲瑣言）宋李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即棄官爲珙行三年喪此亦東漢士爲舉主事也近世蓋無聞矣

○齊褚彥回進位司徒彥回寢疾表遜位改授司空辛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爲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朱子語録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問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如此類是也近世蓋無聞矣

○漢張輔父卒既葬詔遣使賫牛酒爲釋服非禮也呂東萊謂潘叔度服制中餽人不當以肉今人乃以肉餽有服者既不以禮處人又不愛人以德

○程伊川先生充崇政殿說書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詔遂罷之宣仁上仙東坡爲禮部尚書與禮官及太常諸官闕失諸禮儀事至七月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假滿東坡上疏以賧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尊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二公所言大抵一意足以爲議禮之人式矣

○陸子靜與呂伯恭居憂特書云天下事理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敦請敎導諸生從之遊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户外之履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豈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未必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吳幼清題朱文公答陳正己講學帖後云大功廢業况服齊斬乎古人居父母之喪三年不爲禮三年不爲樂斬衰唯而不對齊衰

劉而不言自發一言且不可況可與人論學哉眉山二蘇兄弟文人耳而其居喪也再期之內禁斷作詩文是亦講聞乎喪禮也正巳斬學聖賢身有母喪而交書論學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爲虛矣夫親喪本也論學末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學果何學歟朱子答書固巳譏其失然舍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爲掩覆也耶

餘冬序録屬玄卷之三十五　外篇第十

郴　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言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間多矣蒲衣項橐減何如人列女傳睪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者三子其最乎

○桓譚新論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天才皆年七十乃升爲王霸師宋景文筆記曾子年七十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春惟古人以晚達者儘多不獨其名位事業也而學行成於晚者亦常常有之二君立議是就聖賢中著其大者言之耳顏氏家訓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五十以學易曾子七十乃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受孝經論語皆成大儒嗚呼學行動名晚非所恨彼早成早達而莫克大于終者抑豈不有其人乎秦周而上今弗論漢以來如馬援嘗授齊詩竟不能章句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視人以朴宜從所好後漢書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來候援兄援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酌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及援爲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令東觀漢記人固不可目前定而況獨遠知如此諸葛亮子瞻方幼亮與

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不爲重器
瞻後嗣亮爵死忠蜀漢所就不在人後亮之言以已
律之故爾陶謙年十四猶綴帛爲旛乘竹馬而戲蒼梧
守甘公一見奇之謙舉茂才積軍功爲州刺史將軍州
牧侯伯（吳志）若考其始去瞻何啻天淵楊震嘗客居湖城
年五十始應州郡命人皆歎其遲暮震厲志愈篤後位
至太尉（後漢書）王祥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呂虔檄爲
別駕時已年垂耳順後累遷至司空太尉封侯（晉書）伯起
休徵非慕顯融出者造物應爾即老年亦不得辭張柬
之爲荊州長史已老狄仁傑薦之則天曰其人雖老宰
相才也後爲相知政事翼輔中宗復位年八十餘封公

王（唐書）其不有命耶張充少好逸遊年三十始改從學多
所該通以文名世（謝書）姚元崇少唯從事射獵年四十始
折節讀書遂以文學備位將相（唐書又按唐新語崇少不慕學年踰弱冠嘗過所親見備文殿御覽閱甚書遂耽墳典以文學著名歷牧常撮再秉鈞軸）陳子昂富豪家
子任俠使氣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社慨然
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史數年間百家無不通貫（[illegible]）
（補）蘇洵少不喜學年已壯猶未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
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舉進士再不中曰此不足
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焚之益讀書五六年[illegible]
既久之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illegible]
深微而後止歐陽脩謂其[illegible]

得之精其然邪（墓誌）年大求學問不惟既補前失[illegible]
作精美且有名天下傳後世況吾德行吾性分中所[illegible]
脩爲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乎周恭叔自太
學蚤年登科未及三十見伊川持身甚苦塊坐一室未
嘗窺牖幼議毋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
常人伊川曰頤未及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進銳退
速恭叔衰之末路程門每歎息之（程氏遺書）吾徒其尚勉乎
是哉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
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

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
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燦彬
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讀書求
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唐國史補云趙璧彈五絃人問
其術璧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
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
璧之爲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之謂歟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
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
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剌船而去旬時不
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泊崩澌之聲林木窅冥

群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嗚呼是道豈獨學琴而已哉樂府雜錄貞元中教坊康崑崙彈琵琶爲第一手而莊嚴寺僧善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絶入神崑崙服焉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因令教授崑崙奏曰且請崑崙彈一調子乃彈之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善本俗姓段）臣小年初學琵琶徧於隣舍女巫處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鑒之妙如此段奏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盡段之藝嗚呼是豈獨抱樂器者之所當知哉唐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

曰吾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此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者歟藝而至是始可與語藝矣

○史稱馬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不知人欲窟中如何復講天理語林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勅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可歎當時人師徒之義如此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宋書王微不仕兀兀之鑽微尋書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皆生埃唯當膝獨淨靜性堅志如此鶴林玉露云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横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窻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窻下就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後生宜知龜山少年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書善讀者以多識畜德不善讀者以好著喪志杜預嘗譏王濟馬癖和嶠錢癖因武帝見問而自有左傳癖之對癖文字者庸知其爲賢乎程子有言讀書寫字雖

美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學而至於喪志無以異於癖矣春秋於是知項籍喜兵法畧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後魏李賢之藏從師受業畧觀大指而已或讓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慚服）

○嵇康讀莊老重增其放袁悅之好戰國策竟死於長短鄭奕教子文選其兄謂不免沈謝嘲風弄月汚人行止此先王所以不讀非聖之書而致謹乎先入之言也

○崔浩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者也）司馬光於學無所不通

惟不壹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蘇軾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劉因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夫人性不同酸鹹異嗜聖賢之言非聖之書而人自能別於好惡者其心靈所稟炳然有在故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乃謝求返歸（見博物志）段翳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學來積年累究要術辭歸翳爲作一指筒封緘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萌與吏爭津吏撾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鬭破頭諸以此膏裹之喟然而歎乃還卒業（後漢書）古人有學書於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甚藝（贈硯）嗚呼學孔之徒宜何如也

○真誥有言行道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又曰爲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亦可謂善喻矣

○真誥裴君云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長幼人無貴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耆年要當多識多見以爲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反師彼師不明道焉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上學得其師名爲更生不得其師名爲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退之師說只是此意

○張華博物洽聞史稱世無與比然當時斗間紫氣爲寶劍之精亦待雷煥辨之嵩高山所得竹簡上科斗書非問之束晳亦不知其爲漢明帝陵中物也世之人無司空書三十乘在胸中而強顏待問豈爲知量者哉

○宋謝鳳子超宗爲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聞之出候超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觸其父名故）道隆侍至闇不得乃去北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雩那肱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現理當雩祭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癡人無識可笑至此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那肱者乎

○說苑載子思之言曰學所以益才也諸葛孔明書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晉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深歎其才謂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古人之所貴於學者言談而已乎唐李白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學而比於相如茲益陋矣

○鄭綮傳信記蘇環初未知頲令與儋僕雜作一日有客來詣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環出客言其事適有人獻兔環乃召頲詠之詩成環大驚奇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然則頲之知學非環教也蘇轍欒城遺言公謂轍曰蘇環訓頲常令衣青衣布襦伏於床下出其頸受榎楚汝今懶惰可乎傳者不同如此然皆爲弟子者所當知

○聞見錄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時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詣謝二公有空疎之謙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後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厲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詩話韓魏公知揚州王荊公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魏公於德用不以爲憾而荊公於魏公乃相怨如此德用非魏公之匹也姑即此一節觀之荊公其足以望魏公乎

○韓魏公論人爲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爲之者甚多也又自謂人能久而不變爲難又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古人蓋能久而不變者也范希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嘗言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言性之極終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失其本真終亦無所至也然則人之爲善其不變可勉於己而其性不可變有不可強於天者君子亦惟自盡以求充其所至爾何古人不可及也

○中人以上之資或亦不能無偏汲黯之戇寇準之驕陳烈之迂使列於崇愚由嗜之間終不失爲聖人之徒也

○欒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

○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可不愼乎

○黃山谷與李幾仲書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晩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發惰則不得歸怨於世也此語亦說得好

○山谷老與其甥洪駒父書謂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他日與王立之承奉書又謂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嗟夫君子恥不若人其獨今人哉其獨在藝業哉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爲禹士尚志尚論古之人不如舜禹顏淵是吾恥也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盧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志大儒爲經學者可草草乎

○洪景盧隨筆記張芸叟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畧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已欠伸思睡矣按宋史稱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手書通鑑凡三比未閱之終篇者又何如哉

○宋人評王歷中解書訣辭之內不可裁裁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貫提才記史訣歷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唯室先生看史訣凡讀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已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宋昉作文註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今合錄之以告諸業文字者

○歲月如流壹日減壹日壹歲無壹歲少而壯壯必老老必死人豈不知而鮮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矣子有美酒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它人入室此非知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人知自惜須是惜陰惜陰柰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顏人作用處何如爾功名事業則繫於天道德文章壹在乎己閒散處亦悠悠不得賈島於驢背上思詩舉手作推敲勢大尹騎從之來竟不見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他直恁用力所以後來詩極精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卻全悠悠不肯著緊用力反不如彼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晦菴之所以箴勵乎後學者至矣

○讀書飲酒是兩相妨事吾性喜讀書然未能無飲酒雖飲酒然未嘗忘廢讀書應酬之餘坐不得過不讀書柰欲有作爲何退藏之後睡不得著不飲酒柰多所思慮何學未聞道而欲不讀書不飲酒如血氣何

○道理在天地間事事物物本自一定而不可易聖賢有作立教垂世不過明其自然使就其當然而已其爲之蘊積而施設也有本有末有體有用巨細精粗舉道

中正之地此人人有心者之所同契聖賢於此豈別有毫髮意計安排也哉子思子謂可百世不惑而孟子曰其揆一也思孟立乎中正之地蓋有以推度之聖賢之所期者恃此道理之不可易耳柰何後之學者從事文字憒憒焉道理之大莫知可悅而不得其味齟齬捍格不能深求力究而徒鶩華靡尚新奇祖浮虛而信妖妄區區記誦剽竊非不博綴緝纂組非不工於根本工夫何益內外判析心迹乖違形之注措豈免利害之紛拏是非之倒置機心械志蘖轍越軼如之何其可也夫幼學之具乃壯行之資不有可久之德而望可大之功吾見其猖狂妄作惑世誣民禍人家國多矣噫聖賢教人

存諸心行諸身發諸事業其道理謂何而讀其書者一至是耶嗚呼秦漢以来學士大夫舉坐是弊有宋諸老先生則既講而明之今之在道學大明之世士宜有所持循而世間一種縉紳於此盜復不滿人意何哉都憲王公非欲以文學顯者雖稿制作若干卷皆公平日所以施於上下而見於議論之實致知窮理學問透徹而理明義精自有以發揮之如此其辨有手錄也致惡乎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徒其增陴吾道甚至而藩首公移所自序者又深歎乎近年所司建白愈繁而官政愈敝民生愈困跡其原皆今日之痼疾當誰療之春於是蓋重感焉吾輩儒學有意創異立說承虛接響外

彼中正以自標異借口援溺而廢不親授之防務紛更而不顧先王法意之掃地者惟其私智之鑿使天下擾於有事而國敝於多制視此其不有槩於中乎

○正德丁卯冬春以繼祖母服承重于家既祥州學官来請欲赴書院教諸學弟子負春辭之而以書與易訓導體乾曰屢辱左顧惠恤良至日隨月積未緣詣謝計盛德仁明必加情貰君子相與豈視末禮往復爲厚薄也敝州士友近者何幸得賢郡公博雅愷悌師帥于上而執事二三鴻宿立之函丈程課其間橫經肆史造膝提耳開發其所未知增益其所未能多矣鄙人桑梓獲瞻霧露潤及我躬報德無地連歷不通匪情則異千里

悟對其心實覩而創痛砭割之餘意銷志鈍待盡墓次惟日爲歲百骸憔悴尚何言乎竊於執事交契不惡其獲諒于賢郡公蓋有在矣日來乃聞郡公視學欲令有志生員開具從師手本將闢義塾猥及鄙人昔甲子之歲提學先生姚公文灝行移到州曾有此舉致煩臨州諸縣士友紛沓畢足詣門增我慚愧春不得已俛僶酬答未及月餘遂爾謝絕春于時嘗云吾處已固非泥之汙不致白沙之累而化物豈有丹之妙可爲黃金之資此州人所悉也區區此日何等意緒敢仍冒昧以蹈前罪祥事甫畢摧毀方深坐荒廬之荼蓼守孤壠之苦塊有何閎學更接青衿諸賢獲承師帥程課必日新時邁

大非昔比隋珠加磨瑩之奇荆璞益琢雕之盜而更假
於奄奄氣息之人之力耶且春拋棄笨跡積歲已久今
吾故我判然兩人使任樂業之師更識何等香氣區區
正一無鼻孔者何由去鑿渾沌而七竅之自已息黥補
劓已之其術而欲探囊黃昏以起人之廢疾耶且科舉
時文志希速化未邪斯翼未彈斯炙今閭閻啾啾日坐
黌舍語及三冬足用便恨後時區區之迂闊遲鈍就當
徃昔亦豈能副此常恐垂簾自精下帷獨得者於道理
上雖微析秋毫深探重淵亦自愛莫助之若排比書纇
合濡墨酏破碎章句旋填格式造作主意巧合關捩諸
賢應解諒春力不能爾此衆無乃重春之罪也乎忝極

知賢郡公暨執事華之盛[illegible]自揣甚明無以塞命[illegible]
由衷語不是面欺千萬體[illegible]爲我勁辭庶毯不得以干
等監無求乎謝青幸甚

餘冬序録則陽卷之三十六　外篇第十一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積善餘慶慶爲善積也作善降祥祥以善降也聖經詔
吾有不誣者漢范滂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
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盍惇其時錮於黨禍豈感乎
爲善之無驗耶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吁聖人之言是
可畏也淮南子曰君子不以小善不足爲而舍之小善
積而爲大善不以小不善爲無傷而爲之小不善積而

爲大不善賈誼亦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
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
以亂國家也當夫經始而儆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
故子民者謹焉漢昭烈謂其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
以惡小而爲之是皆有見於此是故積羽沉舟群輕折
軸一快不足以爲善積快而爲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
恨而成怨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
積毀也故君子禁於微

○人性皆善然不必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然不必皆
可以爲堯舜只觀堯舜之子可知周人世碩作養書謂
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此揚雄人之生也善惡混脩

其善者爲善人修其惡者爲惡人之說所由出也
○嗚呼人性其於善有弗瀆而能者其於惡有安之而弗覺者人性非甚遠也是故我有是善足知在人亦必有是善也而我可自足乎人有是惡常恐在已不能無是惡也而我可自恕乎
○人不爲惡未有善稱爲善一不繼而惡聲隨之矣天有陰德星若見若不見（有井口三星隨北斗小而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即天乙星也）孛彗一出即光芒亘天矣人五臟六腑莫能自照有病而形之脉則他人能得之黃帝書帝問脾善惡可得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嗟夫古也有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蓋而名彰西疇老人有古欲爲君子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爲小人諺云終身爲善不足一旦爲惡有餘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世人挾隱慝而謂人弗覻焉者無是理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深歎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荀子有是言也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淮南子有是言也身苟得爲不言而人哉之苟其有大家置一豪不能自
○魯男子不納婺婦謂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爲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菴嘗謂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若命召不俟駕是而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卻只學此春謂此是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昔孟子願學孔子是何等力量當時入猶信未得及今之人而藉口焉抑不善學孔子者矣雖然豈獨不善學者吾見其有得罪聖門者矣是不可不自審也
○莊子書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曰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韓退之代張籍與李浙東書公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其口固能言也夫德固不以無足而不行能別是非之心不借目而盲也而世之人趾存而不進於德目不盲而是非之莫辨則穴窺徑趨之具而已曷足以羨其七尺之軀哉韓意與莊同故余摘而論之
○親母爲其子治疕秃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也使在於繼母則未免爲嫉也親母其子死而後旁有自殺者毋謂其好內也而弗哭聞者以爲賢也使在於其妻則未免爲怨也事之情一也而觀者聽若異也

○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孝感之事史冊繼書蹝巢非時
而得藥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笛再生鯉雙躍諸
如此類未易僂數此非天神之所爲以相孝子之心者
乎而劉殷之粟沈震楊範之米郭巨之金趙雋之錢乃
至爲之題識而畀之變殊而告之神理一至是耶天雖
高其視下其聽察誰謂天道無言

○聖賢立長厚之言而後世遂多爲藉口之説嗚呼此
中人之通蔽也義一也事之可不可毅然不可移者今
一等人於可不可間每調停焉不曰事久勢當相仍即
云人衆情難獨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而孔孟亦有交
際道接以禮之受也嗚呼迹似矣而心非也名近矣而

實悖也蘧伯玉顧人同歸於善[illegible]人亦無一刻不
在天理中也今人有是乎已之不能君子而欲君子人
乎事不安於已而欲人安乎吾恐此心之非義也無乃
藉口焉爾朱子云劉樞卿建康月俸千緡劉欲止受正
所當得者以恐壞後來例不敢但受之後郄送其不當
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作漕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
劉甚稱服之春於此有感焉劉韓均于不失爲君子者
劉於韓其有以識此心矣乎而春常惺乎欲寡是過而
未能也

○周公旦曰不吾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
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呂氏春秋周公之謹於擇人如此
然其下士也常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哺猶恐失
天下之賢也子夏亦不輕與人交是故可者與之不可者
拒之子夏嘗有謂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又曰諸侯
之驕我者吾不爲臣丈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也孔子
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
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商之不輕友於人如此其亦猶
周公之意也乎

○韓退之剝啄行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
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從者語
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

子不引去與爲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
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
不及來不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
乎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
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
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
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
此以來尅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
所向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
如何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因併錄之余讀退之與李
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

拒止嫉妬之口益知韓公於此涉世深矣復錄之以志
余感
○王巖叟著韓魏公別錄云公言待君子小人一當以
誠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又言知其爲小人便
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因曰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
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
受之而不形也又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
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
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強至編公遺事云人有疑
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徃徃爲小人所欺柰何公曰不
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因叹人謂公待人誠

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耶又
曰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遠之正使不能加
諸人可謂善處矣又曰公謂小人不可遠也三家村中
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
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是則是
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凡若此言皆是君子處
小人法
○司馬温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
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今之君子能如司馬公
占何憂乎學業之不充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
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
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
日必求所以補之者今之君子能如范公所存何慮乎
職業之不舉而春也兩不能也此仕學之所以深媿于
昔人也
○東坡跡書云俚俗語有可采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
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閒
佚忍癢眞有道之士也
○東坡在黄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徃早晚飲食
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
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
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黄山谷與洪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
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
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
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之若一日去
其一則十月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
○石崇以明妃曲教緑珠而緑珠爲崇死喬知之以緑
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爲知之死趙象以緑珠碧玉事調
非烟而非烟爲象死姜嫦有情遂相感激能以死自見
如此第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緑珠而明妃
失身於胡可惜也春茲爲書之用激世之爲男子知義
者

○孟子與氏等君子之所樂三而父母俱存爲之首至謂王天下有不與焉事親之樂蓋人生至幸衆天下不足與易而不可必得焉者而吾二親得齊壽高堂稱俱無恙區區於愛日私當何如哉古人有以負養者啜菽飲水盡其歡非必牛殺水而九鼎三牲乎薄也力之所至有樂地也韓退之乃因歐陽生而唱爲離憂志樂之論使功名士借口而遠養焉今有王陽李密吳起宋絖溫嶠生于世吾不知其父母果孰爲無離憂其志樂也舉天下物不足易吾事親之樂而吾遠去膝下必有得而後歸曰爲父母榮何哉詹在京師久有摘其詩謂他有所戀者而退之是其以志養志毋乃曲爲之地也

乎黃庭堅和王稚川歸夢之詩勉其歸養得朋友責善之義春讀之而竊歎以爲賢於退之以其能愛人以德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此名言也

○劉應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不能無弊易口吾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今世觀覷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梁一餉間耳

○懷麓堂詩文後稿涯翁見付編次凡爲中貴作者悉去之翁不以爲忤唐俱文珍永貞之事非無功韓昌黎送之序詩今在韓外集李漢固有所不取也太監張永嘗書窮苦二字請翁爲之說其中有可摘錄者例難獨留今載其畧於此窮說云按說文窮之爲義亦多矣爲極爲竟爲究爲塞今姑就其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則爲民之窮孟子曰鰥寡孤獨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對達而言則爲士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傳曰士窮乃見節義民之窮者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子惠困窮者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諱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韓退之作送窮文稱智窮學窮命窮文窮交窮者而卒歸于正若虞卿著窮愁之書段

成式爲留窮之詞唐子西亦有留窮之詩皆士之流窮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達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豈必窮之爲尚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拯民之窮振士之窮而已裴公遭盛時居重地位尊祿厚固不可與窮者同日語顧能屏省騶從儉節自奉而於寠人貧士賑揮片金帛以相濟援是可謂救民之窮人有寸長片善必加軫念延譽而汲引之惟恐不及是可謂振士之窮矣然猶有大者焉聞西方水旱盜賊則爲之蹙然而不寧有所推薦一切付之公議而不侵其職茲方佐天子出政令以宣德布澤佳賢

使能俾家給人足民安而吏稱啼飢號寒之聲不聞于野歎老嗟卑之氣不形于朝天下之人無不獲其所者然則公之逵施厚報雖欲辭之不可得何窮之足云乎是固公之所以自警而尤有自王于成者也苦說云苦之爲義爲困悴爲勤勞爲辛楚爲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味[illegible]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illegible]之[illegible]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勞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揚雄曰頻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

于庵録卷二十六　十

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遂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瘁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飲氷齧蘗絶嗜慾戒遊逸而不于便安無[illegible]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公入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凡政之黜陟予奪無所不得聞出爲爪牙之將凡令之生殺賞罰無所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乎勤饗厚禄而不忘乎儉寧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民寧困吾之心而不忍困吾之士通達民隱布宣德意

如古所謂問民疾苦者易者不張蓋陰不乘輿手撫瘡痍口問疾病如古所謂與士卒同甘苦者公之心蓋以天下爲心而不以一人之心爲心也予故以公之所自處者爲説公有味於斯言也哉嗚呼爲是説者亦爲之窮且苦矣

〇離婁之明不能自見其睫烏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吾今致論於目睫可也吾身之舉庸無當者耶

〇花開而少者悅葉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〇桂之蠹不厭桂之辛而去之蔗蓼之虫不厭蓼之螫而慕乎蜜性所宜也氷有蛆弗殭火有鼠弗爇吾何疑

于庵録卷二十六　十一

〇春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無定色也漸蘭則芳漸鮑則臭物無定臭也入鹽可鹹入醋可酸物無定味也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物無定方也冬凝爲氷春釋爲水物無定躰也江南之橘江北爲枳物無定性也南之謂鶉北之謂鷹在北曰狐在南曰狢物無定名也厭顔在頰則妍在額則醜物無定形也飴以養老或以粘壯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不龜手藥以洴澼絖或以功封物無定用也是在君子擇之而已矣嗟乎人其愼所擇哉

〇秦少游云美娼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姕西游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矣倡曰諺有之

心相憐馬首圖以京師之大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渠
含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
爲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發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
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嚬
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朝之少年忿
曰自爺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日者夫佳目
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世之以惡爲美者多矣何特耿倡之事哉觀見雜集楊維禎
云錢唐倡家女有美而啞者數以琵琶箏箜篌及七盤舞
蹈之伎靡不精審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
過焉求見即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

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內讒
襮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
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倡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
倡寵顓門賈一飲食非啞倡不甘啞娼亦心自語曰不
聾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
翠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
心幸之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
偕遇亦犯倡求其終身榮者寡矣上以語言文章遇主
而託以爲身之仇孰愈啞倡邪見懋集噫人情有所着娼
雖一目猶爲之惑溺意有所在娼雖不能言不失其爲
婦也春故並采列之

郴縣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仲尼之門當時有疑其雜者其徒曰櫽栝之旁多枉木
良醫之門多疾人孫子曰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
時人莫不學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
子時不得不辯也

○楚恭王出遊亡烏嘷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
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
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孔叢子公孫子曰楚
王仁義而未遂也劉向曰仲尼所謂大公也說苑或問
人遺人得而勿求是乎自弓而推則有大於弓者先儒
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可不可也桀紂所失之天下
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弗恤其可乎哉呂氏春
秋曰荊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
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
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
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王
五帝之德也嗚乎衛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以是知
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老聃氏之徒之言也

○陽朱墨翟之徒相與言見列子之書墨之徒謂陽之
徒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之言問

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子闢陽墨不及老氏先正謂
闢陽即是闢老氏也觀於此信矣
○列樂寇書引黃帝之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
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今不見黃帝之
書而其言載於老子任章告魏桓子引周書曰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無此語而亦
見於老子然則道德五千言者豈直老氏之語耶
○晦菴嘗言老氏術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方無用時自
處卑退爲人所易及教機一發所向無能當者張子房
則其學也嶢關之戰與秦將方連和忽乘其懈擊之鴻
溝之約與項羽已講解矣忽回軍殺之此其柔弱之發
處其計策只三兩次高祖之業遂成他圖又曰古人有
用術而成者只是偶然非其有智張子房號爲有意智
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羽和而後伐之成何
意智只是偶然使一番後第二番又使得勝耳他日與
門人又及養虎自遺患事或謂子房當時若弃此機會
即事未可知先生曰既爲此事從先便合莫與講解既
講解即不可爲又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夫行
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之所不爲也老氏術子房用之
而成固不足貴矧亦只是偶然安知學之者之不以敗
乎晦菴之論子房或疑前後似少不同然不取其學術
一也春故合而著之以附子房傳後嗚呼老氏術[illegible]

乎子房所謂智者不過僥倖如此世之人以天下事付
用多術爲哉
○老氏之學如其書所謂因者君之綱已是奇術而又
有甚者云後其身而身先身果安於後乎而又有甚者
云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與之矣果與之矣乎其學機穽
如此先正嘗論老氏凡事退步保嗇精神不肯自爲其
自爲必先求自便一毫未便則亦不肯爲也朱子語錄云老子只
是占便宜不肯化手做又云全不肯役精神又云自家做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有一毫於己不便不肯做
蓋推見其心如此他日謂張子房慶已謀人皆老氏學
子房多陰謀凡事不自爲語錄子房爲韓報仇兩次不自做使來定故子房亦自愛
闕此畢是黃老之學而邵子特稱之稱老子得易之體稱留侯
善藏其用而詩篇所以詠贊之者尤至大抵子房學出
老氏而康節復如子房[illegible]用時機權術數有所不免
邵學質諸先正其未醇乎語錄康節之學似老子相近康節本是出來有爲底人
又不肯深化手做凡事直待可做方做爲之才覺難便拋身退正似子房之流也康節所樂未
子識其有自私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
家之說或問康節與陽氏爲我何異朱子笑而不言噫
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何等人豪猶可議
如此甚矣入學之門不可以不正也
○朱子言陶淵明亦是莊老眞西山曰予聞近世評
詩者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illegible]詞
甲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illegible]經世

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有曠世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絶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塡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毁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朱子語錄出門人雜手未可信請節人品識者如西山所言者未可輕議然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又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學古而卷末繫以老氏之六言以其詩意出道德經之緒餘也何也此直晦菴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晦菴謂周濂溪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莊老豈以濂溪亦莊老之徒哉

○莊周論天下道術孔子不與而穪東坡善之以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非孔子比也韓退之論文章必及孟子而朱晦菴非之以屈原荀卿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非孟子比也莊韓之書自常人觀之孰不謂莊爲詆孔子韓之爲尊信孟子而穪朱之言如此此君子之所以貴微言也

○莊子儒墨之是非必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王坦之當祖尚老莊之世著廢莊論不爲無見然文度所尚乃刑名之學其於吾道均之無所見也

○晦菴謂蘇黃門古史知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大非莊子書其考據甚精審眷按此非子由語古史云子聞諸兄子瞻此乃東坡莊子祠堂記中語也

○蘇穪記欒城遺言云公爲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不知所見高處是何語又云公解孟子至浩然之氣一段曰五百年無此作矣孟去蘇千二百餘年不知中間五百年作者謂誰也

○吾聞之莊子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淮南子曰得空一壯體具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歸然成山矣物則小矣而取之有節可無盡藏積之弗已可極尊崇人可不自愛哉莊之言洪景盧深是之淮南之言黃庭堅誦之理到故也

○古今言壽者必曰喬松謂赤松王喬也王喬周太子晉也按汲冢書師曠見周太子晉太子曰聞汝知人年壽幸以告我師曠曰汝色赤汝聲淸火色不壽太子曰余後三年當上賓於帝汝愼無言殃將及汝時太子年十五後三年而卒計其年曾不得爲長殤而神仙家以爲最始得仙者夏詩云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豈其然乎然是推之韓退之所謂神仙有無何渺茫春前所

謂以夭死爲長生者多矣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善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仙去東鄉人言子喬在泉陵戰國時後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適欲取其劍忽飛上天去譚公浮丘公攜與東儀共登嵩高山此事不同解化時年正是十五六耳

〇眞誥施存者齊人也自號胡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壹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眞爲其行玉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技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注云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爲教矣

〇眞誥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者則百鬼不敢爲害欲卧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上

帝之所主吾知六天宮名門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絶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恬昭罪炁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屢天宮止乃琢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邪之氣知此三過此凡項梁成酆都宮頌曰紂絶摽帝晨云云蓋出此

〇道書三皇經曰凡齋戒三事以定心口身之業也

〇道學傳劉政沛人高才博物尋考異聞得養生之術餌丹年四百歲政即向也向列仙傳叙物武帝好方士淮南王安亦招賓客有枕中鴻寶之書先是安謀叛誅向父德治淮南獄得其書向幼而讀之以爲奇及宣帝即位脩武帝故事向與王褒等進侍左右向又見淮南鑄金之術上言黃金可成上使向典尚方鑄金不驗下吏得減死論至成帝時向司典籍見上頗脩神仙事遂脩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傳採諸家言神仙事不圖乎政乃如此

〇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其法鍊月餘入見其屋有光以爲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夫神仙脩煉之事理蓋有之明道得丹書而煉

而不過欲證明此理何如耳其曰吾腹中安可著此則是朱子所謂恐逆天理偷生不安意也

〇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煑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過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宋史張永德傳

文正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爲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

嘗竊之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箋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東軒筆記[illegible]）及此事當時記者非一文正之賢固非永德之所能及也胡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冀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楊楷為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楷試之既驗欲授以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竇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為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俱見宋史）夫是三人者皆能不為此吾知文正之賢固不足以此稱其難也蘇黃門龍川畧志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開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為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為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書曰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illegible]）

（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之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爾公慎為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於授人而為之得禍者豈非睢陽生不應永德之求所謂慮損君福故耶予由又言謫居筠州時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輙為脩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文祕其術問之不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為聰道其方天類扶風僧所傳然文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而孫公談圃記予由嘗為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須臾不見予由以為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復講若予由其人固亦能不為此者也

◯仙傳載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如此亦何用多壽為梁蕭昳被徵見鍾離人顧思遠在部伍中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乏養是以行役耳若人者其情[illegible]矣宋張耆少給事章聖

郎起家歷官侍中太子太師致仕福備富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抑鬱而終一子不肖遂隳家聲清波雜志是亦多男子之累也

○傳燈錄伽耶舍多至一婆羅門舍自扣其門舍主多羅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多羅開關延接朱子爲門人包楊言浦城一道人常在山煉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揚云嘗聞張天覺有一事亦[illegible]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云說的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釋氏通鑑隱峯禪師因燒沙殺一僧一日偶天窓呼曰還我命東師云須生耶死耶僧曰死也師云爲[illegible]更命者誰曰我已得無生乃忽不見春按齊東野語載眞西山事正有此異眞浦城人也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煉丹將成語童子曰我今入定或十日五日即還謹勿移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語童子曰汝師已死今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人旋歸無及繞菴呼號我在何處卻此月餘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卻是誰於是寂然乃絶時眞母方娠忽見道人入室遂產西山[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西山事耶西山生宋淳熙間此言揚其特記錄者

○尉遲偓中朝故事載鄭郢偶[illegible]七魂生[illegible]事甚怪而牛僧孺幽怪錄常參軍饒州田先生之遇與亞事正同乃理之不可究詰者豈彼或有是事而此相附會耶抑先者妄傳而後復虛撰之也

○唐之幽州石老當時傳其化爲白鶴翔雲而去有爲續仙傳以記之者元之瑞州鄭仙姑當時傳其紫雲接引乘空而去鄉里爲立祠祈禱靈響遠近震動作會千人後得其實則石老以病死其尸爲其子沉之於水鄭仙姑因與人私奸其父醜之死轉售之旁邑出尸於水歸人於傍邑而誣始白今之厚誣於世者安知不有如是者耶古今傳神仙事多矣韓退之謝自然詩可破諸妄然自然非公同時事公獨於自然發論者諸仙歷代正史未嘗言及而唐書載蜀有女道士謝自然白日上升故不得不辯之耳

○自古有天下國家必脩天地百神之祀以爲生民祈福祥弭災厲故祀爲國大事後世祀事不專領之禮官而道家者流其徒度於有司所謂道士者上必擇召行脩有法術其人使居宮若觀以典司之京邑之宮觀於是不得不盛而天下名山勝地皆崇飾爲宋宮觀使間用使相提舉洎元至今則一從道士選授扶至眞人者主之咪庭琳館香火是賴厥任既重矣哉今都城顯靈宮舊爲大德觀蓋朝廷以脩天地百神之祀之地也其下院曰靜應觀其住持眞人虛白嘗受職典司祀事春

嘗與為方外交嘗扣虛白神仙事虛白不答喜曰道家者流有在神仙上者有在神仙次者子將奚處虛白又不答世皆知道家以清淨無為為本其學不出二言靜虛而已至虛極守靜篤若無與人世事而其用未嘗不自脩已而推之以應于世是故其言又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為國家天下惟其能以治身以為國家天下也是故先正謂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蜎子與夫兵謀之書無不可附老氏言者而其流乃為神仙為法術為符籙科教遂大與玄旨異世皆議其愈降益卑春竊以為神仙事者彼治身之一能爾法術之事符籙科教之事下止星辰呼吸陰陽奔走風霆驅役鬼

物以祠以禱以禳以禁固蘄有利乎人斯為之抑亦其撫世酬物之餘智事則異而意不無近焉者也漢張子房佐高祖成帝業儒者論其得於黃老為多曹參相齊聞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齊以大治及後相惠帝遂臻寧謐之化文帝有作元默恭儉號漢守成令主後世復有是君是臣何緒餘土苴之足累然自漢而下如子房蓋公其人吾求諸道家不數數得也宋陳希夷被召太宗朝陛見而退告時宰曰摶不知吐納術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聖世今日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脩煉無出於此然則神仙之事又足為今日聖君賢相告邪是不足告又況下是事邪雖然後世則既有領祠禱事掖樂脩祀之地之人矣而能為生民祈福祥弭災厲豈非治道之一助視彼棲息幽僻熊經鳥伸獨區區此生謀者果誰賢也於戲宇宙間人無有其心不靜不虛而能以脩于己應于世而無謬者曰靜曰虛蓋儒者之學而老氏所言心原理與有契於吾學者也虛白之賢其有契於此乎春也觀茲觀額有感焉遂詮次其語而記之

○世人學長生者莫不祖於黃老而稱長生有道術者莫不歸諸神仙然則神仙之事其足盡黃老之道乎軒轅氏古之聖君功繼開闢萬世仰戴若鑄鼎鍊丹騎龍升天事傳記荒唐非所敢知周柱下史蓋有道之士吾

夫子嘗問禮焉關令尹喜函谷所遇不知即其人否夫子刪書上斷及三皇而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至莊周乃載皇帝問道崆峒之事黃帝書若內外經太素明堂華篇以養性怡生為旨先儒疑周秦間人作然非為無本也老子道德五千餘言太史公謂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漢治不能不此乎資其谷神章與列禦寇所述為黃帝書者無異詞夫黃老固微神仙之事所能盡而長生實其說之所為出今道家有全真教以老氏為宗師是也而又有正一教所謂道術者按老氏書上五千言今道家經典託名太上凡以千種乃老氏之徒所為其亦老氏之緒餘乎　餘冬序錄卷三十七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韓退之與佛者大顛遊見其所與書及與孟簡書而朱子為考論之詳矣退之所謂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始終定力有在何可誣也孟氏死吾道不傳漢晉以來老佛盛退之其時有能言其害過於陽墨如孟氏言陽墨之害率禽獸而食人者乎有能推尊孟氏其功者乎有能以孟氏自待者乎退之嘗謂人云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天不欲使茲人有知則吾命不可知如使茲人有知非我其誰退之蓋自待以孟氏子矣其云不量力欲全於已壞而世莫救者知籍湜輩不能不叛去耳退之門人何似而敢異道由己而傳耶退之亦豈真知道者然不因一摧折自毀以從於邪之言如之何可誣也退之平居著述欲人必人書必火居必廬而後先王之道明若是勁也佛骨一表慷慨極諫指天誓死其臨事又若是烈也嗚呼退之豪傑哉有宋周程繼起講明斯道闢異端以正人心於是為至然退之之言所以為之先者自不能無取焉而程門高第謝游揚議論朱子已議其流於禪學劉絢朱光庭述作未聞呂與叔張繹亦學禪而早卒尹和靖有事伊川二十年視諸公為最久後死於伊川二十年與楊為最壽而質鈍才短無所發越程門傳道之難其人且如此而可責退之乎而可責籍湜輩之不叛乎宋儒記和靖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尹與往或以為問尹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之歟曰固將拜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也曰彼亦賢者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春嘗謂尹不當有此事為此語疑記者妄誤後觀朱子語錄云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念金剛經有候和靖者值其看金光明經問何故看此曰母命不敢違乃知迎觀音而拜皆實事也尹素見若爾其又敢違衆耶朱子謂二程門人有悖其師說而淫于老佛者和靖蓋不能免而伊川稱我死而不失其正惟尹氏子其然乎此春之所以有感於昌黎也

○前輩高人交遊中有不絶僧者或譏之僧亦人耳韓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然則愛其人則當人其人可也唐末張蠙嘗為僧後還俗應舉為趙崇凝所抑或曰劉軻蔡京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為人知蠙然貢藝有何不可張蠙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乃於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擧十度斥之夫張收之桑榆而趙反惡其初服何其與韓異也昔者賈島不失為詩人或汭李罕之不失為賢州牧郡將入其笠而招之不可也鮮于諷以逸才為誶能柳玭所

愛贓之爲僧薛寶使之鮮于反初服柳遂拒之祟凝豈柳玭之見邪富鄭公居洛薦人出家蘇東坡以畜髮爲參寥子吊而予由以削髮爲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王旦爲宋相二十年及死自云無狀欲祝髮緇衣以寨素志家人欲從其言惟婿蘇耆力排而止之旦之自知其無狀也其從天誓之過乎而遺命荒悖乃至此旦所謂不必善終者耆不從亂命有功於此翁矣

○呉曾漫録載程明道語云今僧家讀一卷書便要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讀都無用處又云明道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或疑非明道所宜言明道於此其不有所感歟

朱子語録門人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朱子曰他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蓋此意也然則吾人而不如僧可乎

○程子言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又謂不是野狐精也然則二程所以不從邵氏學者其大段有在也

○黃山谷教人尊信禪和以爲勝從文章之士學綺言妄語增長無明種子也山谷蓋無得於吾儒道學故也山谷平生綺言妄語不爲少矣然一見聰演輩即自悔文章之士使有得於道學當復何如山谷答濂溪居士書云文字久欲以所附改作多病瀨放因循至今張南浦遣人行適作就大字書往不審可意否知命學道絕不知蹊徑今之學道者類皆然耳往雖久在江南餘明此事者不過三數人耳頗有聰明善於般若文句似與經教不悖或若行孤絜或放蕩獨往劉著並不知痛痒可歎也公既在湓城可那工夫過山致敬歸文宗老此人極須傾蓋乃肯動手不然擬以賓客待耳眞實道人不易識直須高著眼目云云所云文字當是濂溪辭說若謂此作能道有道者胸次山谷胸次蓋不凡矣知命山谷弟山谷他與人書言其不樂靜居而有流濕就燥

聖人不能易其性之歎其沒也與人書又有痛其狂心未歇倉猝捨壽之語即其人可知江南三數人山谷之謂學道者空門中人耳而以致敬文老爲濂溪勸不知濂溪始與山谷書作何語而山谷乃以此語答也然則山谷豈知學道者哉豈眞具隻眼能識濂溪者哉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

樂得喪又自有個倒決不可計較而為之且使騰馬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途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為可恥然何曾從裏用工解說到此地位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

○道山清話黃庭堅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景仁言吾二十年胷中未嘗起一思慮二十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誰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使李廌談記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欲物不芥蔕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廌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春曰景仁有得於聖門收心之學而佛家高處有近焉者蘇黃學佛而不知此學吾儒有之故其言如此而范不樂不取也程氏外書謝上蔡受學於明道先生志甚篤而明道猶以其學心口不相應謝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二程豈學佛作家耶

○楊子謂儀秦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韓子謂老佛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莊生有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佛云細為微塵至鄰虛塵折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折鄰虛即實空性若此隣虛折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取物不同其義一也

○釋道經呪其教謂人誦之可辟邪惡有是理乎人心有所依歸不動他慮邪惡之氣當自退避誦經呪而解邪惡者非經呪之力人心内定之力也今術家有用乾元亨利貞入呪語者聖人之言豈為巫覡用哉而彼乃竊之以神其術推此可知比齊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鍾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怖之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然則吾易豈是禦鬼之書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然則孝經豈亦釋道祈禳之典乎此事具載正史此理蓋可悟矣

○晉王坦之傳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言訖不見冥怪之事前輩著録紛紛而此特見正史其然乎宋劉亮傳亮在梁州嘗迎武當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illegible]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其然乎韓退之所志[illegible][illegible]文內人若謂之尸解者豈不可也噫彼史氏亦[illegible]

苦而為左氏之誣也不可曉矣

○司馬温公行狀公博學無不通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元城語錄載温公謂吾欲扶教耳朱子曰温公也看不破只是硬恁地說又曰前輩有謂闢釋氏為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

○十國紀年序劉恕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此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師友談記東坡謂王定寧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號曰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

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請二君與韓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汝之謂死時將得去者其又在何物邪

○宋文同之卒也崔公度見同南京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此事載宋正史與可亦公度以不妄正欲實所見爾亦云異矣金光明經諸佛於無量劫常說實語以不妄語故出廣長舌能覆於面覆臉部州及四天下能覆一千二千三千世界普覆十方世界然則與可所聞者豈其是耶

○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而佛氏亦曰一切諸法皆有破壞唯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盡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而無壞者豈拘於形而外於理哉朱子語錄問佛氏大概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說以空為體它只是說這物事裏面空著一物不得

○佛書有囍義木義語或問木義者何曰汝被我解釋

有伽耶舍多尊者來謁僧伽難提尊者因風吹殿角鈴聲難提試問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難提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難提曰善哉慧能大師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刹幡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二僧聞語悚然異之釋法之傳大段如此靜慧可見菩提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吾與汝安心竟僧璨見可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可曰將罪來與汝懺璨曰覓罪了不可得可曰我與汝懺罪竟道信見璨曰願和尚與解脫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此其心法也

○涅槃經云十二因緣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上上智觀故得佛菩提書在人所讀爾佛氏誨諸國人於其經典一句

一頌一品一部皆當一心正讀誦正聞持正思惟正脩習吾輩日對孔氏之書而可自玩易乎

○那羅王及善才童子或現可愛或現可畏事雖不同其欲教化衆生一也拘物頭花因涼月開鉢蓮花因烈日開敷亦各有所宜耳

○金石之性堅不可易水性遇冷成氷逢火便熱佛氏不取金石而取於水謂人有定性者諸法悉皆不成無此定性一切皆成何其悖也佛氏之教學在定力乃不取人有定性然則無定性者其能有定力歟他日論學佛者又在有堅固性有堅固力所謂堅固力則定力也堅固性與定性何異

○鏡裏之形非內非外夢中之質不有不無病眼顛倒見如此

○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水中之月不實而虛現空輪認此爲眞愚之甚矣

○屠兒廣額日殺千羊而能發心成佛於諸大菩薩及阿羅漢之先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固有此理

○天附乎地地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先正此言如何卓安地上地安天上便是此意釋家者曰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令不壞散是故說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雖無所依能令三千大千世界而得安住豈不有見於此意乎

[illegible]氏所言處[illegible]乎地其輒書不失赤子之心之意歟於果報無希望心於榮好無羨慕心於因緣無迷惑心而赤子之心可不失矣佛言我當自脩正行亦勸於佗令脩正行君子與人爲善之謂也又言若不能自脩正行令佗脩者無有是處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之謂也譬如衆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

○佛首光謂之定果之光雖劫風亦不能動春日火之光影所以四段者皆無所動風能動者其焰而佛之所謂定光者固光影也余嘗看輿夜行隔紗見導火四射光影因悟此定光說也

○遂制心或勸其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

近之矣宋林昉田間書事神不若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求神神有不神者矣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佛法也鳥窠云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老人行不得性空師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黃山谷謂洪龜父云古人此言至言也（山谷與龜父書忘其爲世空長老言也）

○釋大安在潙山三十來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趕亦不去也人須務心學須識取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爲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

原缺第十二葉

益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

○金光明經如意寶珠品爾時世尊於衆中告阿難陀曰汝等當知有佗羅尼名如意寶珠遠離一切灾厄亦能遮止諸惡雷電過去如來應正等覺所共宣說我於今時於此經中亦爲汝等大衆宣說能於人天爲大利益哀愍世間擁護一切令得安樂時諸大衆及阿難陀聞佛語已各各至誠瞻仰世尊聽受神呪佛言汝等諦聽於此東方有光明電王名阿揭多南方有光明電王名阿羝嚕西方有光明電王名毛多光北方有光明電王名蘇多末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如是電王名字及知方處者此人即便遠離一切怖畏之事及諸灾

橫悉皆消殄若於住處書此四方電王名字於所住處無雷電怖亦無灾厄及諸障惱非時枉死悉皆遠離爾時世尊即說呪曰　怛姪他　你弭你弭你弭你弭　尼民達哩　窒哩盧迦盧羯你　[illegible]窣唎　輸攞波你　曷洛叉曷洛叉　[illegible]我某甲及此住處一切恐怖所有苦惱雷電霹靂乃至枉死悉皆遠離莎訶

○金光明經流水品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illegible]觸滅[illegible]則受滅

五興渠與道家五葷之名不同要之皆記之所謂葷也

○楞嚴譬病根未除曰陽日瘡譬二虛相倚曰交蘆甚切所謂黑石蜜乃甘蔗糖也楞伽注迦利沙波拏或是貝齒或是金銀銅鐵等錢所謂陳那羅即金錢也

○佛日初到夾山與夾問答夾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朱語錄及之

○鞞婆沙論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劫初人也朱子亦嘗言及其云佛經說初生人云云今見阿含經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因地肥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食彼米故

方分男行女相行不淨行云云是也朱子語錄或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illegible]經云到末劫人皆十先爲大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illegible]又爲水所淹水又成[illegible]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吃後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

○趙彥衛雲麓漫抄云唐書至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令之不拜未知起何時按唐傅奕奏高祖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則不拜其來久矣

餘冬序録終脈卷之三十九　外篇第十四

郴[illegible]何孟春撰述

男[illegible]生仲方編輯

抱朴子記黃帝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以理言之記者恐誤地外爲水水外爲天天一生水天有五行水居一焉

○天高聽卑以理言之善惡罔不應者而或者爲之辯曰人坐樓臺之上察地螻蟻不見其形安能聞其聲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跡比於天非若樓蟻於人也謂天聞人之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此論見上此俗儒愚論可笑也已天積氣地積形人物在天地間地之上何莫非天天之崇高其眞遠於人耶天其眞有形若人者恃耳目爲視聽者耶吾恐愚儒之論足使無知之人不畏天也謬爲一言

○天可徵者惟人人可恃者惟天天寄人以視聽人受天爲聰明天人一理也三代已根此論然後世天運人事每失顧應豈眞人衆而天未定固有在耶抑法之行果在乎人而天固不可知耶自申包胥爲勝天勝人之論而唐劉夢得交相勝之論興焉包胥猶以理歸天而謂人爲不當然者夢得之論則以人爲當然而直謂天爲不當然而然者意愈岐而言益支噫天人之際非春秋之士所能識耶金何人而足與於此眷聞蘇長公之

論人無所不至惟天下容僞其論天似矣其論人固是所指人耳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論天者求之其定之時似矣抑不知其未定者乃其人有一二未定之時耳天人一理世寧有未定之理乎而人於我或不然者彼直一二不天之人耳天有此理在天下曰公道人有此理在衆口曰公論公道或一二人以壞而天下之大終不可盡壞公論或一二人以廢而衆口之多終不可盡廢徐而觀之天與人何嘗不定人何嘗勝天天何嘗勝人天人何嘗交相勝邪此理也予近與林君汝桓言之汝桓易齋先生之子有家學者也

○天喻有三喻其圓則曰如彈丸以斗見視日月之行則曰如倚蓋言地包天中則曰如鷄子中黃

○天之黃道可見處暑後秋分前晴朗日沒時於高處向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敢入者是也

○禹本記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後儒日如火把之[illegible]此元人嘗窮河源矣殊不如本記之所言者

○日月蝕昔人紛紛置論不一國朝宋潛溪云月本無光其有蝕是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下照其隔或多或寡故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大不過與月同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宋此論特有見於夜可月蝕固有在中[illegible]特

在[illegible][illegible]時者或日未沒或已出亦可謂地中日下而隔蔽乎旦日何爲亦有食也劉保齋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有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當正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此曆家所謂暗虛言月爲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輪復有大小則恐未宜日食既時四面猶光自緣日光本盛與月不同乃爾若地與月其形體大小何煩擬類昔人以遠征至日出入處已有所言朱子亦嘗言之日固不大於月也宋之所言地影正可如佛氏言月中所有不當以論月蝕劉之所言乃是曆家之說曆家日光遷奪月光則月食日爲月掩則日食之說朱子嘗以示門人矣考之理數似只如此他日論日蝕又云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論月蝕云日月相照月不受日光此一句用伊川語陰盛亢陽而不少讓故蝕何也陽氣衰陰亢陽不讓此日蝕事也日蝕書於春秋而月蝕不書者陰盛亢陽爲月蝕之災聖經安得忽諸

○日月蝕曆家定數然古人罔不以日蝕爲懼春秋於日蝕必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欲以存上天之戒耳漢時詔云謫見于天災莫大焉猶是此意宋徽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爲災異古人以爲異者皆不曉曆之故是何言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其不有定數歟而聖賢未嘗敢歸之數孔子生於周末豈不知明王不興天下莫宗而爲是栖栖不遑安處不敢一日而忘斯世也夫堯舜之治桀紂之亂豈不亦天之數人何賢乎堯舜何罪乎桀紂氣運[illegible]於天不可移聖賢教人亦盡其在我而已今日月蝕自朝廷而及天下皆用護日護月雖知非益不可不行此禮

○唐突厥傳太宗言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諸異吾有疑焉夏霜亦氣拘於一方則有之苟有五日三月並出連明中國胡爲不見日月之象應非細也而獨爲夷域出異於理礙矣

○宋人記王荊公云月中仿佛有物乃山河影也按酉陽雜俎佛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或言月中蟾桂地影空處水影也荊公說實出此東坡詠月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云桂兔蟆俗說皆可屏亦是用此說耳何遂謂王蘇論此有未盡處今以半鏡懸照則物像全見而月之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此辯始不通遠近之理者矣

○元禮部郎中陳孚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二月三日宿

丘温辭不昏見新月乃在天心（見中說陳師叢談）

太宗永樂八年親征北虜學士金幼孜從三月八日次鳴鑾戍夜仰視北斗正直頭上（見金學士征北虜錄）御以此推之說謂天高而星辰遠耶談天衍謂中國天下八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妄可知矣

○堯典定中星以戌為昏世俗稱黃昏戌時是也後世不問日之短長但以地上日入為昏日短則不及戌星未中也說文謂火死於戌是日至戌乃無光耳或言日行今古不同乃考諸曆至今仲冬月纏星紀即月令之昏在斗也日纏在斗至戌時則昴星正中日短星昴無有差忒何可言差周知堯典以日纏星紀戌時為昏月

令以日纏星紀之日地上見日為旦日入為昏不知天者一槩論之故云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舍剪為活盤於外作一定盤書十二時環之午上子下隨四仲以日加戌堯典中星見矣太初曆冬至日在牛一度以中氣言也非日纏星紀之日也堯日起虛一度亦同斯義

○五行人恒言以金木水火土為序按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脩則以五行之相尅者言之洪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以五行之生數言之（五行以質而論其生之序）月令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則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也）六十甲子惟金木有自然納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為納音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也河圖生數也生者始於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先後不同義各有主今人恒言其不又各有據歟

○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

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古語衆口鑠金論衡云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曰鑠金按今五行家有赤口之說

○陰陽書五行十二位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絶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為五行之終始吳曾漫録謂五行無絶理蓋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諸四絶曰巳為水土絶申為木絶亥為火絶寅為金絶五行本乎陰陽陰陽一日不可無五行其可絶乎唐李晁祚脩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論五行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

其冠滯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
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
木則曰其系包在申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
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
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其無絕理明甚黃帝經五
行十二變篇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官四變而臣
五變而君六變而衰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
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
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蓋止者系
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晝夜之道固無絕理絕蓋系
包兩字後人傳寫失真合而為一耳古說左腎其府膀

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系包
所以成胎也

○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自危十度至
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壁
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
野漢書曆[illegible]三月二月庚申驚蟄顏師古注驚蟄今
曰雨水夏為正月周為三月雨水今曰驚蟄夏為二月
周為四月蓋漢以前皆以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中雨
水為二月節春分為中也至後漢志始以立春雨水驚
蟄春分為序耳齊東野語史記曆書亦謂孟春冰泮啓
蟄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注以為夏正建寅之
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初啓蟄為正月節中
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
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至于今由是觀之自三代以至漢
初皆以驚蟄為正月中矣又漢以前穀雨為三月節清
明為三月中亦與今不同竝見前志呂氏春秋孟春之月蟄虫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仲夏之月小暑至季夏之月涼風始至孟秋之月涼風至余于語溪包揚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曆也

○冬至歲十一月中氣邵康節詩冬至子之半謂子月
之半乃是冬至不謂其日子時之半也蓋冬至交氣亦
有在白日及夜之他時者子月之半為冬至前半月屬
舊歲後半月屬新歲夜之半為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

四刻屬今日冬至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故適
甲未交冬至前日時作陰適逆行交冬至後日時作陽
適順行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今日故曆法子
前四刻交節氣作其日夜子時初幾刻子後四刻交節
氣作其日子時正幾刻大抵子位正北於時為冬月令
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有終陰始陽之義天之四德為
貞文言訓貞有正固兩義人之四德為智孟子言智有
知與弗去兩義其方名亦有兩曰朔曰易其神玄武亦
有兩曰龜曰蛇人身有兩腎焉皆自然之象也或者因
此推坎北方之卦亦有兩義其在先天圖本一坤而在
北爾乾以九二之奇下交於坤六二之偶於是成坎之

象兩合爲一二又分兩爲偶偶奇生生化化皆於此出其然乎

○冬至賀夏至不賀昔人亦有說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見漢雜事及蔡邕獨斷）然賀冬非古禮也考漢雜事及沈約書疑起於漢魏間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自是歷代行之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情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乃以賀爲禮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率稱冬至爲長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爲最長

故長者景之長指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爲正

○周達觀眞臘風土記云眞臘每用中國十月爲正月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筭但是大小盡却與中國不同中國歲閏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春謂眞臘正朔歲閏如周所云乃是用秦曆也程大昌孜古云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以十月爲歲首當置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爲後九月是也漢紀表及史記自高祖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年至征和二年始于四月後書閏月達觀乃不曉此可笑

○陰陽六壬有貴人登天門時春當爲之盤式自正月起其月其日只有一時合用其盤逆月左旋如正月庚時爲甲戊庚晝貴天門到二月即坤爲甲戊庚晝貴天門時失其庚時在二月乃乙巳天門即正月辛丑之晝貴也四季日出入時考之大統曆庶不誤晝夜之用也陰陽家有言年吉不如月吉月吉不如日吉日吉不如時吉選時之法遁甲奇門爲上六壬藏沒次之神藏殺沒四大吉時孟月用甲庚丙壬仲月用乾坤艮巽季月用乙辛丁癸昔人不過舉其槩耳天乙不臨乾四神如何得藏丑不臨乾四墓殺如何得沒欲求貴人加丑臨

乾隨甲以庚日乃有之其餘殺可藏神不發也故用六壬時者又以貴人登天門使神藏爲上貴人臨乾曰登天門其時凶神受制吉神得利凡百所爲無往而不遂矣但今之陰陽者流之論貴人求異於舊而益遠於理使舊說不明無以祈旁門之妄喙也今請辯之天乙貴人家在丑丑對宮爲未十干中惟復理於丑未爲多甲戊庚日晝理于丑夜理于未乙己丙丁日則晝以次理子亥夜以次理申酉辛壬癸日則晝以次理午巳夜以次理寅卯其所理宮晝嘗在丑未後夜嘗在丑未前也辰戌之地貴人不居故天盤支貴亦到此分限天乙在東在西則南方爲前北方爲後在南在北則東方爲前西方爲後十一神將前後以之非故爲順逆也貴人所理自應向明背幽其前五將木火之神皆自喜東喜南其後六將金水之神皆自喜西喜北而論者乃謂諸將無緣背天天盤左旋右轉夫神將之直天盤者豈眞跳然爲質不可推移消息之物耶近世陰陽家以貴人晝夜所理之宮分爲陰貴陽貴每干二貴一日之間不知神何所主夫天上至尊至貴之神一而無對者也以晝夜所理言之求知其所在耳今以陰陽分旦暮晝夜可也而乃以分貴人使相角立至有先天後天起坤之論豈不悖哉貴人天門時若當視日之晝夜時貴在某支時若晝視晝支在夜視夜支如晝用事月將尋見晝方

貴在乾乃爲貴人登天門時若是夜支在乾時躍非夜貴人自在晝所理處將殺於何藏設而今之求貴人時者但以其日二支在乾定之又改六壬舊說以子後爲晝午後爲夜而謂陽貴人自子至巳用之有力陰貴人自午至亥用之有力反此雖吉力輕殊可憐也

○日晝夜百刻爲正百二十刻出從漢厭勝之夏賀良說哀帝行僅兩月而廢而歸退之記蓋乃用百二十刻作句何也百刻布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今曆家初一二三四刻上五初初刻正一二三四刻上五正初刻各得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一時八刻外有二小刻二十四小刻共爲四刻始合百刻折而散之二十四小刻合九十六刻以成百二十刻如此然後餘分平爾

○年月稱某年月日有云日子者或謂此俗語按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文年月朔日子云云此日子之稱有自來矣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隋袁充上表實曆之元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日十二時每日必起子日子之稱其是乎

○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雞四爪豬四爪見此異漫錄子午卯酉

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缺鼠無膽兎無腎馬無胃雞無
肺見曾三異因話録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邢凱坦齋通編云古今涓吉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
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
閲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烝之
乙亥嘗之[illegible]祭之用丁用辛内事也故用柔日社祭用
甲郊以日至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
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其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
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叢辰天人太乙曆家凡七種所
言皆凶相半制曰避諸死亡以五行為主今觀諸曆一
日之内有吉有凶當如武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啓宋
武帝明旦見蠻人是四廢日答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
法[illegible]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見辰
月祭靈星以求豐耕靈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
辰也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illegible]上
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illegible]
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illegible]
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為國之
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illegible]
云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illegible]

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illegible]可謂乎勝國至元中
頒牛經式至今襲而為之以策牛人立處為芒神忙閒
之其牛頭角身蹄尾籠索芒神貌像服色裝束一就年
干支為其施設尤是可笑
○玉堂閒話上元夜竪一丈竿於庭中候月午其影至
七尺大稔六尺八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
尺大旱又正月一日於牛屋下驗牛俱卧則五穀難立
苗半卧半起歲中平牛若俱立則五穀熟春甲子日雨
多旱秋甲子日雨多水
○續述征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
載記于堯碑春按堯即位甲辰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
去堯即位二千七百二年泰始二十年甲辰是為二千
七百二十一年懷帝永嘉三年己巳則二千七百四十
六年堯碑誤矣自堯即位至我
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子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
太祖洪武[illegible]七百二[illegible]五年六十二甲
子[illegible]在日甲
月[illegible]九千六百
之中故謂[illegible]天體甲子至我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歲
國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

初運當始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爲午會第十運
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始之九三也欲復二帝之
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
今日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
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況授時曆
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
法推之得三億七十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
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
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
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
二十四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分一十八萬二千
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
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
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
十萬九十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
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
五分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
奥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
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
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
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初

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徵之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
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
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
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
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
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
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
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
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
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
相合畧無差繆故敢上聞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
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
用捷法
○正五九月不上官前輩謂隋唐以來崇信佛法有某
刑斷屠之條士夫有不便者遂不用耳非有他也今人
所傳上官壇經不知何據正九句內尚可不忌而五月
三句特爲凶惡俗忌百事俱以此爲毒月歐陽永叔治
平丁未三月出知亳州陛辭乞便道過潁許之公與曾
舍人書云在潁無所營爲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
爾此老未能免俗亦可笑也

○歸文恭詩跋數有後三月是用史記稷九月文[illegible]
○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謂之元氣會最難得[illegible]
程明道集有鍾粹美會元之期朱子謂此生聖賢之期
也
○叅往使陝西至洮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
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處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無言
雹者昔宋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
申朝廷循諱言雹遂稱硬雨彼土人所云亦有自哉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
趙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緩流
處氷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遣明少遐宴魏使崔劼劼
曰今歲奇寒江淮亦氷七年之事可為異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乃獵天
雨氷甕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赴大
同又明日達賊以衆圍陽和向無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餘冬序錄卷三十九

餘冬序錄極如卷之四十　外篇第十五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禹本紀并水經皆以崑崙為地之中崑崙墟在西北去
嵩高五萬里而以為中者東南皆水水土在天運間要
不可定論也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
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
萬二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
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里使豎亥步
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經
管子書皆云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
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尸子曰此太極之內有君
長之地也我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
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之數具載寰宇通衢
其延袤大畧則如此矣四夷之驛不與焉於戲盛哉
○陽東生陰西息南陽盛北陰極陰陽之定位也而西
金尅東木北水制南火陽不勝陰如此君子小人之道
於斯見矣
○曾三異因話錄地螺或用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
間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

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古者測日景於洛陽以其天地之中然有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少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

○温泉天下有之非一而所在土人類囿洗者可免瘡疥大較温泉之水往往有硫黄氣硫黄方書愈瘡之藥也本草稱昔秦始皇被神女唾生瘡驚怖謝之出温泉立愈温泉一名硫黄水土人相傳之言孰謂其無據耶

○陳后山謂潁中田理有横有立立土不可稻為其不停水也春西使時見山陝間民緣路因岸而穴居者問之土人亦謂此惟横土可斵而為之居則耐久若逢立土即坍塌也

○左傳晉文公過衛衛弗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國之四年伐衛遂取五鹿蜀本紀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相賀曰土者地也秦當有蜀矣遂伐蜀有之

○城古云鯀作也呉越春秋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人淮南子鯀作九仭之城諸侯倍之禹壞城平地而海外賓服四夷納職而博物志云禹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不知茂先又於何據鴻烈解所謂禹壞城平地者恐非

○宮中華古今注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稱同寔而兩名之也而朱子以宮為墻

○舂地氣上升舂土築墻即不可得實江南人家墻垣無以舂築者況城堡乎劉貢父辯赫連勃勃蒸土築城事為非甑蒸而曰舂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堅牢特甚恐不然也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為不祥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悦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奥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

乎

〇漢三年漢王與酈生謀欲立六國後得張良之言而止漢建安玖年或勸曹操宜復古置九州得荀彧之言而止操嘗謂文若吾之子房觀其謀議庶幾近之然則古封建之制後世其真不可行歟

〇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脩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遂永樂中

太宗定鼎于北及三殿之災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尚絅之議可謂不知變已

〇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擧然有嚴毅氣象宋子寧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無栽植兩京皆同京都候皇城內沿種椰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栢若圓殿五松瓊華島諸栢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多欠鎮重有人間得通用者哉

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古儀聞之知其爲天府也

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萬代守爲家法鮮奇扁牓自不容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

〇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於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觗觸垣墻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見中華古今注今人謂暗溝爲陰溝明溝爲陽溝所謂楊溝羊溝安知非陽溝邪一事不勝異說如此

〇陰陽地理選擇之說朱子亦頗信之門人記先生於世俗未嘗立異有歲暮欲移新居而外門未立者先生勸其併工早完免致移後新歲禁忌語錄先生門直卯何不移入新居口外門未立曰歲暮只有兩日便可下工若搬入後有禁如何動作物三又是赤口先生嘗言神殺之類於五行衰旺之氣推出自有此理惟上蔡能知今人只是孟浪不信呂丈不知風水故亦不信諺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人不知地理則亦不是若知而故不理會尤不是程子亦術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卻訓亂平地上便擇故先生非之

〇孔子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尫與傴人任乎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人之生未有不本於水土者也而近世有不信風水之說者特未思耳

〇韓退之送廖道士序柳子厚送廖有方序皆出一時文不相襲而議論符合歐陽永叔送廖倚序又全襲韓柳之所言者歐豈有所襲邪所送皆南人其人皆廖姓

殊可異韓序郴之爲州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
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
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
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
也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郴民
而學於衡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
迷溺者耶柳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
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
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其
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
歐序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

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衡山
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爲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
則杞梓三文意見地理家說理不外此物不能兩大美
不容並勝清淑之氣炳耀之德秀麗之精英不在人則
在物物不能當也不有人乎人罕鍾也不有物乎今交
廣之地人與物擅中州而名天下衡湘郴桂所產物既
非昔之所有獨於今又當復書之耶

○嵩陽縣東九十里有山寶產黑鉛山竅穴彌望鉛生
山石間自昔居民累粮於此鑿以入隨鑛脈所在高下
曲折分析探取有入深二三里五七里所者人挾水牛
角貯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捐補湊大率日計直銀數
星布直足視耕桑者得利速且倍故傍近惰農或趨之
穴內深杳險峻至有鑿空石裂土崩死生莫保且鉛氣
毒人若深入久探連月不出則皮膚痿黃腹膨脹不能
食多致疾而斃故採者或十數日即歸家稍休復往如
是不止歲月漸久毒漸深莫能免於疾以斃然利所
在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農桑衣食所得亦足自養
壽命而終豈有冒險致疾之虞而以此隕命而不悔利
之誤人如此哉

○嵩陽因產鉛之故居民多製胡粉爲業其法鉛塊懸
酒缸內封閉之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爲粉矣化弗白
者炒爲黃丹黃丹滓爲密陁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

有資之而得富者然其鉛氣有毒製者必食犬肉飲酒
以禦之若枵腹中其毒輒病至死業久之家長幼爲毒
薰蒸多痿黃旋致風攣癱軟之疾不得其壽而斃至閭
戶無遺類吁可畏哉而縣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
自昔至今相競不已也世之鄙夫貪目前忘日後牽於
毒利而甘取禍者其獨此一事哉是事孫君原貞曾有
詩識其縣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地爲重致戒云

○蜀中古有樂土之稱中原士夫往往僑焉天寶末乘
輿播遷入蜀華族留而不歸者多矣李白蜀道難詩錦
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杜甫五盤亦云成都萬事好
豈若歸吾廬二公思鄉懷土之情不見於他而皆於蜀

言之其固有爲耳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衛竟不能守花卉蕪絶惟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秖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皐恃市取張柬之襄陽園圃馬彝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柰何使其子孫鬻乎皐謝之二公遺業何假泣告之屬贊皇之所以自恃者固不可與文靖漢陽比也彼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地不復[illegible]留身後今日諸如此者又何道焉唐魏謩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爲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温公諸人爲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爲子孫計也

○天下事常者皆理理不可推者爲異雖然物非有異也理非不可推也人患不明於識耳不明於識而駭有所遇疑心多則非妖即鬼畏心多則非攫即避而弗究其祟紛紛於前矣郭彖睽車志衛嶽劉先生者山行遇雨見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暮雨止月明見北壁間有一具近視之白骨倏起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與人談此此非怪也劉直氣壯足以貫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意也李畋該聞錄畋昌西橋南舊宅人不可居每至昏暝堂壁下有聲漸起如銅鈴之響繚繞宇內至曉始息有焦道士言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感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沴氣畜在一隅故成妖耳宜徧徹室中屋壁使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如言妖不復作二事吾喜其有得於理識者于此可以類推

○秦樗里子疾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百歲後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及漢果然又謂樗里之智是以知身後之事予曰後世之知數學者樗里之智是也滕公夏侯嬰卒送葬至東都門外馬跑地悲鳴掘之得石槨有二千年見白日滕公居此室之語因就葬之然則數學三代蓋已有然者矣

○晉史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祜何恐於無後也祜惡夫帝王氣之言聞也彼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祜不鑿之人將祜疑祜亦豈能保後之子孫不因是以萌其覬覦之志術氏之言君子有弗信者祜之鑿之所以已亂所以求爲有後之地也史氏以祜鑿之而無子也以證術氏之言吾恐信術氏之言而益有以見大君子之用心

〇唐僧泓嘗告張說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墜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深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欲俯斂而傍鄒墓中未粉爲飾以代石堊不置瓴甋甃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爲牛豕象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寘之棺內以助神道泓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參之其言如此此載唐書新語今卜兆家鮮知此者故錄之

〇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語錄云不曉所以後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爲券臺春按今地理書有券臺之說券契也埋地契處曰券臺地契用磚石爲之上書錢若干緡爲死者買葬於此山神土龍不得爭競事甚無謂可笑只以先儒言及姑識之耳（清異錄[illegible]術士[illegible]用朱書識券若人字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不知爭地者謂邪魅墓前瓷石若磚西方長寫不登三尺號曰券臺貨爲方則券祭祀以籍尊俎謂之土遊脈）

〇魏泰東軒雜錄張侍中耆晏丞相殊俱葬陽翟盜發張墓得金寶甚多遂完其棺掩其穴次發晏墓至穿壙俱無所有盜恚怒斧碎其骨而出與邵氏聞見錄載同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不可知如此然智者

[illegible]不以是厚葬而賂賊也

〇廟食之神有至靈者先正謂其浸久亦散豈亦有氣數歟守內氣數神實爲之鬼神雖無形固不能逃其外也今民間神廟靈者只是人心誠歸向人心一移響隨息所謂致生則神死之不神其在村鄉廟古山水嚴惡處神多嚴而在平地反是有同是廟同一神名相去里所而靈不靈異者此地氣所致地之氣固又不能無盛衰時也（朱子語錄先生每見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可見地上脈係何理）

〇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荊塗二山爲滁州朝闕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豈偶然哉

〇南京守備太監劉琅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虛命以動之號其財無算琅有玉縧環直價百鎰術士紿令獻於玉皇閣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縧環春聞諸周少卿子庚相與粲然

〇漢書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問外國胡云此是天地劫灰之餘也問東方朔信然按高僧傳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經可問西域胡至明帝時天竺人法蘭至衆人追問之法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

燒此灰是也按西溪叢語載孫天擧云嘗見沈天用家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灰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十里山不絶者乃地脉也後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武帝穿昆明池正西北方地也

○并州妬女泉婦女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述異記有之輿䟦成式雜俎臨濟妬婦津之事相類大丈夫何義不能振一時而婦女戾德至神于後世可歎可笑

○圓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會勝寺側張又新煎茶

記自述於僧室得一書見陸羽與李季卿論水之目二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記始云劉伯蒭稱水之宜茶有七等揚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試之誠如其說及刺永嘉過桐廬嚴陵瀨家人用水潑陳黑壞茶皆芳香以煎佳茶鮮馥不可名愈於揚子南零殊遠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書水品次第以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爲第一桐廬嚴陵瀨水第十九又在圓泉之後所謂仙巖瀑布水與焉然則吾郡是水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輕視耶張舜民謫郴時求是水不得而以永慶寺泉當之是水既出永慶寺雖美不足復稱後人特緣張叟名浮休泉永慶寺[illegible]今入學宮浮休泉已就湮圓泉水春[illegible][illegible]其上信有異脉茶記不虛著也獨念盛洪之荆州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暖處白且濁吾郡圓泉水外別無圓水水今無此異豈水脉今與昔不同耶意者昔人好奇耳目僻遠地得鑿空言之以詫駭常情耳此等記錄天下往往而有事非驗之聞見弗信可也

○燕泉春別號也郴城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林坊東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數十步耳泉仰噴沙石間寒洌而甘四時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謂之燕者春燕來時汎濫東流合三川水過遊魚梁入通波堰有灌田之利燕去則否南天秋雨多燕之去泉與農無功矣宋折

樞密彥質謫郴時所居考郡志殆即春所居之地折寓郴號徐光居士嘗作引春亭于泉上爲流觴曲水又作春和堂日游宴其間今遺址具存春頃就故居之南隙展鑿一塘得青石數段合之則昔人之所爲流觴者其折之遺物歟塘引泉流種荷養魚自春徂秋弗盈弗縮方茲泉之急田利春不敢專及其剩於農也春獨有之而人不以爲嫌春故于茲泉託是號焉昔人所有亭塘觴詠之樂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爲而媿其力之弗能舉且弗暇也家山別後重懷丘首簡諸知己各著文詩屏以名泉有永云爾

餘冬序錄卷四十

餘冬序録畢編卷之四十一　外篇第十六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三代而下祭法弗備郊祀之禮惟我朝爲有常而郊禋之制亦惟我朝爲有體朱子説宋郊天帝其數有十漢時祀太乙即是帝而今又別祀太乙郊壇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夫宋一朝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頌德爲其祀典無稽壇所創置又草草乃爾金帛騈肩將以誰爲此則我祖宗禮制眞萬世之所當遵也

○郊壇天地之祀國初定制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多變異洪武十年聖祖因覽羣議獨斷于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圜丘之舊壇環以屋名大祀殿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爲十二年始合祀入祀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脩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内疊石爲臺東西相向爲日月星辰四壇（左曰大明祀日右曰夜明祀月次左曰星辰一壇次右曰星辰二壇以祀星辰按禮祭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又於内壝之外以次爲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爲五嶽五鎭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日月星辰初有朝日夕月禜星之祭至是始罷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月特城隍諸神初但春秋二祭至是亦但春祭惟自歲八月中旬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每歲正月之吉天子躬祀殿内群臣以命各獻二十四壇三十二年以後大祀殿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太祖及太宗文皇帝並配（其議見諸司職掌）大學士丘濬云虞書肆類于上帝所謂類者紀舜受命初其祭告于神皆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説始見周禮大司樂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來享然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並祭蓋即父母同牢之義而旹之議者乃以爲瀆一年之間夏在冬前若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虞夏祀帝之禮與時令不經見惟周祭天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月爲正歲歲之首祀天而午以祀地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義起亦可也類于上帝經有明言祀典之載於禮莫先於舜典舍周從虞抑何不可虞書之謂類者安知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分祭之説他經典不載惟大司樂篇有之周禮又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禮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

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時其言冬至夏至圜丘方丘亦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職掌邦禮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宗伯吉禮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豈非所行之禮則一而用以禮神之器則兩乎司服掌王服止有祀昊天服袞冕之文無有所謂祀后土服豈非合祭天地其神則兩而主祭則一人乎周禮先儒嘗謂其書非盡出周公司樂之言於樂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於論樂既如此禮又可深信耶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蘇軾北郊議援此爲證朱子不然之米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祭天曰郊而祭地無其名虞書之類周禮之禋祀皆未嘗及后土豈獨此詩哉春按祭法古人有舉其一而該二者舉重以見輕言郊祀天則地在其中言社則稷在其中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馬融註謂言社則稷在其中是也周禮封人掌詔王之社壝（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州長祭祀州社（祭社稷也）禮記擇元日命民社（社稷祭用甲日）白虎通社者土地之神（王者立社稷親）祭是皆言社則稷在其中也社稷而並言者不可勝數是郊祀天地類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則社稷而不同壇壝也可乎蘇軾氏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畧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

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其言亦明辯矣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帝又云爲壇而祭謂之天祭于屋下謂之帝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東漢正月上丁祠南郊（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祖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事見蔡邕書東漢祠南北郊並在正月）郊祀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並配再拱初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常以二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爲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爲郊議配享之禮右[illegible]奏宜從古禮世宗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爲法今止當以太祖配我聖祖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亦以義起之者歟

○洪武八年十一月詔翰林院議郊祀祭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鳳奏曰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而舉之屏於側注云屨賤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

長者在室則履上堂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襪惟讀何劍履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太廟中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襪唐禮至正旦冬至群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舄解劍升御坐前跪賀降至西階佩劍納舄其燕會群臣應升殿者禮同宋開寶通禮太廟晨祼饋食升祔祫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舄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脫劍舄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議朝儀太尉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劍脫舄以次升賀訖降階佩劍納舄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蒲藉地設帷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舄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讚禮讀祝升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襪洗位祭畢降壇納舄從之

○洪武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岳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俱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

太祖謂非敬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一歲行一次[illegible]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illegible]也自子至巳為陽自午至亥為陰所謂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日時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類名不經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

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為中祀宋元因之（風雨雲雷均之為有功於民也祀典有風雨而無雲雷然屈原九歌有雲中君則其俗因祀雲神矣今黃冠師禱祈必禮雷神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類也夫宋元未有此祀矣）其岳鎮海瀆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嶽東嶽曰泰山四嶽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恆山猶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蓋以嵩山為中嶽也周官小宗伯兆望於四郊鄭玄謂四望為五嶽四鎮四瀆四瀆者江河淮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稽北曰醫巫閭詩序曰巡守而祀四瀆河海則又有東西

南北四海之祭蓋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瀆領於祠官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於天子無預武帝時諸侯或分或合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時嶽瀆始有使者持節之禮而海始入祀魏晉以來嶽海瀆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隋因之始為四鎮之祀又以冀州霍山為中鎮於是有五鎮焉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因郊祀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祠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為五道其山川之祀虞書曰望於山川徧於群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禮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

壇春秋專祀
上於是遂建山川壇於
天地壇之西正殿祀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并鍾山之神東西廡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
城隍之神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
祀嶽瀆諸神元年二年皆出
上親祀三年始遣官春共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
三日至日清晨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陞御座以待祭畢獻
官回奏解嚴還宮七年以孟春郊祀時諸神已預祭壇
內矣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之十年令祭山川

諸神
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祭今京師山川壇建
於永樂中位置陳設一准南京舊制惟正殿鍾山右添
祀天壽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禮官議而與焉者蓋二都
主山且陵園託焉故也
○國初肇祀太歲禮官雜議因及陰陽家說十二月將
十二時所值之神名目謂非經見唐宋不載祀典惟元
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值於太史院
太祖乃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
月將分祀兩廡春按禮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
近於坎壇祭寒暑者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
寒暑行焉古人有時與寒暑之祭今祭太歲月將則固
時與寒暑之神也載諸祀典孰謂非經見耶
○金世宗時議郊祀或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
等山列為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太常寺僚取
嵩高疏周都酆鎬以吳嶽為西嶽鄭范拱以為非是議
畧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
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後遂不改弘治初
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今京師既定於燕則恒山不當
為北嶽而醫巫閭之為鎮亦不在北宜下禮部議擬改
易尚書耿裕欲從會官議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嘗
考及范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

法若漢張釋之能守法矣雖然亦在其上聽否何如爾
不聽有去而已
○太社太稷國初異壇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
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詣太社及配位壇前獻畢
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禮洪武元年
太祖命省臣議於社稷上創屋以備風雨翰林學士陶
安奏禮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
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
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從之後三年於壇北建祭殿五
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祭祀十年又用禮部議
改建于午門外之右共為一壇合祭焉壇上層方五丈

(天子五丈諸侯半之)二層方五丈三尺高五丈四出陛用五色
土隨方築之(太社土五色而冒以黃)先時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
尺上微尖立社壇上半埋土中近南向比稷不用主按
社之主古人樹以木後世易用石蓋唐以來始然然周
禮有軍社主車鄭玄註謂軍社之主以石為之則亦非
無所本也至是埋石主於社稷壇之正中微露尖于外
壝垣四面開靈星門垣之色亦就方色飾之臨祭奉太
社神牌居東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奉
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罷勾龍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終獻
皆同時行禮三十二年後更奉
太祖配神永樂中北京社稷壇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
後奉
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從郊特牲
用甲而今用戊從召誥戊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
於義為是戊又天田星也
禮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傳曰尊之也天
有十日(甲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申社于親也自
此始用戊日左傳蔡墨曰后土為社稷田政也有烈山
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
來祀之漢郊祀志載漢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
六典載唐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
語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惟勾龍兼

食於社而棄為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與等也(周書作雒曰設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漢書郊祀志曰高祖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子於是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歲祀以牛)國朝享祀先農躬耤
因之禮自洪武八年始蓋於是祀后稷也

餘冬序録卷四十一

餘冬序録摘余卷之四十二　外篇第十七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稱祖宗者廟皆不毀漢元帝時匡衡貢禹嘗議定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孝宣爲中宗廟皆不毀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蔡邕獨斷載東都廟制西廟五主高文武宣稱祖宗廟皆不毀元帝不得稱宗當毀光武復天下屬帝於元帝爲子以元帝爲禰廟故列於祖宗後嗣因承遂不毀也東廟七主光帝爲世祖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和帝爲穆宗安帝爲恭宗順帝爲敬宗桓帝爲威宗廟皆不毀殤沖質三少帝未踰年而崩皆不入廟以陵寢爲廟獨斷此言蓋出於靈帝時按後漢書獻帝時嘗有去孝和以下廟號之稱宗者以遵先典亦蔡邕之所議也元帝廟之不毀自明帝來失議之故和帝以下既有稱宗即以次當毀然自獻帝上泝和帝猶在四親廟列故當時未議毀也三代廟制兩漢諸儒已經辯明如此而後世廟號一槩稱宗稱宗之廟不免從毀至所謂殷祭古之禘祫者尤紛紛焉可慨也已

〇宗廟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漢蔡邕獨斷所言如此蓋古制也今太廟主藏於寢而歲時於廟止設衣冠以祀不知國初儒者之議何據西漢諸帝高帝以下各立廟元帝時用匡衡等議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孝宣爲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已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漢猶近古所謂三昭三穆之爲親廟者制已不備東漢光武再受命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毋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世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廟非有功德者不稱祖宗廟稱宗者與祖皆百世不毀後世共爲一廟廟不必有德者皆稱宗而曰宗者亦在親盡而毀之列此其失自東漢始

〇洪武元年命中書省及翰林院祇定宗廟時享之禮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禴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廟惟春爲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爲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有司請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皿皆如事生之儀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
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
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禘祭未舉宜令群臣恭酌古今而
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
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
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
當時所論不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
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
則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

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皆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
似難遽行
上是其議春按昔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
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聶從義謂梁武乃受
命之君裁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
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
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也
周顯德中亦嘗用其議矣然不足為聖朝告也
○孔子家語太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
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壇為鬼李文問朱子太廟堂室之制朱子曰古
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不知周家三十
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則是未辨乎此去祧去
壇去墠之說也家語所載見禮記王制祭法朱子嘗謂
王制與祭法不同以周制言之王制為是按祭法大夫
立三廟二壇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
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與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
之廟而三者不相入家語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
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
壇祭之去壇為鬼以禮意推之家語為是朱子謂古者
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是本於此而今解禮者殊曰大

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春不知
其何所見也家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
其廟皆不毀也不毀者公羊子之所謂貴始也貴始德
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則所謂皆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
其中而四世之後所祭於壇者其所迭遷之主明矣
○太廟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洪二十
一位下祭等八王妃國初蓋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
鳳陽皇陵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父文正
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
用大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學士樂鳳韶等奏

每歳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
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
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
與以為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
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
霸陵欲以北山石為椁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
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
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
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
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
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
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
為非宜亮曰加上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
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
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
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
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
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
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以五冕禮太繁今祭
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
不用

○金程輝傳大定二十三年輝叅知政事舊廟祭用牛
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
最重故號大牢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按魏子平傳子平叅知政事在
大定初世宗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稼穡有功
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大
祀之禮也然則世宗欲用他牲之意不獨於晚年矣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
星五神為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
衷于民神實司之均其稟性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
事重念兵興以來損傷者衆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
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
司其善惡云云同前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
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
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五穀
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
余年穀豐登生人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
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壽兇暴者必減其算故上帝任
之歷代之所崇祀惟神鑒察以體上天之命蓋壽星舊

曾有祀餘四司鞶祀於此，鄭鍔按周禮大宗伯以槱燎
祀司中司命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
鄭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軒轅角司祿
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
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則
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嘗無祭也
〇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縣春秋
二仲之所通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稱府社之神
府稷之神州若縣稱州若縣同祀風雲雷雨之神用望
日其牌云云其左爲山川某府州縣日某府若某州縣
境內山川之神其右爲城隍日某府若某州縣城隍之
神若嶽鎮海瀆國初定擬應祭去處所在官司又於仲
月上旬擇日致祭洪武二十三年
上詔禮臣考定王國應祭封內諸神而諭之曰王國有
嶽鎮海瀆即以嶽爲正次海次鎮次風雲雷雨之神於
是禮部爲圖以進遂頒行之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
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此又古諸侯各
以其方而祀之通義也
〇南軒張先生曰令州縣祭社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
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
褻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有屋矣若設壇爲主
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

〇范文甫嘗問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illegible]
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
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
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隍令毀之曰此祠不
經况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
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社稷最正陸游云唐以來郡
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
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禮從必
皆出於古求之義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我朝
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
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
侯以伯三年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
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
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降儀
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
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
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
〇五祀之禮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
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
之所養故社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
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
上用其議歲暮享太廟時五祀返列廟西廡下東向大

常寺官行禮自永樂以來五祀於四孟及季夏始又各有分祭戶用孟春宮內祭竈孟夏光祿寺祭中霤季夏土旺後戊日奉天門外文樓前西向祭門孟秋午門前祭井孟冬宮內祭皆內官行禮

○程氏遺書五祀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祀之言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乎廟也其功幾何朱子語錄五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宁廊未必然門是門神戶是戶神與中霤竈凡五古聖人爲之祭祀亦必有其神或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

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或問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呂伯恭云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內左樞之前竈設酒饌於竈前遣子弟一人行禮國初禮部尚書崔亮議五祀謂群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竈二神當時並著爲令今官宦家無復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朱子謂門人記聖人祭祀之誠意而又引聖人之言以明之所謂如不祭者聖人蓋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仲深衍義補言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人攝行其事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可以使之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不然恐無感格之理因舉洪武十四年

聖祖更定府州縣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職長官行禮守禦武臣不與之事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義其言有見今

太廟太社皆國家大祀制當親祭或不免遣官

太廟遣駙馬都尉可也近又循次遣及公侯

太社不遣禮官而例遣公侯駙馬是但用其爵之尊

崇者耳

○洪武中申議武臣不與祭祀禮部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與祭但不專獻而陪祭固未嘗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餘冬序録修集卷之四十二　外篇第十八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眞宗大成之號增於元成宗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眞宗未加謚前嘗詔禮臣定議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無可易者哉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為萬世帝王之師何與于周異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公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無筆誅之忿或乃又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来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為王迄今然也聖朝之制既以王卑於帝則在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無所假於位至尊極徽之號非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而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國知尊孔子矣然或德腥膻聖人非[illegible]之云采於孟子非無本出

於元制即當棄孔子以帝王之道教萬世獲大行於聖
朝
列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國朝孔廟享祀循舊樂用六佾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為八百代之下誰敢易焉正徳初年嘗以此議言之於朝梅福勉其君所謂不烖之名者也

○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顔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盡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顔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之所無者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亶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績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訛爾論語釋文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

以續爲績其爲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絜無
申棠之欲是以棖爲棠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
今圖有黨無棖是以黨爲棖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棖俱
列從祀一人而爲二人薛邦之爲鄭國姓氏猶頗相遠
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瀆乎
國之大事在祀祀孔廟從祀事之大者又况其親炙之
人而可瀆之春嘗同欲尊孔子帝號事上言乞於今日
補贈懸賞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
以改正數百年之缺襲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
弟子蘧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辯
其謬春亦常有私議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

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
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故于太學祀之卜子夏自聖門
高第此不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有傳經之功非
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掇
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蓋當時之所
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于書儒家
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
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沈
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揔意林引劉瓛曰緇衣公孫
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
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邪唐
宋後来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子見
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無疑於此
復疑將以誰信哉戴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忽立言之
人弗祀而祀諸傳録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
則公孫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
宋時已失議而今驟舉之殆非所宜春聞有其舉之莫
敢廢之語矣未聞缺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哉
太祖高皇帝朝加封從祀
英宗皇帝朝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吳澄之祀旋舉焉

祖宗於漢宋儒者且拳拳如此則懸賞公孫尼子之封
祀行於今日闡幽發潛以詔天下後世豈非
聖朝一盛事哉
○揚雄宋元豐間從祀孔子廟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
司副楊砥言廟庭諸賢以有功名教得祀雄臣事賊莽
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賢顧不與焉殊爲乖舛
上納其言始命去雄祀仲舒按元史至順間已曾以仲
舒從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十九年禮
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
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加之非號爲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衆是岐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卽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及後承平日久天下軍衛子弟多習儒業延至邊徼亦或設學建官以教之其在京師勳戚之胄襲爵及被選尚主者亦學于國子監至

于各衛幼官與子弟未襲職者資多可教於是正統初兩京並建武學因復武成之廟官設教授訓導品秩俸廩如京府儒學之制奏定條格儲養訓習以備任用其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許應試天順間乃復設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然但取騎射及答策大畧而已正德初始依文舉三年一次於辰戌丑未年文舉畢日開科入試欽命試官進呈爲錄揭榜於兵部錫宴於中府禮儀始隆法制始備嗚呼飾武爲文則旣盛矣

○廟祭享之地祠本祭名作室立祀制不得稱廟者曰祠是以祠擬廟也按周禮祠春享也說者曰品物少文詞多之謂祠又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皆得立廟致尊祖敬宗之誠降及後世將相大臣得立家廟而因陋就簡之日久類多得爲而不爲至於庶人勢有不得爲者朱文公有惕於此創祠堂之制使上下皆可行之其意嘉矣今其書雖存而知遵其制者無幾何也官非將相大臣而已列於士之上者於祭祀祖宗吾之所當自盡者其何以自諉乎唐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今蓋無有以是爲彈者矣宋敏求言秘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士人家用臺卓享祀類几遂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當用平面氈條屏風而已

○鄭侯家傳德宗時李晟將建家廟唯令二品以上祀四廟有名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三廟三品以上不須襲爵許李泌以爲四廟非古且禮有降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古制也上許立五室但祀四代空始祖室待後五代孫既祧諸主以晟爲始祖不祧之室可也焉遂言郭尚父亦只立四廟泌曰李晟克復功非子儀可比上於是許立五廟而空其室五廟之立自李晟始

○唐制二品官許祭四廟三品祭三廟五品祭二廟適士亦許祭二廟禮適士立二廟庶人祭於寢視禰古者廟連於家家主之喪則殯於西階之上鄉人儺孔子朝服立於阼階又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則知居不遠廟

典禮昭然李涪謂近代顯居上位率多祭寢亦嘗發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詞則曰臣官階並及三品准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貌申敬用展孝思豈於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原其奏請蓋因立廟不在其家別於坊選吉地乃爲府縣申奏或有官居顯重慎慮是宜營搆之初亦自須聞奏耳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今世公卿大夫積習安常若舉唐人之議議之吾見其可議者多矣

○節祠張南軒謂黷而不敬朱子答南軒書云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

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祭耳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義亦必有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人記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晦菴所謂依韓公而行之者大畧其此類歟南軒張敬夫廢俗節之祭晦菴問於南軒能不食糉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此晦菴不敢死其親之心也他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春惟今人家歲除必

宗族咸來宴會或當房妻子上壽爲樂其鄰里親識亦預有餽獻之儀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烏能自安乎淳嘗記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餕焉又記先生以歲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間從來如此則晦菴於歲除無祭除夜豈得獨不飲酒不爲樂哉殆以前此已曾有祭故耳我國朝太廟歲除行祫祀禮今士庶家固不應無除夜祭也

○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郡君得疾未卒前一日謂伊川曰今日是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晦菴嘗舉以告門人以明年作明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

無禮經春秋明代不復祀之云是上谷臨終時語外家之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毋卒必廢此禮今學者習聞宋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家爲伊川禮者殊爲失之

○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敬其君啓非不孝其親時享在廟貌矣漢明帝上陵未嘗聞禹啓有此舉也夫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之所植猶致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怵惕于中者展敬夫誰

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土於墓左晦菴謂若爲於墓是以僞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而已誠在墓所而親不吾享是其魂氣獨不復之其藏體魄地也何哉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塚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冢自周秦以來未有非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其居固有去其先人之墓而遠者苟爲不祭信宿之餘飲食之際其能以自安邪

○朱晦菴持古不墓祭之說以爲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體也祭瑟乎[illegible]是以僞事其先也今觀其集有[illegible]所

安祭墓之文猶是漢唐間人過冢上冢事也

○唐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吏部尚書韋陟以家人伐墓柏亦爲有司所彈坐不相教貶官宋宣和間侍郎馮熙載坐不省墳墓言者論而黜之熙載與宰相王黼不協事雖有爲然其罪固不可辭也

郴[illegible]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沖方編輯

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群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夫湯武之師應天順人事非得已理必無敵何有乎蓍龜而爲不吉之疑哉唐世民以諸臣勸除建成元吉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以武王之十臣非之公謹其人而見不出此或曰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太公六韜凡文武反復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豈知道者所爲

○讖緯之書多矯孔子而爲之言讖書謂孔子預知秦始皇上我堂事按始皇未嘗至魯水心葉氏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揚雄亦皆不足以知聖人之言莊周玩聖人之言最甚者彼讖緯書誰當望其更知聖人之言哉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嘗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蓋其爲人如此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吾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君子在位宜乎其必誅而無貰矣

○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校録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于肅肅從猛得此書遂

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時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蓋取諸孟子）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論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録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爲贅出此有爲云耳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許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注本也注膚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畧

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耒必非廣謀之
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
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
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
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
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
事異辭棫原存末亂于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
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眞矣今於何取正而
愚重爲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
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子
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目六經

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
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
自夫子本旨固當時書也而吾又何可忽焉而莫之重
耶論語出聖門高第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
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救以家語所記歲
年子淵死時伯魚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爲設事之辭論
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
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
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也謹卽他書有明著家語
云云而今本缺畧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概見則不知
舊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爲十卷他

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簽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大戴禮內與此
互詳畧者不簽後又有專注故也春於其不敢以入者仍別錄之并春秋
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爲家語外集存之
私塾以竢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
之幸哉、

〇家語史記並載孔子云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而家語云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史記則
云子羽狀貌甚惡其徵於孔子之言言同而意則反矣
後漢禰衡傳或問衡荀文若趙稚長如何衡曰文若可
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荀但有貌趙徤
啖肉也夫文若面可借弔喪必其枯瘁令人見哀易爲

哀耳世說荀令君一慟堪動人是也而衡傳云荀有儀
容典畧曰彧爲人偉美潘勗爲彧碑文稱其瓌姿奇表
何哉貌之美惡見於外不可掩者而記載不同如此則
夫陰德隱慝城府町畦於胸懷者孰能盡測之而傳之
於後世者孰謂其可盡信耶

〇漢王充名其所著曰論衡充所爲取於衡者以其平
也春觀充論古今事物釋同異別嫌疑博而辯矣范曄
氏稱其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而
後成此用心亦良苦矣然其事是非謬於聖人而輕重
之間多失其實無乃於衡有未平乎衡之得平權與物
相亭也充之衡無乃徒知[illegible]物之有而莫爲之權於左

者乎余於是鈞石作焉以附之衡隨充所舉之物進卻之測重輕而平是歸厥戥斯衡不詭於古之銓制而可無誤於今日雖然鈞石爲權已重亦惟其物之大且多者乃用之耳雀五燕六時有飛而易集之處吾何屑屑以較計爲哉九章筭法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二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也

○王充論衡或謂蔡邕入吳始得之秘玩以爲談助又云邕嘗誦之或搜求至隱處捉取將去邕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此言之行識者往往以爲伯喈疵病夫邕識雖陋於述作家不在充下充之二十萬言積稔竭氣辯乎其不足辯疑乎其不足疑於大者槩無闡明而小者徒嘵嘵焉不足聽也而伯喈顧資於彼而又欲擅之

以自私邪傳言王粲嘗詣邕邕謂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邕有書僅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夫邕用心如此寧當有此事邪余少嘗不滿論衡爲書一編識其衡決名鈞石既而失去無藁本不復追錄葢仲壬此書詞蕪見稚人所易知千鈞之弩不足爲渠發矣因附記於此

○論衡問孔篇狀之甚奮於尊孔錄句辯兩字析之矣其曰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使當世有孔子之師則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今之儒生也又何待孔門之波也他日稱夫子之言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而謂孔子之文在董仲舒仲舒既死在周長生又曰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非庶幾之才不能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文跡鴻茂參貳聖人之才者也何充之淺古人而待時人又何厚也充蓋漢儒坎埳中一蛙耳所見固宜

○物勢論曰天地不故生人天地氣合人偶自生猶夫婦氣合子則自生也夫婦氣合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生人於天地猶魚之於淵蟣蝨之於人因氣而生積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一也充之立言如此自不

肖者聞之於報本返始之情薄矣而可爲訓乎孔融傳曹操嫌忌融令路粹枉奏融前與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書奏下獄棄市充之論與粹之誣融者無以異也君子於言可苟焉而已乎

○蘇州近刻趙曄吳越春秋乃元進士徐天祜所注本也是書大較擴左氏內外傳國語越絕書諸家所見只越事附會而成之首尾衡決多矣如載夫差之立子胥諫闔閭曰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之子闔閭太子波病死父死子立夫差於闔閭則孫也至夫差賜子胥劍

子胥怨呼曰昔始爲汝父立吳破楚今汝不用吾言則
又以夫差爲闔閭之子子貢聘之越謂越王曰子胥正
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是以是時子胥
死矣子貢復命於吳去之晉而返曾吳然後伐齊子胥
之諫戳在伐齊之日其死在勝齊後子貢使吳越時子
胥實未死豈非其收之者雜故莫覺其舛歟聊書其後
以補徐注之缺

○班史稱賈誼所著述五十八篇春求之今新書而竊
疑其書篇目之非實也誼嘗欲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
與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更奏之今
新書畧不見焉益足徵孟堅之所謂五十八篇者散軼

多矣文帝時匈奴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地
過古制淮南濟北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史擬著
于傳其大畧云云數之云非一時所陳然痛哭者一流
涕者二長太息者六之云該貫始末又似一疏何也疏
中兩著流涕語迺只匈奴一事耳長太息語凡三見而
止新書無蓄篇有可爲流涕語等齊及銅布篇俱有可
爲長太息語而本傳弗以入（無蓄鑄錢銅布三篇漢書載之食貨志）保傅
及審取令篇事各異語俱不著長太息若階級篇所有
長太息語自爲責大臣發而傳並列一疏中孟堅於此
豈互有去取邪朱子嘗言誼學雜而文字雄豪可喜治
安策有不成段落處總新書特是一雜記藁耳誼生漢初

儒者不免戰國縱橫之習其著述未嘗自擇期以垂世
而天年蚤終傳之所援已未盡然亂于他人者何足爲
擬誼之才寶通達國體言語之妙後儒良不易及此論
爲君子所以雖或病其本根而終不能不取其枝葉也
正德甲戌九月吉春按行洛陽往拜太傅祠因太傅書
郡齋刻本謬甚公暇從而正之編次之意頗悉于其前
矣或問文帝好文之上誼不大用持非運也絳灌東陽
世稱長者而亦有毀誼事邪史固云文帝諸法令所更
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
而短於衆口則矯矯年少寔取之今觀其建白問所謂
非愚則諛所謂猶爲國有人乎亡具甚矣大臣恬而不

知怪俗吏不知大體盡斥在廷之臣既以爲進言之不
臧又以爲獻計之無識至其自許則曰何不一令臣得
孰數之於前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又曰
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其不遜如此欲衆毋怨得乎隤
平見遇高祖時絳侯灌嬰等咸譏平令於誼奚邮而信
其長者無毀誼事邪假令誼不死仕孝景世處盎錯之
間忌與謗集身且弗保今日之事爲庸臣所害如史氏
言誠未爲不遇也春茲因復序其書

○事勢舊四卷自過秦二篇外極踏駁憂諸侯者雜匈
奴論吏民者冒夷狄甚而一篇之事上下臏絕錯首社
數寧前時變在俗激後之類真誼書之謂倒植者讀之

使人濾然今為一一理之漢書可攷見如治安策就以策為序而審取舍之言補録于前制匈奴之語移置于末則用春今日意他篇疏論與策事類者各附焉噫誼書散軼多矣世本不知傳自誰氏篇章既如此其名篇又淺陋可笑此豈生之所自名者耶春固嘗謂事勢連語雜事之云特其五十八篇中之三篇名耳如事勢之云蓋治安一疏首有事勢字其疏盡名於是篇矣後人因其書散軼而率掇其僅存者無復倫次篇析而章裂之以求足所謂五十八篇之數遂以事勢概及過秦繼乃創為宗首數寧等名此豈生之所自名豈劉子政之所刪定班孟堅之所取據者哉今不得已且假以分篇耳

○連語雜事舊各三卷特以標目强相分異所謂連語乃是雜事雜事中間乃連語也今次而定之若乃篇中語連及他事者亦為連語篇中事雜著群語者亦為雜事而卷臧其一蓋崇文總目載此書隋唐皆九卷今或為十卷者其別本耳篇章約畧亦有顛焉讀者可以意求雖然誼書連語雜事之云吾不能得其實矣

○按漢志誼書五十八篇外賦七篇隋志別有賈子録一卷唐志崇文目九卷集作二卷曰録曰集賦在其中矣宋人傳別本十卷陳氏書目云其書首過秦論末為弔湘賦則是十卷者賦亦在焉而今世所傳本乃無之

王應麟玉海載是書卷帙篇章數名次第與世本並同然則是十卷者其來已久紊亂棄遺之罪非必近時人也春於是既加編次為九卷而以弔湘等賦附于後賦見漢書楚辭者三篇見古文苑者二篇文苑所載疑非全文又不知是其七篇數內物否今茲會粹尚鈌其二舊載小傳又附于後為第十卷終焉

○賈太傅書春嘗謂其散軼多矣今之所存篇目非復其初五十八篇之舊矣隋志有賈子録不知新書外更録何語宋人造太平御覽時凡經採集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而太傅書具三種焉鄙咾之篇又不知是太傅何物語也此帙鄉為脩整頗就緒顧字句舛譌處不敢輒改任私臆及問諸人間竟無佳本可是正者豈春所遇皆蔡中郎董邪近聞太史河南崔子鍾氏手校文籍最多太傅書與焉而春未獲見也茲割餘廩剞劂之冀諧博雅君子與子鍾聞之有以示我不使本徒災梓

○北齊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嘗曰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者惟今書五經已不能無疑誤秦漢來書如賈生本誤者何限三豕字存猶得為後之讀者已亥形似之證古人缺文不欲容易輒補緝也然則予於此仍其誤以竢世如邢子才者思之以自適不亦可乎若謂天下書不可徧讀讀者不復再而遂為濟河焚舟之計誤亦何用于較

亦無用乎思焉爾矣噫春於此有感焉

○班史載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今觀其著述采掇于傳中者其論甚美蓋信乎其然也荀悅作申鑒范史亦稱悅通見政體撥其篇首數百言見之其傳且謂其所爲漢紀論辯多美今仲豫書具在也然則仲豫亦長沙之流亞乎誼言當方興有道之朝雖爲庸臣所害而不害其畧施行矣悅言適盡無用之世有如昔人切於世事者乎上雖善之奚益悅時曹操府與從弟彧北海孔融同侍講中禁獻替開莫能直遂融或前後死賊手勢益孤是書之作如之何其發憤也於戲正色抗情者生不足樂文舉之彼哉無羨仲豫之生功申運陨者死抱餘恨仲豫之幸存未必不如文若之死士有經世志畧孰不願得所天而事之顧所遭何如所自爲處何如耳悅於所遭與誼異所自處異乎融暨彧矣吳郡黃君勉之爲申鑒註其貞有所感如貶君注者之所云乎悅是書視賈誼新書大抵相類皆欲以經世者太傅五十八篇春嘗手加編次訂正至訛誤處不敢不闕其疑是五篇者宋尤袤刻寘江西漕臺時已云其簡編脫繆字畫差舛君茲所註得微其本歟君有功仲豫多矣春併春所疑於太傅書者補其闕焉亦二子者身後之一遭也

○陶潛集蕭統陽休之並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爲神堯諱爾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憑其序賢者名也從焉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已具載附錄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四八目舊自甄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爲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誄傳序錄記跋諸爲陶作洎先輩論議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謹記于此以備考焉

○陶公自三代而下爲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漢以還爲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欽厥制作欽厥制作未嘗不尚論其人之爲伯夷爲黔婁爲靈均子房孔明也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則元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爲述作家也是故春直爲整比之舟中無事記憶凡聞於先輩者以附益之所謂欽厥制作而論其人之語班班乎蓋畧備矣無俟余序爲也是故識之止此

○吳郡吳仁傑斗南爲靖節年譜張演季長辯證之又

雜記晉賢論靖節語陳氏書録謂此蜀本也卷末有陽
休之宋庠序録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
知何人春按思悅曾季貍詩話載是虎丘寺僧治平中
曾編淵明集其吳年譜張縯正并雜記今不見其書
○陶淵明四八目後記云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
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横
兩客曾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
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靖節達士亦有意身後名
乎春惟古人行事見簡冊間或但言其爵與邑里爾不
能舉其姓或舉其姓而不及其名或舉其姓名而不詳
其出處行事爲何許人者多不可勝數季札之所見張

溫之所遇彼自恥以名告趙孟之桑中伍胥之江上又
有喋不肯相語者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往往邂逅失之
孟獻之友三人秦庭之諫者二十七人之類不免名與
死埋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韓生鄧先輩豈不皆可
惜哉嗚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誠君子也[illegible]有
稱不稱焉者是亦有命焉君子知強爲善而已矣
○昭明太子統作陶淵明傳云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
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秔是
時淵明家累既不自隨胡爲乎有妻子種秔之請小兒
語不相副黑雲壓城甲光向日正可發一笑耳紀事乃
若此後人何所信耶　　餘冬序録卷四十四

餘冬序録羼相卷之四十五　　外篇第二十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
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因舉西伯而下李布諸公罪
至罔加不能引決之事以自比而又自曰臧獲婢妾猶
能引決況於不得已者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
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班孟堅曰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
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春讀其所著史記稱季布可
謂壯士至被極刑爲人奴而不死曰彼必自負其材故

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
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
畫無復之耳其言與書正同太史以自謂耳其志亦可
悲矣其文采垂耀千古則有不磨償前日之隱而已者
柳宗元作伊尹五就桀贊而蘇子瞻非之謂宗元意欲
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宗元非其人矣
○北史邢子才傳云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又云與婦
甚疏未嘗內宿而崔㥄傳載㥄寵妾馮氏長且妒朝士
邢子才等多姦之吾不知邵之內行脩謹何在其未嘗
內宿何爲者耶就㥄傳論之㥄家閨之穢乃爾其得罪
文襄也以女屬陳元康以求救既得兗州復攜馮氏之

部爲馮厭蠱受納狼藉被劾俱付廷尉聚砲致毙竟死獄中如傳所載豈勝天下戮笑而亦稱其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此又何爲者耶史氏惟黄背戾之言真可令人扼腕

○宋羊玄保何尚之並雅好棊而吳郡褚胤冠絶當時胤父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尚之請曰胤奕棊之妙超古冠今魏讐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絶不許時人痛惜之宋書之言如此夫棊之爲術於世事關何輕重人而能此不過匹夫之一戲何才足比逆黨從誅罪非一人而尚之特以胤之棊而乞宥焉古人寧有此例世祖之不許是也夫刑

賞治世之大法也使世祖因棊而撓法其何以示天下哉尚之身爲近臣不求法之平以否以諍于君而欲行其胸懷之私壞朝廷之法以啓人君僻好之弊罪有在矣胤之死也史謂時人痛惜之何時之人之盡無識也

○梁朱雀門災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卑狄我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荅何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史臣稱其時以爲名對何哉蕭氏之褻天甚矣而敬容敢此面諛尚足賞耶梁王瑩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悦以問群臣群臣莫對瑩在御筵荅曰昔后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豹來格帝大悦史氏

亦載當時衆咸服焉可異哉前史載此類非一各爲誇譽之辭足以見紀事者之無識也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論者謂爲文記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新唐書之病正在此然東萊先生爲諸生節唐書云字欲少而事欲多乃節史之繩墨何也節史法固不同也

○朱子言通鑑提綱例凡逆黨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得已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按令綱目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未嘗用提綱例也考異謂此誤書謚按仁傑仕周爲內史事唐文昌右相

謚文惠睿宗時始贈司空玄宗時追封梁國公今不書文昌右相而書司空梁公明狄之爲唐臣也舊正之代有以易狄謚者綱目必不書文惠矣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蓋變例也

○晦菴與劉子澄書言女戒[illegible]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删取之如正[illegible]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嫉妬凡鄉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耳既

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爲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今案劉清之傳子澄未嘗成此書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非國語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讀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而柳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槃不知端禮有書故耶今人亦止知非非國語爲槃作而端禮之先之弗知也槃事具元正史端禮則王應麟紀聞所載宜世有弗甚考者二書春未之見非非之語寧知不復有可非者毋得二書者當自有辯

○鄴侯家傳即泌之子繁所作而每事直書泌名不少諱心何安乎子思中庸嘗字其祖矣仲尼之言高天下訓子思述以訓天下而公之天下後世云耳後之人何可例也繁之書曰家傳矣子若孫而名其父祖豈不悖哉宋人家王遺事先公談錄等書稱先王先公之云得之矣

○韓退之答陳商書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此事退之特設以爲譬耳然齊王之云亦有所自韓非子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中以食其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去或云韓昭侯田岩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也退之所撰蓋脫胎於此韓非子之所云者其足據爲實事乎齊宣王好竽或有之南郭先生之云安知其非烏有先生亡是公也大抵春秋戰國秦漢間諸子所稱引前事不經見而出好事之口類此者多矣類此而無害於紀載者正足以資談噱其害理與事者自可不信而後之不曉事者據爲實事每立議而爭論焉與癡人說夢何異

○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

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朱子與呂東萊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釆獲文勢反戾亦恐不能完粹耳東萊集無答書俞成叢說云東萊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健格致老成每每出入頭地按精騎本子嘗非之矣東萊之所名者其亦取諸孫搴所云而效之

少游者歟而晦菴不言及少游已有此集何也此集以
呂爲之既無足取少游之書可知矣
○朱子編八朝名臣言行録版刻建寧呂伯恭以書問
云或傳吾丈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
若信然則續次往來教或出於他人則雜録行於世者
固多有所不暇辯也伯恭後又與汪端明書論此書其
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前輩言論風旨
日遠記録雜説後出者往往失眞此恐不得不爲之整
頓也又與汪書云言行録或因繙閲遇有訂正處口授
侍傍者抄出似不爲煩而於後學甚有益某少暇亦當
試攄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
亦甚欲得討論也朱語録云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辯
以爲非温公書蓋其中有記呂文靖廢郭后等數事
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温公手寫藁本安得
謂非温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録呂伯恭兄弟亦來辯爲
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從己則不能也春於
是知呂書所以不足於朱此書者意有在矣敍郭后事
今言行録載亂道輔名下宋人言行之懿見諸家記述
甚夥而又有辭編之者朱子名臣録外趙善璙自警編
編各著類目可勸可戒非他雜説可比而李元綱厚德
一録名義尤爲切至第採掇重復事無適從乃不若善
琛究而有序之成書也厚德録所載如司馬涑水記聞

冠萊公在鎭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
所奏上怒謂王太尉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
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騃何上意解曰然遂不問王定國
近録寇忠愍知永興軍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
服簪花走馬承受奏準有叛心眞宗示執政曰寇準反
耶范文正熟視笑曰準許大年紀尚騃耳可劄與準知
上意解乃一事也魏泰東軒筆記范文正少嘗與一術
者遊術者病篤告文正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
不足付今當付子即以方與所成白金封識納文正懷
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絶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
之子長乃呼而告之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孫
公談圃范文正少學於府庠有同舍生病亟囑文正曰
吾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之今以遺子因授藥一
褁方書小策文正不得已留之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
封記如故乃亦一事也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曆中劫盗
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支喻軍
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
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以正法范文正公欲宥之爭於
上前富公曰盗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
遺之法當誅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范公曰郡縣兵
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高郵無
兵無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仁宗釋然從之既而富

公慍曰今方舉法而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欲輕壞之而導人主以殺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保後富公出按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夜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王彥輔麈史慶曆中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請棄城論如法范文正公以爲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雖責城守遂得減死論既退富公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服乃亦一事也既取諸彼又采諸此而先後錯書無復義例纂揚文貞公士奇因觀自警編欲錄漢唐以下史冊內事凡類是者以爲一書而竟弗暇爲春於此不能無意焉少暇當成之爾姑識簡末以俟且告諸吾同志者

○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少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其年已倍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窣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討畢然後談所遺漏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敬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新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梁劉峻博極羣書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峻撰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竟不用史稱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進用峻不能隨時浮沉而乃如此又沈約侍武帝宴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因問栗事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帝終不用約之以疾卒實懼帝積前失之怒也約撰四聲譜自謂入神而帝雅不好之亦安知其非忌心也約嘗造劉顯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三陸倕聞之擊節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蔡伯喈必無此對武帝除顯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至而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邵思野說云江南徐鍇因奉命撰文與其兄鉉論貓兒事鉉取筆書之不過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凡撫掌而已揚萬里揮麈錄云宋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

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條欲
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依據坐客
咸歎伏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陶宗
儀輟耕錄載元呂徵之與陳剛中論驢事剛中得二十
事徵之得三十事剛中竭矣徵之曰仍有其事出其書
其事出其書凡四十餘事剛中遂敬服之古人如子產
者所謂博物洽聞其但用於此而已邪此而爲用亦閑
費筆舌而已吾恐非古人之所貴也況欲以此矜炫重
取妬忌於世乎澄於王儉輩儉賢猶不失是士夫鉛談
於家庭徵之遇其故人在平生未遇時故無不可然亦
只是閒說話徃復爾何益君如梁武官長如岳要好尚

之偏已不足責忌惡相形遂至不能忘於造次必事乃
爾量度又何貴焉昔者曹操合字之署楊脩有人一口
之答自常情論操當深喜乃反致其見疑蕭衍譽劉顯
事與老瞞同蓋人性特不可知有如此魏使之言或所
以善顯者有在若爲此事吾未見其足稱善人之爲國
之紀也雖然今有博洽如前數人者乎以斯人而目今
之編類其不滿處多矣春因近刻錦繡萬花谷集事淵
海等書在案追憶前數人事牽連及之以告諸同志者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
當記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

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
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
脩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
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
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
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踈闊禮樂
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
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
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
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脩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

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七月詔遣
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
跡增脩元史時諸儒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
俟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脩元史時歐陽佑等采摭故
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濂等總裁儒士趙壎等
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脩元史成計五十有三卷紀十
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凡前書未備悉補完之通二百
一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授儒
士張宣等官趙壎朱右朱世濂乞還田里許之史氏成
書蓋未有速於此者矣歐陽佑等采訪元統及至正間
事跡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翰林學
士解縉等修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凡經脩進二次解
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
月十五日進夏元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
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
解表今載
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見約解表語
爲之者其云頃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
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勅命平
儒臣重編删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數言爾實錄既
出再脩而名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
○律聖人制刑刑官以用法之書也律不明則上之仁
義隱而澁下之弊低昂其手一惟吏胥舞者之手足無
措矣故律
皇祖有命百司官吏不可不讀讀斯求以明之誰謂明
習律法非吾儒事哉我
皇祖欽定律條大抵承用晉唐舊文文深而旨奧士大
夫乍讀或有所不逮而況於諸吏胥故大學士丘文莊
公濬嘗言律須儒臣通法意者爲之解釋必使人人易
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悉則愚民各知所守奸吏不得
容情賣法春鵜感其言欲取疏義等作從通法意者相
討論弗果就曰來演得巡按陳侍御原習所刻以資刑
官書相示而未及爲之序乃因原習所刻者廣編爲恤
刑書十二卷配脩過備荒書統名曰體民存錄成序
之原習已代去至今未有以答原習也乃得見九峯胡
侍御貴陽所刻律集解爲之躍然凡可以資刑官用法
之書蓋於是乎備而深者睹奧者露原習之所屬自茲
無用乎余言使立公有知於地下當爲此書撫掌爲斯
民幸而九峯自序顧曰以資遐陬吏胥傳寫講讀之便
此豈獨爲一方三尺告而已邪
○司馬公爲稽古錄朱子稱其可備講筵夫事莫貴於
稽古言無大於論治若進言而無要猶無進也司馬公
嘗告其君仁宗脩心治國之要及英宗時進歷年圖遂
載之後序神宗即位又以上聞且自謂平生學力所得
盡在於是其進稽古錄時指陳治要蓋有在矣侍御顧
君在我
孝宗敬皇帝朝進其所著稽古治要要有十目目有總
論一篇備典故凡十幾則而論斷其下特蒙
嘉諭留備觀覽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聖德之
隆遠儔虞夏孰謂非君此書二卷中所以裨助海岳者
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適今大叅廟猷詳及工度眞爲
治之要哉君之子吏部主事岀以視春因得披其詳焉
重感司馬公事與是類爲跋于後而歸之

○家之有訓何也問過庭者謂君子爲遠其子而不教子之答至以責善爲譏噫孔子不云愛之能勿勞乎爲有所以勞之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其養之必有道矣孔孟豈故遠其子而欲人毋自教者教誨爾子教之以義方教之忠古之制不能廢焉家之有訓非私言也歷代名家教子篇牘見史集中未容縷舉而家訓有成書則自北齊顏氏唐柳氏始其㕥有家之內治則宋司馬公暨袁君載所著爲甚悉理精而事切貢可貽訓於來世是雖亦家之云而豈姁姁私言事爲其子孫計哉傳曰家齊而後國治一正家而天下定其理如此柰何世之君子德不足以厚風俗禮不足以飭人倫

閨闈之政已難稱於庭擧宗族之法每歎間於閫思噫若人也身與口遠骨肉未免扞格言何有乎訓誨何有乎家吾未見其教子能正而有孫謀之可貽也

○春嘗録先民遺言爲一冊有笑者曰三皇五帝三代之事夫子刪削之餘不可攷矣史傳雜家所載出秦火之後何由得之而吾子欲粹而成編太康中南州檇下鸛語耳其可據乎余曰古人信疑皆傳吾信其可信者疑其可疑者無使其無傳焉耳若任一己之耳目而削千載之籍使後之人不知信疑之所在吾何敢哉

○幼時讀書頗曉粗[illegible]胸中今古間於筆下發之登第後巾笥長物不忍棄遺思非自期見識直如是也將以準之他日論著或有進與否耳不圖十七年來奔走南北患難之餘心形兩憊今年紀匆匆日當過中念歸退之所謂道德媿懼薰灼未見其可而文字間視前亦漫弗逮所謂聰明又可知矣北上舟中奉覩有暇檢點舊稿有曰子元槀垢者亦往所未棄之一物因并後所得殘墨賸楮錯而帙之成十卷或問此瑣屑語吾子隨意漫題初無次序統例既謂之槀垢即不在文字取列而今復不忍棄遺何爲曰愚又將以寓余媿耳夫物不新必曰垢而槀之垢必曰當去槀用於書室其垢惟筆墨之所加比飲食狼籍食必一滌雖不同而亦不免於一日一滌拂也愚茲乃余字焉而重垢余楮冊安在人其

不余垢耶愚他日倘進于是所以滌拂是垢以去是媿未可知也正德己巳八月之社日何孟春書

○群方續鈔春於群書中所得之方鈔而傳之以續瓊山丘先生之所鈔者也蜀唐慎微考諸方書及經史子傳佛道藏書藥方醫論而附于本草之末爲類證摭拾多矣瓊山所鈔則慎微前之所遺而後來人事之既驗者春之續鈔又瓊山所遺後人欲志慎微之爲其不有取于斯乎瓊山鈔方自序感暇日記避難止小兒哭法而成其帙春於續鈔蓋亦有爲今歲兩淮三吳浙東西民饑道殣相藉陶學士大道九方可施也往歲江西湖南民苦疫甚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收效而人弗知也

春茲寔致意焉又其附著四方事類涉異然冥應靈契
氣通理感殆有未可誣者覽者定不迂之若類證後名
家諸方則醫學多所刊行專門有成書在春何與哉弘
治甲子歲十月二日燕泉居士云正德庚辰赤任巡撫雲南等處都御史時
爲黔恤民患事聚得當職往年見故闕老囊山先生群書劄方因惱諸家書中方尚有遺如宋陶學士大道允
方可以禦阻饑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消疫癘二公皆目觀功效在當時手書文字示後世而拳拳焉者當職
深感于衷既試良驗遂拼化凡所記鈔而刻之用傳所在同胞載廣前賢美意比奉簡命來至實携是帙自隨
詢問夷若之餘又知府州外遠鄉去處俗尚鬼而疾不服樂地饑瘴而居與聊生家且仍多蓄蠱之人人且
常多彼毒之事重檢帙內則洪學士治蠱毒方亦在前二方次致堅志載泥師道寫福州日嘗揭石以告人云
入閩不可不知彼時雲南非宋版圖故效所言止此而今日並地其可不知此邪當職切惟政肅養民惠無小
宜恩功能及衆恩昌私之尚嫌況仁人之言昔已著利博之用凡一命之士皆當存愛濟之心所據前項帶來
方鈔速倂士民少克閩者仰雲南布按二司抄案回司布政使司將發去封方續抄一冊翻印小書發各府司
衛并轉發各屬衙門各一本俱令掌印官收掌時常解諭左右傳與土著客行軍民知會仍各備行守巡各道
通行所屬即查本院近行查理儲役以省科鈔餘銀支買所用藥材如大道允方藥糕留以備非常如聖散子
方藥須積以防不時如治蠱毒方藥惟視其地有無以爲其事緩急即此可知是何地方何方藥材應合多寡
加歲數目發如各該衙門俵有告施之人及應廣施之時令醫校方文法脩製給散醫治若是妄藥癥行饑餡
填咱村落街坊所在皆是聽於致仕閑任及待選依親等項官吏監生與夫僧道耆老醫卜人等凡平日爲劉
里旅信服者儘取到官請以上帝好生之德朝廷仁民之政士君子積善復報之理俾將方藥頒去日逐隨便
給散不必專制所有蠱毒等項俱聽告領一體治療事完回報有功效者盡必獎勉若是屬官因而指此科斂
民財承委人等又不體心騷索財物及或黍延胡說滿壑周恤又或笑深憂爲迂擱棄陰德於茫昧以致弊事
遊生浮言阻格汝說行同非類吾穿法復稱秘不然天日鑒臨終受災神誅殛
餘冬序録卷四十五

餘冬序録則壯卷之四十六　外篇第二十一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夏小正曰三月田鼠化爲鴽鴽鵪也即鵪鶉也莊子作田
鼠化爲鶉十二支神子位屬鼠屬水午位乃鶉火之次
豈容可易蓋三月大火但見候當出火故田鼠化建辰
月化爲鴽八月辰伏九月當納火而鴽於建酉月爲鼠
者辰巳伏也子與午陰陽之極神交爲變化如此餘可
以推矣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
刦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欲誅之左右諫乃止
不出三月子培病死楚與晉戰于兩棠大勝賞有功者
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兄嘗讀故記曰
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臣兄刦而奪之果病而死王令
人發平府視故記果有焉乃厚賞之劉向說苑楚莊王
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培奪之王將殺之大夫
諫曰子培自好也爭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
培病死鄴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子培之弟進請賞
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
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兄爭而得之
故夭死也王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二書所記一以爲隨兕一以爲科雉隨兕科雉不見他

書今人亦無有能識之者
○漢轅固傳食肉毋食馬肝不爲不知味注馬肝有毒食之殺人郊祀志武帝誅文成而諱之曰文成食馬肝死耳是亦謂肝有毒也以是後人遂爲食馬留肝之說轅固傳毋字史記本作不燕丹子載太子有千里馬荊軻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然則馬肝豈殺人者耶雖然食不可不愼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公曰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以是推之千里馬肝毒又深矣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口或作尸後作從非是蓋口後韻叶如寧爲秋霜無爲檻羊之類古語自如此

○晉蔡謨渡江見蟛蜞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委頓吐下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言之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見世說蟛蜞小於蟹而大於螖爾雅所謂螖澤者也八足二螯與勸學之所言者固無以異也讀者弗察食之莫別可笑乃爾物之相類文字之不可泥若是蟹者多矣於蟹而失之不失爲螖澤世人之失固有大於失之蟹者其害豈不尤大乎而吾輒讀笑耶
○兔舊傳無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充論衡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然則兔未嘗無雄也典畧曰兔者明月之精兔之望月固有此理
○程氏遺書載金山得龍卵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或疑記者之誕晦菴云龍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物則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春按沈存中筆談嘗記此事云天聖中近輔得龍卵於大河來獻詔遣人送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色都似雞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此即遺書之所言者存中曾經目見大水後卵尚留寺筆談晦菴嘗稱其議論兹答門人不及焉者殆亦偶忘之耳
○張華博物志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陶隱

居本草亦言之春嘗爲之笑曰蛟龍非潭淵不居食燕之人泅游淸淺何畏於龍不幸而墜潭淵自無活理詎見彼食燕者獨遭餌耶蓋小說家事可笑每如此梁四公子記云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燒燕春又爲之笑曰人所以不可食燕者其以是耶曲說之相通又如此吾不得而知也
○朱子稱虎剛勁之物其中箭直去不回春聞諸獵者虎猝與衆遇衆陣或求鬪以手有器物彼亦避不敢前然從容雖步畧無怖意一得崗阪草木蔽身即奔逸矣諺云大虫不破體謂此虎中箭截去衆尾其後蹤所止處守之或日暮識之而歸[illegible]臨死必大哮吼聲駭二百

去外虎死必有所倚其首不回遠望如坐蹲者故獵者嘗紹日隅宿乃敢往取虎之剛勁大底天性如此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柰得其人何朱子以為有此理春聞鄉人云人先見虎則不怕虎虎先為人所見即怕人也小兒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虎寧有識文字理彼氓恃所聞亦自心能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何不可之有邪

○有蝮蛇之地必生鵂鳥有冶葛之地必生蕹葉天地生物不能無毒者而必有所以制毒者焉此天地之仁也草本疏冶葛有大毒以蕹葉汁滴其苗當時萎死蕹可蔬也而能制大毒如此山羊食冶葛苗即肥而大而人食山羊不害蓋物有相化伏也與夫蝮蛇鵂鳥之均毒者異矣

○列士傳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鷂逐鳩鳩逃案下鷂去公子縱鳩出鷂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鷂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鷂三百餘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案劒至籠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鷂俯伏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聞天下歸焉王充論衡不信以為鷂有千萬擊鳩飛去安可復得乃是捕者折其頭也春按後漢書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夫天下事入感應者多矣人心所患誠不至耳充也愚儒烏謂此不可信乎

○朝野僉載唐先天中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方而乞或曰牛前身是人釋氏之所謂業報者也豈其然哉北窻記異貢寧縣有牽羊叫化者其羊腦前有一人手自右抱胸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見者皆言人前身為惡今生致此一人獨不然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彼牛安知其不然乎風俗通漢靈帝時司徒長史馮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也朱子語錄孚之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尤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即此究之世間禽獸有雜人形者人有雜畜形者皆可以不疑矣

○鸜鵒能言鴝鵒亦能言然鴝鵒非其天性也江南人養鴝鵒嘗以五月五日剪其舌使圓而灌以菖蒲之酒自後隅龍常教習之半年餘遂能言也五代周行逢與徐仲雅論事行逢夷音呼字多誤仲雅曰不於五月五日剪却舌頭使語音乖錯蓋即鴝鵒事戲之耳春聞鴝鵒能言後二三年輒死死于病死于鷙搏要無能久者豈非鑿渾沌之罰耶

○曹植記井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含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遊行浮沉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植問之可試否井言是藥去此萬里非自行不能得也授抱朴子書礬石一把內活魚口與無藥俱投沸膏中猛火

之上其銜藥者浮戲遊濟不死無藥者已就糜爛二公者以此明仙家服食之效也礬石今在處有之上載而井必欲取於萬里外豈非谷之類耶

○荀子青出於藍而青於藍風俗通鹽成於鹽而鹹於鹽

○物生早遲巨細時節分量一聽於天菊之香晚不羨梅之先春鶯鵒之捨榆不羨雲鵬之扶搏

○金光明經載香藥三十二味所謂跋者乃菖蒲瞿盧折娜牛黃寒鼻力迦苜蓿莫訶婆伽麝香末㮈胗羅雄黃尸利灑合昏樹因達羅喝悉哆白及闍莫迦芎藭苦彌枸杞根室利薜瑟得迦松脂咄者桂皮目卒哆香附子惡揭嚕沉香梅檀娜檀多揭羅零陵香索瞿者丁子茶矩麽欝金揭羅婆婆律膏索剌㭉者鶴路戰娜竹黃蘇泣迷羅細豆蔻苦彌哆甘松缽怛羅藿香嗢尸羅茅根香薩利殺跋芥子葉婆你馬芹那伽鷄薩羅龍華須薩折羅婆白膠矩琵佗乃青木也春使陝西朔御史勸余食枸杞子粥劉都御史嘗採以惠余比事竣乃以所餘惠公差陳進士有胡進士者博洽士也謂余苦彌乞必許余曰無之胡笑其乞公適惠陳物耳余曰苦彌佛書謂枸杞根非謂子也杞根本草名地骨皮吾無地骨皮何以乞子雖然此亦余所偶記不爾此即配鹽幽菽之問漸在春矣茲書之亦可以自警也

○豫章生七年後始辨（見廣志凡木似豫章故待七年方可分別）人之難辨有甚於木者而誰能識之七年之前吾欲以今目之所見而絕望之於異日其不失人矣乎植物中木槿楊柳幹截而枝斫之場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揷倒殖無弗生者歷月閱歲欝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疏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亦亟敗人欲為亟成者乎

○交趾有蜜香樹欲取香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面平者為鷄骨香其根為黃熟香其幹為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為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鷄舌香此如善人之挾

所遇皆善人也蜀中産烏頭藥其銳而脩者爲天雄兩岐者爲烏喙岐八角者爲附子八角又別名側子而性皆毒此如惡人之族所見皆惡人也

○栽植經言木有病醋心者然則木性作酸其有謂乎

○潯陽之楠西榮東枯庾嶺之梅南燠北寒枯者或載榮矣若不先燠木之精液遁有所感而地之氣候專有所在也是故事不能兩勝物不容並美魏諸州記牂牁之鄰安縣有交讓樹兩相對更互枯歹不俱盛故曰交讓宋人洛陽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其大類魏花與魏迭爲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意者花木之妖亦相忌嫉而勢或不並立歟此有造化存焉吾奚譽奚訾

○唐天寶中玄宗謂近臣言江南之橘江北爲枳地氣有殊物性因變朕近於宮內種其子樹數株至秋結實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也於是中書門下奏以爲瑞焉春按此亦天津杜鵑地氣自南而北之驗所以應末年之亂者也惜當時臣寮不足以知之周禮考工記鸜鵒不踰濟橘踰淮而北爲枳地氣然也晏子亦云橘生於淮北爲枳水土異也（列子亦云）

○花中黄者多矣而菊稱黄花菊品不皆黄然黄其正色月令以桃桐并菊華志氣候而菊獨曰黄故曰黄花人知其爲菊也凡果之生皆青而橄欖稱青子東坡詩有之果及熟必變色青而黄或紅而橄欖雖熟亦青故曰青子人知其爲橄欖也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傅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其子往擊應手而碎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馬不進以問杭僧贊寧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毁惟漏以腐糟隨毁者乃是鉉斸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夫二物之爲體堅矣而不能不有所制亦理之自然耳物未有一成而不毁者鐵椹鍛金銀百十年不毁以推皂角則一夕破碎鞭捶馬愈久愈潤以擊犬隨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哉（圖經本草云黔蜀中有貘土人山居鼎釜多爲所食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椎擊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作佛牙佛骨以誑俚俗然未聞畢竟無物可制之也）

○舊傳張詠有記事珠珠紺色手之忘者玩珠則復能記國初撒馬兒罕附馬帖木兒遣使奉表來朝有欽仰聖心如照世杯之語照世杯者或曰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然則世誠有此杯與此珠矣秦皇照膽之鏡其必有然者矣

○江浙官窰燒造供上磁器其始摶作塗飾求其精緻一也開窰之日反覆比量而美惡辨矣其中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有同是色而特爲異之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復能與是之謂窰變蓋數十窰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然監窰官見則必毁之窰變實珍奇而不敢以進

御以非可戚供物也故供上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瑩無疵瑕色澤如一者耳噫物苦窳不足道也物亦奚用珍奇爲民間燒磁舊聞有一二變者大者亦毀之爲覺小者藏去鬻諸富室價與金玉等夫金玉物產之英華聖人貴之彼磁雖奇出於所變大者上之不得用於宗廟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毀裂竟同瓦礫而瑣瑣者以供富室私翫奚以變爲哉頗質于司甄陶者其亦致惜是物否乎或曰是造化之責吾不得而知也

○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事云盆在沈氏貯少物物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
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籍没乃復歸禁中

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見宋初人吳淑秘閣閒談云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及金銀皆然乃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弃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然則昔人亦嘗傳此世果有此物乎院主之識高矣

○透光鏡日中映之背上文字花樣盡存影中纖悉無失宋沈存中筆談載以爲奇余嘗知錢賦透光鏡詩見中州集而皆莫能明其理豈古亦罕有製法無傳故邪元吾子行云鏡對日射影於壁鏡背文藻於影中一一皆見磨之愈明蓋是銅有清濁之故假如鏡皆鑄作盤龍亦於鏡面竅刻作龍如背所狀復以稍濁之銅填補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上舉以向日影光相射隨銅清濁分明暗也吾自云親見人有碎此鏡者如其言云歐陽公記呂文穆公爲相時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二公相去時不甚遠其事所載必真當時必真有此物又不知何以能照二百里也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得方鏡表裏有明照人腸胃五臟皆歷歷無碍元遺山集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此又最奇怪者鑄造之器與天產異其理誠有不可臆推者矣

○扆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户牖之間繡爲斧文故曰斧扆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幼而踐祚周公相之故抱以負斧扆也王應麟曰有周當盛時褒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乃繪象于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配前人褒崇勸奨之道於是爲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事亦不爲無本矣

○古今異宜尚矣用器可以宜於今而禮器不可以不

合於古禮器而變古非禮也簠簋也大尊也古陶器也至宋而易以金山著犧象壺之爲尊爵觚觶角散之爲飲器梓器也而亦范金爲之其原蓋兆於宋一二俳儒之口而其流遂成於宋季亡國姦諛之手陶梓悉變而爲金當時識者謂中國將爲金之讖也馴至元而公廟私家之禮一踵其謬竟無人非之者且赤金之臭而盛飯盛酒不惟於古不合也於今亦不宜變古失禮此吳臨川之所深慨者而今日知古之士夫循循而行之不盡變也何居春又按宋劉恢從壽張之讀於州下立學教得古禮器數執爲山銅器詩銅豆鐘各二口獻之則是古人亦用銅爲禮器也又古彝所以器辨古之祭器名曰從彝曰從以祭宗廟象形而八別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鐘釜者凡曰萬曰匜曰獻曰尊其形其有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謂曰實尊彝是亦用銅爲之也

○韓退之毛穎傳曰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按中華古今注自古書契以來便應有筆蒙恬作秦筆爾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以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筆也然則韓文之所託者名如何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蠶與馬同氣蠶爲龍精其首類馬星屬天駟月直大火則浴其種周禮馬質禁原蠶者爲其傷馬物不能兩大也今術家末僵蠶塗傳馬口即不能齧草蓋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爲馬祖事本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爲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荀子蠶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是又以其形言之有相似者而後世遂有蠶女兒之說有馬明菩薩之說有馬頭娘之說見於中華古今注及搜神記乘異集之所云者何其妄也中華古今注蠶爲天駟星化何云女兒答曰太古時有人遠征家唯有二女并馬一匹女思父戲謂馬曰爾若迎我父回我則嫁汝馬因逃去父乘馬歸見女悵怒父知之乃射殺馬屠剝其皮于庭女戲罵之皮卷女出於大樹間女化蠶績絲於樹而成大蠶今世人謂蠶爲女兒蓋古之遺語也搜神記同乘異集今祀蠶神爲馬明菩薩又曰馬頭娘爲此

○張平子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兔薛綜注引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卻走馬以糞農田然今言糞車者馬不用而車不敗故曰糞車也朱子語錄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須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錄著謂

今老子書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蓋不知東京賦有此句也車字竊疑是田字誤辭解龔車不通

〇暇日記黄子野曰漢書趙過始爲牛耕前世皆是人耕也然冉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能改齋漫録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将以公乘馬而歸劉炫謂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言單騎也至六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疋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時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〇雲南邊夷貨多用貝占老相傳以爲蠻俗則然按漢鹽鐵論貨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然則用貝蓋起自夏后氏其用在錢布之前矣

〇秦開阡陌朱子訓開除也蓋井田方有阡陌開阡陌即廢井田事春按史記一處明云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所謂決裂於除之義蓋昭昭矣

〇後漢循吏傳注春秋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滯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〇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注多謂溺器也按呂氏春秋云襄子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則是謂酒器也

〇男子跪用護膝冬寒亦用護膝騎馬遠行用護膝若膝褲縛膝下褲[illegible]之今且婦女下體之飾朱子語録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免得膝褲中帶匕首矣豈當時男子亦或著膝褲邪抑褲兩脚曰膝褲邪

〇諸葛公八陣圖風雲龍虎之名疑古有之左傳赭丘之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即鸛鵝之爲陣名可以推其餘矣

〇管子書言宰相大官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而引古語云大匠不斵注者曰大匠但規模而已不復斤斷削也柳子厚梓人傳固非襲此爲之然舖篇千言舉不出此四字意

〇淮南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韓文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出此

〇金石之聲金宏於石而石遠於金淮南子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

〇笛馬融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而風俗通以爲漢武帝時丘仲所作則非出於羌入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漢前有笛賦不始於武帝時丘仲也李鄒嘗辯之而史繩祖引史記云黄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世矣周禮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以教祴樂杜子春謂篴讀爲滌六孔蓋即笛之古字也經史可證如此後世不深考而爲說紛紛可勝歎哉

〇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哭城崩事賦漢四皓於商山而言圍棊之事皆無本源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騫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毛寶無放龜事放龜乃武昌軍毛寶所統之人而今例以張騫乘槎毛寶放龜爲言噫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〇漢顏駟老郎署事後人多誤作馮唐用左太沖詠史詩馮唐豈不老白首不見招後人承其誤云云霍去病天幸事誤作衛青用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後人承其誤云云王明君彈琵琶事彈琵琶本送王明君之人今人誤傳作明君自彈石崇明君詞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也亦爾則知彈琵琶乃從行之人非嫁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誤矣

〇揖相傳曰唱喏想古人相揖必作此聲不默然於衆會間也唱喏者引氣之聲也宋人記厲庭事實云厲揖不作聲名曰啞揖不如是者爲山野之人不知禮法衆所嗤笑契丹之人手於胸前亦不作聲是謂相揖宋人以爲怪即宋以前人中國之揖作聲可知今日承元之後揖不作聲久矣而其名唱喏猶存官府升堂公座輿皂排衙獨引聲稱揖豈非唱喏之謂歟此固自有本也

〇淮南子翟璜曰舉大木者前和邪許後必應之此舉重勸之歌也今人上梁文中稱兒郎偉即邪許類也

〇俚語以不可爲不中蕭參希通錄引杜預注左傳無能爲役曰不中爲之役使謂不中是晉已有此語不知漢高祖與太子手勑內已有不中立之語矣陶宗儀輟耕錄云俚語老婢奴材亦有出處王敦罵兄含老婢郭子儀自云諸子皆奴材也不知晉載記劉元海謂成都王穎曰穎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田敘曰賊氏奴材欲覬非分奴材之語久矣今人說圓夢元周密視聽鈔以南唐近事馮僎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爲證不知唐李德裕次舊聞已有之安祿山之叛黃幡綽陷在賊中及收復有言幡綽與逆賊圓夢必知其不可也圓夢字見此又秦再思紀異錄長安興義寺有圓夢堂寺乃神堯賜禪師智滿常住者滿以圓夢獲驗而堂以得名圓夢之語蓋唐以前已然物求其祖事紀其原考見甚難況言語間而欲得其所自之始非至博洽者誰能爾乎春故聊辯一二以自戳云

〇四皓名載史記其序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諸家讀綺里季夏一人黃公一人高士傳作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甪里先生又以夏字屬黃公按陳留志亦然志云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夏黃公而四明志又云黃公鄞人秦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甪里先生隱于商山然則黃公其鄞人耶志又云鄞之大隱山有黃墓者公所瘞地然則公既出而歸而歿其故鄉耶四皓隱商山故記類言之商山在

關中豈避秦地哉黃公使誠鄭人欲避秦決無反近秦
理令商山下有四皓墓眞僞不可知而況鄭之所謂大
隱者乎史記留侯傳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
匿山中云云學紀聞引畢戴古今樂録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出仰天歎而作歌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作歌云云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云云按史記但云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不載隱南山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初不言匿何山又迎之於
何處也然則商山後人所記未足信史稱天下有四人
則彼四人不宜皆在一處先輩論之筵置酒時太子所
從四人皆假衣冠耳嗟乎四皓其人眞僞且不可知其
死葬地將誰與詰之春昔經商山有詩云不識安劉幾

日歸商山四墓死相依史中出處自眞僞地下形骸果
是非謂此。
〇二十八將後漢書列傳起鄧禹終馬武論曰中興二
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能感會風雲奮其
智勇爲佐命亦名志能之士也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
以志功臣之次其次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
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
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邳彤劉植臧宮劉
隆與傳序多不同陶淵明四八目依堅鐔中間又多有
不合處不知顯宗所圖畫於南宮雲臺者本第竟誰是
也若夫通鑑綱目等書所載鄧禹馬成吳漢王良次序

則是錯看漢書馬成傳後上下排行而乖錯書之其誤
明矣。
〇嵇康養生論齒居晉而黃五臣不能解吾子行謂觀
醫說方得其旨云晉地多棗人嘗置之懷袖中若粵人
之嗷檳榔則知味甘傷脾故齒黃也。
〇宋人談苑載徐鉉嗜學該博嘗著李商隱樊南集悉
知其用事所出獨於代王茂元檄喪貝躋陵飛走之期
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不知灰釘事後見杜篤
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以爲商隱雕
篆如此藝苑雌黃云南史陳本紀云杖酋蹇懾邊請灰
釘此語已在商隱前矣按南史請灰釘之云商隱之

所引者非杜篤賦中語也魏畧王淩陰謀廢立事覺司
馬宣王討淩遂使人送來西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
觀太傅意太傅給之淩遂自殺陳本紀乃此事故有請
之云而商隱亦有望窮之云本紀以棺爲灰灰與釘皆
闕棺之具商隱承用之正王淩事耳若用杜篤賦所云
者何以請以望爲哉。
〇丁晦芝田録序有學懶鼠獄智乏鷄碑之句鼠獄人
皆知張湯故事至鷄碑宋人引宣室志云元和初裴晉
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鷄未肥酒未熟
語解者曰鷄未肥無肉也夫肉爲己酒未熟無水也去
水爲酉破賊在己酉後果平蔡是日入城以爲鷄碑用

此壽謂非也此用戴安道事耳晉書戴逵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丁晦蓋用此尾獄與鷄碑皆幼年慧解事故以作對爾

○鳳毛有兩出處謝超宗故事後人文字中多用之而及王邵者鮮超宗邵皆晉人也

○朱子嘗言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杜為渠作墓誌今通鑑所載維州事有些好底皆是春記丁用晦芝田録云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常微服逸遊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絀逸為戒因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之蓋為是感之耳

○五實在唐則左拾遺叔向子國子祭酒常司業年容管經畧群婺州刺史寧武昌節度使翚在宋則諫議大夫禹鈞子端明學士儀禮部侍郎儼起居郎侃參知政事偁補闕僖今但知燕山事耳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唐人謂狄梁公天下桃李皆在公門之說此說恐非首創云者唐詩滿門桃李屬春官豈即用當時事耶或又本漢李廣傳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說然旨意殊不類春秋劉向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云云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乃知此其事祖也唐人嘲裴度詩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事

○朝廷錫宴秦漢而下紀載非一徹俎收餘禮制有之陳孫孝克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令中書舍人管斌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勅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唐秦再思記宣宗宴罷

見百官與衛王拜舞遺下果食之物上怪之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後大宴官文武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泛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裹歸然則後世帕裹餘食之例豈始此歟漢晉間君臣宴享未必無徹歸事別給兩分與果子則是唐宣朝異數耳當俟再攷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為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唐人小說又以為士子初登科及在官遷除朋寮慰賀皆盛酒饌音樂宴之為燒尾（韋嗣立入三品趙彦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於興慶池燒尾）其事皆有証不詳孰是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為人唯尾不化須為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

龍門化龍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爲龍猶人之初蒙除授必樂飲宴客乃能成其榮或又謂新羊入群乃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封氏聞見録載貞觀中太宗問宋季香燒尾事以燒羊爲對夫一宴樂事區區耳記載不同如此一宴之名何關大體自唐而爲説者誕漫不勝其異侯鯖録石林燕語莫之能折衷焉而況非此類者聖經古史墜簡殘編經秦煨燼出漢初鑿郢書燕説之安得不紛紛於後世乎

○公私雇役錢曰腳錢其名自唐有之唐書德宗以宦者爲宮市使抑買人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朝野僉載李審請禄米送至宅毋問車腳錢幾何是也

○宋王元之待漏院記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火城見李肇國史補云每元日冬至大朝會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滅燭避之是也而朱彧可談云朝士四鼓至禁門外候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城宰相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侯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所言火城與肇異或謂肇所言唐故事彧所言宋故事也按院記明云相君啓行煌煌火城此火城非當時宰相之導從乎可談誤矣春近又見雜書一處引國史補凡輿椒禮總部行元日冬至立伏百官皆備珂傘列燭至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將至火城皆撲滅以避之其言似又與此同當再考

○松漠記聞女真舊絶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蒙古録韃靼初國無庚甲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每見月圓以爲一月每見草青遲遲方知是月有閏也又曰韃靼記其年春秋則曰草生草枯記其月朔望則曰月滿月缺按古三墳伏羲氏皇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則是太古未造曆前亦以草爲記也唐西域記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則是彼不通中國正朔亦以月爲記也三墳伏羲氏木王月命臣潛龍氏作甲曆皇策辭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後二十二易草木昊英氏進曆於君所謂草生月與木王月記其歲之春也所謂一易草木二十二易草木記其歲數也猶今遠夷正朔所不及處也

餘冬序録卷四十七

餘冬序録塞陽卷之四十八　外篇第二十三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古人姓氏名字有不載之正史本傳或闕焉弗彰而雜出於書疏記注家者蒼頡姓侯剛氏見古文注篆許由字仲武見莊子釋文皋陶字庭堅左傳注孤竹君姓墨名台孔叢子注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諡也論語疏引少陽篇中子名伯達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彭祖姓籛名鏗論語疏姓苑籛音翦箕子名餘胥司馬彪莊子注管叔名度史記注易牙名巫字易牙孔穎達左傳疏逢蒙之弟名鴻超陽朱之弟名布列子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按伯樂星天馬陽善御故名焉非陽字也同時有九方歅亦善相馬列子謂之九方皋師曠字子野並莊子疏管仲名敬仲左傳閔公元年子産一名美襄公二十五年孟軻字子輿漢書注孔叢子并註莊周字子休列子注孫叔敖名饒字叔敖見碑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研或曰計倪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魏武短歌行注鬼谷子姓王名詡續仙傳陳仲子字子終皇甫謐高士傳漢高祖父太公名煓或曰熅字執嘉後漢書注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申公名培史記注項伯名纏字伯漢書注叔孫通名何楚漢春秋四皓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志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鄣志又作姓黄氏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甪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並皇甫謐高士傳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荀悅漢紀楊王孫名貴西京雜記伏生名勝字子賤漢西碑文翁名黨字仲翁歷代小說景帝時為蜀郡太守揚雄所稱孝士元者名弘蜀秦宓傳注鄭子眞名樸嚴君平名遵漢書王貢兩龔傳注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注施延字君子後漢書注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聖賢冢墓記并秦宗斯祠頌或曰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龍魚河圖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志佛圖澄姓濕氏後趙石勒邢州寺碑云佛圖澄者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氏所以言濕者思潤理國澤被四方故以濕爲姓也道安姓帛氏高僧傳釋家出家從師命氏道安受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爲姓中國沙門稱釋自道安始也是皆史傳之所不載者也然如此類未及考録者多矣

〇月中斫桂人酉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是名剛字質也寗戚飯牛車下淮南子作寗戊則知名戚字戊也、

〇曾參字子輿參吾衍謂當讀參乘字不音疏簪切言偃字子游於旌旗之游也見說文舜生諸馮及馮婦之馮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本草爾雅言味酢皆醋字今酒醋乃酬酢字誅殊摶摶士土等字今人亦皆差謬秦誓如有一介臣大學作个臣明堂左个右个之个作介爲是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乃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也淮南子宋景熒惑徙三舍當如史記作三度亦傳寫謬子夏讀晉史書三豕渡河子夏曰此己亥也左傳行李之李亦作夸舊文使字漢書廉察之廉本作覘省覘視之義音同廉皆

傳寫之誤韓文李愿盤谷序王仲至本盤之土土爲下宵而深深爲空黃庭堅詩揶揄作由音押東坡次韻毛滂芋火對懶殘懶字作蘭字讀俗只爲用蘭字

○汲冢書汲縣耕人於古塚中得之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准出春秋後序

○金大定中改葬兩燕王墓其東墓之柩題其和曰燕靈王舊舊蓋古柩字通用也

○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下後人讀市作市廛字故疑福爲別名也

○春渚紀聞宋張有以小篆名世嘗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箇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董妙於鼎篆其論水字六中間一竪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蓋坎爲水字見古鍾鼎多如此者

○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占文卯本卯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此而鄭玄以卯爲味訓此曰此摘別也韓愈譏王羲之俗書趁姿媚秦變古爲篆爲隸今又變爲楷世俗書所而王不單又多不諧偏傍所謂趁姿媚也於此見字學自是難事

○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戣志銘云孔氏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廾而集反二十并也卅速遝反三十并也卌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爲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是春撥始皇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八爲是亦是意也

○書契以代結繩肇自黃帝之臣蒼頡更數千年而周之臣籀損益之名爲大篆更數百年而秦臣李斯復損益之名爲小篆秦又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行移遠今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古文而畧變其體然觀漢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字文周時有龜茲國人來并傳其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國有曰娑陁力有曰雞識有曰沙識有曰沙侯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贍有曰侯利箑其別有七於樂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調於字爲喉牙舌齒脣半齒半脣之七音蓋有耳學天竺妙語多由於音中國之人亦有所未知也元氏有天下裔夷之言與中國異尤非中國字之所該世祖時巴思八得佛氏遺教制蒙古字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脣齒舌牙喉七音之母字甚簡約而凡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一無所遺蓋自有書契以來大率以形爲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而蒙古字一皆以聲爲主人以口傳而耳聽者也論者謂元盛時此字爲一代之文而通行乎天下者與蒼頡史籀斯邈凡四矣其亦可異也哉

○朱子言性情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張子說心統性情心兼體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

者爲卯未知衍緻之符果非姓乎晉公阡祿嬗曰緻刊者爲姓從什

○宋景文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謂就爲鯽溜謂凡人不慧者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繞百千回是不慧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其謬也又晉王集俗語切脚字勃龍蓬字勃蘭盤字突落鐸字窟陀窠字[illegible]黔壞字骨露錮字屈攣圈字鶻盧蒲字突郎堂字突欒團字矻落角字只零精字不可叵字即釋典所謂二合字也宋或可談都邑市井謂不循理者爲乖角謂作事無據者曰没雕當鄰入眉山詩話蘇長公嘗戲一書生書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没些巴鼻便妍邪有甚意頭没些巴鼻皆俗語也戴埴鼠璞俗字皆有所出予嘗得數字晉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絓閡而不通即今絓閡字禮儀志有懊憹歌即今之懊憹字衛坦說字勢曰或黝黮點黷狀似連珠即今之黝黮字王沈釋時論曰鼻䶑鼾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訇礚嘮嘈即今之嘐亂嘮嘈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其俗何邪劉貢父詩話今人呼秃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末畢叉凡字世語靈偽何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稱也世語傻人爲河市樂說者謂前鄧石駙馬家樂甚盛詆誚南市中樂人非也其實元和時撩兵行役記中語也有河市字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爲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爲府幕其人愚頑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已甫爲新奇道之故今稱瓚爲厭熟爾朱文公謂古之方言俗語載書傳中而今之注解家至有繆不通者春觀於此其弗信矣夫

○吾子行謂宋儒不識顧眄字眄酾音皆讀爲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盻字而寫使民盻盻然之盻盻音又不識此盻字而讀爲盼今詳之耳從丐者音洒从分者音攀去聲从兮者音異春按朱子語錄張以道曰盼庭柯以怡顏盻讀如倪讀作眄者非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夢與人論字俾從人從卑使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爲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爲自卑爲吏者能使人吏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其不爲人所使者乎傳曰從吾所好其不爲人所卑者乎夫惟不爲人之所卑斯不爲人之所吏

○今世俗所稱俚語前代書史中亦多有之今人好以一字之訛一詞之俚而生詬訾若質於考古之士不知笑當誰歸人患讀書之弗博耳

○或問貧窮字義曰荀悅書有言矣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〇雲間志方言謂人曰渠自稱曰儂問何如曰寧馨（寧音佇）謂虹曰鱟（鱟音如沆）言罷必綴以休及事際受記謂相之頭並見於蘇志（鱟音如勃）又如謂此曰箇裏（箇音如格）謂甚曰底（如感）謂羞愧曰惡模樣（模音如沒）謂醜惡曰潑賴（潑音如派）問多少曰幾許（許音如夥）皆有古意至於音之訛則有以二字為一字（如世母為嬸舅母為妗之類）以上聲為去聲去聲為上聲（如想為相呼如相呼想之類）以支入魚（龜音如居）以灰入歆（如想之類）以泰入箇（大音如惰之類）如此者不一大率皆吳音也

〇雲間志海人驗候云山搓風潮來海唑風雨多皆不誣搓謂海水搓起常所迷望之山皆在目也此說似怪或云蜃氣為然唑音蹉俗云萬喙聲也■事相避追俗謂之豆湊豆之義不可曉按吳越風俗除日鄰人互擊炒豆相逆僉擲而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投去聲蓋此語所出也

〇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𩅦（音湾）𠓉（音迄）𩃬（音犹）𡔷（音甞）𣝅（音琰）𥐀（音排）𡮽（音擁）𠐋（音徽）𨋌（音掣）𥆆（音攀）𥨿（音莽）𥔨（音鬼）𡕱（音舉）𩓗（音拱）𡙇（音衰）𡑺（音撥）八字唐武后亦命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行之制以曌（音照）字為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漢劉巖亦制龑（音儼）字為名取飛龍在天之義不度之人在民上喜於妄意制作如此魏江式傳今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談辯之士加以意說炫惑於時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𦤀神蟲為蠶如

斯甚衆又顏氏家訓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此俗字之所始也江顏二子其致感於車同軌書同文之世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攷之但有埊𠁈𢘑𤯔四字合誣作𡔈君作𠠄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土俗書者𡱝為矮𡘙為𨻶閩為穩坐亦為穩𡭽音嫋小兒也𡚸音勤人瘦弱也𡚺音終人亡絕也𠑲音臘人不能舉足也𡥋音大女及姊也𡿨音磡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擐門橫關也氽音𢽳言人在水上也汆音魅言沒入水下也𠕇和𠕇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𢘐音髫言多髭也𪢏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而足今不悉具字義雖甚淺鄙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南夷俗𦍑訟欲誣陷人動曰𦍑（音攤）賴之事春行天下已强半矣所見者此爾

餘冬序録卷四十八

郴泉何孟春撰述

閩國學生　仲方編輯

至尊官家之稱皆昔人以稱君上者魏晉六朝間稱君多但曰官稱其所私事亦多曰官稱父曰尊稱伯叔季父及其所私事亦多曰尊一字爲稱唐宋間無聞矣

○今人稱謂例公爲尊而君次之古殊不爾東西周天子之正系也戰國時稱周君田文齊公子耳稱薛公豈必公之尊于君哉

○夫人淮南子有老而杖於人之說而王充論衡有曰人身以一丈爲正故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也

○范曄臨誅其妻罵曄曰罪人阿家莫念孫棘以第薩赴獄棘妻寄語大家以小郎屬君齊文宣帝兄女樂安公主嫁崔達拏公主曰阿家憎兒陸媼於胡太后前稱昭儀言大家行多非法婦謂姑爲阿家或爲大家六朝間言例如此家與姑同音漢曹昭已有大家之稱蓋尊之如母姑云耳齊郎邪王儼謂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斛律光請後上至千秋使人出曰大家來則母氏與君主皆可同稱也

○唐宋間人呼謂有先輩之稱或曰此互相推敬爾然不聞施之同朝同官同年而所稱皆未任官職未登科第之士觀歐蘇書札可見李方叔東坡門人坡書稱方叔爲先輩按北夢瑣言王凝知舉日司空圖第四人登科王謂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則是所謂先輩者實後輩士也唐王福畤雜錄文中子謂魏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非董薛程仇比然則是稱隋唐初蓋已如此

○古人謂使爲信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報帖故遣信還遣少帖信遂不取答真誥云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明旦信還虞永興帖事已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餽物爲信故謂之書信手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唐國寶等字以爲名字宜禁革之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劄稱端肅奉復致平己者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則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悉令更之此事後求不復講矣

○酣浸曹公湯瀞右軍之云昔人相傳爲笑今人知笑之然送人酒必云曾水鷄必云窓禽鴨云家鴈而鵝亦爲義愛之稱不免落前科曰彼欲以是爲新異而不知

是所以爲俗也其稱于人又有可議者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瑯琊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槩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此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槩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春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此失稗官脞說多不可勝數然明賢著作自無此吾不願人家子弟重積此俗習也時客有以文字贄者因遂拈出爲兒輩言之

○屠牛坦屠羊說所執市井之惡務也而其名至今傳史畫何陳酧瓶所爲閭閻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存託於名人之文章也

○人能飲不能飲有大小户之稱唐宋酒令詩話言之多矣今人殆相循而云爾或問此稱定起何時吳志孫皓每饗宴人以七升爲限小户雖不入口並澆灌取盡是三國以前事麴蘖者已有此品目也

○三國曹操呼孫策爲猘兒關羽罵孫權使爲狢子唐代宗以李名賀知章子蓋戲其爲爪子也爪借音爲鐙今人以鄉俗諱名相稱謂爲諢同此

○俗稱驢作衛子言衛多驢也亦有出處見釋常談呼猢猻作山兒亦有出處見傳燈錄

○俗以牝畜爲草於雌雞鵝鴨亦有草雞草鵝鴨之稱義殊不通然亦相傳有自晉郭[illegible]謂魏杜畿課民畜牸牛草馬宋綠曰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騍草馬生白額駒此其特也

○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爲草書記吳道子學書於張顛即長史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深造妙處中吳紀聞楊惠之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自吳觀之塑工當不如工畫畫工當不如工書而工正書又難於草然數子之名其到今傳一也惠之豈不能畫而道子豈不能書者哉彼誠知生同時習同藝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所掩則不如他專所工而獨擅其名之愈也噫數子可謂自知而能讓能各就其所長而不隨人後者矣世固有勞勞終身無寸長以自見而忽焉隨草木以腐者問其業雖在塑畫之上吾亦羞之因書以自警焉

○魏鍾繇問蔡邕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焉　吳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對問若神闞澤諸人祈之不肯傳孫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充後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

無所得法術絕焉䪫巽于時孝漢虢周虢古篤學研精六
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人有從學天文者
周曰天下事當學者尚多何必天文志兩斷言不亦誇乎
後魏高允雖明於曆數殊不推步有所論說游推數以
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
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樞會雖明風角玄
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
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
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彼鍾繇韋孝孝誕與達何為
誕與達悿守一藝死遺昺骸之禍愚益甚矣
○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又題王
宰山水圖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
迫王宰始肯留真跡黃山谷嘗與人論文舉及吳生擅
場之句謂古人能事不獨求跨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
場爾他日因人乞書又舉王宰真跡句謂收書者亦欲
精耳貪多不擇自是一病此卷此畫跋中宋元與國初
人名氏斑斑錯出諸人中誰為擅場者乎其人吾不得
而覩也其一一皆真跡乎蘊真博雅好古精鑒圖繪工
翰墨自云得此具有源委其所取有在恨春不能與之
賞其妙也因憶少陵山谷語為識其後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俯
首而愧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足以為奇矣公侯齊

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息
之謂無勇在他人不可謂無勇矣而二子之言如此然
則學者自處其可以自恕乎
○古今權量不同不知變自何世北史載後魏高祖嘗
發大斗去長尺改重秤其法依漢志為之是知漢律曆
志所載積黍之制魏晉則已變矣至柘跋而有大長重
之議然當時改用無幾亦不復行觀張普惠疏中所論
可知此由在位好利者務求奇贏故耳古非十六寸二
分容一百六十二寸為斗欲知古尺以小半兩錢準之
言徑寸也欲知古秤以大半兩錢準之重如其文也古
權四十斤者今才十五斤耳量容十斗者特今之三斗
耳宋劉仲原得漢銅斛以其刻文校今權量知之然則
漢晉間所言權量輕重多少之數俱可準此而推侯鯖
錄云藥方中一大兩即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為一兩也
春謂隋蓋合古三兩為一兩亦不過今之一兩有奇耳
故曰一大兩德麟誤矣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
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晦菴語錄云今之
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蓋是大畧如
此
○古人製樂皆用律尺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鐘磬笙簫管
等皆准之故八音克諧後世琴瑟太長長則聲緩笙不
用匏而用木木實而聲過清鐘大圓圓則聲濁而搖故

不協律尺又以積筭之難人遂不學今立簡易之法假如黄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即以紙條依律尺九寸折鍾三分益一上生太蔟亦以紙六寸如前於三停外添一停是添二寸共得八寸上下損益如此至甤賓再起三分益上一生之法不費積筭律呂備矣

○截竹大小如律曆志所說加以清聲隨十二辰編之即象鳳翼參差若左右自外而内合倒編之則兩旁長中央短若樂圖所画仍以漆爲底即成雅音四清聲乃子丑寅卯四管之半截也

○孔叢子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爲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爲施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貍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書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彈琴於屏邕至門前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入告主人自追問其故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郤吾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若邕者可以聽音矣嗚呼意存於中而音形於外事無微而不著也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解圍而走劉疇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疇援笳吹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群胡皆垂泣而去二人得免于阨其事絶類狼心不可以言諭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然則聖人之樂其能治人神和上下也宜矣今樂之作者能動人乎哉人情物具非異也音節不足相激發耳

○何子嘗夜苦多夢夢亦復苦數醒非酔甚勞極比明寐而寤者不趣以十數夢常未嘗不自知其夢也夢中動静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詫曰此夢耳乃合我行以是而醒若事與心違所見非思慮所及又必曰此何爲者豈非夢耶以是而醒或夢得大可願樂出素望外必曰我奚有是乃夢所遇以是而醒夢諸怖畏及所可惡情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是非佳夢何必久之以是而醒夢歷異境參會古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曰奇夢乃爾安得長會以是而醒夢有所與必曰夢與人物胡損於余有所受必曰受所夢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夢欲食際必曰我饑固宜夢食緣渴夢飲以是而醒夢飛與墜疾走動心必曰夢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死生入夢骨肉薰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識相攖勢不得留以是而醒一切事物夢類所聞舊占夢事必徵

念言此當其占其當此驗以是而醒何子引挑一刻之
間蓋幾夢焉夢而竟其始末不自以爲夢而亟醒者一
夜數十夢之間才一得焉所得之事占之來日無不驗
也何子晝而歎曰吾殆有夢疾乎孰能治吾疾使無夢
乎吾聞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吾不能進於至人吾何
以不自愚乎前輩達觀以大夢譬處世吾晝不知處世
之爲夢而夜夢中乃獨知夢焉心眼益擾作吾之疾乎
或聞之曰先生多夢而數醒惟其知夢也知夢則不惑
於夢不惑於夢其肯惑於醒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
孰能無夢先生而知夢也移夢中之所以知夢者以處
世則即知所以處世之夢之道決無夢之有先生不然

而區區於夢醒之別晝日所驗之事夢乎醒乎其別幾
何不惑於夢而惑於醒是惑於醒時之夢也是非知夢
也是則夢之疾也夫先生其誰使治哉其誰使治哉

餘冬序錄卷四十九

餘冬序錄極除卷之五十　外篇第二十五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尚書周易毛詩俱有百穀之稱周禮乃有九穀六穀五
穀之稱而五穀禮記諸子書咸稱之周書凡禾麥居東
方黍居南方稻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其分方之數
乃六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
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其
列不升之數止於五墨氏所云亦然後世言及穀必以
五爲數所謂九與六無及焉者星經列星圖乃又有八
穀八星之說穀者衆種名也訓百穀者揚泉物理論曰

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總名三
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
九穀者鄭司農周禮注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
六穀者據周禮殆是稌麥黍稷粱菽而鄭司農以爲稻
黍稷粱麥苽也五穀者禾麻菽麥豆也或云麻麥黍稷
豆也又云黍稷麥稻菽也八穀者星經注黍稷稻粱麻
菽麥烏麻也列星圖載八星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
四主大豆五主小豆六主小麥七主粟八主麻子則所
謂八穀者此也詩甫田篇黍稷稻粱四物並稱後人不
當云其爲其之總名既以其爲總名則黍稷與粱菽與
豆不當並立爲穀數也爾雅粢稷也注稷粟也廣雅粢

黍也粱借其穗謂之禾大豆菽也說文秫稷之黏者古
今注稻之黏者為秫禾之黏者為黍據此而論穀數之
所取者不免複矣吾徒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可乎膚今
書之以竢詳考
○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橘之為枇杷鄭玄注禮不知
樝之非梨
○晉惠帝不辨菽麥見譏史臣而鄭玄未辨樝梨不免
張彥遠之誚惠之騃不論也以玄而不免誚於後世人
可不務博物耶宋邢筆記玄注禮記謂樝梨之不臧者
今樝與梨絕不類恐玄所指非今樝也
○古人蔬食乃是乏米以蔬充食不但不得肉耳東觀
漢記趙孝建武初穀食尚少孝夫婦嘗蔬食而以穀陰
讓弟禮夫婦飯之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此所謂蔬
食者非穀食矣論語飯蔬食飲水孟子蔬食菜羹之云
蓋如此
○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氾勝之書云稗水旱無
不熟之時又特滋盛宜種之以備凶歲春出巡湖門見
凡高燥低洿當旱潦處民不種即已種即是物也其種
如黍而黑擣其米炊之不減粱米黃粱[illegible]食
而稈稈又得以供[illegible]北方農家所賴[illegible]
○葡萄酒唐書云西域有之前代或貢獻人皆不識太
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損

益造酒成八色芳辛酷烈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春
按史記大宛以葡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
十歲不敗漢使取其實來離宮別觀傍盡種葡萄中國
之有葡萄蓋自漢始然不聞有釀法也武帝內傳西王
母嘗下帝設葡萄酒三輔決錄孟佗以葡萄一斛遺張
讓得涼州刺史此酒于時定不易致魏文帝詔群臣葡
萄中國珍果而有釀以為酒善醉易醒之語釀法豈始
此耶晉張華博物志西域葡萄酒俗傳飲之醉彌日不
解文帝謂易醒而華云彌日不解其言異矣華只云西
域有此然明魏時中國亦無此釀也然則得其酒法釀
於中國唐時始有之耳金人元好問葡萄酒賦序載劉
光甫言安邑多葡萄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摘其
實并米歎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
者久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
所貯葡萄在空盎上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
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不傳之秘於是
而發元曰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斂葡萄與埋之
未幾成酒愈久愈佳其說與劉合元又曰世無此酒久
矣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物顯晦有時非
偶然者以此言之此酒唐以後復不傳矣[illegible]
[illegible]

客說所藏梨化之爲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真佳醞也飲之輒醉回回國葡萄酒蓋類此始知梨可釀前所未聞也

遺山賦序一任其自成別無製作不知唐文皇損益之法如何八色酒自成者無是而遺山謂得之數百年後其然乎春竊意八色唐內法高昌所得未嘗外傳李嶠東都之柎賜此酒學士館至記而艷之李太白之所詠杪發醅者非民間甕盎物也歷五季之亂而爲宋金光甫謂人不知有釀法不亦宜乎春近緣使命道秦晉間山西人葡萄其土物此酒平陽屬縣家有之其釀法視唐書與元氏序同異排春所欲知然固嘗得而飲之矣分司無事耳熱面赤遂爲此記見者當笑之

○花木蔬菓以海名者李贊皇謂悉從海外來如海棠海榴之類春按亦有以胡名者胡桃胡荽之類當亦由胡地來衣服器用胡牀之類亦是胡製

○唐寧王善識馬一日廄吏報有馬牙人鬻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即於中堂閱試其毛骨形相神駿精彩衆賓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王令左右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衆賓莫測其價懸殊即共咨詢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辨優劣否皆曰不知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頸生塵埃以此第其價之多寡座客乃服遂文里善識馬嘗郊行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己馬易之果然金移刺按答善識馬閱馬於市見良馬雖羸瘠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爲國家求士者有如此人識馬者乎此士所以願爲知己死也

○楚人居貧讀淮南方有得螳螂伺蟬自鄣葉可隱形之說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別乃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鄣問其妻汝見我否妻始恒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紿曰不見於是竊喜齎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爲市吏所縛[illegible]此事昔人記之以資嗢噱未必實事然世之書癡若是者多矣孫光憲瑣言唐張揚尚書少子嘗聞古

方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蝕後不能得遂成心疾張氏子之癡也不亦可哀乎世固有讀聖賢書而竊其言以求濟己之私欲者其爲喪心亦又甚矣

○水鳥有鴛鴦者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輒思而死南海䲞魚雌常負雄而行或捕得其雄其雌亦自止不獨活也然鴛鴦詠于三百篇說者德之比諸人之有別而䲞魚無及焉䲞特戀于情耳德固無取夫婦之愛死生不再匹其愛也其可以不正乎

○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

隧梢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常有數百爲群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爲人所擒皆獲輙無遺者鳥獸含生非不知患害之當避而愛動于中欲牽于外始戒終忘竟以身斃人之智其賢於翠鳥與猩猩者幾希

○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或言花

中巖桂四出之異史繩祖云土之生物其成數在五故草木皆五出惟桂乃月中之木西方地四乃酉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春間詹蔔花嘗六出矣天上瑞葉開花六出春雪亦嘗五出矣以物類求之恐亦不可盡曉蘇子瞻云今桃杏花有六出者必變仁皆能殺人失常故也雪花六出至春乃五出殆亦陰陽之特或有感而然爾

○晉泰康五年大秦國貢鈎緣子十缶帝以三缶賜王愷助其珍味使李示於石崇（事出嵇含南方草木狀）其君用意乃如此柰何其下不以侈靡相習尚也

○南方有樹曰枳椇實如珊瑚華而可食以木爲屋屋中酒則味薄昔人記因脩舍用此惧落一片酒甕中其酒化爲水味飲酒人不喜食甜物惡滿中也曼陀羅花者有大毒末之置人飲食中即昏醉昔人記昭州公庫貯酒處取一枝挂庵中飲者易醉物能變易人性如此（[illegible]子詩南有嘉[illegible]或問枸日是枳枸子建陽人[illegible]俗謂之[illegible]指頭味甘而飫酒毒有人家[illegible]一枝挂是此木而[illegible]酒不成[illegible]前後有此則亦醖酒不成）

○京城夏月蚊多處人苦於宵嗜百計薰逐不能成寐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用之有同一巷相隔竟十數家而彼此懸異者春嘗貸移徙此地多矣甚陌瑣碎不足僂數顧學士謂春曰此異豈獨京城吾鄉淞江某坊蚊多某坊蚊少某門外城河中可里所絕無一蚊郡人暑

夜嘗移舟避宿其間其所以無蚊之故固不可推也春因記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少異然則古人嘗怪之矣

○朱砂入火後用之殺人藥中服餌用其生者附子生即殺人藥中用其熟者物性逐火而變如此夫物之能殺人者毒也而毒太陽之熱氣也先儒謂太陽火氣常爲毒也附子性熱本無毒以炮之以熱攻去其熱故不能爲毒朱砂性冷本無毒入火則熱故遂成毒而殺人也然則五行火獨能變物性何也釋氏嘗謂火行變化性也彘以道客語井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illegible]

原缺第八葉

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燒毛內水中沉者雄浮者雌蛤
蚧皮粗口大身小尾粗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illegible]
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沉者雌
○塩食之死熊而飛鼠嗜食之死鼠而肥蓋豈惟物哉
人之嗜好根其性亦有不可趣者曹公之野葛夏竦之
鍾乳硫黃是也
○獸吐生者兔馬吐生者鷓鴣蒼鵝兔脣缺鵜鶘胡大
此其異也以數論胎卵亦不盡然
○龍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蚕無臟猼無膽
鼠亦無膽（蚶曰蚶在首）鮍魚亦無膽又無顋猴無脾兔亦
無脾又無腎蟹無腸蝦蟆亦無腸雞無肺鴇無舌又無
後指蟬無口蛇無足（或云蛇皆有足五月五日取蛇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中足出或云以火燒見之）
豕無筋蚓亦無筋又無心蝦蛤無血飛者
無胃走者無翼麞有牙不能嚙鹿有角不能觸鷲有翼
不能飛（陳藏器本草引拾遺云家鴨為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鶩無足而飛者
惟螣蛇諸蛇中惟蝮是胎產者
○虎生三子則一為豹鶚生三子則一為鵰賢子為豹
不肖子為鴟
○鵲有巢鳩居之布穀生子鷦鷯養之
○梟之子其母實生之而其子食其所生蜾蠃之子其
父之祝也而其子肖其所祝
○山雞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博物志）人亦有溺

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鷁愛形顧影不自藏
為羅者所得（名山記）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
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
之在人往往并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兔邪（杜牧上官僚）逐兔之犬終朝
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楊泉物理論）彼其才力
志識大小各有定也若逐麋而欲兔乎顧逐兔而又欲
得麋未有不兩失者也
○慈烏反哺世有不顧父母之養者烏之罪人也青鵲
愛子忘親世有孝衰於妻子者未羽之鵶也
○唐鼠易腸可謂知悔謝豹覆面可謂知愧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
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
○春同年方給事矩嘗以小魚鮓餉余一筯千頭曰此
吾鄉漬池物也唐段公路北戶錄云恩州出鵝毛脡其
細如蝦虫豈此類耶
○池產以非所有為貴古今同情關中人不識蠏關中
無蠏也漢末朱登為東海相遺張敞蠏敞報書有謹分
斯貺於三老尊行曷敢獨享之語其珍蠏可知今日出
糟螯以餉客因詫陝人之在坐者
○世之貪者每為財苦而廉者心休休也狼貪不足豹
有餘漫天畫之忙與春鋤之閒何如哉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嘗鼎一臠足得其味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日蟳蝐輒閉口不食，野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己，鵲巢知背太歲，於此有以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雞獨司晨，鶴能警夜而已。

○虎以狗為酒，猫以薄荷為酒，蛇以茄為酒，鳩以桑椹為酒，彼食之而醉，故知其為酒也

○兔絲無根，或曰非無根也，但不屬耳，其根斷不茯苓是也。羊蹄燒之為灰種土生蘆菔，羊蹄豈蘆菔之根耶陶隱居草云羊蹄燒作灰著於濕地遍生蘆菔俗呼為西王母菜。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疑者，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耶沈存中筆談一朝士常患腰疾時以病齒用苦參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不用苦參腰疾遂愈藍蛇有毒，尾郤解毒，當歸生血，鬚郤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螻蛄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為用不同如此，又鹽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也，惟酒亦然世說孔群好飲王丞相語曰卿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群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阿魏體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唐本草云薰渠者婆羅門云是經臭常食中用之都能去臭葫氣極葷，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非所當疑也，君子醫國有興廢

陷害之責，人才繫其用舍，可不審其所廢者哉。

○火已失而遇兩人雖喜之不足以為福，酒已醉而增飲人雖厭之非所以為禍

○群莫闘山虎遊其間，影莫映水蛟在其內，君子立身於市朝若之何而無畏

○畫餅無充饑之用，談梅有止渴之功，脾非物不實而精遂意可生也。虛不足以實其虛，而虛有虛之用也。

○松之葉無以異於蒿，而松能耐冬也，槿之華無以異於槿而槿有實也，萎之浮水無以異於荇而萎有根也。

○宋人記北方助棗誇橄欖語，比至你回味時我已甜。東坡賦橄欖兩得，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公蓋用此語，易棗為崖蜜，崖蜜櫻桃也。王元之詩以橄欖比忠臣，而坡不肯一籌，嚴之雌黃在人口吻如此，益信作人難矣。

○柤避坐上父老歌玄酒忘勞苦，瓠脯宋人謂瓠子為淨街槌，蓋少味無韻之物也。贊寧筍譜，筍滑利大腸，無益於脾，俗謂之刮腸篦是也。凡物過度而食益少而損多，豈止筍耶。瓠號淨街槌，可對筍刮腸篦。

○山薑花莖葉與薑無異，根不堪食，葉間吐花作穗如麥粒，軟紅色，嵇含草木疏，煎服之治冷疾，出九真交趾。按此物吾郴有之，鄉人醋浸作菜茹。

○郴之桂陽縣產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故名，亦可浸

漚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蠻茶出脩江治頭
風南人今無所謂蠻茶者風葉豈蠻茶之謂邪郴之土
蛹石湖所謂地蠶是也地蠶中州亦有之謂之井露子

○藕散血菜菔散豆腐蟹散漆

○櫬木名桐也古者桐棺故謂棺爲櫬猶天子用梓曰
梓宮也而今人例指旅瘞者爲櫬何哉

○吾州制字郴以多木名其木櫧爲貴其爲樹四時無
改柯易葉質性堅於檜栢代而材之雖百歲雨淋日炙
弗蠹弗腐作屋置以當風雨之衝棺在土與石槨敵此
櫧之所以爲貴也櫧樹歲結子其子小者小於榛味如
之大者大如榛而味苦土人取爲果實謂小實者爲圓
珠櫧大者苦珠櫧以此分二種其材固無異也按山海
經前山其木多葦櫧注謂其樹作子可食冬夏恒青作
柱難腐蓋豈即此櫧邪

○打稻具古謂之拂今吳人謂之連枷楚人謂之桲枷

○銚鐵鋼鐵也銚音條見本草

○南史扶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猶中國云紫磨
按孔融聖人優劣論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
也紫磨之名久矣

○郴筆有詩見柳子厚集中雪霏錄載吳人稱雪庵居
士謁趙松雪出郴筆兩枝王石丞雪裏芭蕉一幅公曰
爾欲吾題此邪吾郴之筆在元猶重今豈無嗣其藝者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鼬鳥以其足獨
以其髯飛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鳴行者以足而蝽螬
以其背砂挼子一名倒行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
其角牛以其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取視者以目
而水母鰂蒲又以借其蝦視走者以股而駏驉又以借
其蟨蟨負又以借其狼走

○泰西巴放麑與麑母之事魏帝不復殺鹿子之事春
膏爲之論矣鄧艾征涪陵見猨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
猨母其子爲拔箭以葉塞瘡艾歎息投弩水中華陽國志用
景式至綏安逢獵徒逐猴母負子沒水中乃以戟其臘
子隨其傍以手捫子而死見者憐焉孫景式孝慈孝之報

天性物不異於人也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
之皮幷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遂斃
蕭氏子爲作孝猿傳元周公謹癸辛雜志舉言之云武
平素產金線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
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
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就斃人取其母皮痛鞭
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
安不則不可育何取之者之不仁如是乎宣驗記廬陵
人吳唐少好獵射發無不中後春月將兒出獵正值麀
鹿將麑唐射麑即死鹿母驚還悲鳴伏仰頓伏唐又射
殺鹿母至前逢一鹿上弩當發箭又激還中其子唐抱

兒女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麑之愛子與汝何異不仁之毒感于神理殆非誣也

○山海經云衞於山丘南帝陵竹林在焉大可爲舟郭璞注云舜林中竹一節可以爲船又竹譜云帝陵竹生竹一節可以爲船神異經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大船又羅浮山貞元中有人遊第十三嶺見巨竹有三十九節二丈餘南方草木狀雲丘竹一節爲船出扶南然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西溪叢話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先宅李義山崇讓宅讌詩風過回塘萬竹悲李即茂先之壻韋氏述征記此坊出大竹夫桄舍之所狀者今不可復見矣姚令威話中所載中原所有特亦彼一時物爾山海暨神異二經之說吾欲於何處求之是不得不爲此大君子惜也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名曰反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葉文莊盛水東日記莊浪有㺍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蓋地接西蕃偏方氣使然爾文莊嘗官陝西所言必其所見春使節經武威時恨不及詢之㺍羊可與反牛對舉否地接西蕃偏方地氣使然余考之玄中記信然

郴䜣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蓋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没而不能杯圈飲焉皆人子之情自然也桓任後漢書後母生時不食猪羊肉任終身不以猪羊肉入口狼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肉華陽國志刁少雍少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後魏書庾沙彌嫡母劉好噉甘蔗及亡沙彌終身不食甘蔗任昉父遥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求之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終身不嘗檳榔齊書石玄度因病殺所養白狗以供湯用臨死言湯不救病恨殺此狗其弟法度終身不食狗肉述異記徐孝克所生母患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粳米陳書鮮于文宗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明年芋時對之嗚咽如此終身梁書袁昂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樂何求兄弟感家禍無復仕宦而默至於絶婚對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是不衣綿帛宋書劉瓛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没十許年瓛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齊書陶子鏘晉尊母沒後常以供奠及後一冬嘗尊不得痛[illegible]

久而始甦遂長斷葷味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
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江泌母亡後以
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江子一家貧苦供養多闕因終
身蔬食梁書薛元超祖道衡爲內史時省中有磐石嘗踞
而草制及元超爲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流涕唐書
路丞隨父泌死於難隨方在襁褓中及長問其母知已
肖目類父攬照觀之殞絕于地後終身不復臨鏡談錄閩
張根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
復食母方病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趨善應父
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
終身不食兔徐仲車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
避而不踐或問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仲
曰山行柰何徐曰此吾私述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
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耳他日若有
君命敢從私乎宋史常有翼家諱樂平生不飲酒不務歡
笑錄田 劉溫叟以父名岳亦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華
每赴內宴聞鈞奏輒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
是青箱雜記溫叟之心固孝積之心也然時人不能不謂其
大過此無亦有類於李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者歟顏氏
家訓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
燒死終身不噉炙熊康父以醉爲奴所殺終身不復飲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
[illegible]淚俊長兄瑋善彈箏穆以其生時[illegible] [illegible]清[illegible]更悲感[illegible]絕遂終身不聽之[illegible]

授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彈各造新弄[illegible]孫紹兄世元善彈箏甲辛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
之而去齊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
○尸子云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史記蒯徹讀樂毅
傳輒流涕漢書揚雄悲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讀其文
未嘗不流涕晉王裒傳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史系記孟元方
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載顧歡事亦然顧歡
[illegible]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梁書武帝每
誦孝子傳不終軸而悲慟北齊趙郡王子叡四歲喪父
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又楊歆其舅子問
歆讀詩至渭陽未耶歆便號泣舅子亦對之歔欷情感
所至不能自已如此前輩有言讀諸葛武侯出師表而
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
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
必不友嗚呼蓋信乎其然也
○王充論衡謂書傳稱曾子出薪客至曾子母搤臂曾
子臂痛馳歸此虛也母臂痛曾子臂亦痛母死亦死乎
春按孝子傳樂正者曾參門人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
嚙右指旋須參歸跪問母何患心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臂
痛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不無所使嚙指呼汝耳其
事如此充亦何用辯之親之與子體本非二氣孝子之心
念念在親疾痛疴癢豈容無感人子第恐不能如參之

孝耳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
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比事雖未必然
而孝子之心蓋實有自省者克何用深辯之後漢書蔡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
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
指以悟汝耳此則曾子事也何足疑乎世說鄭子[illegible]
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忽心體不調憶汝耳
宋書余齊仁爲邑書吏謂仁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
截必有異故已乃其父在家病亡信至梁書鄱陽王恢
鎮蜀所生母費太妃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
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illegible]隨

父嘗直廷尉左手中指痛不得寢及曉家報其母暴亡
齊書南陽宗元卿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輙心
痛大病則大痛以此爲常又庾黔婁從孱陵令時父易
在道遘疾黔婁忽心驚擧身流汗即日棄官歸視父病
幾不濟梁書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
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孝
緒之母豈不眞有識哉劉璠隨蕭軿在淮南母建康遘
疾璠弗之知忽一日擧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母病即
號泣歸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北史裴納之從平原
公至并州其母留鄴得心痛納之是日不勝忽慕心亦
痛乃請急而還後周書齊王憲事太妃[illegible]

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
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唐書裴敬彝在長安時忽
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輙然不安今
日心痛手足皆廢得無戚乎急歸果聞父喪張志寬爲
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故志寬曰母嘗有所
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以爲
妖妄遣人馳驗如言乃異之元之不信曾子之事猶是
令奕朝野僉載崔淨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
十指入俄而徧身母遂安宋史司馬池將試殿廷心動
不能寐自恐其母有疾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
友友告以疾遂號慟而歸唐伯虎父游瀘南伯虎夢得

父書亟歸字既覺心動急走瀘南父已病甚劉穩嘗詠
榕城一日心忽如失流汗遍體疾奔抵家母病已亟元
史賈魯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
顫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吳臨川禁張之賢爲
利津縣吏以事至濟南忽心悸亟馳而旋父病已三日
古今書傳此類甚多矣由悉擧夫蜀山洛鍾應無或爽
在於孝子理宜感覺誠孝所寄天地鬼神且爲之動而
況血氣實稟爲我生者乎或問子身疾苦父母當有覺
否父母鮮不愛其子者事當更多於子不足爲訓故書
傳弗及後魏朱循之守滑臺安頡圍之其母在家乳汁
忽出母哭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忽如此兒

瑩者買鮑魚駔舞秤權陰厭鳌魚人去駔請曰公買止若干斤已爲公審倍入之顧畀我酒鳌大驚追魚人數里及之酬以值又飲駔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爲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從之併售者叔卿巳納價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效公前謀爾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是三人蓋市井間人之所難爲者其可稱矣吾曹士夫其求無愧市井間人可也

〇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南齊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不答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唐王凝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中見先靈也其操如此無所不用其敬矣後漢梁鴻少孤詣大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范丹嘗使兒掊麥得五斛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誓不取晉王裒嘗自刈麥諸生有密爲裒刈麥者裒遂棄之於是莫敢往佐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熱如此清可知矣後漢黄子廉每飲馬輙投錢於水其過狀如此豈復有苟以取事乎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其生意唯食老葉而已衣敝虱多以綿裹致之宋高頔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以禮其用意如此仁不可勝用也

〇觀人之法多矣彼才識之士必有才識者能識之人之才識豈能歷於處事間乎於其一而知其餘即其細而占其鉅而人之能否決矣才非德比德難知而才不才易見也孫臏教田忌與諸公子逐射其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田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齊王由是知臏可將問兵法爲項梁避讐吳中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知其能遂舉大事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樊伷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伷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平之戴淵少時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還洛淵使人劫機機見其岸上指麾雖處鄙事而神姿鋒穎呼與語而薦之淵卒爲晉名士桓溫將伐蜀衆疑未易可制而劉惔以爲必克惔言溫於蒱博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殷浩既廢溫謂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輙取之故當出我下也郗超聞謝

石舉其從子玄鎮欒北方稱其必能濟事或問之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宣武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人之才識能否其不易見矣乎雖然亦惟有才識者能預知之耳（宋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爲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蠟燭珠爲鳳凰弘稱其長者）云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云詹父母老矣舍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退之此言特欲解其父母之悲哀而安死者於地下耳非正論也世有遠親養而遠遊不幸有異起之事者借此言以自解其不爲萬世之罪人乎春故曰退之此言非正論也退之他日答陳生書謂君子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爲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夫陳生之不得不足爲親羞則歐陽生之所得不足爲親榮也可知矣爲人子者盍觀於斯（王[illegible]公送胡叔才序以無祿位爲親羞而指示其在我之當爲意蓋有見於此）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司馬文正公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陳并臣中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陸九韶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劉甲生平嘗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其有聞於清獻文正之言而自厲者歟金楊伯雄嘗侍海陵及鬼神事伯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此善於託諷矣元許謙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宇文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拱手記一册識其首曰晝有所爲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此人豈得復有大過哉

○宋史陳宓信道甚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朱墨銘當時名人無稱焉後世亦遂無傳之者朱子語錄趙叔平平生用工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間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則倒虛器中之豆觀其黑白以驗其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又久之則和豆亦無便是心純于一或曰恐無此理曰前輩有一種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則不消如此心頻自然當下便復于善矣又告張仁叟曰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用工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又曰前輩有欲

治思慮者於生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
於器中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
白豆少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白豆最後雖白
豆亦無之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讀書窮理工夫則
去那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曰大抵人須先要趣
向若是趣向正時雖有病痛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氣
禀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趣向不正時雖有
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子弟子豈
能純善然終是白地多也人須先找轉了自己趣向始
得噫能找轉自己趣向心無不正此念之發庶幾其常
善而無惡矣乎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鬬化使然也
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為乎泥
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公之怒豈非其亦文字沾丐之
力耶程明道家僮齎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
而假之易稱得僮僕貞此固德化之所致也柳公綽仲
郢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嘗出一婢婢至蘄金吾
家未成券閽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
駔儈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
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
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也柳之家法清高不為塵垢畢
域而婢化之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宋
人記一事云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
包子廚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
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此事昔人特記以資笑譚耳春
合柳家婢事觀之不能無感家國天下一也蔡京之敗
壞天下何怪哉柳蔡俱宰相其美惡相去天淵至其婢
人亦自不同如此其內之為子弟外之為門生故吏如
之何其復有同者耶繆彤掩戶自撾之言信有志者之
所當省也

○小說載唐柳僕射仲賢鎮西川日嘗怒一婢出之鬻
于大校蓋巨源宅一日蓋臨街呼鬻綾者親於束內手
揣厚薄酬酢可否柳婢窺見失聲而仆因是送還女儈

或詰其病故婢曰其曾為柳家婢安能事賣絹牙郎乎
大昆山餘磔王性猶在被市驅暴貴未忘鄙事故不如
清門僕婢猶動知禮則也唐昭宗時伶人有石潨者工
琵琶為令狐相國所賞亂後入蜀諸大官家皆客待之
一日酒間奏技會都頭非別音者譁譁語笑殊不傾聽
潨撲槽而詬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
而不我聽何其苦哉嗟夫鍾期骨朽伯牙絃絕世耳難
入久矣喪亂之餘冠屨倒置所向不幸其獨一伶人耶
婢子伶人至微極賤人之所弗齒也然事非其主猶切
恥之時無知已不能無恨為士君子者宜何如春於此
有感焉噫嘻吁

餘冬序錄卷五十一

餘冬序錄橘如卷之五十二　外篇第二十七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堀而視之䟽斜破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紫翠如滴横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爲美乎江河之流潢渠泡沫潰潦汙濁以盈其委分而計之臭腐埼淀汙敗使惡渲滥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同澈圖光藏珠方景凝璧水其不以大爲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大致弗崇弗蓋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太焉可乎

○果實之有蟲者方其花時遇風塵土入之而爲胎故蟲生焉穀粟之有秕者其花時遇風而失其花無以爲胎故秕成焉蝕秉有穀有自而然人之生自爲童子以至成人其始不甚異而終大異焉得無有風之者乎嗚呼人之不以外物汩厥性者少矣而不喪厥性者少矣聖人與人無異性也人苟無汩無喪胡聖弗至

○觀水者必觀其瀾觀宦者必觀其隅其觀人之途乎是故觀人者觀諸物於水乎觀不成章不達於隅乎觀不在所勉在所忽是故觀我生者于是勗

○農之爲田也其始也懇治之播種之繼以薅芸之灌溉之然後其田愈肥而愈大有成利之穫焉今某之懇治播種亦勞矣某之薅芸灌溉又勤矣厥之大之而收秋穫之功不在某乎後之人享有成利者宜思其由來哉

○左傳物莫智於龍龍智蟲也淮南子後馬不觸木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曰馬聾蟲也宋孝宗問王李海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龍聾蟲可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臣智不如老馬請從老馬而先之因隨其後果得道然則謂馬智蟲可也嗟夫世間好惡愛憎之口又可以定名實耶

○華元閱城者之謳而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夫事貴求全收之於此不如保之於彼之無失也子路聽孔子之教而應之曰南山有竹不揉而直斬而射之貫乎犀革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亦堅乎夫美不厭多恃之於彼不如盡之於此之益善也

○論衡辯儒者說麟爲聖王來此言妄也章帝之時麒麟五十一至章帝豈聖人也此韓子獲麟解所謂雖謂之不祥也亦宜

○晉王濟有馬避瀨有所乘馬甚愛之其叔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蒭秣不至耳濟戒養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郵馬如常

益歎與唐韓退之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秖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其眞無馬耶其亦不知馬耶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高宗稱善嗟夫人猶是已是在識而用之者何如爾

○廣南諸山多大蛇蛇有曰蚺者常存樹上伺鹿獸鹿過其下便低頭繞之鹿死乃含水濡之度濕滑併頭角而吞之既飽不復能動至數日腹消乃自絞于樹鹿角骨悉鑽皮出瘡痛復不能動養瘡月餘乃愈蚺方飽睡瘡痛時土民尋得以大竹籤刺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珍味山海經并南中郡志皆載此事與物志亦然須問諸廣州人言其詳如此不誣也蚺養瘡時所得肉肥美勝始食鹿時所得者蚺非此不動時人因不得而取之也夫蚺不窟穴而伏林木歲材得幾鹿飽于鹿幾時而瘡痛隨之養瘡以得腹幾時而死隨之豈非世人之大戒哉肉食之物蚺非常品而土民於此乎嗜春聞食蚺之人亦往往有遇毒而斃者盡戒之哉

○奴飼彘而使肥而肥不為彘福也虱食彘而使瘦而瘦非彘之患也為彘計者何德於奴何怨於虱

○梁四公記高昌國遣使貢刺蜜帝命杰公迓之謂其使曰刺蜜是盐城所生非南平城者使者不能諦帝問杰公對曰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盐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以是知其偽也夫物之實其美惡蓋繇其所採也君子之所以自勝者內之為德行外之為事業有不繫於其所採者乎是故君子方其未仕不讀非聖之書不交無益之友其立乎人之朝也務尊王賤霸崇正黜邪進賢而退不肖

○程伊川養魚記云書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小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汙池魚於是時其有是困邪推是魚孰不可見邪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

嚮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歐陽永叔養魚記云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未嘗植物因汚以爲池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具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二先生所記皆有深諭伊川有慨然欲復古聖人之政生遂萬類之

心而歐陽不免區區大小之爭伊川志在天下民物而歐陽至較量人己其所存優劣固不同也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甘茶本苦而能甘是有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於逸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苦而甘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厲吉苦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他日論建茶曰中庸之爲德江茶曰伯夷叔齊先正於一啜間取譬如此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學者而可但爲飲食之人乎

○昔人傳楚文王好獵有獻鷹者神爽殊絕王爲獵於雲夢置網雲布煙燒張天毛群羽族爭噬競搏此鷹軒頸瞪目遠視雲漢飛搏逸志王顧獻者汝得無欺余耶其人曰此鷹若但效於兎雉臣豈敢獻俄而雲際一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鶵也楚王乃厚賞之（事見幽明錄）何言者之無當如此鷹之材誠有異矣大鵬之鶵世不常出得此鷹者必得此物而嘗試之而楚王得謐之於此而厚賞之耶夫士之懷奇負鉅不克遇者多矣此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所以發南華老人之深嘆也

○神木廠所苫大木皆永樂中肇建宮殿之賸物也其

最巨有樟扁頭者（樟木其頭扁當時穿之以施拖絙力也廠中木惟此最鉅故廠者以樟扁頭呼之入者必觀焉）圍二丈長卧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以隱近年覆庇木時風雨震淋朽腐已侵半矣當時殿閣之用如扁頭類吾不知其幾或謂當時無扁頭類者因其大無對不用其然乎神木之稱或謂非常有之木朝廷所特採用故特云耳春按曾西墅棨作工部尚書河南宋公禮墓誌云永樂初議建帝京公承命取材得大木於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事聞詔封其山爲神木山然則廠之得名豈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神木山神祠碑文云永樂四年工部尚書欒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府計庸萬夫力刊除道路出之二

之大家自亍達于世塗所經聲孔加富言已[illegible]淺
岩阻厲寸不損百工顧視譁譁踴躍事聞廷臣稱賀上
遣官致祭封其山爲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月祭享以
答神貺蓋其詳如此木生於山自萌芽而拱把達於不
[illegible]阿於斧斤仆於風雨克歷十數百年以待大用於盛
[illegible]行之所以衛閟呵禁而致其力者固有在也一旦膺
詔求而奠皇居靈應事見於昭有赫是豈尋常耳目之
所能測哉韓退之所謂山川之所鍾靈氣之所感一尋
之名材不能獨當者當復何如人材生世偶運應期棟
明堂梁法宮嶽降之神信非偶爾而適然之數亦偶有
弗合昔木之斧斤風雨不獲于材顯者吾無論已幸見

棟於上稱神木如樟楠頭者宜大用矣而又不免置諸
散地有朽腐之患豈不可重爲人材一太息耶

○黃帝素問岐伯有胎病得之在母腹時之說朱子言
學者氣質之病以程門謝游揚比諸師商之過不及因
言胃見一醫善用鍼者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
爲難治氣質之病其胎病歟吾所貴乎學者變化氣質
而已固不當以胎病自諉

○黃帝醫書有官能之篇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
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
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
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
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
按積抑痺各得其能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
師無名夫治一人之病必須傳求所任然後有濟如此
天下之人則非一人天下之人之爲病則有不止寒暑
燥濕風之所致者而古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乃能使無
一物不得其所功德塞兩間光華垂萬世其所以然者
又何道哉亦曰官能而已

○黃帝書謂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手
毒之語出此手毒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
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今人多不知

○醫和謂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扁鵲過趙趙

太子暴死鵲治之而得復生人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
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死者不可藥
而生也猶亂國之治不可藥而息也鵲見秦武王武王
示之病鵲請除之左右私謂王曰除之未必已也君以
告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
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上醫之通
於醫國道固如是哉鵲嘗言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
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
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
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而漢郭玉又謂治貴人有四
難自用意而不任人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

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有閒者其毋使至於六不治而有四難庶乎其可治也

○古人以醫道通于治國呼甘草爲國老藥之性不同人之才亦異天下不可以一人治而藥亦有非獨藥可爲者而甘草能和諸藥有國老之道焉國老之道使人各効其才而並用是之謂和若君子小人判乎其不相謀決不能使和也甘草於諸藥亦和其良者耳若其甚毒相反相惡决不能使和也今以甘草與甘遂同劑鮮不至殺人者在易之師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爲戒深矣

○術術之人有照影而知吉凶又有聽形聲而知吉凶者有治疾而灸影又有撫病人所卧席藥之而得病瘥者舊傳似不可信然射工之氣蜘蛛之溺皆有所感吾安得深疑之天下事大都有未易解者類此

○史言華佗治病凡發結於内鍼藥所不能及者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瘡愈一月之間皆平復後世或疑其不然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腹背既開胃腸已破裂斷截氣何由舍安有如是而復生者此蓋論也佗神於醫其所用藥豈無異常者乎陳壽與佗生世先後不相遠此其所記豈宜妄哉本草中載活鹿草事世有疑之者乎北史西域傳悅般國眞君九年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時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魏人受其術而厚遇之此豈非大異事周密癸辛雜志云回回國有藥名押不蘆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所不知至三日則以少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貪官污吏贓過盈溢被人所訟則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然則佗之治疾能刳滌腸胃豈不自有此等藥耶世未可以耳目所不逮便轉相疑議也

○呂氏書齊王疾痏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請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期將往不當者三王固已怒摯至不解屨登牀問疾王怒不與言摯因出固辭以重怒王王吐而起疾乃遂已王將烹摯太子與王左右急爭不得摯就烹三日夜顏色不變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乃死有是哉摯知王疾非怒不可活勢須怒之怒則已不免而太子固以請則何不以所與言者相約契而兩藏之以備王怒乎王怒而疾愈而怒弗釋將烹摯而以是物者呈焉摯之烹可無爭而解矣摯與太

子胥豈不知此擊烹三日夜不死而能言太子之所爲爭於王者既久矣人情不相遠也王於此當有悔矣怒當止矣亦且當奇擊之不死而問之乃復用其覆之之言而致其死乎然則無是事也傳者欲以神擊而不知其誣也魏志華佗傳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留書罵之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是故文擊之術怒王以愈其疾則有之見烹三日夜之事非實録也

○春嘗續丘公群書鈔方因憶宋李畋九河公語録云畋苦疝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畋對未也公曰人餘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其君哀宗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爾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春爲之三歎焉復於紙尾識之此非方之統治諸疾而最良者乎齊顧權傳有病邪者問權權問家有何書曰有孝經權令取仲尼居置病者枕邊恭敬之病者遂瘥後人問其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春爲之三嘆焉唐劾有孝子王漸作孝義五十卷鄉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事見龍城録柳子厚謂漸其誠足尚也此獨非禳惡勝邪効歟夫書固移心治心之具人有病尚當不自省邪然則療病舍藥物可也

○南史劉宋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氣之能使物如此今巫覡之家運神攝氣書符呪水劾召鬼神動陰陽自是一理宋洪邁夷堅志載溧陽巫能治骨鯁長巷村人王四食鵝遭鯁三日不能下飲食且死遣子持錢詣巫卽於竈內取灰飾布地上炷香焚紙錢誦呪召神結印次以簫筒作小犂狀耕灰中云骨甚深凡耕至一再筒中忽微有聲亟傾注水盌間乃鵝翅骨也巫所居距長巷四十里王氏子至家父已平復半日矣其病之淺者一犂卽愈戚氏云今陶吳鎮有能此術者謂之耕剌大抵如洪所云但其巫先要親人某日食某物被鯁狀然後行法耕之既得骨仍以裹香紙一幅付親人使焚于家呪水一盂令被鯁者飲之計其時多是耕時痛稍輕飲水後全平復此蓋祝由之驗者拜氣運神須其親人則易爲感通以見天地間焉往而非一氣之流行一心之運用也其術雖小可以喻大故著其事云

○陸氏舊聞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賛拜者其面目眞老志也恩禮遂渥江寧志蔡君謨嘗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

不正手爲按之曰胥已正矣翌日李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胥者遂異之此蓋方術家幻惑人之事爾墨莊漫録載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黄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懼而退東坡蓋有以識此矣

〇宋臧丙舊名愚字仲回既孤常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黄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吉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丙而丙竟四十餘而卒丙於禮不當改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占也

餘冬序録卷五十二

餘冬序録脩稿卷之五十三　外篇第二十八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博物志稱嵇叔夜以爲無此乃先儒妄說則是張茂先亦不信也續博物志云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訓之言血氣不相殊也此言足勦茂先辯矣春按韓子詹何與弟子夜坐有牛鳴門外弟子曰黒牛也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黒牛也而白在其頭使人視之果黒牛而以布裹其角論衡廣漢翁偉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馬目眇彼馬罵比馬蹇此馬亦罵彼馬眇其御不信往視彼馬目果眇抱朴子李南秉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黄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黄馬而左目盲南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上果向白馬子也此皆能解六畜語者梁典廷尉沈僧照嘗出獵中道而還左右問故答曰向聞南山虎嘯知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俄而使至此能解獸語者益部耆舊傳楊宣爲河西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比雀相隨欲

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桂陽先賢畫讚成子綺爲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遣人視信然魏志管輅在安德令劉長仁許聞雀鳴聞屋上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日在虞淵告者至矣到時告者果至輅又嘗至郭恩家聞飛鳩在梁頭鳴曰當有老公携豚酒來候主人雖喜當有人見血果有客如言雨射雞作食箭中女子血流驚怖北齊書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坐鵲鳴庭樹闘而墜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口舌事有喚必不得往及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稱墮馬脚折遂免難宋史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值庭鵲噪守榮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及期李全以玉柱斧爲貢此皆能解鳥語者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遼史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姑者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豈一皆妄說耶成子名武丁吾郴人神仙傳載其在長沙異人授以一書遂通天下鳥語獸音然則古人於此蓋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輩假之占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綠貽略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也蓋有著之書者矣不當全不信也韓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滁州太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雀喙啅而過太守口使行汭也曰城西民家有粟餘東卒地時食之守使人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曰揹抖熱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復羊散之不協太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前有羔悖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唐奚官劉三復能記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馬渴則望驛而嘶傷蹄則連心痛此事又與東坡詩老驥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謂此

〇東方朔別傳武帝燕坐未央前殿朔執戟殿階屈指獨語上問之朔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也帝使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蹷必向順風而立新雨生枝滑枯枝澁是以知也此亦以人事推耳

〇漢樊英及欒巴先後噀酒皆救成都火欒信臣噀酒救南陽火郭憲噀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噀酒救幽州火與吾郴成武丁噀酒救臨武火事凡六見矣

〇北史魏紹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遼史魏璘以卜名世遼太宗得于汴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爲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驄馬當勝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既馳竟如璘言一事所論正同康節金矩木長事皆是論理

○漢高祖過柏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貫高事覺武帝微行至柏谷遂為光父所窘其得免幸爾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卒唐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至埋懷村喜曰擒賊必矣果然遼主徳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之于興州之殺金坪近日廣西馬參議玹與都司同姓某征猺至雙倒馬關皆為賊所殺江西寧賊反至安慶兵敗舟泊黄石磯問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黄如王音賊嘆曰我固應失機於此已而就擒

○羅隱荆巫篇云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将祈疾者健起祈歳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酤滿卮祈疾得死祈歳得饑里人怨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其家無甚累為人祀誠心馨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衣食廣大為人祀誠不得馨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龍川畧志云李昊善篆符人有鬼者得其符鬼自去來陳州陳述古官舍多鬼迨不復安居昊居其西堂鬼即為止蘇轍問昊何以能爾昊曰述古多欲故為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

又云成都道士蹇拱辰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轍問之曰昔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知此何等符耶拱辰不能答轍曰此非有符以法救人而無求於人此則符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於廉終於貪此長房所以失符而死也昊之告轍與轍之告拱辰者二事一意大歸隱之荆巫篇意也春按晉幸靈傳高悝家有鬼怪巫祝厭劾而不能絶要靈治之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絶靈所救念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癈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淮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柰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荆巫蓋即幸靈事爾西京雜記東海人黄公少時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黄公以赤金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為虎所食夫人之操行改前歘頽得悔之而況人鬼乎春族兄指揮銓舊為人祈禱事多靈驗春嘗戒之曰兄何得與巫覡競能兄生名家不宜緣此官尊不宜為兄固無所利也

作和爲此族兄曰吾一念偶著於此不自禁也而能
感旱起群疾族幾所謂濟物者事吾固無所利也吾此
術受於陳道人云凡授此術者誓於神事後不得一毫
受賂謝也一受賂謝後無復靈驗矣春因其言求之他
巫亦然云然則此術不又有勝於今日衣冠中之所爲
者邪

○晉魏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聞車馬之聲相問曰
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
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
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梁范雲少與高祖嘗同宿顧
暠舍暠妻產子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謂帝
曰王當御㝰相以見歸後果然宋人記歐陽永叔慶曆
末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禾舟尾有答者曰
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華爲携至五鼓岸上獵獵
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華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
所得永叔異之後遊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某夜還
水陸有施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
懼其時即歐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參知政事除
蔡州求退甚速豈其前知然耶東坡云嘗聞之於公予
昔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元珍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
廟中拜詔堂下予班元珍下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
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余貶夷陵令同
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班元
珍下而門外鑄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
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蓋私識其事也聞見錄文潞公少
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
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
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
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謁廟方
經營改造江中忽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
材廟成壯觀甲天下信乎事有前定而鬼神能窺其幾
也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
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
魯直南遷年已六十親故以爲憂魯直曰宜州者所以
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而魯直竟歿於
宜州誰謂鬼可盡信也

○宋丘濬精於易洞陰陽之變仁宗時嘗作詩云三聖
艱難平九有纔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
民窮[illegible]卒驕天玄日朗伻君道兩字諦來三十春况是
人間瞻仰地無天無日有何因太陽日日無光彩陰霧
相侵甚可驚臣道昏蒙君道蔽天垂鑒戒最分明太陰
度度臨南斗南斗當寅屬艮宮月是大臣艮是主何人
貪位竊天功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方略悄無聲今朝
正是求賢際又把科場引後生枉費民財修學[illegible]

聳譽比文翁其中只聚漂浮輩教化根源恰似空他日又嘲執政云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勳便高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王以其詩多及朝廷休咎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郇謨哭市斯人何罪大哉王言此仁宗之爲仁宗歟仁宗在御號有道之世潛言已如此德謝於皇祐者世事可勝恨哉

○隋煬帝開河記云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時已昏淫不以爲信及遣麻叔謀開汴河至睢陽民獻金三千兩乞護此城叔謀受之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留趙村遶延而去其後五百年趙藝祖果以歸德節度使起爲天子興留趙村言亦相符然則趙宋之興開河記已預言之矣宋林子中野史載福寧殿石刻歲在申酉汴都不守事云神宗以丁未即位在位再涉申酉無他不知其何祥也今自後人求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金將兀朮犯東京留守宗澤敗之是時不有澤守汴其陷矣秋七月澤卒杜充爲代明年已酉充叛降金所謂汴都不守以此蓋花甲一再周而其言竟驗子中不及見也此二事驗後宋人皆未言者春故特著之以附昔人黃旗紫蓋青蓋入洛之末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不破即不出一云韃靼占卜每用羊胛骨以鐵椎火鑿之視其兆祈以決大事遼東志累扶餘國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爲凶合者爲吉北戶錄邕之南有鷄卵卜又云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鷄擇骨爲卜傳古法也學齋佔畢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之兆古法也小說雜書傳虎卜鳥卜紫姑卜牛蹄卜鷄骨卜雖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今雲南地方夷羅一切大小事疑不能決輒請巫師殺鷄纖其腿骨穴斜正多少以卜吉凶巫師曰太奚婆一曰朶兮薄其法特神驗云

○東軒筆錄費孝先卦影應者甚多士大夫無不作之獨王平甫不喜曰占卜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邪春聞今閩中九鯉廟問夢夢多奇驗然皆不可曉事後乃悟抑何用夢爲也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司馬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來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余此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倅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烟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爾不意其亦

驗也

○春按洛陽聞人云郡治南昔有兩農而訟一石于府者其一云已耕而得之其一云出巳田中知府令舁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璽爲我復與此窩其時正乙亥知府南鄭虞廷璽謂此必出康節窩即安樂窩也因就所得石處倡民建康節祠此事今附河南志然志載虞所建安樂窩記文鄭安所作第云先生故宅在金爲九真觀元季燬於兵火景泰之甲戌虞來爲守明年訪得觀遺址於禾黍中得殘碑讀之知康節昔日夏居安樂窩在此於是爲先生祠未嘗及石上十九字也豈其事妄耶抑實有而鄭特諱不言耶余觀風之餘不暇究也

○相人術人皆以姑布子卿爲始而不然也黃帝書載古之用針艾者視人五態乃用之太陰少陰太陽少陽陰陽和平之人五態之人也其論此五人態度行性而各有不同焉則知醫實兼相而爲術皆出上古世之所業小道可觀未必非聖哲蘊去之餘伎也近八桂某氏傳大素脉者其書托名黃帝本按其書切脉而其人之富貴貧賤之等壽夭福禍之期心脾之事親屬之所應皆可得而言之斯亦奇矣其言可信則唐舉許負之所傳者粗矣雖然此非吾之所當問也聖人樂天知命君子居易俟命吾知此而已或以書屬題因推相人術之所自言之世之工是術者當自知春醫實兼相之言爲不妄耳

○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則固然耶韓非子以爲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新辯濫於宰予世主之聽眩於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直謂仲尼爲有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矣此術士之鬼談突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兆諸身驗者言之以較人之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謂爲戲言非王充之非論是疑人前言可與說夢耳貌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袞度表摺骨指色搢理不常中必矣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亦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〇荀子書非相篇云云而孔叢子載子順答魏安釐王之言有曰聞諸孫卿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毎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然則荀氏亦復自有相法耶今暇偶觀麻衣石室賦爲書其後

〇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不必皆仁越勾踐長頸烏喙禹亦長頸烏喙而長頸烏喙不必皆不仁也彼皮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〇晉叔向之子伯石始生向母曰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弗殺必滅若敖氏矣祁盈之難阜許之師二氏滅焉君子嘗以爲疑食我伯棼之惡足以滅族而其祖母何得於其始生之啼聲

而識之子文乃能懸斷於其筋骨未成之日此誠異理劉宋文帝袁皇后之始生劭也自詳視之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帝狼狽至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劭卒以元凶爲天下戮然則袁后之所見者又豈常情可聽測耶孟子性善之論荀子非相之篇殆有不可槩焉者矣

〇星命家推步人前程十二宮命官是數起處然星辰明陷一以官祿爲主就官祿二星而論又祿爲主祿多者富官多祿少雖貴亦貧昔張南軒論朱晦菴命判官多祿少四字朱云某平生辭官文字甚多賢者於此蓋聊借一笑耳星命之理有無春不暇究嘗記一談星而多中者謂春官實勝祿余貧甚不死也今日有相者來謂余祿勝官其法自髭鬚論之上爲祿下爲官多髭而寡鬚者主富且壽春撚鬚曰措大乃復有此好命口上老子多言黙雷戲余余徐驗焉

〇陳書載賀德基少時游學京師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朱子嘗言李文靖公沆一事與此頗類文靖寓京師時絶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久然後出衆訝而問之文靖云亦是言某前程之類何足深信詰之乃曰諸

君曾見其面耶一面都是目殊可異也

餘冬序録卷五十三

郴[illegible]何孟春撰
[illegible]國學生仲方編輯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群臣皆曰仁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黃趨出次至任座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黃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黃（劉向新序）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怒中期徐行去人爲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縣後二日司空段喬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子高見喬自扶而上城曰美哉城此大功矣子有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以罪戮者未之有也子高出喬夜解其吏之囚者而出之（戰國）夫善救人者必先解人之怒而示之以其所樂閒然後其言不勸而自行也若此者非大善救人者邪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竇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乃天下壯士非有大惡不當誅而蚡盛毀夫所爲橫恣嬰度無可柰何因言蚡短上使簿責嬰悉論灌夫支屬嬰棄市宣帝以蓋寬饒怨謗下吏議鄭昌上書頌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臣幸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言上不聽寬饒自刎北闕下（漢書）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說彼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說彼不是我却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竇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吳張溫彼斥還郡將軍駱統表理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卓躒冠群偉燁耀世世人未有及者論才可惜言罪可恕孫權不納裴松之以爲權既疾溫名盛而統方驟言其美何異燎之方盛又搧膏以熾之（吳志）此皆不善救人者霍光以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王平徐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言丞相素無守持而爲好言於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故用事不可棄光於是不及千秋史臣謂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漢書呂伯恭云延年欲解光怒必先歷數千秋罪以中光意然後徐云丞相故用事不可棄故光卒捨之）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勃張仲方論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釋其罪（唐書）逢吉之言委曲正如延年救千秋者吳曾云止罵

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具驗之矣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排徊不敢投乂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荅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䟽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訐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䟽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記纂春茲録以告諸思進言而救人者

○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諸國不恨楚之取蔡而恨蔡之與楚謀息也宋君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止不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群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宋之群臣無不以殺鞅爲當者曹魏王操常賦廩穀不足問討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量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當借汝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取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操則欺矣主者固罪人也周武氏時屬保家上書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䟽可入不可出武氏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周興來俊臣並以酷吏事武氏或告興與丘神勣通謀令俊臣鞫之俊臣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取大甕納囚炭炙四周何事不承俊

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狀推兄請入甕興叩頭伏罪匭與甕保家與興自爲之尚奚怪乎唐開元初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啜遣兵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廣德初僕固懷恩敗歸朔方渾釋之將拒之其甥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殺釋之而收其軍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頸而死昔人爲將忍於杯羹而其君賞其功而疑其心由不仁也遮弩與張韶之見殺豈不宜哉朱全忠圖李克用於上源克用縋城得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

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
彥洪而駄鬼亦難咎於誤殺者矣南唐徐知詢典客周
廷望嘗説知詢捐貲貨以結朝中勳舊使歸心知詢從
之遣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
欵於知誥既歸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以廷望
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
廷望廷望處人兄弟之間反覆兩端固死道也宋齊丘
相唐後主後主以其多植朋黨以專斷權命殷崇義草
詔暴齊丘事聽歸九華山鎖其第穴墻給食齊丘歎曰
吾嘗謀讓皇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嗚呼天道
好還神埋難欺人生何苦要爲不仁不義以就人惡逆

事孰有惡而無報者乎古今書傳善惡報應之事極多
而吞喜此數事回於反手機發特巧敵合書之使覽者
快焉勝國處士王紳文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
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
一念不可妄發人能以此語存諸心庶幾所宅者厚而
其發也不薄矣

○楚公子比之亂靈王闢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
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秦白起以怨望誅
自言我何罪於天而至是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千萬
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嗚呼天道好還二人者猶
惡至是雖悔何追蒙恬臨死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乃曰恬罪固當死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
里此其中不能無斷地脉此恬之罪也太史公曰恬輕
用民力阿意興功其兄弟遇誅何乃罪地脉哉楚公子
比之繼以惡終秦始皇二世而亡天道又有在矣

○漢嚴遵賣卜城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爲具車馬衣
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
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繆
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
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尚餘數百塵
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爲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冲大慚遵
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隱逸傳

郭彖云劉先生者居衡嶽紫蓋峯下間出縣市從人丐
得錢則市鹽酪歸盡則更出一富人贈以一袍劉欣謝
而去越數日見之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
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
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
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
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
前既脫與之吾心方坦然吾幾爲子累矣睽車使君平
而從冲之勸其爲累不有大於得袍者乎劉伯芻侍郎
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戸必聞謳歌當爐劉召與萬
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戸寂不聞歌聲得

丞間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麁不暇以
滑城矣（隋唐嘉話）蓋萬錢之爲累已如此世人幾賢於鬻餅
者能不以是而輟歌者有幾能爲劉先生者幾人市間
尚有君平否乎沖家夜午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固
宜勞於鬻餅者矣孟貸猗神生名殺身眞有道其言哉
〇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閣京師性儉恡常宿客舍
積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奮後
爲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鄭臨沮人
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維布殊品呼
差與爲差曰君遠行商估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琢羞美
食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

進耳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爾差
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筋齩骨噎其喉而死彼笑
林所載漢世老人（老人家富甚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愼勿他說相效而來老人餓死田宅沒官）與原化記天寶中相
州叟者（王叟家鄴城富有財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纔以充腸雖宅尤麤客二百少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餕頗盛叟問故有錢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語其妻綬倉庫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錄云何得妄破軍振覺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園安慶緒於指盡發其廩以供焉）固無怪乎其然也
而世有名士大夫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
以司其予奪哉

卜珝少通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
兵厄珝曰吾大阨在四十一爲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
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珝
曰子勿爲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
卿將也後珝爲劉聰軍將敗死於晉陽而璞亦以公吏
爲王敦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
人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龍門之隱珝終不
則持御北平之命自不相及璞失身爲敦參軍而復
爲嶠亮筮豈得不致其疑此豈數使之也珝謂璞不爲
公吏可免珝被聰一召即行何也卿將公吏信有數耶
璞之言不能免也則何爲甚營之騍身被髮啣刀設醊

苟營之而可免則所謂不能免者安在殺身之禍二人
知之而卒不免也術雖精何益而人復從而請其術不
已惑乎吾儒之易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
〇魏劉靈助賣卜筮術於市所占屢中自謂方術堪能
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爲莊
帝舉義兵將戰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蓍棄之云此何
知尋見禽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
尒朱仲遠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
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吳遵世少學
易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遂明占卜魏齊時以卜筮
知名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周末預尉遲迥爲隋吏

大業初授太史令毎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將往
都質諫帝不悦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
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
○朝野僉載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
二人窻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
總由天上徵聞之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
與此人一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
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其故
嘆曰官職祿料由天信不誣也能改齋漫録仁宗嘗御
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
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
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
命乙携一往内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
内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
莫能行甲遂先到二事未應相類如此然皆小說家所
載意好事者爲之耳近觀金史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
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
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己也而其人以疾竟
不及授安知世事不有如此者乎官職總由人力皆屬
言總由人者得之亦是天命所假非人力也况其異如
此邪宋胡宿毎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
俟時毋爲造物者所嗤上蔡語録知命雖淺近也要信

人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萬事[illegible]有命人力
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
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
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
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金史宣宗聞温敦太平卒謂宰
相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毎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
而亡豈非天邪章宗聞張萬公卒嘆曰朕廻將拜萬公
丞相而遂不起命也操一世予奪之柄者蓋亦不能回
人天命之所無以爲有矣
○南部新書李德裕三貶遷改皆有異人爲言之唯投
南荒未嘗先覺按紀異録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李終
南自云住羅浮來見出玉象金象贈之欲求勺漏瑩者
爲餌及後南遷不返乃知象者南方之獸勺漏者朱崖
之室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言贊皇此行無還期
也則是亦有人爲言之
○唐楊收少年應[illegible]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
即有仙分若必仕宦位至公輔然終爲有禍能從我學
道乎收心在進取謝絶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事見北夢瑣言
夫南荒之殛自其罪之所致也宋夏竦父爲侍禁
時竦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爲養子父止竦一子弗許道
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
爲[illegible]判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illegible]後見道士

跨驢於市揺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孫公談圃）考證行事隨
落固所不免然則楊與夏雖有異人之遇亦何救其乎
生哉朝野僉載常頴舉進士時貧窶甚有常光者待以
宗黨赧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沍報光成名
者絡繹而頴畧無音耗方擁爐愁歎忽有鳴梟來集壞
牖竹上頴遽而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
罹灾患及禁鼓鳴榜至頴已登第然則鵩止梟鳴果不
祥乎續墨客揮犀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
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鷄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
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
懼召巫治之特尚寒巫向爐坐有一貓卧其側家人謂

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
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
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爲其人禍也

○陸子静贈汪堅老云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
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壽夭福禍詳矣乃獨畧於智愚賢
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富貴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
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爲
餓夫仲尼羈旅絶粮於陳窂窮死於其家顔夭冉疾又
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闒茸委
瑣周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祿耽寵惡直
醜正尸肆讒慝閱蒙爵謚以辱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禀
之清濁識鑒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
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辯不在盛衰
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畧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
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晦濁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
行書誠有所不觧生盍爲我言之堅老盖談命者也吳
伯清作蕭佑字說云談命者蕭佑字順夫言人貴賤貧
富壽夭多奇中吾戒之勿易其言也夫幹支之合有從
乖經緯之離有淑慝而人生所值之不齊所以爲昏明
粹駁之分也吾意天之命是人也得其明且粹者宜其
貴富壽得其昏且駁者宜其賤貧夭而或不然何哉此
吾所以戒之勿易其言也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盍

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然則斯命也佑之者天也順
之者人也天也者不可知者也人也者不可不知者也
諸所言者天乎人乎此吾所以戒之勿易其言也因書
之爲字說以贈之伯清是說蓋即子静之所疑者然則
談命之術有中者乃何理乎純粹清明所以爲聖賢而
不必於貴富壽福駁雜晦濁所以爲愚不肖而不必於
賤貧夭禍明且粹者古人不免賤貧夭昏且駁者今人
或以貴富壽乃是天之所命氣之所禀又有或厚或薄
或高或下或長或短之不齊聖賢或禀之薄而愚不肖
或當其厚故爾朱子嘗語門人云清明之氣爲聖賢昏
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夫子

雖得清明以爲聖而反貧賤便是禀得來有不足頗子
又禀得短者所以又夭又云有人禀得氣厚者則福厚
氣薄者則福薄禀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
賤氣長者則壽短者夭折此必然之理談命之術若能
推到此則無有不中者矣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于
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
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
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
漢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巨萬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
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

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
免家居人告通私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
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
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爲有觀於
二事世之驕覬者可以息妄求過覬之心矣

○後魏孫紹遷右將軍大中大夫引吏部郎中辛雄而
衆中竊謂曰此中諸人寧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今
人推人生命術唐則有李虛中後之言命者又比虛中
詳矣宋人記昔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
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小陞轉則軍校亦

微有譏詞此不知以何而取（集世上）蔡絛叢談陰陽家流
斷五行之數術不得爲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畔
矣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教用聰中以爲信也先曾公
生慶曆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
時言命者或不取之及逢時遇主而後操術者人人談
其格局之高足發賢者之一哂爾大觀改元歲後丁亥
東都順天門有鄭氏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
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人亦爲之
傾聳長則忽聽其所欲爲始年十有八當春末携妓從
浮浪入躍大馬遊金明池晚自花中醉歸馬忽躍入波
中水浸而死文文山贈朱斗南序甲巳之年生月丙寅

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
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
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
矣考天下盛時九州户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
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未可量而
其所得四柱皆不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
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
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
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
二十朞中人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
命必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

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或萬同時受氣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此三命之所以推有十有一耀之說也張瑞義貴耳集數十年來向時之術行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時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爲事乎老者歎服夫命關於氣運局於方向歲月日時之同不足以一槩其吉凶也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新裁之論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枚乘氏客語中已有此語（客語云有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於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尹和靖（焞）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朱夫子五歲誦孝經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即不成人

○春少而剛褊事後不能無媿悔常書晉人衛玠情恕理遣之言於所居屋壁以自省安得如玠終身無喜怒於色耶蔡劉訏自少至長無喜慍色毋於可競之地輙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媿服宋范忠宣公（純仁）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或問呂光祿（希哲）設爲小人詈辱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詈何辱自無忿心下焉者且思我何等人彼爲何人若復荅他卻是與此人等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春於是常默誦之堯夫之言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之（[illegible]）言即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之正流也而今而後庶幾其寡媿悔乎

○古者重原[illegible]也列子之言著於左史曾仲裘輩善論姓氏見稱于國宗以之傳族指之繫蹤[illegible]以訂[illegible]尊

畢之列固不容無考也籍談不識其先而氏崇韜乃妄
哭他人之墓取譏當世何如哉世之爲大家者譜故必
作然必要之有據而後可有據則實實則明明則可傳
無慮於繁而自別矣
○宋荀伯子爲臨川内史常自矜藉蔭之美謂王弘曰
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爾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北齊
崔悛以籍地自矜謂明少遐曰尒每謂盧元明曰天下
盛門唯我與尒博崔趙李何爲者哉崔暹聞而銜之諸
之文襄絶悛朝謁夫蔭藉豈可自矜有志之士聞人有
言亦當媿懼不暇矧欲矜銜且又以此取譖於人乎
○或問文道難易張范之義能通於幽明之間而蕭朱
之好不能保於始終之際乎曰難耶易耶大抵世人契
少金蘭詭多貝錦歷觀今古足透其情父子兄弟夫婦
之情人皆得間之而況親非同生情異佳偶者耶所貴
在我全交躬自學爾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
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
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
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
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
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嗟夫若胡質者所全多矣
○朋友居五倫之一覲拜並生恩無顧施聲跡不必遂
通久近論疏兩尊踏跡乎君臣兄弟夫婦間其[illegible]如

此人豈有二本乎手足可別求室家可相濟乎今之人
知不可也而朋友間乃不復加擇非金石而金石焉異
膠漆而膠漆焉易號同心禮稱合志者誰能辨之何今
之人之多友也韓退之有言平居許與何足信少臨利
害反眼不相識擠之而下石者皆是也遷史謂張耳陳
餘始居約時相然信爲刎頸交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
勢利之交古人所羞吾觀今之人希不坐此者一臂之
好半面之契他日勢資事援而自託爲平生之二天者
又往往而是也嗚呼朋友道絶久矣今之人不復知以
此責人雖谷風之詩不見於後世矣何怪乎今之人之
友之多也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死亦可以
許友特以親存不許耳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
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傳爭其友於其君之前謂君道友
逆則順君以諫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若其交重如
此故論朋友之道者又曰患則死之死一而已友可多
得耶西朋面友世固不乏人也君子於此可苟焉而已
乎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
大人方願交權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
也魏張遼與其護軍伍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
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
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南伯身
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illegible]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

薄豈能終好故不顧也今之君子觀於此庶其免輕交
易絕之悔乎若魏傳暇不交何鄧唐元敬邢卿房杜一
則避禍一則遠勢君子處世之道自合如此不假爲友
道言也

○春嘗歎今之世友道喪也久矣夫人有同鄉者有同
事業者有同寓者有同役者有同遊行者其達則有同
舉者有同朝署者有同官者因時迮事或暫或久莫非
友道在焉外貌詳附不勝其膠漆者有之而其中每每
氷炭秦越嗟夫世之人幾何於此矣不必俟臨利害時
已有如韓退之之所論者矣故人情相友有厚有不厚
又當於別焉見之相與也深其情也厚其別有不容默
然者吾儕輩旅中道次所接遇有一日之雅半面之識
皆不可謂非相友而情之所關微矣萍水鴻泥聚爲邂
聚別不以告不以送別亦不覺其所以別也故余嘗曰
今世之人其友道在其別於別得其厚而推其友道之
終始於今世之人庶幾其不失乎

○小德出入乃大德之累也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
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於虎老更事變遂能
爲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孔門脩身
之法日愼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某生名華比行問字於予字以實之昔朱子門人來
辭有曰蓋卿者乞贈言先生曰吾所言多矣歸日宜諸
實作工夫曰呂父者請教焉先生曰不在多言當從實
作工夫周謨寒泉之別請所以教先生曰說論只如此
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云
臨別所說務實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
在此處信州一士人來見先生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
務實二字實之行乎華求之朱子之書於言行上點檢
自有餘師吾無以贈子矣

○迹瑾時人才無論矣消磨世界今何以異昔百官差
除曾無一久任者內之侍郎而下員外而上外之布政
而下知縣而上二三年間奔競者必顯權恬退者亦左
遷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今日
人才其皆孔張之徒歟張詠在蜀嘗云只一个信五年
方做得成此事誰當念之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
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
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
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慈溪王汝言曰德如方才如圓安重方正德之象也
流通敏達才之象也凡天下之物其方者必不足於流
通其圓者必不廷於安重故人之生也德勝者恒少才
才勝者恒少德理氣之自然也惟聖人則方圓俱全有
德兼備焉

○王曾謂春曰天下者勢而已矣其勢之盛也如河之決雖賢智無所施其力及其勢之衰也如火之息雖庸愚得以收其功善觀天下者惟能知天下之勢斯可以成天下之務苟不能知其勢當其方盛欲強力而折之迨其將衰猶安常而守之皆不可以言智矣

○人有常言為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興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於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殽吾以為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為害以為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為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雲南廣西在處土官割據蠻洞彼此讐殺貽患地方朝廷每下撫巡司府官員撫諭動經數歲不得停帖是雖夷性酷殺亦撫之者多貪利之人以養成之如雲南木邦孟養廣酋思恩近日之事其酋明云司府官不過一狗乞與一大骨頭便去矣今日縉紳遇骨於地不搶然而爭者幾人悲夫

○軒冕不足為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中不可有市井之習

○乞水西江以救已涸之鮒假人越客以拯已溺之子其勢不相及也

○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於智伯

○張湯之為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為子而有劉向之父許敬宗之為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之為孫而有韓琦之祖人之賢否不繫於世類於舜禹朱均見之矣

○無發人不得志自訐云罵聲成風誰忍翦此群怒浮謗如川事實滂於悖泣隅兮人不汝卹叫閶闔兮汝徒自苦眼昏多淚盡內流以潤腹齒惡舌存不如緘口而無語也

○呂氏春秋列精子曰孰可當而鏡其唯士乎人皆欲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此唐太宗所以有以人為鏡之說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之不逮也

○君子有行必有以異乎人所行有以異乎人人必愧乎其所行是故異人甚者人歸責焉愧人甚者人歸仇焉我責我仇何以自容於世是故君子動不如靜言不如默顯不如隱外之不如內也

○道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莊言於室滿室於堂滿堂稽
不求之身而直寄于阬谷堂室之間不足以知道與言
矣
○才之效用從古難之人曰非才之難其用才難也春
曰非其用才之難其得全才難也以代論者曰古人未
嘗借才於異代以地計者曰何地不生才以人評者曰
人各有所長也世豈不有楚材而晉用者有虞愚而秦
智者有優乎趙孟不可乎滕薛者有位至丞相損於治
鄭而器堪社稷困於百里者豈其人之非才才當其用
之難也用適其全之難也堅於立或脆於行參於爲或
疑於斷強於應或衰於守簡於從繁而勝繁者或惡簡
小稱當鉅而期鉅者常畧小書稱知人惟帝其難之用
才之難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全才之難得也
○易大傳言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春嘗爲之注曰
時未至有其器無所施時既至無其器不可爲時之所
遇者事也事之所成者功也時有難易器應之事有大
小功隨之然則卓犖瑰瑋之士懷抱利器斬用于時而
不待時而動其何以能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夫物固有
用之弗盡者大而用之小也有盡用之弗逮者小而應
之大也成器在我隨事之來無小無大大則成大功焉
時果有難易乎人患無其器耳漢虞詡爲朝歌長曰事
不避難臣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此吾立功特

既到遂平縣境群賊以將畧聞遷武都太守擊羌破
之進拜司隸校尉勛業著于范史升卿非易之謂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者乎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地升卿緣此
於武都成大功焉然則有其器者亦必因事而後見爾
○宋司馬公告其君言皐陶稷契夔龍伯夷益在唐
虞之際皆守一官終身不易今群臣才非八人比乃使
[illegible]居八人之官三年數月輒易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
成不可得也厥後陳校書俊卿亦以是言告其君夫振
古得賢莫盛唐虞人之才性各有所能事功在人必得
久於其任然後能盡其所長而可以責其成禹益之任
蓋周官六卿司空之任今工部尚書之職也禹爲共工
益主山林與諸賢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世乃
久而弗易也帝世庶績咸熙豈非久任之効歟論者以
爲此數君子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亦未必能盡善
如此而況於後世哉董江都謂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
官者不免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自北朝魏崔典銓創
制唐裴作循資格以來誠有此弊然視溫公所謂術奇
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朝廷或以衆
言賞之匪人得舉進者格制其不猶善乎
○人之所謂賢者謂有才也謂有德也國家之所爲求
賢者求有才也求有德也才與德在人無不見之其言
與其行者然士方未用時上之人隔於勢分不能一切

察之是故屬諸有司試其言於科舉之場而占其行於
選任之地言可以知其才也亦可以知其德也行可以
觀其德也亦可以觀其才也科舉以文字第高下而經
取其一于前列稱魁元選任進士依甲第名次而臺諫
獨擢於不恒名要職此又在有司深所加意預以其才
與德而望焉者考課之法肇自虞世漢宣帝嘗詔御史
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我朝考課一本諸古官滿三年
乃一考牌冊備書任內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
書其最目轉送御史校焉亦書其最目然後以歸吏部
稽其治狀爲之殿最則此又風憲之所當有事焉者然
則進士之選與爲魁元擢要職而適及考課際可無以
自表見者邪

○國家無事然後下有藏富之民朝野皆安然後山林
得遂養高之士人有恒言曰君子世治則出世亂則隱
隱於亂世亦豈易哉彼非才非德而藉蔭貲將沉冥田
里以自奉者眞何人也眞何時也洸存中筆談石曼卿
居蔡河隣一豪家日聞歌鍾聲家僮數十常往來曼卿
之門曼卿問豪爲何人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
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意似欲相見待
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往坐堂上久之方出
主人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相見無拱揖禮引入一
館供帳赫然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
紅牙牌十餘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一槃
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
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
作群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酒五
行群妓皆退主人亦畧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
豪者之狀騃甚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他日試使人通鄭
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
往還雖隣家亦不識其面也張芸叟南遷錄潯陽有孟
氏者世業漁門闌蕭然惟雜數椽孟生出見葛衫草屨
容止語言與江上漁人無異就茅菴一啜左右皆漁罟
腥穢逼人稍問廳事如富貴家賓閣進至中堂榜題軒
楹皆以髹塗間之雕采器服粲然奢貝至於酒味羨哉
莫不旨嘉久之出妓女三四人皆百金之士服飾聲樂
所傳皆京師新聲使人終日恍然蓋任俠隱身而致富
者鐵澹雜識少時見東坡言世有豪傑之士隱而不見
於世者吾鄉某君子世居眉山之中拔葬其先君時會
期日已逼而墓磚未足謀於人皆曰往見此君則立可
辦但多游獵又所居山林夐絕試往圖之坡凡兩日始
得至其居候至日昃方見其從數騎歸乃少年也既通
謁少年易服出坐定問故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
具飯且宿于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號進盤
食皆今日所擊鮮也進酒數盃飯畢始從容對[illegible]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呂舍人官箴當官之法有三曰清曰愼曰勤其言出王隱晉書李康答司馬文王之問有曰爲官長當愼當清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又斯三者愼乃爲先清不必愼愼必自清其言如此

○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張子韶横浦録或問當官臨事如

何子韶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滑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於己晁氏客語李若谷教一初任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緩字便是待之謂也春於此得常佩焉孔子告子路云温而斷可以抑奸仰奸在斷而必先曰温使彼不得乘吾之躁急暴怒而加害也温者和緩之謂也因書以自警

○呂居仁記前輩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春嘗待西涯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仕承上臨下寧遭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稍𣷹自熟若公[illegible]性雖少年不可有夸才恃至老不可無[illegible]恭人以公[illegible]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人爲華生所崇貴人已別瑕待之既膺爵服猶習紈綺故態奢縱自戀竟挂清議小懲大誡非不幸矣獨念今班行中士夫在諸生時高談古今歷詆卿相孰奸孰貪孰謟孰讒孰爲蔽賢孰爲素餐孰爲附勢孰爲弄權孰與世浮沉孰模稜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主邁往之氣正正堂堂必此是懲莫或蹈焉及錯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復持舊論者[illegible]人宦成伊邇患失彌深能復存初心者幾人爲卿爲[illegible]夫奸去貪去謟去讒不蔽賢不素餐不附勢弄權不與世浮沉模稜兩端而見訾於後來者幾人若而人尠趣

囁嚅媕婀骫骳棄其平生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國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者也然其罪小小纔足以禍已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罪者也其罪大大將至於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

○莊子有言爲善無近名宋杜衍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求人知則同列不謹者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此蓋衍平日之所以自全者晉武帝嘗問胡威卿清何如卿父威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唯恐人不知夫清自我守身之德而有意乎恐人不知使居今世將有不勝其近名之悔者矣

○傳稱子產爲政民不忍欺按孟子或有饋子產生魚者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曰始舍之圉圉然少則洋洋然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矣是之謂君子可以欺其方然則子產安在不忍欺也淮南子季子治亶父巫馬期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然則民不忍欺若子賤可也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蓋子產仁而且明子賤清靜爲治豹立威御俗故也優劣之分晉鍾繇等告其君者有定論矣或問韓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公意以德不足者必待威耳噫德誠至於使人不忍欺之何事有不可濟者乎

○古人立法雖善久必有弊因其弊而脩之以復其初則善矣若見其有弊而并更其初法此王安石之所以禍天下也大抵變法最難苟非能通天下之志之人未慮郤顧有以深究利害重輕之所在未見其有獲當者也變而不當利未能興而害貽於無窮矣

○宋時郡縣歲收朝廷應入錢糧之外又有一種入庫公使錢不知何項辦此州郡庫公使錢所謂無礙官錢官得使用如備錢般家錢之類於此取之而有司又得以爲送遺餞宴過往官員支賞呂居仁官箴云當官取備錢般家錢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殊不知此數吾分外物也其送遺人者朱子作郡亦嘗用來只是用得分明隨官高下多少定爲之例不至如他人並緣爲奸且以市私恩耳語錄云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兩爲守皆承弊政之後用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所向爲厚薄某問胥吏向時直是如此於是立爲定例看何等官員過此便用何等例送與之自後遂得公溥凡入廣小官亦有五千之助以此觀之庫積不爲不多豈即今問刑取贖物耶抑均徭歲剩數也朱子言當時經總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有破知州瞞匿通判更不敢與爭者今日無經總制錢額零引錢有有處有無處田房契錢在處皆有而不甚多有司謂之堂食公用歲終庫收十無二三其問刑取贖及均徭剩餘數法應入庫一毫不許擅支然臟罰掌印相承瞞匿者不爲少不知當時何以能辦此今有司錢糧合徵外在法不許一毫擅支凡有公使上司衙門行移府州縣所謂動支無礙官錢者特浪語耳今欲辦此固非難事然必變民惜財廉而有爲者乃可致之郡

縣衙比安得皆其人乎若過往官員差人役熊動官
錢以送遺例有司於此但只責在見役里甲頭會箕斂
雇夫買馬買辦下程種種出衢衝要道路日費不可言
國禁雖存人情難拒若之何而小民不告窮也
○宋陳遘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
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
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相沿有經總制錢名目兩
人始也當時言官謂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
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鍋油或射以勁
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
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

可為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願采擇官吏姦贓尚仍
舊習者按治以聞重寘于理其有以驗斯害矣斯害後
世豈可復效乎
○宋王居正言省費不如省事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
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
而徒示人以弱此言亦今執政之所當知者
○李畋乖厓語錄載張公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
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
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即與元糴斗斛不增
價糴之在己初無損於人則頗獲濟乖崖嘉歎遂坐黃
而拜焉春嘗謂黃此事今日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倣為

若有司以此施諸僚佐為惠不細又觀張子韶橫浦錄
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其大者公嘗以蜀地素狹
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
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
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
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餓色然則此事公當時已著令於
蜀矣黃之事固宜有當于公心者公豈其有感於黃所
行而後推之官耶宋名臣事實張詠守蜀春糶廪米價
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
保皆坐不得糴民少敢犯法及後議者格不行窮民無
所濟去為寇王勝叔知益州乃奏復焉蓋即此事耳春
謹合書之以告諸有志者

○趙德麟言當官有三樂凶歲檢災毋自請行救數得
實一樂也聽訟為人得其真情二樂也公家有粟可賑
飢民三樂也以春言之不如無凶歲之為樂也不如無
訟之為樂也不如粟積於無用之為樂也
○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
儲蓄之計若待百姓餓時恐無策也朱子在浙東旱時
欲逐鄉使根排有米者分戶高下出米旋委其鄉之
聰明誠信者處之以為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
忍欺若昏懦之人為人所給譎詐之士則務欲容私不
可使也此朱子當時亦未及行而告諸門人者

○宋葉左丞夢得避暑録云余在許昌歳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錢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余為閲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絶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内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春按金史章宗特下詔以示四方張行簡奏曰往年飢民棄子或匄以與人其後詔書官為收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飢歳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肆為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禦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詔書中行之然則金此語蓋宋法也夢得之所言者尤當預知以備緩急金宣宗南遷開汴京穀價騰踴邑從人至則愈貴問宰相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高汝勵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糴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諭務使出粟更鈔則穀價自平矣信乎處事不可以無術也

○五代晉天福間南唐括田定賦每正苗一斛別收三斗與民鹽二斤謂之鹽米隨苗附籍朱批帶納後周世宗取淮鹽場入周鹽遂不支宋平江南收米如初祥符七年運使陳靖元豐五年提舉劉誼皆言此民病也詔當蠲除疏留中未行宣和言利之臣忽增為六斗八升二合民力大竭紹熙中在處守臣先後建明陸續均減而在饒者迄宋末始除事載馬端臨獻苗記可考雖然此事在宋特故屬南唐諸郡也然耳他州無此害也國朝班户口食鹽於天下而歳收其鈔曰户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歳出折銀錢户口鈔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已

○役法難均前代已不能無病于是朱子嘗言鄉有闊狹富豪有多少狹鄉富豪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蕩惟彭仲剛作臨海縣先計其闊狹多少中分而均役之民甚便焉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終不能

變也春按彭之所爲今法令無不可得爲者顧有司用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戶列九等門分三則鄉鄉不能無上中下戶雖上上戶不能無中下門所謂富豪有在此鄉稱上上戶而曾不比於彼中上戶者有在彼下上戶而可當此上中戶者爲州縣者若只計其闊狹多少而不計其事力高下槩加通融亦未見其能均也馬廷鸞併都記引膾菴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只是衆擧易舉之術耳併都併里今日乃極不得已事也

○元李存義役謠云八都安仁最下鄙易水易旱生理無聊公姓役名主首半是摘翁樵柴夫或因苗麥償升斗遂兼殷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土赤聊當辰砂朱五更飯罷走盡邪水潦載道歸來脯天下未平諸鎮砕每以附近先供需課程茶酒牢陪備所取鹽米何錙銖迷粮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火唯聽摧撻生蟲蛆幾年辛苦坯容蟻一界了畢鍋遊魚問逢賢宰相憐恤蘇息無術空嗟吁省符郡帖一朝下義役得詩從鄉閭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趨同時共事數君子但有贊協無咨且出多出少由厚薄若小若大皆懽愉七八吾縱廣非獨力傾助能幾咸安居移東走西幸免矣邪上遷下歸誰瞅不聞號哭到雞狗但覺和睦安犂鋤[illegible]依此繼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拘春茲錄之告諸郡一下郡其獨後乎李存義謠謠不

誣義役之役乎可圖古人事是今人模

○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間工部侍郎秦逵復議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於是諸匠便之

○漕河夫力歲役甚夥河邊郡縣常籍鄰境貼助故有沿岸夫廠之設而黠胥猾吏並緣爲奸所司在遠日用多少不得周知民困出錢無有紀極主者卒無法以處之昔宋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欲槩州縣民戶美之用補耗之郡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於是一聽之郡所爲使理今漕河之人能推之郡之所爲其於都郡邑之民必可均而無弊矣

○宋制縣主簿專主簿書書其民事與令丞通行簿書治則民之力役之征粟米布縷之征無差紊者因之兩造之訟五刑五罰之獄亦簡矣南渡後庶務繁委刺史部使者之檄無虛月凡郡縣之政無不周洽是又不識於一官一職而已也程迥爲餘干主簿廳記如此主簿之職凡一縣之簿皆得而領之民下有簿保伍有簿學有簿受詞有簿三一下都一送案一正抹限有簿三十逮至有簿繳有簿諸司及州守倅判皆有簿准帖牒皆有

簿受外州縣有簿佐官中有簿斷獄有簿凡財賦之入
皆有簿自始至門皆有簿入出庫皆有簿俊有給俸簿
給庸簿土官錢粮籍解抄簿自餘令各又有所謂總簿
蓋無所不勾稽可以正典常可以糾奸慝可以理財用
可以安邑民近日居是官者自二税以省庫之外無與
焉號曰冷局無惑乎爲縣者之務益繁[illegible]揚簡爲樂乎
主簿記如此朱子語錄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
簿書皆當管其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税出入之簿逐日
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然則官大小無冷無熱在人
盡心焉爾矣就此一小官言之其職之衆廢可考矣
○令勘合之制自洪武十五年始在京五府六部都察

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
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有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
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幷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
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
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
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幷底簿拆黏
具本奏繳仍具青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
此即刻木剖竹革奸弊之符契也始時半印紙交藏內
府臨用赴領行之既久因建言者而制益便焉二十四
年豐城典史馬堅言今置勘合爲券印以字爲號次第
書之彼此各藏其半凡徵收必合而驗之同然後行甚

得革弊之道近聞各司惟以帖委吏胥以將所部少不
如意輒加箠楚而其事反害及於民伏乞增置勘合付
諸司聽其填寫差遣事畢繳報所司亦必不敢輕發以
病民而凡事務亦不至久曠也今日之事亦頗在奉行
者何如耳
○印信唐以前莫詳其制竊討唐時諸司因官置印宋
已非一宋時凡各衙門長佐官員皆有印官有員外置
者係兵刑及專達與給納官一切文書各用所請之印
行之南渡兵火散失諸司往往借用舊印有以不便請
者又因費重而止或問朱子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
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請印時有

指揮使幷一道家印胥吏得錢方給足知當時縣簿尉
官亦必有印方行文書朱又云其時有縣丞用漕使印
者蓋諸司舊印借用上下彼此皆所不計唐宋間人會
際非常倒用印以濟事者有之其因而惠惡長奸者亦
不可勝數矣我國朝建置諸司司置一印以長官掌長
獻則貳署政繁之司官則雖多印無二京官十三道御
史巡按有巡按印外官按察司副使僉事分巡有分巡
印於本道本司印自是判然六部都察院侍郎都御史
等官出而撫視行勘則給關防關防之製又自與印信
別我朝制度過前代者此亦一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六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教學於王者之務莫先焉成周遺冊足徵也二代以降漢唐宋爲達治體而漢未遑庠序之事元朔始興太學唐仍魏制始郡縣有學然唐郡縣未聳有廟官於學者宋慶曆間始立學命官時宋已四世矣我
聖祖太學之立在未正位前正位之二年即詔天下府州縣徧葺黌舍無遐僻官爲師定以員有長教焉有分教焉蓋欲挽三代以降之滔流而揖之以遡古之帝王之所爲治文治之盛不俟䝿久而後明也學官之任于今其不既不重矣乎今之仕者柰何舉畀學官仕而任學官輙惆然不滿望是皆不知所重者或曰猶以也
祖宗時學官之選加於諸執事一等人皆以師道自持節使岳牧莫不接之以禮而今多不然矣噫仕者不知學官之任爲重任學官者其有能盡其職以無負其任之重者乎噫盡其職無負其任之重非大君子不能而師儒之職固君子之所樂爲也今之時與
祖宗時異君子居其任顧身所以自重者何如斯可矣

○書院之制肇自宋初方郡縣學未立時碩士名儒往往于此焉出今學校徧天下文教熈洽而書院亦所不廢蓋家塾黨庠術序皆所以爲成德達材之地探諸古法近代之教不厭數也

○途今之仕者非一而其正者曰科曰貢科舉歲貢皆至自學校正途也正途而仕者又有難易遲速不同焉稱薦鄉書奏捷禮闈登名進士籍即受美職公卿大夫可階陟也在學校視食廩爲資需次而貢常例府歲一人州二年二人縣二年一人所司上之禮部送內府試就校官者則重試不者送監肄業送各衙門歷事送吏部附選假歸候取率十餘年始沾一命與州縣佐而止耳科貢之途相去如此嗟夫閭閻啾啾士遊黌舍中孰不以得雋科舉爲志志不能皆遂於是乎歲貢雖富學識不能不循常例以常例猶正途也仕有難易遲速之不同人才固有等第乎而有富學識而難且遲者不有命乎

○宋開寳初詔西川山南荊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往來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又後法廢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illegible]宋初遠郡小官致罷多芒屩策杖以行不幸丁憂辭官或流離不能歸咸平中詔川廣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illegible]蓋䘏小官意然非禮制所宜我朝統馭四海川廣通舟之地官必南人雲貴地方陸路艱險小官選授法許給驛任者不憚跋涉舉人新中赴禮部試者俱得以公據給驛法均厚矣舊

舉人雲南又獨以遠辟給廩力作處雖不然而鄉貢䝉
于禮部亦有進用階非如家不中後回有重解者也
○禮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
惟江西吉安爲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
落者咸以爲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下第舉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
廷試之擢韓克忠爲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
克忠等則皆北人也明年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者
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
十七人爲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蓋止於此洪熙元年
定南北中三卷以取士自是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國朝進士惟永樂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
文淵閣讀書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
人日游中秘食於太官月給膏燭貲
上閒燕之頃駕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
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爲
多得人今考求其其名業自王文端直王文安英李忠
愍時勉暨文襄四公外羅侍郎肅陳祭酒敬宗李布政楨人
知其賢者餘亦不盡知也曾狀元棨在翰林特有邑人
入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諭曰朕惜爾才也曾所居近西長安門家

不戒火延及禁垣
上爲置不問其見知如此劉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
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
太宗世始起爲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夫景泰甲戌始辛
壽八十有七若有位而壽以大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
可數得耶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
璉者爲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
庭皆哀具儀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
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之北君山至今歲時祀焉夫
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壽考祿秩繫乎天君子
論人豈與壽考祿秩爲豐歉哉客有與春商及近來科

目士者因舉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推
○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
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
朝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
廷受蔭入官唐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部用舉者召試
秘閣介引嫌罷之洪容齋云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
與夫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塤皆於省殿試冠多士者異
矣春按宋徽宗朝蔡君謨子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爲
同族嫌而抑置于後檜無足論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
不以爲嫌景泰間都御史王文子鄉試弗第至自訟焉
事見李文達天順日錄春月所及見者

孝宗己未科
武宗辛未科聞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
其子並得及第也
○自兵民分置之後官已文武異秩漢官階秩品則武
高權則文重魏晉而下襲焉若都尉左右校尉以騎步
名有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沿及今日若指揮副指揮
以兵馬司名有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漢長安四尉城
東西南左部西北右部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邪魏晉而
下襲焉武其冠而文其服唐用隋制雖視漢小異然猶
選于吏部為品官至五代而始廢宋之有尉增置于開
封祥符兩赤縣者則今之兵馬指揮司是也宋初並用

選人後改差武臣元祐中蘇轍以為言俊仍其舊我朝
改勝國萬戶為指揮使次之為同知為僉事皆武臣之
秩而選于吏部者惟在京兵馬指揮使司司設都指揮
副都指揮知事後改兵馬指揮司分五城設指揮副指
揮革知事增吏目職專京師巡警等事所屬地方盜賊
爭競風火街渠凡各衙門事須撿覆無一不在其所當
理前代尉之設自京及外皆有之而我朝兵馬指揮副
指揮則獨設於京師縣不免制於府而此官則獨為一
司尉不免雜武臣而此司一選于吏部皆學校科貢之
英然則命由此司此官之設有武之品有文之權固非
前代之尉之比而亦非今日指揮使同知僉事之所敢

[illegible]也者惟古今官資貢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有秩之
武而實用于文者若今日之制不別白而言之後將何
以考焉故因曹君之嘶而為言之如此
○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
非從征而犯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故指揮以下
及鎮撫千百戶之亡故者官為造墳安葬致祭有差其
子孫優給俸例係陣亡失陷傷故淹沒者全支邊遠守
禦出征并出海運粮病故者減半蓋錫之法當厚而又
有節如此世襲子孫親弟姪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
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
二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法不得不嚴又如此國

初武職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
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
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
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
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奉天征討
有功陞職皆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
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
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
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
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
者或以陞職或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

猶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爲例
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
隷足跡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
臚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則又皆世襲
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嗚呼
○武職冗濫京師爲甚俸給不時入非善治生顧行檢
者往往指俸預貸於人比關給時升斗皆入物也本衛
軍士有子本家其親管官旗至侯門而仰面馬冠履倒
置無人爲救正者弘治初大司馬始禁各衛所官旗不
得預指俸粮貸錢其害者不得爲令俸粮以營利息欲
正名分意非不善而貧富偶俱然其不便其禁遂革昔
宋臨安等到任揭榜民戶不得還私債意亦在於抑厚
利以恤貧備已而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農
桑之具流遁紛然遂復揭榜令上云放債惜乎當時無
以此爲大司馬計者此事其眞無可救之術邪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都督府
錦衣與旗守等衛並同然其衛洪武十五年自儀鑾司
改置故所隷又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役其職掌直駕侍
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二十年以
非法凌虐本衛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繫囚
送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承

勞後比京照例開設職事仍舊而注遇漸加視諸衛
冊凡奉旨提取罪犯本衛從刑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
差官則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撫司掌
問理本衛刑名始亦與諸衛同而兼管軍匠後專設鎮
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爲一司
今謂之北鎮撫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舊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鞫
問姦惡重情奏請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
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參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
撓也今日之事其孰有問之者乎凡東廠及本衛各處
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眞
情若有冤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
去今幾何時法司於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不敢一
毫爲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撫司之參語者
乎嗚呼
○或問春選將之法春曰取之門第不如取之行陣之
得實材求之內服不如求之邊徼之得實効門第者膏
腴恩廕子鮮克讀父書而行陣多汗馬功舊之人武勇
已著生內服者坐而談兵豈知古法之不足恃而邊徼
所出性習安焉地方夷險之跡蘖翫向背之情固其少
而諳之者也然則執此爲今日選將之法可乎天地生
才彼此何間乎此言特舉其大凡耳而今之選將者乃

援相以軀幹制以階資較以騎射察以過失試以章句而其他莫一無所於計是白起之精悍不用於秦韓信之洛略不用於漢杜預之射不穿劄不用於晉李靖之身徒罪累不用於唐而韓世忠之目不知書者不得用於宋也豪傑知畧出衆之士不幸而在下位其姿貌脊力不與才副而吏議罔貫文字弗取將何以自發乎然則選將之法其必畧是而後驪黃牝牡㢮幾其不失也嗚呼今之任選將者其足語是也乎

○兵家以勝負爲常而人物非成敗可論何哉事幾之會有在我得爲者不得爲者得爲不得爲之間有幸者焉不幸者焉幸而勝而成非必勝而決成也君子有不

貴者焉不幸而負敗君子不嘗其負罪其敗而重傷其不幸蓋君子之論不貴於幸也如此

○事由勢爲緩急以機爲進退曰緩曰急勢也緩急之際機也勢有二而機爲一故論事者貴辨乎勢而善處事者必審乎機吾郡近日之事其在民也有甚於盜賊之爲患者乎其在上也有重於用兵者乎此其事勢之急與其機宜何如此吾耳目所及吾得而言之自戊辰秋賊出與寧隨犯吾郡已巳之春冬桂陽挂東宜章永興諸鄉邑遁遭蹂躪殘無虛月曁今庚午夏抄而始息一方生靈皆湯火驚魂對很成骨肉草莽化居室卧不忘卷席坐不敢弛裝久矣長沙實慶衡永荆寖辰靖之兵爲之奔命前僵後仆甲生血鱗胄養[illegible]暑暴露曠日逾時勞苦而功多其誰乎中間事勢更變靡一豈不屢有可乘之機而三載于茲不免重困民生而苦將士始之失而終之得也甲之乖而乙之成也緩急之際進退之宜誰以執其論誰以尊其處而事以責其人而功以歸其身嗚呼天下之事未有不辨乎勢而可以興舉未有不審乎機而可以收戢者也是故明者於勢辨之用蚤智者於機審之在微𤪟陷天于涓流撲燎原于星爝足駐峻阪耳掩迅雷以適是勢而投是機其視民患急於救焚拯溺而用兵精妙比之出神入鬼英聲茂烈取捷旦夕此豈尋常行伍悠悠迷昔之徒所能辦哉

嗚呼噫嘻吾弗論已今茲以往地方不猶有當處者乎吾嘗有疏聞朝廷吾不能謂今茲可安於無事而習嘻曩之壞於無備也

○春頃街命三邊將官副參將而下隨行境外彼已裝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類皆與邊地寨草一色有警易於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賊不得識之萬一遂陷不測猶得紿而脫也西魏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宋殷孝祖輔圻之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

不艷得毋考祖果於陣爲矢所中死昔衛懿公不去其旗以敗於熒關雲長望見顏良麾蓋而得刺之於萬衆之中故驚馬將樽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予敵耶

〇春往使陝西見西安城上舊貯鐵砲曰震天雷者狀如合碗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者是也然言不甚爇火發砲裂鐵塊四飛故能遠斃人馬邊城豈可不存具其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燒者用之雖不若鐵之威軍中鐵不多得則磁以繼之可也飛火槍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令各邉皆知爲之不著（弘治十一年今大司馬取樣到京欽造不果）

〇寧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牌上横兩鎗床左右附兩銃俱孔達牌外牌下撿二木止則爲車前脚行則鐵鉤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竪車近身爲繩袋裝搭什物臨戰時鎗銃之類惟四人便之入夜下營人與車從車之取於戰陣大抵防衝突耳然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

餘冬序録卷五十七

餘冬序録塞壯卷之五十八　外篇第三十三

郴蘇泉何孟春撰述

[illegible]國學生仲方編輯

國初中原地兵興之後田多荒蕪

太祖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省臣議置司農開治所河南司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録事二員從之（時洪武三年河南府知府陳脩及司農司官上言某處地荒蕪宜召鄉民無田者墾闢戶給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數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於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屯軍達者亦務近城多上閒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令開耕從之）其後六部並建司農爲戶部各省設布政參政等官於是革去

〇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逃戶庄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還之限其近北諸州陷蕃人戶來歸業者五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年內三分還一此外不在交還之限其旨明白推之今日殆亦有可行者

〇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秋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闊一壟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

三呼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册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充軍茲蓋生道救人雖死不怨者也

（）宋程珌紹熙中主臨安府昌化簿時邑酤額重搉禁嚴有種秫者官必覆畝而籍民以為病珌言於御史奏蠲其額百里德之種秫加税蓋宋時法如此我國初亦禁種秫此禁酤首務

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令曰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畝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而今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貴也及後酤禁開故至今不行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則福建爲多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則建寧爲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如宋蔡謨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採芽以進復其戶五百俾專事焙串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戶不堪於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民採進之詔只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之盛心矣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之氣滞非茗飲則亦無以生之番饒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其人不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横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俾爲符契以絶奸僞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認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著藏卜等往西番一體申飭時駙馬都尉歐陽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鬻倚勢横暴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官河橋吏特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國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

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務歲遣行人四員巡察私
販自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遍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
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勑專理今淡之行移復關務而所
得之馬歲益微矣

○鹽之貢載夏書掌鹽之政令見周禮當時但以共用
不籍為利也管仲相齊正鹽筴利源始開漢武置鹽官
鹽於是有禁榷後此有國家者於常賦外必資焉北魏
時甄琛乞弛鹽禁元勰乞如舊宋儒謂其言皆非中道
夫山澤之產盡捐諸民不可欲盡屬官則亦未宜權於
官無貽於民無傷上得資以富下又得資以生斯善矣
唐乾元初舉天下鹽利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遂至六

百萬餘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蓋劉晏規畫之力爰於
國計大較取濟江淮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
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
監支鹽為錢六七百萬緡議者以為一州所入過唐天
下數矣然建炎鹽直視乾元所權貴三四倍而錙銖較輕
甚其數多寡不足量之以為錙銖就道隱蔡衛泰令[illegible]
賦之源煑海之利居其半則宋之仰給於鹽國濟慮也
衛又云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之害也今四
之鹽煑海者淮浙東南煑井者蜀鹽出西北屬轉運
司者六爲提舉司者七轉運司歲辦引鹽共二百七十萬
有奇而兩淮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有實得三分之一[illegible]
奇其地據兩京之衝行鹽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比諸
他司又收廣遠所謂私販之害不有憲臣臨之其能免
乎我朝自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閘鹽課宣德
十年差御史於兩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其後歲每一
差以揚州為駐節地揚州有巡鹽察院當自正統間始
景泰三年差御史巡河兼理兩淮鹽法未幾仍改巡鹽
自是以巡鹽兼河道事鹽法之任益專查盤清理糾治
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
然則臨是任者不有因時制宜通變之才其能勝乎淮
鹽至正德間十九入權奸之漏危無復有法嘉靖改元
憲臣始克極歛而貪商鉅猾五倍其重法亦非舊越四

年乙酉載君奉
令天子命理鹽法於兩淮慨然曰茲國家之所仰給者
猶唐宋也茲法於
祖宗舊凡再變矣吾其敢三變乎避然必少為之所乃
適既加注層又慨然曰袋額價增於最額數不廣重有
貴窩之弊三弊弗祛鹽如何不貴於昔此亦吾責也明
年條約既布牢盆改觀官吏咸服商與竈丁無隱交私
販屏跡局算鹽鏡邊儲克充窮民不淡食是皆君通變
才之所致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
使其隨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得擅給驛傳船

馬又命兵部遣使籍杭湖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
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貲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
鄭州驛馬户今河南有市户馬是也是年河間阜城驛
馬户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户應役惟仰於馬然芻豆之費不貲故嘗命兵
部榜諭凡驛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何居遂還之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今之學
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眞皆不
循本俗違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
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毋雜處
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

者聽其佛經番譯已定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醮亦不
許拜奏青詞各遵頌降科儀民有效瑜珈稱善友假張
眞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天下僧道有刱立菴
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觀凡
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
成班次一年高者率領除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
構有司以書册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
深谷脩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刱菴堂
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
周知册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民間充軍不許收留爲
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爲僧者

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
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
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六年
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
山做工畢日就留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僧擅容留
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諭禮部將洪
武中嚴禁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
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宣德八
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
律成化十三年又禁約遊方僧人凡僧道住持勅建寺
觀許二人勅賜并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弘治十三年

令凡漢人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
問發原籍各該軍衛有司當差若漢人冐作番人者發
邊衛充軍
○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
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
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
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弘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
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
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宣德二年
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原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
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

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成化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官督遞回籍弘治元年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原管官司點閘知在不許容縱十二年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璫滿朝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洪武元年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慨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苦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脂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著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初宦者爲[illegible]館[illegible]支米[illegible]中[illegible]今既爲官）宦[illegible]

上曰內使輩食衣於內自有定額復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門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官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鬭毆先鬭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監官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十年有內使以文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還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昔賢明之君凡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況閽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
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
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
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
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
耳二十四年豐城縣典史馬堅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
設置官寺守門使之傳命令給灑掃而已然往昔之君
多爲所制由其爲左右親近之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
養成內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以防異
日弄權之患
上嘉其言有關政體二十七年申定皇城門禁法凡內
官內使小火者出入各門守衛官軍務須比對銅符若
本無銅符及有而不比輒放行者治罪比符之時仍要
搜檢精細揣捏交襠或將帶金銀段疋衣服等項須憑
勘合放出或有公差幹辦事務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公
幹及辨驗身上衣服是何顏色見數明白隨即附記事
畢回還依數點進但有點對不同即時奏聞治罪二十
九年
上覽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曰當時坐
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
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
大抵小人竊柄尚能決意去 亦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

曰漢末宦官尚無兵權所爲不過假人主名以亂四海
至唐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
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
擅作威福朕深鑑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
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
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閹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詔道
進私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也
○唐宣宗懲閹官之橫令孤綯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
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予謂此法亦可行之爲僧道者
○違官尋常出入乘轎不知始何世或謂命車制廢則
有之宋人記王荊公居金陵特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
輿公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春
按漢書井丹在信陽侯陰就坐上見就起左右進輦問
曰昔桀駕人輦者是耶然則貴人不道以人代畜漢有
陰就一人自井丹言觀之兩漢之君尚無人輦臣下安
得肩輿唐書房玄齡病稍閒詔許肩輿入殿此特出上
命然耳唐會要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
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
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illegible]大自
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是知唐
宋前未嘗許乘轎事也 余子語錄宋南渡前士大夫

皆不共用轎如荊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
馬或有老病朝廷賜轎猶力辭乃受南渡後則無人不
乘轎矣春考汪浮溪集有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正是
南渡後事今制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聽乘轎四品以
下雖堂官亦只乘馬得以方杌隨餘持交床在外司府
州縣大小官並有欽給馬若武臣雖勳爵侯伯而下制
止乘馬亦不得持床杌不然以違制論士夫老病閒退
去京遠者從便我國家令式之詳如此

○京師制不許用涼繖暑月惟堂上官得用黑油長柄
大扇科道部屬官自以撒扇障面南京堂上官舊用單
簷絹繖科道部屬用大扇間亦用小絹繖然皆非制前

時言者請兩京事體相同亦曾禁止按宋人秘録京城
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繖大中祥符間惟許親王用之餘
並禁止後又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與今日迥
不同也

○五方之色南為赤四方之神南為朱鳥赤與朱一也
在緣為緋九宮離曰紫紫蓋易傳大赤之謂赤之極深
者唐宋品官制服用緋紫謂緋曰赤曰朱不曰紅紅非
赤朱比也宋人記唐宋制用紫有禁所謂紫者乃赤紫
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為妖服非品官服中色也論語
紅紫不以為褻服注紅紫間色不正色也金大定十五
年詔親王百官傔人所服紅紫改為黑紫彼禹服不足
者服今人例以赤朱稱紅而於紫不復知有赤紫黑紫
之別然則聖人所不取於褻服者而後世顧可用為朝
會服那蓋有辨矣

○唐崔融吏部兵部選人議有東西曹之名東曹謂吏
部西曹謂兵部也國制吏戶禮兵工五部在長安門東
與西五軍都督府對其刑部并都察院大理寺號三法
司又在皇城之西西金方取主殺義也故人稱東五部
曰東曹刑曰西曹所稱同於唐而所指異矣

○南京法司在太平門外鍾山后洪武十四年立中刑
部右都察院左五軍斷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義三曰
稽禮四曰稽智五曰稽信又左有大理寺審刑司公署

九所相比類天文貫索九宿故總名曰貫城車駕嘗幸
焉有諭刑官之勸獎戒備至後五軍斷事及審刑司皆
革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謂之三法司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士編輯

藩省之職寔長守宰所以銜運而柄持者惟以養民爲責寒飢而衣食疾苦而撫䘏頑梗而導化冤抑而伸雪凡爲師帥承宣之事皆所以養民也然國家制用上不能無取乎下也有以取乎下則下不容無所出下有所出則上不容無所司藩省之所司固財賦也嗟乎財民必也欲民剖其心以出供上而曰吾養民也而可乎上取乎下勢必然者吾是司也取之有制賦之有時歲支物數視出納盈縮之數爲經費多寡之節使民心無所於傷而求乎有資於賑救征役不妨於調食非養民之道乎吾見長守宰司財賦而盡養民之道者之不易其人也今兩畿外郡縣分隸於十三省而湖藩轄府十四州十七縣一百四其地視諸省爲最鉅其郡縣賦額視江南西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廣熟天下足之謡天下信之地蓋有餘利也積習久而成法隳吏蠹民奸詐與爬剔簿書山委訟牒絲紛徭役不均追需無已守宰其人而或少疵焉國課軍儲預借何地將一切繩之嚴急官府未見奇羸而民戶已先彫憊職衙柄於是者可不善其所司也哉湖之諸郡縣比歲天時好乖走魅驅螭人不聊生山林盜賊緣此淵藪徼塞蠻夷亦乘間竊入野殺掠哭在在而然利源堙涸生物鮮少蓋必有通才類識之士職之藩省以長諸郡而郡得人以長諸縣庶乎其所出於有司者之不傷民心而養民之道爲可盡也

○福建地開八府其半負山半瀕于海倭夷之走集土卒之屯戍所在困憊苦於空耗田里之所供給陸運水載雖弗及於京師而地方坐食之費仰諸有司歲恒急布政司作長民牧所以帥諸郡縣承流而宣化者其佐出則任分守責焉蓋不獨區區財賦督而已也使者行部以宣德意躬教化爲務閩粤之域自宋南渡後眞儒繼出文獻可徵泉今不衰論者比之鄒魯然則其地帥臣殆又不可以俗吏而爲之者也謝君爲之其勝任哉

○司牧之職府居尊其在十三省則三司轄焉而南北畿無三司府得有其尊兩畿諸府財賦軍需之給視他省居多而要舟車之會擅水陸之饒南畿于今日國家所賴尤多也任府牧者宜何如有府之尊不負今日之所賴而始可耳太首當衙篆左右視無已時聽煩而請叢是故必有佐通判郡佐也尊與太首埒歲以事出按屬邑至二三百里外邑吏奉候惟虔決獄治盜興學督稅審徭役清戶籍飭風俗詢便宜邑吏惟命之責成焉故制府有首有佐員備贊治事領分理一或非人而莫爲之轄則惆悵以雲下今日之所賴者不已負乎是故

畿部變內地為股肱郡擇材而牧每歎難非其人眾之
矣職則不肯輕畀而張君來判衛鐵之鎮江府府兼三
司之轄而要角車之會遭水陸之饒着也京口之民思
感奉宣力勍効輸財賦軍需之給上無匱乏之憂而下
不見儆歎之苦國家之所賴於京口者豈嫌多取哉侍
駕于行二三百里外丞尉警侵婧卒胥戢擭牙約苅頓
期約之患後命也若是府牧之尊而何惡之有
○朝廷設官凡以為民也自漢承秦有天下來守令實
親民之職治人之本環千里而郡百里而縣千百里之
休戚繫之是故為民擇人莫重於守令畿甸內拖為郡
若縣天下視為根本朝廷倚為控背郡守一非其人卿

貽民極之害是故為地擇守莫重於國畿漢詔守令民
之師帥近地稱左右翊唐制郡守錄名御屏近地稱四
輔我朝建布政使司北古十二牧以轄遐外諸郡而南
北附京近地則直隸京師是故其官其地之重可知郡
屬布政使司者職於民雖親不如落臬得有其尊落臬
曰監司者官於郡雖尊不如郡得親其民令畿甸諸郡
下有諸縣乎尊屬上無藩臬之轄官加重矣其可不重
擇其人以重是官乎部桐之城留都上游自漢末三國
來鉅鎮所在江淮之屏蔽要衝在焉地加重矣其可不
重秩其守以重是地乎
○古侯國地方不過百里自秦罷侯置守以為郡郡大

者往往方千餘里郡守之職擬於古諸侯其不亦重乎
漢仍秦制稱郡太守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事無不
統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更名相然所掌守職也後
漢尚書令僕射出為郡郡守入為三公如楊太尉秉兗
州刺史也蓋重其任固然晉而下守相內史並銀印青
綬唐刺史加號持節宋令不任守臣不為郎蓋猶兩漢
遺意唐宋鉅卿出者多典郡為郡聲起即膺顯擢如宋
廣平公璟李太傅迪杜祁公衍輩皆兗州刺史居無幾
位望所到已如此然則郡守何負於吾輩哉吾輩為郡
能如楊如宋如李如杜之在兗州而後自誇予不負守
可也魯論所謂千乘之國侯國百里者也今日有能以

里計賦兵車事乎民將告土偃戶貧物力詘予恐官有
所弗能強也今郡大於古侯國而屬邑不能從侯國之
職其賦多途耗焉故爾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魯論首卷中語今日守若令所
宜恒省坐右者也宋人記李文靖常讀論語吾問者曰
沆為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文靖蓋
極意行斯言者兗州古少昊之墟東魯封國班孟堅志
謂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而又謂魯道衰孔子乃脩六經述三代之道
是以其民好學尚禮義重廉恥而又謂今去聖久遠周
公化微孔氏教衰民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其好學猶

僉他俗一篇問數欽猥敗何居我國家與崇聖教功四
古治凡教養責有吾君吾相任焉守者令實奉以行一一
變至道非孔氏從有望其誰瑜君所謂聖人之徒而所
治乃在聖人生長遊歌鄉遂之地今日宗藩所寄四州
二十三縣所仰利惟治劇才宜爲所貴於治劇才精強
以制撞突明察以燭欺傳澀厲以示機防勤敏以應期
會矜持以避嫌疑愿恪以見循蹈恭順以免仇忌長厚
以消怨讟而春所望於君豈獨是而已
○用世之士任踰于力何如力過其任名浮于實何如
實過其名力之所至充與詘在已名之所加有餘與不
足在人在已者可懼在人者不必計吾力甚充而人不

吾盡知矣愚焉吾視吾任力無弗勝名無弗稱無扛鼎
絕筋之殆有破竹遊刃之便是則用於吾而饒於實者
之所貴也貴陽居荊廣川雲之衝實西南邊藩思州其
絕徼去兩都八九千里舟楫不能至郡夷雜揉反側無
時喜則人怒則獸衛奔豬突難可常法繩御今乃枉視
君之才守茲地荒陬寂濱羅施之舊域而奇寶橫擲諸
道傍得無有不盡知吾者乎夫士所患名實莫相副爾
若有實以勝其名人不盡知及才力不盡展於任用奚
患焉且夫士抱利器未有不因地而見者所遇既有地
見知自有時朝歌澁澭廢驛虎豹蛇蠍之區皆造
物以昭家儆建勳固業之處孰謂若名不自茲以顯任

不自茲以大乎
○雲南在古梁州之南乃徼外夷地三代封建之所不
及秦置郡縣亦不與焉漢武南平百粵改梁曰益始領
於益州部刺史然西南戎瀘土之域兩漢亦特相羈縻
爾自唐迨宋世據蒙段二氏邈如外國元舉吐番兵入
大理始開行省置宣慰宣撫諸司然以夷治夷聲教罔
無取也我朝統一天下改行省爲布政司若雲南所轄
爲府十有二爲軍民府七附府莫不爲州爲縣爲長官
司而間以軍衛軍民指揮司守禦所所謂宣慰宣撫惟
至遠純夷不可設流官處乃仍舊故如廣南西道宣撫
司宋之特磨道處濃智高之裔者亦從置廣南府焉我

朝疆守之拓威德之被內盡四海外該八紘振古未能
或之先也鎮沅元江等府無流官蒙化景東等府流官
秖佐貳或首領而廣南府獨有流官正員
祖宗深意蓋欲內地視之俾斯民於同仁中也然則爲
天子命吏以正員涖茲土可外而弗教邪而數十年未
有一入其境但寄理於鄰郡者何也正德己卯春叩都
御史持節雲南之明年廣南正員缺不聞其府士民爭
擾藩臬間喜其地方和謐非他土官部落比以爲得賢
守至不我鄙夷家諭戶曉與行禮義其時乎嘉靖壬午
會春替還此願竟未酬也越四年丙戌紫君拜廣南知
府來問于其有以淵遠人之所願望者乎今川蜀貴竹

土官弗靖坐除削更易流官一再世後風俗與内地同已往往而然茲土置府設官肇自國初漸被德化久矣矧今士民復異於他部落國家聲教四達煌煌天下今固無不可化之民君子無不可居之地也

○仕何貴乎吾欲致君而澤民噫致君澤民之事業非一命之士可自委而崇階峻級非可一蹴至也始仕者何願乎今之位通顯者大都自進士始内而省署臺諫外而知州縣事進士一命皆得爲之而内外臺省州縣異焉故人情於爲縣每有不樂焉者人例曰爲外官甚難而莫難於爲縣不知所謂難者何指將負氣骫骳謂委曲之難盡耶將宅心夷曠謂猥瑣之難任耶將欲行

其所學而婾𡚶求合之難耶君子居其職則治其事有以事上有以使下簿書期會何厭於煩君子之任也欲膏澤下於民孰如親民之職近且易而預難此而不樂耶賦有常而民産無恒水旱疫癘之不期民就窮而斂愈急韓愈氏所謂刺史之難爲也今常賦外科條如蝟毛民生自謀朝不及夕不獨無恒産而已水旱疫癘幸而獲免官役私膺身資斂具終歲僅僅莫克自償五兵之用百工之材部院下司府府督州縣縣吏視民如此其何以處之有志於澤民者吾未謂其爲縣之無難也

○今之世守令行事尠有得遂如其志者權不得專而責則於歸令誠欲行吾志惠吾民柰何上之所取辦於我而我之所欲爲吾民者未必能兩得也官之設[illegible]爲民而守令民之師帥論政治者莫先焉君子幼學壯行得民而治之其處之也必有道而奚有弗樂者乎先正有言治愈大則愈難爲監司不如爲郡爲郡不如爲縣何哉監司有良法不能保諸郡之吏以盡行郡有美政不能使諸縣之民而皆被而爲縣者可呼吸通也今日豈憚爲縣之難者乎權不專而責於歸令之謂爲縣之難也事有吾力所得爲者吾得爲民便非吾力得爲者吾實下官而欲見諸設施勢自難以直遂是故奉宣之間於善者有從吏之道焉於利害半者有斟酌之道焉於莫可柰何者有通變忍伸之道焉世事豈得遽如

吾志要於吾志得行以惠吾民而已雖然今之世事難直遂豈獨爲縣而在下官然也雖然亦豈獨今之世乃然也哉春頃辱監司之責身親其難嘗以告人而口弗能悉其所以然范君行當有以驗予言之所未悉者予茲言未必非君他日大任之一助也

○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而郡縣之官於民最親遠方之民去朝廷最遠官於民有最親也則不可不擇其人以任其官民去朝廷不能無最遠也則尤不可不爲其民而慎擇其人此自昔知治體者所以欲均内外之任使無偏輕之患而審天下之勢者所以又謂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然則任官人者於人之才且賢

而不免于外而遠也豈勢則然而其道不得不然矣天
下之大必得人而後理勢雖有遠近內外之殊而普天
率土皆在王者一視之仁之中內外民之遠近其容有
軒輊哉人之才旦賢而官之外而遠也今日求治之道
蓋不得不然矣

○百里而縣十數縣而郡郡守統于上守一易得人而
令十數不易皆得人也十數縣之地之民其事之繁守
不得一一親撫而躬治也是故郡必有佐同知以清軍
通判以督粮以捕盜而推官則以理刑為事凡郡所屬
軍伍錢粮盜賊徭役事入詞牒者守之所當問推官舉
得問之而又得以時按行屬縣以考政撫否察民休戚
推官得人豈不足以助於守以感動諸令而可不慎擇
其人耶唐張九齡氏謂氏衆懸命縣令宅生刺史而遠
郡牧守視為斥逐刺史乃爾縣令可知宜重守令以救
其失此有見於郡縣之官與遠方之民者也宋蔡襄氏
謂太守之責不若司理之重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
則平之於尹尹不能平者平之於守守視其大者必下
之司理以考其情而行法焉此又有見於郡佐之為推
官者也然則今日之粵遠百粵故地為郡若縣者當慎
擇其人而為之推官者其可不擇其人之才且賢耶

○君子之仕必膏澤下于民為務上而之有志者必曰
為國為民要之孔孟之所以教亦惟仁民愛物而已噫
我亦民也不有以立乎民之上我之所欲為者何所施
立乎民之上則上下懸隔彼不獲情訴我之所施者又
何能以遠達其勢如此君子欲為其所為而如其志其
立乎民之上而親乎民者歟勢足以行而上下之勢不
至於懸隔嗚呼此君子所為慊也今之守令非所謂親
乎民者歟嗚呼君子而親民民不被其澤者否矣斯民
之望豈不以得愷悌之父母為慊也哉而君子不必皆
親民守令不能皆愷悌其人春於今日漢宣之詔二千
石明帝之論郎官不能無感焉長民之道惟天下長者
能得之然其末勢或以不職隳事吏緣為奸民不奉令
人見其長者之如是不忍其散也而裁之於一切威嚴
之政政事精明聲名起焉守令相尚以為斯世無所用
乎長者則何愛而不任刑罰以與民從事求稱其仁卒
之吏民之手足兩忙而莫措推其故豈長者之弊顧使
然哉抑激之者之過也噫能得長民之道者其惟長者
其資樂易廉平而又其才通於世務其智內敏善察簿
書不爽所謂淑人君子而弗迂弗踈者乎

○三代而還教化之在天下微矣世不古若果誰柄之
論治之士所必先守令者彼有識也三代之教化容籍
無以攷哉邦國都鄙所施之法亦在其所治耳後世郡
縣裂甸服為之守令者職在親民柰何留焉本之顛而
甘[illegible]之所謂[illegible]

求免不職之誚而已功名念熾仕祿飾貌以欺衆假威以佴愚立異以求功附以希俗才能或可稱于世道乎何敢名譽雖可竊於教化乎何益如此而望世之古若可得乎漢董仲舒告其君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師帥云者固教化之所爲責者也漢去古未遠循吏見史傳已無幾潁川之霸寥之哉著稱千載然政豈有他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者天下守令使皆其比何漢不三代哉噫漢而還教化之在郡縣如潁川如寥者又絶響矣世未嘗乏能吏而循吏不可多得論治之士故每深慨焉郡分于縣守稽成于令令於民乃相家庭朝夕其

任寔有不容留者我朝選用莫進士爲重而地要政劇之縣往往進士令之受是任者可復留其本耶

○士君子苟不安於處足踏仕途隨所至必求所以不吾負者寵階穹爵馳驅一昔聲勢之徒甘心焉士君子否也所謂不吾負者吾仕所至得吾所事焉耳守令之職在民仁民爲吾之所事孰踰此其親切而或逦不樂爲之嘻悖矣吾學何事於此而盡吾所以仁民者民安吾治令不頃而事得理去也誂之民將吾留久也思之民將不吾忘簡冊書之後且將以爲長民者勸也何一旹之馳騁而足羨哉唐宋迨今仕者率重內輕外然宋陳希亮猷亡外赦彼誠自顧恐負所學不務虚譁名器使民不沾惠澤故也今有如希亮之所存者乎

○士君子之道於出處間見之所以爲出處之道亦惟隨地以盡吾忠與孝耳士一登仕版易處而出移孝而忠雖所以致隆者有在而臣子之職要不容一日而偏廢也古之人有不仕以爲親者若李密抗表之類是已有爲親而仕者若毛義捧檄之類是已若仕而爲君棄名委質古之人皆然而亦有爲君而不仕者潔身亂倫君子不爲君子之不仕必其時不足爲也今吾人在堯天舜日下非宜出而仕之時乎吾及蒼於吾親於吾仕之時則其階資不足計也顧吾力盡吾忠與孝何如耳守爵厚祿不易受高班劇司不易任吾求之心而報稱

之事有一毫未至即不能無媿吾媿乎其位孰與官差卑俸差薄職任可從容者之不失吾忠與孝乎

○萬戶而爲之丞制自秦始漢仍秦郡縣天下其職不廢後世仍漢或廢或復究其所任丹諸曹掾史事丞舉得署之然有留留不樂於安陵者焉轉藍田而有負余之歎者焉何哉非其職則然而二子所值然也我朝郡縣有佐不異古而責任爲專縣大地要衝而事繁丞二員次丞一員縣小地僻而事簡令可專理也即不設丞丞之設不徒然也領馬者專倭牧領田粮者專徵科領壯款者專捕邏員外所增者專措專所領況其正員而專以佐縣者乎

○令之貳為丞其下主簿尉而簿於縣實綱紀焉唐人
謂丞雖尊其勢反出主簿尉下是簿得與令可否事也
宋開寶復諸縣四百戶以上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
主簿兼知縣事是簿之與令責任均也我朝縣無大小
必有令縣小無丞必有簿是丞可裁減而簿不可無也
操刀尺據準繩以勾稽以糾遠逋賦定徭追胥詰盜皆
主簿事也噫簿之責任在其縣亦重矣士始仕得簿何
抑屈之有

餘冬序錄卷五十九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古者禮以為教教有弗帥刑始用焉虞廷命官典禮典
樂任人雖二為教則一降及三代周官宗伯之任遂得
兼之周官宗伯掌邦禮司寇掌邦禁其治神人和上下
視詰姦慝刑暴亂之為職宜不可以一而明刑弼教為
致治化之具則又未嘗睽乎其視為二也書曰朴作教
刑刑未嘗不用於教傳曰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
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夫齊之以刑之視以禮者效
固較然殊矣漢董生有言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未禮

防其本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虐是故聖
人在位必先教而後刑焉古之宗伯今禮部之長司寇
刑部之長是也刑部與都察院大理寺昔古稱三法司
皆司刑之官然弼教題坊古意自在禮部內而國學外
而府衛州縣學規制之與朔條格之宣布生徒科貢之
考試稽留公務必經焉此外王朝鄉國冠婚喪祭貢獻
燕享凡禮樂之所有事何莫而非教也而頼公自為監
察御史被選擢大理左少卿連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副都御史拜刑部右侍郎進左至南京禮部尚書所謂
三法司者已徧歷人皆望其當正西臺以長風憲而出
寄南宮不能無脫繁就簡去勞趨逸之疑而喬以為比

我
聖天子先教而後刑先本後末復古之深意道德仁義
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公
卿生當優爲於法司矣而今日欲禮以爲教以副我
聖天子復古之意不殆有餘力乎
○國家奉使大臣有地方專責者自永樂年來惟巡撫
官爲然巡撫官設南北畿暨十三布政司有專責而恒
命者自宣德年來惟都御史爲然都御史在地方既承
專責又奉恒命凡事無所不當問若錢穀甲兵黎庶地
方安危激揚操縱朝廷有弗屬焉者乎是故自正統年來
都御史巡撫任已重而奉使大臣兼巡撫則北惟漕運
南惟兩廣軍務稱總督官爲然巡撫地方於兵與食厥
繫既重必首當問而總督實兼之督之所主錢穀兩廣
主甲兵凡無所不當問於巡撫之爭特旁攝爾然則總
督之事之尤重可知已南北畿十三布政司之設巡撫
用左右副僉都御史居多而漕而兩廣總督兼巡撫大
較左右都御史趾用及副僉者兩廣邊嶺海蛟龍魑魅
虎豹宅蠻夷悍勁易動難安戎旅之用無歲無之然亦
特偏有所重爾國家統北建都郊廟朝廷禁禦邊儆凡
百司庶府吏士賓客工役應祭祀祿給享燕供饋錫賚
施卹之費歲億萬計率仰東南東南賦稅率由河漕京
師視河漕猶人視咽喉人胡可一日無食咽喉胡可

一日不通其爲重而尤切可與彼偏於一方者比河漕
之制分兵民之賦半天下州衛力以爲轉輸官軍十二
萬七千八百有奇船萬二千一百有奇輸粮石帶耗六
百萬有奇領之以將帥臨之以風紀風紀之職非大臣
中妙簡時望積年勞於累任著諳練於歷試深且久焉
其人如何辦此
○聖朝統一天下非前代可比任官有遠近殊地大使
然然柄任之法非如前代常衡內外權重輕也故仕途
歷臺郎給舍者多不免外遷監司郡守爲監司者秩無
加焉資級當遷則用次補京堂卿佐貳或留撫于外得
便宜從事誠受主知胡功業弗克樹顧人恒情喜脫勞
就逸外多責辦不若內優裕無他慮故官尊於監司者
恒專內南京亦內也故簡逸自便莫地無不可而京師
爲近留都六曹今日猶國初制而事權歸京師則朝廷
任大臣法不得不于近于恵衛大臣之任移自南暦諸
北使又內且近焉勢則又有使然不得不權之重輕者
矣然非國初任官先後法意也大臣以身任天下事乃
可計勞逸苟自便其恒情已耶天下事利所在人所必
趨事攝戶工部雖群屬不得不慎簡不爾奸生並緣弊
奚所不至太倉易州廠國用民力所關最鉅官盛屬衆
莫或顓立制設堂官領之蓋必位尊而望素着其人克
厭人心敵稱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重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玆地也者非尤當重者歟鄉時虜擁衆來住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勤久戍境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豫防事貴先備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為邊臂扞天下延綏實脈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受其人乎

是故才識非敏達不足謀兵機年力非富強不足當閫寄生長非稍近其地土風或有所未宜宦游非素歷其邊邊事或有所未悉近制兩畿輔十三省方隅邊鎮所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務位重責大皆出簡命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敢輕舉上弗敢輕受也

○春昔官職方行視陝西馬政往復三邊且一年駐榆林幾兩月目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竊惟史稱漢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稽秦舊因河為固當白羊樓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募民徙十萬口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唐中宗用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雄爭之際置戍虜處甚說其可而六旬間三城成就朔方自是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仁愿所築即漢所城郡地彼此害利乃爾遼絕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據于拓拔氏石晉十六州重為戕有而宋人於此矻矻與元昊競籍范之才有弗克濟能其罪也我朝取天下於鬼賊遁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業其不有在乎春職方時所及知成化弘治間守臣請兵搜套之議相地移戍之議遠烽堠便營屯之議或欲永禁畜牧銷賊覬覦或欲廣立耕種資我供億衆見角持曁今未已一代經畧豈無一可用之良策夫其資斯人以事業於今日乎自古中國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戍虜於

外而後地今也虜迺得入吾內而吾反設防守於外若之何可不求唐漢之蹟所以得失之故而為之所也此善謀國者之所以有望於其人也今非其時矣乎而春為斯言固非私望也

○御史職號雄峻自秦漢以來則然而我國家特嚴其選而備其責蓋京朝官有始一命得之命下得即論其資者至御史初選或用前銜理刑必再經考乃得有初選居高第得之者亦必稱試試或踰年亦必再經考乃真授焉何其選之嚴也京朝官持節而使事竣復命退就位所司弗請以為常至御史出巡既代歸其長必為舉奏有旨乃入道治事有用註誤不遂入者焉其考績

惟討眞授歲月若試所歷弗與焉責又何其備也責之
備是故其任也重其職雄峻是故其選也不得不嚴選
其選於前而備其責於後是故得其人以勝厥任舉厥
職我國家求才用人法於是乎至宋曾氏肇曰御史責
人者也豈獨無責哉史有執憲邦有司直玆欲勝厥任
舉厥職內之則匡弼
天子糾正百寮外則治諸藩彈壓大鎮當言必言逆
鱗非所避當糺必糺奧主非所顧也善彰惡癉濁激清
揚惟吾力所得爲不問稷狐社鼠託也民情吏習師旅
獄訟利當興害當祛大奏裁小專達惟其所遇盤根錯
節順風火壑無難易計也然則其言必將有非上下之

所樂聞者其爲責治人者必多非休明世能無締怨挑
來諸忌罹怒斥乎令日休明世也言事臣可無逆鱗于
攖而當道鮮與主臺官中如得人其所遇惟其所併爲
而爲之有餘力其孰怨仇諸忌之嘗聞諸孔氏君子有
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故君子欲責
人必先自責欲治人必先自治此固子開氏所欲自盡
以服乎人者也

○御史以察爲名秦已有之然漢晉以來直稱侍御史
漢之直指晉之檢校亦不時設至隋唐而監察特置常
員則直指檢校之職也所居之署以察爲名唐始有之
然唐之察院屬大夫中丞爲三院之一爾所謂御史府
所謂寺與臺者則固未嘗繫此稱也監察職專察事唐
號六察官宋仍唐制熙寧間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爲殿
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又詔監察兼言事殿中
侍兼察事而在京百司亦有不隸臺察者崇寧間大臣
欲其便已南臺亦有不言事者勝國無論已我
太祖皇帝稽古定制改御史大夫中丞爲都御史改御
史臺爲都察院是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
分設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中侍諸名銜而糾劾巡按
照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爲憲臣之
號也御史從前代重矣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
任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即於事無所不當

察官吏之賢否察之得爲之揚激兵民之利病察之得
爲之興除風俗之美惡察之得爲之移易刑賞之輕重
察之得爲之勸沮變故之隱伏察之獄訟之冤抑察之
得爲之消弭清雪察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必也耳聰
目明其選乎先正有言人之心有養者其氣充其氣充
者耳必聰目必明聰且明者言必審且當以春所聞若
梁君其眞若人乎監察唐有裏行宋有權構非其人不
易眞拜者國家於是任選授之初必以試試逾年再考
始即眞眞拜之三年然後滿一考是故予於梁君之滿
一考而有察之之說焉是則君最績之所在者也

○省方設教陳詩觀風古天子適諸侯事後世此禮不

行於光命大夫有觀風之使焉若漢諸若光禄太僕給
事司隸校尉司徒掾持節奉使清詔督諸郡國風俗察
災害宣布恩澤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所至便宜以聞皆
其任然侍御史繡衣直指其專職也若宋國子博士魏
南部督隋行臺尚書唐散騎常侍左右司郎中秘書丞
廷尉評事稱巡省巡察觀察巡撫安撫宣撫宣慰採訪
黜陟諸使諸法從皆得選充然御史大夫中丞殿中治
書侍御史之司憲內供奉裏行檢校監察則專權所歸
官諸法從曹司未有不兼此而行者也沿及五季至宋
元舊典相承名號損益間莫同考其規格無大異前代
者我朝稽古定制念邦邑都鄙官府之治不容無內外

近遠之殊而班爵品秩等威之間尤不可不重糾督察
舉之職故始前判隸即議左御史之臺官比宋元加備
及後改都察院以左右都副僉都替大夫中丞而監察
分設諸道歲分巡于天下至今日國家百五十年內外
之政允釐奸究之萌不興蓋得人之所致也惟雲南貴
州設道在永樂十九年監察御史於是地巡按必自是
年始是年勅在廷四品以上官十三人偕給事中各一
人行天下蓋亦自是始都御史與巡撫焉貴州我朝取
諸群蠻乃古所不治異域永樂間經畫雖定獠㑚蠻寨
哮突動及境內朝廷慮其侵擾常宿重兵簡外內文武
重臣彈壓之而巡按必簡于老成有風力者蓋其地入

視諸道最後其去京師並雲南為最險遠則啣命而來
其人最難宜慎其人大抵蠻夷盜賊恒起于訟之不平
政之不理訟不平政不理恒由于其吏之不才而天下
諸道司府州縣衛所吏其人不能皆才其險遠地蠻夷
若其吏而不能自達則怨怨則變生其勢使然是故簡
於上巡撫巡按宜慎其人也國家以綱紀付都察院按
察司而巡撫自宣德正統來一任都御史巡按自洪武
來必監察御史是以綱紀付此人也若不得其人使朝
廷失付奚取乎觀風之使於屬吏奚責吾受專職事權
所歸顧如此可乎哉雲南貴州鄰壤獠蠻寨大抵同其
地入後先其去京師遠近同而春也叨巡撫於雲南故

因周君按貴州而還朝也贈此言既重其行兼自箴焉
○弘治辛亥何孟春言歸自京歲當暮大父僉憲公曰
余自老病歸卧州閭不躬掃丘墓于永寧鄉而歲時祀
以諉諸族人者五年于此汝其行乎謁墓畢有事都鋭
祠祠畢從而享其母遺禮春曰諾廼十二月二十又一
日至鄉明日集同族謁曾祖墓于栗木山謁高祖始祖
墓于仙岡嶺于社壇嶺于邏頭冲白鷺岡九丫廟龍渡
之山而掃奠焉凡三日而畢明日薦于祠胙歸州之餘
與族人期于宗子之私室杯盤既設有携具至稱紙鋪
人者有稱塘頭人携具至者有繼至稱下里新地人者
稱上里石壁潭人者問之皆何姓占席者皆族群屬也

坐既定酒一再行坐上老人指在坐謂春曰汝未亂從
父京師成童而始歸此其會汝宜識焉蓋以粟木山子
孫也某某仙岡社壇之子孫世居大塘坊為一戶在偏
橋衛者不啻此某某邏沖白鷺岡之子孫分戶紙鋪分
戶塘頭某某九丁子孫某某龍渡子孫下里數十家上
里分戶以十數有从江西之餘干者不在坐者多矣在
坐者汝不能盡識不足在而他戶之人吾亦不盡能識
也偏橋自指揮監主簿君父子外聞名而已若餘干有
辰溪知縣其相聞者而不相聞者多矣春徵諸譜永寧
之何濩唐時不可知宋淳熙時諱浚明者廣東連州人
由朝散大夫知郴軍州事卒于官今龍渡其葬地祠所

謂都統者也或曰都統元人浚明之裔今上下里子孫
若而人祖必云都統而昭穆承傳莫有悉其實者三九
郎二子仕良贊林州判仕章不仕今九丁巨塚一其所
葬也吾譜可濟者諱如盛為一世祖其葬白鷺岡紙鋪
之祖所由出二世諱祥叟三世諱俊伯俱葬近仙岡地
名貓穴四世諱奇甫葬邏沖其仲子塘頭之祖也五世
萬十九公諱德翁葬社壇吾大塘坊同戶祖也六世重
一十五公諱仁海葬仙岡為吾高祖偏橋之所同祖者
也七世福十三公為吾曾祖葬粟木山諱義與合州同
知府君也老人曰邏沖而上生卒譜無考粟木山之葬
吾父與僉憲公所定仙岡與社壇鄉人所相而社壇又

之所定也萬十九公故名族一鄉皆倚重元季之亂衆
議欲避兵入廣欲結寨防群盜請公為率公一切拒不
許而隣鄉長樂曹國封者衆千人後來請公族人亦有
集衆自衛遣衛公者公歎曰匹夫懷璧必為身累乃盡
出其貲丐人蕩其家弗少恤裸身挈妻子走山田間與
故佃夫別覆茅以居耦耕以自給鄉有識士效之曰是
固自全計也遠近聞之無掠入其鄉者國初事定州五
鄉大姓類不免死徙破滅而永寧土著獨完公之德居
多嗚呼此吾之祖德也老人酒所又上下顧曰洪武初
萬十九公既歸葬此屋所存先世物惟此巨鐵鐘耳公
性惡殺生不肉食而神契卜筮兼能處草藥療諸腫毒

癰癘疾人來問卜求治療輒齎米數升或斗穀投此鐘
以報無虛日公用是獲濟間以其餘易香楮蔬酒供神
邀鄉族人同飲啜月數會人益愛樂之重二十五公之
戍偏橋法與妻俱是年庚申公巳七十有四惟一子同
族或憫公老莫養乞代其子戍重阻於法於是公之孫
一福十公諱義榮纔九歲留公側翁孫縈然賴鄉族人餉
問無絕明年公卒鄉人咸哭曰公德我深何忍其歿而
遽忘也則來視棺殮且求地得吉仙岡既成柩當葬之
日舉經社壇灌莽天大雨因就避向晴南不止諸少年
因就窆焉比歸已晴長老約詰朝當復遷先所營地諸
少年曰仙岡本出吾輩意欲主歸葬必不更卜在彼在

此均之權脣徒勞何益事遂止明年重二十五公番代
歸携術士視仙岡良吉及治社學爲遷葬計樹木開除
地顧眄山水回互有與人以術士往視術士曰仙岡吉
則吉矣抑此地美甚葬法不可棄也於是亦止後數年
庚午重二十五公卒乃葬所謂仙岡嶺者或過二地曰
墓之子孫擾地里說當文武並顯于世其期至矣重二
十五公戍偏橋之明年生合州府君其卒也福十公繼
戍積軍功陞鎮撫其子友琛正千戶孫銓陞指揮銓叔
瀾自衛學貢爲梁山主簿而吾合州府君科第起家大
有子若孫以世其科克昌厥後以弟墜然則地里之說
可信謂天之所定非耶春作而言曰吾祖之德遠矣閱

代積世存更變故宗法廢而世次失國姓郡望不能免
也吾郜統三九郎之墓祭於吾之爲後之子孫而吾不
知其爲吾何代祖譜無徵焉耳矣祖德之庇吾子孫一
世至四世譜之所載其無可言乎親盡焉耳矣世遠則
親盡親盡則勢疏而譜之作於後者不得詳於前矣先
王服制遠不踰祖緦君子世澤下不逮弟孫士夫祠祭
上不越高祖而吾今得會吾族群屬於此得聞吾五世
祖之遺德譜之所未列也其弟幸矣乎嗚呼天下之人
有同吾姓者而吾於同族之人爲親同族之人有同吾
遠祖者而吾於同近祖之人爲親然自近而推之遠則
皆出乎一人之身而未始不皆親也一人之身不可見

見其丘墓吾得同宗焉祠同祭焉先世有公祠而吾
八此有同會焉所以興吾孝弟之心而不至塗之人相
視者此其地也凡爲吾族群屬豈不愈遠而愈親矣乎
萬十九公之德而鄉人報之如此非公意之所企也鄉
人之事而天實爲之如此非鄉人意之所及也稍於感
衰代有之而積善之家有餘慶地理家之說非君子之
所容心也重二十五公不克壽而鎮撫暨合州府君皆
孤童奮起紹前啓後日向昌熾彼蒼之報施不誣如此
吾族群屬其尚知所勉哉老人曰如汝言幸備書之以
貽諸在坐者

○嘉靖改元春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奏

爲乞恩辭免改任容令休致事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欽蒙陞授前職緣雲南等處
巡撫官例該聽候新官到鎮交代方許離任臣節准吏
部并兵部咨遵照於嘉靖元年三月內與接管巡撫都
御史王啓交代已行前去南京兵部到任管事間本年
五月內道出湖廣地方又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
等衙門會推具題奉
聖旨何孟春改吏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惟
諸曹以吏部居先夙號六官之長小宰與天卿爲貳寅
陪八座之榮縉紳之領袖匪輕人物之銓衡攸在若寸
弗堪於所授材物煞議於不平臣也何人欲叨茲位問

大檢于龜告愧昌運之龍飛乎不棄遺與加拔拭前此之擢於臣過矣而乃自南移北由武換文感天地之深恩誓丹心而難報據淵冰於非分累兩足而益危臣曷敢冒爭重貽顛躋伏望亟收殊渥俯察愚悃或聽將原職歸休故鄉或仍假舊官竢缺他日所有屬司高選留儲清識異材庶幾上無僭賞之嫌下免素飡之責云云

○春自弱冠登第今二毛仕途間星軺風帆去離故鄉遠京師西南北遠或萬餘里七八千里近數千里千數百里或連歲出或出以數歲後又出曾效昔人于役志陸有萬里鞭水有在舟錄紀之而千數百里而近者不與焉嘉靖甲申廷諍大禮以吏侍謫南工舟中偶覩吳草廬集驛舟之書云官辦驛舟一日或一易或再易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喜遇敝惡輒悒舟雖美所寓止一二時三四時久則半日一宿去之矣惡亦如是矣以喜悒爲也喜者非有益於己悒非有損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然人之寓此世亦猶此舟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華數遷何常而乃以目前之所值移其胷中爲喜悒何也春撫之悵然乎前此萬里鞭所指及在舟錄大都出使事而間關轉徙不敢不奉嚴程皆有之其禁也特節佩符旌旗夾道簪登鹿軒觸生龍門其艱難也封虎穴中鯨鯢波上寸躋丈落厄不得前而今皆陳迹也至處所接之人工逢迎而忍慢玩者塵土矣其足追思滿一笑乎春茲行老矣歷炎涼非一時豈肯與世更相較計獨念並春廷諍時諸君有被謫者有謫戍者有除名者有不幸杖而死者有幸而致仕去者水陸困頓當何如而春特用左遷仍舊銜不廢任用獨承汪濊恩而南非大幸乎吳書人寓此世百餘年數十年之云舉人一生云耳百餘年數十年盡一生中所值目前事倏來而忽往者又何足喜悒之有乎吳書驛舟時九月二十五日已過新安驛春書時是月日亦已過新安驛然所云已過者彼北而吾南也

○春謫南京工部左侍郎之三年爲嘉靖五年丙戌十一月內奏爲患病陳情乞恩求退事臣學術迂疏性資

愚戇少通朝籍忝妄意於驅馳中被家艱晚方叨於任使犬馬豈能必報涓塵惟願少裨尚乾坤覆載之仁有罪不加于至死蒙雨露霑濡之澤無才猶錄以備員君三品歷兩京者九年佐六卿專一衙者四任何幸優閒之地久容尸素之臣福已過而災生年當衰而病作若不亟求休退必將重致顛危故陳力當止於不能而脩身貴復於不遠大易著爲明訓周任亦有是言如蒙俯望矜其始終賜以骸骨俾完延於殘晷得歌詠於太平事下吏部覆奏云云至次年丁亥二月內奉
聖旨何孟春既有病准回原籍調理欽此

餘冬序錄卷六十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六經之文不可尚也後世言文者至西漢而止言詩者至魏而止何也後世文趨對偶而文不古詩拘聲律而詩不古也文不古而有宮體焉文益病矣詩不古而有崑體焉詩益病矣復古之作是有望於大家

○西京雜記長安有度虬頗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論衡云揚子雲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有故賤其言也若生周世則爲金匱矣晉書曹志植之子也武帝問六代論是卿先王作耶志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録案録無此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已有此卿既證明可無復疑世說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名未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述讚焉語林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夫文章定價本自明白而時世耳目不足取信如此士君子中蘊内晦難出而未試者欲以求知皮相之士豈不難哉

○欒城言文貴有謂山谷亦言詩能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文必有所勸戒譏切然後作乃足以垂世傳後欒城言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山谷亦言作文字不必多毎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閲不厭勤耳古人謂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關世教文字其可多得乎

○杜子美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杜之所謂文章只是就詩言耳韓退之詩文章自傳道矣仗史筆爲韓之所謂文乃有見於孔孟知聖人之所以傳道者先儒謂退之因學文而見道所見雖粗而大綱則正矣後世之士詩要學杜文要學韓而未有決然能並之者彼烏知子美之所不自滿與退之之所以自勵者邪

○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始多其詞雖縱漫而詩人敦厚温柔之遺意猶有存者後世襲此乃無所不至焉宋范曄和香序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榛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比名士麝比庾炳之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以自比也宋書載之云爾賊心可謂巧而黠矣齊書載卞彬禽獸決録目禽獸云羊性淫而佷豬性卑而率鷄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貴勢南史云羊

謂呂文顯賭謂朱隆之鵾謂潘敞猗謂呂文度其險詣
如此彬豈無效而然哉晉記室參軍何長瑜嘗以韻語
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
厭人士竝爲題目皆加劇言苦語其文流行義慶大怒
白太祖除爲廣州所屬增城令齊國子生諸葛勗作雲
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文人薄
喙亦足以自殺其身而已矣

○宋公景文筆記李淑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
朱子語錄李翶文有本領如復性書類歐陽公只稱韓
李不曾云韓柳也春惟唐代名家韓李以次別稱柳劉
方是文章類聚人品群分並舉之間兩得其當四人者
唐於當時有公評宋在後世有定議而今日學文士子
例爲韓柳之稱書房刻本有并帙馬非擬倫矣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云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
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事出
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往見伯樂曰吾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退之先有意乎此而後有木在山馬在肆之說也柳
子厚捕蛇者說引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illegible]見記檀弓（泰山側有婦人哭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子厚先有意於此而後有求[illegible]異蛇之
說也其卒用爲證者恐人窺其微故不敢[illegible]竊也

○詩誹其尸之有齊季女後來作者相襲遂爲文章家
一例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誰能爲此總姚公名起
莘衣中繫寶覺者誰臨川內史宇得之花前醉倒歌者
誰楚狂小子韓退之之類不可盡述間有見之長作結
句者醉翁亭記太守爲誰廬陵歐陽脩也李守節墓誌
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臧丙夢壽也王文亮墓誌命
其宗人之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

○宋初陶穀父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
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
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事見東軒筆錄）周必大玉堂雜記
內制名色不一褒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小
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此所謂葫
蘆樣者非邪

○李商隱爲詩文坐上書冊排比滿前以資考用時人
謂之獺祭魚（楊公談苑）楊大年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
弟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粘綴
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呂氏家塾記）商隱詩文瑰奇號
西崑體大年宗商隱者崑裏家風故如是邪歐陽永叔
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東
即不如此觀洪景盧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詳容齋隨筆）
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戾者數十事坡仙大才
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本子上尋行數墨

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豈可爲法叅子言東坡南安軍學記有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名其疎乃爾春觀其嵇紹似康詩序云司馬景王執王淩歸過賈梁道廟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景王病見淩與梁道守而殺之其詩曰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序與詩皆誤以司馬懿爲司馬師隨筆之所摘者蓋猶有未盡也黄山谷嘗自言每作詩文不厭檢閱而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畦引喻欠當和人詩又有樂羊終愧巴西之句故事人名是秦西巴何應倒用趁韻蓋亦偶弗覺耳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以譏盡心於文字者蘇子瞻寶繪堂記所謂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以譏留意於書畫者言語之工筆墨之妙真有何益古人不朽之具不在文字而害其國凶其身者書畫往往爲之祟二公不以其所長自衒而能以爲戒其識高矣

○朱子言歐陽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厠上渠只是作文尚如此況求道乎老蘇取論語及孟韓諸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遂能爲許多文字若移此心與此資質講究義理如何可及

○歐陽永叔序梅氏集謂詩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凡數十言以爲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許彦周詩

[illegible]叔父楚若所著阨窮集序云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騷辭之以藝窮則聲齊不下者二城因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阨而後奇乎詩窮而工文阨而奇良是一事按司馬遷與[illegible]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此皆窮與阨之說而遷之所爲自況者也遷史叙虞卿傳云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此遷意也韓退之誌柳子厚墓云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凡此皆窮而後工阨而後奇之證也永叔葦序文其不祖於此歟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朱子語錄東坡令其姪學渠凡弟晚年應舉時文字意是如此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華伯瞻及得春文又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可窮詰學既贍而筆力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患他人者異矣今日觀麓堂集華伯瞻墓誌及保齋文集序不覺憮然久之保齋集序云某本詔受業獲於緒論

爲文必愽光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産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蕢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嶽爲鎭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來而不離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爲江爲河爲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拣之而有竊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峰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齋之文而不忘者少年之所聞也趨約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於吾徒者又有在矣其尚知所勉哉

○春渚録東坡嘗自言平生無快意事惟文字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按東坡志林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此范曄氏所謂信手縱筆而皆天下之奇作者哉

○張横渠云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

○宋司馬溫公辭翰林學士自云不能四六然其平生編類四六古語亦有金將之作蓋未能無意於四六也

○東坡作范文正公集序云慶曆初七有自京師來者以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若其間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其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不可他日答舒煥書則曰歐陽公天人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歐陽正石詩中人坡有亦人耳之云者蓋所以申其慕之之志而又有天人之云所以表其讓之之心也歟歐陽公文章名世世之以文章見而得獎與成就者多矣至蘇氏父子獨由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又曰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歐於蘇所以稱之者其重又如此其自待蓋有不得辭者東坡晩年謂同游云文章之任在名世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某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坡之自待可知矣如文忠之付授者果誰人乎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宋建炎中故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時綦崈禮爲舍人草詞頭及録黃具綦在告而同省舍人李正民直以己名行下綦戲之曰君固欲掛名譜

鄉公制但恐潤色非工反為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汝
君手不知吾併得掠美乎矣綦文固同舍所重李不亦
達者之言也乎
○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
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脩求載名于
記脩投金庭下趣裝去君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
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宋史穆脩傳韓侂胄用事
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為之
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
他人萬里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楊萬里本傳陸游晚年
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

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
蓋有先見之明焉游本傳晦菴之論務觀者豈真謂能高
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為伯長厲秀之為人也元姚燧
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
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
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
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元史姚燧本傳以衡斯言槩彼三子其弗信矣李治曰文章
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
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為[illegible]
不當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噫是道也自漢作

以忝已不免慚德矣
○前輩文字無為宦官作者觀名家諸集可知韓退之
送俱文珍序編在外集非李漢所錄豈公所棄之篇耶
然以此疑諸家作者有之亦棄而不留稿耳勝國趙松
雪孟頫為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
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
糧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郤愈堅石塘為可尚矣
墓銘書善無貶法與史異昔人所謂諛墓之文若為宦
官作與獻諛權閹何異而今人全不知擇其文固不足
名家有所重輕區區筆硯間不過為受財之具而已
○歐陽永叔為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書曰刻石時首

尾更不要留官街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
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久遠自知篆
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其告之詳如此近世士夫有不
肯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伴
死人耳彼容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說也東坡嘗云某
從來不作不書銘誌近與溫公作行狀書墓銘者報其
嘗為先妣墓誌之故其他決不為也今考坡集自代張
方平為趙康靖神道碑外有趙清獻司馬溫公富鄭公
三神道碑耳坡所謂獨銘三人皆盛德故是也坡為僧
懷璉撰宸奎閣碑與之書曰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
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illegible]

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
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捷不典也
下爲龜趺承之云云他日爲潮守王滌撰韓文公廟碑
與之書曰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
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
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
之類以於淨石上摸字不著一物爲佳云云春嘗怪今
時碑制戾古欲從簡素又見名家多有然者自以考古
不博不敢輒議及觀歐蘇手書與鄙意合乃知流俗染
習耳目久矣不然二公何以於一片石忉忉如此其書
可爲後之鐫刻者式故備録之近世揚東里閣老云漢

魏碑皆不著書人姓名以當時能書者多也周尚書云
小西天唐碑數通皆開元景雲太極中所建梁高望三
大悅瘠思道王利貞所書然皆不著撰文人姓名豈所
書此者之所爲歟是未必然也范德機隸古見推當時
近見廉州海角亭記爲其自書無疑此碑亦用漢唐碑
法題額四篆字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望出亭記字高
平范梈文并題額俱就在文后不復分書也

◎世之論文者二舉其代而例之則於其代斷以何如
即其人而品之則於其人別以何如惟論亦然代是斷
者必歸之氣運人是別者能外于其所貴乎氣運之盛
衰非一人之爲而未始不關乎人人之文章其有高下
在其所養焉哉善養文者氣運以染[illegible]世而于己則求
所以養之之道焉唐韓退之最善爲文者也其自言曰
文者必有諸中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曰
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曰根茂而實遂膏沃而光燁
而又曰不可不養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大
小畢浮其取譬明白如此叙韓文者謂秦漢以前其氣
渾然迫乎馬董揚劉尤傑然者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
司馬氏以來文與道蓁塞意以韓之文爲際於斯道而
至焉者也夫代固可例斷而人固當品別如此以此而
論今之文豈有不合者哉

◎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飄風榮華過耳

好音卒同歸於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李晁常
曰文章之士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
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然政事出自朝廷
行于天下昔人云凡居宰相職者有似[illegible]外者雖
好其中實不快治又云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彼於政事
所出所行之任且如是惡如此宋張適善行書喜爲詩
其詞澄狹峭特多奇句既就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録
以示後世適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
後世乎[illegible]之是故仕途所尚若李晁
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之隱處若張適者雖詩名亦
不肖屑施漢黄憲藐然一賤庶其世也徹身無爵齒不

先口未嘗出一辭而時人親敬心服目為顏子後來知道者亦許其氣象之似至今列于漢史父亦因子而得名斯人非有政事也非有文章也何以能不朽邪范啓東聞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其足為斯人告乎士之立身欲與天地同其久長尚尊吾德性若漢黃憲可也

○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書又云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盡力詩日

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知徽宗遂登冊府而序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此陳無己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也春曰窮達有命詩何問哉第天畀文士例多命窮而措大不能忘其愁思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歐陽永叔年四十謫滁號醉翁亦太早計亭記云蒼顏白髮頹乎其中或出寓言年又最高之言豈是當時實從更無四十歲人邪公病中代書寄聖俞詩云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公大抵早衰人也公他日贈沈博士歌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為翁實少年

餘冬序錄極陽閏卷一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閏二　外篇第三十七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朱子言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仇池筆記吾作易書傳作論語說亦粗備矣欒城遺言吾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又集傳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雖是過誇然蘇氏文章蓋不獨嘲弄風月而已

○王充論衡云手無錢而之市决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東坡誨葛延之作文法曰人之所須取之於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

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與充語同

○黃魯直與人書論文有曰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又曰作文要崗罹精進檢閱不厭勤耳下筆遲澁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又曰作文如世功女文綉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得錦機乃能成錦又曰文似聲鍾巾其旋蟲與篆籀不若發其全體之聲耳又曰文章須要茂其根淵深其源以身為度以

聲爲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宏深矣二十年來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不少卓然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又曰古之能爲文章者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不可不知其曲折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宋子言山谷好說文章臨當作文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却椎健何也大抵天下事知得分數到者未必能盡作得能作得者知蓋不足言也山谷之作不逮所知此則其所謂越鷄之不能爲鵠材不足故也曾直

論字書云學書要須以古人爲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爲本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是其字之有取於質厚端正而致遠乎輕佻也今人問所收黃書有不盡如其言者朱子言曾直書自謂人莫及今觀亦有好處但自家既寫得好何不一教端正乃爾欹斜曾直非不知端正爲是乃自要如此寫何也今觀其書與其所論信如朱子之所言非不知端正爲是者書已到好處而乃爾則非其材之罪也朱子又言其爲人亦然天下事固有行不掩其言明於姸媸而不見其睫如此者耶春於此有警焉復併識之

黃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魯直一生以詩文爲事然其言未嘗以區區文章爲足恃也今日欲某觀其刀筆知之刀筆云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忠信孝友是此物根本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帶固然後枝葉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著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辨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趣觀世故在其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

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繡其鞶帨安能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見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粮可至千里但[illegible]欲速成耳又云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辯[illegible][illegible]翰墨追古至於行之行不[illegible]

之美極須留意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又云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聞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紆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過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

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求賢於俗人學者之深病無此四病則善矣又云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二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又云某人文學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耳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鈎其深觀史欲融會其事理皆須精熟涉獵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

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又云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緼約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又云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諸如此言殆非今日文章士議論之所能至撥晦菴與諸門人論及魯直而揚道夫曰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話其謂此等類與晦菴謂魯直說得道理但到做處與少游諸人亦不甚異又謂山谷好論文章作文不免氣餒又謂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艷詞

小詩先已足以惑人忠信孝友之言不入矣然則魯直豈其言匪由於躬蹈而識有歉於物感乎蘇子瞻薦魯直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為實錄而晦菴又嘗稱其好處東都事畧有不曾載若孝友是也魯直所與人書之言有味之言也嗚呼後世能言之士吾恐其宜不足以望山谷之藩籬而又不知有味乎此言也是故春摘録而併識之用著夫大儒之所為責備者以自警焉

○宋陸太初為文自謂聞之馮夢得氏一俗語必易一雅語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今而泝之古則于百氏極予[illegible]至無可易而後止此文章大家法也[illegible]與齒者

極其所至亦不過樊宗師宋景文之徒耳
◐前輩言士大夫遊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刋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楮素存亡稍經摹搨不免失真真者百年不免冰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耶琴奕則非清士所爲末技無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晩年貺對棊酒春不善棊然壽村有客未嘗不與頻以爲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曰詞翰熟負天成足娛日力既患後生又垂遠世先生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先生在棊酒間有奉當道命

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殊怡大書一絶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損害生惟有圍棊堪遣興客京時復兩三枰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所在也元許魯齋嘗戒其徒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盗使盗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此又遊六藝者所當知
◐長城秦皇所築以備匈奴者前此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史子諸録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嘆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竢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餓鬼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

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作也其思革子尸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覃穀巖間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歎曰與其餓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爲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于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而死其思革子至楚楚王知其賢置酒陳鍾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郄罇罷樂升堂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態按列士傳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爲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

雪山道阻絶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禮以葬桃葬畢哀自殺此二事户文子叔衍子與左伯桃者何其似也吕氏春秋戎夷違齊如曾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之衣我國士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烏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吕氏稱戎夷以死見其義者春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殆未盡也若文衍二子及桃與哀者眞能以死見其義者哉左伯桃事西涯擬古樂府樹中餓云山深雪寒路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桃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必我楚王好士得燕才燕家未築黄金臺當時周室何爲哉吁嗟乎樹中餓死安足惜何似西山採薇食三士窮琴操其詞未聞春擬之云三士一心左右手生當同樂死當守饑寒命也窮誰救吾生當舍義當取推衣與子子不受俱死無名豈若友死者已別生者離楚王置酒延其思鬪樂不樂對酒悲援琴欲奏難爲詞吁嗟乎何以報之華子已非羊角哀誰能更葬齊戎夷

○樂府楊婆兒齊昌云欝林王在西川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蓋此而樂志又云齊隆昌時楊[illegible]母爲師巫[illegible]子小時隨母入宮長爲后所幸童謠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爲叛兒所記不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蠻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宣宗年號也北夢瑣言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相曾假温飛卿新撰密進按李白集有菩薩蠻一詞然則此詞已名於天寶間矣

○聶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或疑二月蠶尚未生戴勝降于桑乃三月内節蠶事方盛月令蠶事在季春之月豳風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春曰夷中之謂賣新絲糶新穀者乃貧民其時預指絲穀去借債耳到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是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也

○北人養馬凡駒未破韉時先剗騎於水中教習行步所以必於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司馬公詩話載進士耿仙芝詩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是也

○老杜詩黄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黄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麂羌人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黄羊大如數歲羝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黄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其肉肥美膏黄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汲瓶信然[illegible]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入盆中穀盆吸

之水盡酒乾謂之瓆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即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

○韓退之詩歐陽永叔謂其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横溢泛入傍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傍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蔡寬夫因此推言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聲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陶淵明韓退之擺脫拘忌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春按秦漢已前韻有平仄皆通用者古韻應爾豈爲字書未備淵明退之集多用古韻淵明濮下田舍與退之元和聖德此日足可惜之類於古俱是一韻何傍之有歐陽所謂傍韻就今讀而言非謂其兼取於彼此也

○宛陵詩爲文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山谷云文字難工惟讀書多貫穿自當造平淡

○太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論詩者謂只一出字便是去雕飾也退之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或曰哦字便是所難也今合書之爲作詩者法

○王荆公稱老杜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捫虱坐黄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葉石林嘗識之國初高李迪七言梳頭好鳥語窻下洗盞流水到門前其得諸此歟

○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笑之云是底言底定是低義唐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呼爲張底隋唐相去不遠豈非即底言之底耶

○光泰林公嵩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老蓋其菟裘地也公長憲湖南感事乞休時弘治間江西值旱饑徵公都御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

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嚴詢釣渭濱公膺累徵進尚書自工改刑致理寔多明年乞休屆八十疏乃得請歸當續題四休亓吾老下此卷篆字白巖太宰所書爲是也卷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别作也春惟君子之道二於出處焉見出處繫吾身最重吾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處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吾身之出處天下國家視焉不惟其時疇能階獲而不充詠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反者彼自諉各行其志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輙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思之爛熟謂之知足可也非爲天下國家者也非眞知道者也見泰公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獨善也應龍有潛有升威鳳或下或翔吾無用

此媿其賢矣成化間商都憲上疏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盗謂宜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號五宜西涯先生云古人二宜去三宜休皆歛退事而能退而出出而復退出不徇物而退不矯情者爲難翁蓋甚賢乎高公洲然則見素公今日四休事雖古人中求之覓誰堪比擬耶

◎宋史稱横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朱子爲先生賛有精思力踐妙契疾書之語以此幸菴彭公兹疾書録其師法先生嗣關西之教而有得者歟公嘗手兹視春春熟復再四作而歎曰人未有無所養而能爲有德之言者有德之言與徒能爲文者殊致也人未有無其本而有日可見之事業者有用之學與徒務誦讀者殊致也横渠少喜談兵既潛心至道乃講用古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法咸可措諸事業而弗究厥用其居南山在仕學間示我廣居蓋其特矣幸菴兹録開卷所得無非以就其所養宜乎能爲是言有補名教而事業成于其身抑由其本之有在也於戲公之遺際今日非横渠比矣兹非公訓[illegible]之道乎

餘冬序録陽閏卷二

餘冬序録卷六十之陽閏三　外篇第三十八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温潤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娟風流外道則鹿鳴嘲哳村歌社舞仰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詩家聲韻縱不能彷彿賡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〇〇〇

◎金周昻教其甥王若虚云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内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敵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强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元好問嘗從郝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

曰今之仕者多以貪敗夫不耐饑寒一事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門正欲渠不爲舉子爾

○唐人有文選之學曰文選爛秀才半杜甫詩續兒誦文選其時重詞賦故也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詠月汙人行止奕之兄有識也哉

○應劭爲舊君諱論者至有異同吳張昭著論辯之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據史類事各有徵案故不諱爲是此韓退之諱辯漸負出也退之諱辯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於是作諱辯然不載與賀爭名者謂誰春考康駢劇談錄元和中李賀以歌詩著名元稹以老明經中第二願與賀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積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爲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誹之賀竟不第蓋其事出積也

○賈誼上文帝疏有沒爲明神廟號太宗語不以死爲諱也古人其直如此韓退之送楊司業序有沒而可祭於社語此語今於送人殊宋亦難言矣

○濂溪拙賦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此即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之義也德無所事乎巧巧則未有不僞者誠僞之間誰其能揜輩豐著言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吾求寡悔焉耳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於盤也蘇子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於平地滔滔汩汩一日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爲文之法矣

○古人文字彼此有絕似者殆亦效而然然不敢謂其眞出相效也左傳楚昭王曰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歸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史記陳勝吳廣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耳死國可乎皆連用四死字

○柳宗元賀王進士失火書有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之語李漢叔韓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其文出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也

○子貢說越王句踐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

越絕書史記吳越春秋並載此語蘇代見燕噲曰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見戰國策

○揚雄為許由廟碣云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而范希文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范文實本於揚然就全篇觀之揚則雜而范暢矣

○白樂天號醉吟先生自為醉吟先生墓表郭祥正號醉吟先生亦自為醉吟先生傳醉之一字是表何德耶彼作醉鄉記醉翁亭記固有所託而然而又有稱醉士醉叟醉兒醉仙醉尹醉聖以自名于世終其身者真可笑也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恥蔡京作太清樓特宴保和殿延福宮曲宴記自明其不臣元稹作會真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春讀之不能不為之抵案而作惡也嗟夫若人者心死久矣身為之不恥言之罔宜周秦行記或曰李德裕門人為之而冒名於僧孺也

○文章叙事為難叙事須文簡意足語快而事詳所以難也宋人記三人論史法會馬走過踐死一犬云當作如何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奔馬之下丙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議者以丙差優考沈存中記此穆修張景豎存中語也或又以為歐陽公事公在翰林日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前公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卧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公曰使子脩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以為何如曰逸馬殺犬於道

○僧寶傳載懷公提唱語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鴻飛那復記東西讀者試思向來陳跡可為一慨世事轉頭尚足問耶

○征戰之苦漢文帝所謂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者盡之矣李益吊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亦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曲盡生人悲慘之意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香閨夢裏人句意有得於此少讀陳詩謂無定者指河邊骨之飄流莫收耳比奉命過銀州見沙河一帶延迤邊塞問之人曰無定河也地皆沙水衝徙不常故以得名古今胡漢戰爭之域乃知此河名也

○蘇長公平生以言語文字得罪時相至有欲殺之者而公節氣益高咳唾之餘亦不以是少畏忌也佗泡集記云余謫南海時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余不覺身步入水中廣利王冠劍而出領南溟夫人亦造焉出素鮫綃令余題詩乃賦之曰天

[illegible]濟渙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illegible]
爲[illegible]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掛
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形光照無界若得明月
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傍一
冠簪水族謂之鼇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
王諱王大怒余退嘆曰到處被相公厮壞又東坡手澤
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夢數吏持一幅紙上題
云請祭春牛文余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萌爰出土牛
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
爲愠喜吏微笑曰此兩句當復有怒者傍一吏曰不妨
此是喚醒他二文皆以戲減其不平者也區區如娟工
排擠之人其有愧而少戢乎雖然坡何必以此更侮於
人春疑此非坡文當時有爲坡不平者爲是文也

○賈誼惜誓賦不知作於何時誼死時年才三十三耳
賦已有惜余年老而日衰歲忽忽而不反語韓退之作
五箴自謂生三十有八年髮白齒脫聰明不及前矣白
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蘇子瞻於此因有
勞生強半之嘆嗟呼春年視昔人所嘆今又加二憂患
餘生心形兩憊向後日月可復有所冀乎有賈之志爲
韓之學而無樂天東坡之襟度老去也當奈功名道德
何時在坐有問春命者因書此于八字後問之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爲[illegible]按吳志凌
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按
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
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埜非寧非康不
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

○尸子稱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私心也韓文變之
云坐井觀天而曰天小非天小也其所見者小也詞意
曲折加尸一倍乃知區區文字譬喻亦自有工拙焉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二句出傅子口銘擬金人作今
人但相傳謂俗語耳

○陸機歎逝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
以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俗語有二句可以盡之江中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趕
舊人

○老子曰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退之文不善爲斲
血指汗顏

○前輩文章有簡短而可稱者宋人記歐陽文忠公奉
母喪過某郡郡守屬同官爲祭文再三戒之留意比至
始出書云孟軻之賢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死復何
憾文忠大賞之不特此也張孝祥代和州守記廳梁云
宋乾道丁亥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綏靖和民千
萬年永無斁彭大雅帥蜀築重慶城自記云大宋嘉熙
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此二記載曾二異集

又文之至簡短者春觀古人器量欵識皆不過數語古人欵識非今之所謂記序頌贊者類𨚫著於金石後人得見非金石之堅者後固不得傳也張子玉記六經閣首云六經閣者諸史子集皆在焉不書尊經也見者歎服然全篇贅繁不稱子玉何不言下統結煞之亦不善用其短者也

○韓退之登封縣尉盧殷墓誌稱殷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夫讀書屹屹而止用以資為詩可謂錯用其心退之又云殷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千餘篇然今未聞一篇傳者欒城遺言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人耳嗚呼學者讀書其專在為文而已乎蘇氏之文無見於道亦只是枉讀書耳言行錄劉忠肅公摯教子孫每曰士當以實行為先若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春考歐陽集古目錄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

○大禹有言生寄也死歸也老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越王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淮南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古詩人生忽如寄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寓形宇內復幾時李白春日宴桃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人世為歡幾何臨者讀此可以拓胸臆矣彼八百老彭嗟枎晚未為遠人

○韓退之云文從字順各識職即陸機文賦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之說也

○孔融薦禰衡表引古語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楊泉物理論引古語云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今世為詩文而竊做古人語者是於死人口內討氣也吾甚嘔之

○宋李道傳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嘗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若斯人若無言語之累矣

○黃魯直跋蘭亭記云今時論書者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邪朱元晦題李太白詩後云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何曾夢見他脚板邪夫二人推尊前輩藝業如此然正使書參右軍詩與李杜齊名而不知道亦復何益是故程子有玩物喪志之戒學者尚當知所務哉

○蘇黃米蔡以能書名並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章不取坡嘗因召對言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而自許為刷字山谷稱坡書曰千變萬化[illegible]教人學書則云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顏楊如蘇才翁兄弟王荊公

正佐未能造微亦自不俗其評品殊不到米蔡也歐陽永叔云蘇子美死後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而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於君謨推賞如此黄米後進公蓋有不知耶晦菴云山谷不甚理會得字米老理會得又云字被蘇黄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可爲定論矣

○古今書斷魏鍾繇與韋誕等議用筆繇問蔡伯喈筆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盗掘其墓遂得晉衞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劉賓客嘉話劉希夷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嗟夫玩物丧志君子以爲不智繇之嘔血衞夫人之流涕蔽孰甚焉而繇至發其友之墓之問至害其所親之死弗卹爲區區小伎而忍心不道一至於此繇與之問今何所成就哉漫書之爲文房一嘅誕之所惜者適足爲身後患希夷之死亦可謂不智之鬼矣

○考亭先生跋荆公書云先君子自少學荆公書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題曹操帖云余少曾學此時劉共父方學顔書余以字畫古今訶之共父謂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余嘿然亡以應昔楊雄氏有言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彼二丞相豈世之所謂君子乎而先生父子顧從而學書焉先生自言志宏於其父有不可曉之論而亦自亡以應共父之言是又不可曉者今日於明之處觀先生眞跡因樂以質明之春不知書且不曾見曹氏書不知此幅亦帶老瞞心畫否也

○張績謂靖節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夵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春桉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都督諸軍事江州刺史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六代之際靖節子孫竟見此耳袁郊甘澤謠載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崑山云云佗書再無所見蓋由其後世無復有顯者故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曾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王公四六話曰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作乞歸郭姓表云名非霸越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禄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禄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

古人全語然實本范氏當家故事非據舊也司馬溫公詩話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歸成都在道作詩二百餘首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石林詩話張先郎中老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猶畜聲伎子瞻嘗贈之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葢全用張氏故事戲之爾

○古之人行業建當時而名[illegible]焜耀乎後世未有不藉之文者也行業之傳在文然[illegible]行業者不恃乎無文何其人賢者文所歸也文所歸者不能不患乎或不傳何其中葉或不能無散軼也文久不能弗逸則先德不能以遠著唐昌黎子論士莫爲前後有雖美盛不彰不傳之歎春惟士之建立既美盛矣綸言藻辭必是焉歸不患乎無文顧其家父祖子孫爲之前後傳之者何如爾滕閣泰和劉氏錫嘗哀輯宗譜凡先代制誥及諸遺文碑讚片削皆騰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録十數如拱璧出入恒自隨此善爲之前者也國初宋景濂氏題劉氏宋誥謂高門右族求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中奉六世孫剛能保此於百四十餘年之後亦賢矣哉此善爲之後者也然則中葉之子若孫所以致其前人行業之傳亦唯有文而家藏焉故爾文藏其家其先德猶繫其大者豈獨以備宗譜而已上之裨國史次之補郡

乘此吾友毅齋家藏集之所爲録也

○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繞殿雷后山詩話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世遂以皮絃爲杜彬故事自彬而作自彬而止蓋承用歐陽詩云爾后山亦謂世未有也不知更有先於彬者

○人日登高見唐人詩句今人但知九日是漢費長房事耳三元張燈宋朝猶然太宗淳化初始廢中元下元而私家有不能禁者今人不復知有中下二元事矣上元事見於隋煬帝未知起何時

○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須着老萊衣宋人爲詩話本之云唐人與親别而復歸謂之拜家慶春按向子期詠秋胡已有上堂拜嘉慶句此語晉時已然孟蓋用向語或疑嘉家字不同王維詩云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齒維與浩然同時而維詩依向嘉字則作嘉爲是

餘冬序録閏卷三

郴州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羅豫章仲素集前人詩句如杜牧輩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等語以教子弟或謂豫章一代道學所以誨後人者不當乃爾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教子以取富貴不免為世所議杜牧輩詩比之韓公陋益甚矣而可訓耶黄東發讀韓云此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偽者然則豫章於此其亦緣人情之常而姑以示小兒耳

○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黄魯直詩掇羹不如放麑樂斈終娓巴西陳既誤用事黄復誤用字然不失為一議論也

○杜子美戲為六絶其一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不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潘邠老哭東坡十二絶其一云公與文忠歐陽公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石林詩話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渾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問知是季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珊瑚

鈎詩話盧秉侍郎嘗為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黄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近

○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人也春曰士夫家酒伴非詩人固不可

○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補於世哉其為精神心術之害多矣荆公他日選唐百家詩成序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也昔人謂以學術殺天下者介甫之謂歟

○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說天幸不可恃烏江詩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說人事猶可為同意意都是要於昔人成敗已定事上翻說為奇耳赤壁詩或笑之曰孫氏霸業繫此一戰今社稷生靈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春謂為此說者癡人也到捉了二喬時江東社稷不言可知烏江詩謝疊山曾以與柳子厚箕子碑文並論此真死中求活語也然項羽之事則決無可重興理朱子有定論矣

○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曰美則美

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曰延之
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没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
好嘲譃未有不遇其敵者春謂二子所嘲皆以詞害意
之言延之實失之而莊應之如是是則非莊正識意也
杜子美石壕吏詩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今謂子美
不鑒此失可乎孝武云人好嘲譃未有不遇其敵者此
名言也

○宋人記北方助稟誇撖欖語比至你回味時我已拼
訖東坡賦撖欖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坡
蓋用此語易稟爲崖蜜耳王元之詩以撖欖比忠臣而
坡不肯一籌假之雌黄在人口吻如此益信作人難矣

○元積因宦官而得宰相詩名不足美其人也積詩夢
上天云哭聲厭咽傍人惡喚起驚悲淚飄露千慚萬謝
喚厭人向更無君終不寤積之在中書也有惡之者向
蠅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積其少寤矣乎

○退之嘲鼾睡二詩竹坡周少隱謂其恢譎無意義非
退之作春以爲不然此張籍之所謂駁雜者退之特用
爲戲耳

○韓退之薦士詩稱孟東野有可以鎮浮躁之句按東
野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
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安在其能鎮浮躁也

○都督馬公視春趙松雪所書陶詩二十首于册中相
與訢適按靖節集此飲酒之作也趙書此必具其題引
今陶序馬字上已滅二十三字詩其一至其五滅四字
半滅者六字其六七八九四篇書與本集其十一其十
二十三互相易陶序固云詞無詮次書前後趙豈容有
他意也百世誰當傳集本作當誰此還有眞意集作此
中人當解其表集作意表曰没燭何炳集作當炳歸鳥
趣故林集作趨林嘯傲東窓下集作東軒衆草没其姿
集作奇姿遠已諒非迷集作詎非竟抱窮苦節集作固
窮節但恐多謬誤集作但恨或曰集當誰不如作誰當
趨作趣於古字通用奇姿爲其姿因本篇有乃奇字在
下句但恨爲但恐東坡已如此引用趙書改集本字不

爲無理而春以爲他所書有不同者集本字爲勝矣松
雪爲人書此不過隨手紀録正如山谷書孟博傳黙誦
間有二三字疑誤耳篇章之互易與字之不同觀者皆
不必辯第賞其筆精可也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春
與都督公阻風長蘆意頗懣觀此不覺釋然一笑而復
公曰茲眞飲酒之作也乎

○東坡有韓幹十四馬詩人誦其詩蓋不待見畫也此
畫在奚官所騎前悉如坡所叙而所顧之後乃止三疋
不知何謂微流赴吻若有聲處是良工妙筆然非蘇二
句妙豈能形容至此不斷不動尾榣風者此畫缺焉予
昂之所摹豈未見幹原本邪抑松雪特因坡詩寫出而

所謂馬中龍者不易以寫故耶吳興公子於此有苦心矣其亦善自量矣哉比上舟中馬都督公出視春相與把玩久之爲書其後

○陳無己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秖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從入之視菊直繫其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有所損也噫亦可歎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盡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燕泉在分司看菊偶題

○漢栢梁臺詩祖梨橘栗李桃梅韓退之陸渾山火詩鴉鴟雕鷹雉鵠鵾陳后山二蘇公詩桂椒柟櫨楓柞樟七物爲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爲美誤矣宋人詩話有極可笑者引栁子厚別弟宗一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樹烟此眞癡人說夢耳夢非實事烟正其夢境糢糊欲見不可以寓其相思之恨豈問是耶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漢武帝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姍姍其來遲之遲爲韻偏字屬下句明甚而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定之所祖述也可笑

○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李太白樂府看朱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賦簪花詩云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辭鳥飛之故鄉狐死正首丘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景陽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越衣文蛇地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固有然陸士衡詩孤獸思故藪羈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馳赴壑飛鳥翔故林陶淵明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劉休玄詩寒鸒翔水曲秋兔依山基王正長詩以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含蓄有在常應物詩流水赴大壑飛雲依故山而又云無情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斬無餘味矣

○淵明止酒詩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胡仔曰淵明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春按淵明詩正言若此者止於此久矣所未止者酒耳緻歷數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胡乃云然抑何見之晚乎

○淵明讀山海經詩曾紘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有作淵明詩跋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夭無千歲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

云刑夭獸名也好銜干戚耳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者誤謬如此不可不察二老堂詩話云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大驕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須干戚之猛耶而竹坡詩話復襲曾紘之意以爲己說皆誤矣邢凱坦齋通編云洪内翰謂靖節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辯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朱子語錄或問形夭無千歲改作刑

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薌林家藏邵康節寫陶詩一册乃作形夭無千歲周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携來求跋其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恐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春按此疑已定於考亭矣

○淵明詩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仲父姜公事姚令威西溪叢話云未詳春按仲父即管仲姜公齊桓公也桓公饑渴事春秋内外傳不載而獨見於呂氏春秋人蓋鮮有知者此詩又在讀山海經末章昔人求之所讀不得其說宜乎其以爲未詳也呂氏春秋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尚可疑邪管仲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父死而不敢歸哭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刀常之

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饑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食不可得矣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喟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靖節此詩易桓曰姜者殆避長沙公諡之嫌耳此有爲而作也

○老杜詩花蘂上蜂鬚妙在上字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妙在出字蘇州詩微雨暗深更妙在暗字歐陽永叔詞綠楊樓外出秋千妙在出字

○子美寄裴十詩知君苦思緣詩瘦太白嘲子美亦曰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措大之苦非一區

區謏虫何爲者而更欲益其呻吟之聲老不曉事豈直揚子雲爲然哉世傳楊巨源工作詩棹頭晩年遂病風痺棹頭不止情著爲魔事柰爲祟詩祟信有之乎今日於李員外許睹巨源詩因題其集曰棹頭疾非戲也知是祟者當有所戒焉耳

○予嘗白鶴嶺新居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鋩山過惶恐灘云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皆借山水名寫意後文文山倒此過惶恐灘云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風燉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詩爲人膾炙其全篇諸家相傳今具在也而六一翁以爲周朴之句朴集翁自謂少時及見則當日已無存者豈編錄之訛耶

○東坡書山榮長老方丈詩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輕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飽食高臥之頃而平生未足心便可還盡耶謂之消盡則可或曰坡謂世外人言世外人又安有未足心也

○侯鯖錄載東禪院林酒仙詩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其旨可味晏叔原與鄭俠詩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花得幾時殆可答林問矣全唐詩話載牛僧孺和白樂天詩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晏詩意殆出此嚴惲與杜牧友善其篇什有曰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君子於世何物足恐懼耶

○杜子美北征詠馬嵬事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用意忠厚立論精當乃如此白樂天長恨歌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又君王掩面救不得回首血淚相和流此等敘述夫豈非實在於臣子終非所宜鄭畋爲鳳翔從事過馬嵬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畋爲宰輔器不知畋特有見於子美北征篇終意耳

○沈佺期詩有船如天上坐人向鏡中行之句李太白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用其下句作對杜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用其上句作對近

時莊孔易詩詩卷袖寒携海嶽夜船江穩坐星河陳明之爲余誦之而不知其上句東坡詩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之說也下句船如天上坐之說也

○韓昌黎詩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盧玉川詩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扣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句法意匠如此豈眞相襲者哉

○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盃中瀉之句與老杜所謂摩胸盪層雲決皆入飛鳥者是詩家何等眼界

○唐張祜白牡丹詩題慈恩寺壁敬宗幸寺見之令寫

嬪諷念及纂逶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
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盃承露冷無人肯向
月中看○玉杯承露月中狀白牡丹之妙盡矣按神仙吳
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杯承其露擬猛此
語不徒然也
○桝渾詠牡丹詩近來無柰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
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王文康公詩棗花
至小能成實柰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
一事又空枝人之事花木者於此可少悟矣
○退之詠華山女詩白咽紅頰長眉青送僧澄觀詩伏
犀插腦高頰權石鼎聯句詩序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

喉送李愿歸盤谷序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
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等語皆寫真文字也
○李太白詩岸夾桃花錦浪生韓退之種桃到處惟開
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蘇子瞻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
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
花之盛而妙語各臻其極許彥周未之考也稱韓口占
令無道此語吾恐荼壘亦不然之聚三詩而觀花境信
可愛也
○調花謔草詩人常態而桃柳二物獨得罪若杜顛狂
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欲桃花紅勝錦生憎
柳絮白於綿以不念生憎之心而為輕薄顛狂之詈豈

考其有指耶
○高力士貢讙州詠薺菜詩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
貴賤雖不同氣味固常在俚語耳趙德麟記魯直嘗稱
之今載侯鯖錄春不知何謂魯直上蘇子瞻古風其一
末句云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其一云但使本根在
棄捐果何傷豈有效於此歟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舊衲坡作詩謝之曰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江南韓熙載
事也坡公雖用自戲然非君子所宜
○丙子十月之十日夜春夢與故人別或有以李盱江

集贈者登舟把玩間得句云江上一樽猶在眼風前片
席已遮山又遮夢中竹謝看山總是看人意不得方舟共載還
沉哦久之自云效李作不知其何也
○黃魯直稱晁無咎詩有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句
蓋無咎曾從山谷問詩故耳山谷後賞愛高荷詩和其
韻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
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即無咎石林記無咎於此頗
不平也昔石介作三豪詩升杜默於石曼卿歐陽永叔
間而永叔憮然且有我濫一名之贈東坡謂公惡爭名
且為介諱故也黃山谷贈高荷詩而晁為不平方於歐
公稿矣

黃魯直與李端叔書此得荆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張晁恨公不識耳按石林詩話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詩有云張侯海内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其人既無取詩亦不傳豫章於是失言矣王荆公（記未真）嘗喜一人詩驟超拔之其人後以贓敗公歎曰詩不可信如此後世浮僞之士爲吾詩文家辱者未易僂數君子愛才心勝而適見其所長若何不爲之惑東坡之於李廌山谷之於高荷皆愛才之過也

韓退之文力去陳言然粉白黛綠史記中語也李長吉詩作不經人道語然繡幕圍春風古樂府中全句也

宋時場屋用南史劉裕言餘粮棲畝事命題作詩或謂晉左思賦餘粮棲畝而不收此不無失所先後野客叢談謂此語亦非始於思在思前若蔡中郎集胡公碑云餘粮棲于畝畝知左此語又祖蔡也春惟子思子曰東戸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粮宿諸畝首豈集蓋用此事而思賦實祖之此爾陶淵明詩仰想東戸時餘粮宿中田宿一作棲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先生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肆佰兩涯翁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於飲食衣物能省節者幾人視數十年前爲費何啻千萬噫可以觀世變矣

導鑾執紼藉諸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蒿里等差具在而漢魏來別爲有韻之章惟大臣之喪有之然則今輓詩之作其惟爲大臣作者爲有本乎今世士夫爲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産戚屬請託以爲不必相知且厚而頌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皆章白於世衆所惜者吾不知其言於何徵淚於何從出而作者習焉爲常遂成故事春嘗慨之然則詩之追輓於大臣者余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歿而見痛悼於人固宜昔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歔欷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吊哭者詩之所由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自弗能已文子與歎晉原貫生續騷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薊丘燕公五詠杜甫八哀下逮宋元枚淚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世之所痛悼寔在斯文豈獨于一家所戚一時知且厚者而已哉

歐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爲之延譽韓忠憲諸公嘗會以上客葉石林記忠憲置酒招弟惟歐與一二執政

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少衰其詩今在集中春於此一聯竊所不取佳節從愁裏過何無養也壯心偏傍醉中來是不能以德將也其人品可占矣道山清話老蘇初出爲以兵書綸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畧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然則蘇當時愁懸壯心亦可歎耳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陜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覆其財無算瑯有玉縧環直價百鎰術士紿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縧環春閒諸周少卿子爽相與䀹然

○姑蘇毛都憲珵嘗訪楊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楊訪毛亦以洗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君洗浴時六月六遂併刺投而去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俗稱六月六日乃猫犬滌洗之候也楊故用此戲之春閒退憑都憲俞公諫云云盖事之不爲害者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陶淵明歸園田詩有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之句其怨詩又云造夕思鷄鳴及晨願烏遷情事不同如此張茂先詩居歡惜夜促在㦖怨宵長有是哉

○南唐烈祖燈詩末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樽前不盡心宋孫明復燭詩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爲灰燼亦無辭命詞絶似孫豈效李作邪彼待勤挑撥然後盡心與丹心見用灰燼無辭者心事盖逈然矣

○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即漢諺前車覆後車戒之義也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爲言者所劾白洲愠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逓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嗔其言有味賈誼所謂後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詩所以爲蚳鼃則善矣予故書而藏之

○杜以詩名文非所長不韻之章驟讀刺口殊不快人細而察之自是一等句法用意亦自有淵奥處然不可爲典要也其詩呈吳郎云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秖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挿踈籬却任眞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

洨盈巾題桃樹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
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户每宜通乳燕
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二首甚費解說與他律不類此非其爲文之句法歟
○常孟諷諫詩其辭甚直不得云渢
○李太白詩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謝玄
暉天際識歸舟句也崔灝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
萋鸚鵡洲玄暉雲中辨江樹句也謝句崔李於黃鶴樓
上正自有所見耶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
焯焯今皆無傳春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其文

爲遺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田集十卷
今刻于陝西
○丁丑八月朔之夕夢侍涯翁坐翁拂箋欲書趣春撿
詩稿髣髴記其一首二句云金花燦爛錦雲香上界飛
書到幾行因心動不暇再目而自續云風雨忽驚吹面
冷不教清夢看成章於是遂醒可異也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
梟飛信庭覲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風物
合分誰未幾先生遂丁慰菴憂間爲春言之以爲詩讖
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掾調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
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掾飲酒過河翁色先生子徵伯

嘗與春席上題夢筆圖春詩云仙子曾將我文章莫太
奇青天鋪作紙寫處一作名與日星垂先生賞之徵伯詩云
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先
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予元敵矣其年徵伯下世春
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韻云人問夢筆非無兆地下脩文
信有郎夢筆之兆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讖也
○詩之諷刺者如章碣東都望幸云嬾脩珠翠上高臺
眉目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高蟾下第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意自可見若胡曾之作
翰院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

不許平人折一枝只是罵詈語耳
○東坡詞翰流落人間本集不收者多矣予友都玄敬
視春墨跡五絕題云村醪二首獻張平陽其一曰張公
高躅不可到我欲俛眉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
留與後人看予時在酒所深以慨然至其一曰詩如琢
雪清牙頰身覬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
竟作何官予不能不爲之改顏予所感者不爲此
○神降作詩前輩所傳非一今世亦往往有之涯翁先
生少時曾爲紫姑仙戲祝亦須符呪後不復用但運箕
即至所言多驗詩儘有可稱者先生一日因事致請神
降大書云我是唐朝李翰林蓬萊歸路已千層君家有

事來相問濃淡須磨墨數升先生知其爲太白也因問以事神遂一響答既而曰賢閤在此吾當少避於是先生前亡夫人岳氏上箕叔述家事甚悉及退神復至先生姻黨有武人以事扣者神不應良久書一律竟去時冬夜已向中矣其辭云遼鶴歸來語正呢五雲樓外鼓三撾窮陰易落陽初轉化日舒長夜半遲燈火漫勞供凜冽文章無怪不葳蕤仙才豈是于凡鬼不與庸人作筮龜春聞而笑曰此鬼安知非眞太白耶太白性氣死猶如此高力士輩當日爲其所傲固宜

○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其四壁一題守拙取陶詩少無適俗韻篇中語一題養眞

取閒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委懷取弱齡寄事外篇中語一題縱情取開歲倏五日篇中語因遂和此四篇質于涯翁欲得翁詩與字翁欣然爲篆堂扁及壁間八字且許少假和此詩時正德丙子五月翁生辰向近壽筵日舉再閱月而翁棄諸生矣今手跡未漫豈勝今昔之感今日觀山谷集與俞清老簡云軒名未佳輒易題爲今是軒并寫去其去年已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并淵明詩十數首可作盤張之軒中也此事春實偶合恨不得復以啓翁予堂既不復設此扁姑記于此

○元遺山集喬千户挽詩素旗無誄記連姻用潘岳揚使君誄表之素旗語喬元皆毛氏壻故也集有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窻霧閣有今夕寶壓羅裙無此聲蕭洒寒松度靈籟悠颺飛絮攪青冥胎仙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所謂姨女喬夫人蓋千户之女也集又有喬夫人彩鸞仙人圖一絶綵服仙童畫不如查疑柔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一頌擬花更有餘又有題喬夫人墨竹二絶萬葉千稍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靈閣雲窻晚幾就扶疎月影看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元自注夫人參曹洞下禪有省夫喬女明慧多藝如此而陰教內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知名教者哉

考郝經遺山墓銘載其女有爲女冠者今集貽女詩云珠圍碧繞三花樹李白挑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眞作魏夫人又足知遺山之範家矣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半醉翁醉翁樂天以自謂也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此已有人矣

○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衕因有熱先擊蓋梛爲無寒漸脱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繰繭雛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昔鄉人孔清甫爲春誦此詩云王山得道者還過其家之所作也余曰林館市肆題詠流傳出自近人因無名氏託爲仙語往往有之而好事者又採以入載集甚多可笑元周密記

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間曰紫爐丹竈隻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全云庚溪詩話謂鮨安邸壁間一絕云云不著名氏以爲必神仙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床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外異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事言之可以例其餘矣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減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于九斿朝臣表賀

上謙不居賜之璽書稍爲戒飾時楊文貞公在閣進詩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己丑其日丁亥夕瑞在西大星如丸九斿之旁有彗若射金王其煌厥名含譽太史亟奏百辟嵩呼賀祥獻壽仁聖謙讓是崇歸功穹祇歸功祖宗歸功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飭勵敬哉無怠數句善寫聖君之心

○詩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闘偶語陰虫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五鼓恭夢至一所三四道士相與飲酸已而有先去者子繼出門未行聞堂中人謂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藥金貯食餉我殆知我者我歌或其喜之於是歌曰百年非是等閒身學道而今秋四人中有兩人須得道不知誰主更誰賓子乃駐而聽之心亦自疑不知其所謂得道者指誰其人又歌數闋中一首曰此身生意與誰論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入門問門口却忘門口是家門餘多複語疊字夢差了了既覺遂不復能盡憶雖然使盡憶得定何物語漫識此爲笑

○滕王閣曾晦幾詩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胡順菴集記虞伯生最愛此詩至累登斯閣不敢留題一日爲諸生所強乃即席賦三律并一絕其絕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不見鳴鑾佩玉聲唯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或謂此劉夢得石頭城語春以爲只是要翻晦幾意耳黃鶴樓崔李事與此正類前輩服善每如此三律者天寒江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火夜歸湖上雨隔鄰呼酒說干將高閣城頭户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桂得詩成急雨催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illegible]

弄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illegible]十年劍氣侵牛斗[illegible]
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西
涯先生嘗誦之爲春言宋元來學杜之作唯虞爲近而
虞此詩尤近杜者此詩今載道園遺稿麓堂詩話云遺
稿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其所自選耶然亦有
不能盡者何也先生過西江時詩云滕王高閣羅崔嵬
誰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地文章空嘆古今才
豐城夜氣聞龍起彭蠡秋風見鴈來幾欲乘槎問牛斗
不知平地有三台足與虞爭勝矣按先生登黃鶴樓詩
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水坐來生三江到海風濤壯
萬木浮空島嶼輕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
中流或有蛟龍窟臥聽君山笛裏聲金山寺詩楚纜吳
檣萬里還夢魂常在水雲間地當好景多逢寺江到中
流合有山鶻嶺高低滑突兀龍宮深夜鎖潺湲謝公無
限登臨興不爲蒼生暫解顏渡江詩秋風江口聽鳴榔
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
烟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繞建康直過眞州更東下
夜深燈火宿維揚并此四律皆先生少作然交游中求
翰墨必首寫此與之雖老年應人亦多此此今散在天
下不啻數百紙蓋其律中得意作也
○程克勤生日用其父韻寄弟云新添白髮鏡中生三
十年來數賤庚未拂朝衣慚戲綵每[illegible]宮醞想遺[illegible]傳
聲自顧如春好字訓何妨似水清忽記夜深芸閣夢渡
江稱壽最分明自注云戲綵遺羨皆思親事綵與朝衣
相應羨與宮醞相應方不偏枯崔袁轉母謂兒予宦游
有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此好字之本也胡威
之對晉武帝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
字之本也作詩不可草草觀者亦然臥病寄弟云半生
多病裏天不庇窮儒藥有尋方苦錢無賣俸餘賸消閒
歲月久廢舊詩書郤幸身長在愁懷且破除自注云首
兩句是骨子第三句貼病字四句貼窮字五句貼半生
字六句貼儒字末兩句又以見天終庇之之意而用以
自慰也作詩不可全拘此亦不可不存此意若全不相
照應如散沙相似亦何足爲詩壹皺之誨其家人如此
臥病吾無議若綠羨之云稍知門逕者何煩更語好與
清字如此作用何其勞也其家人爲載之其集又將以
柄詩話耶
○同賓集鄉遇傳神者約及春春弗辭對鏡之餘因其
問爲韻語答之一事不須三嘆息誰能畫面先差臺
中有見鏡不照技則實[illegible]難也
○朝來攬鏡忽見白髮巾裹之餘悲喜交集吾年幸已
就衰吾老將以何述睦展染之非其術左思核之良可
惜杜牧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勝倪詩
白髮不能容相國也應爲客滿頭生吾嘗悲相國面[illegible]

已稱貴人矣白髮固宜吾何以白吾髮乎世固有同吾鏡中人者鏡中人爾何爲者耶正德乙亥九月鞠日書

○問巷小兒傳唱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再少年語意極鄙俚然亦自有動人者劉希夷代悲白頭翁詩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顔色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顔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栢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顔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顔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卧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娥眉能幾時須史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飛此篇情寄與前俚曲何異詩人特能將許多言語寫出耳然不免複矣李太白問月詩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亦是此意而文之聲律且無冗贅之失李劉高下其不有間乎區區百年花月斷送古今人也多矣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人扣以未然事輙召古名儇運箕賦詩以答隨所限韻敏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用往問箕答曰吾回道人也欲賦詩出十韻來又曰君乞白巖詩吾當邀李謫

仙同賦用十七韻梁蓋留都大司馬喬公白巖門下士也共十韻詩曰吾家住在蓬萊山之陽隔斷三千弱水萬頃之汪洋曾珮劒以化龍亦叱石以爲羊經千秋黃塵變滄海歷幾度冬檜爲春陽青山不改色白雲空悠揚自樂烟霞深處有佳趣不將功名心旆隨風颺璚樓玉宇水晶殿日與猿鶴同徜徉饑飡霞渴飲澗養得中黃一氣絶凡慾那能有病求醫瘍神遊八極涵動靜不管天地暮雨而朝暘我來登壇爲君發狂句山靈驚倒星斗散亂飛群鵝其用十七韻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朶插天表勢壓天下群山雄氷壺倒月色澄澈瑶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盧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揺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没遊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眞謁帝獨步天上璚瑶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胷襟磥砢誰磨礲商家傳説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别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諾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嘉靖壬午春以吏侍赴召時公位冢宰矣暇日出此卷視春春爲之跋门東坡記在黃時神降汪若谷家自稱天人姓李名

至爲其篆字并訊生中張炳曾識劉詵事以爲仝之爲
鬼爲仙不可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神君宛陋世人所
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所能量也
坡他日爲韓文公碑有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語蓋
無怪於此理矣呂洞賓之爲仙從唐迨宋事跡甚夥嘗
謁滕宗諒於岳陽稱回道人高棐爲之傳近世好事者
又萃其詩若干爲純陽子集春末暇考大抵其事跡在
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暨勝國來或挾術求之輒
憑物以應此卷二詩梁生得之邂逅而獻于喬公白巖
者也詩跌蕩不凡字妙有飛動勢讓亦異矣汪家神不
聞能詩篆字衆莫識東坡且實愛而生所獻乃如此世
果有仙能久而不亡者在視聽之外邪吾于此乎驗矣
其賦白巖篇末云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炳
劉詵事不足言已秦楚以之積金峯蘇養直之羅浮山
所遇所談皆三生兩塵渺恍惚事以春所耷諸紀載家
如此類未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信間弗論今自公
觀之是詩尚何疑坡稱范文正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
也吾于此質諸鬼神又知世有謫仙存焉何疑回道人
賦詩後二年七月二十又七日識

餘冬序録陽閏卷五終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 內府藏本

明何孟春撰孟春有文簡疏議已著錄是書體例
近王充論衡凡內篇二十五卷前五卷多論君道
後二十卷多論古今人品外篇三十五卷又閏五
卷則皆雜論也大旨主於品藻得失不主於考證
同異好爲高論而不免流入迂僻又炫博貪多有
得輒錄往往傷於蹐駁外篇或剿陳言或記瑣事
亦病蕪雜使其精自簡汰僅存數卷頗足爲一家
之言而愛不能割遂僅與陳繹余壘子諸書較其
優劣殊爲不善用長至分卷之目原本標以爾雅
月名月陽尤爲詭異

聽雨紀談一卷

〔明〕都穆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山顧氏家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聽雨紀談》提要一卷

聽雨紀談有序

虎丘山人都　穆

成化丁未自夏入秋不雨至九月淫雨洽旬齋居無事客有過我清言竟日漫爾筆之得數十則命之曰聽雨紀談既而以其瑣雜無補亟欲毁棄而客以爲可惜聊復存之

古之人有小名必有小字離騷云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蓋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illegible]

小字也予嘗見宋進士同年録皆書小名小字猶存古人之意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司馬相如小名犬子揚雄子小字童烏相如未聞其小字揚氏子未聞其小名也今之人生子亦但有小名而無所謂小字唐陸魯望有小名録宋陳思有小字録又有所謂侍兒小名録豈小名小字固可以互稱邪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嘗稱歲而不專曰載禹貢

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歲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專曰年蓋載歲祀年古人通用之耳

朱子作大學章句嘗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格物之傳黃氏日鈔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耳首章明明德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及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此正釋致知在格物不俟他補後黃巖車清臣著大學沿華論其見與董氏合王魯齋闡之謂洞照千古之錯簡　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如曾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歐陽公生四歲而孤其父崇公葬吉永豐之瀧岡公自登進士及歷仕中外惟葬母鄭夫人僅一至其地蓋終公之生瀧岡未嘗兩至也公中歲欲家潁上有思潁詩十餘篇又有續思潁詩十七篇後竟[illegible]潁子[illegible]洪景盧謂歐陽氏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爲他壤且公無一語及於松楸爲之太息瀧岡有西陽宮宮之道士歲時展省如其子孫吳文正公嘗撰宮記中亦深寓不滿歐公之意殆有同於洪氏之太息者乎

世人稱主人曰東道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以鄭在秦之東故也漢光武時常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他日指耿弇曰是

我北道主人也今人但知有東道主而鮮知
有北道主人者
道家符咒其末皆云急急如律令說者謂律令讀作平聲雷部鬼神之名而善走用之欲其速也
此殊不然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宋
人云符到奉行漢米賊張陵私創符咒以惑
愚民亦僭用之道家遂祖述之耳
鄉人敘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
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故
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
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爲[illegible]
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
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
齒斯言爲得之矣
文章貴簡不貴繁言簡而意盡文之至妙者也
而亦豈易得哉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
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
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論語則曰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及觀
之書乃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記禮者曰君有
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
坐論語則曰迅雷風烈必變夫同一敘事也
而繁簡不同如此此可見簡之難矣
宋杜太后金縢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
元袁文清公集載其事云趙普退居洛陽太
宗疾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
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
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
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牀
側與普忿爭文清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而
人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
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
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
舒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乃分爲簿帙以
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眞矣
無能子曰凡鳥獸之號鳴嘷嗥皆有其音安知
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意而謂
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
不能語言邪其言蓋本之列子列子云太古

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
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言血氣之類心
知不殊遠也史記謂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
語皆應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
生三犧矣則古人固有解鳥獸語者又和菟
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鄭玄注毛詩曰箋何休注公羊傳曰何氏學蓋
毛公嘗爲北海太守玄是郡人故云箋以爲
敬何氏學者休謙辭受學於師不出於已也
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

蘊謂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
蓋三代巳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譌
爲謨又因之而爲南無南摩予聞之一儒者
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克金
也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
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據
孟宗爲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
母曰吾老爲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
從也陶侃作魚吏以坩音鉗鮓餉母母返書責
侃曰汝爲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

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予惟世之爲吏者往往
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
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爲法也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
以後妻殺孝巳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
不反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王吉之子駿爲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
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
妻卒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
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者

多慘虐孤遺離間骨肉甚至亡人之家亦不
少矣昔之賢達所以不再娶者非有見於是
歟
新唐書李白傳云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
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見白異之曰是子
天材英特稍益以學可比相如及喜擊劍爲
任俠輕財重施寂寥數語似未盡太白之爲
人古本太白集有上安州裴長史書唐文粹亦嘗載
之自叙其平生甚悉新唐書皆不及載此雖
作史之體當然然恐失之太畧劉元城曰新

唐書敘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進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者病正坐此今觀太白一傳則元城之言其非信矣乎

君平子陵本皆莊姓東漢避顯宗諱遂易莊爲嚴考之君平唯隱於卜子陵之風節特著至其州與灘 ：以嚴稱之予謂莊當諱於漢而不當諱於世今之稱二子者當復其姓可也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

舜典言歲二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史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今舜冢乃在零陵之九疑山按九疑去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服今亦不聞其有舜冢孟子去古未遠而傳聞猶未免若此況後代乎意者舜南巡至於南岳其或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歟

天下之事有絕相類者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畧墜塵之潘前有棠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他如雪中高卧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看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袁粲咲炙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若是者又不可以悉數也

近世凡墓志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蓋題額者於前至往往假顯者之名以誇於人此甚可笑歐陽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不必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晉以前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歐公此言豈無所見而云邪予觀

古之碑志有止書撰人姓名而不著書人者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著書人姓名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書者之所爲也有止書其官某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即其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周府君志其一天和二年顧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名可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於城南草閒見宋時墓石一方乃子志父其諱處字皆畧墓與志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以知諱爲其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

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沽爲榷沽之沽朱文公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詩云無酒沽我毛氏注謂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沽則沽酒必以一宿酒爲是

字書謂倀爲虎傷蓋人或不幸而罹於虎口其神魂不散必被虎所役爲之前道今之人凡斃於虎者其衣服巾屨皆𣪠於地此倀之所爲也倀可謂鬼之愚者或曰虎捕人已死能步繞呪禱使死人自去衣服而後食䖈字從衣從虎者以此更考之

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楊維禎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之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者則失之矣

穀雨之雨當讀作去聲芒種之種當讀作上聲蓋自雨水後土膏脉動可以播種雨其穀於水也詩云雨我公田是也芒種種之有芒者即今之麥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是也

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看果或土或木任意爲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焚

楮錢及金銀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
清異録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爲之形色
如生則看果五代時已有之矣唐書王璵傳
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
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璵又
清異録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
以形而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
寶白曰冥遊亞寶則金銀楮錠及錢亦始於
五代時矣

江湖間談星命者有子平有五星又有範圍前
定諸數士大夫所樂聞者惟子平爲庶幾以
其暗合乎理且道人之富貴貧賤往往多中
相傳宋有徐子平者精於星學後世術士宗
之故但稱曰子平予聞之隱者云子平名居
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賓同
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
彥昇其實非子平也

世人以髹器黑剔者謂之犀皮蓋相傳之譌陶
九成從因話録改爲西皮以爲西方馬韉之
說此尤非也犀皮當作犀毗毗者臍也犀牛
皮堅而有文其劑四旁文如饕餮相對中一
圜孔坐卧磨礪色極光潤西域人割取以爲
腰帶之飾曹操以犀毗一事與人是也後之
髹器效而爲之遂襲其名又有髹器用石水
磨之混然凹者名滑地犀毗

東坡論淵明曰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
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
鷄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東坡眞之
一字可謂斷盡陶公一生他日論其瓶無儲
粟之語乃謂此翁只於瓶中見粟言雖近戲
又似知陶公未盡蓋瓶無儲粟不過權言貧
乏之甚予於是益見陶公之眞固不必以瓶
爲拘也

今人自稱其父多曰家嚴稱人之長子多曰主
器謂皆本之於易也按易家人之彖曰家人
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父雖稱嚴母亦可
以嚴稱矣序卦於震之後而曰主器者莫若
鼎故授之以鼎謂震爲長子可以主祭非謂
長子爲主器也

沈氏筆談載山陽有女巫極靈其伯氏數白黑

恭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碁不數而問之則不能知其數矣又元人小說載江州有卜者問無不驗一人以錢置合中曰欲知其數言不復驗其人曰是勘人神術也我知之彼即知之錢數既不自知彼又安能知邪二事偶類足以破巫術之妄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正此謂爾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念力具是則往生彼國韓昌黎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曰有爲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公非佞於釋者但直述彼之言耳近觀洛陽伽藍記謂後魏遣燉煌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場國其國東連天竺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穀豐登刑措不用月地饒異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以爲夷狄之君者一聞周公仲尼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迴之說則外國之鬼可以爲智而中國之鬼不亦愚之甚乎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唯用以識圖畫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西子事昔人文辭往往及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唐宋之問詩云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則西子嘗甘心於隨蠡矣及觀東坡范蠡詩云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以爲蠡竊西子而隨蠡者或非其本心也姑識之俟博識者

十二辰所屬如子鼠丑牛之類人多不解或以問予予曰其說見王充論衡充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也曰寅木

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虵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水勝火故豕食虵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然亦有不相勝者午馬也子鼠也酉鷄也卯兎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鷄何不啄兎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虵也申猴也火勝金虵何不食獼猴獼猴畏鼠者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禽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大凡含血之蟲相服至於相啖食者以齒牙頓利觔力優劣自相勝服也

凡花木之異者多人力所爲種樹家謂苦楝樹上接梅花則花如墨梅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其開花黃白相半以蓮菂投靛甕中經年移種則發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靛水調紙蘸花蕋上用紙裹之來日開花亦成碧色此雖非其本然然能奪造化亦一奇也

唐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傳學者不在集中予家藏古本韓文有之但其説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爲言冉有爲泰山非禮也如宰予晝寢解云晝當作畫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如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鶪之鶪雉之聲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

如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沿如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解云仁當作備如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如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鄉原德之賊解云鄉原當作内柔已上諸説朱子嘗謂其鄙淺復曰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及觀韓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註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然則朱子之所謂鄙淺固韓公之欲求信於後生者耶

蘇武李陵世稱蘇李唐蘇味道李嶠蘇頲李乂
嘗時亦皆稱蘇李是三蘇李也李白杜甫世
稱李杜漢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嘗
時亦皆稱李社是四李杜也
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
儒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
誦讀惟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
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
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蘇公
此言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蓋古人書籍旣少

紀談 廿

凡有藏者率皆手錄以其得之之難故其讀
亦不苟自唐世始有板刻至宋而益盛雖曰
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
讀或讀之而滅裂則以有板刻之故無怪乎
今人之不如古也古語云讀書不如寫書信
哉
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
慈陽城郄儉悉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
辯之以操爲匹夫所畜納虛妄之詞信驚惑
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

耳媛妃所以紓先氣黍所以悅口何以甘無
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
之植雖辨道未爲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
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
色天下之至色也
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
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
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
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
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謂日本國有眞

紀談 丸

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携者嘗初求之信
後觀歐陽公日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
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
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
通津則外國眞有此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
朱子之不註者豈亦是耶
醫家書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
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
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
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

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而
天癸竭者數之窮也
姓氏所以別婚姻明貴賤古之貴者有氏賤者
有名無氏朱紫陽謂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
有一大姓所在必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
奴僕類也元虞奎章云異姓不可以爲後天
理民彝固當然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
於牽情狥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予觀今之
奴僕皆冒主姓雖士大夫家亦然此非奴僕
之失殆所謂牽情狥利者邪予家自前元以
來雖有遺訓僕輩各姓其姓予孫守之至今
不易親友中亦間有效之者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
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
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
生也後世不明其義以生爲賤薄之稱上下
之間靡然相話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目
之則怒士不通古一至於是亦可悲矣
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中有呂洞賓詩一首郝天
挺注曰洞賓名嵒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
縣令值巢賊亂移家歸終南得道莫測所終
則洞賓嘗仕於唐矣予觀洞賓于江州望江
亭自記曰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
游江湖間年五十道始成及觀洞賓本傳曰
祖渭禮部侍郎父讓終海州刺史洞賓始名
紹先年二十不從婚娶舉進士滯場屋者二
十三年乃罷舉縱遊天下岳陽風土記云洞
賓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即有棲隱之志王
舉雅言系述云洞賓咸通中舉進士不第皆
未嘗言及第與爲縣令也天挺此說豈別有
所據耶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
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
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
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蹤
迹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
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
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周
暢爲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然予觀
白樂天詩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如

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宋張商英注素書一卷謂即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者其曰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之自是始傳人間又曰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以爲其愼重如此此可以見其僞矣子房以三寸舌爲帝者師而卒之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君子稱其明哲保身顧有死而葬以玉枕其僞一也自晉逮宋歷年久遠豈是書既傳而[illegible][illegible]君子不得而見亦未聞一言及之其僞二也書有秘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俚言而謂圯上老人爲之其僞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圯上老人秦之隱者而其言若是烏足以授子房其爲張氏之僞明矣

莊子云北海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人多以爲寓言然所謂鯤者蓋實有其物也釋氏書謂海中有魚其大如山背產大樹業風鼓撼痛苦難喻元王文定公惲泛海錄云洋中之物莫巨於魚其背鬣蠢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析不合者數日又山菴雜錄載至正癸卯有人自奴兒千來見其處有魚從海中過揚鬐露脊投南而行尾四日夜始盡其身則其大又不止於千里而已正統辛酉春吾蘇之崇明一夕忽有魚頭閣海灘上長餘十丈儼如刀截夫一頭而其大若此則其體亦當百丈然以前數說觀之直小鮮耳

嘉靖己亥捷川顧氏刻梓於大石山房

聽雨紀談終

聽雨紀談一卷通行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穆登宏治己未進士而此書自題成化丁酉九月所作距其登第時二十有一年又考穆教授濠上幾二十年始補博士弟子三年而成進士則其時並未爲諸生矣其書皆參考經史異同陶珽嘗刊入續說郛多所刪節此爲李蕎巢探中所載猶全本也

遯言十七卷

〔明〕孫宜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孫鵬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遯言十卷》提要

孫仲可先生遯言引

余聞劉氏七略剖判秇文揔百家之緒言人〻殊靡不經緯事物跌宕古今學足臻微智能釋結攷有述也兵燹侵尋古學掃蕩即天不椓喪百有一存世復與之疏闊蓋別集行而九流泯矣洞庭孫子有懷四方陋而不試林高學鉅嘗事漫多著遯言十有七篇余得而讀之天道則古君也臣則政理則古臣也天測人槩經史學尚家範則古人〻也大都原本六秇發揚時風按義指名依轍往道鑒〻

乎與諸子體列揭於不朽其偉也矣去若干載閩孫鵬初校而刻之時自詞垣稍從瑣闥槖筆之游寔借朝夕屬叙而轉藏之廣陵其家

萬曆乙未嘉平月瑯琊焦竑譔

雲杜魏實秀書

孫仲可先生邇言序

道不可名言不盡意宣尼刪述肇于麟亡蒼頡字書制而鬼哭若論底被六籍已繁不棄翼裨百氏攸作濫觴既開蕪穢遂極貫少當心之論總多駢拇之辭說家者流自昔已侈強口欺人十不出於二五敝錢見售一不博其二三田文設客坐狙丘議稷下雕靡難窮惠子騁談彝卵毛解雞足駘蕩無已淺褰之輩菁棘尤多彈方見而求鴞雲不族而已爾御天裴糸濟海無航甚者心鬼起于謔

諧口業結於誣枉或歌應臚而發冢或稱盜道而炙肝或媚號頌而國移或刻刀筆而尸集此富指之哉所以鑄於周鼎而橫議之禍所以酷于秦灰也華容孫仲可先生始捷楚書第一實高郢曲無雙委而龍潛矯而魚躍負衡太之望總湘洞之靈當好文德績之朝居羣公才傑之右隱則婁兎不則湯泰經則服杜賦則左馬門無雜賓室惟萬卷心幽體密貫道達微思風發而萬竅號言泉涌而百川滙執鑿刀而袒割釣神鯉以臨河考聚古今雌黃宇宙理道冥

濛而金篦開萬古之長夜人物訛舛而木舌繁千鈞於一絲深測璿璣淺拈毛礫鉤玄盡簡糾誤冢文掌蹄別賢佞瑕瑜片囈加忠奸衮鉞散錢回之得串漏危由是有當纖嫩可以脇鶴棘端輒能破鏃有族有祖一縛一經擬議極其變通言語刻于天下大要審矣而發之必命中有得而言之始為工心之精微是之曰神思之通徹是之曰寤自無而有入聖超凡發古人之見遺叩真宰之欲洩其求之也若涉珠海其得之也如登寶船象彖之理原寓于卜筮文章之

功果侔乎造化以其成于退處故命之曰遁言今已因郁氏為藏山亦必假楮生而貴價即有康成莫能裝墨之為守不必桓譚已可知玄之必傳昔伯喈受充之衡論密置帳中休文得勰之雕龍常陳几上不寧惟古其在于今豈非油

素之夜光而齋閣之商彝哉予先考侍御常驟附先生仲父太史後鶵班其考緬予兄弟實乏風軌仍事其嗣兆孫徵君復偶其孫鵷初給舍數世之誼孔李通家四始在瞻甫言孫祖然海內謂詩文鉅麗足以張楚必曰先生及我太史至其

論著作宏富不啻一家必曰弇山及我先生匪有阿私具在方册鵷初因以厥書見屬訂訛且為序引爰用涓滴致潤江河即受嗤于纖佛頭增醜於効西子其何能避亦孔之羞云爾

萬曆乙未孟冬既望齊安王同軌譔

後學新都汪元范書

邇言目録

邇言目録終

邇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天測篇第一

孫子曰儒者之論謂道生天地予讀其言悲焉夫道者隨事歷具之虛名也是故天地之始龎濛混冥含象寓氣尚無有物奚道焉且生人未肇耳目靡屬既罔物辨又誰道知乃其判也氣著形析事分類彰於是一物一道故日月星辰雪霜雨露風雲雷電山川水石草木鳥獸咸物也其所以然與所以用則有道存之凡物匪形質斯鮮基化道非形與質也天地曷由之生曰道者因物自然識察之爾故道非物不寓非人不明道生天地邈哉曰若是則何以曰無極而太極也孫子曰無極也者是推度之臆詞也言天地之始如是乃其著則太極焉非無極生太極若所謂道生天地類也且易曰太極生兩儀由此而四象八卦吉凶大業聖人之語天地也自其有論之取去人事近也後儒之語天地也必究其無論之示己探道淵微也然於道實奚急哉故無極者可有可無可不言之臆詞

也

天奚附乎地奚依乎天附地覆奚永乎地附天載奚固乎上下四方奚竆乎竆之外奚有有之外復奚有乎儒言曰混沌之前凡幾開闢幾開闢之前復幾乎日月果地中出淪也果地下乎星辰繫乎殞而石星乎石乎彗孛流也創星出之乎故之為乎月弦東西上下果日應乎日夜出入乎光相盪也日兩乎蝕而闇虛地影然乎天圻圻而人物兵甲出入果圻果人物兵甲乎不然者奚物乎百川海也鑿而續乎地之下水乎震也震而火而埤壤

突起崇山鉅嶂飛而馳馳而數十里草木土石纖悉存也奚為之乎雨而木畐針粉穀麥魚奚自乎嗟乎是疑似之大而古今之所莫辨者也莊生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雖然可以終不論哉

或問雷霆孫子曰是物而附於氣者也今夫蛟龍不物乎然非風雨弃挾雲霧擁從則其勢不行雷霆者蛟龍類也故藏之山偃之澤蟄之土當其時雲滃雨漸風邁霧作弃而鼓之為猛為驟為溢溢為四布皆其有所附然爾曰其弃也何速其已也何居其散也何往乎夫蛟龍不崖穴江海乎倏而天速也倏而翔躍倏而蜿蜒倏而微細天也倏而雲斂雨息崖穴江海也雷霆之弃也居也散也亦斯類也曰電者奚物也是雷霆之氣也夫天地之間大矣鬼神靈變焉靡所不具雷霆者天之神用也物神則必氣氣神則必發發神則必輝電之燗爓是雷霆之氣所為厥勢相因者也故電作雷奮雷擊電先爪樹破屋碎人仆畜恒電且臭皆其氣之用也蚴虯熠燿咸有光焰雷霆何物氣獨徵哉曰其擊樹屋人畜者何也孫子曰氣行必遇遇則

必傷物之受擊是觸之所致也夫蛟龍之行也裂崖谷毀垣宇掀舟船吸倪耄爍爍熻烞其勢害焉雷霆者蛟龍之類行獨無所胃損哉夫儒者之論謂雷霆陰陽奮擊此其見蓋拘理而遺物不知陰陽奮擊何至有物形聲如雷電謂雷電非物也則古今所紀誌今世人有目睹者豈咸妄也或又曰鬼神形者氣動之氣散則散斯言亦理然未嘗謂無物爾

孫子曰天有知否邪天者載理以行者也人事順則理得得則福致焉人事逆則理違違則禍生焉

斯天之知寓乎理而視諸人者也故曰天聰明明
畏皆自我民然有行事順逆而禍福殊者幸不幸
存焉人定勝天事出理外之謂也故君子守常以
為善小人覬幸以自恣

鬼神者天地之用也日月照臨星辰粲輝風雷鼓
扇雨露霜雪興布肅殺山川草木盛衰流峙沛然
顯然乃至萬象衆類戾常示變倏來忽往者咸曰
鬼神云嚮於梁觸之懷不與也然此可試諸無我
夫盈天地者氣也氣有陽必有陰斯有正亦有戾
正則為人戾不為鬼邪夫儒者之論拘常守正謂

天下事即目前所睹見盡之爾恒常之外奚有焉
不知天地之大造物之理鮮了無對者故明晦並
形貞邪咸質清純厲孽胚胎成育何可量焉等之
草木鳥獸蘭茝櫲梗鸞鷟麟驥矣不有妖枝詭榦
惡鳴恠孕者邪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斯蓋
舉大及小括常挾變之兼談也

日月薄蝕星辰流孛山川崩潰天地震裂夏之霜
雹冬之桃李此其故何也天地者氣也氣運而不
息者也有運行則有盭戾有流動則有阻礙斯吉
凶悔吝生乎動之謂也故靡順逆恒變則氣息氣
息則天地幾乎息矣故天地之悠久於順逆恒變
占之譬諸人身不氣乎為康寧為矯健為快暢懌
樂者氣也然氣不能常順於是疾疹生焉癰疽出
焉亦氣之為也乃其將死也喘者舒顛者偆瞀者
醒癱者平反若愈焉而卒以死者何也氣盡故也
故氣無常順雖足以病人氣有順逆亦足以驗氣
然太平之世鮮災多祥者何也氣有順逆亦有盛
衰順逆者盛衰之所為也譬諸人強則安歉則疾
氣運之盛則為祥為慶為景為明君良臣於是為
盛乎云故越裳氏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

者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以氣之盛知之
也儒者之論曰人事感天變應曰中和位育斯箴
戒勵勉之詞欲人君畏亂謹治喻學者造道詣極
焉爾

六十四卦者聖人順天地之妙推人事之變為之
其理不可貳其言無可加損序卦備矣乃至律呂
時甲皆取義乎造化之候而則象乎物理焉故黃
鍾者陽氣鍾也子者物孳始也甲者物萌甲也等
之皆然後儒准易曰玄曰虛曰洞章合贅贅理外
增理言外附言矣嗟乎理一也言一也增且附斯

聖人之理有未盡乃其言未精邪玄虚洞可無存焉爾

天者一大也言天一太極也羣物之祖㕔大無二者也地者土也日中一外圈象陽全體也月中二外缺象陰虧盈也星者從日生者也風從氣者也雨者天之滓也故上天下水天外水内雲者雨之致也霜露雪霰霚霾雹霧者雨之類也雷電者雨之驅也故皆從雨

星有名與主何也上古靈哲因象製名即名察義於是所主定焉故斗象斗酌元氣也龍象龍布春

氣也其諸率例此云然懸象杳冥窺測符契非神孰能之邪神農之嘗百草也說者曰百生百死而知其性味即若所言則遇生者生矣遇死者將何以生邪是拘而不通之論也蓋性味不過以其物形色地之所産知之非神亦不能故曰神聖

詩書之言天曰上帝曰帝命曰帝則曰帝衷曰帝心曰帝威曰帝鑒曰帝畀曰帝簡曰帝休是誠有帝邪帝者主宰之謂至尊且大莫天則天下事理有一不天出者邪故命天令也則天作也衷天降也心天意也威天懲也鑒天視也畀天與也簡天擇也休天福也凡人為善為惡灾祥吉凶雖事與理會或應不應幸不幸存焉乃其致感造作速捷巧妙相因而適當有人力湊合迎會所不能者良若天用意為之不謂之主宰何邪

九州之外四海之間其地廣輪與中國無太相遠者不知凡幾特中國據天地之中得意氣之正故其人物形質語言性情心志異焉然海外之地㕔初亦必有生人肇之沇頮育衆開物成務以衍其傳者矣由此而言獨中國有盤古氏邪

日月運行星辰懸繫憑之太空是誠有為携撥聯

絡之者邪精氣流轉真機涣固自然所為迺爾令夫人身於天地也奚根蔕為然語言視聽操履嗅飧乃至揮拨挺挏百為廢置者何也亦氣之神為之也然人之氣血肉附之天地之氣精真寓之故起居服食氣失其養病焉斯人之所以恒殀生脩短難與天地同者也故天地之氣未嘗無盭戾也而不能天地病者以其真存也人之氣小病則怯大病則死者以其養有善不善為真害也脩錬延引之士保真完氣理不近哉

曆象數大小閏餘者聖人相天地之氣節觀日暈

之進退觀時物之變化揣摩裁制示民用者也故
其法間先後違錯必隨時改易求與天合云斯天
道不違而驗人為之巧而因非無所依據為之也
至若言天者曰高無窮萬里有奇廣若干萬里有
奇地如焉奚乎地猶可言也然山川阻限夷夏殊
絕豈誠有馮壬太丙之御大章豎亥之力邪乃天
者太虛無極蒼莽沕穆歘未及而步履之邪乃天
一高地一廣焉止耳必曰厥高厥廣為里若干奚
用邪斯稽算之詖詞言天地之淺而限者也孟軻
有言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理哉
天下廣矣昆蟲草木大者固無俟言夫蚑行蟯[illegible]
者何物哉然耳目口鼻腑臟膜胳生息卵胎蠉飛
蝡動物靡不具且能焉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
蜯膲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見此其應
天氣也固無足異矣要[illegible][illegible]纖之類蟄藏孳乳於
陰陽寒暑之節亦無稍差何也斯造化之妙理無
不有者也
山者地之高者也夫尖塊融質迤邐莽蒼豈能獨
示坦夷略無崎岨者哉故山嶽成焉墳突起焉自

一方一隅言之則山也以九圍八埏觀之則皆地
也以山之高較地則嵯峨巖業也以地之大聚山
則埠塿坯塊也寧值中國為然垠壖之表渤海環
之然島嶼崖嶼亦皆山也溟波之間劃亦皆地之
卑而屬者也斯天地所以大乎
地之下水謂地中有水今撤地水自土出是也夫
水大者惟海環乎地者也今島嶼峙海中奚不載
之浮而厚至不測邪豈海波之下復有地地下復
有水載之邪地動而坼火自坼中出火亦地下有
邪氣之摐轕軋摩為之爾故天地覆載無所繫着

而久者皆二氣自然之運也然地動亦水者水地
中物動則淺未有不水者矣
天一陽也故乾一一者陽數也地二陰也故坤二
二者陰數也山止而堅乎地者也故艮一陽上而
二陰下澤柔而載於剛者也故兌一陰上而二陽
下雷陽自地中出者也故震二陰上而一陽下風
陽自地上行者也故巽二陽上而一陰下水外陰
而內陽也故坎一陽中而二陰外火外陽而內陰
也故离一陰中而二陽外八卦之象天地盡之矣
陰陽之理未嘗不相為用也亦未嘗不相為勝也

故乾坤之外六子繼之而錯之以至於六十四卦至於六十四卦則天地人之理盡之矣

天者積陽氣也今仰視天若有定止是故遠也譬之雲遠則雲追觀則微氣爾日月星宿積陽之氣之盛而耀者也形體亦以遠觀而成二耀五緯不止而行者氣之盛未有不行斯其機之運也儒者之言謂體生於地精伸於天為星謂山川精氣上為列星其然乎

地之偏正中國外國異之氣之偏正其人見之然殊異之物茶雖之草瑰奇之樹感外國產何也物各得其性以成者也否則雖殊方遐域亦必稟五行之氣為氣不皆正斯形體語言異之矣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人槼篇第二

孫子曰大道冥冥磅礴無垠然流行天地而軌則事物者咸是也君子之行也即事隨用求道協合而已矣往聖前哲立言貽訓率以明是稽其說則難易遠近殊焉蓋聖人之學體事以養心賢人之學求心以制事故曾之言誠正思之語戒懼精已要之非中人恒士所能也善語求道者莫過於孔子孔子誨其徒也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入則孝出則弟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言忠信行篤敬諸所論荅咸日用事為焉爾未嘗必心必意而教其徒亦未嘗必心必意而後問也乃其言何者而非心與意也斯何也道寓之事事屬之人人不能事外心豈能道離邪故隨所作用酬應起居食息語默求之視道不睽焉是其功切近而理易明見中庸之言道不遠人孟軻之言使彼可企及聖賢真實之學所以空寂苦滅異者此也

論語首章雖聖人論學之詞然實為初學訓爾今觀其言曰學時習曰有朋遠来非初學事邪曰不知不愠又非初學自脩自反語邪聖人之道大矣兼其功乃初學始之道可以遠求哉道可以遠求哉

君子之學也窮古今之變通事物之原考文史之博辨疑似之故求明諸心焉爾其行也篤倫則之經端取舍之義慎言語之發周日用之宜求律其身焉爾學脩行積聞譽隨之爵位逮之君子勿辭也乃其窮也毀也勿計也斯何也學也行也性之

所有分所當為者也富貴利達性分中有之邪夫有而無之缺矣無而有之奚所補即無奚所缺邪譬之居室焉上棟下宇以庇風雨菽粟布帛以資身命是死生之係非可一日無者也外此而雕且峻靡且華極宮室之美務衣食之厚斯於死生焉所係而為之為之且久不弃其所不可無者喪之邪故力學勵行者人之棟宇粟布也舍學怠行而求聞譽爵位者虛其身敗其節獲可無之利而忘必不可無之實務宮室衣服之美厚而弃失其故者也故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夫君子之學非以求名位也亦非避名位而不居也夫學者所以致用也匪名與位用將曷伸然時命猶之廉恥節義限之斯其勢有不能直遂者於是隱遯繼焉故隱遯者行見之制而潔善之謀非天下之通義儒者之全道也君子之道脩學以具之致用以達之達則行之否則藏之故行常先而隱常後者以學有所大而獨之不可訓也

子思之論文王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止者極盡不可易之義又至而不遷者也道矩倫

則分量寓之盡分足量乃無歉媿篤倫履道不貳不變斯曰至誠文王之所謂止者也末世渝俗毀行風瀉化數故有身衣冠而叱下剥衆植黨悖欺有別鼎異財反脣稽父者有朝朋暮讐戈矛談咲者矣程氏曰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其不盡分處何限諒哉

孟軻之稱伊尹曰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夫一介不取可矣與者惠物及人之事揆義溷合且施以一介奚損邪君子之律身也嚴其當義也細取與皆己事也利歸己及人雖殊厥失自

之已同也且已非義一介不取寧使人以非義取我邪斯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意也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不即此見哉

漢儒多行義上制然也當其時孝廉有科孝弟力田有科士不斷行即無從得舉故董相轅固之類咸確有可觀云下之公孫弘矣然鮑瓊布被導君節儉亦各以所善著焉後世迂行急藝法制弊沒士競逐時尚求不委其平生而砥礪之鮮哉鮮哉故今之士律以董轅難矣即公孫弘其安人在邪斯豪傑之所以貴無文王而興者也

夫往聖之誨人也純乎道矣然未嘗自名亦未嘗欲人名之也故仲尼之門其徒三千其所謂道學者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柴之愚參之魯師之僻下至賜之貨咸得與焉乃仲尼之教人學與人所自學也以道自立求為聖人已爾人之我名世之知不知勿計也故困於陳蔡厄於匡伐於宋且惡人待之矣然其心則自若也斯何也信已之深而務為名高之意鮮矣後世之士之為道也欲人之知之者也欲人知之者欲其名之曰茲學道者也名之曰學道者道學之名所由立也其弊則自宋始宋儒之學於前言往訓非鮮所表彰也乃其立門户修迂闊繁論議寔成功則甚焉昔漢之末也忠賢以標榜憤切相尚於是黨錮之禍成之宋之盛也儒賢以道學論議相尚於是奸黨之禍成之故繁論議立標榜者衣冠之釁而國家之所由廢興也故治世之俗重德行務忠厚爾矣世之亂也褒貶品題太傷則激激則善類殘善類殘則賢人廢賢人廢則奸邪進奸邪進而國曰非斯道學之名致之也故君子務實行而畧虛名上自信而薄人知

前賢往聖後之師法也括人善類吾之模範也故為士者孳孳焉履其轍跡誦之詩書圖厥覯逢資所厲益乃為善學云司馬遷曰使晏嬰而無死予雖為之執鞭猶欣慕焉其論仲尼也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至魯觀仲尼廟堂禮器車服低回留之不能去至若李固負笈不遠方來薑生下帷縱畧而授斯其人慕古好賢虛心自得何如也後世此道不講人意户見故有詆毀聖言眉越前步有同井共邑而名姓不聞或官聯職並而齟齬矛盾乃其甚又有嫉善媢材陰穽睹袖者矣夫文翰佐

能視諸身心德義其於人緩急豈不相遠哉今人作一字必王必顔唱一詠撰一篇必晉必唐必左馬韓柳乃至博奕彈碁之數圖禽蠟鳳之智皆務為精工不勝不已及其操行履善也則甘心不法古人近之里有仕風鄉多善士已顧妄意殊行倜然勿恧斯淂謂之知類否邪故能桀揉求勝之意審乎德藝之殊者殆庶幾不終身野狐外道矣論

君子之居世也不詭衆以為高不趨時以自喪也惟其義焉然世有隆汚人有邪正行之剛柔緩急禍福繋之斯哉可不審者也吝之遊靡靡焉敝矣為士者將何以處邪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夫行有一定之矩焉故雖無道之世節不可變也然婉曲周密從容含忍者所以翼行也夫行非言不表靡言或疑故能善辭以解罕譬而諭浸以入之詳以曉之斯介特自如而禍患其遠矣是故有秋霜之操而將之春融之知者庶幾免於亂世也反是殆哉

伊尹之任天下重矣擻其君而天下不謂横反其君而天下不謂專矣斯其故何哉望實之所致也夫尹之耕於畎畝也不堯舜樂邪不一介無取與邪是故其出而天下信之矣放其君逐焉奚專且横疑邪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夫臣門如市者能禁切其主哉故士必志伊尹之所志

仲尼應微生畝也則恭答陳司敗也則順接蘧瑗之使也則罕適南子之國也則見聞肸佛之召也則行於鄉黨也則恂在廟朝也則謹過冕衰也必作逢負版也則式當獵較也則同等之恒人無異也且有可以已者焉乃其於陳恒之弑也則請討當齊夷之俘也則能却知正卯之亂也則立誅聞女樂之饋也則速去告顓臾之伐也則力阻恒人能之且肯為之否邪故同乎俗者義可者也决乎斷者義之必不可者也可者同焉不立異以為高也不可者異焉不苟同以隨衆也斯聖人之周於事而勇於行者也今之士遇微生畝倨也能應之非敢乎遇陳司敗問也能對之知禮且受之曰丘也幸乎肯與伯玉之使罕乎高者肯南子見肸佛從或罕之止一見一從巳乎於鄉黨恂廟朝謹乎於冕齋負版作且式於獵較也同乎至其於恒弑也肯討乎齊夷也能却正卯也能七日誅乎樂之饋能即行季之伐肯力沮之乎故士有不苟異之

庲必有不苟同之行斯節立而義審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故君子之行也求無負天理焉已爾室則不媿於漏潛則恒懼莫睹取舍之義進退之審言語之公起居食息之節斯皆所以事天而無負者也乃其死生壽殀君子則安之是何也天下有在我之事而有不可必得之應也故存心養性脩身者盡在我者也殀壽不貳者知其應不可必得者也故在我者盡即顏之殀人未嘗謂不顏也反是即蹠之壽人未嘗謂不蹠也故君子當求已之脩為不當計天之殀壽夫舍已而天計者是人生白駒堯舜桀紂等死之說也由此言之殀壽不貳豈值安其不可必之數哉亦以堅事天立命之心焉爾

士之處世貧賤靡尤富貴靡驕見人之貧賤則憫遇人之富貴則恬斯守已自重忘其有而無慕乎外之道也乃若貧且賤也戚焉懟焉或朝謝藜藿而夕獻粱肉昨被韋布而今薄綺羅寵寠困躓雖親戚故舊遠之棄之豐亨勢位即鮮交寘合趨之恭之斯其人猛鄙驕貪狗豬不食其餘矣慎之哉

揚已太過恨人不能掩已之短忌人之長[illegible]已之便奪人之利快已之忿韋人之袖恣已之智乘人之危恃已之氣欲人之伏填已之鉄龖人之有忘已之分強人之從屈已之節趨人之勢此十有六者豺狼鬼蜮行也士可一有之哉

貧賤之能甘富貴之無慕不其難哉孔子之徒三千獨顏回原憲季路已爾赤之悟賜之達輕肥於齊連結於衛視此且有媿焉故曰處貧賤富貴之難也然回也憲也由也亦孔子之教先之孔子不蔬食飲水曲肱枕乎是鼓向也簞瓢陋巷而樂憲也衣敝冠舊靡嫌由也緼袍狐貉不恥也夫聖人身率之矣乃其言又曰非道得之不處不去曰君子固窮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屢致意焉然見稱者僅三子而已於是益信處貧賤富貴之難也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君道篇第三

孫子曰君者養民者也非以自養也利民者也非以自利也樂民者也非以自樂也今夫父母之於其子也視之傷保之誠殖之使富假之使豫防之使不患極之使不戕斯則賢父母之行而人子之所共戴也乃其剥焉吮焉財焉衣褫焉食分焉圖已之利而忘其子之病也是骨肉天性而虎貙

其心者也安所取於父母邪是故君者民之父母也堯舜盛王知其然也於是敬脩有道允執有中懷襄有咨播殖有人流宅有居禮樂有教茅茨土堦耄期不倦其甚也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胼且胝而躬親勞之斯何也其心以為天下非已有也為民理之已爾故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言不以位為樂也後世之君謂天下為已私物乃始侈然肆於民上聚歛剋削以資府庫宮室苑囿以遂宴遊聲色狗馬以娛翫好巡行征伐以逞忿逸刑殺誅戮以事殘忍視其民若仇讐焉惟恐其戕之不深而奉已不毛髮至也故君讐其民民讐其君上下交相讐而國去矣故人君之於民非出已財以養之以天下之財養之者也非捐已利以利也以天下之利利之者也非舍已樂以樂也以天下之樂樂之者也故曰天下公器已不得而私明乎公私之辨斯可以子民已矣

漢文帝三代君也露臺之費惜之百金後宮之衣禁其曳地尉佗之驁示之以謙匈奴之強備之即罷宋昌藩議拜止郎中袁盎直臣甘為引卻淮南徙竄分封義存張武受賂金錢示媿吳王失覲几

杖有須馮唐進言魏尚為守其他行事莫可咸述躬脩玄默身履節儉海內富庶禮讓興焉後世言君能之否邪宗儒曰文帝於民也富爾未之教也嗟乎玄默節儉非教邪當其時史臣紀之固曰敦朴為天下先矣且以漢文而下觀之所謂教姑勿論能使天下富者幾人哉故曰文帝三代之君也宗儒之論是責於人已甚者也

夫唐虞君臣都俞吁咈拜稽賡倡其相與論天下也猶家庭朋友然周之盛也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矣降及後世此道間存故周昌御史太子大事之

昌淂爭之袁盎小臣慎姬内寵也盎淂卻之狄山博士也面斥張湯方朔郎中也前諫董偃相如入貲也游獵有踈汲黯主爵也多欲有覩京房之晏諷漢元朱雲之呼攀殿檻淖方成之袖陳水火薛廣德之道阻橋舩當是時人主有樂從勉受者矣乃至武壂何人也金蔵之剖貽德之諷歎息容之玄宗晚年也韓休之書九齡之諫歛避納之宋之諫官殿上讀札大臣引焉袖中有彈人主聽焉視後世君臣隔閡等威分辨一言而忤禍及其身者什伯殊矣夫縉紳之士踈則宦寺之情密將承之道曠則諂順之計多人主且駸駸習之矣直言極諫保無詫且戮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夫道者理也天下有道者天下有理存焉無道之世橫施左行顛倒乖錯理非所論矣故人君必以道治天下然法制禁令者所以維道也故靡制則道奚遵靡禁奚約程氏之言曰先王以道治天下後世但以法把持之夫舍道而法不可矣謂任道而法可廢者偏哉

京房之謂漢元帝曰陛下視今之世亂邪治邪帝曰亦極亂爾斯天下之公言也是故唐虞之時四兇寓之矣三代隆盛治忽間焉自是而下君德之繆疵臣職之乖背賞罰之不當用舍之靡程夷夏之混爭紀綱之淩錯其諸世故莫克殫稽即謂之小康者猶可病也故曰帝之言天下之公也人君視此愳哉

夫好惡者人主之端倪也順逆者人臣之媒徑也故賢明之君渾默沈蕩與道德居使其意向不移心志罔竇焉然後便僻側媚之臣懷情抱諂而莫淂伺後世之主執德不弘信道鮮固嗜欲嘗尚妄示意端於是羣下乘之投其所欲競為身利故好

娛樂則聲色狗馬之事進矣貪刑戮則恣睢慘虐之說徼矣尚宮室則崇高美麗之言入矣侈征伐則開拓增益之計獻矣悅讒毀則青黃黑白之談衆矣懷豐亨則網羅掊剋之謀納矣斯何也外之所示者明而内所偏者為人獲也夫投之喜而拂之怒者情也喜則福而怒則禍者勢也使人臣淂君之喜而蒙君之福遠所怒而禍是違焉亦奚顧且憚勿為哉故人君之不幸莫大於有所示人臣之私幸莫大於獲所好夫使其臣獲所好者非國家之利也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古有是言矣要之以理主之使百人之言理而一人背從其理者可也一理百背兼焉可乎夫人意見固有拘常溺俗同聲和之者是以言隨焉秦孝公之變法也通國不可而商鞅主之其法卒行唐武宗之伐叛也舉朝不可而德裕主之其功卒遂謂鞅裕一人也不誣哉故曰庶言同則繹繹者不遽從而揆諸理之謂也

人主不可有意為寬嚴也天下之道一則無易二則可因夫寬嚴者是推移變易之術而因乎時者也故時可以寬則寬嚴非所尚也時不可不嚴則

嚴寬非所用也故可以寬嚴失之迫不可不嚴而寬失之縱迫則離心生焉縱則慢心生焉離且慢者非人主之福也孔子曰政寬則糾之以猛緩則濟之以寬寬猛視政為之斯因時之義也

人主之地獨立而兼總尊居而寡見者也兼總而不能身應之也於是任之臣焉寡見而不能自悟之也於是託之諫焉故諫臣者人主之所以益其明而習於國家之事者也古之賢君之於是臣也導之使言聽之使作悅之使無畏諂之使不隱褒之使有勸採之使不遺故工執藝瞽陳風誹謗則

未敢諫則鼓斯其意何也防吾心之蔽而恩國事之達也故人臣者苟為佞為諛為諂蔽斯已矣乃其出此而強也醫也責也甚之痛哭流涕太息也其諫不同其心則咸愛我者也人主者必思之曰我可畏也彼奚而不畏也可悅也奚而不悅也人而至於畧君之畏忘所可悅而犯之是其心不可諒而吾之政不誠有所失邪於是受且行則天下無遺言而國家鮮敗事矣故庸君之拂其臣而禍之者以不諒臣之心而視已聖也

古之大臣皆伊邵周傅夔皋稷契之屬為之位愈

高其德愈盛責愈重其於事愈周是故人主可無法焉後世宰相視古殊矣循資級取要截中材恒品或愉人曲士咸可位也不嚴法慎防奚所懲勸哉漢處相極重乃其法亦極嚴然乘馬賜劍體安在邪人君者明其罪而廢斥之苟無誤天下國家可矣

漢吏居官長子孫矣是久任之道也然賢而久焉可也誠非其人愈久不愈害邪且後世舉進之途視職位過之稍久即壅滯矣消息盈縮將何以慶邪故久任者擇賢而施之義非可通行者也　二十

一令一牧一縣一郡左右趨承數十人止爾其所營辦辟理數十事止爾能除一吏易一長不旬日性情材力好尚左右盡識之矣今人主之所趨承者視一郡一縣萬萬也所諸畫謀慮弛張厝設者視一郡一縣萬萬也求不為羣下鼓箃籠絡者鮮矣故決事在明而遇事尚斷明且斷天下無遁情焉嗚呼難哉

人君必奬恬退之臣而重高尚之士者何也今夫一國四隅之内其臣則皆拱趨崇順我者也乃其士則皆垂涎朶頤人主之爵禄者也故拱趨崇順

之則臣不知有恬退矣垂涎朶頤其爵禄則士不知有高尚矣夫恬退者臣子之貞也高尚者士儒之節也夫使一國天下知趨順而昧恬退慷爵禄而忘高尚則人主將何自而有貞臣節士哉國無貞臣節士國其靡靡焉從且敝矣故人主之奬而重之者示其臣與士使知所尚在此不在彼也斯厲世激俗之道表安靜以抑躁競崇遜位以教嗜位者也

中國者四夷之觀也盛衰隆替德政視之故德政者所以彰隆盛而大氣勢者也周之盛也九夷八蠻通越裳肅慎譯而貢矣乃其衰也犬戎犯之玁狁侵之漢之盛也呼韓頓顙幕南無王庭矣其衰也匈奴五單于之屬背之唐之盛也契苾為臣突厥入貢矣其衰也回紇吐蕃擾陷之斯德政之異而氣勢之懾服者殊也然德政靡及矣不有備禦荣哉夫夷狄之為患不已者以其路不可絶而虚實有所教也夫欲絶其路非可以界限扼也使来者有創去者有愳斯其路絶矣欲防其教非可以口舌箝也使人不敢教彼不求教斯其計窮矣且夫人主之用人也委任責成焉爾故苟其人足任

畀可也驟可也苟知其任而足以有功恣可也恕可也古不有壇以拜卒以揆授之數萬金不計小捏靡問者邪後世不然為臣者遷延苟存知力罔竭或其人稍有建明自畀而晉之用也衆共嫉之功則已歸咎黨移焉乃人君者偏斷遙制一錢尺帛咸稟上裁讒言稍行而誅戮遽逮夫如是則何以責其人之盡力矣故夷狄之禍募衍綿歷者以其禦之者不切而將之者鮮激也

積貯者國之命也夫天下之變非可以恒保也其變之至也非可以坐視也人主之有積貯所以防

變而利急也古之君畀服減食節用謹度蓋不為豫已私財計也其心以為崇之倉卒未若儲之平常取之搶攘不若需之從容之淂也故曰三年耕一年食具焉九年耕三年食具焉又曰食之時用之禮凡以求積貯之豐也三代至周歲計日會勿論夫王莽者何人哉其敗也省中黃金六十萬斤後世有是邪是何也耗之之途或尚少故也夫侈君濫主所以耗其積貯者則繁矣一神之像飾金若干一幾之造塗金若干一衣之華組金若干甚之而宮室之崇祠宇之創賜賚之繁去金若干太

倉積虛而内帑之儲竭矣及至事變之作乃傾倉皇束手無以為應於是始背積逋增程稅算力役責厚貲以救之夫天下值變竊法已殫盡設令後有非常不可解之虞將何以為哉斯可憂之大者也

華容孫　宣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臣則篇第四

孫子曰大臣之品四焉格人主之非端百官之表暢民物之化理陰陽之氣以躋太平者上也慎已守法時覩事曆綏民之生致國之理者次也主德君失罔所承誨民生國攺莫之籌畫循常安位無可稱紀者下也恣貪剥欺枯權逞勢堅禄固寵壞國亂民者又其下也故上者不可及已其次亦足

稱賢下焉可厲又其下可戒爾矣

人臣之諫紆陳婉譬事濟位全者上也直言切諭回其主保其身者次也憤議危論衵其身靡濟于國者下也然諫之多憤且危何也上之聽不聽為之也夫人臣者豈不欲從容委曲君臣相保哉咈聞玩殳忠奮義激斯其勢不淂自除夫勢之不淂自除者則危與憤之所由至也危與憤也而欲其身之獲全鮮矣故曰人君必諒其臣之心諒其心者知其危與憤之不淂已也是則可以從諫矣

人臣之職各有所司職言而言可也責不在是盡

[illegible]廉職求無負焉可也出而言則越且沽矣然或
君之過舉有與所職繫者斯其言又可已哉
君之與臣敬從惕怫亦其望繫之伊尹之樂堯舜
而慎取與勿論矣下之漢高嫚罵者也四皓一見
國本定焉武帝多慾者也汲黯之見不冠避焉唐
代宗多疑者也尚父之誘罔辨明焉斯何也素望
之重夙心之純有以使之動而致其勿疑也故人
臣必養譽以見信立重以取威洪軼強伉而曰我
有以自信于上何有哉

茲臣之義澹泊自持恭勤自厲正直自狂恬退循
遠焉爾澹泊者所以抑貪黷也恭勤者所以完職
業也正直者所以端事守也恬退者所以杜干競
也故嬰之裘儀之板震之却亮之不別治生此數
人者皆明乎意慾之不可長而紛華之無容恣者
也後世之士甫入仕途志頗啓之故身侈鮮服口
甘肥脂器用乘崇靡稍則恋僕臧侍從不整則嫌
或妻子與他人爲屬爲主賓往來也必問曰今日
會衣服珠翠孰華殽酹觴孰豐且耀有人咲汝
乎設果不足必愈益求勝乃至於其鄉邑必樹門
閭置田地邸店曰不如是人將謂我不能夫然則
何以責其掾廉介而恥貪黷矣故廉介踰而貪黷
肆此其人必不能恭勤正直恬退矣何也三者皆
其有害于吾之貪者也故澹泊無慾者居官之本
而先國家之道也

夷狄之患自古有之禹之徂征班師伯益宣之薄
伐收功吉甫下而漢唐則李廣衛青兵精將雄光
弼子儀志勤謀協故能空匈奴之幕走回紇之師
克復兩京橫制四虜厥功盛矣軟懦不振莫宋加
焉夫宋之諸臣其言每薄漢唐不為然衛霍之輩
猶能抗伏強詐保其君國云乃宋則稽首屈辱臣

甘貢媚迄至亡滅咸以兩夷甚之冠準良材也從
淂一和仲淹宿士也苟延無事爾其視漢唐則焉
如邪夫三軍之所恃者帥也帥之所恃者勇也故
行師之道雖在罡制躬環急爲彼衛霍輩咸萬人
敵也當其與匈奴遇回紇吐番角也勇先氣倡手
殺親陷是故敵人者乎素識其威望臨陣覩其雄
武有不遁跡大漢而退舍去者哉夫宋之諸臣何
人也儒雅迂緩罡譚客也且其兵亦豈漢唐比邪
是故宋之善師而可望夷狄殄者莫過於岳飛夫
飛之與金人戰也七十二勝矣有一不身親為之

者邪然竟阻而死也故用兵衛國之道尚實而略談奮勇而戒緩斯所以百戰而百勝者也

人臣義先國家而私讐後之唐牛李以朋黨相阻抑而失維州宋章蔡以紹述為報復而馴金寇斯任怨行私之過也然熙豐舊臣退休散地怨咨嘗矣藉程華立黨攻擊乃司馬光之再相也剗革新法稱太甚焉夫顧役保伍經義豈盡可去哉故任怨甚則善類殘變法甚則公道掩二者皆非國之利也

臣忠於君也竭誠罄職陳善救過焉爾其信用與

否勿計也故君苟信之則益自輸苟任之則益自効乃其讒之間貪之覺邪之害情跡而位奪也奉其身退焉既不忘君亦不君怨也何也天下有當盡之節而無可必之恩故也夫屈原之於楚也放則已矣放而諫諫而復放放而悲愁慽慽不自容其身至沈溺汨羅而死奚為者哉是責望之太深而懷戀之太不人量者也故人臣幸為原爾設令無原之心而被元之放不將為光弼之擁兵失朝懷光之鉤引外寇者邪故人臣之事君不貴於過望而以君之受臣禍莫甚於所望之不伸夫若原者可以常訓哉

王陵廷諍陳平慎默議者有優劣焉卒誅呂復漢者平也故平之默將以寵產祿華而殄之厥心靡一日不漢也夫狄仁傑者以復唐稱矣然身受武爵明為周臣乃其死也竟周焉姑姪母子之言李昭德吉頊發之非仁傑創也謂復唐亦不過與邪故人臣處革易之地而懷興復之圖者必有平之智而後可苟不能為平即王陵之正裴炎處俊之戮一死報國焉爾夫仁傑者其忠與智殆兩失所據者邪

晉之建康也視宋之杭播弱等矣其臣則咸宋儒所不取者也然敦峻堅玄之衄晉能殄之姚秦燕蜀之僭滅之勒之脩好焚幣不懼閔之告伐閉境不應宋有是邪逖之揖導之輔侃之慨嶠之智安之鎮玄之材皆出其力為國保全其視聰曜虎勒未嘗褫鬼奪氣卒覆晉者劉裕非狄也宋有是邪夫周顗之新亭也其言曰逐使神州陸沈王夷甫諸人莫辭其責王羲之之告君也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卞壼之對人也曰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桓冲之憂國也曰謝安不閑將

畧吾其左衽咸切近要實語也宗臣之謀其君靡
講和即納幣其迂者靡格致即誠正有是邪講和
納幣効已可知矣強金在前厥危頃刻格致誠正
不緩不及事邪故王猛符融力阻伐晉之計者誠
知晉之無隙而足以自保也故不知晉者無過於
宋儒之言
宋諸臣岳飛尚矣世忠光世李綱浩咼咸稱勛忠
然有可議云按宋制御膳百二十器高宗省偟四
十孝宗立也省至一羊數品巡幸駐蹕都廝兵火
屋缺久駐不增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宮監職掌

者通百二三人乃綱浩咼不然矣綱私藏過國帑
厚自崇奉童妾服食窮極美麗享客肴至百品出
則廚傳數十擔居福也張浚被召贐行百二十台
咸朱漆銀鏤粧式如一而頤浩則書酒色侍妾十
數夜必縱飲買故侍郎韓梠美妾數百千緡寵之
專豫外事當是時浩蓋年七十云然咼拜相驟恣
驕侈起大堂園植殊花奇木堂四隅設大鑪貯異
香數種每望即四鑪焚香氤氲合座上目之香雲
堂饌故菲薄咼增厚十倍日會侍從將帥省寺官
香費至數千緡酒饌勿計已而咼望臺疏落職章

辯累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
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什物三千餘具竟不
歸也綱浩咼奢費盡此夫國家艱難而人臣頤已
豐豫然且湯然日告其君以殄滅金虜也可滑言
名將相邪
或論曰古人為善今人不可及已古人為惡今人
亦不可及也田蚡之殺竇灌張湯之陷三長史王
鳳之害章商今人有之邪孫子曰制異也漢法丞
相專誅殺矣故賢則為申屠橫則為蚡湯輩皆滑
行恣使令有其制寧無是人邪寧相報怨挾私吹

氣顧指陰禍隱害傷及善類蓋有不減諸人即下
之但缺一死者矣人臣為善為惡奚古今異哉
長孫無忌者唐所稱賢相者也然有可議焉太宗
廢太子承乾也以吳王恪英果類已欲立之無忌
固爭謂晉王仁孝卒立為太子晉王者無忌甥也
居無何又以事陷誅恪恪臨危言曰宗廟有靈長
孫氏族滅不久矣乃後高宗惑武后立之無忌亦
竟為帝貶殺慘毒備焉而后遂戕唐室之亂夫無
忌欲援立所親故假仁孝上惑其主不知仁柔者
正高宗病也以所親援亦以所援死天道誠有靈

哉夫爲無忌者列之奸臣不過矣
伊尹異姓拔起臣也周公王室懿親且與武王久共事者也然尹放其君不嫌人亦罔議公當三叔流言也避之居東二年何也夫尹惟異姓拔起故人不以黨援它志疑之公惟懿親久事且成王孺子也故當以嫌自避焉所處不同故也斯宗臣之道則然矣
霍光不學無術矣乃光之廢賀立宣則不學力也使有學識知成敗禍福手引一帝復援一帝肯爲驂乘邪然光之固寵不退禍及其宗亦不學之

故爾人臣可無學哉
儒者之論以趙蓋韓楊之死不厭衆心爲漢宣帝于定國病考之不然按漢書趙廣漢爲潁川太守以鉤距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又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廣漢初事霍光光薨後廣漢心知帝微指發吏自將突至光子禹第搜索破擊斷門關去因恃此侵犯貴戚大臣所居丞相魏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疑丞相夫人妒殺遂自將吏卒入府召夫人跽庭下責以殺婢事丞相上書自陳下廷尉不如廣[illegible]言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劫持大臣又坐賊殺不辜鞫獄不實等罪腰斬蓋寬饒性深刻喜陷害人又好言事譏刺奸犯由是不得過遷寬饒自以行能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引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語又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傳子傳賢成功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上以寬饒怨謗不改下其書議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下吏自殺韓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御史大夫蕭望之遣按之延壽即部吏按望之先在馮翊時放散

廩犧官錢百餘萬上令各窮竟所考望之無事實而所遣按延壽者具得其事延壽在郡試武士矢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駟馬傳總建幢棨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用事及治飾車馬三百萬以上竟坐棄市楊惲自伐其行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既坐與戴長樂相訐免官家居治產起宅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與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報書語甚怨望又對其兄子譚言縣官不得盡力爲人所告腰斬夫四人雖有

治行功能乃其所犯咸鑿鑿中情實可罪矣謂不衆厭何邪故曰刻薄吏之受禍也甚於貪吏若四人者咸意深內重多刻薄者也禍慘毒不宜邪

唐安史之誅也自承嗣薛嵩李正己諸將迎拜僕固懷恩馬首求生矣懷恩欲養賊自重奏宥承嗣等仍各令為節度居其地弃開藩鎮禍源迄唐亡不能復殄當是時人主喜平賊樂因憚改人臣者忘節度擁兵據地為國機鍵不可長也故末流遂至湯衍云是上下忽易鮮深思之致也懷恩之罪詎必春死鳴沙已邪

崔胤者唐翰林學士慎由子也初宦官怨文宗也召慎由草詔廢之慎由入後殿見帝被錮為諸宦官言慎由不敢甘誡族事於是諸宦官者謂帝今以崔學士故釋汝後毋得復云云慎由且死以其事語胤故胤力藉朱全忠去宦官斯有所激為之也夫人臣之處國事也激則意必堅而無術不撑所從資之則必為人所窺而禍反中其身及國焉陳蕃竇武胤皆是矣

邇言

華容孫　宜仲巽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經議篇第五

孫子曰易之有書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者也後世諸儒之解易蓋鮮有當人心者焉程之解談撰而鑿朱之解閒畧而淡王弼之解綮理而雅視二子過之矣世之論弼祖尚老莊已然今觀其書絕無所謂虛寂放浪如老莊者也要之不詭於聖人矣漢去古未遠魏晉去漢亦近箴解之士多有根

者是故諸經注疏不可廢也在折衷聖人之意焉爾宋儒之解經也率好自用己見乃其善者即又多竊取漢唐諸儒之言掩之已有焉斯狹隘偏泥之計非天下一家之心也

易者卜筮之書聖人使人因事以驗其言者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蓋知變易隨時之旨靡執一求也故曰君子占之吉小人占之凶後儒之解易也拘恒定之說搽迎合之詞字釋而文律之嗟乎之吉凶成亹亹天下之變靡窮斯易之變亦靡窮焉誠若所言則一吉

一事一爻一應指可屈爾易不滞且狭邪
易卦畫於伏羲経文王周孔而後成是聖人因言
以前民用者也未有天地無所謂易天地既立始
生聖人聖人聰明與天地合易自有焉先天後天
之易宋儒因孔子之説增之也且言易則易而已
矣有易斯有變化斯定吉凶斯成大業矣必欲先
天後天以示奇彼四聖人奚不為之而直待於宋
邪乃至改移八卦之位又與易所言乖戾不協是
其理可疑而論奚夫為理而可俾疑論者烏得言
精理也

連山歸藏解曰連山如山出雲連緜不絶也歸藏
者言萬物歸藏其中也易解則有三義曰易也變
易也不易也夫出雲連緜奚足盡天下理萬物歸
藏意亦偏靡全易者易簡也變易者随時義也不
易者不可易也易簡則可變易凡理不能随時變
易者皆非乎易易則易知簡則易能易知易能斯
其言示人顯且要可趨避矣夫理不可随時變易
豈恒久可用者邪故可變易而後其理不可易斯
易之全旨驗之其書與其用而然者邪乃連山歸
藏書今尚在其為言何邪或曰三易咸取時代名
之神農一稱連山氏列山氏黄帝稱歸藏氏易盖
二聖人作亦如今易成於文王周孔曰周易云

先天後天卦圖邵氏所作其説授之陳搏穆脩搏
脩咸工數者也今星易之家有先天卦命者或此
然於易則贅爾然易之為書本占辭象器以示人
而定其吉凶盖聖人明白正大之理假人以洩天
者也邵氏之數果是邪是鉤筭類推巧發奇中術
也前代陶弘景陸法和鄗璞蕭吉鴆摩曇猛章仇
大翼明崇儼桑道茂之流咸以是名獨邵哉

易卦爻繫三辭説者曰文王孔子作矣明夷之辭

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随之辭
曰拘繫之乃従維之王用亨於岐山而繫辭多言
子曰自稱文王子曰且自文明柔順維繫用亨賛
也可邪又曰卦辭文爻周近矣繫竟作之誰邪是
故易有疑而難曉者焉

彖象雖取物義亦以發明言之彖者斷也所以斷
一卦大旨也象者像也形像卦爻之義俾人易見
也交者從交者也凡卦之六位有陰陽交變而感
有陰陽交相為應者焉咸交義也

雄之玄方州部家重之為八十一首光之虚原槃

本鎮基委焱末雙塚列之為五十五行玄以始終中思禍福下中上準易陰陽剛柔仁義蓋易所之玄參之虛以吉凶臧否平旺相休囚死準玄始終中思禍福下中上蓋玄參之虛五之易玄虛推之天地之數咸有所合矣然易之合者自然之妙也玄虛牽合就之乃其名理言詞則範圍于易而竊焉者也夫理一涵易作於聖人聖人之作其有遺理邪易而玄玄而虛言不徒費即言而理也不重出邪

尚書者經而史者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者以其時世漸開而事理漸明也故書首言克明峻德至協和萬邦是明德新民旨也次曆象授時至分方布驗馴及諸政事是開物成務之大也萬世治天下次第有外此者邪書歷虞夏商周四代其為歲幾二千乃其中紀載行事命誥進納者衆自克明以下精一執中若性欽止外語心性之功寔焉以堯典開端言之也一言貫四代治忽不要𢧵禹之治水土也乘四載導百川矣地平天成府事允治是位天地育萬物功也然皆禹胼手胝足為之古聖事業惟禹為實惟禹難爾

湯誓曰今爾有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斯誠夏民亦有不樂者矣曰輔予致天之罰予則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斯臨事民亦有不從者矣夫不樂且從者疑於君臣之分而不敢也然必為之者急於救民之義而不忍也故曰予恐來世以予為口實蓋懼後世鮮諒已救民云而仲虺者作誥言聰明時乂之說解之亦咸民重焉聖人令以視虐不救為罪之大放伐罪止一身寧為民受法焉爾固未嘗謂己放為是也

武王誓衆也曰獨夫受不近詈邪告戒也曰血流標杵不類根邪故孔子謂文王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至矣謂泰伯曰三以天下讓可謂至德意不有所未足邪

箕子陳洪範也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何謂也言鯀汨五行九載弗績禹之興也治水成功矣於是次第治天下大法厥類凡九彝倫敘焉斯雖禹為之實天錫之也其言與洛龜邈不相涉下初一次二諸云者因天道人事先後必不可易之等禹自敘之也宋儒志在神異廣事蒐引注焉蓋援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說為詎不知圖書

同出伏羲之世咸伏羲則以畫卦者爾故孔子獨於易繫言之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自孔安國始分圖書屬易範自安國向歆始夫言不孔証也安國向歆反足憑邪漢儒講經多用圖緯神龜天錫其說本出緯書且聖人聰明圖書偶會遂則之爾必圖必書乃卦乃易奚足言神聖邪蓍百草叢晃服造甲子諸凡若此者又誰取則邪程氏曰果無圖書易亦須作然哉

洪範敘八政也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國之政盡之矣周官冢宰卿也曰

分職率屬倡牧阜民官之職盡之矣然數言以爾體要語不在是邪

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黃帝至堯舜不遠堯舜至秦穆不二千年書至三千二百四十篇不過多邪斯漢儒後大之言無足信者也

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授荀卿卿授毛亨亨作詩訓傳授毛萇以二毛公所授也故曰毛詩萇

萇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謝曼卿善毛詩為之訓衛宏從曼卿學作毛詩序賈逵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馬融鄭衆亦作毛詩傳夫毛詩者孔子授之子夏序之以及諸儒者也今觀其著敘作詩之由而咸歸之其人是稽且實而不可廢者也解詩者必用之乃朱之解也或棄不取焉夫棄而不取有以考而証其妄舉可信者為易善矣然或不言弥者何人湯為之解則詩將安屬邪故曰毛詩者稽且實而不可廢者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矣淫奔何

以録焉夫古之詩里巷之謠也乃其辭則善惡異之者也聖人刪詩雖以義臧否去取然亦視辭美惡為攄録淫奔者或其辭不可廢存之示戒歟

詩三百篇何者非理也然何者為理語也夫詩者賦詠揄揚形容想像以寓理者也誠使其語必理焉則何不為文而詩邪夫詩有詩體文有文體如詩而文即云可矣文而詩可邪是故贍麗縟繪者詩之詞也發揮名狀者詩之象也親切愷到者詩之情也故展轉反側懷不過乎桑羨猗靡美不甚乎副笄象服飾不侈乎然聖人不棄之者謂其言

切而意暢也斯三百篇之所以為妙例之後世之詩法焉者也宋儒以心性道德語為詩顧曰詩必三百篇然後可是足言知詩邪

詩者情之發而言之詠也悲喜欣戚視乎時激柔含憤原乎志淺深緩急繫乎感三百篇率不外是故二南之盛十二國之風小雅大雅之述其詞各有異焉因人情為之者也先王採隣詩播諸樂所以觀民風而察時變也用之教胄子所以大感化也或曰詩之有頌用與民間詩兼乎夫頌者宗廟之所播也若民間詩悲喜美刺並焉宗廟非所宜矣或專為胄子設俾得自懲勸歟

詩二南盛矣十二國變厭詞多刺小雅前宴而後傷大雅前美而後悼頌有美無刺其體則然靡時世視也由此觀之世之治少亂多與其人賢否邪正不侔聖人存詩之意咸寓之矣

鵞湖後學王嗣經書

邇言

經議篇第六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者事也故録君父之見弑斯背逆之節彰矣紀邦國之被侵斯強暴之黨著矣書弟兄之相競斯殘薄之行察矣志正嫡之失序斯倫紀之紊見矣表觀遊之靡度斯淫佚之政昭矣採夷狄之內交斯盛衰之迹辨矣其諸政治要咸例焉明紀直書理自燦晰夫聖人者奚假一字之巧譎一言之示然後為法乎或曰春秋天子之事者何也夫賞罰廢置天子權也國與天下匯是不可為者也世之治也天子操厥柄于上諸侯奉之羣臣輔之朝廷國家公道正義遐哉赫矣及其亂也王政不行綱弛紐解於是天子諸侯失其所馭春秋之時是也孔子由是傷焉其意曰政即不行於今[illegible]

非公論可泯諸侯乎故作春秋以人事之失得寓人君之賞罰以是為天子事爾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言春秋紀載當世直書無諱不能無喜怒於人也儒者之解顧曰仲尼失位身任素王作春秋以正夫示天子柄斯皆謬誤聖甚矣持此說也能不啓一字褒貶議乎

春秋書元年者即所始而書者也義止首年無他說審矣胡安國曰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歸之人君當正心正朝廷焉鑿不甚邪且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何者非心係也誠欲示人君正心豈無他事他處可發乃汲汲於元年字發之斯孔子亦太窘且遷矣

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紀實也鄢鄭伯所假於段段所恃背兄者厥實存焉據以書之爾胡氏解曰克者言力勝也于鄢者探之急也皆謂孔子特造其辭貶焉夫段實以鄢背鄭實于鄢克矣孔子書之不曰云云將以何為辭邪

吳子使札來聘注札辭國生亂故因聘貶之按記札葬其子嬴博之閒孔子美其合禮使魯請觀周樂子不謂非死也且書其墓為讓國美事也顧貶之乎誠令孔子欲貶札即其事為貶可也致亂之事不載於春秋斯孔子不以札病矣乃因聘貶之乎是故吳子使札來聘亦直書辭爾

或論曰春秋不假言褒貶也魯隱之殺何以曰薨許買之薨何以曰弒也夫隱已國君也其弒臣子有不忍焉故書薨者為君諱禮也然不地不葬明其弒也乃許買之薨實以不嘗藥殺之不書弒即其實泯矣故書世子止弒其君夫隱則書薨以見弒許則書弒以志薨咸紀實辭也

春秋終於獲麟何也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麟鳳聖王瑞也春秋無王故厥瑞不至然而獲麟者是反其常也反常異也書獲麟志異也夫物不宜出而出時可知矣故孔子傷已之道不過明君而難行也乃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焉因物以知時因時以明道是有所感而起遂以為終之謂也故書獲麟者見已之制作始於是也然不以是終則無以知其以是始也斯孔子自紀其實之辭也胡氏曰制作文成而麟至誕哉誇矣

含義者以有丘明之傳也
孔子於書也則與子張論荅與門人雅言於詩也則授商為序誨鯉以學美賜可言於禮也則訦聃而問恕昭而許於樂也則操琴於襄語師於魯示心於蕢於春秋也則資游夏以辭委丘明以傳至於易則其徒無與也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自為之爾非以易之道難乎然於繫也則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蓋獨回許矣是故回諸子之優劣靡矣

孔子於商賜也咸曰告往知來可與言詩於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也咸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蓋知其人深於好惡之實矣夫春秋者好惡之大者也是故丘明遂傳春秋孔子之見不審乎

禮記者漢儒附會輳綴之書也今觀其言駁雜靡純錯亂不序其所稱引孔子自大學中庸外咸不類於聖人檀弓上下泛録春秋列國詩詡之詞尚不宏樂記或出或入儒行髣髴戰國學記淺而不類左傳公穀斯可以言經乎故曰漢儒附湊之書非聖人之全也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是詩書禮咸裁正其手矣禮所謂子曰子言夫子諸凡若此者孔子顧自稱之邪斯漢儒所為益明者也

儀禮當時儀注也周禮說者曰周公制治書也然有可疑者焉官叙無公孤官屬多錯亂六官有羨職司空盡缺官儒者論曰官屬之錯義取兼制冬官之缺書亡坑焚斯臆說爾即以兼制義言之宰相掌宮壼膳羞蓋謂以宰相制後宮也世固有交通宮掖亂政者矣周公聖人見不及此邪秦之焚書也自卜筮外悉舉之周禮果亡則悉亡渠幸而存若書之壁於孔誦於伏也則悉存矣奚遺秦五

官反存脫秦一官反缺邪如曰壁而遺誦而忘五官閒焉可也獨冬官邪故曰周禮者可疑之書也且自天官掌宮壼之類後儒謂兼制外其諸閒錯亂者又嘗曰此宜其屬其屬別出以定其歸矣然今取觀之即仍厥舊安知亦非兼制意即非兼制也安知不有別意不可移者邪五官之羨取為司空足也果司空官邪故曰周禮疑書也

夫上古之世事有成規官僃器使故公孤六卿之職彼此交互於治靡妨大禹司空也總領百揆皐陶刑官也陳謨啓沃伯益農官也贊禹師旅后夔

典樂也冑子司敎周公太師召公保也同兼太傅周公既沒召公存也又兼師傅周三公也下兼冢宰召三公也復兼宗伯蘇公三公也兼司寇畢毛三公也兼司馬司空二卿公一人也三公兼鄉老一鄉卿一人也卿兼鄉大夫甚之太史司寇蘇公也以司寇亦兼太史太公職掌盟府也以太師亦兼司盟斯官不必備惟人材足以槩舉也後世事靡常形人材日索矣俾之各治一事尚憂顛沛況能及其他邪以今例之冢宰日循覲執簿應百官選人且溢溢矣治王之膳羞宮壼及其他職事如周禮能之否邪是故周禮者非後世通行之法也

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儒者論曰斯邦土之任司空職也不當隷之夏官夫司馬統六師平邦國者也統師平國不周知天下土地阸塞險阻之狀何以為邪故蕭何從漢高入秦也先收丞相府圖籍光武復漢祚也指示馮異披輿地圖蓋用兵之急且大莫過是焉者也隷之司空將安用邪斯所謂有別意存焉不可移者也是故改移補足之義後儒之臆見也

成王訓官也曰唐虞建官惟百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蓋夏官百二十商官二百四十止矣周之於夏商至近也即國事繁簡稍不同建官視夏商倍之可也考周禮天官屬六十三地官七十六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屬皆非一人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十餘三十餘人者六官之屬可知而府史胥徒六官凡萬九千八百人合內外官蓋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較成王之言不相啻遏甚邪且周之世視夏商廉事稍繁以今視周事之益繁萬萬矣然今之官曾不周十一也故周禮亦可疑者也或曰劉歆所作為王莽理財之書不可信邪

孔子定禮令禮漢儒亂之矣其定樂則詩是也然唐虞三代亦有詩可觀而採者也夫賡歌五子載之書矣擊壤康衢慶雲南風夏雲黃澤白雲穆天子等何以不入下至周風雅之外南山華元澤門子產庚癸滄浪孺子勸戒寓焉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故詩首關雎矣乃其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孺子之歌亦嘗命小子聽焉諸不錄可也斯亦去之何也夫風雅者太史所採入樂官者也唐虞而下或以其異代不採或即當代亦未之採

而孔子刪詩斷自文王以閨門為始故去之邪
大學中庸咸摘禮記出之者也大學首身心以及
家國天下體用兼制斯學問之全功儒賢之宏業
也其言純粹乃其序自不紊焉宋儒別出之是矣
曷又謂其有錯簡更定之邪夫家國天下先之者
身也故曰本亂末治否矣厚薄薄厚未之有也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身也者先之誠意正心
者也故所謂誠其意者次之意也者先之格物致
知者也故瞻彼淇澳次之道學自脩所以格致也
赫諠威儀學之造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者明德

止於至善也尊賢樂利沒世不忘者親民止於至
善也親民之至明德為之而已故康誥克明德次
之自新之至斯可以親民已矣故舊邦維新次之
君子用極結明德親民之上也邦畿丘隅証明德
親民之止也穆穆文王言止至善之求諸身明德
也聽訟民畏言明德之可以服民脩身也脩身本
也故又曰此謂知本斯其序不紊之謂也夫析聽
訟為章而曰釋本末析此謂知本知之至為章而
曰釋格致闕其亡也補焉夫本末釋矣終始不怨
邪移克明德知之至也下為章苟日新皆自明也

下為章又奚必邪故曰舊本者不可廢之書也
大學中庸宋儒謂作之曾子子思以書有曾子曰
為據也然曾子子思已可自稱人亦可人稱也必
若此言二書亦咸有子曰矣謂孔子作奚不可邪
又以中庸稱仲尼為子思証禮有仲尼燕居篇矣
則亦子思作邪夫大學中庸咸出於禮蓋漢儒所
錄而粹者也

中庸武王周公達孝以下雜記孔子論道之大者
然中庸寓焉宋儒章句至以道之明行費隱天人
剖析之決裂不甚乎君子之道費隱曰所以然者

隱而莫之見不求其說亦得為之辭乎

哀公問政一章萬世不易之經寓焉然其本曰脩
身言脩身也曰齊明盛服非禮勿動已爾誠明以
下君子造道之極寓焉然其功曰擇善固執言擇
且執也曰學問思辨已爾斯其所以為中庸也亦
致中和者道在性情君子之學於中和致力焉節
戒懼慎獨事爾夫一靜無心戒懼極矣一心無事
慎獨斯其動也自無過矣尚有踰此益靜奚事出
此更求乎夫致之為義也致力致敬致用之謂非
推而極之意也紛戒懼至於至靜不趨空寂滅乎

精詳獨至於應物不支離岐二乎
孔子之書無過論語者夫論語言約而意明事近
而功切然於道則無不存焉是故自門人小子至
希賢希聖咸是也故曰聖人之言引而畀欲人之
易及也當其時門人親承教記之斯其說獨得孔
子真意其諸祖述模揣者未免有過不及焉爾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朱氏解孔子欲興周
道於東程氏曰言已必不為東周也周自平王之
東也政教號令不行矣孔子之時東遷之後也有
其國之斯未有不撥亂反正挽東周而西周之治

者也與周道東方增辭措力當以程氏為明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天下古今之言性蓋未有善
於孔子者也夫近者不相遠之義然言近則亦未
嘗不相違也故人之往有善有惡何嘗同也乃嘗
惡各相為[illegible]亦何嘗太遠也視所習焉爾故習于
善則惡者善而善者益善矣習於惡則善者惡而
惡者益惡矣於是始相遠云斯盡性之旨者也故
觀其近也是性固未嘗有大善大惡也觀近有相
違義也是性亦未嘗無或善或惡也斯性善性惡
之說所以偏而鮮人服者也故曰善言性者莫過
於孔子
孟子者以縱橫之談而發仁義之旨持正大之說
而主博辯之辭斯儒學之恢張聖賢而豪傑者也
然其書門人所記也夫萬章公孫丑之流咸戰國
士爾於其道或未聞焉乃其領孟子言也始而疑
中而難終也然古之人好善服義能自得師豈必
咸孔子徒哉夫春秋戰國何時也孔子孟軻其於
當時即不能用猶知其為聖賢誠令在今日直舉
塹摶之矣嗟乎不可以論世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者章回不

死辭也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述已不死意也
宋儒曰告諸天子方伯請討復讐孔子匹夫顏子
諸生即告天子方伯誰肯為動邪斯淺戾之言近
於勇夫尚氣忿忿者矣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謂三年學而
不能造於善也不易得者猶所謂難矣哉者也
孔子周流列國當其時必有事焉如有用我者斯
為之用爾非專求仕計也夫聖人豈身干人者邪
孟子大儒也乃其言論多以大見曰至大至剛曰
我善養吾浩然曰王請無好小勇曰君子與大

與人為善曰此之謂大丈夫曰大人不失赤子之
心曰大人惟義所在曰大行不加焉曰說大人則
藐之曰豈曰小補之哉曰大哉居乎曰大人之事
備矣曰先立乎其大者曰恥之於人大矣曰登東
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斯其言氣象何如邪
然曰以五十步笑百步曰望之不似人君曰千里
畏人曰子誠齊人曰齊人莫如我敬王曰夫既或
治之矣予何言哉曰夫時子惡知予哉曰南蠻鴂
舌之人曰月攘一雞以待来年然後已曰寇讎何
服之有曰妻妾不羞而泣者幾希曰君子之所為

衆人不識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其言多玩而好輕寡含而少巽斯
亦自處高大病也孔子蓋免於是矣

夫人之性稟之胚胎具之筌㲉善惡之分寔焉殊
焉斯蓋天造之夙成人為之莫與者也故九圍六
合羣生萬類至繁且衆也然剛柔正邪純狡明曉
亦至異且殊也何也其性則然爾故質之古先驗
之寰宇紛塗變態別等各狀厥證顯明豈嘗一致
哉為性善之說者曰初靡不善物多遷渝為不善
也說者曰義理氣質善惡由判是皆循末而忘始
徒岐而多說者也夫孩提之童愛親敬長固也不
有紾兄臂奪食在保抱而怒爪父面者乎當是時
也髫齡髀齒觀聽鮮識又何物慾移之且性者心
之理也氣質者成乎身者也故有質有性生人始
全矣是性之與質自為靈寘非相體用質有清濁
性有善惡咸本諸天者也焉得以氣質殊異而怯
由參差乎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夫陰陽為道成之
者性言性則從其初矣言相近則有善有惡而不
相遠矣故曰天下古今之論性未有善於孔子者
乃孟子之所謂性善主人而偏者也

論者曰孟子語齊梁王道不知有周或曰孟子時
周室視孔子益不同蓋天命人心去矣故得以王
道語二君夫王道者豈必為天子然後是哉能行
焉即一國王也一邑王也不能即辟土地朝秦楚
盜且霸爾且行王道由諸侯而王則周之君自當
順天命人心委而授焉已必有以處之矣奚圖且
逼侯邪

孔子聘列國欲以天民之覺覺人也作春秋欲以
天子之事垂諸後也二者非聖人不能亦不敢曰
聖不自聖無滿假焉爾不自知其聖也奚二者任

邪故曰文不在茲乎曰天生德於予

卷之六　十四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甫校

史論篇第七

孫子曰洪荒之世邈哉遐矣當其時雖頗有紀載然物厚風涵厥政龐質故無得而備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者以其風氣開而事理漸明也至漢司馬遷作史記創例立法並載古今假雄高委達之辭形紀傳言論之旨核而不濫理而不迂詳而有章淵而多意百代史氏咸莫能外焉今讀其書暢明迤邐能使人心悅神動鮮復嘗恨若諸家所作間乎其當人心矣豈非良工妙紀絕筆魏製者乎韓愈有言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言公論之當持而已見之難恃也夫遷之作三皇五帝則取諸經世家列傳則取諸史五帝八書則取諸當代之紀參以前代之故後之作者如班如范如陳如姚如褚如房如何沈如顧李歐宋雖去之遼絕而推崇模範同焉未嘗敢盡出一己之見而求以相尚也未嘗謂舉他人師之恩顯已不能也斯其人材學鮮必遷偉乃其心之相信固異世而同符者

也史記晏嬰傳首述厥事而終之願為執鞭孔子世家備其始卒而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樂善尚賢雖執管史傳而以天下為公之義寔寓者也是故與史職者必皆有違觀太同之心舍已從人之度而後可以定百代之是非裁歷代之枉直如古明王聖帝操刑賞黜陟之權而善惡邪正一視其人已無預焉故法不濫加衆靡私訕銜鑑歸之匪是則亦未有能議於史者自司馬氏降諸史不一作史者其人咸未泯焉陳壽之父諸葛亮所廢也三國志短亮謂不閑將畧魏收脩魏史宗親姻戚

多枉書録餙以美言夙有怨者恒沒其善至云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升天按之入地故休固之佳傳謝相助也爾朱之減惡因受金也盧同之失紀以無親也崔綽之首列緣外戚也楊高之獲載畏威權也許敬宗撰唐書攺擴不平專用已私封德彝隋臣也摘敬宗蹈舞求生之恥立德彝傳咸誣以惡錢九隴高祖隸奴尉遲敬德武夫也以已女嫁九隴子子娶敬德女孫為虛立門閥功狀與劉文靜同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猥言賜敬德故收之史當時稱穢乃舊唐書不能遁歐宋

筆削亦以是也夫刑賞者一時之是非也史誌者百世之是非也刑賞之誣禍及一時史誌之誣禍延百世誣以一時或猶有直之者百世誣也訖証而辨焉故曰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收之在魏為衆諠議戰慄危殆幾於殞身敬宗誣加人善而已頑不免崔灝之赤族范曄之覆宗往往基之豈非以增減過實而黜削太殘鬼神造物陰禍而默奪之手

鄭樵有言史記一書功在十表十表者猶衣裳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也今考十表厥意弘深三

代世表以世系為主觀者世本文也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國緯觀天下大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下時以為主故國經年緯觀一時得失也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觀君臣職也夫百世本支者黄帝之初先列譜系祖宗経子孫緯斯五帝三代咸出黄帝可知矣周成王後詳列諸侯世經國緯斯親踈相輔可知矣帝顓頊以下周武以上有経無緯僅列世系大治亂附焉斯正嫡旁枝繼統咸可知矣天下大勢者若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

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十一太源吳芮王長沙斯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矣高祖六年弟交王楚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斯天下之勢異姓同姓強弱稍相當矣十二年弟交王楚子肥王齊兄子濞王吳子長王淮南建王燕如意王趙誅王梁友王淮陽恢王代吳芮王長沙斯天下之勢同姓強甚異姓僅存矣當世得失者若高祖功臣年表功臣侯者百四十三至文帝時存者百二十五武帝時附十一斯其時守先典待勳舊得失

可知矣惠景間侯者表建元後存者二十國惠初以後又除之斯其時政治緩急可知矣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侯者四元朔侯者二十元狩侯者十有三咸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有六咸以匈奴南粵封元封侯者十有七咸以東越甌駱南粵朝鮮西域封而元朔惟公孫弘以丞相元鼎推姬嘉以周後欒大以方士石慶以丞相封斯其時用兵多少可知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百二十有七元狩侯者二十有五元鼎侯者三斯其分封子弟次第可知矣君臣職者若高帝

元年大事沛公為漢王之南鄭遂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昌守滎陽九年未央宮成置酒帝奉王卮壽太上皇而曰臣功孰與仲多乃相位書何為相國昌為趙相斯君臣之職得失可知矣夫班固漢史悉變馬遷例異姓同姓王分兩表親疏相錯意不復見同姓諸侯王表王子侯以下表僅取子孫曾玄世數列焉斯值譜牒類爾天下大勢當時失得咸莫可考論奚表為哉夫遷諸表秦楚際月表一時也漢興諸侯年表更一時也至論其節目高功臣年表視惠景間侯者

表異惠景間侯者表視建元以來侯者表異而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亦有意矣乃班氏王子侯起高祖則史家恒例也中分西漢諸帝功臣為二卷以卷帙重大析之百官公卿表下卷以大事不記所書僅公卿拜罷月日而古今人表以己一人見定生民以來聖賢愚智等次妄不甚耶

此篇本呂祖謙大事記今採焉

夫遷之紀五帝也多採大戴禮尚書孟子聖賢之餘論而自為贊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要之不離古文辭者近是斯淺見能爾耶故五帝紀大

要述其政順天時敎民事與書所載命羲和語同贊夏紀叙孔子行夏時贊商紀叙孔子善商輅盖斟酌四代意也乃禮樂律書其論禮曰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哉言禮因人性品節也論樂述唐虞賡歌成王作頌言樂非為樂所以節樂也律書附兵言師出以律六律萬事根本也河渠書悲瓠子之歌而作言河可疏導不宜壅塞也封禪書具述封禪本末言武帝欺天也平准書具述開邊歛民既耗復歛且載張湯杜周之嚴刻附弘羊孔僅之心計言武帝将厚歛必先嚴刑嚴刑者弘羊

輩所以得更進用事也其不傳弘孔而於湯傳中言興利事亦此凡此類淺見能之否耶夫列孔子世家而贊之曰可謂至聖是遷知孔子深矣故史記之言大要以孔子為主若遷者謂百代良史非耶

鄭樵之論班固曰固者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又曰自高祖至武帝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恥斯樵之大言也夫遷之書紀載當時備矣固生遷後不遷是因誰因耶必別自杜創謂出己手而後可耶且固之書事則因遷其辭未嘗因也夫遷之文

邃而暢痛透而有餘是文之古而態者也而固之文典而實莊嚴而鮮晦是文之古而則者也等之遷為上固次之皆良史矣夫樵自叙通志也曰臣之五畧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畧諸儒所不得聞然二十畧外譜載歷代帝王后妃人物者居十八斯重録一部十七史爾非漢唐諸儒所聞所紀傳耶是故若樵者善為大言者也

樵論遷失不博雅夫遷之時去古簡質未遠及當秦坑焚紀載之書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數家已爾其諸記傳不可攷證者遷已曰

文不雅馴去之又身自以其跡半天下乃於是為史記焉然其言與事固未嘗不博也其為文間採閭巷田野俗尚之賞輔以己辭故多委蛇透亮可聽反不雅病之樵得為知文耶

春秋者孔子因魯史舊文脩之者也史文簡略不足以見事故孔子有筆削焉假言定得失也至其事則備之傳者也後世事繁文備脩史者據事録焉得失自見矣乃綱目則不能無可疑者夫聖人之聰明是非誠否之鑑也故天下事評品無適情焉後世即大儒能遂評天下事皆當耶且綱與目

不相聯並則提綱訂之考實於目若春秋經傳可
也夫既分注詳目其下斯事之曲直人之賢否自
具矣復假綱寓褒貶不贅乎綱目已贅為發明集
覽考異正誤者又贅而增之者也
唐太宗自觀國史是諱於掩惡者也夫人主之不
史與五帝以来未之有改也暴君横主誠欲手取
而躬閲之豈難哉然卒未聞有然者以無其端而
思之不及也太宗誅建成元吉廢心歉焉故取以
自觀而命史臣直書無諱夫已言即若是乃史臣
者敢甚其辭邪貞觀政要書今存焉其言藹矣詞

善政當其時即稱治安未必及此也非自觀國史
之後史臣者為之邪夫人主之喜怒易變難測者
也故苟一取觀則群臣之心愈有所疑而無以自
定矣斯不若不取之愈也故曰太宗諱於掩惡者
也
夫愛憎者情之偏也毀譽者聽之惑也情出於愛
憎斯予奪亂聽惑於毀譽斯臧否疑國史是非或
戾此為之匪皆實也后人讀史必以其辭逆抑揚
理勢所不宜有者諒焉乃為善懲矣唐順宗即位
王伾叔文輩用事賍竊史謂其貪鄙嘯聚僩然相

謂伊周管葛日夜汲汲如狂又曰叔文置大槓財
金實夫娼寢其上詆訾甚矣然禁宮市之擾民杜
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黜教坊之
安優追陸贄鄭餘慶之左降起姜公輔之忠直奪
宦官之兵柄用希朝韓泰之總統咸當時要急務
也所交陸質呂温李景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咸
當時豪俊也所貶李實又當時稱奸邪者也夫驟
進暴用之人圖事紓緩則黜從容去邪勿急削弊
戒峻始克有濟矣伾文皆犯此故當是時為所刻
薄退黜者多切齒恨之史氏所書蓋若人輩澤然

衆造語也豈盡實邪夫其他姑勿論置槓守貲然
文即貪且闒何至是邪故讀史者誠以一時之言
而槩人之等難乎免於誤信矣
夫史者所以兼載治亂詳考得失博觀邪正廣究
謨議可備而不容畧者也蓋宇宙古今之事千態
萬狀曷有窮罄然皆學問之所當儲積之所宜
識也故有此事變斯有此紀載閲一編即了一
故實遺之必昧削焉靡綜矣故史之為體因詳證
畧可也沿畧校詳不能也夫因詳證畧畧可為而
詳不可廢矣沿畧校詳詳可廢而畧不可校矣由

此言之作史者豈貴乎厭繁而就簡乎三代及乎周宋雖通有史書然皆朝紀代脩各自為一未有能總百代之休戚貫累世之治忽而為全者也故呂祖謙評節十七史司馬光兼脩資治鑑一藉紀傳以備淹一假編年以成洽識斯意矣然謙之紀人間録細恠而或遺大綱光之紀綱事每碎常而年崇後定二者蓋猶以為病焉夫宏節鉅行者論人之準也要關緊繫者編年之法也若無與於賢否靡涉乎興廢而濫采槩入欲以示詳謬矣有能取二書裁正之增其所遺削其所泛殆可以稱百代之全史兩賢之魏撲乎

堯舜之禪讓不以天下為已物也故曰舜禹有天下不與言位非其所關也故聖人視天下為公器視為公器者重乎民者也賢而可以長民則傳之子不肖而足以殃民則傳之賢以民為予奪已爾假令丹朱商均而賢堯舜不傳之邪彼夏啟者賢矣賢故民歸之矣啟得辭天子位邪故堯舜之禪讓天下為公之道也禹非昧於其子之賢而薦益者欲占啟益之勝負於民慎之至也非聖人皆不能也儒者論曰天與賢則與賢又曰禹傳子懼後世爭奪基焉此其言果得堯舜禹之心否邪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史論篇第八

孫子曰秦始皇暴君也然有可取者三築長城一也置守宰二也稱皇帝三也戎狄弓馬馳驟素技則然設令無山河城隘之阻斯其勢有不益甚者哉自長城築於秦漢而下得因沿備築為胡備故即不能不時有奔突要之憑藉尚可防禦焉而三代封建至周蓋以八百國諸侯為守宰夫地里相

去百里或五七十里而國置一君臨之勢得無繁且費歟且諸侯皆世其國兵馬人民咸得自用故國人知有其君已爾寧復以天子為重淩夷后世問鼎請隧至於七國遂以弱周而視為共主謂不自多植諸侯始哉夫郡縣立而諸侯之勢輕矣合天下郡縣咸天子命拜廢置之而兵民各有所司乃其人又時更易不得習成其威令國人耳目無所殊咤是恒久可行之法也故自秦罷侯置守令二千餘年卒無能變其法者以其法不可變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主㕡尊解對矣而王稱之斯其名殆無以示天下尊夫皇帝者至尊極貴之美名也三皇稱皇五帝稱帝始皇自謂功德兼而過之此固其妄自比擬之見無足取焉而皇帝之號則實愜於天子之稱蓋其字語規模氣象宜然也故曰有可取者斯類也綱目於三事特書起例可也且仍以為病不誤哉

夫父子之愛天性也故子為父救術之正奇言之忠偽不計者取其事之濟而靡顧其他斯嫂溺援之以手義也故拘常守正者迂而不靈用變示譎求諸一時誠若與道相背然即其事既效觀之則

有功而可用矣夫漢祖之與項籍拒滎陽也斯其時非所謂岌岌殆者哉而籍獲太公蓋以為奇貨可以挾漢而俾之斂手矣當是時畀以求之則益堅強以爭之則其執而斬也愈益固故示以同父之親遵以分羹之語令籍者疑其無汲汲意焉殺之反不足以服天下而愈益離漢之心是故其歸太公踵不旋也斯善於出其父者也誠令漢祖畀而求強而爭也則太公必不返而或至於殞身未可知是其求且爭也無所謂分羹語云而類乎正者然太公之身則誠烹矣夫成天下之事貴實效

而賊虛名者也樂正取之名而今厥父受實亶之禍斯其視譎而還奇而効者何如邪故用兵對敵之道求而示之不求取而示之不取彼欲我求而我不求彼望我取而我無取是善于求且取者也夫儒者之論拘而不通謂分羨語非所宜言耶何

夫防微杜漸者履霜之所以戒也啓衅肇端者篡弑之所以成也故事慎其始而俗壞於習始而基之因沿斯易矣習而循之目㘝鮮詫矣故亂賊之戚而人君受其禍者以此也堯舜禪讓舉天下公義舍其子他人及之後世鮮議亦鮮為口實焉燕

噲讓國生亂人且以為戒至漢之衰也獻生不辰哭軼遷播曹操秉時乃竊禪讓之名用傾厥祚自操而後魏禪晉晉禪宋宋而齊梁陳周隋唐唐而朱李石劉柴趙咸外假揖遜而內行殞奪勝國稚孺鮮有全者君臣安焉民庶恬焉視為正例罔或異辭若褚炤袁粲之流百不一二也斯實操之禪始之故操之奉伏扶許罪猶可言乃其造百代禪讓之端而開諸強殞賊之毒罪可勝誅邪考漢史丕之受禪也奉漢帝為公邑萬户位諸侯王上奏事不臣受詔不拜矣以天子車服郊祀祖臘如漢制矣禪十有四年自丕及叡漢帝薨變服哭盡哀弔祭監喪謚以孝獻冊稱曹叡用天子禮葬禪陵矣自獻及芳髦奐漢后薨奐臨華林園使持節追謚皇后車服制度葬如漢家矣視后世禪讓特殊後四年奐禪位於晉其尊奉漢帝后與國始終若可宥焉夫名示之尊而實奪之國斯非直不百步放飯流歠無齒齧顙邪故曰操父子者可罪之尤者也

夫節儉者臣子居官之操所以約己而塞貪者也大臣而為節儉又所以示敦樸止趨承厲衆而裁

俗也漢公孫弘位宰相也布被脫粟飯汲黯謂其詐後世許黯戇直以為能面斥弘過然弘之言蓋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故身食一肉布被甘焉俸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斯素性然矣為宰相不率其素性將反節儉拗之奢靡乃為不詐乎夫漢公御多以奢敗者他不必論霍光韓延壽輩非當時賢宰相御史邪子孫驕侈身放散官錢至於不保其族斯不節儉致也若弘可深過邪以後之宰相視弘則又其益下者矣求節儉之相可得哉可得哉

夫婦者人倫之首也后妃者風化之源也故詩首
關雎而文王求淑女至展轉反側蓋欲獲賢配為
國啟聖智之後衍闔門之化也稽之媓匹窈窕貞
淑不獨以其國昌乃其身之得佑亦大且恒焉豈
非福澤天出滔佚靡降者哉故鄭姬賤妾也生穆
公繼緒衍祚興節存亡薄姬宮人也生文帝自代
入纂稱漢賢主唐兒程姬侍女也生長沙王發以
賤侄得貧國乃光武則發後王政君家人子也生
成帝有子希復進見乃四世母天下斯開曠卑跡
其視貴驕侈妒者何如哉棄除厭佑之際天之意

顯可徵矣

武帝多慾主也然汲黯屢斥其過朋友所不堪者
帝含忍容焉不冠不見則中心敬憚之矣乃申公
之力行以於不聞李廣之私忿殺尉報以美詞田
千秋之進言謂高廟神靈使公告我後世能之否
邪

漢封同姓諸侯王遍天下視周焉然續秀盆玄虞
表璋備咸漢宗也光武之中興昭烈之王蜀漢卒
賴之乃周之衰也魯尚周公之後代編史易許田
毛伯之求金武氏之求賻家父之求車天王[illegible]
聘錫命歸脤賵㬥於周反有僭而凌焉邪晉應韓
滕魏存亡先後靡一即有存者其不能裨周可知
斯周之得同姓助也願不漢若矣奚故邪夫周之
不得同姓助者異姓諸侯強也漢之賴於同姓者
天下皆郡縣異姓迄漢末無有為諸侯王者也夫
齊太公田氏後也楚熊繹後也秦非子後也趙亦
嬴姓也當是時諸國啟姓尊邪及其後漸盛強攤
兵闢地乃周所謂同姓者先亡多矣獨一燕魏耳
奚從得其力哉故曰同姓弱者此也

諸葛亮勸劉備取荊益不得已計也其以益制天

下必不能之勢也夫天下之勢西北視東南土地
險平風氣柔勁士卒強弱器械利鈍咸不侔矣故
自古有天下者卒以北制南秦漢唐以及鎮代莫
之易也乃晉六朝之金陵宗之杭廣履卑抗雄據
懦敵悍斯其勢浸斃焉爾夫益州者是阻隘之國
而魚貫猨攀之地也其士卒則巴賨彭濮之人羌
夷雜焉非可橫行肆制者也而又甚艱饋運故其
勢不得不出於木牛流馬夫木牛流馬所載幾何
邪司馬懿稍持久待之無以為矣使亮而無死能
終制天下否邪故蜀可以避兵不可以用兵自中

原制蜀則可自蜀制中原則不可或曰蜀水導岷嶓岷江漢也亮饋運奚不江漢出也夫由江達荊由漢達襄當是時荊襄咸非蜀有矣夫欲爭人之國而使其饋運先出他人之途斯又不木牛流馬若者也

儒者之論曰孔融禰衡恃才不撿卒之罹身然融非衡比也夫罹父而哀匿友而罪黜中官貪濁謁大臣投劾為御史而卑忤相北海而啟善當朝會而持議至遇曹操直折其奸發之蓋卓乎古遺直守義臣矣乃衡何為者邪兒呼文舉德祖屠沽長

文伯達袒衣裸身擊鼓不怍跣巾梲杖築地大詬悲號屍塚毀裂奏章斯直侮玩狂顛士爾殺其身足惜邪夫若衡者豈獨操表祖不能忍焉雖他人亦胾之矣

劉聰乘晉衰盜竊中土身死嗣滅男女無少長誅于靳準曜承之不十年覩為人禽石勒戕矣子奪於虎虎死無何而后嗣屠戮鮮遺類慕容儁跨據僅終厥身至子而滅苻堅之興不能旬允社稷墟焉乃慕容垂復燕再祚死未春年基業頹覆七人者咸為晉亂者也夫中原淪陷即不可復而其亡之慘毒在晉快焉然非其自相屠滅不可盡也故戎狄之強天性也舜之徂而班宣之伐而逐所感僅若是爾古今中國有大淂志於四夷者邪夫四夷在中國視之固以為禽獸外焉乃天之生人也自有此屬云夫有此屬即暴亂縱橫天固不能禁也譬之猛虎烈駁毒藥殊劑能令其不噬噬禁茂哉謹防而善制之已爾

夫實行者名之徵也虛名者實之叛也故士有當世譽者必自其夙素發之乃為當而可稽若循傳聽之空言據譁諠之俗好未有能獲其真而不誤

其品者也華歆邴原管寧在漢末俱有名稱故稱歆龍頭原龍腹寧龍尾云然奉檄於荣效逆於操至其孫廣黨亂於晉家轍同焉歆淂為龍乎邴原歸魏補徵事為長史僅閉戶自守獨寧高潔自遠以壽終然則一時名譽可據以論士邪

秦法嚴甚矣始皇東遊張良孺子煩人耳使力士操鐵椎擊之博浪沙中天下大索十日不淂夫當其時千乘萬騎擊中副車斯去始皇只尺能越侍御騎從之衆逃邪天下大索十日即不淂以秦連巴之律人且告之矣然奔廉所躡跡何也夫良之

孺子也受書黄石云擊博浪選力士意良必受之
兵家隱遁之術非[illegible]或其人有素衣乎此者而
徼遣之爾夫秦舞陽勇者也入秦庭而色變力士
卽力犯虎狼衞貔貅之衞不懼焉無術能之邪
漢高於韓信也誅之則蕭何有意袒之久矣鮑生
邵平教何為遜讓靜遂免何不危甚邪惟張良從
容從赤松子游斷斷智非獨過信視何亦殊然帝
之誅信以將兵數戕且脅地要真王也其繫何以
狀圖給餉且受益封勞苦也乃良雖借箸謀畫然
格帝素無所求其雅致恬虔帝自勿之疑矣若良

者卽不赤松子從豈當如何與言邪故人臣之義
勞而不須勳而靡冀與而弗受斯能免於猜忌之
朝已矣

王翦伐楚請田宅自汚郭子儀成功假奢慾自廢
古者人臣之處危疑率是道焉不得已也岳飛於
宗忠勇矣平楊么還在路細書疏草及上殿讀札
則謂高宗久缺儲嗣請蔺宗賢立之高宗不悅飛
下殿面蓋如死灰云夫飛為大將擁強兵破賊外
來而遽請畜太子人君奚不疑之邪霍光迎立宣
帝禍萌驂乘李德裕輔贊武宗業起奉冊飛所忌
嫌畏視二人益殊矣乃其所請事利害則又甚焉
夫飛之死雖秦檜為之高宗者豈畧無意邪朱氏
之論飛曰恃材不自悔故飛者任忠過而遠嫌跡
者也

陳平智謀士爾漢文問以宰相之職平所對佐天
子理陰陽順四時育萬物咸古燮理言真宰相職
也後世之相知此者則鮮矣漢去周不遠此不足
以占當時人材武夫謀士亦諳治理邪然漢法菑
異策免三公已自有古意

漢之宰相蕭曹平勃高祖舊人其賢有自申屠嘉

以下賢則寡矣唐相穗良嗣張九齡裴炎宋璟韓
休陸贄輩皆方直者也姚崇李泌李德裕輩皆材
敏者也盧懷慎裴度輩皆退厚者也視漢過之漢
法待宰相嚴甚然以嚴得相亦以嚴失相法偏於
嚴故人務含容苟免久之遂有如孔光張禹者矣
然宋相多儒緩而寡經畧好朋黨而任偏私則又
優容士大夫太過為之爾

華容孫　宜仲甫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史論篇第九

孫子曰魏蜀吳三國皆棄漢亂因緣得位昭烈帝室之冑矣司馬光謂其屬籍疏遠不為過疑然當其時冬咸帝冑稱之耳目所聞見必有親切當情實者[illegible]諸葛亮[illegible]臥隆中遺備往顧即以漢為言乃其後每曰漢[illegible]王業誠令無所據亮肯為備周旋哉崇拱於漢雖云據要其平一群雄扶漢帝廢後孝獻殞弱舉位禪焉律以後世猶云與漢承接目為國可也乃孫權何為者耶夫崇在朝既無爵命即外亦匪任遣陰窺隙據竜有吳會權又紹崇益固根株漢之視權權之視漢則真盜也顧亦得列編預紀則足稱雄斯非厚奬穿窬而隆褒蹠蹻比哉故作史者以流傳言則帝蜀為紀而國魏可也以承接言則帝魏為紀而國蜀可也若吳則直傳之羣盜爾夫司馬光帝魏冦蜀苟欲魏尊蜀不必冦也朱子帝蜀冦魏苟欲蜀尊魏不必冦也至於吳則咸稱吳主二史不殊胥失之矣問諸葛亮遇孫權從之乎夫亮雖言苟全性命亂世於諸侯靡求然自比管樂則固有志為時用者矣遇孫權能不從乎施為異焉爾然則教二人扶漢乎教則不合不合則志孫隨時匡正俾無牽伏后諸事亮之為二人用然也且亮事蜀其兄瑾事吳矣亮果歉吳也不示大義格瑾慮蜀不用乎

夷狄之俗逐水草獻膻酪韋韝毳幕馳馬射獵已爾要之其人性既猛悍而土風地氣夙習素尚復增益之故其入中國也往往妄行莫制者焉夫拓跋氏之始也起自并代兼諸胡而有之遂稱帝王然未嘗離去故巫也至其後世厭薄夷醜欲慕中華入都洛陽空國移徙重之嚴法决計華言變服於是驍勁改而懦委馴馳逐棄而驕奢尚向之舊俗浸漬盡矣迨及一二世王公臣庶競崇靡侈淩夷六鎮之亂承平懦弱卒無以制之故以夷居夷夷之利也以夷處華非其便也夫蒙古氏之取宋由朔漠至閩廣其勢解散矣天下既定歷世之主入都燕京染習慈悲尊崇赦宥皆減全數帝無裁囚八十餘年兵弛不用故紅巾之擾遍於四海豈沸軍師一出輒用倒戈此豈非棄故巢新舍強就

弱之弊哉

古人有言天之所廢其可興乎夫興廢一道也要諸其興也亦有不可廢者焉謚恭之棄遂啓周圖袴中之藏載新趙族羊舌之喪萌於初生義陰之殘識之元后諸若是者皆以天意之有所存而國數之莫能逭也元魏之制凡立太子先賜母死胡充華始娠也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同私自誓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不恨已生詡立為太子始不殺其母而充華竟亂魏室夫殺者未必亂也亂者未必殺也斯不謂天數耶數者視人事符焉

者也夫立子殺母祖宗之法設之雖過然世而遵焉則亦不可輕廢也舍充華而不殺是何其決於廢先制者歟漢武立昭帝也將殺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謝不許左右救之帝曰非而曹愚人所知蓋言主幼母存國將不利也夫無其制且然矧有之可廢乎若武帝斯明主矣

唐太宗說高祖起義晉陽身百戰得天下又有濟世材次即非長高祖以其功立為太子詔天下後世藏之祖廟令子孫不得為例可也必欲立建成是守經昧變亂之道也夫太宗之功而不為太子有是事乎且其雄武肯建成下乎不之下也將戮之乎斯皆非兩全策也故建成元吉之誅于太宗高祖啓之也夫以功立弟宗太祖嘗行之矣奚不可哉

宦官好亂以國故矣唐宦官自張承業外蓋無可取者云高力士事玄宗也最稱權寵祿山之亂議者曰力士亦不能無罪然考唐史若力士猶其賢者爾夫摘林甫之不可假發雲南之數喪師論邊將之擁兵恐禍發一旦對霖雨之不已謂宰相所為乃至定太子以片言斥輔國之遷劫承恩被寵

和謹少過不敢驕橫天子親任士大夫亦鮮疾惡竄還道聞玄宗訃也號痛嘔血而死諸此類他宦官能之否耶故曰力士者猶其賢者也

劉蕡對策指斥宦官執政抑之執政者裴度也

張巡守睢陽為唐江淮屏蔽壯矣城破不救蓋房琯為之初琯位相也賀蘭進明攝御史大夫入謝玄宗曰朕語房琯除正大夫奚攝也進明銜之因言唐方中興當用實林而琯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帝由是惡琯及進明代虢王巨將兵屯臨淮琯以進明麾下將許叔冀屯彭城牽制之睢陽

急也巡遣使求救進明進明本觀望莫前而又畏
叔冀勢相埒兵精已師出見襲因遂不救故巡之
禍琯為之也天下既定玄宗考而僇焉可也徒錫
巡贈而昧琯討懷怨誤國之臣將奚正邪
武后殺唐子孫幾傾唐祚宣淫敗化醜穢彰著惡
甚矣程氏曰武之罪當告於宗廟社稷戮之夫告
宗廟社稷必羣臣稟命其君乃其君則后子也子
可戮母乎且告而數其罪武氏雖曰我誠禍唐唐
社稷今在也將何辭為后折乎是故明正其罪者
事之難處者也惟張柬崔敬可以行之當柬之恕

已華之誅三思也棄此機后戮焉則中宗不得禁
矣然後諸臣者以正法討罪關天地大變為主請
死中宗廢罪廢赦聽焉苟其赦之諸臣宜曰危國
而不赦非忠也戮后而猶生非孝也於是伏劍以
死乃中宗者發悉行並詔天下曰柬之等誠殄毋
后罪死不赦天奪其生各自殞命斯君臣母子情
法咸正之矣然戮后非諸臣所敢也請死非諸臣
所肯也戮而不死誅之非中宗力所能也戮而死
詔之非中宗智所及也若后者其恣惡於唐不有
所恃然哉

宗社后臨崩也語太宗周之亡在立幼主今必以
匡義嗣位於是太祖奉之趙普承之斯其意誠乎
夫太祖之取周也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果然
是奪周天下者其家人間夙謀而匡義趙普相與
議者也夫杜后者見匡義雄傑為其兄周旋得天
下即不以天下屬之太祖子孫能安枕享富貴邪
故命以天下者慰匡義之心保太祖後也乃普則
與此謀者也后之言普陰解之矣承之無與以此
也夫堯舜舉天下授外人舍其子弗顧焉然咨四
岳謀羣臣令天下曉然知之無俟隱秘者是天下

之至公大義也太祖以天下屬其弟母子兄弟君
臣不言廢故俚以周亡立幼主為辭是母子兄弟
君臣交相欺也一家之私情難與衆人言者也故
以私情相屬者未有能以私情相感者矣何也自
以為分所當得非人之指所有與之故也斯德昭
廷美所以死而無恤焉者也
仁宗懦君也即位四十二年賢不肖競進夷狄時
擾忠諫時詘謂不懦可乎使在南渡未必不為高
宗矣夫帝之得享太平也幸哉
馮道之累事異姓通顯不恥者習俗陷之也夫馮

臣之義在於素明者也故大義素明則人心有異於是有殺其身不事二姓者矣六朝之際國統屢移然猶歷五六十年始更一代故袁粲徐邈褚炤之流嗚咽嘆息社稷謀焉乃五季則異昰節度使異姓養子朝為君臣暮就擁立視天子之位真若寄罡習俗稔之不以為詫矣夫若道華者亦尋常苟富貴人也首迎躬率自謂當然能越流衆之見樹立耶夫晉重貴之北行也舉國讐之至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涕泣曰臣無狀負陛下傾所有奉焉斯豪傑之士所存不同者矣眞非穀也能之哉

高宗南渡屈已講和議者率謂自辱然為此者以徽宗韋后在金也故其計猶謂有不得已焉夫孝宗之嗣位也與金匹敵國禮且無覲屬繫之斯可以請欽宗之喪矣而不請也故金主謂宗使曰汝國奚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耶不欲欽宗柩吾為汝塟之於是以一品禮塟鞏洛閒是好言義舉及在夷狄也孝宗之不能恢復宜哉

秦檜力主和議放逐匹直古今之論卒謂檜惡又曰在北與金有宿盟故其歸亟報焉信矣然宗之為國至高宗時不和得邪夫相時而動者謀國之善也棄勢而出者用兵之上也高宗立國臨安地下兵弱植淺控之際金方強厥焰赫赫盛矣誠欲殄之能保必勝邪是故檜之力意欲和者亦與時勢暗合者也顧不當以此遂擠陥計爾然謂檜與金有盟報焉斯其說則靡據者也使檜尚在北而許為約和釋其身可也夫既宋歸矣即有盟封之故金將如我何邪故檜之罪一和無可逭矣奚假約和為案哉

天子者以四海為家者也春秋書天王出居於鄭蓋言山川土地雖析之諸侯然皆已有也國家有

難苟利其身出而居之可也乃諸侯之土則愛之天子者也委棄播遷為寓公寄客斯其責罔辭矣唐玄宗當祿山亂也潼關失守范陽盧龍之兵旦夕且至然玄宗即日幸成都而命太子留行以圖興復故祿山竟不能踵躡禍焉厥後肅宗收兵靈武返旆而京保全舊物唐室未殄太上隨歸故曰善敗者不亡古之善敗未有過於玄宗者也夫金人之圍汴也宋兵力將謀鮮足賴矣乃徽宗者區區罡守一城郡京平仲華侍焉及其不濟徒曰韋金營求生顧漠然不為出奔計也斯得謂善敗邪

故徽之被陷淪身没族中原丘墟者徽自誤之亦李綱諸臣誤之爾

漢宰相以災異策免或自殺其諸他罪有戮身從妻子懸頭藁街者唐法不如漢乃元載路巖輩罪發尚不免焉宋相罪止領祠即蔡京賈似道懐奸誤國至貶竄則重極矣世言曰宋以禮遇士大夫是為忠厚也夫宰相賢待遇以禮設有罪非其自尊小懲焉可也妨賢忍邪係國治亂卒一切含忍弛縱諱忠厚名斯謂得其當邪故禮以待君子法以御小人漢之賜劍自盡殆不可廢矣

史論篇第十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孫子曰漢武梁武咸尚神仙崇佛氏者也厥年至八十有餘非以當時諸方士用其術進亦必有所授之延龐導引之説然邪且梁武自云斷葷茹蔬素矣夫寡慾素食不於養生之道陰相符合哉然古人君高國久長鮮不致禍亂者是故巫蠱之變臺城之圍不旋踵國亡身死父子相疑云故在賢者可矣若漢武梁武奚久長貴邪

侯景志欲渡江縛取蕭衍老公為太平寺主乃後卒如其言夫奮志變計為人破殘敵國宜有成功茂高不食厥報矣然身戮首分骨肉淩剉者何也昔符堅伐晋諸臣咸謂晋為正統天命曾不棄之故自五胡之起鮮有得志於建康者高歡有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統所在夫梁武雖耄年昏惑行事繆錯乃其慈良一念亦有可尚云納景之叛至排衆議行之德於景深矣景故反覆叛詐殍君賊民俾金陵數百年

之區肝腦塗地背德逆天如此天豈容之邪夫若
景者食人之虎狼擾江之虵蜮莫可一日存者也
梁武晚年國政昬錯天下所不敢言賀琛陳啓四
事至遣詰責惶恐謝罪乃侯景兵圍臺城貽書歷
詆帝直俛首不答焉爾景雖悖戾然當是時天下
快之故國政昬則是非不在人君而在天下天下
不敢言則是非不在天下而在強臣使天下不敢
言而強臣得以言之事不可知邪夫唐玄宗之任
國忠林甫假借祿山也朝廷以言為諱矣西奔蜀
都老父迎路進言帝始悔慰遣焉夫舉朝以言為

諱而老父獨以言見慰者非勢有所不能也緩急
安危異也是故人君必求天下無事之言而強臣
必借天下有事之時以逞其言夫天下無事而言
不聞者非誠無可言也有所忌也天下有事而懦
夫豎子得以言者乘吾之受患悔懇蒯焉而易入
也然亦晚矣夫人君者可以天下無言為喜邪
裴度元臣宿望節制淮蔡二十年而后平之李德
裕當武宗時收上黨取壺關易如反掌夫憲宗英
忌其用兵也力分將參掣寺在側克平僭悲勢黠
阻甚矣不有如度者寬宏含忍調停其間少誠滅
濟寧得訊醜之邪夫度之在唐也出言論事每多
兩可其指意要令人主自悟而擇之視大臣以道
事君之節若歉焉者然大臣者不貴能濟天下之
事歟光武韓歆其證也故今度任事太過舉動劲
恣彼羣宦寺多將領不肆赴僨之邪夫申屠嘉欲
斬鄧通韋漢文寬厚耳至景帝則竟為晁錯詘矣
是故人臣懷憤憤不平氣者其於國之事安如也
朱异力保侯景招納叛亡及臺城被圍异慚憤發
病而卒夫异初意有屬於國哉見事不明而料人
鮮决浸淫亂階遂莫可救爾故人臣苟忠於國家

謀也智以防其來斷以杜其漸聽以資其識斯屐
霜之袖免而潰河之勢絕矣
梁統讀書好文卑焉令嗣俾當侯景之餘而際江
陵之緒有成否邪夫天下多難要非撥亂之材不
足以持之若統者雖容文藝視蕭文值伎佛不如
爾弘濟艱難統非其任也使遇劉聰巢垂幾矣幾
矣
宋元凶劭始生也袁后識之曰此兒形貌非常必
為不善欲殺之文帝奔救得免及長美鬚眉愛賓
客意之所欲上無不從魏兵臨江劭謂北伐召琢

謀出江湛使班劍排拉幾至僵仆帝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特不違爾夫豺狼暴性要在早為防制故易戒豶豕又象牿牛允以重制御也漢武偏愛戾園使通賓客宋文失防以劭容拉近臣斯縱恣之志成而畏慎之心減矣少有違觖如王鸚武陳慶國之事求不抽刀殿庭而戎服禁闥得邪是故禮嚴太子之教而記著小人之遠諒哉淵乎

檀道濟謝晦傅亮廢營陽而迎宋文亮至江陵文帝引見亮問義廢始末悲哭嗚咽左右不敢仰視比行帝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為備彥之曰了彼

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可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端夫晦亮捺廢置之權握社稷之重文帝引見之初計在容晦而頋流涕哀問泄露如此其不再召幽囚而重罹殺害幸哉故亮至建業謝晦問曰必能明我赤心亮謂不然當是時固已知其不免矣然卒莫之動也豈非威有所懾而事有所難故邪夫彥之者其亦知亮輩之無能為矣晦亮竟為帝誅夷厥心不可諒邪

楊堅戕滅周宗盜據天下子孫不旋踵失之楊廣飾情奪嫡賊勇弒堅逞其意欲馴至禍亂江都

變視勇甚焉夫商周之得天下也不積功累仁數後世傳祚咸六七百年何則施之者厚而流之遠也故堅之廢勇也謂天下可保矣不知勇廢廣立隋亡以基由此觀之天道寧顧邪

天人相感志氣動可誘諸無哉隋文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之日天下奏地震者四十餘國不與傅亮謀傾晉祚亮出見長星竟天嘆曰我昔不信天文今始驗矣夫事在俄頃而變出杳冥機萌心意而象即隨之後世臣子視此不思哉不思哉

陶淵明自謂仍世宰輔恥屈身後代故彭澤之解綬柴桑之蟄亦有深意云然隱而不發保身全高斯明哲之[illegible]含宏之道也夫謝靈運濟於代晉矣位中書守永嘉積不得志乃始為[illegible]亡良怨恭帝連恥之言至興兵逃逸罣戮其[illegible]夫知其勿可奚不去之而以左官出守樂禍幸亂斯直祿利之情顯晦之計爾假忠義以肆其憤託報復以售欺私求不及亦得邪

晉惠帝太子遹母屠家也故遹遂好屠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宋明帝以陳妬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蒼梧王故帝每數

嘗自稱李將軍又自謂劉統着小彩袴嘗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即能未嘗吹篪執管使韵夫猛獸惡虵生而螫噬陰梟惟獍宿為妖鳴而況藁之悍毒馴之喧嚚有不跳踉負隅而遯數集木者乎是故古之人慎之后妃之選必於令淑之家媲配之賢要先傅姆之德盖知訓習之可以成人而種類之繫於所象也

宗蒼梧王淫虐柳元景顏師伯密謀廢帝立江夏

王義恭而持疑不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薄又師伯常專斷朝事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慶之乃發其事帝自帥兵討殺義恭師伯又王玄謨數諫帝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懼誅使與戴包法榮至蔡興宗所興宗使法榮語玄謨當為方略不宜坐待禍至玄謨令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耳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典禁兵興宗嘗與居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此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夫慶之社稷臣也受社稷之重膺幼孤之託廢昏立明臣子義也乃以交薄義恭發謀殄戮繼以興宗勸勵委之兵力怯避不行斯見義無勇受寄罔忠矣夫從君於昏依違苟延者滑免附從之禍邪慶之之及也廢於反復之理宜哉

唐太宗子承乾之昏狂方諸六朝營陽蒼梧竟復安異易世之後唐祚保全國以無變者所立得人故也然長孫無忌援立所親戕害英恪卒之高宗以仁柔受制武曌王室幾危斯任私蔑國釁之也是故改置元良別樹儲貳昧於其子則賢否乖失

於其臣則是非繆廢立之際誠已難處者哉

武后亂唐考厥所為非一切狂悖也其施行要咸有次第焉始也不能制其淫慾用易之昌宗懷義輩明易男女之分公踰閨門之界既而懲人之竊議也乃於是嚴誅戮威之誅戮已行人莫敢私議矣然猶慮人之竊發也開告密之門寵殘暴之吏俾天下局縮救過不遑已知人心之乖張而禍變之莫系也收拾材俊時為好言以慰安反側於是天下人遂為后籠絡倒顛不暇他念矣故呂武咸婦人也呂欲王諸呂直王之耳武后志在崇重其

[illegible]后皆以尊主[illegible]戮裴炎馴之積成已成任
意富貴人莫誰何斯其權力男子能之否耶故自
婦人論之呂妒婦也武哲婦也妒婦之害小哲婦
之害大者以其言足飾非而智能駕物也然竟之
唐幾亡矣詩曰哲婦傾城有天下者審哉
徐世勣家法謹嚴謂子弟有意氣不羣交游非類
者先令摑殺然后以聞乃其孫敬業當武氏用事
也首倡義兵聲眾馳檄事雖中僨今讀之視劉崇
翟義同有生氣云敬業不忝勣之教矣夫敬業者
於勣門户不無禍焉其於名節殆庶幾有補耶

唐太宗好名喜勝主也魏徵直諫強意容之厥后
至停婚覆碑事勉強者不能久故也太宗自觀國
史故羣臣備而美焉今貞觀政要及唐史紀當時
事咸好辭斯不足盡信者也
武后擅唐唐之臣少有忠節者殄之矣獨狄仁傑
始終保全至令后謂每見公拜使我身痛此何說
耶夫仁傑身受周爵凡有所言巽隱不發斯必有
以入后心而弭其狡悍之氣者厥后仁傑之死竟
不出其革命之朝斯直全身免禍智有謂矯矯大
臣之風若處俊裴炎輩何可望耶

李筌爲南陽節度使夜見其封光燦明日使人訪
之有胡負產兒則安祿山也筌視之曰此人魏當
爲天子或勸除去筌曰除恐更生真者不可爲矣
乃後祿山亂中夏僭稱燕帝徵其言焉斯天命之
不可廢者也是故秦方盛而政胎晉南禪而蕭毓
天之所興人得反之耶夫數運之造視諸往事往
往相符故褒姒不斃則檿弧之謡孰證實不納
則驚生之兆奚諧使玄宗而不寵借祿山也筌之
言乃為幻談妄述足矣妖不勝德脩己足以回眾
諒哉

李沖盛怒李彪致肝裂而卒斯心病之偏亦氣盈
之過也夫事苟缺失以義相裁已矣奚至叫譟響
震俾人泥首伏罪求解不得恣情輕發如此不死
能乎故福履長則謙愈至禍敗作則滿易生此乃
符協之兆感應之機動乎四體不占而孚者也
邢洺鎮魏灣潞唐稱河北三鎮厥地險阸風氣勁
悍兵精卒良跨據連結累世莫討[illegible]至唐之末意
阻人疲權分力判矣宜必待武宗時然後取之也
夫國家之事蹟於因循而成於果決使當三鎮根
株既久其君臣咸如肅代之時急難同力座所章

制業至數十百年而始平邪故馬元貴告李德裕
自牙門至梆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者雖譎詐
之言亦人心安亂怯舉之見爾德裕曰從其有十
五里曳地光明甲亦必殺此賊其言猛决矣事安
得不成耶

天下之所恃者是非明也朝廷之所慎者功罪當
也李德裕為唐盡智竭謀削平藩鎮斯豈功在朝
廷矣即有報怨酬恩人情之常爾司是非者計功
而知其人可也宣宗直以平時不可於德裕一旦
貶徙海南以奪功罪奚準公道安在耶斯宜其不
能得志於德亂也

鶩湖後學王嗣經書

蠡言

蠡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摘訓篇第十一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
民為芻狗夫不仁者誠不仁乎不有其仁也天地
聖人生物養人而不有其仁如芻狗於祭事畢棄
之喻聖人於民忘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夫橐
籥虛器也用而風生厥虛靡屈也橐之有籥動器
也風自籥生厥動愈出也夫天地一氣虛矣四時
流行萬彙化育虛亦奚屈而動不愈出耶虛而後
曰動者何也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以其動爾故虛
者動之本也動者虛之用也夫有本有用老子之
學非一於無者也

谷神不死是為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緜緜
若存用之不勤言人之虛也夫玄遠也牝虛也玄
牝為天地根人則受天地之氣以生矣厥神亦虛
乎故曰緜緜若存用之不勤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言守其虛之功也魂謂

之營者何也夫魂人之神也神則靈矣靈則有作為幹運矣故營言其作為幹運也若所謂營生營謀營求者也精氣為魄言其作為幹運於神也專氣致柔又載魄抱一之功也斯所以為魄極者也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者以為用者皆虛而無用之埏埴虛而器用之戶牖虛而室用與有之以為利者車也器也室也無之以為用者虛也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十有三者終始之全數也二而三之一也生死之道民之動而入於死之道皆有一焉一者虛也虛則生否則死矣生生之厚者奉養多慾而不歸致此虛也斯所以動而入於死地者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交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知生曰祥此即所謂專氣致柔如嬰兒者也所以致虛也夫虛者天地之所以立用而人之所以久生者也老子之言非萬世修鍊首義耶

陰符經者世言謂黃帝作者也夫首道明務以啟治黃帝之旨也故堯舜繼之廢俗時雍蓋世至黃帝漸以闡矣夫陰符經者後世修鍊之士假之黃帝作焉者也今觀其書雖頗言心性而其意終歸於養生曰五賊金土之用也曰三竅塞兌之義也曰巧拙曰伏藏曰食時動機曰聖功神明曰固躬輕命曰絕利一源三反晝夜曰瞽聾曰生死曰至樂曰至靜咸服食延引家語至其終則直言奇器萬象甲子神鬼陰陽相推之術乃其曰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者愈益明甚矣夫黃帝肯為之邪其假之黃帝蓋法鑄鼎飛昇之妄云而朱子者又以陰符解歸儒學不知要端大旨實非也其言有髣髴儒學者爾且堯舜去黃帝不遠虞史所記堯舜語簡質少助辭陰符誠黃帝作視堯舜當益古矣今讀之大率雜戰國詭權之習黃帝肯為此邪故曰陰符非黃帝書也

莊子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神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鬭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

之所為也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其死之心莫之復陽也言心不可使交乎物也故機括者械心也詛盟者勝心也秋冬者心之殺也溺者心之淪也緘者心之錮也老死者心之盡而無也斯物之交為之也

庖丁解牛養生之道寓焉順之也夫難易險夷者事之必有而各之所不能外者也然理存焉君子順其自然隨而處之斯其遇不同而心未有不泰者也夫養者樂也樂則未有不生者也故又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

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意善刀而藏之蓋言處險夷之貴乎順也

以物攖其心未若以其心游乎物之外之樂也故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籠中神雖王不善言汨於物之鮮裕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原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於德之和言見聞之靡牿也夫萬物一原靡見聞牿之斯居安而資深矣有不左右逢源者邪

故耳可視也目可聽也蓋言不以見聞自牿則耳目亦不能牿之也

南伯子葵曰子於道獨惡乎聞之曰聞之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諸瞻明瞻明聞諸聶許聶許聞諸需役需役聞諸於謳於謳聞諸玄冥玄冥聞諸參寥參寥聞之疑始言道在吾性不在文字也故副墨者簡冊也洛誦者誦讀也瞻明者見之徹也聶許者辯之詳也需役者辯之既足而可以行也於謳者言之不足而咏歌之也玄冥者有氣之始也參寥者無名之始也疑始者無始之始也無始之始性之所從出也

夫聰明者性之累罷厚者道之舍也仲尼之門其徒三千焉然獨稱顏曾者以愚魯之可以悟道而辨達之反有害乎淂也故莊子曰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蓋言此也

老聃曰人心排下而進上絳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

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
可係者其唯人心乎言心之難測也
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索而得之黃帝曰
異哉象罔可以得之乎言道不可以聰明言語求
也故知者覺也離朱者明也喫詬者辯也象罔者
無心也亦對南伯子綦及知與無為謂狂屈問荅
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
成理而不說言天地之道大也

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
將外揵言學道在得其要也夫不得其要應之外
而紛反之內而擾矣故執一馭萬以心酢物者君
子之學也
心可以有係哉夫有係者累乎物者也累乎物者
心之所以動而失也故曰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
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
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勳力之士務難

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
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
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
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
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言心之所
囿而遷也
盡有天者言盡己之外有天者存也循有照者言
循理之外有照臨者存也冥有樞者言冥冥之中
有主宰者存也始有彼者言盡己循理之始彼而
之照臨主宰固已有也斯行法俟命意也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言利
慾之熾足以揜真也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固
塞其竇言私意之勝足以窒明也
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
神者不勝言心有物之不能樂也[illegible][illegible]心無天游
六鑿相攘
莫知其所終也若之何其有命有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無鬼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言命與鬼
神之不可測也是故寒暑日月往來推遷豈有主
焉斯不可謂無命也然莊眛之際孰張主是斯不

可謂有命也春秋旦暮毫髮不爽鬼神之徳其盛矣乎然善惡吉凶難保必當斯不可謂有鬼神矣

列子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言心之不可偏主而道之貴于隨應也故曰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學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若欲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放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惟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得能情發不為得

不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言道不可有執着亦不可無執着隨物應之而自見也夫隨物應之者物來順應者也物來順應者孔孟之談而聖賢之恒理也儒者論曰莊列之學洽之虛無何邪

夫吉凶悔吝者動之所生也憂喜禍福者為之所成也故人而為善雖不得福禍其遠矣人而為惡雖不得禍福其遠矣君子得福者常也得禍其不幸也小人得禍者常也得福其幸也由此言之措身處國御世長民之士可不求其端乎故曰重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善言禍福之不可怨尤而俯為之相與感應也

湯問於革曰上下八極有窮盡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外復無無盡朕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汝奚以知之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安知天地之表不

有太天地者乎此言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然復有之外又焉所有乎又將復為天地乎雖萬天地焉所極乎故曰是古今之所疑而不決者也

遁言

華容孫　宜炉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摘訓篇第十二

孫子曰揚雄太玄起中之初一其辭曰昆侖旁溥幽測曰混淪旁薄幽思諸貞也夫昆侖者天也旁薄者地也幽者人也天言其形也地言其體也人言其思也故曰思諸貞言天地人之道具人心思微妙中也所以贊玄之訣兩儀總三才而盡之者也夫玄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踦贏二贊其關信多善辭乃其獨立中周礥閑諸名視四畫之位既靡所取義矣而擬中中孚擬周復擬礥閑也諸如此類靡義亦不相蒙且畫四贊九位下贊上九贊徒以次言陰陽例今吉凶斯其辭之與位蓋咸無所係涉非如易乾健坤順隅否來復等九六隨時義而制辭辭象順爻數而命意者也夫辭與位苟不相涉即欲為善辭訣天地人之理奚必假玄發之泛言脫論豈不可乎故曰道一而已爾夫天地自然之數與其妙合之理聖人於易既已言之玄可以無作矣使玄可作易尚有未盡矣若玄者贅而增焉者也

雄騷則屈原賦則相如字則訓纂箴則九州輿則太玄渾則法言文則解嘲靡儒通矣夫雄當成哀平間與王莽劉歆董賢之徒並時在位莽賢為三公所薦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漢談說之士用符命顯而雄復不侯僅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其後以符命投閣得免病歸復召為大夫史贊其恬於勢利好古樂道矣然美新何以作也豈歆豐再上符命時為之邪將病歸復召獻之邪夫雄既自守恬退莽之篡致其位去或召不起可也二者昧焉美也劇也宜矣夫莽之威誠不可拂然龔勝陳咸輩何人哉故雄者非善守玄者也

淮南子曰鯀作三仞之城諸侯叛之海外有狡心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其趨時也履遺而不取冠挂而不顧言鯀逆物而禹順時也書曰鯀湮洪水汨陳五行

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言生之不可窮也

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栖崑崙言智之不可用也

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圍言恵之不
可畧也
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
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
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慾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
貨也民躁而費多也夫若盛者紛紜搶攘亭端靡
一非特徼末爾若虛者熙恬澹泊政化無為非特
守職爾言治之不可撓也
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由此觀之事有合於
已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

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已者也去非者非
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
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
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
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非也此一是非隅
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
而去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孰是而孰非言是非
之當審也此一是非隅曲者言一是非乃是非之
偏者爾一是非宇宙者言公是公非則宇宙間太
是非也

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
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言世之趨異也
夫攄榮際亨捺權馭勢者此其於吾身奚輕重哉
然時皆歆羨畏敬即其人靡道德文學不計也故
縉紳簪弁之士趨謁拱伏謟頌諛贊惟恐有後乃
至於其鄉里卒沾沾相目曰賢哉大丈夫云今或
有秉節守行負文飽學而不偶於時身處蓬藋者
以其微鮮勢能高下利害人也則畀視等頑甚之
鄙賤淩挫無少嚴憚故名出卿相之上而船受徒
隸之遇行同由夷之潔而籍在稅役之中盖往往

見之斯其故何也奪於勢利之觀而昧夫輕重之
實也故巢許子高者流卑三代以還人爾使在今
日不誠如所謂鄉邑之下者哉
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高也超江湖以為尋
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
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掩其氣也言心之不可勝也
劃而捨之鎮鄒不斷肉孰而無釋馬甕截之美言
功之不可已也
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箄甑甗在
裀茵之上雖貪者不持言實之不可掩也

先裸而浴則可先浴而裸則不可先祭而享則可先享而祭則不可言時之各有宜也

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言忍之不可無也

韓嬰傳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乎三以物授子貢使善為辭以觀其語處子三對而三不受夫謫婦人可與言億之乎一授以觀至於三授將何為乎斯嬰道聽之言非聖人事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賚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賚金百鎰請先生治

河南接輿哭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返妻從市中來曰先生少而行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賚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帶經器變易姓字莫知所之夫接輿歌而譏孔子者也然對其妻廉決辭妻勉之乃始去斯其志尚不妻若矣夫今之人欲慕高尚或優名位歆慮介而奪於室人者豈少哉接輿之歌或楚王聘治之後歟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欲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污辱難湔洗敗失不復追此六言者韓氏之粹言也

夫本無以馭有老之學也談有而出無莊之學也佛氏之學則原乎老莊者也故其說皆寓言而太寀主之空幻空者作用之功幻者歸宿之旨也今夫宇宙古今何者非事也然何者非幻也是非善惡咸就澌燼堯舜桀紂皆歸淪滅今之日無昨矣晝之時匪晨矣故自厥成毀散焉泡影電光之喻良有然者然宇宙古今何者非事也亦何者非吾

也何者非事則何者非人職也何者非人則何者非事任也成敗之際存亡之間數以主之時以限之莫之何矣君子者行法俟道而任焉者也必曰殫心罄力徒歸一空惕日費時無過一幻是古今天下事將孰為之而盡棄之不問邪為之而後然恣睢也曰無以繩墨規矩徒自桎梏邪是故覽其終儒之道咸佛氏範圍也即其正有人有事以全辨事佛氏之說廢而偏者也

佛之云南無論者曰無膜也佛謂拜為膜拜言居南方而受拜又曰南方火西金也言以火銷金佛

法至南則無咸非也夫南無者是詩詡之詞言佛之法南方所無也故其說以西方為彼岸為極樂咸此類也

佛之言心者其別有五肉團心厥狀則蕉蕾也生則色身也攝則無情也緣慮心厥狀則野燒也生滅則倏忽也攝則妄想也集起心厥狀則草子也埋伏則識田也攝則習氣也賴耶心厥狀則良田也細種則無獻也攝則無明也真如心厥狀則虛空也廓則法界也攝則寂照也蕉蕾者心之體也色身者心之具也無體無情者也野燒者心之動

也生滅者心之往來也有妄相斯有往來者也草子者心之覺也埋伏者心之藏也伏藏知覺循習而發者也良田者心之善也細種者心之脩為也種則良不種則否是無定名者也虛空者心之始也廓者心之洞也洞達成寂照者也夫五者咸一心也故有心則有動矣有動則有伏矣種而善則良田矣由此則真空寂照而成佛矣其說與儒同顧其言費爾

佛之學以西方之語明攝歸心性之功意偏滯矣乃其脩為澄照則未嘗非善也夫十八而出家三十而成道教化四十九年天龍人鬼聽焉自其為道觀之非至人孰能哉故佛之與儒偏全異也功夫之精而難自為其身者則一偏之似者也

宋儒論學則滯心性而畧事為解書則舍注疏而任意見為文則尚發明而獻高雅夫聖人之教人也即事各當隨日用而道焉爾未嘗非事為然未嘗非心性也故其徒咸各以其教自成乃宋諸儒之學則有馳於禪者矣非純滯心性流弊哉夫六經語孟之書厥旨旁博漢唐去古不遠箋解疏注要多近當獨叅踽見鮮能適中今也持天下之公

言而立一人之識解之其不多窒寡通乎故宋之論答解釋意非不善乃其究不無偏焉爾

六經而後左傳國語厥文尚矣下逮秦漢風氣未殄時代亦近故其純質雅朴之體有可取焉六朝之文雖稱俳偶而飾詞見旨要之婉切精明獨成厥類乃唐則浸殊矣韓柳諸公最名卓越然亦自屬唐文至於宋無文焉非獨時運材力限之亦儒家者流志在理道謂文章之作徒殫精思置之無用遂薄不為爾夫詞愈簡純則理愈含露言多繁近則義轉縈纏宋儒謂兩漢六朝文不凱備純理

矣然其論議上自朝廷下及身心家國一代有一
發明各以其文備之未嘗缺乏歟於宋也故宋儒
謂已不為文且時世限之不必為可也謂兩漢以
下文一不逮宋則過也宋文蘇氏論事其言鑿鑿中
情實乃古文之氣則益亡矣以其語刺觔骨暴露
也
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天下無王故繫月於王尊周
室也王通作元經起晉惠迄恭帝書帝正月謂胡
羯亂晉中原繫月於晉可也劉裕晉盜耳裕受禪
永初元年與魏明元帝五年並書而不書正月並
服繫晉朔矣並亡年後復書帝正月及于梁取光
死年乃去帝書月而自蕭道成之篡也直以魏紀
年夫裕為晉盜即宋當舉月繫帝道成雖宋盜魏
亦中原盜也又嘗僭元特紀乎雄擬易作太玄擬
論語作法言通擬春秋作元經擬論語作中說咸
擬也然雄之擬意贊而語深通之擬體襲而言近
要之玄則尤其優者為法言深而淺矣
儒者論曰荀子之言性惡禮偽以為荀病夫性者
有善有惡者也自衆人言之善惡異焉自上人言
之善惡兼焉雖惡然亦無純善也夫荀之言性
惡偏矣乃孟之言性善果盡性乎夫荀勸學篇首
言學終乎讀禮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
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
間者畢矣至脩身篇又言之又至禮論篇又極言
之其曰性者本始純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
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
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矣未嘗以理不善
也謂性惡而理以反之者非性之本非性之本則
偽與凡荀所言偽者謂矯強文飾也非偽冒虛飾與
其偽禮由其惡性爾荀書三十篇大率乎遠視雜
列蓋別為一家言
宋儒議論周簡而要張嚴而晦朱詳而專程之言
明而切溫而粹稽之以情當揣之事為則可日用
而有功蓋從論語中來者也全書之說若其觀
之乎

遜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摘言篇第十三

鬻子曰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此言聖人興起則賢智奮發其在天下比屋可封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者也故聖人在上而賢士百里止一人則猶無有言百里之內賢士不必於是也若王道衰暴君作賢人隱遁括去避時天下之廣萬民之衆求之始無其人故賢者千里而有一則猶比肩世亂則賢人稀鮮有道見無道隱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子之時方叔入河師襄入海長沮桀溺在野耦畊是其證矣

鬻子曰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使所愛言王者考吏之善惡於民好惡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形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言賢愚不肖之不可掩也故君子自脩而名日彰小人自是而惡日著以其實也

公仲子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採銅於首山作大鑪而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喪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葳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胥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踳也烏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邪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曲言者假以指喩也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採銅者煉剛質也登首山就高明也作大鑪鼓陽化也神鼎凱物之器也上水下火二氣升降

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然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每成而各上也每成而各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莫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弓裘衣冠帝所以善世訓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懷以决其慕藏以永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夫鑄鼎飛昇之說蓋鴻荒悠繆相傳之言即所謂觸不周煉五色石者

直訛以傳訛爾程子辨其譎怪近矣乃謂假借以喻黃帝精微之義斯其說不鑿甚乎或曰黃帝脩鍊服食延壽永年疑其事非誣者夫上古聖人稟氣純固時當質厚戕賊鮮稀故高年御世有以千百計者然謂飛昇則繆矣夫飛昇之說即所謂輕身延年者爾凡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必滯脩鍊引導功力誠確游神垠壖之表而蜕跡塵埃之外者不謂之飛昇邪誠令白日羽翰而與雲煙霄漢消並邪則孔顏之脩為保愛奚不一舉千里而顧尚依依人世哉是故秦皇漢武希慕神仙終身眩惑皆世俗訛繆之說啓之也故曰千世之後必有不主以久生輕舉而為羨者

劵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濤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明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謐謐兮如將狹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美去慕孰知其故今世之忘由諱忠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邪違已之所惡

則惡將誰歸邪已而不受歸而不納則必有怨惰之心起而與我立敵大以我矜顧之意而接彼忿悄之心何為而不鬭鬩且不止小則嚚凌詬誶大則碎首宄胸以若之為而卒於完其幾於殆矣故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恭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仌紀消亡結轍以趨

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碏欲究其名而殺厚
公子輒欲尊其國而植蒯聵箝生克段忽出而突
入季友鴆慶父牀向誅鮒雍紏之妻戶紏於朝雍
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覺其室鄭厲公一言而
殺子卻華督父弁怨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
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遘所不欲者矣賊倫
斁紀亡悲夫夫人之中虛不得所欲則疑得其所
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於
其子則必孝君不疑於其臣則必忠兄不疑於其
弟則必恭夫不疑於其妻則必順是還至而惑者

也此言人之於世但循理而行無心為善爾不苟
有欲善惡惡之心而存好善遠惡之迹所謂中心
無為以守至正也夫燕噲樂讓而亂國季札慕辭
而啓争尾生孝己者流全小信而賊大命皆務善
之意甚而好名之弊過也是以君子弗取焉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
曰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於天下於今宋
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今齊自襄
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之兵扶
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纓纓位列而籍居非公

臣也公族之子若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
公所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上也齊將畢
是求夫何惡而不獲言君人者必建肺腑之親樹
宗室之姓然後可以多百足之助而獲并力之持
也夫三代封建商周不必言矣下至漢室不封三
庶孽分天下半乎賈誼衆建諸侯之策衍諸孝文
主父分王子弟之謀從之孝武廢後王莽纂竊漢
之諸王廢角稽首矣然劉崇翟義猶能唱義扶漢
事雖不濟海內屬心光武奮起南陽兼復舊物則

長沙定王後也昭烈紹位西蜀再延隆祚則中山
靖王後也表虞焉璋姑勿論焉唐制不經聚宗室
祿之京師無出國者故武曌之亂殄滅無遺朱温
之殘戕殺莫遁此豈非吝惜爵土猜疑本支之過
哉是故聖王公天下之法必舉天下與同姓共之
然後可以長世也
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牀戎
於塗縣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
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
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濟畜其所以

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揺格物
明遇事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何哉大夫
之所謂儉也夫視入以為出庶民之職業也撙贏
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
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
也臨萬品御萬民竊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
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此言聖人之儉
養心守道澹泊無為而百度自正不在於事為之
制物為之防也夫堯舜之時風氣簡純奇淫侈靡
廞端未肇聖人之心有天下而不與焉故土堦茆

茨若將終身是雖節制之道亦時世使然也夫天
下之所以日趨於竊者虛文盛也故宮室以安其
身可無崇侈也然非傾宮瑤臺則弗居矣膳羞以
養其體可無豐鬵也然非琮肴玉食則弗御矣堯
舜三代之賢君知之是以居取其庇食取其養允
諸日用苟足以不缺斯已爾彼其隆高至天華絲
瞑日一膳之進費至百金一肴之奉需以萬計者
廞於身奚益焉而必為之制節謹度不事繁文若
此是以本力不濫而實積鮮耗家給人足禮義興
焉當時之民比屋可封此也故茆茨土堦后世咲

其卑陋哉且病其不稱然堯舜之心則謂茆茨取
蔽風雨未嘗陋弗堪也土堦取通行謂未嘗窐不
可步也適用之外一無所求是豈獨淳風樸俗使
之然哉亦足以鮮外慕為之耳故積富莫大乎崇
儉崇儉莫要於制心

尹文子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
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
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
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
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

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
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
視之鼠也因謝不取此言名之足以亂實而實亦
足以證名也

夫聖人之言沿意而措詞后人之言借詞而飾理
沿意措詞者意洞於中而詞衍於外也故其詞常
若不足焉借詞飾理者理晦於見而詞強於為也
故其詞常若有餘焉吳公孫龍堅白馬平之辯
矣然其言要之闡繹牽合中鮮意味而詭異不可
自然非洞徹所見而矯強至此視諸聖賢之論

什伯云斯著述之艱阻窺測之管蛙者也
鶡冠子曰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而后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指揮而使則廝役者至言賢之視乎所事而有志者之不苟應也故成湯齊桓學焉後臣伊尹管仲得焉孟嘗食客三千雞鳴狗盜出其門下故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者與徒處
鶡冠子亂世者以麤為知造意以中險為道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增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夸乎心

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悅不敢不譽事業雖不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不從故觀賢人知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為定情也此言亂世之難處而君子之能矯情以居也故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又曰至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聖人之處亂世如夏暴而待暮
鶡冠子曰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道開而否未之聞也此言聖王之為聆[illegible]制具而人皆守之聰明廣而物不敢欺焉故雖千里之外如在目前有不善必曰吾實得無知之乎蓋有出於耳目聞見之外者非專恃耳目以為聰明也故舜明四目達四聰皇帝清問下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其所及者遠而所懾衆也
鶡冠子曰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言聖王之道之及之遠也故堯舜之心至今尚在文武周公之法後世守之孔子之教萬世憲章焉言而世

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也夫以身之存亡為久近者豈足言萬世不朽之道哉
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者挈己之文者也挈猶提挈之挈也夫遂累之士攸附青雲蹇牖之子縣纓赤芾出糞土之中而升巖廊之上者命則然也然榮華睎露得失孰常富貴浮雲去來焉定俯仰百歲恍然如夢是特文焉已爾於人孰輕重有無哉故曰挈已之文者也是以有道之夫知之守已而無求脩身而不顧危以自然者之莫可強而汲汲然者之徒自勞也故

曰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政理篇第十四

孫子曰夫政理之要未有不由於所趨者也故趨尚之端則一人倡之而羣臣從之羣臣者從之四海之臣未有不從者矣四海之臣從之則純治之驗因之矣故趨尚者人主之標的而天下之所視者也古之賢君知其然也於是律心守道庶政紛務處以天下國家公議而已無與焉夫然故臣之

視其君不惟君也惟道也事苟有所不可者必曰吾畏之吾非徒畏之也畏吾君也非畏吾君也畏道也夫人主之尊辟則天也其威辟則雷霆也然舉國之臣不畏君而畏道者知吾君之所趨在此而違焉則不樂者也夫舉其適乎君者以奉之而君有所不樂斯其勢不得不轉而稽諸道矣夫轉而稽諸道者是畏道之謂也畏道斯畏君矣使吾之臣皆以道我畏則雖有嚴法峻威以相迫其肯舍道而君是從哉夫暴君橫主不然使舉國之臣不畏道而畏我矣夫不畏道而畏我則我之意見

其要諸道蓋未有盡合者也夫意見未必與道合而欲其臣下皆從之是臣下之從也非從道也從我也夫從我者未有不以我偏者也羣臣視我而偏天下未有不視羣臣而偏者也天下視羣臣以為偏而天下之民靡靡焉從矣故自朝廷以及四海枉趨曲效凡所以奉其臣下以達其君上者無一而道焉斯天下有不日壞者哉故曰趨尚者人主之標的而致理者之所必由也故賢明之君其使人畏也反不暴横主君者非其威之不行而勢之弱也所不畏者有深畏而所以畏者其畏有不

得已也故觀其所以畏而君之賢愚國之治亂可知矣

左氏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賄賂彰也夫明主之用人也進退必視其賢否而覈課必稽其勤惰故賢否視則人皆勉為賢而恥為不賢矣勤惰稽則人皆競於勤而恥為不勤矣何也知其途在此而他無所倚也故視且稽者明主所以鼓舞激厲人材之道也夫庸君之用人也邪正善惡靡所論察及其既用也勤荒慎縱漫或糾詢舉四海之廣百司之衆委而付之一相一相者復舉四

海之廣百司之衆委而付之一卿已則握其轉易黜陟之柄而達諸天子為苞苴盛者為能人饋獻多者為良吏朝遷而暮復陞昨轉而今亦移守道履正之臣以其名姓之未通而禮節之鮮達也抗之阻之其甚也至排拉而陷去之如此則何以教天下之趨於賢且勤哉故人苟不肖不自懼也職苟不脩不自歉也其言曰吾苟盛其苞苴繁其饋獻立得美官矣即不然雖行若金玉志同匪躬奚益哉故太子狗一相一相制一卿一卿制百官百官噬百姓百姓者於其守宰牧伯亦受錙銖之利

而就呧剝刻害固已壑焉求天下不窮苦愁亂也可得哉故曰論人者大臣之職論相者人主之事夫天下治亂之機則在此焉爾

夫人主之所以恣於非而自是者以其辯也人臣之所以囁於口而自晦者以其嫌也故書稱虞舜曰舍己從人其記高宗也曰恭默思道蓋言明君能戒似是而非之談而不遽為倚勢凌人之辯也夫聲色之美宮室之崇人主之所好也佛老之荒神仙之誕人主之所惑也好而不已勢必至於滅身而空國矣惑而不解勢必至於長邪而干柄矣

此數者皆臣下之所憂而患欺言者也今或有言及之者人主必曰以天下之大萬民之主而使其有宮室妻妾之奉保養延歷之樂奚不可邪若之何羣臣之不我愛而靳也則其說誠理而人臣者誠無以難矣然所謂拔且空干且長者人主豈思之邪夫崇侈以自娛左道以自惑者愛身之虛文匪益者也狗好以滋竊慾潑以媒害者蠱國之實禍有損者也故虛文之無益未若實効之益也尚虛文之有損未若從實效之無損也然而忘有損之實者以其迷無益之文也故人主者誠審於虛

實之利害而人臣者誠切於疑似之幾覘斯庶幾辯口之不加而直言之獲用矣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近者人主之所恒保也以其利害切於已也遠者人主之所恒畧也以其事勢外於身也然而遠者近之關也近者遠之藉也故保近者未有不崇遠也遺遠者未有不剝近者也誠以一端言之夫戎狄之患古今之所不免而亦人主之所切圖者矣其所以圖之者謂其患之密邇也倉卒而至且及身焉於是慎而防衆而禦侈捍備之卒以自衛集招募之兵以自保其為身計甚力也至於遼遠之寇隔越之亂則因循苟且聽任臣下慮之靡丞而覈之鮮真斯非以其利害去已不切而耳目所未覩識然哉然不知近者少寧而遠者不息則寧者不足以及遠而擾者反足以蠹近矣何也夫近非自能資近也所資者在於遠也遠非獨能益遠也所益者在於近也故忘其所資資匱矣畧其所益益慳矣且夫人主之緩急臣下之所視以為徼惰者也今使其在目前者怯於近且切而律之嚴乃其耳目所難及者任其懈怠延引莫之或較也即較莫之或真且當

也則臣下者咸視之以苟歲月矣夫有舉遠該近之虞而俾其臣下視之以苟歲月者非國家之福也

夫大臣者人主之所資以共圖化理者也然而大臣之於化理也豈能獨任而自見哉天下之賢智材術則化理之所資而聞見之所以擴也古之賢大臣之於天下士也謙以來之虛以詔之謹以受之信以行之其視天下之士咸我所不及也視我之位咸天下士所得共也故其心常恐已之謙有未至而士之或遠也故詩稱周公之德曰公孫碩

膺赤舄几几而史載其一飯三吐餔一沐三握髮蓋言心有所下而志有所專也故周公曰延天下之士其門治若市焉而人不謂之濫以上聖之識過以相延而人不譏其瀆者知其意之誠也後世之臣則不然其開門以納者未必為國謀大計也將以來謟也其啓途以進者未必為己闢至道也將以達利也其溫顏粹言以接者未必為士顯求益也將以表和易而多其趨也遷陟有謝睽越有辭滯淹有干慶吉有賀毀讒有告援引有納舉天下之士咸出我門則喜矣苟其出我門也有一人

焉直以規婉以諷舉利害以相白援休戚以相箴則足一移口一啓而罪咎行至矣故古之大臣之延士也從其實也後之大臣之延士也慕其名也故外蒙坦夷之譽而內收趨競之奉身據接納之稱而心懷忌阻之私故雖其門如市而其心未必如水矣故古之臣以和易為貴也後之臣以和易為損則未若峻厲之為愈也故後之美和易者皆其巽愞猾熟無恥者也所病峻厲者猶其高簡介潔有限域者也何也虛實異也故人君之論相欲其有周公之延接而又欲其有周公之心術則可

矣苟不能然而責之集衆思廣忠益者是徒為大臣闢諂賄之竇而大之也

夫利害者國家之係也源流者利害之故也故利不獨利有所以開其利也害不自害有所以成其害也明主知之故事必求諸從致而理必稽所由來苟其利害之成于己也則先己而治之苟其利害之搆於臣下與庶民也則先人治之斯天下所以有全利而無大害也夫天下國家之所急者財用積而緩急多備也故孔子曰既庶矣富之管子曰倉廩足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蓋言

饑寒之足以動心而禍亂之起於所迫也然而所以致其豐且匱者則有由矣夫漢文之時其去高帝豈遠哉其民則瘡痍戰鬬之餘生理未甚復也文帝約以制度示以敦朴後宮衣不曳地露臺之費百金惜焉未幾而海內富庶太倉粟紅腐陏之文帝富甲累代矣楊廣承之侈心一作不數年天下遂亂此二君者所謂致其豐且匱有由者也故後世人主取財非不百倍前代矣其所以用之之儉則未嘗有什一二及於前代者也天下之貧且乏也非不歎息而思有以救之也然而嘆之切而

貲之轉舒救之加而靡之愈廣則何以責財之愈
不足而民之愈自窮也何也天下之財天下之民
出也夫始也舉其出於民者濫焉乃其窮也舉其
濫乎民者戒焉可也窮也過於始而濫也益甚於
始則已窮者宜其甚焉已爾故徒嘆而不求其不
必嘆之源數拯而不得其罹于拯之病斯欲圖天
下之有饒裕時者鮮矣

夫天下之勢所以不可為者何也實効未臻而虛
文先勝也夫萬金百頃之家樂為富奢固也然必
其子孫賢智僮僕忠幹獄訟不興而侵奪鮮遠乃

始為之則其勢自可從容而其害不至浸進矣夫
愚人於此擁厚貲都巨富而外患日尋子孫僮僕
無一可倚者顧後肰自馳於靡驕崇宮室美妻妾
華衣服飾器用繁賓客之會尚饋問之需至其所
謂獄訟侵奪不顧也子孫之孱且蕩僮僕之倚且
避不恤也如此則靡驕者將不可保而侵奪者將
愈益甚其富也必亡已爾夫天下辟之家也古之
人主將欲舉四海之廣萬國之奉少自崇飾以稱
其名也必自計曰吾朝廷士盡賢傑乎守宰將帥
良且勇乎吾寓內盜賊息乎蠻夷靜且退乎諸如
此類為國利害者咸獲且拜焉然後於所欲稍自
崇奉者一為之夫是以時足優游而害不滋長矣
後世之君則不然其朝廷未必皆賢卿相也其郡
縣未必皆良牧守也其險阻關隘未必皆勇夫智
士也其寓內盜賊未必息也其四夷寇暴未必靜
也凡可以為外侮禦而利其國家者邈如也凡所
以崇飾而長虛文者自甚也如此則其害必有如
富家翁之所蒙者矣夫不求諸可恃之實而亟其
可省之費者是舍益而樂損者也不防其將及之
患而苟其自奉之娛者是務觀而蓄禍者也夫天

下之患莫大於將及而不為之圖天下之財亦莫
弊於尚不能不用而豫為之竭夫盜賊夷狄勢日
熾焉而顧虛文糜之斯其財匪餘矣誠令其一有
所需也何以應之邪故曰天下之所以不可為者
實之未臻而文之勝也

夫兵者驅之死地而危其生命者也夫驅之死地
則其視死也蓋未有不戚也危其生命則其視生
也蓋未有不保也戚其死故凡可以免死者無不
至矣保其生故凡可以得生者無弗為矣古者人
君之於兵也能使踐死地而不戚捐生命而不顧

者何以致之哉將得其人而處優其道也夫聖王
之遺將也跪而授之鉞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閫以
內寡人制之授以鈇鉞至重也付以安危至急也
與以百萬之師至衆也然人主不之疑而反任之
者知其賢可託而不專其行事也李牧之為將也
使士馬餼饎投石超距有樂戰之心然後戰故每
戰每勝為趙捍禦北邊匈奴卒不敢侮是則賢君
之用將而大將之用兵者然也夫後世之君之於
兵也稽其籍而不足選其故而不堪也於是始用
顧募招呼之徒乃其募且招也初授之金數廿為

好言誘之設重賞激之市井里閈之民樂於數十
金之獲而不睹其害也於是輕易赴之其既赴也
弓馬衣甲咸數十金出矣所費數十金已罄俾之
捐室家棄襲畝無鄉井之樂而有死亡之憂求其
不怨且咸而遇敵直前者什一鮮矣而其於將也
不惟其賢也惟其授也即其授而賢不惟其任也
惟其制也故戰而勝未必實勝矣戰而少不勝足
未旋而誅已及矣求不吮剥軍士以粧飾其功而
掩救其敗者鮮矣夫兵固有不樂之心而將復增
之以若將固多自全之計而上復重制其權夫天
下盜賊夷狄幸小衄半擾輒設至大變姑倚之宗
廟之靈國家之祚則可也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學尚篇第十五

孫子曰夫學者所以矯氣習之偏求中和之變燭理道之旨希聖賢之途者也古者人之學聖人也先之心性次之德行次之文藝心性本也德行事也文藝資也乃后之學聖人也舍心性而不求棄德行而不務急文藝而是先也以助口耳以干利祿以飾狡詐以恣技害㢠求愈力㢠離愈遠矣夫

純內以貞外篤履以致潤者是順達之叙也後虛而華實執名而後脩者是逆求之誤也夫順其叙道斯竟矣逆其求道斯窒矣故由順而進造有淺深成有大小者至道不同同一驗也循逆而造其於道也莽蒼踔越爾況望其詣堧域而升乎輿曲之間哉

聖人之道高而不可企也遠而不可齊也精而不可擬也欲為聖人其求之也躐乎其高也馳乎其遠也急遽乎其精也斯荒且驟焉者也夫行處坐臥非道乎語默食飲非道乎是故時而履之日而[illegible]之頃刻而究之口不道不談也身不[illegible]行也心不道不慮也夫無時無處而非道者未有不馴乎高浸乎遠次第乎精者也

六經語孟之文遐哉邈矣下之則左傳國語其古而贍也先秦其渾而暢也兩漢其雅而醞也晉魏六朝其偶而細也韓柳其趣而昌也宋以道學為文亦其理而解也夫學學為文者也學為文者何也學文以識道也夫文之體不同其律諸理而言同矣淂失不同其咸於理有裝同矣然則諸家之文可以不究邪

原道文之粗者也原鬼稚者矣韓之文善者不在是柳則綮乎自成㢠體視韓有加矣然古文之氣至二子亡之矣唐詩賦取士而文即不優漢賢良文學取士而文即咸勝宋初詩賦繼經義二者皆㢠足觀焉人材時運限之也

莊周之文文之奇者也其語道也意不詭於聖人而詞之妙足以形之夫周亦意為之邪材則然爾列禦寇彷彿周然自有不放者矣莊列文考工記當同觀

三百篇而下騷其至也騷而下漢之賦其至也賦

晉諸賦視漢殊然自成其家矣唐之賦且不足觀宋可知已矣唐賦匪不麗自屬唐宋詩有不為道學語者然自宋

夫欲觀往古之迹則於其紀載者矣上自開闢法象已著下逮宋元時世頓殊國家之治亂人材之邪正事變之糾紛忠良之獻替咸於史乎紀之舍是其何以為據哉夫所貴乎學者以其明歷代之故而通亘古之實也蓋長嶪理道非史不能徵證議論非史不驗裨益觀法非史不究資輔政治非史不廣採摭名物非史不博故窮之幽深則多所

荒稽之事迹則優於用斯史之所以不可不學也今或有章縫而處黌校而游上之官為文史職在顧問而乃倀倀鮮知語與華則俛首而避問得失則張目而觀者其於人得非形體之血肉發位之素尸者哉故曰史之不可不學也

讀史者非徒以稽故實俟該貫兩要之是非得失存焉然是非得失豈易定耶故有行義無忝而當時以為詆者有志操多僻而以為譽者有當時訾之而後儒是之有後代與之而當時議之者紛紜彼此其何以明學者苟不求諸己心要諸獨見而隨衆咻譽其不繆亂失真鮮矣故詳之事實以執其憑系之理道以定其華考之疑似以決其斷兼之許論以酌其宜講之朋友以究其是夫然則古今人物有遁情者哉斯讀史之良法也

陰陽星曆術數諸學通洽之士咸所宜知矣然其說悠渺而靡證其法紛紜而莫從律呂器數代有論議宋之儒賢胡范者流竟何所準故覽觀歷代諸家知其異同可也必欲訂定折衷曰我有以窮其得自標挺為斯安也夫推算損益之術要非正門古有精之者或其聰明奇巧自與心會此乃別

有所長非可槩悟也且即以其術神會奚裨聖賢學哉高允有云天下妙理至多何必論此蓋名言矣

名物制度者歷代異同得失具焉不可不知也杜佑通典至唐而盡元龜御覽博矣然泛靡旁曲與治忽制作頗不相通馬端臨者宋相廷鸞子也元初隱居鄱陽通考歷代文獻自成一書詳收博載綴以儒賢議論而訂諸己言斯宇宙之宏觀古今之鉅典也其錄漢唐以來儀注至眾卷帙頗以繁多為病然於攬蓄自不得不然反是非通考矣亡

司馬光之治鑑理亂具焉馬端臨之通考制度詳焉該二書納之胸中可以言儒矣

字書之學古人意義存焉點畫具焉上自倉頡制作下及次仲楷變縱之草重之行蓋隆古之遺而歷代之變也今謂學者字非所急過矣夫宇宙內事孰非儒學所當曉亦孰匪其所當精古者六藝之教不射御書數邪世人作一畫彈一碁即欲淩越技匠而超駕國手至於字則謂其不在窮極精詣何邪有能究象會轉諧之旨擅楷行隸篆之法而深之者則亦通儒之一事矣

漢去古未遠故諸儒注解經義要咸近古有據且傳授多人未必咸不善也至若王弼之解易其言大有合於賢聖而絕無涉於老莊宋儒失在自是於漢疏率棄不用持己意解之未咸聖人意也後世右文好古即欲尊宋以宋為主而擇取漢唐注注其下參互正焉可矣乃復聚宋儒之言細而箋之謂之大全者斯矯枉過正矣

成周取士德行道義也漢賢良文學也唐詩賦也宋詩賦經義也今之制經論策也夫經論策華詩賦鄙之意則善矣士之所以事之者未善也夫師講解之成言誦俳耦之糟粕爭居而綴之臨試而錄之苟利一時進取者可得言聖人之旨邪乃其已進也滛貪巧宦不顧廉身又可得言道德之趣邪而皆經論策者為之媒也雖然斯時制也士苟不欲進已矣即欲進而舍是孔孟且廢處矣夫法者所以基進也為之在我者所以善法也故循其法以從時熟其軌以求得即其理以識道推其道以律行斯德行文藝兩善之矣夫教人者非舉子業不可然未嘗教人業舉子而廢德行也取士者以舉子業為重然未嘗欲士舍德行而業舉子也

故取士者制也為之自我而善者人固自處者也故舉子業德行業一也

夫士之處世所貴乎窮學問之旨而究事為之末者也夫學問之旨理涵焉事為之末道寓焉故嘗務而遺學者其失也俗尚學而廢務者其失也高蓋天下之事咸屬之吾人人不事任則將疇任哉國家天下事也理家以及國營國以及天下斯歷練之由推而試諸之從始也今之士率以治生事產為學妨故其志困屑焉不知處家之與崇學何足相妨哉且夫一家之中田疇具之織紝有之就

玆幹理耕什之奴織什之婢我但為綜其紀綱其勤惰爾諸若此類例而行之則家無遺事道在其中矣假令擾柴估諞荒闕莫知攬經譽校精工不問而俾其室家凍號餒啼則衽席門庭之閒且睞之矣又奚以天下為哉故曰治官不理營家不辦皆優逸之過者此也

夫峻言峭論勇為界作者履位之節也循謹含默謙卑雅重者未達之守也故士之夲居也當使言不口出事常人後兢兢慥慥類諸無能淋慎周詳有如妾孚然斯善處繩墨規槼之地者矣至於義

之所激奮不顧身理言所屈言惟恐緩者則有時焉非竊居尚也且夫平時不能養重而臨事或能急義持節者豈理哉今之人當其為士也甫淂衣冠遽騰議論未離總丱即効浮薄訾朋友之過失揚守令之長短操閭里之陰私見長者不知讓遇德者不知敬也或有侮慢誚之閒蔵規不知省遺斥責不知悟也或怨讐袖之輕事好奇不近于道果銳無檢未足與共發舒暴露壯氣盡矣幸而有官顧反局縮畏懦乎日所見消滅殆盡者其常也曰士當養之乎時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皆黜言也慎之哉

士談空癈務不可也急務營私尤不可也趨有位以資請求託富進以圖餔餟擅保証以要恩惠恣興滅以網營祝令之士視為恒矣斯不其尤下尤下者哉

俗之成也漢以清議唐以清流宋以朋黨咸殺其身錮其籍禍其國烏甚矣風俗移人不可禁也今之俗靡然下矣士處斯世甚過者流于浮薄其卑者習於諂競諂競浮薄咸病也軾之諂且競者恥尨甚焉然士起與其命顧反衆者何也以時之

尚引之也夫特立孑行氣執鶫見不為俗易不為衆移豈非豪傑哉

德行道藝周教也志仁據德游藝孔教也故藝者學士儒生之所不可缺者也古者教人六藝樂居一焉詩者樂之被而志之所以宣也三百篇尚矣漢魏而下代以其體相變要之暢性情之和咏心志之感形事物之狀感有古樂存焉今之制經義取人人不暇詩矣然有別材殊致以餘力為之可也然詩之藝使人適而易流乃所謂舉子業者則拘縶多忌而人所不欲者也夫以所不欲對所易

流苟不知已矣苟一知之則未有不舍而詩者矣故詩者妨業廢務之事也士欲以其業媒進而詩焉非専精之道也故古之教不可無詩今之教不必有詩

士之學有六暗室一也大倫二也衆行三也仕古四也世務五也文藝六也六者脩而大儒之用成矣大儒之用成大人之事具矣舍慎獨而倫倫不可篤也舍篤倫而行行不可脩也舍脩行而問學仕古不可通也舍通古而求務世務不可明也舍求務而文藝文藝不可治也夫本末先後之際士其審之哉

學不可以不講者也朋友者講學成德之資也然多言語則反亂多誦記則反馳多勁直則反傷多訐品則反薄多尤怨則反悖五者行而友之益衰矣友之益衰則頋未若獨居自益之善也

禄位名壽咸天之所以厚人然造化棄除宇宙缺限不可兼淂也故有令名者難期壽考都大位者恒多垢汚非獨人事脩為致之亦天不欲人全富其盛爾學者惟脩身行法俟焉幸而遭際亨達則兢兢翼翼保守名檢可也如或位不顯巍官僅儒類而美名煥發為時推羨斯衆情冥宰較計及之矣養德隆貫益副其名在我所淂為者也殀壽脩短若之何哉

華容孫　宜伸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家範篇第十六

孫子曰家國天下理一也乃其勢則難易互焉令夫一家止者百人必爾次者數十人必爾又次數人止爾故齊之易不亂教之易不違處之易不缺也夫國與天下寧獨是哉異政殊俗欲其一也遐觀遠聽欲其從也此痌彼痌欲其達也斯其視家也難易什佰矣然國與天下爲之君家者人各有

之者也故君也者賞罰生殺行焉捺賞罰之柄而濟之生殺之威民有不從鮮矣夫一家非無賞罰也賞未必能使趨而罰未必能使懼也何也生殺不行也夫有賞罰而無生殺則人知其利無幾而害不甚利害之損益不足以動之欲其從善而背惡難矣若是其機寓焉機在謹諸素者也夫賞不可使趨不有不賞而勸者邪罰不可使畏不有不怒而威者邪故規矩素立則人之習之稔矣限制素明則人之守之定矣習之稔守之定故可以無賞而恒勸無罰而恒畏也使民恒勸恒畏者家之所以不難而易也故家國天下其勢不同其底亦不同國得以自由斯生殺行焉緣法維教也家不得以自擅斯規制行焉即教爲法也夫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此其說尚法制箝束者矣然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鬩閱則堯舜之道術不如寡妻之誨諭蓋言徒法之無用而素信之可以諭也故規矩限制其始未嘗廢賞罰也賞不必生誘之罰不必死繼之行之既久民自了然知其不可犯矣故曰家國天下勢不同用亦不同不得已也

禮義之必凡所有也辨則失縱則淫其勢然也善治其家者慎男女之防重閨門之禁使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庭鮮措履之迹夜有秉燭之遊然後可以養深嚴之性而違褻媟之誚矣其或以嬉嬉爲和易謂嗃嗃爲嶢嶢聲容誨於房帷界限弛于闔域者斯淫佚之所由起而禮義之所從廢也易曰閑有家悔亡言謹其始也

父子兄弟之間情之所重而敬之所屬也夫至敬無文至愛在色故徒敬則拘且闊而繁且矯病也矣處此者當使家庭日用之常恩意藹出不言而

敎自諭不強而禮自孚斯無媿乎親親長長之真
爾
魯兩生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興家與國
一也夫為家者當其草創也室廬田畝飲食器用
僅[illegible]衣服具焉爾及其事日綽裕而意益從容然
後文彩[illegible]飾生之此乃自然之叙而浸漸之理也
如有規模未立而遽崇美觀基本尚微而先事浮
末者吾見其日竭焉已矣
久之處家當使富不異貧貴不忘賤強不殊弱逸
不踰勞乃可以長保其有奚今之世莫惟處富貴

強逸變常違故式或祖父時視其子孫貴產[illegible]
官位崇卑勢力小大事務廣狭什伯殊也然為祖
父者且儉朴謙慎未嘗少過也至其子孫田園邸
舍日減仕宦爵位日下勢日微鄉里人侮且侵日
至矣此宜視前世日嗇也乃顧愈益崇長過之是
故祖父衣僅一帛食僅飽賓客宴會肉數豆酒數
行今非帛不衣非甘不食矣宴會肉數十品酒不
容辭不止矣祖父時家人粗布袍[illegible]帽草屨今[illegible]
人非纖細不衣非輕涼不帽絲紵不屨矣房有寢
釜自製飲食人有僕從騎乘矣鄉里人侵侮諍訟

畏不行即行不力矣田不肯為主糞室中滿[illegible]者
遺矢不肩階庭有草柤瓦甬不幂日有奕棋摴蒱
歡呼酣酗聲矣有過皆罵即不痛且甚不受矣即
受啼號臥不終日不起矣見親戚宗族坐或騎而
過之不下行不讓路矣夫事日歎于前而屢日倦
之者何也積之所成而縱之所致也夫國家之衰
也率虛文病焉周之興也不稼穡乎其末也文勝
劉裕之起也不農畝乎子孫見葛燈麻拂土障納
襖田舍翁哂之故崇虛文而忘實務賤驕逸而恥
艱難者斯匱乏之肇而衰敗之由也慎之哉慎之

哉
甚哉妾庶之愛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
臣者也男子之情有之則寵嬪人之性遇之則妒
側貳之態居之則驕寵故愛移焉妒故威肆焉驕
故分瞎焉家而有此夫婦之恩薄而衽席之間爭
鬩興之矣蓋妾媵之設本為宗嗣回苟有子孫斯
可以無立也必不得已為之猶當使已無偏暱之
私人守卑下之御斯槸木化行而閨門之內未有
不如鼓瑟琴者也夫夫婦之際雖唱隨天地別之
然恩之視義勢必掩焉不可執一論也必欲剛勝

不化持己甚之責施諸娟人難矣乎
子孫而賢且材富貴隆昌係之矣上也中材之子則衣冠世閥可望其保焉次也駑鈍顓騃瞶於誦學諒其不能紹啓世胄駢列進取下也苟有是人即使之講稼穡之務習坻庶之分他日猶不至蕩棄門户為鄉里哄矣設或不然而示之奢靡寵之貴驕友之非類令其入有紛華之奉而出多誘引之蠱斯愚而益之以愚鮮有得全者也

國之存亡家之興廢雖有數焉然率以天理為果報爾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夫慶與殃非倏來而驟至也由和氣之感召者深而乖風之鼓煽者久故福不可徼而禍不可遏也是故為祖父者心不懷非僻之念口不道狼戾之言身不蹈淫汚之行存忠厚以立規模敦孝敬以端表則務耕稼以示勤儉甘柔藸以寡争鬭厚親戚以篤恩愛凡此皆所以養和氣而繫人望也故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言天道之終還而為善之不可不強也反是而責報于天難矣難矣

夫天道至厚而品彙覆焉地道至厚而山嶽載焉舩舸之舟不能任千斛之受輜軿之軸不能當萬鈞之寄者以其承之小而付之大也徵諸人則亦有然矣夫王官天府苟有一命之屬斗升之奉被衣冠而享榮勢者亦必其威儀法象各相稱焉矧夫弘爵峩位重寄盛趨觀瞻係之人神聽之而可以佻輕險狡之夫當此地哉故士必取裁于德器而禍每不降于淫人蓋言其有勝不勝也是故教子弟者聰明迅捷非所貴也狡譎智計非所用也便娟輕俊非所尚也先之忠信次之威儀次之言語次之行義一歸于厚斯可以養天地之本初而

任寰宇之付託矣不然則技能辯博之子如孔熙先禰正平者寧免為亡身之具邪

人材之出國之將昌也子孫之賢族之將大也家有若人則當愛惜保護以俟其成立無彼我論焉可矣乃或懷媢嫉猜視人之有惟恐己勝也陰摧隱射撓陷施之然後為樂斯豺狼之用心而犬彘之不如者也夫四海之廣羣生之類賢良俊乂猶將有弟兄子弟愛焉況供為肉骨統關門户者乎昔六朝之君猜忌同氣至於剪落洪枝終歸覆敗史氏論之曰借使林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

入室将七廟祀絶家國之理兹言其驗之矣
烝民之生富貴貧賤有命存焉求之不可致却之不可麾也教子弟者要令其守道脩身樂天俟命已爾富貴榮利慎無使求之夫求之而得忝於心矣求而不得喪其節矣或使已為卿不用而教子弟以求富貴并已亦棄其平生取管咲矣昔陳咸不應父言而曰教我以諂故能終懷漢室至謂我先人豈知王氏臘哉斯素行之所成也若齊朝之士矜其子善琵琶伏事上官無不賞愛者殆異乎孫之教矣

蕭何置田宅必於僻静地曰後世不賢無為勢家所奪顔延之見其子造屋曰好為之無令後人咲汝拙也夫天下之勢變故安常與衰之機同之覆手焉爾故有朝位公卿而暮同氓庶者有祖父之產連跨阡陌死未久而子孫乞丐者矣盛田園以爭肥瘠崇門户以當要衝一旦失勢或其身不守焉刻薄之吏鄉里狡獪之民指之曰兹其氏田勢奪其氏屋厚藏者也無涎朶頤横謀强取至於累及其後人喪軀殞命者盖比比是也夫二君之言非卓識邪

風俗之衰也强者人忌之弱者人咲之弱而與人有涉也禍之盖四海同轍矣甚哉鄉里之難居也夫人忌而我益謙則忌者媿人咲而我益守則咲者矜人禍而我益避則禍者輟斯以柔制剛居静禦侮之道也夫惡其忌而强是逞病其咲而弱是競伺其禍而隙是報者愈敵而愈起矣

一鄉之俊鄉里之所望也一邑之貴邑里之所倚也千金之子族閭之所資也夫待晏子而舉火者不七十家乎孔子布衣養徒不三千乎故鄉里宗族患難與捄饑寒與濟可也愛富嗤貧趨要耻賤視其急難猶胡越也則鄙而忍矣甚之陰害陽救面是背毁一言觧脱苞苴藴焉睚眦牴牾劍戟萌焉則鄙而忍甚矣何名為鄉黨宗族望哉

子孫材賢爵位逺焉善矣苟其與時不偶而賦命多違也将奚為邪脩身以獨善好學以自益文以舒廞藴耻以固其守使鄉里稱之士庶範之亦可以無仕已矣夫今之仕者非古之仕者比也古之仕者以其仕重今之仕者以其仕喪也故羨官崇位榮勢顯趨易爾高雅文繡之人何可多得哉嗟夫吾不顧子孫富貴也能為高雅文繡私心幸頋

足矣

古人之學上則洞達天人次之博通治亂又其次乃及文辭故文辭者學之藝而末者也徵之材有不同所出亦異焉爾雅簡奧辭足以縕理者上也昌明條達理發於其辭者次也外之則有若人焉靡僆思營不假塗轍而翻騰澎湃肆手成篇綺麗煇煌從心合矩者此乃製作之逸材羣類之絶足不可多得者也然要之亦一技爾擅此者恒當歛束退藏持謙守拙使鋩鍔不露媢嫉不興可矣若乃矜長以蔑衆挾有以淩人如嵇康之於司馬禰衡之於江夏者斯不獨時輩禍之抑亦造物之所妬爾

語曰賢而多材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夫財者志之所由逞而欲之所由生也故雖賢明識達亦或移焉鄙陋淺淺之庸有不因物以遷而隨俗安恣者乎教子弟者每當使衣無餘帛食不倍甘手靡羨貲藏希剩積隨分而足假常以居然後能陶養儉性塞絶情竇矣如其不然顛覆門戶者豈少哉豸廬市產多屬膏粱之後起家植富反自藜褐之子以其所養致之也

子孫材者上也不材下也欲處乎材不材之間則澹樸退靜人雖目以無能亦不失為有德之中人保家之令器矣若夫狡險譎詭習與性合強凶猛疾見事蜂起者此屬即能偶庸俗之賢致鄉里之畏然生事取禍往往由之未可以自喜焉爾

瘠土之民勞沃土之民淫城市之民情田野之民苦仕姓之僕驕貧家之僕力所處然也為僮僕者日見其主紛華要勢以為尋常視如絲襲矣一旦殊異門戶及之衣食減削聲威頓改往往戚苦窮蹙畔離他去者豈鮮哉夫能使賤不思貴貧不懷富衰不悲勢死不背生植遺朝妻而人猶戀之者善矣

兄弟同氣也利之所在爭斯萌焉妯娌異姓也強之使合心常異焉以同氣而處同利以異姓而懷異心求免乎乖離鮮矣使為兄弟者愛不奪於利害言不惑于閨房為妯娌者息讒謗而重調停戒參商而念骨肉事每居後利不覬多悲喜休戚心關焉揲孟閱墻吾知免夫爾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叙撰篇第十七

混沌肇判玄黄位焉磅礴灝穹厥遺疇㪍儒譚術
會代有淵奇淺膚之觀詎曰洞燭爰述所億管怍
蠡同至隱百千一二疇籍撰天則篇
生人之初降稟則有率履不越是謂絜繩聖往範
垂行存日用泛應恒踐孰匪大閑天命庻斯希聖
則近言厤次寮觸混聿敞撰人絜篇
宗子司牧民責攸歸煌煌大君業業維職勤荒治
判敬肆效從彼肆且勤厥類衆廣更僕莫竟遁也
何言梗槩謨之姑述所抱撰君道篇
粤古有言匪賢曷乂受任承託忠謀是資彼焉鞠
躬斯曰克藎回邪苟執孰攸用良凡此表儀肆數
安究即我瞀見録存簡書撰臣則篇
皇皇六經厥訓立極去聖杳邈言是以訛途解門
談各遵己覿律彼準的於何能符儒賢莫㾓矧予
寡見攄此固陋缺如僭而撰經論二篇
爰自太古簡冊用昉世降代繩歷有國史弘纖鉅
眇孰匪蒐收滑失義殊見循恒衆宣歸厥定孰云
其臻闕紀我愚俟後君子撰史論四篇
六經邈矣諸子用承言也盈篇義則皆具厥偏且
繆信無足觀亦有粹精協聖不詭棄短而用咸可
道裨摘彼休嘉附出己意撰摘訓三篇
蕩蕩國家微政曷紀今之從政瞀哉殆而舍彼要
端一任顛瞀執執無位箴謨孰師我懷坡蕪議政
暢止傚詞宗哲庸告所先撰政理篇
上聖下智罔學可廢緊彼為學道焉孔多世學講
跡分甘牆面匪曰自棄誨言莫闢凡此攸崇具在
典籍淺易之旨爰啓童蒙撰學尚篇
凡百有家道是用保而家之害顯矣厥由彼愚者
人覆亡自喜紿休繹緒咸我子孫曾是弗貽曷云
其範爰近爰俗垂之世謨撰家範篇

鶖湖後學王嗣經書

遁言終

邇言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宜撰宜字仲可華容人是書原目十七類分十七卷此本止於十卷蓋非完帙論多膚淺如以雷霆爲蛟龍之類以朱子綱目立綱分注爲贅以王伾王叔文爲受誣尤涉偏僻

詢蒭錄一卷

〔明〕陳沂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詢蒭錄一卷》提要

二郎神 二郎神，衣黃弹射擁獵，大實蜀漢王孟昶像也。宋藝祖平蜀，得花蕋夫人奉昶小像於宮中，藝祖怪問，對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靈者輒應，因命傳于京師，令供奉，盖不忘昶以報之也。

漢壽亭侯 關羽，人称為壽亭侯。漢壽，地名；亭侯，官名。常昭為高陵亭侯，蔣琬為𨛦鄉侯，是也。漢復有鄉侯。

張僊 人以二郎挾弾者，即張僊也。二郎乃詭辭。張僊乃蘇老泉所夢，僊挾二弾，以為誕子之兆，因奉之。果得軾、轍二子，見集中。

真武 真武，即龜蛇玄武神也。青龍、白虎、朱雀皆奇，惟玄武陰象獨偶。北方肅殺之氣，故持劒。其色玄，故衣玄。

泰山碧霞元君 元君，女像。愚民以娘娘稱之，北方稱為奶奶。盖后土神故也。世世俗遂以女像相傳，以起愚民之信向。余嘗嘆曰：曾謂泰山之神，不如奶奶乎。

門井竈厠神 世以門稱丞，户稱尉，井曰童，竈曰君，厠曰三姑，皆古。戮于門而自投于井竈厠而死者，人遂以為所司之神，而圖其形焉，理或然也。搜神記又云，

厠神名郭登、蓬頭青衣、豈亦死於厠者歟。

牽郎郎小兒相牽戲曰牽郎郎、拽弟弟、打破瓦兒不坐地。初不爲意、後知祝生男也。牽者郎、郎拽者弟、弟打破瓦、檪之以弄璋、不坐地、襂之以寢牀、無非男也。古人小兒童呼亦相祝之意。

保娼古優女曰娼、後稱娼之老婦曰保。考之鴇魚爲衆魚所淫、鴇鳥爲衆鳥所淫、相傳老娼呼鴇、意出於此。焉或因娼而得名也。即蛇與龜交而雄龜畏避之意、故曰龜。

問到底嘗見人相詰、必曰打破沙鍋問到底、不知其說。後知問乃璺字、器瑕沙鍋力薄損則其璺到底、故怪問者借此以言。

正月秦以呂政諱、以正月之正爲平声、自漢至今形之文辭詩歌、皆從平韻、秦法之嚴如此。

漢子漢自武帝征伐匈奴二十餘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聞漢兵莫不畏者、稱之爲漢兒人、又曰好漢、自後爲男子稱矣。

黄卷古人用辛苦之物染紙以辟蠹、其色黄、故稱黄卷。有差誤、以雌黄塗之、而蓋以墨書。後人有言誤、即翻改任意、是非、謂之口能雌黄。

窟壟俗稱孔爲窟壟、蓋翻切也。窟壟輕牽孔、市語有黒鬼切翻漏八分等語、欲諱而不明也、傳久遂不知所謂。

筍牡結屋枋湊合處、必有牝牡筍穴、俗呼爲公牡筍是也。

屈戌屋門牖關鎖處釘較也、俗呼不一、亦不知爲何字。近觀輟耕錄所載爲此字、引梁簡文帝詩云織成屏風金屈戌、唐商隱詩云鎖香金屈戌、又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又作屈膝。銅鋪即金鋪、古之戶牖飾寶石。鴉瑚、每見權貴人以青寶石作帽頂曰鴉瑚、考之回回之寶有五色亞姑、又曰鴉鶻、蓋番字譯者不必太求也。

課馬馬以牝稱課、蓋唐計歲課駒故也、見輟耕錄。

正五九月新官到任多忌正五九三月、不知所謂。唐以此三月斷屠宰、節度使上任必有大宴宰割、遍及下人、緣禁不便事、故於此三月不上任、非不利也。今無齋禁而亦不用、豈非因襲之弊歟。

風箏即紙鳶、又名風鳶。初五代漢李業於宮中作紙鳶、引線乘風爲戲、後于鳶首以竹爲笛、使風入作聲如箏、名俗呼風箏。

菠𦼮藜南人呼菠菜北人呼赤根菜南人呼莧菜北人呼荇乃人莧音誤也易夬有莧陸卦詞董遇謂人莧北人誤以莧爲荇古稱藜即灰莧老可爲杖蓋藜杖也

詢蒭錄終

詢芻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陳沂撰沂有維楨錄已著錄是書取里巷相傳譌謬之事及通俗俚語各爲疏正其出處故以詢芻爲名僅十九條皆不足以資考據

眞珠船八卷

〔明〕胡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眞珠船八卷》提要

眞珠船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眞珠船卷一

王徽之有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余每開卷有得及他值異聞輒喜而筆之日積月擷間參獨照時序忽忽爰就茲編遂總謚曰眞珠船雖非探之龍頷殞均剖之蚌腹餘於博奕良已勤矣顧幷見不廣疵類寔繁魚目混陳貽笑鉴子采而擇之尚仰賴於朱仲云爾

嘉靖戊申八月之望關西豢豁山人胡侍

說築傅巖

說命曰說築傅巖之野孔氏傳云傅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至蔡氏不從其說乃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余按孔子語子路云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傅說舉於板築之間莊子云傅說胥靡墨子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賈誼鵩賦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班固公孫弘贊云版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於王公張衡應問云委而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傅說操築以寤主羊祜讓開府表云有遺德於版築之下郭璞三蒼解詁云板牆上下板築

杵頭鐵沓也王子年拾遺云傳說賃爲赭衣舂於深巖以自給蕭綺序錄云傳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來相沈約恩倖傳論云板築賤役也傳說去爲殷相右諸說皆遠出蔡氏前並同孔傳且孔孟莊墨去殷皆未大遠言必有據不知蔡氏何所見而不之從也

涇屬渭汭

禹貢涇屬渭汭蔡傳謂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於涇鄒季友尚書音釋云涇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文即有

渭汭字不可異釋當從孔傳水北曰汭黃東發日抄云古註謂水內爲汭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邪兼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恐相反又下文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恐渭汭合依古說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余按蔡氏解堯典嬀汭云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又解東過洛汭云洛水交流之內今却自背其說當爲職方氏所誤[illegible]而未覩易氏之解耳況導渭之下止言灃涇漆沮絕不及汭是見蔡氏之失

四岳

堯典咨四岳蔡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舜典乃日覲四岳蔡傳云四岳四方之諸侯二解不同未詳孰是余意謂四方諸侯者爲得蓋言日覲則既非專指一人而俾乂洪水及巽位又皆極大事亦不應獨咨一人而決況言下即有僉曰師錫之對獨咨一人而衆人同辭越對恐無是理

牛蠶

牛蠶並有大功於人而皆不免於咒鑊余聞錫蘭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牛死即埋之私宰者罪死或輸金如牛首以贖罪又于闐國不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彼其牛蠶顧獨何辜也

年號犯古

宋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乃建號乾德既而聞竇儀之言始知蜀主王衍嘗有此號遂發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然　國朝永樂之號實有犯於張遇賢及方臘而天順則楊安兒及阿

遠吉八亦並稱之正德之名又與雲南段思康及夏主乾順所建者適同或者其以僭僞之稱不足算乎抑偶未之考也

奉承御史

弘治甲子山東鄉舉其御史監試偶閱一卷顧左右曰此卷雖佳但文體頗古恐不利會試耳其布政侍坐輒起拱手曰實是忒古御史訝曰公初未嘗閱此卷何以知其古布政惶恐對曰大人說他古必定是忒古了御史爲之啓齒左右無不匿笑

陰譴

餘潼殷富之弟貴素不弟嘉靖初死三日復生氣息猶㥜㥜輒匍匐向富叩頭曰弟自今再不敢慢兄矣富訝問故貴曰始貴病革被二卒絏之赴城隍廟及門見東街某秀才枷項立門側執簿唱名以進群罪人及貴乃訝曰汝亦至此邪咨嗟頓足久之顧貴入已而隍陛卒捽貴令跪貴不敢仰視俄聞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慢汝兄罪合杖百當有數獰鬼捽貴下陛置將杖之墀中貴不勝惶懼抗首向殿上大呼曰貴愚蒙不知禮法請自今改過再不敢慢兄即聞殿上召貴還曰汝果能改姑免汝杖遂縱貴令歸及墀中則見比街鄭優一家皆遭拷掠備極慘毒又以鐵鉤鉤其家長脊骸挂樹枝上痛楚之聲所不忍聞趨至門則其秀才迎貴喜曰汝有何功德乃得復歸幸甚幸甚吾有少事浼汝吾生時曾以白金三兩著不借中埋寢榻下汝可召吾子令發取少濟貧乏吾以盜食丁祭肉被枷已將三年不久限滿幸無他大過當轉生令吾子及妻勿憂念也言訖嗚泣數數揮貴令亟返貴方趨走迷途一跌而寤不意復得見兄因召秀才子語之故果如言得白金亡何鄭優闔門皆疫死而其家長獨以背疽云殷富及邑人賀郡丞說

掘塹

隋文帝開皇間突厥啓民歸男女萬餘長孫晟奉詔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王司馬瑰謂古亦掘塹見於此余按塹亦作壍亦作塹秦紀始皇遣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又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又壍河旁漢高紀深壍而守晁錯傳高城深塹相如傳隤墻塡塹陳湯傳穿塹塹充國傳壍壘木樵儲岳馬汧督誄剋以長塹劉良註剋掘也梁書韋叡傳夜掘長塹掘塹之事不始見於隋也

隴上異獸

唐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方今閫外之材、安得此獸數千分布九邊、以禦[illegible]

有又

有又二字、古通用、故詛楚文云、又秦嗣王、而守書[illegible]有亦曰又也、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謂十載而又三載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無逸、享國七十有五年、義並同、洛誥云、在十有二月、謂十月而又二月也、伊訓、十有二月、春秋、十有一月、義並同、曹娥碑云、旬有七日、謂旬日而又七日也、後漢鴻臚陳君碑、及魏大饗碑、旬有八日、韓愈復上宰相書、十有九日、義並同、惟初旬之日、不可復用有字、如曆中初七日、初八日、謂初旬之七日、八日也、既謂之初、何又之有、猶二年不可曰有二年、秋七月不可曰秋有七月也、故漢衛尉衡方碑、止云二月五日、魏繁欽與文帝牋、止云、正月八日、韓愈上張僕射書、止云九月一日、此類不能枚舉、近有撰金石文、而云初有五日、初有七日者、義殊不通

葵之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曰、蘬丘葵也、有胡葵、廣志曰、其花紫赤、有冬葵、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本草圖經云、苗葉作菜茹、更甘美、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葵、布之天下、是也、有蜀葵、爾雅所謂菺戎葵者也、郭璞云、如木槿華、戎蜀蓋其所自、因以名之、花有五色、有紅者、又號一丈紅、又有黃蜀葵、與蜀葵頗相似、葉尖狹、多刻缺、夏末開花、淺黃色、旋心下作紫檀色、本草衍義云、與蜀葵別種、非為蜀葵中黃者也、有錦葵、花小、葉圓、有終葵、一名落葵、一名天葵、一名繁露、一名承露、一名藤葵、爾雅所謂蔠葵繁露是也、郭璞云、大莖小葉、紫黃色、陶隱居云、人家多種之、葉惟可鉦鮓、子紫色、女人以漬粉傅面、為假色、俗呼為胡燕脂、蜀本圖經云、蔓生、葉圓厚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食療云、其子令人面鮮華可愛、取蒸、烈日中曝乾、挼去皮、取仁細研、和白蜜傅之、甚驗、博物志云、人食落葵、為狗所齧、作瘡則不瘥、有龍葵、本草唐本註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葉圓、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illegible]、不任生噉、孟詵云、其味苦、挼去汁食之、食

[illegible]云、龍葵作羮粥食之並得、圖經云、惟北方有之、北人謂之苦葵、葉圓似排風而無毛、有莵葵、爾雅曰、莃莵葵、郭璞註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廣志云、免葵瀹之可食、本草唐本註云、苗如龍芮、葉光澤、花白似梅、其莖紫色、煑汁極滑、堪食、劉禹錫所謂動搖春風者也、有荊葵、一名芘芣、爾雅曰、荍蚍衃、是也、郭璞註云、似葵紫色、陸璣云、似蕪菁、華紫緑色、可食、微苦、有錢葵、叢低、又一種千葉、可愛、有鳬葵、馬融傳曰、桂荏鳬葵、葉圓似蓴、生水中、一名水葵、有蒲葵、可食、葉似葵而大、中作扇、謝安取蒲葵扇中者捉之是也、有露葵、顔氏家訓云、蔡朗父諱純、遂呼蓴菜為露葵、王維詩云、松下清齋折露葵、意謂帶露之葵、不指蓴菜、蓋蓴菜非輞川所有、宋玉諷賦云、烹露葵之羮、曹植七啓云、霜蓄露葵、語並在蔡朗前、亦不指蓴菜、有莃葵、即水中芹菜、有澤葵、即莓苔、鮑照蕪城賦、澤葵依井、是也、齊民要術又有鴨脚葵、紫莖葵、白莖葵、春葵、秋葵、余按葵類雖多、鮮不堪茹、古人重之、故豳風七月亨葵、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執葵菹、以授主婦、公儀休食葵而美、魯監門女嬰謂馬佚食園之葵、歲利亡半、魯漆室女謂馬佚踐園葵、使終歲不厭葵味、崔寔云、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菹、乾葵、潘岳閑居賦、菜則緑葵含露、齊周顒荅王儉云、緑葵紫蓼、荊楚歲時記云、仲冬、采經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為鹹菹、齊民要術有種葵法甚詳、又謂種葵三十畝勝作十頃穀、又爾雅翼云、葵為百菜之王、味尤甘滑、今人絶不食此、是以亦鮮種之、不知何故、余也葵耋之妾意、將訪諸老圃、廣藝茲品、以當粱肉、

告訐

訐以為直、孔子所惡、漢書刑法志云、孝文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寛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宋勑諸不干已輙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事不得受理、眞西山帥長沙咨目云、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為也、又諭俗榜云、事不干已、輙行告訐、裝撰詞說、夾帶虛實、如此之類、皆是無理、黄東發引放訴訟榜云、不干已事、不受、胡太初晝簾緒論云、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應為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勿聽理、併先坐罪、茲皆

得孔子遺意吳張俶以多所諸白為孫皓寵任乃表置彈射二十人事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盈溢後俶姦利事發皓車裂之北齊盧斐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莫不重跡屏氣後秋死獄中唐來俊臣以上變見用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至誣狄仁傑以謀反後伏誅仇家爭敢其肉敬羽為御史慕忍斥道州刺史詔殺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咤曰不及推死矣宋曹州人趙諫嘗為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為其羈紲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

郎謝濤知曹州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按治姦贓狠藉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勑律右五人皆以嗜告訐誅死足見天刑不爽今問刑條例云軍民人等干己詞訟不行親賫奏訴者立案不行仍提本身問罪可見不干己事雖親賫亦所不准又云軍民詞訟除叛逆機密重事許赴京奏告其有親鄰全家被人殘害及無主人命官吏侵盜係官錢粮并一應干己事情俱要自下而上陳告若有驀越奏告者俱問罪遞回所司聽理若將不干己事混同開款奏告者法司參詳止將干己事

件開款施行其不干己者明白開款立案不行可見不係叛逆機密及人命有主若侵盜錢粮不係在官者併他不干己事皆所不准又云在外刁徒身背黃袱頭插黃旗口稱奏訴直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拏送問若係干己事情及有冤枉者照常發落不係干己事別無冤枉并追究主使之人一體問罪屬軍衛者俱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俱發口外為民可見訐告不干己之罪視干己為重觀於三例則訐告之禁亦鄭重矣近者傾險小人專伺察人陰私羮非其辭訐諸當路以逞憤嚇財或緣睚眦之憾逞

刋滔天之釁而懵酷之吏不識大體不畏天刑不考故典不遵明禁不惟不之懲沮顧與姦刁資為囊橐甚其于己之故翻窮蔓及之詞至或延蛾廉直不阿之善人株連良家閭閻之淑媛追發遠年有主之枯骼逢刑之下何所不承萬分有一幸而得直則獲辱已莫浣為費已不貲矣曹政一彰刁吠九起訟牒狠積獄繫滋繁冤號之聲徹於昊蒼鬱抑之氣塞於里巷兹淳風所以不復災沴所以不弭也噫

覆水不收

光武本紀云反水不收何進傳蓋勳傳並云覆水

不收李白詩水覆難再收又覆水再收豈滿杯劉禹錫詩金盆已覆難收水皆用太公語太公初娶馬氏讀書不事產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傾於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不收

蔡邕有後

漢書謂蔡邕女蔡琰没胡中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衜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

后同産弟祜討呉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内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亦不止董祀妻

公主翁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顔師古曰天子不得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今制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然則國人娶之者皆宜曰承或謂之尚非也

削城角

俗傳誅不孝於市則削其城之一角按苻堅傳初石虎末清河崔悦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悦子液後仕堅為尚書郎自表父讎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即今邠州其城尚缺西南角然則俗諺亦有由也寧夏城亦缺東北角志謂示不滿之意俟考

眞珠船卷一

鶴尾

朱晦菴詩傳謂鶴身白頸尾黑然尾實不黑黑者其兩翼之末耳

雙頭蓮

雙頭蓮卽合歡蓮一名嘉蓮一名同心蓮自是一種不足爲瑞

誌銘

墓石之文俗稱前序爲誌而謂後之韻語爲銘此謬說也按說文誌記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別也盖散文序事自誌銘之前序耳故古人於誌銘題下往往復著并序二字足見後之韻語方是誌銘韻語雖例稱銘亦可稱誌是以任彥升於劉夫人江文通於孫緬韓退之於盧渾並單用韻語而總稱墓誌梁簡文於何徵君韓退之於孟貞曜柳子厚於襄陽趙丞散文與韻語並施而亦直稱墓誌王融於豫章王謝朓於海陵王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誌銘然誌銘連稱語義重複若謂誌之以銘似亦煩通又韓退之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不假韻語而亦謂之墓銘蓋後有韻語則散文爲前

序無韻語則散文卽誌銘

地理

呂才陰陽書序畧曰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選時日以規財利傷教敗禮莫斯爲甚司馬君實葬論畧曰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吾兄伯康無如之何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巳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

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
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一言詢陰陽
家迄今亦無他故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楊廷秀
與李侍講書畧曰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景純忠
義以死大節固卓然豈不前知其故而逆善其先人
之宅穸乎已既無驗於人何有張敬夫題贈地理卷
後畧曰吉凶由人盡信書不如無書且以不才之子
不學之儒有能以地理而取科第者乎不仁之人不
善之家有能以地理而保生產者乎不業之農不耕
之田有能以地理而成藝實者乎羅大經風水論畧

自古人卜其宅兆乃孝子慈孫謹重親之遺體使異
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
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豈藉以求子孫
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生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
相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豈
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
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
能轉移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
近時京師相仲達豫輩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

無墳墓每寒食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右數
說可謂卓識確論錄之以祛沉惑

墳碑之制

唐六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
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不過四尺若隱淪道
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
碑五品以下不銘碣謂之墓碣大明會典五品以上
許用碑六品以下許用碣庶人止用壙誌公侯及一
品碑螭首龜趺二品碑蓋用麒麟三品碑蓋用天祿
辟邪並龜趺四品以下並圓首方趺高低各有尺寸

白虎通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
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大明會典官民塋域廣袤步數有等五品以上有圍
墻六品以下無圍墻親王享堂七間郡王五間一品
至三品俱三間非勅修者無享堂今人僭踰侈越無
復等別由學士不講有司不申明耳

商賈之服

漢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苻罽制金銀
錦繡工商皁隸娼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洪武十四
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穿絹布

如農民家但有一人為商賈亦不許穿細紗今農民
綈髮不被體而商賈之家往往以錦綺為襦袴矣

鐘室草

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鐘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皆殷赤傳是韓淮陰血漬而然按莊子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台州志王貞婦為元兵所刼至嵊縣清風嶺齧指出血書字山石投崖死血漬石間天且陰即墳起如始書宋蘄志譚節婦趙氏被元兵併其子殺之血漬禮殿間八磚上宛然一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火益

顯至今如初夫義烈之人貴憤強死英氣過抑宜其血亦異常鐘室之草不足怪也

側室死節

嘉靖七年長安人馬憲副惠袝卒側室劉氏京師人年才二十餘縊死棺側西安有司請妾無旌表例遂不 上聞余按國初良鄉魏成死妾周氏守節三十餘年事聞旌其門御史許顒真定高邑人病卒二妾陳氏牛氏皆經死旌為雙節鹽課副使胡以謙江西寧州人永樂初卒妻金陵周氏負屍歸葬斷髮育孤閭門無玷正統間旌其門成化間樂平喬侍郎毅卒側室高氏縊死柩傍旌其門曰貞烈有司構祠祀之城武高位死妻陳氏妾王氏並自縊弘治十一年旌曰雙烈弘治十七年徐定公永寧卒側室丁氏縊於公之寢室旌其門曰貞烈泰安州王詰妾劉氏正德六年遇賊投井死旌其門曰貞烈西安有司不知何以不之援也宋端平二年高郵妓毛惜惜死於榮全之難遂得錫封英烈夫人且賜廟祭蓋旌獎義烈以立世教初不可以貴賤論而劉氏良家子顧不得儕於一妓可勝恨哉

浮梁二令

洪武中洛陽房殖知浮梁縣貪暴萬狀民不堪命相率縛赴京師 詔戮於市永樂中趙城賈宣亦知浮梁以忿載邑民熊世康於舟將沉之世康之弟救免縛宣致之臬司贓貨狼籍臬司欲擬重典會赦止沒其贓褫職為民歸鄉暴死右二令罪固不容誅而浮梁之民輒敢加以束縛若待盜賊犬豕然似難以訓但貪酷之吏肆其殘噬固有甚於盜賊犬豕而又賄結權要莫之誰何浮梁之舉亦足示警

武職不守喪

武職親死例不解職守喪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武

職非身出空弃柰何獨否岳武穆當攖從孔棘國家
倚重丁毋姚憂乞守終喪累詔促起乃勉奉命已而
竟解兵柄持服終喪今腹裏武職任同散僚既非孔
棘之時了無乞守之請忘慟所天領官知故敗教傷
義關係匪輕桓寬云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
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僅既衰經而從戎事非
所以子百姓順孝心也今武職身丁銀喪從非戎事
而衣錦揚揚衰經不用桓寬見之更將奚議乎

苦蕒之異

弘治八年八月三日湖廣撫臣徐恪奏長沙地名白

鶴樓民家園內有苦蕒菜開蓮花七日方謝按吳壽
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
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
生葉綠色晉義熙二年九月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
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唐景龍二年鄅
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
分皆足為異然開蓮花者未之聞苦蕒即苦苣

潛河

成化元年西安守青神余公子俊自終南義谷口引
渚水一支由西南入省城給居民汲飲俗名潛河按
漢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唐大曆元年京兆尹黎
幹自南山谷口開漕渠抵景風延喜門入苑以運南
山薪炭十道志漕水即沉水也是則漕河即古之漕
渠漕水歲久湮塞余公不過因其故道而為之雖狹
不容舟然猶得蒙故號漕字有二音一財勞切一在
到切財勞切者衛邑名詩思須與漕野處漕邑王國
城漕是也在到切者水轉穀也王隆小學篇以水運
輸曰漕漢書蕭何傳轉漕關中張良傳河渭漕輓是
也漕河之漕既以轉輸為義則讀以在到切者為是
今人多不知漕有在到之音遂讀漕運之漕為財

勞切漕河之漕雖讀作在到切而不知即漕字卻妄
意書作淖字淖在早切上聲不音在到切

外國人進士

本朝文教覃及海外是以外國英才學於中國而登
進士科者亦多有之洪武四年辛亥科金濤高麗延
安縣人景泰五年甲戌科黎庸交阯清威縣人阮勤
交阯多翼縣人天順四年庚辰科阮文英交阯慈山
縣人何廣交阯扶寧縣人成化五年己丑科王京交
阯[illegible]縣人阮勤仕侍郎子孫占籍山西長子縣

正學祠

陝西會城有正學祠以祀秦中道學之賢如張横渠呂藍田𦗩維斗等而程明道以嘗簿於鄠亦得與又以周濂溪為明道師程伊川為明道弟因遂推祀余謂此祠既專為秦人之正學設則伏羲黄帝倉頡伊尹文王周公尤正學之冠冕秦祖穰駟赤燕伋石作蜀並孔門之高第反不得俎豆其間殊為闕典若明道自鄠之名宦濂溪伊川之祀更為無謂皆宜黜去

茄蓮

今凉夏有茄蓮頗似蘆菔而苹脆過之飲膳正要茄著蓮兒註云是著蓮根圖狀絶類茄蓮想即其物

二老奇遇

崑山周壽誼享年百有十六歳高皇嘗召見賜酒饌殿中蠲其家丁役無錫茹文亨居京師之高坡衚衕享年百有十歳英皇復辟之元亦召見便殿予冠服帶履宴順天府又命公卿造其居賀之茹之孫知州鳴玉長史鳴鳳按察副使鳴金皆余執友也周之後未聞

性與天道

黄東發於論語性與天道云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嘆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邪要之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又於性相近也云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余謂東發之言尤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警枕

警枕不始於司馬温公吳越王錢鏐有警枕蘇中郎有警枕銘禮記少儀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註云穎警枕也謂之穎者穎然警悟也

趙高之詐

應劭風俗通義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

世不覺故潘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張銑註云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黄民言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黄改色馬鹿易形乎是趙高之詐不但史記指鹿為馬一事

五父之衢

五父衢名猶齊之莊嶽檀衢也家語云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春秋左傳云季武子作三軍詛諸五

父之衢韓非子云子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遂之皆其處也杜預云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有縣以凡通衢為五父之衢者非是

隸書

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王羲之傳云尤善隸書項氏家說程邈辨隸書曰周興嗣千文杜蒙鍾隸蕭子雲啓云論草隸法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昉五體序云隸則羲獻鍾庾歐虞顏柳八分則蔡邕隸之間者也書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

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以諸家參之則今之稱隸者八分書古之稱隸者眞行書也唐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當為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眞書後有八分書也法書要錄云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眞永草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出趙明誠云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歷觀前說則今之眞書即是隸書無疑而學人猶往往承誤謂八分為隸書閒稱眞書為隸者翻共訾笑是以俗有眞草隸篆之語余詳舉之用示蒙學

賭博

王叔永宋朝燕翼詒謀錄云世惡少無賴賭博輸錢無以償則為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為劫盜縱火行姦殺人不防其微必為大患淳化二年詔相聚蒱博開櫃房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

其後刑名寖輕而法不足懲姦犯之者衆莅官視此為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八九因訴到官有不為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今問刑條例賭博人犯一等二等者俱問罪枷號而此輩略不衰止無亦法不足懲而又莅官者不肯加之意乎

秦聲

陳軫對秦王曰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藺相如曰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以相樂李斯上書秦始皇曰擊甕扣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秖

原聲無哀樂論哀樂聲則歎羨而慷慨石崇思歸引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兩造

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周禮以兩造聽民訟今有止聽原告之詞而不及被告之詞者其亦偏矣

撲朔

蘇東坡遊徑山詩寒窗煖足來朴握註兔也古樂府木蘭辭雄兔腳撲朔音書文苑作朴握

關中無舊族

關中代多兵爭加以飢疫流亡故無舊族漢書高紀

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民就食蜀漢獻帝興平二年關中大飢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又李傕郭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江表傳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孫堅入城惆悵流涕晉書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又永嘉喪亂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又慕容沖僭號長安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又石季龍滅石生苻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又桓溫趨長安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又劉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還平陽又永嘉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毀蒿棘成林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遣人四千餘家奔漢中又光熙元年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西魏大統二年關中大飢人相食死者十七八唐黃巢入長安捕得官吏悉斬之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納亡命者夷其家巢復入怒民迎王師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謂之洗城又秦

宗權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為荊棘自關中薄青齊南緣荊鄂北亘衛滑千里無舍煙又天復四年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驅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金紹定三年高閭台趙胤翔行省平章完顏合達遷京兆人于河南嗚呼當時此地之民可哀也哉[illegible]

真珠船卷二

眞珠船卷三

斷竹歌

文心雕龍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又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按吳越春秋陳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蓋斷竹之歌即竹彈之謠神農前已有之不肇於黃帝之世

南北音

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文心雕龍云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是四方皆有音也今歌曲但統為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以為北曲由是觀之則擊壤康衢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雖詞有雅鄭並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艶以及今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北曲

北曲不但擊壤等歌及詩三百為是後魏樂府有北歌隋有北庭伊州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至若隋煬帝望江南李太白溫庭筠菩薩蠻蘇子瞻念奴嬌行香子南鄉子秦少游憶王孫俞國寶風入松並是北曲固可按而歌也世謂始於金之董解元非是北曲音調大都舒雅宏壯眞能令人手舞足蹈一倡三歎若南曲則悽婉嫵媚令人不歡直類長康所謂老婢聲耳故今奏之朝廷郊廟者純用北曲不用南曲

簫

簫有管簫筊簫韶簫歌簫雅簫頌簫籟簫短簫燕樂簫清樂簫教坊簫唱簫和簫鼓吹簫李冲簫鳳簫[illegible]玆簫無底者曰洞簫雖名號至不一然皆編竹而成其形參差以象鳳翼或十管十二管十三管十六管十七管十八管二十一管二十二管二十三管二十四管今所謂簫止一管六孔馬端臨云名尺八管尺八其長數也一名豎篴一名簫管呂才傳製尺八凡十二枚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逸史明皇得尺八吹之即此物也洪容齋極博洽乃云尺八

無由曉其形製三十國春秋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赤玉簫唐咸寧中張穀冢中得紫玉簫天寶中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則簫固可編玉為之余嘗於曲沃李長史鈞處見玉尺八溫栗精工奇物也

磬

磬有玉磬天球編磬離磬笙磬頌磬歌磬皆石部樂梁因方響之製為銅磬南方易更鼓為鐵磬則金部亦有磬今釋氏所擊銅鉢亦謂之磬妄名之耳

琴

大琴曰離二十絃次大琴十五絃中琴十絃頌琴十

三絃形象筝移柱應律擊琴五絃梁柳惲製以管承絃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以筯擊之兩儀琴二絃絃各六柱吳琴亦二絃出湖中吳郡以竹片軋之月琴四絃十三品柱形圓項長似琵琶王子年拾遺師延商時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魏孫登亦彈一絃琴又有九絃十二絃二十七絃今但知有七絃

罰飲

罰飲之說從古有之周禮觥其不敬者觥罰爵也詩杂皂兕觥其觩注罰爵也觩然不用禮記檀弓杜蕢酌飲師曠李調及晉平公投壺借立踰言有常爵又與是者浮注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論語下而飲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經程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漢書敘傳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桮有餘白瀝者舉罰之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不盡者以此爵罰之徐遊云御叔罰於飲酒陳後主先令張貴妃等襞采箋製五言詩孔範等十

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酒腸雜俎酒至鸕鷀盃徐吾房飲不盡屬魏摩師摩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為玩好亦所以為罰餘不能悉舉然罰飲之數多限以三韓安國作几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景龍文館記御詩序云人題四韻後者罰三盃又郝隆不能詩受罰及金谷酒數皆是三斗杜工部詩百罰深杯亦不辭特極言之耳非實事也注謂桑又在江總席上曰雖深杯百罰吾亦不辭妄撰之說不足據

知醫

程子云事親者不可不知醫然王勦已云人子不可不知醫程子蓋述其說隋許智藏云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其說又在前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楊用修謂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仲弟君苗書按陸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然則君苗不但有應姓一人

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聞蛙鳴問之太子令賈胤

對曰在官為官蛙在私為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給廩之語政極可笑晉書削而不載殊無意義汪浮溪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離合體

詩有離合體孔融離合郡姓名字詩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旹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字）呂公磯釣盍口渭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字）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書離乙字恐古文與令文不同合成孔字）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彡字）虵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字）玟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字）魏伯陽參同契序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合魏字）化形為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合伯字）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合陽字）越絕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合袁字）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合康字）又云以口為姓丞之以天（合吳字）蘇子瞻離合硯蓋字云研石猶在峴山已頹（合硯字）姜女既去孟子不來（合盖字）又潘岳謝靈運等皆有此體然不甚佳

越絕書

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

書錄解題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耳余按越絕篇末敘云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則草刱越絕者為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崇文總目及書錄解題皆失詳考又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吳君高越紐錄意者君高即吳平之字越

經或越絕之譌也

福堂

余向繫錦衣獄覩壁上有大書福堂字甚偉後河南參議鳳翔王君億至謂是渠首題近閱吳越春秋大夫文種祝詞有云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因知出處

漁父瀨女

吳越春秋漁父覆船自沉江中擊綿女子自投瀨水皆以明不泄也後來漁父之子乃稱其父之故說子胥而救鄭女子之母亦以其女之故說子胥而求償是子是母不識何緣得知也

死生寘定

稽神錄王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數十步置道左明日賊退乃歸茅亭客話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驅於郡署令作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譟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延祚因上樹匿穢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至夜下樹臥積屍中中宵聞傳呼類將吏有十數人而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閒呼一一應之惟不唱延祚而過僵屍相接循檢閱未已夷堅志姑蘇值建炎胡暴施榮伏叢屍間至夜望車馬隔河來明燭照道以爲虜也俄涉水過審爲鬼神須臾吏悉集其所官人踞床坐吏從傍持簿指姓名呼屍輙起應追呼盡獨已不與官人曰有婦阿李係合死之數何得不見吏對曰他腹中帶一人來未應同死姓名乃四字番語李明日辰時方命盡點訖呵道去榮寘行小徑入竹林少憩逢一婦人皤其腹以帕裹首先在焉蓋已受禍而不死者天甫明謂榮曰我姓李懷身入月遭此橫難今將産矣榮乃扶持之未食頃生男婦了無痛惱抱之擲於河既爭

登路傍解裹首帛拭之指顧之次爲風所中暈死一胡倡乘馬適過前喜曰何處得箇嬰孩我未有子此天賜我也顧從騎下馬挾以去榮望其已遠始敢出林水東日記統幕潰一戍卒嘗語其家人曰亂兵囊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閘兒人也既而得脫還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歿於豆腐閘陣中右四事大畧相同未必盡出虛撰足見死生寘定非智力所能移免

臨刑飲酒

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

又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僚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啼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此女子英辨偘偘視死如歸以今觀之尤有生氣不知當時君臣何所置其愧也又范滂及其子謫臨誅亦並醉因知今刑部每決重囚必先酒食之其來已遠想其初意蓋欲罪人昏醉不大怖耳今制凶人犯極罪已招伏奏當然不即斷決尤必監候會審無詞又俟三覆奏而後始行刑遠於臨刑復酒食以醉飽之及至市曹

又傳刑不決許其家人擊登聞鼓告訴多有得　旨赦宥者累見　朝廷好生之德無所不至而在外有司刻礉之吏不體此意任情肆害於罪不至死之人每每非法拷訊以斃之是徒杖之罪反重於死刑有司殺人反捷於　朝廷矣

事機難測

洪景盧云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㒶然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曹操芟夷群雄遂定海内身為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王應麟云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又云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觀二公之說可見禍福倚伏事機難測余謂不寧惟是楊堅以巧詐篡周朱溫以凶殘滅唐將謂年邁期頤景固盤石矣

何福不盈眥而殺身之賊即其眼中之子僅一再傳實祚傾絶二公之言猶爲遠於事情

子晉劉安

汲冢周書太子晉解云王子曰吾問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列仙傳謂子晉乘鶴仙去蓋好奇之人因上賓之說而附會之耳子晉死時年才十七淮南王安以謀反自殺載在信史而神仙傳以為仙去蓋亦因其好言神仙黃白之事而妄為之說

軒渠

吕東萊有軒渠錄專載可笑事初不解軒渠之義近閱後漢書薊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又顏會云軒渠笑貌意始犁然

側厚

今三原市肆賣餅有曰側厚者按東京夢華錄胡餅店賣寬焦側厚乃知其稱有自寬焦即武林舊事所謂寬焦薄脆者今京師但名薄脆

讀書法

參同契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

兮心靈忽自悟心印經云誦之萬遍妙理自明魏畧董遇人有從學者不教云讀書百徧其義自見蘇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朱晦菴云書貴熟讀讀多自然曉元史侯均云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已無益古人論讀書之法不過如此

唐文粹

唐張登文集權文公爲序其畧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並不編載由是知姚有未見者如王勃滕王閣序柳宗元黃溪諸記姚亦豈未之見而皆不選及

文選

文選採擇精妙藝林獨步而宋人往往譏加抨議足見不量蓋漢魏六朝文風最盛士率能言其採擇所遺亦多珠璧唐宋以來鮮能企及唐張燕公奉詔搜括文選外文章別撰一部爲二十卷張始興嫌其取舍未允其事竟寢元荼陵陳仁子有文選補遺四十卷恨未之見近者大庾劉都憲節搜括史傳及古文苑初學記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太平御覽等書所載

集爲廣文選八十二卷可謂甚富但眞贋雜陳工拙並列隽永之製間或棄之至若汲冢周書左傳國語䇿管莊列元倉淮南潛夫中論之屬蓋皆昭明所謂以立意爲宗方之篇翰而不同者似並不宜選入乃者晉江陳侍御蕙頗爲增損然亦未爲允當也

感孕之異

異域志謂南海無男之女感南風而孕搜神記述零陵太守之女飲盥水而有娠觀此則吞玄鳥之卵以生商履巨人之跡以誕稷者未爲虛也近者隰寧張娼之女十二歲而得男長安劉氏之婦六十二而

青女是胎衃之結亦有不假天癸者

沈存中論星月

沈存中謂五星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或以爲客星飛流奔逆倏忽無常其犯五星則有矣五星寧得犯之余按天文書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温星皆客星也周伯大而色黄煌煌然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黄白望之有芒角温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右客星錯出五緯之間雖曰其見無期其行無度而或能留止不移是以五星得而

犯之若夫飛流奔逆者乃所謂飛星流星非客星也存中又謂月行疾者其前必有星余按天文書月行遇水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非謂凡前有星皆行速也存中妙達緯象而偶有此失又後漢郎與上疏曰日月交會數應在朔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

精爲星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星三曰温星老子稱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人温星者温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余按嚴子陵亦有操行而不仕者氣類相感故有客星犯帝座之應又莊子云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是以尾宿之後有傅說一星神仙傳云歲星降爲東方朔東方生無歲星諸星中有軒轅造父奚仲王良亦皆古人之名是知精之爲星者不特老子三人

真珠船卷三

合口音

平聲侵覃鹽咸上聲寢感琰豏去聲沁勘豔陷入聲緝合葉洽皆合口音周德清中原音韻謂入聲獨無合口音其論殊偏

蒸字韻

古韻多相通如東與冬江支與微佳庚與青眞之類是也獨蒸字不與他韻通歷考毛詩及文選可見吳才老韻補謂蒸與眞通余未考

元曲

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范張雞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肥單刀會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圓氣魄宏壯後雖有作鮮之與京矣蓋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釣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尚多有之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紓其怫鬱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戒石銘

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宋太祖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之俾天下郡邑刻石立廳事前以爲守令警至今尚然余郎刑曹時同僚蜀人張崗望云適過牛肉衚衕見張榜申禁屠牛而鼓刀者乃居然賣牛肉其下殊可笑也余謂今之守令戒石銘非不在其目前而貪虐者曾不介念此輩又奚足怪哉衚衕京師小巷之稱

權臣官銜

唐楊國忠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元伯顏官銜云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荅剌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

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
也可千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思扈衛親
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群
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
指揮使司事宮相都總管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
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達魯花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
提調哈剌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右二姦擅
政前後一律當時氣勢薰灼猶可想見然適足為無
窮唾罵之資耳

讖緯書名

讖緯書名余嘗載之墅談而遺易元命包萌氣樞
刑德放春秋孔錄法少陽篇禮號謚記河圖皇參持
赤伏符合古篇提劉子錄運法闓苞受帝覽嬉秘徵
篇論語摘衰聖陰嬉讖計尚有之俟續考也

齊氣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註言齊俗
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
之營兮遭我乎峱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
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宋

博傳博遷瑯琊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
以為俗邪寰宇記萊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
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語者獨謂其急功利急與
舒緩正相反

齊民

漢書食貨志齊民如淳注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
民若今言平民故莊子漁父云下以化於齊民鍾會
檄蜀文云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楊雄羽獵賦序割其
三垂以贍齊民王莽詔編戶齊民司馬相如難蜀父
老割齊民以附夷狄蔡邕京兆樊惠渠頌編戶齊氓

伐鮮卑議以齊民易醜虜陸機辨亡論齊民免干戈
之患劉琨勸進表齊人波蕩賈思勰齊民要術義並
不殊有以為齊地之民者非也

障泥

障泥一名障汗一名弇汗一名蔽泥鹽鐵論今富者
罽有弇汗西京雜記漢武帝得天馬常以玫瑰石為
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
羆皮為之故李白有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之句
又韓叉治王睦病死以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長孫
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含銜音義

含胡男切在覃字韻說文嗛也有包容不露之義周易含弘光大含章可貞左傳匿瑕含垢漢明德后云含飴弄孫朱建傳太后含怒王褒傳羨黎含糗漢官儀含雞舌香奏事韓昌黎集含英咀華皆是此義銜戶監切在咸字韻說文馬勒口中行馬者也有緘唇切齒不放之義周禮大司馬鼓行徒銜枚注枚如箸銜之軍法止語也詩出則銜恤春秋合誠圖鳳皇銜圖置帝前左傳許男面縛銜璧韓子鳥有周周銜羽而飲淮南子鴈銜蘆以避矰繳漢書義縱傳上怒銜

之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劉伶酒德頌銜杯漱醪皆是此義二字音義不同如此世或有不復分別一槩稱用如銜枚爲含枚以銜之爲含之者誤也

親王公主禮

大明會典凡王於妃父母前行禮王立於東西向妃父母立於西東向王行四拜禮妃父母立受兩拜荅兩拜其餘親屬見王行四拜禮王皆坐受妃於父母前行四拜禮父母正面立受其餘親屬見妃各序家人禮公主下嫁拜謁祠堂畢合巹與駙馬東西相向拜見舅姑舅姑坐東西向公主立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荅兩拜

馮夷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李善注引清冷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馮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

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右洪容齋之說如此考索可謂極博余按山海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右二說皆出屈原前蓋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又淮南子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司馬相如大人賦云使靈媧鼓瑟而舞

馮夷楊椎太玄賦舞馮夷以作樂章樵註馮夷河伯之子張衡西京賦感河馮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博物志云夏桀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問於馮夷抱朴子釋思篇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陶弘景水仙賦云琴馮是焉去來盖謂琴高馮夷也郭璞馮夷賛云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又江賦云冰夷引浪以傲睨注即馮夷馮音凭謝惠連雪賦云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水經注括地圖曰馮夷乘雲車客齋都不引及何也

僞學

齊東野語云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進取輙自附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又云張說爲承旨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始俱在學校有聲既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潜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之久皆不安而去右觀二說乃知此輩昔已有之

巨人

陝西會城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初昏時陰黲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袂飄搖鬢髯如叢戟眉目莫辨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衖人王大貴及候更卒並見王亡向余說尚毛戴人猶有不信者余按春秋敗狄于鹹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畮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

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河圖龍文曰大秦國人長十丈僬國人長三丈五尺晉史元帝咸寧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述異記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頭專車又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百姓張靖曰今當大平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召靖繫之會大霖雨河渭泛溢蒲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壬子年

拾遺死渠之民其長十丈南史陳武帝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隋書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異域志長人國人長三四丈國朝有使往遼陽舟被風至其國其人來挐舟斬其一指大若人臂紀載歷歷豈必都妄又河圖龍文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又有金剛敢死力士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皆長三千萬丈神異經云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又東南隅上大荒之中有樸

父焉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腹圍自輔若此諸說並是誕誣故孔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龍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所刻是其遺像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獸吞口是其遺像屓屭好文今碑兩傍龍是其遺像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弘治間泰陵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於李少師東陽李不能悉詢於吏部劉員外績乃得其說於故冊面上所錄然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余憶十一二時曾見其說於對類總龜中近因歷考傳記乃知其說爲不經睚眦戰國策聶政曰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注睚舉眼也眦目匡也史記范睢傳睚眦之怨必報漢書杜欽傳睚眦必報張衡西京賦睚眦蠆介蒲牢班固東都賦注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狀狻猊穆天子傳狻猊日

走五百里爾雅狻麑如虦貓食虎豹郭璞注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漢書西域傳烏弋國出師子孟康曰似虎正黃有顛耏尾端毛大如斗續漢書條支國出師子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北接昆崙有師子博物志魏武經白狼山逢師子見一物如狸跳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韻會犬生二子曰獅狴犴字林云犴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犴侯犴胡犬其守在夷士以能勝四夷之守爲善詩宜犴宜獄今文作岸楊子狴犴使人多禮上林賦

蝘蜓貙犴坪雅犴箸守韻會獄曰豻或作犴犬所以
守故謂獄為犴屓屭屓一作奰一作贔屭二作眉韻
會壯大貌又鼇也一曰雌鼇為贔廣韻壯士作力貌
西京賦巨靈贔屓吳都賦巨鼇贔眉蚩吻當作鴟尾
言蚩尾蚩吻並誤王子年拾遺錄沉羽淵化為玄魚
後人修玄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
水激浪必降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鴟魚尾厭火災今
之鴟尾是也唐會要漢武栢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
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于
殿脊以厭火災南史蕭摩訶詔其廳事寢堂并置鴟
尾巳上都不見有龍子之說因牛嘲風覇下俟考

黃金

黃金漢時最多陳平四萬斤間楚梁孝王死藏府餘
四十餘萬斤武帝時衛青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
受賜二十餘萬斤漢故事聘皇后二萬斤王莽徵杜
陵史氏女為后聘三萬斤又莽敗時省中黃金萬斤
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尚方處處各
有數匱文帝賜絳侯勃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各二
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昭帝賜廣
陵王二千斤昌邑王賜侍中君卿千斤宣帝賜霍光
前後七千斤廣陵王前後五千斤王莽賜孝單于咸
千斤咸子助五百斤高帝賜太公家令叔孫通各五
百斤昭帝賜蔡義元帝賜孔霸成帝賜許嘉皆二百
斤成帝賜王根哀帝賜王莽皆五百斤他賜百斤數
十斤者不能枚舉糜竺助先主至一億斤自西教盛
行棄之於土木者既不勝計而衣物之飾又日趨於
華靡有金線金箔泥金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戧金圈
金戧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楞金背金影金闌
金盤金織金壓金蒙金搯金鍍金流金塗金減金描
金貴金灑金皮金遍地金其名號至夥耗費若斯焉
得如昔之多

行藥

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劉良註云照因疾服藥行
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子而作是詩
故常建有閒齋臥病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詩余亦
有詩云露徑徐行藥雲門深採芝有以藥為樂者乃
知妄改金根不獨韓昶可嗤也厚母[illegible][illegible]流水知行藥子宣史詩行藥至西城

博學

易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曲禮云博聞強識謂之君
子儒行云儒有博學而不窮內則云博學無方孔子

識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云博學之又云君子博學於文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張衡傳云仲尼恥一物之不知學之貴博也尚矣程明道乃謂謝顯道云賢却記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蓋斯言之玷也

宋僉事女

江西按察僉事宋儒寧夏人女美而文嫁仁和鄧公輔合巹之夕鄧因剔燈微吟云油凍知天冷蓋挑女之對也女應聲云香消覺夜闌後有子矣而女卒臨絕力疾寫詩訣鄧云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頹有家誰料中途妾薄命莫教兒子着蘆花鄧成化丁未進士先公同年

房庶論樂

宋時蜀人房庶著書論古樂與今樂不遠大略云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石磬也變為方響絲竹琴簫也變為箏笛土壎也變而為甌木柷敔也貫之為板此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編磬宮軒為正聲而槩謂夷部鹵部為淫聲古之俎豆後世易以杯盂簟席更以榻桉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榻桉而復俎豆簟席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世之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余不知樂然深愛此論

真珠船卷五

戰車戰船

近制帥造戰車戰船將襲套虜而吏胥科索閭里騷然余以為地利人事皆甚不宜不惟無功抑恐籍寇兵而齎盜粮也因閱宋熙河漕臣李復二疏深有緊於余衷遂備錄之冀悟當事者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程不為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蕃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鷙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結營以保險為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至歸則虜多衆遂爭先奔趍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為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為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幾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與賫衣物自賃牛且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為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川江淮浙和顧又針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目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韋州入會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以為又不[illegible]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臣亦不敢便依指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既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右二疏出潏水集容齋四筆亦載之又今套中深沙大磧徒步尚艱車豈易行黃河兩岸並是敵境船豈得過較諸宋時十倍不便

剎

剎韻會以為佛寺非也王巾簡棲頭陀寺碑列剎相望李周翰註列剎佛塔也又崇基表剎劉良註剎塔也南史虞愿傳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劉孝儀平等剎下銘惟茲寶塔

妙跡可傳又云豈如艸剎耿介凌煙梁簡文帝咨同
泰寺立剎啓實塔天飛宋之問登慈恩寺浮圖詩鳳
剎侵雲半歷詳前說剎爲佛塔無疑說文又解爲柱
釋氏要覽剎梵云剎瑟𠴨此云竿即幡柱也沙門得法
者便當建幡告四遠

董賈

蘇老泉云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
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
者其惟賈生乎楊鐵崖云賈生治安策有本有末至
切至著方之後日鼂董諸子言非事實之而少迫眞
而寡要豈不爲西京策臣之冠乎又云漢儒首賈生
使生終年如仲舒純儒不在仲舒也按劉歆讓太常
博士書亦云在朝之儒惟賈生而已不言仲舒

暮姑

小兒無辜疳毒腦後項邊有核如彈按之轉動而不
痛中有蟲如米粉不速破之則隨熱氣流散淫食臟
腑以致肢體作瘡便利膿血壯熱羸瘦頭露骨高皆
因氣血虛憊所致或因洗兒衣服露於簷下爲鵂鳥
落羽所污蟲入皮毛亦致此疾凡曬衣須火烘之聖
惠方急用竹刀刺破刮去核中蟲又小兒手足極細
項小骨高尻削體瘦臍突號哭胸陷或生穀癥是名
丁奚居熱往來頭骨分開翻食吐蟲煩渴嘔噦是爲
哺露二者皆無辜種類最爲難治韻會云暮姑小兒
羸病今云無辜聲之訛也

東蘠

其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堪作飯俗名
登粟一名沙米按宋史瀚海沙深三尺不育五穀沙
中生草子名登相收之以食遼史西夏出登廂一統
志韃靼土產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十月始熟子虛
賦東蘠雕胡註東蘠實可食廣志東墻子青黑粒如
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涼并烏丸地魏書烏丸
地宜東墻余意一物東蘠訛爲登廂又訛爲登粟耳

甜酒

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云戶大
嫌甜酒蘇東坡詩云酸酒如虀湯甜酒如蜜汁北山
酒經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憹是
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
之杜工部詩云不放香醪如蜜甜口之於味亦有不
同

盧坦之言

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黄裳為尹召坦曰其家子與惡人游破産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黄裳驚其言余謂多藏者必厚亡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古昔論天道者已並若此盧坦之言雖若矯枉過直然激發痛快尤為警切貪黷之子尚諦思之

夫妻義絶

筆談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縁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絶况

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嘉靖之元泌州李子千毆殺妻父成獄而逃州繫其妻白氏追索凶身三年餘矣及余攝州乃移文憲司云李子千既是亡命逃竄必遠就令妻拏盡斃獄中凶很之人亦豈肯顧况白氏之父既被李子千毆殺則白氏即係屍親讎不共天伉儷義絶若復瘐死囹圄是死者之家重併罹害乞將白氏釋放止責凶身族人鄰里多方捕訪歲月稍稽或有獲理憲司即從余議

滕茂實

滕茂實葬在鴈門關宋史一統志並以為臨安人姑蘇志以為吳人滕拘留鴈門時自分必死囑友人董詵以奉使黄幡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據其自書當以東陽為正

喬文惠上梁文

喬文惠行簡嘉熙末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袠而子孫淪喪况味極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圍有沼聊為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聞者憐之今閭様之徒子孫既闕財産不貲而猶豪奪巧指華甍輙不知為誰作馬牛也

汎濫追呼

真西山政經云一夫被追舉室惶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豈可汎濫追呼胡太初晝簾緒論云凡與一人競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五七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輙指其婦女為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今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右二書皆當官者所宜熟玩而玆二說曲盡事情尤當深省余謂追呼汎濫乃貪吏藉手索錢之術

黍

黍說文禾屬而黏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爾雅翼楚人以菰葉包黍炊而食之謂之角黍可爲酒關東人謂之黃米酒亦謂黍爲黃糯蓋皆謂黍爲黏也余按詩緝云黍有二種黏者爲秫可以釀酒不黏者黍今關西總謂之糜子黏者曰黏糜子不黏者曰飯糜子謂只堪作飯也孔子曰黍可以爲酒亦謂秫黍耳黍有丹黍白黍黑黍黑黍詩所謂維秬者也有秠爾雅注所謂黑黍中一稃二米者也

稷

徐鉉云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爲黃米高誘

云關西謂之糜通志云苗穗似蘆而米可食是皆誤認黍爲稷也按爾雅粢稷邢昺疏左傳云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今謂稷即粟米不須疑本草誤也

粱

爾雅虋赤苗注今之赤粱粟芑白苗注今之白粱粟皆好穀詩詁粱似粟而大本草圖經粱米有青粱黃粱白粱皆粟類也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黃粱穗大毛長殼米俱粗於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白粱穗亦大毛多而長殼粗扁長不似粟圓諸粱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性亦相似粟米比粱乃細而圓種類亦多功用無別粱今燕代間謂之粱穀關西謂之毛穀白者曰芝麻粱一曰鵓鴿彈

秫

爾雅衆秫注謂黏粟也說文秫稷之黏者也氾勝之書粱是秫粟本草圖經丹黍米黏者爲秫北人謂秫爲黃米亦謂之黃糯釀酒宋書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

秫五十畝種粳觀此則黍稷稻粱之黏者皆謂之秫而本草別出秫米一條注謂似黍而粒小誤也

歹另

歹俗讀作多改切如呼惡人則曰歹人好惡則曰好歹另俗讀作力正切呼別行則曰另行不同居則曰另居並誤按說文歹作歺五割切列骨之殘也一作歺另作冎古瓦切剔人肉置其骨也一作剮

己字三音

己一音苟起切說文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徐曰萬物與陰陽之氣藏則歸土屈曲

包容象人腹圜曲也人腹中央也月令其日戊己注戊言茂己言起增韻又身也對物而言曰彼己一音養里切韻會止也廣韻此也又甚也訖也增韻又語終辭一音象齒切說文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形象形律歷志已藏於巳上音以下音似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已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已字今俗以有鉤挑者爲終已字無鉤挑者爲辰巳字是蓋未知義也按史記巳者陽氣之已盡也博雅云巳㠯也釋名巳已也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是辰巳

字不特書作巳古亦讀如已矣之已也右韻會之說如此今耳學之徒乃猶妄生分別因詳述以示

詩人幸不幸

張祜以詩薦於朝元稹對穆宗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不爲若獎激大過恐變風教由是寂寞而歸薛逢爲尚書郎出爲巴州刺史楊收輔政逢有詩微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綿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王鐸爲相逢又以詩譬鐸鐸怒遂不見齒常州張景修爲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修作詩送之神宗一見大加稱賞翌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才即令召用禹玉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景修秩滿神宗已升遐本朝楊少師士奇在閣日見一詩頗佳詢其人乃蘇州士人陳述即令有司舉之初授湖廣按察司照磨尋陞御史轉四川左叅政夫均爲詩人而有幸不幸薛逢援蜂不棱自詒乎螫非不幸也

厠牏

漢書萬石君傳取親中帬厠牏身澣洒蘇林云牏音投晉灼云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牏師古云厠

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余按賈逵解周官云牏行清也孟康曰厠行清牏中受糞函者也賈孟皆在晉前去班固爲近說必有受後世俗諺豈足依憑當從賈孟爲是且詳厠牏字義知其必不爲衣服類也

粉羹

今人宴終必薦粉羹其來頗遠陳正敏遯齋閑覽云太祖内宴先令進粉故名頭食後人宴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

爐酒

齊民要術作粟米爐酒法五月六月七月中作之倍美受兩石以下甕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夜炊粟米飯即攤之令冷夜得露氣雞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殺麴一斗春酒糟末一斗粟米飯五斗麴殺若多少計須減飯和法痛挼令相雜塡滿甕爲限以紙蓋口磚押上勿泥之恐太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内甕中看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水澆筒飲之酳出者歇而不美詳其法即今所謂咂酒然今法只用小白麴或小麥大麥糯米瓶罌中皆得作之而澆飲以湯古爲蘆酒因以蘆筒翕之故名今云爐

嘗是筆誤酳公縣切以孔下酒也

毗貍

澠水燕談契丹産毗貍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携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浮休使遼錄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鼎則立縻爛陸氏舊聞狀類大鼠極肥腯其長日爲隙光所射輙死墨客揮犀刁約使契丹有客賜十貔貍之句沈存中云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以爲珍膳味如豚子而肥脆

東野語云數說微有異同要之即一物亦竹鼬貍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北客亦多不知余意即今西北邊所謂塔剌不花者也一名大黃鼠歟膳正要塔剌不花一名土撥鼠味甘無毒煮食之宜人生山後草澤中北人掘取以食雖肥煮則無油湯無味

二王公不私

宋王文正公旦從子睦屬開貢舉上書於公願與秋試公曰吾家世以文進見汝樹立喜可知矣然吾在政府懼太盛豈可使汝與寒畯競進也

國朝王忠肅公翱爲吏部尚書仲孫暻以監生時

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如誤中選則妨一寒士且汝已有階得仕又何必爾列卷火之右二公亮直不私令人欽仰乃若陶穀在翰林屬其子邴於考試官以合格聞秦檜柄國子熺孫塤於省試殿試並冠多士寧不有愧於二公

王忠肅娶妾事

王忠肅公翱爲都憲時張夫人密爲娶一妾逾半年方從容語公云有一事頗貸罪過乃敢言公詰其故始云我年老不堪服勞左右特娶一妾相代公其姑納之何如公怒云汝何破我家法毅然不容相見即

日具幣兩端白金二十兩送之返後公遷吏部尚書妾猶在室云豈有天官妾而改嫁他人者即他人亦豈敢言娶公八十四卒妾衰服往哭其子許遂留養終身余謂此一事而四美具焉忠肅公之不蔽張夫人之不妒妾之貞一許之高誼咸可紀也妾姓侯續訪許官錦衣千戶有謂公卒年九十二夫人爲曾氏者並非公元配宋夫人繼室以張云

戚允高謫官

沈周客座新聞云戚景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翱鎮兩廣允高劾其失之　朝廷以之臣姑容之後二年繫考在京百官翱以附冢宰少之高爲輕浮降古田縣典史允高戚謂人云此去在景以爲恕今去景一字尚存史字余因考進士登科錄夾名臣錄姑蘇志則戚景乃吳江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清山東馬政癸酉出按廣東是年王公已爲冢宰允高所劾者則總督兩廣都御史揭稽耳允高自以言事逆鱗奉　旨左遷非由王公考察也毛公一代名臣又嘗自云吏部豈報恩復讎之地横遭誣衊特爲辨之

無字碑

唐乾陵豐陵並有無字碑余嘗疑其故說載豎談中劉賓客嘉話錄云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此說亦通

西瓜

西瓜爾雅本草齊民要術及諸類書並不載知昔所無草木子云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余按五代時胡嶠陷虜記云眞珠寨東行數十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文文山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切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下始於元世祖

眞珠船卷五

梁顥

遯齋閒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
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
二年容齋四筆云以國史考之梁公雍熙二年廷試
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暴卒年四十二
余按宋史灝作顥卒年九十二非四十二蓋其登第
時乃七十三非八十二其子固大中祥符元年亦擢
甲第年才二十二朝野雜記謂顥登第年二十三蓋
誤以固為顥云

蔡巴

後漢書蔡巴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廷補黃門令後
陽氣通暢台上乞退擢郎中仕至議郎謫求昌太守
子賀官至雲中太守夫以巳腐之人而有再栟之理
且能子焉此輩豈宜縱之閨閣中哉

吏道膴仕

國朝由吏道躋膴仕者若靖安況鍾蘇州知府南昌
熊尚初泉州知府高安貫信廉州知府吳縣平思忠
陝西參政■江西楊時習交阯按察使肅寧劉敏刑
部侍郎江陰劉本道戶部侍郎鳳陽單安仁清苑李
友直並工部尚書德慶李質刑部尚書吳縣滕德懋
江陰徐晞並兵部尚書南昌萬祺工部尚書太子少保
刀筆之流孰謂無人

殷浩語

余髫年見巧對有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為郎憔瘦却
羞郎。下句知為元微之會眞記中語。上句不知所出。
近閱晉書。乃知為殷浩語。桓溫問浩君何如我浩曰
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今晉書以與我作與君語
義並通。

謝小娥

牛僧孺幽怪錄載尼妙寂事云尼姓葉父昇夫任華
皆遇盜死李公佐為解夢中隱語乃得復其讎謂嘗
覽公佐所作傳錄而綦之余近獲觀公佐所作傳事
則不殊而姓名乃為謝小娥不作葉妙寂夫為段居
貞亦非任華唐書列女傳亦同公佐然則思黯誤也

空桑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
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
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
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

桑故命之曰伊尹余謂已人既盡沒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為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道嬰於無人之境乃其曩故誰復得而傳之怪誕非道所宜刊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高誘謂悍相國之勢而然是也又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黒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中誣聖之言尤不足信

幼慧

唐世幼慧者最多權德輿四歲能賦詩蕭穎士四歲能屬文七歲誦數經十歲以文章知名令狐楚五歲

能詞章杜甫七歲屬辭李百藥徐彥伯裴九齡裴敎弟皆七歲能文李賀七歲作高軒過韋澳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孔穎達八歲記誦日千餘言閻記三禮義宗劉晏八歲獻東封書拜秘書省正字王勃九歲作漢書指瑕十三作滕王閣序張童子九歲明二經與韓愈同舉禮部拜衛兵曹李泌九歲賦方圓動靜李白十歲觀百家十三能文史郗士美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柳公權十二工詞賦元稹十五擢明經常敬忠十五七過誦萬言如意中七歲女子賦別兄詩今之豚犬但解覓梨栗耳述之以勉兒輩

酒禁

酒誥云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云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故漢興有酒禁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不但恐糜米穀且備酒禍也後世因為榷酤之法官務之課雖事不盡善而古意畧存今千乘之國以及十室之邑無處不有酒肆米穀耗貴瀹關繁興皆職於是倘能酌量往制嚴立禁條不患穀價不平訟詞不苛也

臥視書

精力漸衰危坐閱書久即為勞常置書枕側臥閱終日非當食及應接人事不為起按晉書王湛傳兄子濟見床頭周易問叔父何用此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爾唐皇甫湜韓昌黎墓誌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飡以飴口宋蔡確詩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容齋四筆稚子棟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乃知古人亦有然者三國志曹操作欹案臥視書曹智人想便甚但欹案之制不傳沈括忘懷錄有欹床云如今倚床但兩向施檔齊高令曲

尺上平若臂倚左檔則右檔可几臂倚右檔則左可几臂左右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蹻足或枕檔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木製藤綳或竹為之又云尺寸隨人所便增損余意欹案之制或當不大殊[illegible]

精舍

事物紀原漢明帝於東都城外立精舍處攝摩騰竺法蘭按西域志摩訶賴國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是精舍不始於東都也漢包咸董春劉淑檀敷李充皆立精舍講授曹操欲於譙

東立精舍讀書文選有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李善注精舍今讀書齋是也故朱晦菴有武夷精舍滄洲精舍寒泉精舍葉少蘊有石林精舍真德秀有西山精舍又吳江表傳道士于吉立精舍讀道書然則所謂精舍非釋氏之廬得以專稱也精舍亦作精廬後漢姜肱傳盜詣精廬求見徵君儒林傳論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注精廬講讀之舍東觀漢記王阜年十一欲出精廬任彥昇求立太宰碑表精廬妄啓南史沈道虔時復還石山精廬

破頭話

余仲父襄陵君之孫叔元乃從弟佑之子其前身實終南豐德寺僧淨教也教戒行甚高復能詩故余大父槐堂侍郎以來世與交好教每謂仲父及余言淨教受君家供養三世行當托生君家以酬厚遇正德甲戌四月十九日中夜仲父假寐夢教突入佑室數變為虎躍而出驚寤起呼余及佑方述夢次俄報叔元生時漏下二鼓父之忽聞叩門聲訊之乃教徒德中來訃云師作入城主黃氏二鼓坐脫矣時教年已八十三仲父因命叔元小字為和尚叔元登嘉靖乙未進士歲餘遘病京邸從弟為褁巾幘叔元覽鏡顧

視自謂曰汝本一僧易形為儒今乃着巾若道士本來面目固若是邪語畢而逝時年才二十有三余因其化潊微忌人語洩自述前生事謂之說破頭話犯者必死叔元既顯字和尚又恒自述本僧語洩太甚遂以夭死按幽怪錄党氏女語人云兒前身茗客王蘭也納幣方畢而女乃失樗齋隨筆錄元泗州塔寺住持某僧戒嚴潔時人以老佛稱之一日呼侍者求血臟湯侍者曰老佛平日齋戒今日何得有此想老佛怒拂衣去徑造陳平章家曰某特來求血臟湯喫也平章詰之如前老佛怒曰原來你也是不了事漢

平章不得已與食之至晚歸寺別衆唱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氷遂化去荼毗之日舁龕至淮河岸時冰又合舉火之際大響一聲冰忽自開果如偈語是夕平章見老佛至家俄報後堂生子即雲嶠後仕爲餘姚同知重九日同張伯雨賦詩伯雨有百年身付黄花酒萬壑松如赤脚冰之句又有和者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若春冰至嶠則猶以長淮一片冰言之不數日卒斯並謂破頭話所致然天竺牧童能詠三生之句晉特䲶静不忘墮井之身王十朋自言是嚴闍黎今盛尚書端明自知爲峩

馬卒皆說破頭話而皆無恙也

太子廟

陝西會城糖房街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謂唐嘗贈巡爲通眞三太子考之唐書及他傳記咸無其說且人臣未聞以太子爲贈者本傳巡開元末擢進士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意者俗因銜中太子字遂訛有玆稱

翰林知縣

大學士吳郡王公鏊震澤長語云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于學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責矣慈溪張鈇郊外農談云新進士不宜即除知縣知縣之職較之知府尤爲親民得人則

上人雖有苛政而民不受其虐不得人則上人雖有仁政而民不蒙其惠故宋特進士除縣主簿使其視令之政而習之其後爲令無難矣士未第時惟以舉業爲事其所講習不過作時文耳一旦舉進士吏部以其例當外補遂除知縣是吏部不以知縣爲重也其人又不知知縣爲重一舉進士輒望京除及選知縣則忿懣怨尤自非識達守定寧無償事夫以少不經事之人而猝然臨縣簿書山委庶事川至能不爲豪胥猾吏所賣者蓋鮮間有一二聰明才辦者秪知胥吏之宜遠而專於自用上不遵法制下不體民情

肆意妄行事多手緣上人以其進士每優容之不知
其爲民患不淺也及歷任既久事體稍熟吏部聞其
能遷擢臺部而又以新進士來嗚呼百里民命所繫
乃以試人之賢否民欲不病何可得哉右二說深中
時弊特詳録之

大臣處林下

朱彧可談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着布直裰跨驢出
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
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
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

人騎驢衙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
公也下馬執銳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
公舉鞭去高齋謾録王和父守金陵王荊公退居半
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
亟入編戶家避之右二公皆位極人臣其處林下乃
如此是可敬而仰也

稱閣人字

安南不滅議者歸咎于荊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荊公
笑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
禍矣他日有朝士任中書稱李憲字荊公厲聲叱之
曰是何人即出爲監當今有稱閣人別號者荊公聞
之不知當何如也

腋氣

洪芻香譜金磾香洞冥記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
變胡虜之氣自合此香由是言之今謂腋氣爲孤臭
孤當作胡故千金方論云有天生胡臭有爲人所染
臭者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
此人自居於海畔有人悦其臭晝夜隨之曹子建與
楊德祖書海畔有逐臭之夫正援此有謂臭爲鮑魚
者非是教坊記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

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慍羝腋氣也奇效良
方治腋氣用熱蒸餅一枚擘作兩片糁密陀僧細末
一錢許急挾在腋下略睡少時候冷棄之如一腋只
用一半葉元方平生苦此疾來紹興偶得此方用一
次遂絕根余録之以傳願天下人絕此病根

黃州傳奇

元貫唐臣有蘇子瞻貶黃州傳奇先友謝憲使朝宣
正德初以御史陞浙之憲副始上任開宴優人以前
傳奇呈未幾諭入覲以遣微宴饒謫黃州判

薦福牛頭

墨客揮犀云有客打碑來薦福薦福寺在饒州東薦福山上杜子美詩滚滚上牛頭牛頭寺在潼川西南牛頭山上有以爲長安城南薦福牛頭者非也

竹實竹鼬

嘉靖丁未戊申商洛漢沔大饑竹徧生實又多竹鼬饑民甚頼之天地之大德有如此者

古木不宜伐

魏書曹操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操躬自視而惡之還遂寢疾卒交州記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漢時遣人伐樹役夫多死其堅支鄙陽

松子源程氏家山有大樟木一株傳二三十世高儼雲霄慶元元年族長知萬與衆議以與薦福寺使自伐之監寺僧紹禧往莅其事仆之悉芟枝幹獨留木身時農人種稻在田乃擊鼓喚集挽拽未十步木展轉東西五人曹壓知萬姪亦死其傷股敗面者又十餘輩終南山條所謂景陽川中多古木樵採罕至嘉靖戊申西安韓生深率衆伐之將以爲利也已又入山督役忽暴病亟馳返未出子午谷而死韓富而不吝人咸惜之盖古木中往往有神怪能殺人故孔子云木石之怪夔罔兩不宜輕伐也

女化男

嘉靖戊申七月邸報云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家舍人祿之女年十七將嫁化爲男子余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漢末閩中徐登本女子化爲丈夫括異志廣州蕭某女大娘子晉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寧寧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啓二年春鄜縣女子宋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並化爲男客座新聞成化間金齒有人無子止一女以酒肆爲業一日有道人來乞食其女聽道人咴足而去不責其直明日又

來如此及二旬女敬禮不衰問其姓但云我家止兩口臨去謝女曰蒙施多矣恥無爲報有藥一丸奉謝小娘子待嫁日臨行以藥噙口中至夫家嚥下我珍重以此相報幸勿忽女信而藏之及嫁如其言就寢夫狎之則已化爲男子夫家訟謂女家見誑官追問女備言其故人始異之知兩口之言爲呂仙也父母遂得有嗣又蜀王本紀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漢建安七年越巂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陜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獨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其事尤異

領巾

劉績謂領巾爲唐製按北史隋文帝將廢太子勇乃語群臣云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袄然則領巾之製遠矣

統萬城

統萬城陝西志謂在河套寧夏志同其說謂在哈刺元速之南即華言黑水有廢城曰忻都者其處也余按晉載記雖有營統萬於黑水南之說而當時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有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

重塞據其說則當在寧夏境若云河套則背及左右皆據黃河不合頌語寧夏城北百里今有廢城曰田州亦名定遠鎭墻中多枯骼豎談嘗疑其爲叱干阿利之徒所築由頌觀之或即統萬城也

懷遠鎭

寧夏志隋柳彧爲治書御史坐罪除名徙配朔方懷遠鎭余按地理志夏州後周改懷遠郡隋開皇三年郡廢隸靈州爲懷遠縣無鎭之名柳彧傳云配戍懷遠鎭無朔方二字又云行達高陽有詔詔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囚之煬帝紀帝頓懷遠鎭受高麗降高麗遠在遼海東寧夏在極西幾萬里豈是受高麗降處然則所謂懷遠鎭當在今遼東唐書地理志安東上都護府懷遠軍是也高陽即今保定府之高陽縣晉陽即今山西之太原府或由長安戍遼東故得達高陽其還也亦得至晉陽若云戍寧夏則與高陽晉陽風馬牛不相及矣即使眞爲朔方之懷遠然或中道詔還未嘗抵配所亦不當列爲寧夏人也寧夏志先公所修爲當道者所竄改且經兵火板散失又累爲後人增損故訛誤頗多

眞珠船卷六

裝潢

懶眞子錄云唐秘書省裝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謂之潢其義未詳余按釋名潢染紙也齊民要術染潢法云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大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蘗汁爲之盖以辟蠧也廣韻潢乎壙切染書也

臨摹硬黃響榻

宋張世南游宦記聞云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深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

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魷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

水晶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秖有水晶鹽按梁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獻方物云其國有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胡中有鹽瑩如水晶謂之玉華鹽酉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段公路北戶錄云鹽有如水精狀者一統志撒馬兒罕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然則秖以此味按酒亦自不儉

堯舜禹湯非謚

謚法翼善傳聖曰堯又善行德義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又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又除虐去殘曰湯余謂謚始於周古所無之茲盖出於好事者附會追撰之耳尚書馬走蔡傳皆直以堯舜爲名顏師古謂禹湯皆字其說並是按虞書帝曰格汝舜帝曰俞咨禹若謂之謚豈得生而稱之耶

馬踐楊妃

唐書謂楊貴妃縊死馬嵬路祠下以紫褥瘞道側太

眞外傳謂貴妃縊馬嵬佛堂前梨樹下裹紫褥瘞西郭外一里許道北坎下而元人傳奇及俗間流言不知何以有馬踐楊妃之說近閱宋人李泰賦楊妃菊詩云命委嵬坡萬馬泥乃知其說亦有自

顧姑

蒙韃備錄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玉飾之草木子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遺制南村輟耕錄翰林學士

承旨阿目茄八剌帶昔昔娘子十五人聶碧窓胡婦詩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顧姑姑姑昔昔固姑實一物夷禁之音無正字也

日月蝕

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

黃金臺

道山淸話云予問秦少游李白燕昭延郭隗遂築臺書金臺之詩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臺之名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為名聞之信然余按孔融論盛孝章書已云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少游未之考也又晉書云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然則金臺之事不獨昭王而已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姓墨名智字公達介子推姓王名光楚狂接輿姓陸名通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王名詡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綺里先生字季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莊周字子休荊軻字次非曹參字伯敬公孫弘字次卿楊王孫名貴魏徵字玄成柳公權字誠懸宋齊丘字超回佛印名謝端卿

陶淵明用古詩

捫虱新語云陶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遊風七月相表裏按樂府古詞已云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又陸士衡詩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顛

婦人行狀

吹劍續錄云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余按江文通集有建平王大妃周氏行狀

氈根

南楚新聞薛昭緯經巢賊亂流離絶粮遇舊識銀工延昭緯飲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楪氈根數十皺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仇池筆記王中令令蜀寺僧賦蒸豚立成云嘴長毛短淺含膘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眞堪玉筯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氈根謂羊也

雞鳴度關

傳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逃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歸今人但知孟嘗君事

不死酒藥

湘川記岳陽酒香山上有美酒數斗飲者不死漢武帝遣欒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朔曰酒苟有驗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傳物志所載畧同余按戰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右二事何其甚相似也

韓蘄王夫人

鶴林王露韓蘄王夫人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請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按宋史夫人梁氏韓世忠與兀朮戰將士台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一夕兀朮潛遁

荒雞

晉書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史臣曰祖逖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元史宋天倪金大安末舉進士不第

乃歎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雞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草木子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爲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即爲荒雞余謂凡雞夜鳴不特皆謂之荒祖逖之聞在於中夜不特初更乃有玆稱有問荒雞之說及起舞之義者因述此

夜短

唐書北狄骨利幹部所居之北渡海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才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沒之所按元史土

土哈傳欽察國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是又幾於不夜矣

日南斗北

爾雅岠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按晉書九眞太守灌邃討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又訶陵國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宋書元嘉中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出表南三寸三分又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此其地並在日之南不但戴日而已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故爾雅有北戶之

言漢代置日南之郡北征錄四月二十八日至長清塞夜漏初下　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此其地乃在斗之北不但戴斗而已

天地之中

呂氏春秋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鄭司農注夏至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爲然一統志測景臺在登封縣東南古陽城縣內周公定此地爲中土立土圭測日以驗四時周髀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

尺五寸宋地理志洛邑爲天地之中汝南志天中山在府城北三里高尺餘上土下石以其在天地之中故名宋劉敞詩形勢雖小當天心司馬君實日景圖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歷觀前說則天地之中亦難底定

天祿辟邪

大明會典三品碑蓋用天祿辟邪人多不知爲何物天祿一作天鹿一作天䴥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注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疏漢法鐘旋之上以銅

篆作蹲熊及盤龍辟邪辟邪亦獸名古法亦當然也瑞應圖天䴥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靈帝紀鑄黃鐘四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漢有天祿閣亦因獸立名西域傳烏弋有桃拔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章帝紀月氏國獻扶拔注似麟無角和帝紀安息獻扶拔古樂府董逃行麟辟邪海內十洲記聚窟洲有辟邪天祿杜陽雜編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長一尺五寸

崆峒

崆峒本作空同一作空桐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史記黃帝西至于空桐括地志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雍錄任原州平高縣即笄頭山酈道元云大隴山異名一統志崆峒山在汝州東南五十里相傳崆峒有三一在安定一在臨洮莊周述黃帝問道崆峒遂遊襄城登具茨皆與此山接壤余按莊子遊襄城登具茨自訪大隗事與問道崆峒無涉又鞏昌府西和縣順天府薊州江西贛州府四川銅梁縣龍州宣撫

司並有崆峒山廣東陽春縣亦有崆峒巖鴻荒之跡不可究詰也

皋比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字或建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皋比而先犯注皋比虎皮宋名臣言行錄張橫渠先生在京座虎皮說易二程至先生撤去虎皮朱晦翁贊之曰勇撤皋比一變至道比頻脂切

白水

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河圖崐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晉文公投璧於河曰有如白水

閔子騫贊

周濂溪云賢希聖聖希天夏侯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遠在濂溪前

秦皇隋煬武后

秦始皇隋煬帝武則天皆無道之極後世羞稱焉然皇帝之號井田之廢郡縣之設長城之築皆刱於始皇淮汴之漕進士之科皆刱於煬帝武舉之置殿試之舉皆刱於則天後世不能廢也

左袒

胡寅讀史管見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

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軍中於

是左袒而爲劉氏效義者有賞背義者有刑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余按漢書陳勝傳陳勝起兵徒屬皆袒右稱大楚受刑之說恐未通也

張浚傳

齊東野語載澗上閑談云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逮蠟書疑酈瓊之語亦是淆遠紀聞岳武穆泰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爲心學哉困學紀聞云朱文公爲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由是觀之史傳豈可盡信哉

漢書疏畧

史記留侯世家四人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張良傳則不著其名荀悅漢紀帝問汲黯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漢書汲黯傳但曰吾欲云云而畧其辭趙后之立王仁有諫疏漢紀具載而班氏不之錄

上元張燈

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皆云史記樂書漢家祀太乙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容齋三筆謂史記無此文余按史記樂書云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容齋未之考也韻府群玉及異物彙苑翰墨全書並云西京雜記漢時元夕然九華燈於南山之上照見百里余閱西京雜記不見其文

蟬不翼鳴

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爲其不足於耳與世以爲巧對按考工記以旁鳴者以翼鳴者鄭玄注旁鳴蜩蟬屬翼鳴蟋蟀屬許氏說文蟬以旁鳴者蟋蟀以翼鳴者余睹蟬兩脅下有孔實能振迅作聲謂以翼鳴非也

雙

黃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人多不知其義按元李京雲南志畧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爲一雙

雍門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注雍去聲齊西門桓譚新論雍門周鼓琴孟嘗君欷歔而就之博物志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故雍門人至今善歌長安志長安故

城西面三門北曰雍門是雍門有秦齊之別又爲人姓今有秦人自稱其籍曰雍門且讀雍字爲平聲非也

天府陸海

淮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謂可以建都之地也戰國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也三國志諸葛亮云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南陽志鄧州舟車輳泊地稱陸海然則稱天府陸海者不獨關中也

倉頡

春秋元命包禅通紀云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顔侈哆四目靈光寔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刱文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于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河圖王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爲是皆謂倉頡爲帝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字又黃帝四史沮誦倉頡隸首孔甲呂氏春秋二十官史皇作圖說文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初造書契通志畧黃帝命蒼頡爲史官制文字是皆謂倉頡爲史官也述異記蒼頡墓在北海俗呼爲藏書臺有碑文周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叔孫通識十二字一統志倉頡墓在陝西白水縣又大名府南樂縣河南祥符縣山東壽光縣並有倉頡墓白水即古之衙壽光即北海地然未詳孰是也

眞珠船卷七

居庸關

楊中丞紫荆考意思深長▲討論詳覈內云關之要害者曰紫荆居庸倒馬就而論之惟紫荆爲尤重葢居庸巖險易守倒馬去京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近於倒馬考之往古攻取燕京叉我　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荆又云古今攻燕京者二出居庸三出紫荆所謂二出居庸者一則同光三年四月阿保幾出居庸圍幽州六月北歸留曷魯等守之八月唐遣李嗣源救幽州曷魯等遁走一則宣和四年金兵至居庸關遼

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兵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阿骨打至燕京自南門入蕭德妃自古北口趨天德遂以曷魯遁走爲不能損燕戍卒壓死爲天實亡遼非關之罪又謂景泰元年于司馬經畧諸關置兵應援以紫荆爲上白羊次之倒馬又次之居庸卒不遣一人往守乃以爲當一意紫荆而居庸之守可畧余謂阿骨打之入居庸誠由天幸至若曷魯遁走自以阿骨打北歸李嗣源救至而然非居庸之不能入也按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扎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扎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關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遂遷汴又梁王王禪等兵破居庸關至紅橋與燕帖木兒相持累日又孛羅帖木兒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已而太子還宮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進逼大同

孛羅復率兵大舉向闕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總軍清河軍潰馳還出順承門奔冀寧由是觀之則出居庸以攻燕者又有四不但前二者而已且以金人防禦如彼其嚴尚不能守況今居庸又爲京師後門視紫荆尤切近豈可徒恃其險而不更遣一人往守又遼德妃元太子一遇急難便趨古北余意此既可由以出彼豈不能由之以入然則古北之守亦不宜畧

胡顏

曹子建上責躬詩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即胡不遄死之義尚書傳胡何也毛詩曰何

頹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臣亦胡顏之厚比史論蕭
斥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杜工部詩胡顏入笙簧
滔景陽井賦誠垂馭朽攀素綆以胡顏

七言詩始

王子年拾遺軒轅時霧封遊汶海七言頌云青蘂的
皪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少昊母皇娥倚瑟而清
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廻薄化無方涵天蕩蕩
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
樂悅未央白帝子荅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
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

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吳
越春秋樂師扈子為楚作窮刧之曲曰王邪王邪何
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
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
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
虜荊闕楚荊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
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吳
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謂讒口能
謗褻越采葛婦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棻台
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
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
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
地賜羽奇机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
何憂能不移勾踐攻秦還軍人作河梁之詩曰渡河
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
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
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
長悲去歸兮河無梁孔叢子夫子歌曰大道隱兮禮
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將何之續博物志
孔子臨狄水而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

相加琴操卞和獻玉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荊山
精氣鬱泠谷岩岩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爲
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暗昧信讒言斷絕兩足離
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紛墨同空山歔欷
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
刖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太元眞經茅君謠曰神
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
繼世而往我壽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史記項羽垓下
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
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據詣詩知七言成篇不昉

於栢梁

龍涎

龍涎所出及形狀臭味貞瑄雜錄葉廷珪香譜曾昭格古論異域志居家必用瀛涯勝覽皆載其說然並不若張世南游宦記聞為詳因備錄如左諸香中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鬬殺或

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嘬之土人見則没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為太陽所爍則成片為風漂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眞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翦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没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又大明會典古里國及蘇門答剌國永樂中皆貢龍涎

烏鵲填河

淮南子有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之説故庾肩吾七夕詩云倩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宋之問云烏鵲橋邊一鴈飛王建云龍駕車轅鵲填石李商隱云星橋横過鵲飛廻吳叔原云鵲慵烏慢得橋遲張文潛云靈官召集役靈鵲横渡天河雲作橋爾雅翼云涉秋七日鳥鵲首無故皆髠相傳以為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今七月七日絶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髠者羅願謂秋乃鳥獸毛毨之時又山海經群鳥有解羽之所然必於一日理所不能推也

禁苑魚獸食
南城金魚日食蒸餅白麪二十斤御馬監山猴十隻
日食白米一斗紅棗二斤八兩獅子房獅子二號日
食活羊一隻半白糖四兩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一
兩三錢犀牛一隻日食白米一升猪肉二斤雞一隻
紅棗二斤豹日食羊肉二斤虎日食羊一腔雀兒綠
條說正德中若此
寡敵衆
韓世忠以八千餘人破兀朮兵十萬岳飛五百騎破
兀朮五十萬虞允文軍一萬八千敗金亮四十萬毒

永壽二百騎敗金將小韓將軍五千於大人洲其最
奇者楊再興戰郾城單騎入金軍擒兀朮不獲手殺
數百人而還兀朮併力復來頃兵十二萬于臨潁再
興以一百騎遇小商橋驟與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
撒八孛堇千戶百人夫宋之南渡兵至不競而能以
寡敵衆若此今邊兵乃十不當虜一何也
首虜
衛青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霍去病五出
擊匈奴斬捕首虜十一萬九千六百餘級李靖襲突
厥頡利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蘇定方征賀魯斬首
數萬級薛仁貴擊突厥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段秀
興羌虜九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今邊將
獲首虜才數十百級輒動色誇張以徼崇爵深可愧
也
西翰林
刑曹多文士故稱西翰林前輩不暇論正德間若夔
州薛蕙君采儀真蔣山卿子雲馬平戴欽時亮關西
劉儲秀士奇張治道特濟王諷舜夫崑山周鳳鳴子
岐開化方豪思道鄞下蕭海子委無錫顧可適與行
綿州高第公次會稽沈弘道伯充鄞縣業應聯鄉

莆田王鳳靈應時並文藻瓌奇皆華於花濟濟多賢
尚雅悉畢余時聯鑣接武咸變支承雕折忽三十年
凌亡略盡言念疇昔不勝鄰笛之悲
二烈婦詩
汞水志花山節婦者游山鄉人姓名不傳至元丙子
為大兵虜至崇賢鄉碑亭橋齧指血題詩橋柱上云
君王有難妾當災棄子離夫被虜來造望花山何處
是存亡兩地亦哀哉遂投水死南村輟耕錄至元丙
子伯顏偏師徇台臨海民婦王氏被掠至嵊上清風
嶺齧指血寫詩於崖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

男後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两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鄉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右二烈婦之死其年同其詩又畧同但其地不同耳疑只一事而傳者之異也

折像

余讀折像傳而重有感於今之守錢虜也傳曰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父國為鬱林太守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

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彈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户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自知亾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曲江

枚乘七發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陝西會城東南有曲江乃司馬相如賦所謂臨曲江之隑州者也廣東韶州府城北亦有曲江因以名縣唐張九齡為縣人故稱曲江公又江西豐城縣東北十里雲南臨安府東北九十里亦並有曲江

曹狀元

曹狀元名鼐眞定寧晉縣人初中鄉試歷代州訓導江西泰和典史宣德七年督工匠至京復中鄉試明年中會試廷試遂魁天下官至吏部左郎兼學士正統己巳沒於土木之難

致仕半祿

洪武中臨邑高復以吉安同知致仕遂平蒲仕瑋以新河知縣致仕皆賜半祿贍之終身此亦獎廉勵恬之要術也

蒼雅

李斯作蒼頡篇其後又有張揖埤蒼樊恭廣蒼周公作爾雅其後有孔鮒小爾雅張揖廣雅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李斯蒼頡篇及楊雄訓纂篇賈魴滂喜篇謂之三蒼

蒲輪

史記秦始皇至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申公注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枚乘傳武帝

以安車蒲輪徵枚乘明帝紀詔曰安車軟輪供綏執授
注以蒲裹輪徐穉傳欲蒲輪聘穉楊厚傳賢仲威術
深蒲輪優尋唐書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王友正不
至王起蒲輪賦丘園共賁巖穴皆虛載脂載牽既攻
既堅經營草澤轔轢雲煙織而爲靡藏孫不仁絹以滅
宮令尹非禮旁搜叢桂遠綴幽蘭

奇器不傳

宋張思訓斟酌張衡梁令瓚渾儀之制爲樓閣三層
高丈餘中有輪軸關柱激水以輪以木偶人爲七直
神左搖鈴右扣鐘中擊鼓以定刻數每一晝夜周而
復始又作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
環而出至冬水凝則以水銀代之元順帝自製宮漏
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
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
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
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
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
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魏明帝時有
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馬鈞可動否對曰可
動帝曰其巧可益否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
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
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
緪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元
興隆笙制以楠木形如夾屏上銳而面平縷金雕鏤
枇杷寶相孔雀竹木雲氣兩旁側立花板居背三之
一中爲虛櫃如笙之匏上豎紫竹管九十管端實以
木蓮苞櫃外出小橛十五上豎小管管端實以銅杏
葉下有座獅象遶之座上櫃前立花板一雕鏤如背
板間出一皮風口用則設朱漆小架于座前繫風
囊于風口囊面如琵琶朱漆雜花有柄一人按小管
一人鼓風囊則簧自隨調而鳴中統間回回國所進
以竹爲簧有聲而無律玉宸樂院判官鄭秀乃考音
律分定清濁增改如今制其在殿上者盾頭兩旁立
刻木孔雀二飾以真孔雀羽中設機每奏工三人一
人鼓風囊一人按律一人運動其機則孔雀飛舞應
節漢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
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
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
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
際如有地動樽則振龍發機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

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龍發機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證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咸服其妙又云女記里鼓車黄帝指南車及周公欹器其法並已絶而馬鈞祖冲之燕肅之徒能追修之諸葛孔明木牛流馬祖冲之亦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已上皆極奇之器而今皆不傳

泰卦

有病者其子命卜人占之得泰卦以為吉余私謂卜人云天在地下恐無生理已而病者死近閲北史云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趙輔和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乃知古人已先有此論然乾為父趙說比余為精顧余說亦不幸而偶中也

許賽

晉書庾亮病大困戴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因知今人許賽羊猪於神祠者其來久矣

京官騎驢

兵部尚書綿州金公獻民云成化末為御史時常騎驢朝參同列多有然者草木子李公紀字仲修洪武間以薦為應天府治中作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不回乃今迥不然矣

真珠船八卷通行本

明胡侍撰侍字奉之號濛溪咸寧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鴻臚寺少卿坐議大禮謫潞州府同知事迹附見明史薛蕙傳是書雜採經史故事及小說家言其六曰真珠船者陸佃詩註引元稹之言謂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也案佃詩註今不傳此據胡爌拾遺錄所引然徵引拉雜考證甚疏如以北曲爲朝廟之音信王子年拾遺記謂七言昉於甯封皇娥等歌又喜談怪異果報之說皆不免於紕繆

墅談六卷

〔明〕胡侍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墅談六卷》

提要

墅談序

予長謂學者致信於六藝以余所見小說雜記之類顧安可盡廢也夫自書契以來天運世道人事物理其變化莫可究殫矣此豈六藝所能窮畢所可俟者哉故閱覽之士各以所聞見著書咸可施於後世也顧近時所傳諸小說率多虛怪失實世遂以六藝之外或可罷棄弗觀也斯與孔氏博文之旨何也余覽濛溪胡子近著墅談一書其識雖不異於小說乃其事則當實可據足以證往籍備時事稽政體研物理固六藝之緒學而博物之洪資也斯不可以經世傳遠者邪維時撫臺衡山柯公命守西安朱君刻之以傳於是朱君以付余郡守周君而以序屬余余以濛溪子窮經倫辭三十餘年詩文若干卷已盛傳於世是編雖其緒餘而達識精詣若此子產萇弘不必論近世張華陸機之徒不多讓也余竊懼夫世之弗察者猥以是書為稗官齊諧者類也故表著其指意云

嘉靖丙午夏六月七日耀州喬世寧景叔氏敘

關西胡侍纂

天門開

齊文宣帝宋王文正公旦四川制置劉相飛皆曾見天門開。說者以爲貴徵。余意天門果開，見者應衆，不應獨爲一人之徵。若止一人獨見，恐難取信。

讖緯書

讖緯書，易有稽覽圖、中孚圖、乾鑿度、坤鑿度、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運期讖、乾元序制記。書有璇璣鈐、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帝驗期、中候、洛罪級。詩有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禮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稽命曜嘉。樂有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春秋有孔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命歷序、演孔圖、錄運法。河圖有會昌符、括地象、稽耀鉤、握矩起、帝通紀、叶光紀、著命篇、挺命篇。洛書有甄曜度、寶號命、靈準聽。孝經有中黃讖、援神契、鉤命決、左方契、威嬉拒。論語有摘輔象、撰考讖、素王受命讖、比考讖。

祖母綠

祖母綠，即元人所謂助木剌也。出回回地面，其色深綠。其價極貴，而大者尤難得。聞成化間官囊以鎰數千兩，買得重四五兩者一塊，以爲希世之寶。近籍閹奴錢寧私藏，乃有祖母綠佛一座，重至數斤，蓋內帑所無。

錢寧廖鵬

嘉靖初，籍得閹奴錢寧胡椒三千五百石，又籍得廖鵬貂鼠皮襖六十腰。然則所謂胡椒八百斛，領軍蘇一屋者，不足多也。

不耐煩

賓退錄云：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南村輟耕錄亦以爲然，殊不知嵇叔夜絕交書已有此三字。

九言詩

李西涯麓堂詩話云：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以爲可備一體。殊不知九言詩起於高貴鄉公，沈休文亦有此體。杜詩句中亦間有之，如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是也。

召客

蘇子由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別人類，已足覘政

今古不分，親疎好惡混為一。談者可謂不若主人，此論先得我心之同然。

度人經語

度人經云：擲火萬里，流鈴八衝。杜牧之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其語。蘇東坡芙蓉城詩「仙風鏘然韻流鈴」。唐薛用弱集異記載蒼龍溪新宮銘「紫妙樂競奏流鈴闕發」之句。宋洪邁廣州三清殿碑銘亦云「鈞籟虛徐，流鈴祿續」。皆用度人語也。

放麑事

陳子昂詩「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黃魯直詩「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皆用說苑事，而黃則全述陳意。陳以孟孫子傅為中山相，既誤於前；黃以秦西巴為巴西，又誤於後。

望江南

望江南，隋煬帝已作此曲，凡八首，詞調甚新麗。唐以來屬南呂宮，今入大石調。一名夢江南，一名憶江南，一名江南好，一名歸塞北，一名謝秋娘。樂府雜錄以為李衛公為亡妓謝秋娘始撰，非也。又陶隱居亦有望江南，恐是偽作。

紅牙拍板

黃魯直醉落魄詞云：紅牙板歇，韶聲斷，六么初徹。吹劍續錄云：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曉風殘月。世多不曉紅牙之說。按嶺表錄異記云：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為笏。當是用此為拍板爾。宋朝又有紅象牙笏。

天子之馬

杜詩「天子之馬走千里」，蓋用穆天子傳全句也。曾季貍乃云當作天馬之子。不讀萬卷書，讀不得杜詩，誠然。

杜詩釋義

杜詩註者紛出，率多假託，謬妄令人厭觀。近有釋義尤為鄙陋，如「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義極淺明，何須註脚？而乃釋云：小徑升堂舊本不斜，五株桃樹亦從而遮焉。今於正文外，祇添本、而、焉三虛字，便為釋義，足資笑柄。其釋「七月六日苦炎熱」云：七當作六，謂關中北方秋無熱理。不知關中最熱，雖至仲秋，蘊隆不減，況此句下明有秋後之語，其為七月本無可疑。渠未著眼，妄生辨說耳。

墓誌

王儉謂墓誌不出典禮，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

作墓誌命按西京雜記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
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魂
氣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
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博物志漢西都時南
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
存知亡崇隴原埜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
銘何依王史威長又孔子之喪公西赤爲識焉子張
之喪公明儀爲識焉說者謂識誌也又閩陽墓中石
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吾君玉葬吾之邪乘于重
岡維岡之陽吾王之邪衞靈公沙丘石槨銘云不憑

其子靈公奪而里比干墓銘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
萬世之寧茲焉是寶文心雕龍云飛廉有石槨之錫
非起於顏延之也

孫思邈語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小學引之以爲
孫思邈語然此語已見文子又見淮南子文子以爲
老子之言

死訴

會稽志漢馬臻爲會稽守立鑑湖沒溺家宅有千餘
人詣闕訴臻坐棄市順帝遣使覆按並不見人檢會
名籍皆是死者乃廟而祀之頃北虜內侵邊將欲捧
喪亂之罪乃盡斬新葬者之元或擁殺途旅及虜中
逃回生口以充虜級又苛酷之吏殺人以挺與政動
逾千百然皆擁節擁金居然無恙豈昔之鬼靈於今
抑今之鬼怯於昔邪

凶宅

余往居京師安福巷鄰有庶吉士妻甚妬撻其妾死
已而夜夜爲厲排闥門瓦揮擊磚瓦家人宵行或致
敗面遂移而之他繼寓是者輒不寧居而去最後有
白監生者買居之數日以苦告余余謂當是冤氣鬱

鬱所致教以遍徹屋壁發洩畜滯者久之宅遂不凶
余因記李畋該聞錄昌西橋宅有妖亦用此法而息

彈棊局

秦府有方石淺綠色大逾二尺中高四下滑膩如玉
云得諸古墓中不識何用余按唐人有彈棊譜謂其
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四角微隆起此石形狀正
與譜說同當爲彈棊局無疑蔡邕彈棊賦云豐腹斂
邊中隱四起曹丕云局則荊山妙璞發藻揚輝豐腹
高隆庳根四頹平如砥礪滑若柔荑丁廙云文石爲
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緻理肌平李商隱詩玉作彈

棊局中心最不平，皆如譜說。彈棊之戲，世說新語謂始自魏宮，非是。西京雜記云：成帝好蹴鞠，羣臣言事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棊以獻。亦非是。述異記云：馬澤中有漢武彈棊方石，上有勒銘。然則此戲已是於漢武時矣。

藥俗名

本草：莎草，根俗名香附子；假蘇，俗名荊芥；訶黎勒，俗名訶子；梥毬子，俗名山查；惡實，俗名鼠黏子；茺蔚子，俗名益母草；鱧腸，俗名旱蓮；射干，俗名扁竹；紫葳，俗名凌霄花。世習俗稱，不復知有本名矣。又芎藭，川產者良，故俗但稱川芎。出陝西者為杜芎，出撫州者為撫芎。

關中螃蟹

沈存中謂關中無螃蟹，至云鬼亦不識，今猶傳以為笑。然終南山下谿澗中實多此物，土人率鹽漬以寄按酒，蟹雖不若東南肥美，要不同謂無也。余筆之為關中雪謗。

麻搗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塗壁以麻搗土，當時遂謂塗壁麻為麻搗。今京師坊壁亦以麻細剉和石灰泥之。俗曰麻刀，乃搗之訛也。然權戚所費，過趙韓王者多矣。

關中物產

關中物產之美者，若高橋之綿綾、秔，涇陽之黃甘、桃，邠州之御黃栗，涇州之蒸黃黍，延安之巴旦杏，寧夏之鹽秔、瓜、梨、林檎、萵苣、胡麻、茄、蓮、鮎魚、黃羊，盩厔之鯉，咸陽之鮑，御宿川之柿，固原、同州之羔，潼關、階文之石榴，慶陽之蕎麥，涼州之白麥，汧陽之胡桃，甘州之甜瓜，洮煎果、丹髦牛、枸杞、鎖鎖葡萄，可以甲天下。

餅

水瀹而食者，皆為湯餅。今蝴蝶麪、水滑麪、托掌麪、切麪、掛麪、餺飥、餛飩、合絡、撥魚、冷淘、溫淘、秃秃麻失之類是也。水滑麪、切麪、掛麪，亦名索餅。籠蒸而食者，皆為籠餅，亦曰炊餅。今畢羅、蒸餅、蒸卷、饅頭、包子、兜子之類是也。爐熟而食者，皆為胡餅。今燒餅、麻餅、薄脆、酥餅、髓餅、火燒之類是也。

權諱

國朝寧獻王名權，章奏文移諱作拳字，亦有作鑵字者。按韻書，權胡官切，絕與權音不同，書者但略其偏

傍以爲諱耳嘉靖之元余掌刑部奏讞偶及此字乃
得旨令毋諱蓋以宸濠之逆除其屬籍故也近日
猶有不知而爲之諱者

四水潛夫

武林舊事但云四水潛夫輯不著名氏余考齊東野
語乃知即周密也密之先歷城人宋南渡徙吳興居
弁山之陽號弁陽翁宋亡乃著武林舊事以寓黍離
之意故不敢著其名氏而易其號曰四水潛夫吳興
有雲溪蓋合四水而爲一云

江爲詩

唐江爲詩云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
君復咏梅僅易二字而得名世人不知先有江也

天花板

屋上覆橑古曰綺井魏都賦綺井列疏以懸蔕是也
亦曰藻井西都賦蔕倒茄於藻井是也亦曰方井魯
靈光殿賦圓折方井反植荷蕖是也亦曰鬭八錢氏
松志畫堂上有鬭八藻井五色彩畫是也亦曰覆海
棚曰隱頂見沈氏筆談金元以來謂之天花板元裕
之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欲娶之使人囑裕
之辭焉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許張當自往詣覘其

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
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
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剽竊

文心雕龍云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爲
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採則探囊
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此史北齊魏收每陋邢
邵文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太
偸竊收聞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偸任
朝野僉載云唐張狗兒愛偸人文章才士制詩多翻

用之時爲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近日李
獻吉何仲默孫太初薛君采被人活剝生吞死矣殺
丘撰金者今猶不但揭篋探囊而已

禁刑日

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
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釋氏謂之十齋日
唐武德二年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
月十齋日并不得行刑永爲常式大明律云若立春
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杖八十其犯十惡之罪應
死及強盜者雖決不待時若於禁刑日而決者各笞四

七禁刑日。即前十齋日也。

、漁鼓

道士唱道情曲。用漁鼓簡板。元以前謂之筒鼓。息俗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名曰通同。語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蓋漁鼓之始也。

柰屬

林檎。頻婆。秋子。皆柰屬。林檎即今所謂花紅。

巴旦杏

杏仁皆味苦。有一種甘者謂之巴旦杏。一統志。出西域哈烈國。今鄜延關輔多有之。

偏桃

酉陽雜俎云。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澀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今關中有一種桃。正如雜俎所說。俗謂之巴旦。桃其仁極甘美。遠勝巴旦杏仁。恐即偏桃也。

、紫薇

紫薇。關中人家多植之。花紫色。四月開。九月方歇。俗

謂之半年紅。少爪其膚。即枝葉搖顫不已。因又名怕癢樹。亦曰不耐癢樹。酉陽雜俎云。紫薇北人呼爲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猴不能捷也。北地其樹絕大。有環數夫臂者。唐鄭谷詩。大樹大皮纏。小樹小皮裹。庭前紫薇樹。無皮也得過。劉禹錫詩。紫茸垂組縷。金縷攢鋒穎。露凝曉香傳。風輕徐就影。不學夭桃姿。浮榮在俄頃。白樂天詩。一叢暗淡將何比。淺碧籠裙襯紫巾。宋梅都官詩。滴膚癢不勝輕爪。又云薄薄嫩膚搔鳥爪。歷觀數詩。紫薇之情狀得矣。

對讖

先公爲戶部郎中時。友人馬令憖出對云。周制上士倍中士。先公屬云。孟子後喪踰前喪。先公出云。孝哉閔子騫。馬云。死矣盆成括。時值會飲。座客咸歎賞。以爲皆的對。不一月。馬卒於三河官舍。先公丁外艱。歸乃知前對各自爲讖也。先公九歲時。先大父槐堂先生出對云。鶯梭燕剪。織成金谷錦千機。先公屬云。蠶尺魚刀。裁出吳江羅萬里。又守大同時。堂上春帖云。得牧與勸心則喜。不耕而食我何功。

積書

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於尤延之。著書之叢

莫過於尤延之嘗謂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博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頗有嗜書之癖三世之積書亦不少辛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爲煨燼迄今勤搜徧括尚未半於舊藏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束置庋閣以飽蠹魚既不觸目又不假人至有畀之竈下以代薪蒸者余每自恨不及蠹魚也

墅談卷二

關西閻侍纂

行帖

宋制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革吏姦歷試人才也今內閣制勑房及誥勑房皆士人書辦不用吏人刑部罪囚招詞皆問官親筆楷草付胥吏眾人繕生謄此謂之行帖吏人全不干與並其遺法也

芸香

魚豢典畧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爾雅翼云仲冬之月芸始生香草也謂之芸蒿倉頡解詁曰芸蒿似邪蒿可食說文云似目宿沈氏筆談云芸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芳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蔣親養老書云一名七里香今關中有一種香草當是此物俗以若松脂乳香者爲芸香非也

太乙山

陝西通志以五臺山在太乙谷口西遂指爲太乙山余按五經要義云終南一名太乙關中記云終南南

山之總名太乙南山之別號然則秦隴商洛之山既通稱爲終南亦宜通稱爲太乙非五臺一山可得擅是名也又三秦記曰太一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一名地肺今五臺不與驪山相近北去長安僅六十里即使太乙別是一山亦知決非五臺無疑又王維終南詩云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五臺一山延袤不及十里豈足當此五臺本名五福山載在舊志太乙谷自以中有太乙峯太乙湫而得名固不可傍指五福強冒玆名余嘗親遊谷中非臆說也

曹娥碑

會稽曹娥碑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世說新語以楊修解爲絕妙好辭異苑謂解者爲禰衡然修衡並未至會稽總是虛說耳

張良四皓書

殷芸小說載張良四皓書詞氣華靡秦漢間無此語態假作無疑

對偶之文

宋人以對偶之文爲不古然六經中未嘗無儷語伏羲畫卦便有奇偶若果值雙焉得不對但命詞古雅馴氣勢穩順或單或兩一任自然固不可拘以儷語爲工如沈約浮聲切響之說亦不宜專以散文爲古如宋人矇瞽之論也

金谷酒數

李白春日燕桃花園序云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金谷酒數人鮮知之按石崇金谷序云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三斗其數也又世說新語桓公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斗郝隆初以不能受罰然則罰必三斗固晉人之流例也

苮席

宋武帝張妃房有三齋苮席或不識苮字以謂字書所無余考玉篇草部有此字音仙註云草名似莞

、芧栗

芧栗即橡實形如栗一曰橡栗爾雅所謂櫟其實梂唐風所謂苞栩秦風所謂苞櫟本草所謂杼斗古今注所謂杼實邢昺所謂皁斗狙公之賦杜甫之拾錦里先生之收皆是物也按韻書芧音羊諸切櫟狼狄切由栩而杼由杼而芧由櫟而栗字變而聲不變也沈存中云即江南之茅栗以爲文之誤余按茅栗自是一物非芧栗也今有直以爲蹲鴟之芋者誠文之誤

也羊𦍩切字與蟹皆異足知其非矣

一蟹事

汲冢周書云海陽巨蟹其殼專車山海經云姑射國大
蟹在海中郭璞注蓋千里之蟹也又云女丑有大蟹郭璞注
廣千里也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好羞謂
四時所膳食若荊州之鮺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胥
蟹醬也淮南子云漆見蟹而不乾玄中記云天下之
大物有北海蟹焉舉一螯加于山身故在水中又云山
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洞冥記云善苑國嘗貢一
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謂之螯膠

勝於鳳喙之膠酉陽雜俎云平原郡貢糖蟹採於河
間界每年生貢斲冰火照懸老犬肉蟹覺老犬肉即
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氈密束於驛馬馳至京又
云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
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又云蟹腹下有毛殺人又
引伊尹書有蟹醬晉書云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
皆化鼠甚衆復大食稻為災廣雅云蟹蛫也其雄曰蜋螘
曰博帶北戶錄云儋州出紅蟹大小殼上多作十二
點深燕脂色其殼與虎蟳堪作疊子廣志云鏞小
蟹大如貨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腹中生死不相離

遼志云渤海螃蟹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跪如中
國蟹螯清異錄云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蟹糖蟹每
進御則旋潔拭殼面以縷金龍鳳花貼上又姑蘇志
云出大湖大而色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
十月雄出吳江汾湖者曰紫鬚蟹出崑山蔚洲者曰
蔚遲蟹又有江蟹黃蟹又稱秋蟹食既足腹有芒朝江
為樂蟹又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一曰蝤
蛑二曰撥棹三曰擁劒四曰彭螖五曰竭朴六曰
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蜠十曰蟳江十一
曰蘆虎十二曰彭蜞右皆怪山蟹譜所遺

一唐太宗秋日詩

唐太宗秋日詩集云日岫高低影雲空點綴陰唐詩
品彙以岫為峙以空為垂不若集語佳

一蜀馬

唐京師街衢乘大馬者行路之人皆識其名位乃給
事丞郎大卿監以上否則貴臣及方鎮子弟郎官皆
乘蜀馬遺補或騎驢又張元一嘲武懿宗云長弓度
短箭蜀馬臨堦騙蜀馬人多不知按資暇錄云成都
府出小駟以其便於難路號為蜀馬蓋果下馬之類
也

、急須僕憎
忘懷錄遊山具中有急須子者煖酒器也以其應急
而用故名即今之酒素子須訛爲素耶又有煖飲食
具謂之僕憎雜投食物於一小釜中爐而烹之亦名
邊爐亦名煖鍋團坐共食不復別置几案甚便於冬
日小集而甚不便於僕者之竊食宜僕者之憎之也
故名

夜半鐘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
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六一詩話
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時石林詩話云公未嘗
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墨客揮犀云至
姑蘇宿一院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
鐘何足怪乎尋問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
之詩人信不謬也庚溪詩話云余昔官姑蘇每三鼓
盡四鼓初即諸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
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白樂天
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
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
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

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
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
曰隔水悠揚午夜鐘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
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鐘耶詩眼云南史載齊武帝
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爲限
阮景仲爲吳興守禁半夜鐘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
之定夜鐘右許說皆足爲張繼解嘲余因又考唐六
典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人掌擊漏鐘然則三更
固當亦有擊漏鐘也又唐李益登天壇夜見海日詩
云仙人携我搴玉英壇上夜半東方明仙鐘撞撞迎
海日海中離離三山出陳圖南答宋太祖詩昨夜三
更夢裏遊一聲鐘響萬人行國初臨川朱彥昌臣山
詩云不知煙雨樓臺寺幾處鐘聲夜半撞又今京師鐘
樓每夜三更必鳴鐘亦謂之定夜鐘一日與客言及
夜半鐘事客曰人死而鳴鐘謂之無常鐘昔劉元城
貶梅州時轉運判官死夜半忽聞鐘聲是也張繼所
聞或時值人死鳴無常鐘亦不可知余曰湘山野錄
云金輪寺僧讀夜半詠中秋凡得清光何處無之句
喜極撞鐘江湖紀聞云新淦曾嘉林監司湖南在茶
陵交所寓某寺夜半聞鐘聲僧云半夜鐘自鳴莫曉

其故曾語帶行道士李子常曰若能法請禁之子常
伏劍伏於樓隅見寺中白犬登樓人立以前足擊鐘
明日語僧用白犬白雞白羊以祭䰠其怪遂絕然則
張鷟所聞或詩僧得意或白犬作妖皆不可知也客
大笑而出

善走

弘治間安肅有小泡兒者日能走三百里先公有詩
詠之云小范兒騏駿飛脛細毛長無學內日行三百
到京師明日還期下安肅州縣公文不留飛錯錢日
受供家計年年兩足忘勞疲天生而人亦何異聞道

胡雁吹寒邊安得剛翮四五千橫行沙漠如雷電鳧
教習豆瓶民存余按山海經丁靈國人馬蹄善走自
鞭其蹄日三百里抱朴子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
日行三百里趙佗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
里又三國時虞翻能步行日三百里孫策躍馬翻能
隨之後魏楊大眼驍捷跳走如飛以長繩三丈許繫
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即用爲軍主隋麥鐵杖
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初在陳爲執御繖夜至南徐
切盜旦還執繖五代王進走及奔馬周太祖時至彰
德節度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又有唐彬走及奔
鹿又陳州有一婦人爲賊䰠號白鷂稱日可行三百
里今以函夏之廣浩穰之衆博募之下寧鮮斯人

百歲以上壽

闞公甫云往爲浙江憲副時縉雲有訟田者引二老
人爲證一年百三十歲一年百十五歲皆視聽精明
步履強健且善飯但首赤無髮耳聞者頗不甚信余
按漢張蒼年百餘曹魏鉅鹿張豨百五歲并州刺史
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鮮卑奴年二百五十歲
元魏羅結百二十歲梁鍾離人顧思遠一百十二歲
樸城有人一百四十歲荊州人張元始一百十六歲

隋大業中雁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
二寸唐應[illegible]過年百餘洛中遺老李元爽一百三十
六歲五代王仁裕家遠祖母二百餘歲宋項州楊遇
劉文叔遇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其九代
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此皆紀載分明諒不虛誕又正
德間陝西省城豬市彭家一婦人百四歲城北甎轤
井楊家婦人王氏百十五歲今嘉靖二十三年長安
郭渡村一段姓男子百一歲咸寧鳴犢鎮人晚香祖
母百十六歲鄠縣唐官人寨故軍張傑妻王氏百十
三歲並見在此皆耳目所逮的匪妄言然則縉雲二

者不足異矣春秋以爲戒及釋道書亦稱不殺論也

娼盜

律云凡盜賊曾經刺字者俱發原籍收管跡察若令其人戴狗皮帽每月朔望赴所司查點仍夜夜地方火夫遞更詰察在在其門立小牌楔高三尺許書曰竊盜之家令出入俯伺於也凡遇儒學行鄉飲酒禮時令其長跪堵下宴畢方放回別惡之此可謂嚴矣又國初之制伶人常戴綠頭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容街中走止於道傍左右行樂婦帶皁冠不許金銀首飾身穿皁背子不許錦繡衣服亦所以抑淫賤也今不知此制已久善惡良賤混然無別矣姦盜何由得息風俗何由得正

、長鬚

鬚以長爲美王褒云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是也然史籍稱載不多其人惟庖羲則鬚垂委地長莫加焉後世惟文中子垂至腰元完者都長過膝唐紀處訥宋姚平仲皆長數尺然不的著尺數至王育劉淵皆云三尺唐高宗時倭國使者鬚長四尺獨劉曜鬚髯百餘根長五尺可謂極美矣又許惇鬚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齊文宣因酒截其半號齊鬚公甞撚鬚長四尺曹操敵懼後剔爲徒隸使人視之謂其虬鬚直視者有所驍遁令自殺謝靈運鬚美奈嘗見其畫像長至過膝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唐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斯並鬚之厄哉

玄鶴

崔豹古今注云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謂之玄鶴今平凉崆峒山有皁鶴洞洞中有七玄鶴相傳每見必主兵革年來北虜頻動遊人往往見之

全眞肉身

一統志謂廣西全州湘山報恩光孝寺有唐至德間禪師全眞坐脫肉身尚在余意至德到今已八百歲倘非金石焉能不朽以爲烏有之說一日馬平戴比部欽云曾親睹禪師肉身丈體柔軟膚革充盈趺坐儼如目光有爛寺僧時爲盥浴且與更衣靈響赫然人不敢慢稱曰無量壽佛因訪之全州人陳客部儞蔣方伯彬所說與戴皆不殊始知非妄又聞韶州曹溪六祖杭州紫陽菴下野鶴亦並當時肉身未朽信石

胡子崖聖泉

四川志云酉陽宣撫司北一百里有胡子崖下爲孔洞行者過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云婆婆賣水來初呼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滴數點至呼三五聲其水如壺中傾下注於崖下石盤中量足幾人用即止至今如常宋王鞏聞見雜錄云夔峽將及灔澦堆峽左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忿家家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氷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則水於是出矣右二事正同文皆在蜀地

水君

松漠記聞云戊午夏熙州野外濼水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余按崔豹古今注云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觀良久乃入水中然則熙州所見或者其水君乎

枳椇

枳椇一名枸一名木蜜一名樹蜜一名木餳一名白石一名白實一名木實詩南山有枸義疏云樹高大似白楊在山中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崔豹古今注云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甘美如餳蜜廣志云葉似蒲柳子似珊瑚其味如蜜十月熟今閩中有之謂之拐棗禮婦人之贄有所謂椇者即是物也

關西胡侍纂

忘勢

唐太宗初嗣位與魏鄭公語恒自名宋真宗宴樞密陳堯叟等於便殿御坐於席東堯叟等坐席西如常人賓主之禮神宗中秋命小燕對設二位宣王岐公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乞正其席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醒也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從再拜就坐右三君可謂忘勢謙光之主何損

其尊我

太祖為吳王時與誠意伯書署御名即位後賜宋學士文綺白織亦命懿文太子署名繼然後命宗將軍中尉其秩等於品官而與人書刺間有不肯署名者亦有署客於側席者宜搢紳之公守與交接也

、刺李西涯詩

正德初有無名子以詩揭於李西涯少師之門云高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湖南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語意肯佳

鷗

鷗一名吐綬一名功曹一名錦囊一名避株一名真珠雞一名綬鳥即今關中所謂朝雞者也

、鵕鸃

鵕鸃即錦雞一名山雞漢初以為侍中之冠今制以為文官二品服色

穆遊擊鬚

大同遊擊將軍穆鬍鬚甚多長二尺餘髮則甚寡且短先公云此名倒提頭蓋即于少保謫望刀眼王都憲文濺血頭之類不令終之相也未幾而虜臺之役一軍盡沒穆自到死又云鬚甚長者多不令終歷考古昔十驗六七

田州城

寧夏北百里有田州城城已頹圮中多枯骸或立或臥位置儼如意者當時董工之人殘忍不道如此于阿利之徒殺役夫而築於中耳其地極邊虜所出入風沙黯慘鬼火縱橫過者靡不毛戴先大父槐堂先生有詩云漠漠寒沙雨把平青山淡淡野雲輕孤城盡日鳴笳鼓流水長年怨稻秔春燐激風消凍骼夜深燐火照荒營題詩欲弔英雄骨把筆無言恨

轉生。

席萁草

席萁草。一作息雞草。高四五尺。叢生沙中。既任作繩。又堪秣馬。靈夏之野。此物最多。述異記云。席萁一名塞蘆。生北胡地。古詩云。千里席萁草。又唐張籍送李騎曹靈州歸覲詩云。席萁侵路暗。又王建席萁簾詩云。單于不向南牧馬。席萁遍滿天山下。又五代史云。契丹裹潭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息雞與席萁。稱謂不異。但音字不同耳。今土人訛云席私。又訛云集季。又謬書作蓆苫字。韻書無苫字。杜撰之文也。

水異

句容縣半湯湖。其水同一壑。而半冷半熱。熱可瀹雞。皆有魚。魚交入。輒死。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崇寧一大井以片石開二竅。幕其上。一竅汲以造餳。一竅汲以爲漿。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其用。恒山有雙龍泉。相去僅丈許。而一甚甘。一甚苦。已上足見造化萬殊之妙。

二月賣新絲

聶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意以田家貧極。不能待至蠶月。豫指新絲賒價。懸賣以救眼前之急。或云寅年喫了卯年粮。正此義也。史繩祖學齋佔畢謂二月蠶尚未生。安得有新絲。當是四字傳寫之訛。殊未達作者之旨者。然則五月亦無新穀。五字亦當攻作七字耶。

表忠觀碑

蘇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王安石以爲似太史公年表。史繩祖以爲倣柳柳州壽州安豐縣孝門銘之體。余按漢曾相嵩孔子廟卒史碑。及魯相晨孔子廟碑。皆是此體。又魏野王令司馬孚修沁口碑。只錄奏狀。絕無銘辭。再不見

用其體者。

碑

宋孫何作碑解。以爲碑非文章之名。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不當以繞紼麗牲之具。而名其文。其辨甚悉。余以碑名之稱。其來甚遠。豈皆不曉斯義。謬冀其名。按文心雕龍云。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觀此則碑之名義。坦然可知。碑解之作。其亦贅矣。

長城之始

世謂秦始皇初築長城。非也。秦昭襄王滅義渠。始於

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昭王破東胡卻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時在始皇前

烏鼠同穴

禹貢鳥鼠同穴孔傳云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蔡仲默以為怪誕不經不足信而謂同穴自為山名烏鼠為同穴之枝山按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郭璞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也今鳥鼠同穴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俗呼為青雀山實有鳥與鼠同處於穴又甘肅永昌衛山中亦有此異鳥則灰白色其名本局兒鼠則如郭璞所云其名若术兒不獨渭源為然蔡氏南人又値南渡後烏鼠偏在北朝宜其不信然爾雅所載豈得未聞今瀞州有糖牛與蛇同穴嘗鹽累墮入穴取之其氣如玉可以為器使語北人亦當不信也

上聲濁音

韻家謂上聲字全濁音者讀如去聲謂之重道如動重奉后市士祀俟被似拒距巳怙扈部序緒輔父杜亥遠殆怠倍在罪忿犯近腎愼辯善部單啓兆紹道抱昊鎬皓造惰禍象杖蚌靜阜受後咎陰範犯禪等字皆是也謂之如者特彷彿似之而已今直呼作去聲過矣

木在奎

宋太宗即位後朱邸牽攏僕馭者皆位至節帥時浦城知縣李元侃以為太宗即位木在奎居兗州地分奎為天奴僕宮故當特執馭者皆驟居高貴正德間閹奴如錢安錢寧錢彬張雄張容谷大寬谷大亮皮德鵬皆位都督及伯爵至於橫金拖紫濫職錦衣者無慮千數豈其時亦値木在奎耶

楹

楹柱也今人作文謂屋三間為三楹五間為五楹誤也三間當云四楹五間當云六楹謂四柱六柱也假如一間當云兩楹謂兩楹之間也故曰間蓋兩柱對立始能成屋若止一柱梁棟安施故字書解楹為盈盈然對立之狀又儀禮士婚禮云授於楹間南面禮記檀弓云奠於兩楹之間其義可見

經書闕誤

朱晦菴大學章句補致知格物之傳蔡九峯尚書集傳考定武成之篇晦菴又並儀禮經傳雜引大戴禮

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類以成書又吳草廬為逸經八篇取小戴大戴鄭注雜合成之近日又有大學定本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為即格物致知之傳周禮司空篇亡漢儒乃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庭椿王次點以為未嘗亡欲於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已上固皆各自有見余以為恐非闕疑闕殆及史闕文之義按宋雍熙初日本僧奝然云其國中有五

經書又歐陽修日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今日本國當通貢中朝倘得遣使一求以訂經典脫誤實斯文莫大之幸也豈不愈於求宛馬取佛經者哉

放白龜

續搜神記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約岸廻顧而去由是觀之放白龜者毛寶部下之軍人也世直以為毛寶誤矣

異酒

山海經播汁甘為酒齊民要術沈約集皮日休集皆有播酒烏弋有東牆酒交趾有椰子酒大宛有蒲萄酒南蠻有檳榔酒眞臘有朋牙四酒辰溪有鉤藤酒扶南國有甘蔗酒鞬粗有馬湩酒烏孫國有青田核頓遜國有酒樹又有安石榴酒波斯國有三勒漿酒訶陵國以柳花椰子為酒扶南有椰漿又有蔗及土瓜根酒皆不假麴米而成

弟事兄禮

楊椿及弟津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椿不命坐津不敢坐崔孝暐等奉兄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司馬溫公於兄伯康奉之如嚴父竇儀尚書每對賓客即其弟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今世弟之於兄多不肯下並坐並行甚者不為異此倫殆於廢矣可勝歎哉

喻塵莊謔詩

駱武庫用卿本餘姚人以寧百戶戎籍登正德戊辰進士人目之為駱繩頭以鬚頭縱絲故也老而無子寵

夏節愚軒先生贈兪誠詩有曰云遇君寄語駱縄頭一別縄頭又幾秋不識縄頭從此後可留結下小縄頭。

落霞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兪成螢雪叢說解落霞爲飛蛾謂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所以齊飛若霞則不能飛余按王儉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語雖依倣前信而益俊逸之若兪所云則風儀亦不能明芝蓋亦不能飛又不知當以何物爲解且拘陋穿鑿大累奇俊之氣

郢樹煙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無一字不佳周少隱竹坡詩話乃謂夢中焉能見郢樹煙欲易煙以邊又以犯前韻遂而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荊門郢樹煙子厚不幸遭

此論。

嘲詩

孟浩然春曉詩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嘲者以爲盲子詩賈島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以爲燒殺活和尚有贈漁父者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以爲患肝腎風貫休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嘲者云是人家失却猫兒詩僧處黙錢塘白塔院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以爲分界堠子每日更忙猶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本程師孟詠洪州府中靜室者李元規以爲登溷之詩張祜柘枝詩云鴛鴦鈿帶抛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詩祜曰公之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非目連訪母耶羅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曹唐曰此乃詠女子障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燕西王母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高英秀譏李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梵語詩羅隱曰雲

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丑見鬼詩注句警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乃衛子詩不然安石四跳王荊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皆可笑也又僧懷濬詩云家在闕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余亦以爲衛子詩也

唐明皇幸驪山

杜牧華清宮詩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遯齋閑覽云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支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余按雍錄云觀風殿有複道可以潛通大明則微行間出亦不必正在十月此猶意度之說及觀陳鴻東城老父傳云玄宗元會與淸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是其出幸驪山果不必於十月爲有據矣又陳鴻長恨傳云天寶十年避暑驪山宮愛日齋叢抄云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生日幸華淸宮于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支因名荔

支香唐書禮樂志碧雞漫志楊妃外傳所載皆與愛日齋之說略同則明皇果嘗於荔支熟時幸驪山又爲有據矣杜牧又有華清宮長篇云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支香倘非事實豈容再言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魂散馬嵬間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永叔係唐史者詠唐事當不誤也

二漆水

富平縣石川河則禹貢又東過漆沮之漆水也入渭在涇水東武功縣武水則綿自土漆沮之漆水也入渭在灃水西二漆東西相去蓋數百里雍錄圖說分析頗明今武功志乃以武水爲禹貢之漆辯說甚力陝西通志亦因其謬然禹貢之漆分明序在灃涇之東而以灃西之漆當之不考之過也

夔

后夔典樂而後之言樂者有杜夔有曹紹夔有蘇夔有姜夔有劉夔

司馬公題字

太乙谷中石壁上有司馬溫公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又於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亦題云然當有深意不特爲登山發

也

泣筍事

杜工部送王判官扶侍還黔中詩云青青竹筍迎船出蓋用孟宗事然孟宗泣筍在母卒後似不宜用替寧筍譜稱泣筍者又有劉殷丁固程崇雅余考劉殷傳其所泣者堇非筍也

墅談卷四

關西胡侍纂

籬根

唐盧綸晚到盩厔耆老家詩云亂藤穿井口流水到籬根鄭谷自遣云閑硯晚鶯窺砌餅迸階春筍隔籬根于鵠南谿書齋云草生垂井口花落擁籬根宋梅堯臣贈鄰居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譚知柔雪後云晚酢抉筇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賀方回定林寺云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遙疑挂樹猿有笑籬根無出處者因枚舉此

座主門生禮

福建建寧府學教授黃先生伯川字德洪餘姚人成化丙午為先公鄉闈考試官後先公為戶侍黃猶在學職一日來謁先公延之堂奧具冠裳行四拜禮黃但南面爲四長揖而已以一郡文學而受卿佐之拜當時兩高之今雖會試座主門生之禮亦不能若是矣

荔支

廣志云荔支樹高五六丈似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肉白如肪

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酸甜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
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王逸荔支賦云條幹紛錯
綠葉蓁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若繁星之著天
皮似丹罽膚若明璫潤侔和璧奇喻五黃仰歎麗表
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白居易荔支圖序云
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
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
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張
九齡荔支賦云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
剖明璫出未玉齒而殆銷雖璚漿而可軼彼衆味之
有五此甘滋之不一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
燠熇客或煩憒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泰信聞
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繢有終食而累日愈益氣而
理內蔡君謨荔支譜云興化軍荔支大重陳紫其樹
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
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
香母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
得而狀也歷觀前說則荔支之珍美從可知矣然惟
產於閩廣及蜀而中州無之至漢高帝時南粵王尉
佗始以龍眼樹龍眼即今之荔支也漢武帝破南

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支得名自交趾移植百株
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
然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死
者數十遂不復茂其實則歲貢焉郵傳疲斃於道極
爲生民之患司馬相如賦上林云遝答離支正述當
時所見蔡君謨以爲夸言無有蓋不考也但云遝答
乃繁夥之稱此則詞人過實之言耳乃後東漢時南
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
繼路臨武長唐羌上書陳狀和帝始詔太官省之唐
天寶中楊妃嗜荔支歲命涪州驛致七日七夜至京
人馬多斃於路百姓苦之然皆漢武帝始之也白居
易云荔支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
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涪去長安不大遠然猶
七日七夜方至計其色香味已盡去至若交趾南海
遠三四倍倘非旬月難達東京腐爛之餘將焉用之
今閩廣修貢及貿諸四方者皆紅鹽蜜煎曝者雖
遠不遠初摘之珍美然猶中食勝於腐爛之餘多矣
負暄雜錄云宣和殿前有荔支四株結實甚夥不知
何以能爾也杜陽編云羅浮先生軒轅集上因語京
師無荳蔻花及荔支俄頃二花並連枝葉凡數百鮮

明若累如新拋此則仙術幻伎不可以常度測也嘗漢武楊妃必欲食
荔支時倘得躡浮丘生一來豈不勝紛置候奔馳之苦

鹽米苗鹽石鹽

吳徐知誥用歙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
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南唐李先主亦用此法而授民之鹽增至
二斤沿至宋時增至二斗五升謂之苗鹽皆所以優民也渡江以後
官不授鹽而民戶於正苗外別納鹽米如故是以洪內翰魏數
文羅鶴林馬碧梧皆惻然興嘆我朝舊制民戶丁口納鈔支鹽
大口十五歲以上月支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十歲以上月支鹽
半斤納鈔五百文謂之戶口食鹽優民之意不殊往昔數十年

來官鹽無升合及民而有司日取鈔銀急於正稅優民之典反以厲
民官既不與鹽又私鹽之禁至今爲嚴密是民終無食鹽之
期矣奈何奈何

干寶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凡干段干之干字出滎陽潁川宋有
干犨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趕於干遂讀作虔字韻淳于鮮于之
于今晉書干寶書于作干文選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
搜神記則云干寶周禮注亦云干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淏
所以歎其無辨也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干寶一吏進曰
乃于寶非干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
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今世
士夫讀作于寶者尚多有之獨不愧於斯吏乎干寶
所著又有干子十卷

忍辱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
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
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
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淮陰
步隲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
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隲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

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
時旌欲委去隲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而今舍
去欲以爲高秪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
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隲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隲辭色
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隲
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隲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
隲曰何能忍此隲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
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張耳步隲之見與俛出胯下
者正同雖其高識雅量迥異淺夫然而揆量事情元
非得已乃若子房於圯上之老絕無利害相臨而爲

辱再三隱忍不校是則難能也已

食澡豆

盩厔趙生御游娼家不識澡豆娼詒之以為補藥遂命蹛湯服之聞者莫不捧腹余按晉王敦初尚武陽公主如厠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又唐江東陸暢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水服之或曰若為貴門女婿幾多樂事暢曰貴門苦禮法俾予食辣麨殆不可過又宋瑞州楊某醫道盛行招者相繼郡守得危疾夜急招之楊適醉歸不能拜事

褁藥授介旦起盥面不見澡豆而所褁藥在焉方知其誤而郡守謝禮至矣蓋郡守得卒風診澡豆中有皁角去風也然則食澡豆者亦自累有故事趙生不足異也澡豆今謂之肥皁出德州者佳

缾隱

申徒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缾時躍身入缾中時號缾隱冷謙字啓敬武陵人國初為協律郎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愼勿多取過分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以聞按引上姓名命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者以缾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缾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缾至御前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缾中響應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缾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余謂申徒有涯壺公費長房之流也冷啓敬左慈羅公遠之流也

郡縣同名

今天下府以太平名者二（南直隸　廣西）州以通名者二（順天府　揚州府）以趙名者二（真定府　大理府）縣以太平名者三（寧國府　平陽府　台州府）以定遠名者二（鳳陽府　重慶府）以永寧名者三（隆慶州　河南府　吉安府）以新城名者四（保定府　濟南府　杭州府　建昌府）其他二名相同者不可枚舉只以陝西一省而言徽州寧州蘭州咸寧山陽華亭安化石泉之名皆與他處相犯至於安定不但鞏州有此縣名而本省鞏昌延安兩府亦並有之稱謂相殊不簡便

梁王詩

元梁王自建康之京都途中作詩有云兩三點露滴如雨六七箇星猶在天當時以爲新奇然唐高延遂已云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

雪詞

宋文及翁作百字令詠雪云淡巴没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鋪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使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盡識賈似道之折量也

錢唐遺事以爲陳藏一作詞名念奴嬌宣德間凝𡨚子有天淨紗云無端巽二聲喧堪嗟滕六奮權高擺東郊駐輦道從他施展終須還我春權成化間王舜耕有落梅風云紛紛下穰穰飛白占了許多田地凍餓殺普天下黎民都是你怎做得國家祥瑞二詞語意皆踵文及翁並有所刺深得比興之體

李白與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胡应新話云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藝苑雌黄謂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即老杜也又豈獨飯顆山頭之句哉余觀李集又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是又不止堯祠之贈而已也

詠妓行第詞

宋人有詠妓行七詞云元是竹林舊侶但去人日偶

相遇笑盧仝狂怪嘗茶問予建詩成幾庭憶去年今巧同攜把琴絃細細說與傷你愛撥琵琶三坐下丑男二女小石調遍地花也又有河傳詠妓行四者云雙花對植似黃封和了龍香難敵（四和香）悶抱琵琶試把么絃輕撚算行家總認得（四彩）（行）朱窗戲捻骰兒擲（朱四骰子賭名）四隻惟有燒盆貢采偏難覓（四隻滿盆名燒貢紅）常把那月字橫書謝三娘全不識（俗云四字謝三娘罷字頭）又有詠妓崔念四詞云識箇人人恰止二年（諧崔）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

擬問卜常占歸詩捹三八清齋望水同賀桃葉然被
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避冦南山

貫氏談錄云僖昭之世長安士族多避冦南山中雖
荐經離亂而兵難不及故衣冠子孫居鄠杜間室廬
相比今北虜憑陵時及內境無力豫營田宅於南山
中柰何

劈正斧

南村輟耕錄云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
廣半之徧地文藻粲然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

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
以正人不正之意近閣周密志雅堂雜抄乃知此斧
蓋殷玉鉞宋宣和殿所藏後歸金金入於元

白翎雀

元教坊大曲有白翎雀乃世祖命伶人碩德閭所製
始甚雍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
會稽張憲作歌以詠之曰眞人一統開正朔馬上鞮
鞍手親作教坊國手碩德閭傳得開基太平樂檀槽
鈃呀鳳凰齶十四銀鐶挂冰索摩訶不作兜勒聲聽
奏筵前白翎雀霜曤曤風觳觳白草黃雲日色薄玲
瓏砑玉九天來亂撒冰花洒毡幕玉翎琤琤起盤礴
左旋右折入寥廓嵒崿孤高繞羊角啾啁百鳥紛參
錯須臾力倦忽下躍萬點寒星墜叢薄著然一聲震
龍撥十四絃牿一抹鴛鴦飛起碧雲平鷙鳥東來
海天闊黃羊之尾文彩䟦王液淋漓萬壽盃九龍殿
高紫帳煖踏歌聲裏懽如雷白翎雀樂極哀節婦死
忠臣搖八十一年生草萊鼎湖龍去何特回□臺丘
學士瀹與公卿會飲坐中搊箏作此曲因口占一詩
結句云不堪亡國音猶在促數繁弦叫白翎按以白翎
雀即今箏中所彈海青拏天鵝者是也近日又有被

之琵琶胡琴者矣

廁上作文讀書

左思作三都賦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
一句即疏之錢若水坐則讀經史臥讀小說上廁讀
小詞宋京走廁必挾書遠近聞其諷誦歐陽修云思
索文字多在三上謂馬上枕上廁上西公固皆勤學
但溷廁褻穢暫輟可也

陸玩鄭綮

陸玩拜司空曰以我爲三公天下無人矣鄭綮拜相
曰歇後鄭五爲宰相天下事可知矣世有庸才據顯

位而揚揚自居恬不色愧遂謂天下眞皆莫己若者
則又二子之罪人也
白髮詩
杜牧之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王
威寧越翻其意云近來白髮無公道偏向愁人頂上
生亦佳
耳字事
管子桓公北伐孤竹至卑耳之谿梁簡文船神記云
船神名馮耳朝野僉載云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
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圖乃酋

耳也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又虎名李耳西耳字
事韻府羣玉耳字下皆不載知其他遺脫多矣
文正
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宋朝得此謚者惟司馬溫公王
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昉王旦皆謚文貞後以犯諱
遂呼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
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足見宋議猶公我朝先
烈不愧茲號者豈無其人傾李少師東陽獨得此謚
遂與司馬王范若是其班公議若茲何以厲世
蠹

東漢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
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如此非
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蠹潛乃拔取既去
衆見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蠹上晉武陵王曄曄
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
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江夫遂斷以爲釵
每夜輒見一兒繞床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天當相報
江夫惡之月餘乃亡梁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
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鍮石香爐答曰檀越既能
戴蠹貧道何爲不執鍮段公路云通天犀堪爲釵蠹

世不知蠹是何物按南史齊高帝見主衣中有玉介
導謂長奢侈之源命打破之又褚淵介幘玉導隋禮
儀志云簪導者簪所以建髮於冠導所以擽髮入巾
幘之裏劉孟熙云導即摘髮之摘愚意導當是掠鬢
之篦今所謂剧子者也蠹道音同定是一物

墅談卷五

關西胡侍纂

天雞

爾雅翰天雞郭璞注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詩豳風六月莎雞振羽是也又曰樗雞又翰天雞郭璞注云鶾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玄中記東南有桃都山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右三者非一物而同名天雞

鬼假人

風俗通云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桑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忘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諸弟衰絰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悵惘良久漢直乃前為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此筆記云昔人有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病且死而告其僕已而不死其妻在家聞壁中聲異其夫也曰吾已死若不信金釵在某所妻果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反以為鬼右二事甚相類然不知何物怪鬼假託如此足發一笑風俗通敘事纏綿樸茂亦自可喜

江黃人魚

洽聞記云隆安中丹徒民陳理於江邊作魚簄潮出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臥沙中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簄潮來今當去俎異志云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

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亂紛肘微有紅鬣查命水工以篙扶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

封肉芝

江鄰幾嘉祐雜志云徐綱廷評監廬州稅河次得一小兒手無血懼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也食之多力神仙感遇記云蕭靜之掘得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之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云肉芝也右二物形狀既同不知何以別其為封與肉芝也

抹胸褁肚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乾道邸報臨安府浙漕司所進成恭后御衣之目有粉紅紗抹胸真紅羅褁肚乃知抹胸褁肚之製其來不近

狐妖

陳後主時有狐入床下捕之不見已而陳亡宋徽宗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已而北狩元順帝至正戊申九月有二狐自端明殿上出已而元亡

千字文

劉賓客謂千字文乃梁武帝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雜碎無序召周興嗣編次而成然既云女慕貞潔又云紈扇圓潔有二潔字焉得不重

五代史

楊用修云歐陽氏五代史譏之太過至云勝于史記自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稡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況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足為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余按陳無已云五代史周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為堯山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朝知思曰五代史紀傳所載時有不同梁之殺崔嗣子于京師也紀以為遣朱友謙而傳以為遣朱友諒楊涉之相梁三仕三已而歲月所具紀載實異至其末年之為相但書其罷而了不知其所入之歲凡唐明宗在位七年餘耳而論贊乃以為十年又不為韓通立傳劉攽以為第二等文字然則五代史在宋人已有譏誚之者矣

元史

元史最鄙冗不足觀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名既秖多一字履歴復不大殊惟敘述之辭少有詳畧耳當是一人誤而為二也前代史書未有疎謬若此者

金史

宋遼金三史金特精鍊有法宋遼遠不及

槧

槧三音千廉切七豔切在敢切說文云牘樸也从木斬聲謂始削麤樸也論衡云斷木為槧釋名槧漸也槧

版長三尺言漸漸然長也西京雜記云楊子雲常懷鉛提槧謂以鉛刻於槧槧以木爲之可修削故稱簡版爲教削今人不復用此然爲鳥絲闌者以鉛刀并界尺畫之則謂界尺爲槧或亦可也

虎子

周禮玉府掌王之褻器注謂清器虎子之屬漢書萬石君傳注械虎子也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抱之以從人云李廣鑄銅象虎形爲溲器示厭辱之也世謂溺器爲虎子當自李廣始

李文達

楊文貞公士奇於攻已者目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李文達公賢譏之以爲有愧於文潞公之於唐介及其虎羅狀元倫則與文貞不殊成化中大學士萬安有以詩弔之曰聞道先生已蓋棺薤歌聲裏萬人歡塡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蓋指已非當日冰山無復昔時寒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嗚呼李文達豈料後人復以其譏楊文貞者而反譏之哉

盜跖篇

盜跖篇謂孔子與柳下季爲友不聽其言往說盜跖盜跖數之有教子路菹之語按柳下季在魯文公時當已不少子路死於哀公十六年去文公之卒已百有三十年許柳下季不在人間久矣孔子焉得與之爲友以是益知盜跖之說蓋莊子寓言若其語之醇疵不足辨也

書八行

漢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孟浩然詩云却喜家書寄八行正用其說今人但謂八句詩非也

鼮鼠　鼨鼠

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惟攸對曰名鼮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按視書如攸言郭璞以爲終軍誤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以爲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說文所謂鼨鼠洪武正韻以爲軍若虛誤正統末姑蘇劉欽謨官虞衡四川貢諸獸皮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斑黑正類豹文劉以爲類即鼨鼠

余按爾雅鼨鼠豹文鼮鼠郭璞於鼮鼠注云未詳於豹文鼨鼠注云鼠文彩如豹者而許氏說文鼮注乃云豹文鼠也蓋許氏讀爾雅誤以豹文爲上句耳當以實從郭璞爲正

韋州倉

倉鼠之家也獨韋州倉自來無鼠莫測其故

獄鼠

刑部十二獄鼠多且大大如猫白日羣走全不畏人重囚關三木臥籠柙也不能轉側横遭咀嚙有致死者正德十三年余役提牢乃獄畜二猫鼠始不爲害

按酒

今呼下酒具爲添換鄉村人則呼爲按酒城中人每非笑之然按酒之名其來實遠陸機草木疏云蕃接余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按酒梅宛陵詩亦多用按酒字今賜宴有按酒又有軟按酒

佛汗

嘉靖五年五月十九日豐水東普賢寺石佛及石羅漢徧體流水人以爲佛汗余意當是將雨之徵即礎潤之義也按魏孝昌三年洛陽平等寺外金像徧體皆濕時號佛汗永安二年此像復汗晉元康三年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像汗流濕地唐乾元二年渾天儀有液如汗下流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余謂並是雨徵蓋金與石類皆水之母是以將雨而其徵先見

咂麻酒

秦蜀之人醖酒於缶飲以筒名咂麻酒亦曰璅里麻按石林燕語云隴右夷人造噆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蘆酒還多醉蓋謂此也以是知咂麻酒其來甚久秦蜀去西夷爲近故其法盛傳

三絃

人言三絃始自宋樂間內府傳出按教坊記云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等者謂之搊彈家然則三絃之名唐已有之矣

末下鹽豉

世說新語陸機云有千里蓴羹但末下鹽豉耳二字語意自明曾三異乃謂末字誤書爲未而以末下爲地名欲與千里對言是未嘗閱世說新語也蘇東坡詩云每憐蓴菜下鹽豉又云未肯將鹽下蓴

第觀此會合三異之說

躤柳

北方五月五日馳馬射柳謂之躤柳不知其始亦不曉其義余按程氏演繁露云壬辰三月三日在金陵預閱李顯忠司馬最後插柳環以押毬塲軍士馳馬射之其矢鏃闊於常鏃略可寸餘中輒斷之名曰躤柳其呼躤若今聲今呼聲如故而不知有躤字然考韻書躤在亦切不作乍音又按漢書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蹛林服虔曰蹛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蹛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

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又大金國志云重午則射柳祭天又虜廷事實云虜人每遇端午中元重九三節擇寬敞之地多設酒醴牢饌餅餌果實祭於其所名曰拜天祭罷則無貴賤老幼能騎射者咸得射柳中者則金帛賞之不中者則褫衣以辱之射柳既罷則張宴飲以為極樂然則躤柳之事遠有所自其義亦可考矣

無字碑

唐乾陵西南有大碑高三十餘尺螭首龜趺巋然表裏無一字莫知所謂余意當是先立此碑以難於為文而止土突承瓘欲立石紀功德李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則先立未刻之事也余嘗至富平金瓮山見唐順宗豐陵前亦有無字碑土人云碑非無字蓋韜在石中此說似亦有理

肥遺

山海經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郭璞注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今大華西北峯上有肥遺穴云山海經又謂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又彭毗之山[illegible]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林水其中多肥遺之蛇然則此[illegible]物不獨

太華之山有之又英山有鳥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可以殺蟲此則別是一物但同名耳蜀檮杌乾德四年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肥遺見紅樓遺亦作螘

復姓表啓

唐鄭準為荊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為作乞歸姓表云名非伯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名朱說既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王銍謂

文正雖復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擇切也余按蜀檮杌翰林學士范禹偁少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亦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國復作范睢之裔比之文正尤覺簡切

織綵

今所謂泣綵當作織綵按禮記玉藻云士不衣織注織染絲織之周禮玉府文織注畫及繡錦詩織文鳥章注紋織書厥篚織文注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集韻或作結釋文織音志織訛為泣聲之近也或又作紵綵紵丈呂切蜀上聲去織音為遠當又是注之訛耳按說文紵麻屬詩可以漚紵注麻紵亦麻周禮典枲縷紵注白而細疏曰紵於義了無所取

鏌子

西域毛布俗謂之鏌子鏌音模韻書所無蓋俗字也當是毛音之訛按高齋漫錄云京師俗語謂毛為模今關西人猶然

渾不似

渾不似制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以皮為面四絃皮絣同一孤柱相傳謂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重造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遂以名元史以為火不思今人以為胡撥四皆相傳之訛

太歲

廣異記云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讎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之何翌明失所在傳載云董表儀宅在河沙塘東嘗欲撤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歲居北方不可興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按諸河說亦無禍右二說不知信否然太歲不能禍人而反自掇其禍是可笑也

埋懷村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燧甚喜果敗懷光此與彭亡邢公虎殺金平殺胡林事皆相類殆不偶然

九龍廟

嬾真子錄云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姥土大謂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曰身既事十主女亦如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今澄城無此廟而同州東南十餘里有九龍廟在九龍泉北謂澄

賊者恐誅然州志云元達魯花赤□記以大旱禱於廟云若得甘雨某有女願給使役語畢甘雨大降卒有人報云女得暴病死矣乃於廟後作一室而貌其像焉又按師友談記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余按河中去同州亦甚近當是一事而誤其地與人耳

護領

護領蓋著領以承汗者古謂之領巾宋明帝劉后遺祝在領巾上蠅頭細字是也以爲唐製或然唐詩有

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又云火鼠重燒布冰蠶獨繭絲直須天下手裁作領巾披

野談卷六

關西胡侍纂

乾龍

潞州清源王府有乾龍長尺許鱗鬣儼然按春渚紀聞云蕭江從狄殿前破蠻洞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奉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摭海鹽飲之每鱗中出鹽則收取用酒送一錢匕專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此龍歸蔡元長家余意清源府所有或是鹽龍否則蜥蜴守宮之類耳

殺惡僕

張垂崖布衣日客長安旅邸聞鄰家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垂崖詰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愼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垂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前至崖間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崖中歸告其鄰曰威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其聲婉而哀曉

起詢之乃同驛臨淮令之女今在任忿貪愚妾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難拒因許之女故哭柳素負義往見令詰其實令不能諱悉告柳柳忿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君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脅主人女爲婦是汝邪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恐行令往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間共食者乃其肉也右二事絶相類可置諸豪俠傳中而柳爲尤烈足爲貪色之戒

、寒具

寒具之名其來甚遠周禮籩人朝事之籩注云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杞玄嘗以書畫聚人觀之有食寒具者不濯手執書畫污之自是不設寒具齊民要術云寒具一名環餅酉陽雜俎伊尹干湯之言有寒具劉禹錫嘉話有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褊佳人纏臂金宋林洪謂寒具即楚辭之粻餭呉綱五總志謂是令之饊子

、行馬

行馬一名拒馬三國志魏文帝拜楊彪光祿大夫令門施行馬注云魏晉之制三公及位從公門施行馬陳後主特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訶開閤門施行馬唐李商隱詩云郎君官貴施行馬鮑防詩云柴門豈斷施行馬宋程大昌云行馬者一木横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禁約周禮謂之梐枑今官府前乂子也余按今制不論崇卑衙門前皆施之呼爲鹿角乂子乂讀作乍叱

鄭恒墓志

近內黃野中掘得鄭恒墓志乃給事郎秦貫撰其叙恒妻則博陵崔氏也遂以崔爲鶯鶯余按會真記雖

謂鶯鶯委身於人而不著名氏鄭恒之名特始見於西廂傳奇蓋烏有之辭也世以墓志之名偶與烏有之辭合而鄭恒之配又偶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志之崔爲鶯鶯誤也況會真記止云崔氏孀婦將歸長安不言博陵又無緣葬在內黃且墓志之崔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享年七十有六遡其生當在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若鶯鶯之生會真記以爲甲子歲乃興元元年少庚申四歲墓志屬纊之期蓋得於鄭氏家狀會真記設悅之歲蓋得於鶯母自言並不應少錯乃知恒之配殆別一崔氏也

原州鎮戎

平凉府鎮原縣。在後魏及隋唐。皆爲原州。在宋爲鎮戎軍。元爲金鎮戎州。今以固原州爲古原州。鎮戎千戶所。爲古鎮戎軍者。謬也。按固原州昔無建置。乃開城縣北境。開城縣即古所謂蕭關。平凉開遠開成皆其邊縣。成化三年。縣爲虜破。乃北徙四十里城今城。成化十年。設固原衛於此。弘治十五年。始陞縣爲固原州。鎮戎千戶所則成化初年撤置。或以爲蕭關非者亦非。

宣奏

老學菴筆記云。蘇子容詩。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咏之狀。今鴻臚通政宣奏。尚皆引聲曼延。此亦故事也。

梵宇

唐會昌中。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宋嘉祐中。天下三萬九千寺。今天下梵宇。吾不知其數。即京師一處。已不下三千。杜牧之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者。未足多也。且皆結構遝要。窮極華煥。游手無良之輩。其罷不僧。錦衣玉食於中。依倚城社。窩盜宄淫靡。非敢究詰。慶壽海印隆福報國功德香山平坡碧雲迎恩圓弘等。則其尤也。近聞慶壽海印功德圓弘。皆已折廢。又令天下拆毀寺院。蓋超卓之舉也。而有司怵於禍福。樂於因循。不肯奉行。安得狄仁傑與韓退之者。盡火其廬。人其人。以蘇民窮。以息淫盜。

李太白

李太白賦清平調。明皇三命白官。因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以激怒貴妃。卒爲所擠而止。余意太白踈狂。乘酣飛筆。未必有意。高力士萋菲之言。不足深信。及詳其詞。則所謂雲雨巫山。實含深諷。而飛燕之事。又嘗於宮中行樂詞一再及之。太眞爲唐禍水。正與飛燕同。而明皇不悟。二詞皆承詔之作。故皆寓意兹事。且復丁寧言之。冀其吟咏之餘。惕然警省。則國風諷諫之道也。顧以拳拳忠愛之念。翻爲小人讒譖之資排擯。太白之不幸也。世徒稱杜子美一飯不忘君。而知太白者鮮。余因及此。

宣勸

蘇東坡和王晉卿館伴高麗詩云。宣勸不辭金盌側。又和蔣穎叔端門觀燈詩云。十分宣勸恐難勝。又次王仲至喜雪御筵韻云。宣勸不多心自醉。宣勸蓋御

筵賜酒之名今御筵賜酒則有旨再三云官人每飲酒又云官人每酒滿著鴻臚官承旨傳而宣之乃知其制相沿已久

攢盒

郊壇遣內臣以攢盒分賜近臣惟閣老及鴻臚寺錦衣衛堂官有之盒中雜貯各色甜食珍果所識者有糖霜牛皮糖他多不能名狀云出自內庖余曾兩拜茲賜每賜則盒二枚

賜筵食品

賜筵食品有寶粧茶食響糖纏椀大銀錠小銀錠大

饅頭小饅頭肉湯粉湯像生小花果子油酥花頭鴛鴦飯馬牛猪羊肉飯棒子骨羊背皮黑白餅甘露餅大油餅小點心鳳雞鳳鴨燒煠按酒果菜魚鮓煠魚芸子麻葉笑靨米糕軟按酒等

聖節則有壽麪立春則有春餅元宵則有圓子四月八則有不落莢涼糕端午則有糕粽子重陽則有菊糕臘八則有臘麪僧人則用素

肚裏淚下

俗云肚裏淚下亦有所自宋高宗欲立德妃吳氏爲后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嘗諭吳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又與後先遠者甚朕甚有愧俟姐姐歸爾其遲正吳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才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

鼃蝦蟇

鼃與蝦蟇不同本草蝦蟇有毒陶隱居云腹大皮上多痱磊其皮汁甚有毒犬銜之口皆腫鼃無毒圖經曰似蝦蟇背青綠色俗謂之青蛙亦有背作黃文者謂之金綫鼃陶隱居云大腹而脊青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即爾雅所謂在水曰黽者是也又一種黑色

者南人名爲蛤子食至美即所謂水雞是也閩蜀浙東人以爲珍饌漢書武帝欲除上林苑東方朔諫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顏師古注云鼃即蛙似蝦蟇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蓋古時祭宗廟給食皆用鼃矣韓退之乃有答柳柳州食蝦蟇詩云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嘗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當是誤以鼃爲蝦蟇耳蝦蟇即今所謂賴黑麻豈可下喉哉若夫鼃則閩中人固嘗食之不獨蠻夷爲然韓公偶未之考也

墓祭

周禮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孰謂古不墓祭。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夫墓也者。親之體魄藏焉。故宜致其重也。祭之非過也。

男生子

正德末。蘇州男子孔方孕而生子。邸報內傳。靡不駭笑。蘇人至今每羞言之。是知宋宣和間。都城賣青果男子誕子之事。的不虛矣。

酒泉

禮運。地出醴泉。注。王者政平。醴泉湧出。十洲記。瀛洲[illegible]山出泉如酒味。名爲玉醴。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illegible]漢官儀曰。[illegible]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述異[illegible]十洲一曰瀛洲。上有青丘翠水。地生玉酒。飲之長生。[illegible]南昌國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寰宇記曰。漢宣帝開谷口縣。泉味如酒。故以醴泉名縣。醴泉縣志。泉在縣東南三十里。周圍數十步。深不可測。圖經曰。醴泉在扶風鄉。唐貞觀中復湧出。其味如醴。飲之可以愈疾。又漢光武中元元年。明帝永平十一年。隋文帝開皇二年。唐天寶六年。宋大中祥符元年。熙寧元年。政和五年。並有醴泉出。

松化石

河南新安縣西鐵門山王喬洞。有二株松。欹倒洞上。以手捫之。則皆石也。其一復產枝葉。碑言昔神仙大丹成。土木皆化爲石。余始不信。後閱白孔六帖及大明一統志。乃知此不足怪。帖云。回紇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志云。金華府永康縣延眞觀前。唐建中間道士馬自然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當化爲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山中松。往往皆爲石。刺史楊發舁兩石入郡齋。又以其二置龍興寺。石鱗皴宛然。蒼皮黛色云。

石魚

酉陽雜俎云。湘鄉縣有石魚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黃。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鬐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之作魚腥。今沂陽縣西四十里。魚龍有石。析之。中亦作鰍鯽形。鱗鬣宛然如畫。可辟衣蠹。余累親見。

泉異

壽州有咄泉。人至其傍。大叫則大湧。小叫則小湧。咄之則湧彌甚。茅山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出。又有撫掌泉。聞擊掌之聲。則湧沸。無爲州有笑泉。湧出石底。人有

笑聲泉益滾沸西寧衛有泉聞人足音即沸

虱處褌中

阮籍大人先生傳云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余按王充論衡云人在天地之間如蚤虱在衣裳之內然則阮語非杜撰也

麻胡

邇齋閒覽云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一謂石虎以麻秋爲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止二謂煬帝將幸江都令麻胡濬河虐用其民每以木鵞爲試鵞流不通

謂濬河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時止余按楊文公談苑云馮暉爲靈武節度使有威名羌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黶文也是有三麻胡矣

障泥乾

障泥乾亦曰障泥馬韂也韂俗作鞊晉王濟乘馬不肯渡水曰必是惜障泥乾人令解去之乃渡西陽雜俎云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飯食每說物無不堪喫惟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鎍脩理食之其味極佳李太白詩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正用王濟

畫

石中像

少林寺石壁中有天生達摩像如畫說者謂達摩面壁九年精專之極故神能貫堅如此然夷堅續志云永州蘇山多石人取以水淋之鋸破其像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又太平寰宇記云分水縣營道山上昔有二人入山得道不知所終石壁留二人影如道士狀晴日視之宛然又宋學士文集云洪武元年九月朔吳興林靜因斲地獲石類鳥卵圓且黝滌而視之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蒼袂翩翩如

淡金色背文外爲墨綠其內正白別有墨畫昂首行蛇絡之天曆中有官於麗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梓潼神戴席帽乘白騾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即茲數者足見造化生物不測之妙難以常見度

塔影

寧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乃又移在東廊殊不可測余按桯史云泗州僧伽塔院有塔影一日見於城中民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南村輟耕錄云松江城中有四塔夏監運家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

時有塔影長五寸許倒懸西壁上夷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以陰晴現於壁間一影倒懸二影向上如科舉之年現廳堂主登科者現於東室廁屋則凶右並奇異而松江者與寧夏頗類

天魔舞

元朝宴樂之舞有說法隊凡十餘隊其次七隊樂工十六人冠五福冠服錦繡衣龍笛方響栗六杖鼓與前一隊大樂合奏金字西番經之曲次八隊婦女二十人冠珠子菩薩冠服銷金黃衣纓絡佩綬執金浮屠白傘蓋舞唱前曲與樂聲相和次九隊婦女二十人冠金翠菩薩冠服銷金紅衣執寶蓋舞唱與前隊相和後順帝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十六天魔首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韈各執加巴剌般之器今俗所謂觀音舞蓋其遺法二人亦可為之其曲則金字經後繼以十六天魔中有哈哈吽唵嘛吽等語想亦當時遺音也

緯蕭

陸龜蒙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陶九成南村輟耕錄以為緯蕭二字尤奇余按莊子云河上翁家貧緯蕭而食解志不足奇也

久任

漢之守令多久任至長子孫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我朝永樂宣德正統間洪令近古其最久者若陝西鳳翔知府扈暹至三十年寧州知州劉綱至三十二年然後去故是時官無苟且之政民鮮送故迎新之費吏絕因緣盜匿之姦上安下恬太平之極扈真定元氏人劉河南鈞州人廉平之政人到於今稱之

墅談六卷通行本

明胡侍撰皆辨證古籍兼及時事而徵採龐雜多及怪異不根之語未免失實又謂宋人專以散文為古序為朦瞽之論尤失之偏僻矣

東谷贅言二卷

〔明〕敖英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八年沈淮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谷贅言二卷》提要

東谷贅言二卷 明刊本

清江敖英

嘉靖己酉自序云閑閱舊稿近殘缺一二存者日積久取其可評論古今一得之

愚不覺叱之隆莆記刊淮邑馬平和三洲沈淮序於予三洲丁丙適士蓮池禪師之

族也田居弟 序 真寶卷改吳 云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七 子部 雜家存目四

東谷贅言二卷 浙江總督採進本

明敖英撰英有慎言集訓已著錄是書上卷雜論立身處世之道多

舉古事為證下卷亦論詩文所載明初都督府軍職太僕寺馬政有

禁不令人知并嶺涂歲派坐派之始末尚資館之聘士皆足補史志所

未備亦識小之類

慎言集訓家兄曾梓入當歸艸堂叢書同治十年中秋后四日從

苕上書船以四百錢購此謹錄提要於卷并記歲月八千卷樓丁丙

刻東谷贅言序

贅言二卷東谷敖公之所著也公先在[illegible]綠雪亭雜言其傳議雄談光流有聲海內愛而傳之久矣然當是時方策勛樹績闡化千里特於自公退食之餘敘次所見而慷慨議論人尚珍愛矧今笑傲林丘逍遙雲石或觸景會心或感今思古其超然之識確然之見能無嗣述者乎余一日謁東谷輒以此意探之公果出二帙示之曰此猶贅爾然去之又不忍也子其以爲何如余惟言者所以攄發胸中之所蘊也世之言有二摛藻濡毫誇奇競麗非不燁然美也而道遠矣若夫裨益身心增廣聞見者非無辭也而情深矣考古今之同異權人物之高下究心迹之是非定言行之臧否詳制度之因革洩前人之所未發啓後人之所未知初何贅之足云東谷之意得非欲相忘於無言與公以一代[illegible]

儒行成表樹言成模楷而聲實兼懋余方垂髫數聞搢紳先生謂其名世豪傑既而覩所製作雄邃傳朗意必光明俊偉人也今也天假良遇每一會晤必聞嘉論皆直剖藩籬鑿鑿可行而高卓之行尤使人欽畏思法信哉信哉蓋非長河不足以喻其議論之源流非峻嶽不足以方其制行之戛絕是篇者特一時之緒論宜其自以爲贅言也然其殊聞獨見可以開廣傳識亦可以撥正趨向欲知公之行不可及者觀其言而已矣君子之所樂而玩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遂命工刻之

嘉靖己酉仲夏朔日仁和三洲沈淮書

東谷贅言序

古者士大夫老而明農日坐里門以訓其鄉之子弟予往時奔走名途竊有此志焉及得 請東歸已成勃窣翁矣里門之役負償初志乃閉關習靜以送殘齡門生故舊時來相過情話之餘或相與論古今天下事而一得之愚亦不覺吐之遂日劄記加潤色焉有長者謂予曰子於此時宜遊心忘言之天顧猶喋喋乃爾非贅邪予曰然哉然哉夫懸疣者贅也身有之心固醜之而況人乎然非疾痛害事也欲決而去之又不忍言之贅也亦然自今以後當奉長者之教而謝筆硯其業既劄記之者命兒輩藏之以俟稗官氏采焉不然以俟家人障牖之需可也

嘉靖己酉夏四月既望東谷敖英識

東谷贅言卷之上

清江敖英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究窮之濟以參册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古之君子所爲後之君子亦有不敢思齊者豈以其所爲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跡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如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朱晦翁不敢行之也

或告予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爲君子也業遇恩例以孝名受覃需項因割產與兄閱識予曰爲孝子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聞惟孝友于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也是故克段于鄢者不及黃泉誓不見母蹀血玄武門者環兵海池震驚君父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亦有清流一變而爲濁流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周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也乃朶頤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潦淺乃見諺曰若不同床卧安知被裏破蓋朋之盍簪誰無情詎必要其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嘗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唁之死諸途予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真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

古之奸雄巧於用術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險之際自以爲算無遺策也殊不知天不容僞祇自斃焉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而不能逃其匕首之害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賍而不能免其遷蜀之謫

古之權臣跋扈必陰籍名儒爲之宗主發然復古之禮文以厭群志然後乃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非矣禮文雖復古何補哉是故西京郊社之禮至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潘良貴爲諫官殿上叱侍郎向子諲王公度爲諫官門上毆死指揮馬順嗚呼於此見二公忠憤之氣可謂雄於九軍矣然竊有說焉子諲奏對支離封皂囊而論列可也何必叱之馬順之罪固在誅絕之域請歸之司寇以徵刑書可也何必毆死之夫尊容之前不叱狗而投鼠且忌器也況法宮何地乃徑情如此殊駭觀聽非所以尊朝廷也不可以爲訓

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鍔帶宰相之銜李藩以筆塗詔附奏曰不可宋真宗以劉美人爲貴妃李沆引燭焚詔而附奏曰不可嗚呼二公可謂能執大臣呼咈之義矣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敢蔑君之路馬孔子過君虛位必勃然變色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況詔王言也而輒塗之而輒焚之可乎何使天子震怒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二公將何詞以自解大抵寶臣居密勿之地君有過舉執奏可也塗詔不可也焚詔不可也

張忠定公守成都卧合軍大閱始出城衆皆羅拜呼萬歲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復攬轡徐行衆不敢譁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是無君也無君根於怨望也而怨望之來豈一朝夕之故哉公胡不能炳幾銷釁直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晚矣向非公之忠誠有以厭服其邪志吾恐嵩呼不已必至黃袍加身黃袍加身則成騎虎之勢而劍閣玉壘之區人心搖矣當其時公將何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

韓魏公經畧西事開府延安夜有賊携匕首至卧內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曰得公金帶足矣遂取金帶

而去或曰賊夏人遣來也予於此見公倉卒應變而辭氣不攝神氣不亂非養之凝定能爾耶雖然昔楚師圍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床以却盟君子固病其將畧之疎矣公也鎖鑰西鄙又非子反懸軍之比重門擊柝虎旅宵嚴而刺客奸人胡爲乎來哉意者公於周身之防曾未之虞耶幸而賊有鉏麑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則夏人得志西事其憂哉

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獨不言君父懼者何也予曰春秋之義莫大於尊君父討

賊夫亂賊既討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而後死者懼而君父尊矣君父尊則君父慶矣奚懼哉嘗觀古來固有君而不君父而不父者矣忠臣孝子之心以爲君父天也天可逃耶是故西伯不怨羑里之囚也申生不怨新城之死也又嘗觀古之君子傷一代人倫之變亦未聞罪人君父者是故湯武奉天討誅獨夫而巢伯不罪桀也夷齊不罪紂也桃園之變董狐不罪靈公也棠姜之禍南史不罪莊公也知此則知孟子不言君父懼者所以存萬世之防也嚴哉

史魚盡死後之忠郄壼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之苦心也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死猶未已乎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古之烈士不肯欠人一死蓋烈士尚奇節故於同

者有借死之義焉脫不得已而先死則後一死者心即許之他日事濟當以一死下報故人夫心之許心之盟也心既盟矣若質幽冥山川鬼神其可欺乎此古人所以重心許之盟而執牛耳之盟次之是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陳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乃若范質王溥欠周世宗一死而宋太宗薄之

秦穆公用孟明而殽之役彭衙之役皆敗績終焉伐晉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穆公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愚意不然兵凶戰危豈人君歷試主

將之具哉況孟明喪師辱國穆公不能用鈇鉞之失刑矣又不替之不亦過乎且茅津既濟兵刃未接何功之有夫秦之所以能霸西戎者以累世富強也左氏乃歸功於敗軍之將不亦誣乎初穆公因杞子以襲鄭也蹇叔兼諫之矣使穆公能用其諫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乃不賢蹇叔而賢孟明不亦左乎

莊子曰伯玉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予曰信斯言也伯玉四十九年以前真冥頑不靈全不知非矣設使昔

短命而死則終身不知非矣若然何以為伯玉且夫子天縱之聖也必待行年七十始從心所欲化何遲哉若伯玉六十而化又先於夫子十年可謂賢於夫子遠矣豈其然乎雖然春秋列國大夫之賢無踰伯玉者然則賢伯玉者莫稱哉子曰夫子嘗以君子出處稱之矣其使者嘗以欲寡過未能稱之矣靈公夫人又稱其下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墮行矣

或問長幼之序與序齒耶不尋序齒耶予曰兄弟之長幼序齒也伯叔姪之長幼不序齒也蓋伯叔

孩提尊也姪雖老耄夫卑也何也分重於齒也同父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立子以嫡不以長紂弟也而為君微子兄也而為臣何也嫡重於齒也同母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周公弟也為王冢宰管叔兄也有土而無官何也命官以德德重於齒也宗族鄉黨亦有不序齒者一命齒於鄉再命不齒再命齒於族而三命不齒何也命重於齒也為師為弟子亦有不序齒者韓子曰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故王通十五教授河汾其弟子有白首北面者何也道重於齒

也
或問歷代君臣之義予曰有一統之君臣有革命之君臣有列國之君臣有舊國之君臣有敵國之君臣有先世之君臣有亂世之君臣有華夷之君臣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莊周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一統之君臣也詩曰商之子孫侯服于周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此革命之君臣也百里奚虞人也而臣於秦伍子胥楚人也而臣於吳他如晉大夫韓厥對齊君亦稱臣魯大夫平子對晉君亦稱臣此列

國之君臣也禮為舊君服齊衰三月故樂毅燕臣也而奔趙趙謀伐燕毅泣而不肯同謀此舊國之君臣也吳蜀魏晉皆稱帝也而劉禪降魏孫皓降晉此敵國之君臣也張良以五世相韓而報秦仇陶潛以曾祖為晉宰輔而不肯事宋此先世之君臣也馬援遨遊二帝之間其言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此亂世之君臣也胡人金日磾而臣於漢武漢將李陵而臣於匈奴此華夷之君臣也然則君子處此將安適從王蠋有云忠臣不事二君此其律令也

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予謂子之與姪親親固有自然之殺倫也乃以愛姪不如愛子為私誤矣信斯言也必愛無差等然後為公乎是墨道也且吾聞之父為子綱而不為姪綱父為子隱而不為姪隱父名子而不名姪父冠子而不冠姪父醮子而不醮姪有爵位也立子以嫡立嫡以長而不立姪考終命也治命亂命命子而不命姪凡若此類皆一本也皆天也非人也皆公也非私也欲比而同之

是二本矣而可乎或曰然則視姪當如途人乎予曰不然兄弟之子猶子也觀馬援戒兄子嚴敦之書韓昌黎祭十二郎之文固當撫之以恩教之以義矣

或問人有恒言慈父敗子然則父可不慈耶予曰不慈則不父傳曰為人父止於慈止之云者無或過也過於慈則溺愛不明故敗子必也有義方乎義方主嚴過於嚴則傷恩君子不忍子之無良也寧傷恩雖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五男兒皆不好紙筆何耶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韓文公朱文公皆

蚤孫也皆卓然命世何義方之聞耶此之謂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石碏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卒必為逆黨陳萬年
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為名臣噫子之不
係世類也如此哉
程太中夫人曰子之不肖皆因母蔽其過而父不知
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其敗子也恒多
或問孝子廬墓禮歟予曰此孝子不忍舍親之心也
古禮無之也古禮親喪居倚廬倚廬者倚木為廬
於中門之外東墻之下不播不塗也既虞則柱楣

塗廬矣既練則舍外寢矣曷嘗有廬墓之制哉然
則桐宮之徂非廬墓耶予曰密邇先王其訓伊尹
之志也非太甲之心也蓋倚廬常也桐宮變也
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曰古
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求以
身代庾黔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求以身代是皆
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哉且病者卧
榻奏樂罔恤其心皇皇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
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况感應之理
又有不可誣者是則傳云禱云庸非佐助醫藥之
一術乎毋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
執焉可也
古人奉父母遺體無不用其絜者故髮必沐面必頮
齒必漱手必盥身必浴足必洗蓋以遺體者親之
枝也敢不絜乎不敢不潔况敢戕焉辱焉以忝其
生乎嘗怪嵇叔夜一月不梳頭陰子春半年不洗
足柳宗元一搔皮膚塵垢滿爪三子者皆名士也
奉親遺體當不絜如是耶
古制父喪斬衰三年父在母死齊衰期父卒齊衰三
年蓋以父母猶天地也母服不斬不三年者此天

尊地卑之義也故厭之也殺之也我　朝制服父
母皆斬衰三年無厭也無殺也蓋以母氏劬勞之
苦尤勤也妾有子而死其子亦斬齊三年不以父
與嫡母在而厭也而殺也此　聖明所以教天下
之孝也所以達孝子之志也
孝子禁服內生子考之經傳未見明訓蓋自桐門右
師議然明始也歷漢唐宋元此禁尤嚴我　朝則
無此禁矣嘗莊誦孝慈錄　御製序文其中有曰
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
條嗚呼此　聖明所以緣人情而立法也類如此

年江東有朝士服内生子反誣其妻與外人通其妻自縊死湖南有老儒服内生子乃沉之江中遂絶嗣此皆不知　本朝無服内生子之禁也

五倫言父子有親不言母何也統於尊也家人卦以父母為嚴君則兼言之矣自古稱大君為天子而不言地何也統於尊也西銘以大君為乾坤之宗子則兼言之矣

唐玄宗為長枕大衾與五王同寢可謂友愛之篤矣竊以為非帝王之友愛也夫帝王之友愛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也富貴之也未聞同衾枕而

寢者也且古者父子不同宮況兄弟乎宫且不同況寢乎同寢者惟伉儷則然若兄弟裸裎於一榻之上展轉反側之際能無褻乎昔韓昭侯與堂溪公謀事夜必獨寢慮寢言漏於妻妾也玄宗之於五王誰無私曲萬一寤寐而漏焉則噬臍何及然則寢之不同不猶愈乎或曰玄宗恐人也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則同寢之愛豈誠於五王者哉予曰不然論玄宗者當論始終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玄宗之心也故始焉愛五王者心之天也終[illegible]三子者心之人也其君天下也亦然故開元治[illegible]

天寶亂也

尊卑分也強弱勢也輕重時也時乎分重則勢輕故楚子強也不敢窺王周之鼎也時乎勢重則分輕故昭公君也不能抗意如之逐也

自古天下事君子成之小人壞之雖然亦有不其然者君子功業蕭條不足以對蒼生之望小人能行好事亦可遂人心也是故殷浩房琯皆萬夫之望也山東陳濤斜之後皆一敗塗地而智勇俱困秦檜姦臣之雄也當金人立張邦昌之日仗義抗詞請立趙宗毅然不屈而清議壯之

以衆君子攻一小人事機不密猶或難之況以君寡而小人衆乎此陳蕃竇武所以起黨錮之禍也以君子之寡攻小人之衆為力固難矣況以寸子負乘之小人而攻累世膠固之小人不尤難乎此李訓鄭注所以成甘露之禍也

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已苟一節稍高足以洗濯汚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即其平生著書滿家將焉用之是故稱揚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揚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朋友責善古之道也門弟子責善於先生長者亦猶行古之道也夫豈操戈入室者比哉是故羅一峯勸李文達公辭命以奔喪羅圭峯勸李文正公引年以遜位

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疎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責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或問人有恒言妻乘夫何謂也予曰乘之為言馭馬之名也六轡在手詹耶控耶皆如所欲曷敢有越志哉鹽妻得妻之乘夫也亦然或曰茸

心受乘者惟懦夫愚夫則然彼英武之夫肯爾耶予曰不然彼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里而終夜不返者非英武之夫耶蓋受其乘也習矣且奈何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言乘夫者凶也大抵骨肉厲階房幃烈禍皆起於茲非凶而何

元世祖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為牧馬草場賴耶律楚材諫而止予曰華夷天所限也元人逆天欲滅我華夏而夷之其一念之毒上通于天是諫也天贊之也昔劉定公觀雒汭安流而思禹功曰微禹吾其魚乎予亦曰微耶律文正王吾其馬乎嗚呼危哉嗚呼幸哉

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王之死周苛烹項羽之鼎論開國之勳三子當與山河帶礪之誓加恤典焉可也胡為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此漢負少恩哉

張巡許遠孫忠大節無可間然者奈何當時於巡也猶議其殺妾之忍於遠也猶議其分守之闕先儒不有李翰之表昌黎之文則後世惑焉作史者訖唐褒忠之典有遺恨焉者以此嗚呼此其所以終唐之世不能鼓河北忠臣義士之氣也宜哉

或問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斯豈至當通萬世之義乎予曰此經也而有權焉非聖賢誰其達哉泉齋邵公有曰武王賢非長也立而與周微子賢非嫡也廢而亡商嗚呼此達權之所以難也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焚室廬人不怨火食傷脾胃人不怨食色蠱元精人不怨色四者之害果物之咎耶抑御物者之咎耶是以君子責自怨自艾

凡行事覺得本心有不安則人心必不悅甚則怨怒則侘侘則戕敗乃公事故君子謹始慮終慮終者

慮其敗也能慮敗者不敗

凡立志不可持兩端兩端交戰於胸中則誠僞之幾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界限終是把捉不定而上達者難哉昔桓溫嘗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是固兩端交戰之病畢竟成就何如哉

或問鈍予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者也大辯若訥大巧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者必求鈍之君子之為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冥頑也鈍其敏者藏鋒斂

鍔不揮霍也不冥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善割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予謂尸祝代庖是出位也彼庖之不善者距闕為德比將疑其病已而銜之矣知此說者處朋友察宗之間因事納忠以匡不逮者尚慎旃哉

嘗見極余錄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終為小人予謂此語可為善善長惡惡短之註疏也

潛溪宋太史歸田之日銘于楹曰積丘山之善尚為恐予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嗚呼吾輩當念之哉

揚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誕予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寔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怪者雖然必瞰于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為人莫我知也殊不知冥鑒孔昭恒在茲哉雖然不瞰尋常百姓之家何也予曰尋常百姓之家何惡之能為若槩而瞰之鬼之威靈不亦褻乎蓋嘗徵之人事 朝廷遣

使巡天下惟督察強宗豪右之惡而震罰之曷嘗問賈羨庸耶知此則幽明一理夫復何疑

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強宗豪右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也為龔黃卓魯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豈盛世事哉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盡耶了翁

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其不顛
闕也他日陽明子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
人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飲一叟
劇談勢利紛華口沕津津如海夫遂臭一叟沉默
寡言必爲畧談及尋幽吊古之事直想蕭然飲罷
或問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胞襟一叟是
青山白雲胞襟
番禺陳兩峯先生白沙高第也來尹清江予爲諸生

獨蒙與絜一日侍几杖請問古人作文之法兩峯
曰論語是夫子短文章繫辭是夫子長文章孟子
七篇是斬釘截鐵雄辯文章子潛心而求之則機
杼在焉經緯在焉山龍華蟲黼黻在焉竊以爲萬
世作文之法無踰此者
自暴自棄下愚之所以不移也不囿風氣不染習俗
上智之所以不移也然均一上智也造詣殊途亦
有不能變而一之者是故伊尹之任不能變爲伯
夷之清伯夷之清不能變爲展禽之和孟子之嚴
毅不能變爲顏子之純粹河南程氏兄弟皆賢也
伊川自以爲不及家兄眉山蘇氏兄弟皆賢也東
坡自以爲不及舍弟
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
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宋法夜聚飲酒曉
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昔祖酒誥
執拘歸殺之意也我
朝無崇飲夜飲之禁祇漢詔賜酺五日之澤不尤
汪濊乎
或問君子與小人何以異予曰敢於爲惡而無忌憚
者小人也有爲善之名終無爲善之實有爲惡之

心初無爲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
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以類婢勝容從之
哀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
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於毒人
或問古者諸侯死社稷之義何如予曰諸侯之社稷
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幸事勢危迫當效死守之
義也然而有擁焉古公不死社稷而遷岐山句踐
不死社稷而棲會稽卒能基王業恢覇圖何必死
唐玄宗荒淫之君也豈遠難哉漁陽之變棄社稷
而西巡幸□而星幹蠱不失舊物欽宗嘗

壓境之日、俣執諸侯死社稷之義乃舉族北轅遺
恨千古究原而論俣欽宗者何與也俱何與者李
綱也先儒陳瑩中又曰靖康之役景德之役俣之
也蓋景德之幸遼人未過河也靖康之不幸金人
過河也

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蕃無漢之和
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
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其朝鮮安南琉球日
本占城暹羅滿剌加諸國烏思藏董卜韓胡奴兒
干諸司朶顏赤斤阿端卜剌罕諸衛奉法尤謹

朝廷待之恩禮亦有加焉嗚呼盛哉

故舊中有罹横逆者或教之自反或勸之不校予曰
顏子犯而不校者恕人也孟子三自反者責己也
君子與其恕人也寧責己夫顏子豈忘責己者哉
夫子嘗稱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若顏
子不能責己安能自知其過而不遠復哉

或問霍嫖姚不學兵法岳武穆不閱陣圖師師者可
法之乎予曰有二公之將畧則可否則否臧凶矣
夫兵猶醫也醫之良者未有不用古方者但變通
之機自有神妙

蘇老泉曰龍逄比干不得為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
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説無龍逄比干之心也故
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
術不取其心予謂信斯言也歷代忠臣義士殺身
成仁者皆謂之無術可乎夫蘇秦張儀之術狙詐
之術也老泉乃以之責備龍逄比干何淺之待忠
臣哉殊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逄比干之心者決
不肯為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决不
能存龍逄比干之心故黄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
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

陳龍川曰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才術辯
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予謂此言以之論漢唐
以下人物則可以之論漢唐以上人物則不可何
若湯武之征伐趨天下之變者也謂湯武非孝弟
忠信可乎伊周之立訓定天下之經者也謂伊周
無才術辯智可乎蓋龍川之志欲整兩漢而下庶
幾見三代之英宜其言如此

或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漢循吏卓茂有是言也今
欲執法則人情拂矣欲順人情則法廢矣二者將
安取衷哉予曰法之執者當于其大而小者可

有美刺之風焉予曰不然頌體有美無刺若無美
刺非頌體也觀詩中有曰盛德之興山高日升何
嘗不頌德哉昌黎平淮西碑序中只許序諸臣平
蔡之功至詩結尾乃以明斷二字歸美天子大抵
名家作文自有體格
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
祠馬溫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
之像也我　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止用一
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是一見也
古人重問疾弔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渡以

後重新婚生子壽日落成有慶賀焉有彌文焉其
侈靡之風耶
楊文節公別號誠齋朱文公亦否之蓋以誠者聖人
之事豈宜以誠自居曾南豐修家譜自以先世乃
曾點之派歐陽文忠公亦否之蓋以遂從華胄將
誰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
崔後渠以小人其心君子其飾故張商英作蔡京園
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杲厠
儒林矣予謂後渠之言似有所指其借發之論耶
古人稱先生尚字辭也稱父兄亦曰先生故孝子曰先

生父兄也漢人單稱先亦尊辭也顏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故梅福傳有曰叔孫先非不忠也漢人單稱生亦尊辭也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尤尊辭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是也其筆之於書亦自元城語録始也

泉齋邵公曰學古而議事不以制須不學也予按所謂制者時王之法也聖人所以[illegible]文武者以此漢儒所以練達朝章者亦以此[illegible]時士乃專於博古而畧於通今聞泉齋之言[illegible]滲乎

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illegible]曰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遂上[illegible]此奏不以和買擾民為言只以戕害許多生命為言而不忍見其觳觫之狀宛在目前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而諫易入也

東谷贅言卷之上

東谷贅言卷之下

清江敖英

孝子封股廬墓女子未出室而以死殉夫者我朝有例不旌表盖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不居倚廬為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為貞烈者是皆過中失正之行不可以為訓

我國初正祀典凡先代忠臣烈士異代所加贈謚悉革去止稱當時官爵盖時異勢殊待以不臣之禮也

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大僕寺馬數有禁不許人知天下版籍藏在玄武湖中迴洲之上有禁不許閑人擅過湖觀象臺在鷄鳴山巔歷代簡儀渾天儀璇璣王衡量天測景諸器皆在焉錮以崇墉有禁不許閑人擅入其門此皆定鼎金陵之日謀國者得請為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其志念深哉

蠻夷不和中國之福也猶臧獲不和家主之福也盖蠻夷和則嘯羣入寇而邉陲不靖矣臧獲和則相蒙為奸而家食日耗矣以近時亦不剌吉囊之事觀之可見矣

古之奸雄用私智以愚人皆有所祖然自今觀之秖
見其自愚也豈能愚人哉向使其能以祖奸雄故
智之心而學于古訓豈不為良圖哉是故公孫鞅
不許豪傑學詩書。李斯祖其智而焚經籍。越王趙
陀之㙯靈輀四出。㙛無定處。曹操祖其智而設疑
塚。
吳用三軍迭出以肄楚彼進則此退彼退則此進使
楚疲於奔命。王朴祖其智坐致江南之圖。魏惠侯
選軍中等力極精銳者教之藝使之重鎧習勞謂
之曰武卒而列國莫強焉。岳武穆祖其智以練成

背嵬之軍。孟嘗君用鷄鳴狗吠之盜獻裘出關而
脫虎狼之秦。虞詡祖其智收攻劫竊盜不事作業
之徒以破朝歌之盜。嗚呼孰謂豪傑而不師古哉。
先民有言二教之徒盛則官失良吏鄉失良士蓋傷
之也。我 朝近年有例不許良家子弟出家為緇
黃之徒其闢邪崇正拔本塞源真盛典哉嗚呼向
使徐洪客張伯雨不峻棲於霞外支遁惠遠不禪
寂於花宮咸得與當代清流角逐於執死名遂安
知其不能翩翩起家哉
先民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夫所謂無治法者豈其無

哉蓋執其法而不能變通之是謂徒法徒法者有
糟粕無神化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同一兵法也。馬
服君用之而立戰功其子用之以四十萬而敗於
長平。同一青苗法也。荊公躬行於鄞縣而鄞民受
其福。通行於天下而良民受其殃。
觀人之色可以知人之心蓋誠於中者必形於外苟
能推外以占中雖不中不遠矣嘗試觀之其色莊
者其心詐其色媚者其心諂其色赧赧者其心愧
其色戚戚者其心憂其色慘慘者其心哀其色欣
欣者其心喜其色怡怡者其心和其色悴悴者其

心忿其色拂拂者其心怒其色奄奄者其心昏其
色訑訑者其心驕其色不定者其心邪其色易變
易笑者其心淺其色黝然不露者其心深而無人
色者其心懼義形于色者其心直正色立朝者其
心忠簞食豆羹見於色者其心吝造次顛沛而色
不變者其心有所主不容惟是又嘗見醫家以色
而知人之生死相家以色而知人之休咎法家以
色而知人之曲直喜色之時義大矣哉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
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

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耆舊之老、良然。間有不與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殊也。

醫書有曰、怒則氣上。驚則氣亂。恐則氣下。勞則氣耗。悲則氣銷。喜則氣緩。思則氣結。予謂此說、吾儒養氣者亦當知所以平之也。不然、七者之害、豈直趨者蹶者之能動氣哉。

人身以脾胃為本。然脾胃有好惡焉。好溫而惡寒、好燥而惡濕、好甘而惡苦、好樂而惡憂、好靜而惡思、好熟而惡生、好潔而惡穢、好軟脆而惡堅、好鮮新而惡陳腐、好精膩而惡粗糲。攝生者能順其所好

違其所惡、則脾胃和平、疾斯寡矣。

或問群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為鄉愿矣。有害於義、異可也。若傲激而異焉、人將忌之、為恠物矣。

予行役麻城、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間請曰、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為樂。鳳崖曰、某平居恒以禮義涵濡此心、以廉恥潤色此身、以勤儉訓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予行役閩西、嘗歸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壑藏叢林木蓊鬱、見水涯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遇得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秫為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濟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哉。

正德間、杭州有太守某、初下車、僚佐醵飲、具請遊西湖、且言湖中三竺六橋山水之奇、畫船簫鼓、清歌妙舞之樂、為南國遊觀之甲。太守曰、某往時銜命秦川、曾登西華絕頂、俯瞰層巒疊嶂、如列蟻垤。計西湖之山、不過如是。又嘗勾當荊南公事、泛樓船

浮洞庭、忽怒風驅濤、撼地刮天、魚龍湧躍、檣欹柁折。計西湖之水、不過如是。至於歌舞之事、素心厭之。況職務填委、莫知頭緒、不能從諸公于遊、敢謝不敏。寮佐皆汗顏而退。自是太守在任三年、而西湖樂事殊不譌譌。

柴桑翁卜居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可見翁擇隣不苟之意。其後與子之疏有曰、隣靡二仲、豈所謂素心人者、亦不當其心哉。

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屨倘徉於

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吊古以暢冲襟如杜少陵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禪客與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涪翁之於黃龍參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壽不格之老為衣冠真率之會如睢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或問司馬子微坐忘論雖祖南華老仙緒餘其與天

下何思何慮之旨將無同乎予曰不同聖人所謂何思何慮者言天下之理皆本於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廼若作聖之功則思慮其本也故吾夫子終夜以思又曰慮而后能得若忘矣何以思何以慮然則其二氏之道耶予曰亦非也猶龍翁曰萬物芸芸吾以觀其復若忘矣何以觀雪山頭陀曰諸幻盡滅覺心不動若忘矣何以覺雖然忘之一字以之却七情之疾寔為妙方是故歐陽文忠公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孫坐習忘以却之黃文節公嘗搆枯木菴死心寮以為養痾之所亦是此意

天地有心乎予於復卦見之矣天地有情乎予於大壯卦見之矣天地有好惡乎予於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見之矣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微哉

或問古者臣位而君權可乎予曰此危道也治亂幾焉存亡繫焉國家有此不幸也哉何者使居攝其人如伊如周則黃裳元吉而臣道有終矣使居攝其人如操如懿則包藏禍心而絖逆萌芽矣

或問子囊城郢梁伯溝宮其自衛之策何如予曰二子之策雖曰自衛寔自蹙也獨不思郢可城也郢

之外非楚耶宮可溝也宮之外非梁耶蓋城郢自亡楚也溝宮自亡梁也烏在其自衛哉宋之南也不此之監惴惴然保長江天塹之險其後上流失犄角之勢外郡撤藩籬之圉卒使賈師憲以十三萬之師潰於江上而賠賊更說一句不待哀哉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民藥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瘞無主之死者也課守令積穀而為殿最以賑凶歲之饑者也京師有泰厲王國有國厲又有郡厲有邑厲有鄉厲以祀鬼之無所歸者也嗚呼仁哉

或問方面官有稱欽差不稱欽差者何也予曰
國初設官分職咸有定額往蒞職掌者領部檄處
皆不領　勅不稱欽差其後因事繁難添設職掌
按察司如提學屯田兵備邊備巡海撫民之類察
院如清軍巡茶巡鹽巡關之類都察院如巡撫巡
視總督河道總督漕運提督總制軍務之類皆領
專　勅各於職銜上加欽差二字於此以見前項
職司俱出自
朝廷處分非吏部專擅也

我朝軍國之需有額派有歲派有坐派洪武間國定
制如夏稅秋糧魚課鹽課茶課桒絲絲料之類皆
有定則此額派也宣德以後如宗室繁衍加添祿
米增設職司加添俸糧之類此歲派也又其後也
如營建宮室買運大木之類此坐派也蓋額派無
增損也歲派有增無損也坐派有事則派事竣即
停也
嘉靖癸卯冬四川藩臬長吏將述職赴上撫臺東阜
劉公餞之且告之曰來春是黜陟幽明之期合屬
賢否考語公等幸留念哉又言先年曾見監司塡
考語只以清愼勤三字為也綜覈各員而殿最之

論然有愛惜人才之心初無求全責備之意咸作
而謝曰謹奉教次年考察郡報至而各官去留甚
愜輿情
東阜劉公患蜀人之訟獄滋豊也嘗語憲使王公鴻
漸曰越訴誣告律有明條告遠年陳事不干已事
立案不行例有明條主者施行能不姑息則獄之
放紛庶其濟乎須以鄙意達諸監司自後各道以
獄來上者咸勵精焉
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人
廢言陽貨何人斯為仁不富為富不仁之言孟子

録之矧孤注之説辟言喻剴切使其由衷而非貝錦
之為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
哉初真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旦奏曰
十日之内未有捷報當何如真宗默然良久曰立
皇太子斯時也真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即孤
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鎮請高宗親征喻
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
留後門而元鎮從之蓋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
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呼孤注一也以寇準之
貶觀之則為說言以靖康之禍驗之則為格言

或問一統正統史家編年第一義也考之孔門傳授曾無一言及此何也予曰二統之說孔門傳授未嘗言未嘗不言蓋未嘗言者二統之名也未嘗不言者二統之實也吾嘗求其實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一統也子思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言一統也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言一統也特乎不然天地閉塞而海宇之內分分鼎峙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則無統矣乃若正統也者又自其得一統以正者言之也非謂一

統之外又別有所謂正統也是故孔子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言正統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言正統也彼兩漢唐宋雖不敢比隆三代亦庶幾得統以正者也下此或以詐力簒弑得之或以乳臭之竪得之或以夷狄之雄得之斷固一統之君其實一統之賊也故遜志翁乃立變統之例以待之良有見哉然則一統也正統也變統也無統也編年書法當何如予曰先民有言據事直書善惡自見

古禮親死卒哭宰夫執木鐸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或問子曰舍故者舍何親哉予按此故字先儒陳澔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蓋五服上至高祖而止高祖之父則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不諱故蘇老泉族譜引亦曰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皆諱曰某其他則遂名之即此觀之古者士大夫以上止諱四代之親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即此觀之古者庶人止諱一代之親

或問伉儷離合之義何如予曰有經權焉古人於此慮之也周矣處之也至矣是故六禮既備醮命乃

行與之偕老而終身焉是伉儷之常也經也苟婦德不恒不貞為人倫之蠹門戶之羞則有七出之條焉是伉儷之變也權也於七出之中又有三不去焉是忠厚之至也予於七出之中竊有疑焉無子也有惡疾也皆天也皆不幸也何忍去之當善處之使之不至失所可也予於三不去之中竊有疑焉不順父母悖逆也竊盜醜行也淫穢行也苟存姑息則難施面目當以義裁之可也

或問古來亦有夫為妻棄者乎予曰太公望為妻所棄老故也朱買臣為妻所棄貧故也魯秋胡[illegible]

而志親其妻能以一死而絶之其志也烈哉晏子
之御氣盈而志陋其妻能鐫譏之以求去其志也
偉哉
介葛盧識牛鳴詹子春識鳥音尸鄉祝雞翁養雞教
百群各命之名呼之則應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
乃三子之知皆非衆人之所能知者不知此又是
何等聰明哉夫以如是之聰明宜於道理物理無
不知者而三子所知止此耶而他則泯泯無聞焉
呼可惜哉
古者男女別嫌明微之際最嚴也後世士夫乃有與

女流欵洽若交游然者爲君子無鐫譏焉蓋諒哉
其無他志也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嫗杜少陵之
於黃四娘白樂天之於潯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
夢婆是已乃若携妓遊山與妓賡詩對妓參禪則
踰閑矣我　朝士大夫無此風流綽有古意
尚父呼蒼光以濟牧野之師田單禮天神以堅即墨
之守是皆以神道設教者也
馬都督某遼陽名將也一日舟過天津予以憲職備
兵此土往謁之見案上有孫武子十三篇因問之
曰此書以何者爲兵家之要何者爲兵家之忌

督曰始計篇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
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
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
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蓋用
兵之要莫先於此者軍爭篇曰無邀正正之旗勿
擊堂堂之陣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敗勿從銳卒
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蓋
用兵之忌莫先於此者
予與馬都督論用將之道都督曰古人用將必嚴敗
績之誅然後爲將者知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之訓不可忽也予曰允哉故邲之敗晉殺先穀城
濮之敗楚殺子玉街亭之敗諸葛武侯斬馬謖不
然三軍暴骨何算哉
勝國以前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神皆有肖像有封
爵我
國初正祀典止書其木主曰某岳某鎮某海某瀆
之神蓋以神者靈氣之所聚也必肖像而封爵之
是褻之也非神之之也
勝國以前歷象日月星辰之所曰司天監司之猶言
轄之也我　朝改曰欽天監蓋以天至尊也[illegible]

司之欽之云者乃欽若昊天之意也

陳定宇能批點諸家之文而定宇之文傳世者鮮矣

劉須溪能批點諸家之詩而須溪之詩傳世者鮮矣譬之弈也豈傍觀者周審耶抑兵燹之餘二子之詩文殘篇斷簡流落人間而莫之掇彙之耶

古禮入門問諱諱其名也春秋之法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諱其事也

唐玄宗孝經序其中引夫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知此語出何書或曰出兎髓靈經予行天下徧訪藏書之家無之即有之蓋贋書也豈夫

子之言哉何以言之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志於道夫六經皆學也皆道也何獨春秋哉夫子晩年刪述六經以憲萬世皆聖志之所存也又何獨春秋哉且吾聞之夫子父母皆早世雖欲孝誰為孝而曰行在孝經何居況夫子之時無孝經之書先儒汪玉山呉草廬又業有昭昭之辯也

宋末江西饑當道議勸富民出穀以賑饑　者其言曰譬之殺一牛以活萬蟻何不可死中子曰萬蟻固可憐一牛獨何罪而死議遂止嗚呼牧民者不時不能積儲以備賑事急乃行勸分之令是[illegible]

也

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恒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絶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恒自矜曰我之織紝組紃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善事上官毋失名節光武有是言也或疑其教臣下以諂予曰不然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事上敬乃其一也他日告哀公曰不獲乎上民不可

得而治矣然則聖人亦教人諂乎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貪勤不言勞寬不言惠勵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此其所以於官箴無忝於昭明有光

嶺南有貪泉呉中有廉石噫泉石何知哉其榮辱之名蓋因人而得之耳

予錄水曹郎改刑曹大司寇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巳以前因多楞瞑不可刑之也日夕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

節言之人身血氣之沖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
而紫焉氣本温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
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腰脊髀膝之間其毒稍
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
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
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
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
乎強梁嚚訟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
[illegible]楝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
此者皆當審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乎刑也

子其慎之

師卦二五交爲師師之將聖人以師師之道言之五交
爲命將之君聖人以命將之道言之後世推轂遣
將築壇拜將正得此意故宣王南征則命方叔北
伐則命吉甫其赫然中興有由然哉或曰王制有
天子出征之禮何如予曰天子出征惟天造草昧
之初可間行之苟不其然不足以震疊英雄而屈
羣力若常常而行之則白登受困遼左無功所謂
殷鑒不遠者非耶

宋真宗駐蹕澶淵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之乃
引去帝使人視寇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
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竊有說焉
主憂臣辱未有甚於此時者萊公既決策親征矣
固當臨事而懼勞心竭力以濟艱難可也顧乃偃
然躭樂如在宴安無事之秋身繫安危者固如此
乎楊億職掌絲綸亦與有同舟共濟之責曾無一
言忠告於萊公且隨波浮沉焉自許八角磨盤者
固如此乎斯時也真宗獨憂之及偵知二臣所爲
乃曰吾復何憂者豈真不憂哉殆權詞以安將士
之心耶

漢高祖與太子手勑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
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幷語汝諸弟此西京重父
執之禮始此宋朝諸老凡同年同官之子孫有來
謁者皆坐受其拜然後設香案遥拜其祖父噫此
風厚矣予往時在南都見部寺堂上諸老與各署
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其坐次序齒不序爵
噫此風亦厚矣

雋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註易引故實蓋引經
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明義故曰無徵
不信蓋謂此耶泉齋邵公有曰易設虛以待天下

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此又明
經者所當知
有故人尹岩邑予以公事過其邑故人告予曰邑當
孔道若於供億欲請于當道裁省使客饋餼可乎
予曰不可無忘賓旅盟乎五霸遂往迎來列在九
經古者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門尹除門
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甸人積
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
陳芻工人展車其優賓之禮有如此者以今視古
禮簡畧矣若又裁省無乃太簡乎

孝陵嘗謂學士詹同等曰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
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
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
世務無事浮藻嗚呼大哉 王言其所以風厲天
下文章之習歸於淳古爾雅也至矣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鏤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晶宮
漏惡其淫侈皆毁之大祀
郊廟 拜褥褥心以紅布為之 乾清宮
御床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卧榻無異
宮中每日早膳止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儉德示

天下也
孝陵開天起兵時盔甲藏在
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舟覆盖在龍
江沙上護以朱闌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
國初大統既集民物更新元之子孫面縛來降以帝
王之後免獻俘又以元主不戰而奔死順
天命謚之曰順帝又封其孫為崇禮侯還之沙漠
又遣使祭告歷代帝王之陵而禁樵牧又訪求孔
子之後封衍聖公顏子孟子之後封博士又立孔
顏孟三氏儒學設官以教育三氏子孫之秀者而

登用之又立尚賓館聘天下名儒梁寅徐一夔周
子諒胡行簡等修大明集禮又命名儒魯曾等修
元史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定大明律又設文舉
武舉二科以網羅天下之英才凡若此類皆忠厚
惻怛之至郁郁乎其文也渢渢乎其風也嗚呼盛
哉
古者朝服通于上下不但見君也按鄉飲酒禮大夫
朝服從鄉先生而謀賓介鄉人儺近戲也孔子朝
服而立於阼階萬石君家居子孫為小吏來歸謁
萬石君必朝服見之自漢以前朝服通于上下如

此我 國初製朝服與古製頗有損益惟
朝廷有太朝會如
聖節元旦冬至冊封傳臚獻俘乃服之每月朔望朝
則服公服遂日常朝或服錦繡或服公座治事之
服等咸有截嚴哉
都御史東阜劉公撫蜀時有門生在諫垣以書來求
作司諫箴東阜復書曰老夫學植荒落安能辦此
會見近科程文載鄒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
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已獨言之幾
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

書之座右為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
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恭簡熊公 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
公宴之臣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
朝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
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東坡愛李廌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後來二子行檢
齷齪徒使二公有愛才之累也惜哉
或問昔者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楊時之於伊川黃幹之於晦菴亦猶子貢之在孔

門也及程朱下世不聞二子有廬墓之戚何也予
按古禮師死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夫父喪無
廬墓之制而師顧廬之豈師父之恩殊科耶且記
者言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觀獨居二字可見當
時在門諸賢莫之能從也乃子貢獨行其志以報
夫子罔極之恩前乎此者無證也後乎此者無繼
也所謂賢者過之也夫賢者之過非道之中也非
道之中子何必於龜山勉齋責備耶
黃天叟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是夫子自作行
狀竊惟聖人一生為學進德之序具見於三十八

字之中無餘蘊焉我 朝頒行文廟上丁祭文一
十六字之中而聖人道德功業又隱括盡矣
歷代女禍至武曌而極外戚之禍至王莽而極宦官
之禍至漢唐末年而極我 朝
母后無垂簾之制外戚宦官不得典政本握兵權
嗚呼防微之念深矣貽謀之慮遠矣
管寧過海遇惡風幾覆舟寧語人曰吾嘗三晨晏起
一朝科頭過必在是也 郭林宗問侁季智曰子
嘗有過否對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摶牛一下予曰
此非二子之言也或者史氏以二子人品之高附

會其誑以益其高不知適足以誣之耳何以言之
晏起科頭凡老者病者閒無事者常態耳曾是以
為過乎世傳嵇叔夜或旬日或終月一梳頭袁安
雪中高臥晝不啓扉未聞當時以為過而誚之者
孰謂海神有靈乃以此為過而覆君子之舟耶夫
牛不良而搏之所以訓牛也若以為過然則古人
以夏楚二物收擊豪之威者亦過耶且搏牛一下
未足為雪也且以為過然則古人殺牛以禋祀欠
牛尾以攻敵截牛耳以歃盟者其過又當何如耶
予故曰非二子之言也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
處大事以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
朝人物以范文正公為第一
安南陪臣來 朝貢道出漢陽伯鄭亭時亭中芙蓉
盛開亭長誑之曰此花名一丈紅請詠之陪臣詳
為不知賦詩曰原來不是芙蓉樹花與芙蓉却一
般五尺闌干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太守聞之
以亭長不誠於遠人乃詬而杖之譏者以告陪臣嘆服而去
清狂道人郭翊畫有天趣詩有風刺陽明王公初以
尋常畫史待之後見其畫雪棋圖題詩其上曰兩

東焦薪僅十錢雪深泥滑自堪憐市城誰念青山
瘦盡日厨頭不斷烟又見其畫牧牛晚歸圖題詩
其上曰兩脚風聲滿樹頭隨身蓑笠勝羊裘柴門
猶道牛歸晚江上風波未泊舟陽明語人曰郭清
狂畫掩詩也乃以賓禮優之
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縣尹
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斫白書絕句其上曰大
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
冷恨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松至縣庭縣
尹讀詩悵然遂填直而還其松

松溪戴公提學南畿一日艤舟姑蘇之盤門見水濱
有溺死少艾命縣官掩之又命諸生賦詩挽之蔡
佃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
水頭素手尚籠羅袖濕清波難掩玉容羞蕪烟綠
暗香魂杳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闕歌此曲月
明風細不禁愁戴公奇之既而對教官惜之曰此
子詩有音響無氣骨吾恐冬華之木不實早慧之
子不壽明年蔡佃死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醉訪鄰曲隱翁見主
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窓

前一様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説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朝已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生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絶倒

唐詩亦有極拙者宋元詩亦有極佳者不可以時代槩論也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消一夕而賦瀟湘殊不知後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國初詩以高啓楊基張羽徐賁為大家近時空同李公又以袁海叟為詩家冠冕東橋顧公又以李空同為詩家武庫

荷亭辯論以嚴子陵横足加帝腹為不敬古源日録論程嬰公孫杵臼殺他兒以存趙孫為不仁予按二子之論近谿刻深然君子執秉義充類之筆却不可無此等公訴不然微顯闡幽之志荒矣

東谷贅言卷之下

東谷贅言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敖英撰英有慎言集訓已著録是書雜論立身處世之道多舉古事為證下卷亦雜論詩文所載明初都督府軍數太僕寺馬數有禁不令人知并額派歲派坐派之始末尚賓館之聘士皆足補史志所未備亦識小之類也

綠雪亭雜言一卷

〔明〕敖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快堂刻快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綠雪亭雜言一卷》提要

綠雪亭雜言題辭

先生鴻辭經世。凡所撰述。人拾爲寶。予及見批篹古文短篇唐詩絶句。碩論慧解。足振前修。而後人秩斯爲南銀臺官。又當後勁。詩文茂奕。睠帶辭壇。寤寐其人。恨無千帙

以慰崇觀。從倪太史案頭獲見此本。如故人千里相思。忽然把臂。欲歌欲舞。且怪時刻之短也。先生淬志經世。退食之頃。縱横斯言。詎以吏隱爲道。葢言從境吐。清戎官舍之西。得與此君相謀。壓鞅雖氣拏

尾作帚一掃而盡自然高逸之氣徹之心口布爲莘弦令人人佩服之矣檢全帙之什二餘俟粧點他冊

閔景賢識

快書卷十一

練江閔景賢士行纂
西湖何偉然仙臞訂

綠雪亭雜言　敖清江剟本

王豫村曰繫辭序九卦治一身天德也序十三卦治天下王道也

近見一種文字險澁其語以爲奇僻怪其字以爲古隱晦其意以爲深奧兀其體以爲高其志盖以盤庚爲古文之鼻祖而蔑視史記漢書韓樊紹述爲古文之宗子而下視韓柳歐蘇鮮哇驚抃牛鬼蛇神瑤翻碧瀲鬼眼滇耳揮霍自恣居之不疑噫弊也甚矣

彭雲用嘗曰君子提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崇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

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玄明宫記諸公當日無
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
豈能擾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奸作聰明暨大
奸大惡則然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僅
之擾漢李林甫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
人可乎自夫斯言之出也世之庸人於凡天下
之事有必至之變叵測之禍往往以此藉口誰

則肯壓杞人憂天之念哉
或問人死為鬼信然乎蓋有之矣但不盡然也
觀孔子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子產曰用物精
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
強死其魂魄依憑於人能為淫厲可以見矣又
問其鬼有不同乎愚曰不同狐突見申生於曲
沃寃抑之鬼也齊襄公見彭生豕立而人啼強
死之鬼也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報恩之

鬼也伯有為厲殺駟帶殺公孫段報怨之鬼也
漢武帝見李夫人於帳中妖淫之鬼也王弼與
人墓中談易文章之鬼也隋煬帝見陳后主於
雷塘亡國之鬼也陳喬衣黃半臂而過廊忠義
之鬼也史彌遠肩輿還家訓戒子孫而去位高
富盛之鬼也凡死於水火刀兵其魂魄不散皆
能為鬼以至陰房鬼火天陰鬼哭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皆不可誣者大抵鬼者魂魄之餘也魂

魄者二氣之靈也其氣久而漸散則其鬼不靈
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
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
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
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
渠謂我仙風道骨故傳夫人笑曰君垂涎點化
志在貪財妄求問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
間其婿來謁之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婿監

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丈士之婿渠胡爲獨肯傳耶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爲烏有先生而丹鼎從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黯然長吁而已

或問昔人謂東坡不喜史記信然乎夫東坡何嘗不喜史記也子長史筆高視萬古稍知文墨蹊徑者莫不醉心況東坡乎觀其記李氏山房

曰余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之親自手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夫既稱老儒先生愛慕史記矣寧有不自好耶又觀其在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夫漢書唐書皆憲章史記者也猶抄錄慶幸如此況於史記又寧有不自好耶且荆公嘗稱東坡表忠觀碑似史記諸侯王年表夫既法其體爲文矣非潛心領畧者能若是哉

或問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何謂也夫壺乾瓠也遇水患負之可以不溺蓋言物之賤者時乎獲濟其爲用也弘矣昔孟嘗君淹恤於秦賴鷄鳴狗盜之士獻裘出關而脫虎狼之口金虜之陷汴京也邀二帝如青城當是時也使得鷄鳴狗盜之士而用之必能奪翠華而宵遁何至北轅哉即此觀之一壺宜千金重矣

或問古云有志者事竟成韓稚圭曰成大事在膽然則膽與志奚異愚曰志者心之所之以平日存主言膽者遇事變能果敢爲之以臨時倉卒言如趙子龍忽遇劫敵能偃旗息鼓而却之此是膽氣勝也而志不與焉故昭烈曰子龍一身都是膽楊大年平[illegible][illegible]負八角磨盤其志似不可奪者及臨事變倉皇失措便溺俱下此是膽氣不勝也而志不與焉然孫思邈曰膽欲大

而心欲小是故膽氣一也有稚圭之心則能處
大事無稚圭之心不免爲强梁故公平生未嘗
以膽許人往往自許
或問沛公斬蛇神母夜哭信然乎予曰適然遘
蛇而斬之無足恠者乃若神母夜哭竊疑沛公
嗾老嫗爲之又嗾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
之氣耳夫均謂之帝子也在彼爲蛇在此爲沛
公何擬倫之不類耶雖然兵詭道也假神道以

聳動人心尤兵家秘密之術觀田單守即墨爾
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魚腹獻丹書類可槩見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絶漢統死後
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
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
伐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
詩之鈇鉞也愚意不然老瞞毛骨豈眞葬七十
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

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聾谷之塟則老瞞之計
豈若是淺哉
鄭國若而之訕也咸陽若而之誹也幸而遇子
産則不致毀折不幸而遇祖龍則何以自免後
之誦法孔子者當以爲殷鑒孔子曰邦無道危
行言孫夫泰之無道宜於言孫括囊自晦猶慮
其及之也矧身無言責乎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

事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
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
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失言謝疊山曰窮
而明道無負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
負孔孟學者所當戒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
不負所學
荀子以禮爲僞宋儒多詆之殊不知荀子蓋指
禮之末流之弊而言也非言禮之本體也嘗試

觀之。魯國禘自既灌而往之禮。王莽謙恭下士之禮。蘇章杯酒待故人之禮。曹丕受禪之禮。桓溫拜表輒行之禮。謂之非僞也而可乎。故傳說曰。禮煩則亂。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皆卽末流之弊而言也。孰謂蘭陵老令。曾不知禮乎。不然。其著書何以曰學至乎禮而止。何以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何以曰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

古今人才。固有長於此而短於彼。不能兼通者。姑以唐之人才言之。如房杜姚宋相才也。英衛李郭將才也。燕許韓柳文章才也。孫思邈李淳風袁天綱僧一行技藝才也。使數子易地而居之。寧能皆然乎。故曰才由天賦。亦由天限。

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使塞出人前不得。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真是脚根立得定。所謂懶者蓋恥爲奔競云耳。豈真懶於人事者哉。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哀哉。

二帝三王之成憲。固盡善盡美矣。然世變江河。率由者往往難之。乃若秦漢而下。君臣所制之法。後世却有可因而不可輕廢之者。姑以一二言之。如一統之君。稱皇帝。稱朕稱制。秦始皇之法也。廢井田爲阡陌。易封建爲守令。論邊功以首級。商鞅李斯之法也。非同姓不王。非軍功不侯。漢高祖之法也。國哀服制。以日易月。漢文帝

之法也表章六經建號改元山呼祝壽納粟贖官開河西以斷匈奴右臂漢武帝之法也天地合祀劉歆之法也九廟同堂漢明帝之法也以笞杖徒流之刑斷獄隋文帝之法也進士設科場隋煬帝之法也朝儀舞蹈武則天之法也藩鎮不許擅殺宋藝祖之法也經義取士而不用詩賦與夫保甲保馬免役顧役王安石之法也若此之類雖欲廢諸安得廢諸

或問朱買臣妻去嫁於官舍陸放翁會出妻於沈園而皆及其後夫焉於義禮何居愚曰買臣之妻自厭糟糠而去放翁之妻得罪姑氏而離與廟絶矣況二婦無良亦無稱姑援之義禮二子養之會之不亦過乎夫養之會之且不可而又及其後夫焉男女之防不亦瀆乎或曰放翁之妻之出也以母命也放翁不能忘其結髮之情四十年間而會於沈園者三焉其視買臣恣妻厭貧求去而驕之以富貴養之以終身背不有間乎愚曰不然妻之出也母之憾也忘母之憾而溺妻之愛可乎既彼別有所天此猶不能割愛不已惑乎律二子之失猶魯衛之政也皆不可以爲訓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横逆之來祇逮我躬者國

當弘量以容之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已李沆不較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於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理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

不爲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知其勇與量之用乎

古人敦潤家國惟貴務農故用人以稼穡艱難爲王業根本秦人以力田受爵賞漢亦以力田應辟舉觀古人制字富从田言富自田起也田以一口言有田之人又貴食之者寡也

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閨里三世相

繼出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可刑邪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鈞爲不肖漢戚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邪愚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之所疑者適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

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愚曾見終南山中老僧言凡龍不能昇天惟神龍能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蟄龍勞龍蓐龍與夫古者董父所豢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夫誰得而豢之御之而又食之也哉

上元姚三老貴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

惟石鈎闘甃堞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斗折粸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太痴曰樂哉茲墅翁費直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太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太痴曰翁常效賛皇公

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旣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太痴直達者之言哉老特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國風多婦人女子之詩中間亦有當時賢人君子擬托而爲之者如盛唐詩人多擬作古離別長相思去婦詞長干行以寓不得於君之意皆溫柔敦厚可以風也夫豈槩出於閨秀之筆哉

愚嘗問龔發軒曰近世詞人有言漢無騷唐無選宋無律信然乎發軒曰此言蓋矯枉過正漢非無騷也但不及屈宋耳唐非無選也但不及魏晉耳宋非無律也但不及盛唐耳

程史載王義豐錦娃宮賦眞一種奇文但議論橫溢似非賦體且謂色荒不能亡國棄賢者斯亡國也曾不思妲己寵而三仁疎玉環寵而九齡退孰謂荒色者能用賢哉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或曰眞空寺老僧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種種閒情此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决此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功成名遂一切不可必得之事此

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銷耗元精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若思慮

文字頓忘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惜勞頓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子元聞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子元道其詳曰禪說可治心疾信哉

綠雪亭雜言一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敖英撰其自序曰蜀臺清戎之西有亭曰綠雪環亭有竹百餘竿日與此君相對翛然有吏隱之適因追億見聞竊有評論隨筆雜記其書前半卷皆議論大抵老生常談至謂宋進士尹引穀潭州死節爲賢者之過則偏駁過當又如富字爲文下從田言富自田起也上从一口言有田人貴食之者寡也其說字穿鑿又在王安石上矣後半多記雜事往往兼及靈怪近小說家言卷末頗評文章得失至謂昭明文選既已載詩卽不當題曰文選然則諸史文苑傳外亦當別出詩苑傳乎

七修類藁五十一卷

〔明〕郎瑛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七修類稿五十一卷》提要

原缺

妙兩賢各出所見互相闡發何嫌於彼此牴牾哉予固謂雌黃之作與虞註並傳可也豈獨使聞者解頤雖少陵復起當以先生千載知音矣先生他作如七修類稿等書凡十種大半行世著述繁富固不止此嘗鼎一臠可知餘味若先生志行高潔安貧樂道居然有林宗孺子之風其詳見於本傳讀其書當考其人恐世之不知者徒以文士視先生也故并著之

浙臬知事雲間張之象序

七修類藁目録第一

天地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二

天地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三

天地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四

天地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五

天地類

虹蜺

七修類藁目録第六

天地類

天竺寺　三十六雨　求雨晴漢文

止雨文　東花園　支干

長城裴節　鍾山氣色　湖水灌城

地震徧陰　列子論天　錢氏杭門名

七修類藁目録第七

國事類

側微知實　聖誕　紅羅幢

子時食　不生人物　江東籤語

伽藍校　蛇蛸纓帽　象筒蓖衣

皇陵碑　朱氏世德碑　世祖像泪

三

七修類藁目録第八

國事類

元末擾亂　方國珍始末畧　張昶

沈萬三秀　張士誠始末畧　陳友諒始末畧

韓山童　徐壽輝　劉福通

倪文俊　芝蔴李　明玉珍

元亡　生貪巾服

七修類藁目録第九

國事類

周張二仙　本朝取天下先後　妄稱林兒

滁陽王　二楊真淺　山後諸州

仁祖聖學　議親功臣　國初文臣生封武臣見奪

毛老人　劉成　宰王

茶法　大明年数　印制

衣服制　二祖　杭丁田

石龜　郭德成　御對

七修類藁目録第十

國事類

藍玉北征　國初忠臣　建文忠臣

鹽鈔　本朝定都　宸濠逆謀始終畧

彭趙二名　君知天象　二十四王

四

朱亮祖　天子動與天合　義子

神詩　黄伯固疏文

七修類藁目録第十一

國事類

靖難功　李陸　侑食衆葷

本朝嶽鎮海瀆碑　金書鐵券文　天師印

陳遇　開尚書　制革

聖君天祐　潘原明　即位事文

七修類藁目録第十二

國事類

本朝內官專權　楊鄧鍾山詩　羅良
西茶易馬　三保太監　𧙗祭衣冠
四夷館　三謙　劉謹
帝王功臣廟　建文君　仁宗立
本朝封王　渡江取闕　封安公

七修類藁目録第十三
國事類
兩郭子興　黄蔡葉　英宗復位實録
忠魂久見　郭國嬪　中國氣數盛
內官冠帽　狀元入閣　王保保
曹吉祥　韓成子光　劉朱貨財

霸州賊　黄臙　三無
開漕河　徐劉先知　國初狀元

七修類藁目録第十四
國事類
本朝科場　初起義兵功臣　太廟配享功臣
土地　南北巷　南都二墓
黄玹　石亨女黨　散粥施藥
本朝內官忠能　幸木之敗　平頭小網巾

七修類藁目録第十五
義理類
晋史烈女傳未當　袁天真　兄弟異姓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順帝始末　羲獻之子昂
邪正天賦　鮀報　四雪
命　陳子桱　推背圖
山水真假　織屨　君臣难全
人中　人神尻神　人身陰陽
雪血色　手足心　師生爭名
二婦不當入烈女傳　鬚鬢髮　陰外生物
道家五炁　世道　人物生
西僧　金生水　草木綠色
十八重地獄　傷寒傳足不傳手　夢
誌狀不倫　人名不同　名事相似

素問

七修類藁目録第十六
義理類
葵　天地氣味　脾胃視听
人身一小天地　土饅頭　墨磨人
荒親　名人無恥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稱名不雅　元祐黨碑　逆籍偽學
鬢黑白　淵明非詩人　混堂
鄭顏兒事　天命性情論　龍象
荀道　伯顏子中傳　七哀詩

七修類藁目録第十七

義理類

生物　文景詔　醫蚤不能補

書蚤難易　思情　虎倀亡

牛羊食草　家野禽　食鹹加渴食酸止渴

利　刺紙　將術

永樂大典　氣類相感　久思神助

李易安　鄧攸棄子全姪　生死兩異

趙元陰　思禮堂記　徙宋書劉式

酒　拜　祀武穆不當

相反皆善　宋南北使臣禮　生死一定

元祐黨碑　自作挽詞　稗子

史陳脫王失傳

七

七修類藁目錄第十八

義理類

樊樓　祭物　起復

降賊加官　太宗三箭　攻乎異端

回回教　荀爽褚淵　東明木錦庵

糖人　名物不當竊取　杜蕢死牛酒

書契　財　燒金

元德秀死　奇物不可守　太常黃冠

岳劉之對　父子異姓　樂奏天人樂器起止

七七義　門生弟子　韓項亮懿

樊執敬　聖不可知　文盛乃衰

說邪　立武后

七修類藁目錄第十九

辯證類

改元　湯泉　淡菜

老泉子瞻號　名同人殊　紅葉詩

蝦蟇類毛頒　巾箱板　適然清和

南濠誤紀　大夫松　歷代獄名

澄心堂紙　僧寺觀　重名美婦

錦瑟無端五十絃　箜篌　伯禹叔齊考

名諱壽堂　延陵碑　五公孫弘

蒙茶　公昉　州名稱訛

神燈　黃堂五馬　龍

蚕

八

七修類藁目錄第二十

辯證類

陶詩記甲子　王昭君　換鵝經

兩冰清琴　陽秋誤記　針毡

綸巾　七丈佛　茶旗鎗

曹操疑塚　沈王二畫　嵇康

阿[illegible]　雨具　黃楊難長

赤脚科頭　美人稱姬　杭保叔烏龍

雞口牛後　格言　方朔盜贊
高氏書　漢唐事訛　碧落碑
賈誼一太息　漢諱不諱　韓柳非寓言
三代交易尃物　詩非蹈襲　著書人名
左氏傳議　鴈塔題名　周破胡

七修類稾目録第二十一
辯證類
玉樓玉環夜光　名字異　和靖旅詩
藍縷　贅壻　夷齊衣葛
孟郊吃　諺語出詩　美蓉詞
名公詩病　陸放翁　寒林[illegible]

楊大年絶句　坐地廳上　陶穀
袍笏　僧稱公　錢譜
蘭亭　落霞　史失何李事
宋高宗不欲恢復　末下誤書　同時姓名相同
宋詩禁　酒錢元倍　阿堵潦倒
褦襶子　楊鐵崖詩　馬夏畫
詩詔出處　飛來峯　章草
七十二候不同

七修類稾目録第二十二
辯證類
宋陵遺骸考　避諱　海紅花

考古圖　坡居差訛　用字不同
蔡京詞　子陵耕釣訛　小說
古今註　殿名　㕮咀
蘇杭湖　宋駱詩　古字
西王母考　禹碑釋文　不能為人
孫皓答人不同　鎮海樓　女人纏足蟬鬓
詩句偶同　端疋大兩字　舍利
鵞紙

七修類稾目録第二十三
辯證類
比干墓字　鍾馗　格古要論未備

僂儸　倫俞管仲　三傑四傑
聖賢鬚眉　郭張不當録　烏龍
㤺子秋風　世說新語多謬　四皓考
舡　漢字會意錯　諺語解
銷金鍋　銅柱考　詩文託名
堂帽唐祭　夫子貌似楊虎　孔溪不知詩義
東窓事犯　三國宋江　秦漢書多同
黄陵琴濟瀆物

七修類稾目録第二十四
辯證類
牧牛圖　飲器　書竹一法

七修類藁目録第二十五

辯證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二十六

辯證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二十七

辯證類

七修類稾目録第二十八

辯證類

七修類稾目録二十九

詩文類

七修類稾目録第三十

詩文類

七修類稾目録第三十一

詩文類

十四

七修類藁目録第三十二

詩文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三十三

詩文類

七脩類藁目録第三十四

詩文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三十五

詩文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三十六

詩文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三十七

詩文類
楊眉菴　孫侍兒　猻坐
咏物詩　金山詩　理公巖碑
辭壁　布袋佛　詩句關樂
般若菴　僞仙詩　桑犬二詩
陳岳箕詩　洪武書目　菊花詩
塔下陳

七修類藁目録第三十八

詩文類
李杜　樂府　名同音律不同者
名異而調同者　句字可以增損者　明唐詩人暗合

十七

宋徽宗畫詩　楊炎卿詩　祖述工拙
竿技詩　鄭字四音　梢塚歌
吾子行詩　白泌詩

七修類藁目録第三十九

詩文類
蘇若蘭織錦炤圖詩　夾城八景詞　子昂楳梅詩
甫似蒼言　武后側字　箕詩題蕉
廢主詩　宿字義非　湯亂績
賦新月詩

七修類藁目録第四十

事物類

龍睛　插魚法　神童對
陶愁學　張浩　娑羅棋樹
王孔多壽　子畏詩讖　待友厚薄
聲音文字之統　沈氏樂　鴉字誦經
顧陸李十三子　沈陳兩進士　元鎮二香
文誰第一　武當殿像　胎語
鈎吻　禹愁之讖　兒神惧威
茄　陳節齋　崇報
土乘氣

七修類藁目録第四十一

事物類
古鏡　布刀　田布
契刀　錯刀　漢皮幣
漢白金三品　莫月非　廖瑩中
咸寧伯二識　鍾聲數珠　海市
古今金珠　夜叉　火魚
奇藍香

十八

七修類藁目録第四十二

事物類
家語傳事不同　古圖書

七修類藁目録第四十三

[illegible]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四十四

事物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四十五

事物類

七修類藁目録第四十六

事物類

人物有數　未見得喫茶　張士誠
趙三合　古人珮物　趙千里盈
白尤子　古器木棒　見美忘怒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七

事物類

王華山樵　九仙靈夢　馮提學扇詩
楊墳　墨　天竺官音像
陵墳有數　揚墳　明天淵
王天碧　鄒順庵　宋后道服
琢齋言行畧　烏詞兆元　宋朝試錄
食用製法　三元先兆　真如貓

三槐達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八

奇謔類

覡不朴體　前知事蹟　夜叉
柴光　鼠報　死者復生
五通攝人　佛延生輦　錢殺能飛
猪肉生字　叅政夢　狐狸
沈氏魚　康節生死　懷馬果報
僧轉世　李林甫　佛光
眈詩成辟　五十三　托生
動石銀錫　武侯兵書　生老病死苦

聖汗　女髭須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九

奇謔類

鼻似頭飛　五更啼　海觀杜撰
二命肆　王沂公生　十七字詩
苦弃　排咲詩　諺語歇後詩
吾空數　如王過兒　馬王終事
三天　韻府群玉秀才　婚券相合
陳櫃桶　娘夫錢　諺語至理
諸論受棺　太守對　異胎
豐李夢神　詩人無恥　中酒半金方

盜酒令　鴈君臣　換字詩
覓利太守　神木　自起
真仙不可頻召　帝王淫亂　數兆於字
前定　白血無血

七修類稿目錄第五十

奇謔類

繫屌陰　左道　林同知
代死失火　種牙　喫苦稱冤
評吏部　竹米　周宣灵宝
鬧幾場罵不休　天妃顯應　戲對
盜稿書　刘長老　[illegible]

七修類藁目録第五十一

拙稿初為備忘録讕討論相知展轉鈔出昨承諸公刊之於閩愧悱不勝字有乙者漏者魚魯者目録不對而間斷失款者由書者非人而刻非一時貧賤未能更也願覽者情照而教焉

仁和郎瑛頓首告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天地類

經星牛女

容齋隨筆辨晃宿度河篇曰經星終古不動殊不思天是動物經星即其體也蔡傳曰繞地左旋一日一週而過一度夜視可知矣但不似緯星週天各有年數牽牛織女七夕渡河之說始於淮南子烏鵲填河而渡織女續齊諧誌云七月牽牛嫁織女詩人後遂累累致詞殊不知淮南好奇齊諧志怪皆不足信故杜老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可謂斷盡矣又爾雅并荊楚記俱以河鼓為牽牛不知何據月令明白季春旦牽牛中仲秋昏牽牛中正指牛宿言也

星變

嘗觀震澤長語云　國朝中台星常坼或以上下不交或以本朝不立宰相之故又曰北斗七星第四星常不明不知何也予固不知天文常見其商巫咸謂第四星名天權主時令也漢張衡又謂不明或變朔延廢正樂令彪李冬華雨暘不時歲歲有之却又今之樂果古之元聲乎太常與樂之官不過循跡而已果如阮咸信都芳者乎尤可知矣張衡又論中台主宗室今惟正德以後安化寧王二藩叛逆楚世子梟首又不應乎予聞正德初年彗星掃文

爲其後劉瑾一出首逐内閣旬後望諫九卿無不被禍豈
非文之厄也乎

生平奇見

姚江楊安世無摸學憲副也予嘗與論山川之奇語予曰
吾平生奇見無出於四川雅州去州数十里石壁一帶上
有筆峰長短數千下有深岩懸石數百皆五彩錦川文石
青白紅紫絮爛奪目至此而精神爲之恍惚也又雲南臨
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宏所
開也其地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洞口有石一柱如王番水
中闇然莫測人莫敢進顏放舟然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
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
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彌州下洞一龍仰附於洞前
二足捧頭而下鱗角眼爪纖悉具備中洞獅象相峙於旁
内則飛走之禽獸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蘿蔘
紅阜園種種色相宛然而鍾鼓石二叩之聲切肖也入深觀
音半身向如傅粉唇若點硃頭㧸一髻左有青石淨瓶右
有白石鸚鵡盡則石牀一張上下四柱菱花片壁即人間
之拔步牀上洞一僧一道蹲踞相視若漁樵問答之狀極
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又普安進山四
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緑幹紅花之兎一則青幹白
花之冬非若繪畫於壁者也予因疑洞中有形之物多乃
前代好事者爲之楊曰若假斧鑿雖去数百年自然與天
生不同而觀音一面果當時顏色粧成並蒸於洞則
本朝二百年矣近日方開豈能尚如初粧之色二樹之妙又
果人爲之耶因相語曰天地精華之氣中國萃人而邊夷
發於山川也

五星聚

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高帝元年五星
聚於東井客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當入秦以取天下矣
已而果然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尾占曰有德
則慶無德則殃果開元治而天寶亂也宋太祖建隆三年
十一月五星聚於奎占者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蕃
昌後歷年果洛學道開濂洛關閩之學亦本於是洪武間
五星亦聚奎[illegible]諸古必始宋驗也嘉靖二年五星聚
於營室當時予謂人曰營室也非德石東皆指室爲太廟
吾知國家其必有事於清廟而光大其國乎至十五年大
興土木九廟更新天丁文明天道昭昭矣嗚呼自周至今
二千八百餘年而五星會聚如此而一星獨犯一宿則多
矣噫此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紫微垣

紫乃赤黑相合而成天垣称紫微者取二色水火相交之
象水火相交萬物以之爲生萬物以之爲生是爲萬物之
主宰故垣具天樞星天皇帝坐所以天子之居亦謂之紫
宸微者取至精之義耳

陽奇陰耦

陽為奇陰為耦晝屬陽夜屬陰晝得奇夜得耦奇單故日
得一耦折故夜得二是以上半夜為今日下半夜為明日
是夜得二也

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之納音各書所論不同有止以生然而言有兼
律呂而言然皆有理而求意深遠不若輟耕錄所載瑞桂
堂之說深為痛快盖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但辭
欠明白今增解其義以誌於左夫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
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
之音而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水遇土激則有音故五
十土之數也乃為水音火入水沃沸而有音故一六水之
數也乃為火音土鍛火煅而有音故一七火之數也乃為
土音所以金音九四木音二八土音五十水音一六火音
二七此不易之論又支干之數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
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則四也是以
甲子乙丑甲與子皆九數乙與丑皆八數揔計四字通得
三十有四除却三十成數其四乃金也故甲子乙丑納音
為金丙寅丁卯丙寅皆七數丁卯皆六數揔計四字通得
二十有六除却二十成數六乃水數也火以水為音故丙
寅丁卯納音為火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三三乃木數也
故納音為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乃火數也土以
火為音故庚午辛未納音為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乃
土數也水以土為音故甲申乙酉納音為水五行各舉一
條餘皆以此例起皆可合矣但海中金等語甚不可曉據
輟耕所載星家之說既在生屬又指陰陽牽強難從先輩
王志道以方隅言者亦有難通之處差勝於諸家今亦增
損使就明白待博洽者更焉謂天干乃氣之運甲乙為始
丙丁為旺戊己為化庚辛乃成壬癸為終所謂海中金者
甲乙氣之始金始生而在子丑北方大水之位故為海中
金爐中火者丙丁氣之旺又居寅卯長生之地乃爐中之
火存而不息者也戊己氣之化木化居東南辰巳之方長
養豐茂其大林之木乎庚辛氣之成土成在午未南方當
行之地故曰路傍土壬癸氣之終而為用乃在申酉方肅
殺之地其用則刀劍金也甲乙火始燃而居戌亥乾天之
方火至高而不為用此山頭火也丙丁水氣方旺在子丑
坎方其流不息非澗下之水乎戊己土化在寅卯木盛之
地有遮防之義若藩籬然乃城頭土也庚辛金氣既成居
辰巳之位與申酉相得金之正色如白鑞之金也壬癸木
氣之終木終於午未南方火旺之地泄氣太重中空無用
楊柳木也甲乙之水始生於申酉之方長生之地源源而
來非井泉水乎丙丁土止於戌亥之方休息之所不為用
也又居乾位至高休息而無用不生物者也乃壁上土矣
戊己火化火為至陽包於子丑坎方至陰之下陽為陰掩

震巽為辟乃霹靂火也庚辛木成於東方木旺之地常青不凋松柏木也壬癸水終而鍾於東南歸聚之處奔赴不息長流者也甲乙金始生於午未火鄉火煆之金乃弱金也故為砂石金言細弱也丙申之火雖旺於申酉之方與艮宮相對艮山高峙此乃山下火也戊己木化在戌亥休息之地又得長生故為平地之木庚辛戊己成矣乃在子丑水土和合之中遂成粘和之土不能生育是壁上土也壬癸金終而為用乃居寅卯之地方絶而始生為微薄乃金箔金也甲乙火始生乃燈也仍在辰巳巽風之方必須遮覆故為燈火也丙丁水旺南方午未之方天漢所經瑩明可見天河也戊己土化而在申酉坤方生得長生而坤方平易坦道也非大驛道路之土乎庚戌金巳成矣成則為釵乃居戌亥乾方乾為首在上之用故為首飾釵釧之金也壬癸木氣既終沐伐為用居子丑水地水善利萬物者採伐而利物莫如桑柘矣甲乙之水始出者也在寅卯之地艮山之下非大溪水乎丙丁之土雖為壯旺乃在巳火辰土之間燒煉成砂為砂中土也戊己化火升於午未陽明之處其光爀赫然天上之火也庚辛木氣既成在申酉西方石榴自酉而至者乃酉方木也木胎於酉而生子至亥者榴也戊辰水之成到戌亥休息之地水之宿宅非大海水乎王志道正統間杭人而納音海中金等語次非遣入作以其有石榴木也

吳山第一泉

杭吳山之麓有大井乃吳越王時韶國師所鑿也其水泓深寒潔異於衆泉淳祐丁未大旱城中諸井皆竭獨藉此水安撫趙與懃（音勤）奏為祠覆亭其上井口甚巨往往有失脚者投於中（出武林紀事）紹興中大尉董德之作大木石板蓋之面開六眼時夜聞井中有人叫你幾箇怕壞活人我幾箇幾時托生（出郭說）歷元至今木石俱損仍多落井者弘治間參政周木復甃之面界五眼至今存焉

水氣天地

天氣也地質也地之上陽也故氣為地之下陰也故水為此陽無形而陰有質也然氣復為水此陰陽原始反終之義也何以見之氣自卑而升上水出於山氣之化也水自高而趨下入於大海水歸本也蓋水氣一也氣為水之本水為氣之化氣鍾而水息矣水流而氣消矣盈天地間萬物由氣以成形由水以需養一化一歸一息一消天地之道耳

歲月陽名

歲陽歲名考之字義貼之太歲不可曉也故洪盧景以為不可強為之說郭景純亦曰未詳謂起於爾雅爾雅周公所著何陳氏世編司馬貞索隱皆收於天皇氏之下此求景濂辯爾雅非周公之書明矣予又以文字起於倉頡大撓始作甲子何天皇之時即有此名是就傳而就信耶先

儒以爾雅附於漢時恐或然也蓋淮南子天文訓中細辭
其義惟以月令為主支干配合而言又以子配癸不依次
序不知何也亦恐未為太歲在甚之意但郭洪二公以為
是耶則當引以明之非耶則當駁以闢之豈當時皆未見
之耶或始於洪烈解亦未可知所謂淮南亂言乖實是也
今發其解分其支干增什其義以俟博學者辯焉太歲在
甲曰閼逢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
者旃孚蒙甲也言萬物萌動蒙甲而出也在丙曰柔兆柔
𥝖也兆龜拆之兆言萬物生枝而葉也在丁曰強圉言萬
物剛勝也在戊曰著雍戊在中央土和養萬物也在己曰
屠維言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也章明萬
物庶生至秋而章明也在辛曰重光重再也光新也言萬
物將就成熟而再新也在壬曰玄黓言歲終包任萬物而
深藏也在癸曰昭陽昭顯也言陽氣始萌萬物將顯也太
歲在子曰困敦困混也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無
茅孽也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起
而萬物無不順其性也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言萬物承
陽而起也在卯曰單閼單盡也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
而起陰氣盡止也在辰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言伏蟄之
物皆散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言萬物熾盛而
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言
萬物皆盛壯也在未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言陰欲化萬
物而炎氣漸和合也在申曰涒灘涒大也灘脩也言萬物
皆脩長其精氣也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言萬物皆將
陊落也在戌曰閹茂閹蔽也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也在
亥曰大淵獻淵者藏也獻者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
藏窟伏以迎陽也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
曰脩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窒辛曰塞壬曰終癸曰
極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皐六
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
為辜十二月為涂此鴻烈又無所解也但曆書謂太初十
月為畢及左傳十月為良國語有至玄月之稱疑亦爾雅
漢書也若夫以閼逢為焉逢旃蒙為端蒙柔兆為游兆太
荒落為芒落作噩為作鄂閹茂為掩茂重光與昭陽互相
更易大淵獻與困敦彼此更換多書於太史公曆書此蓋
少有義理歲久傳訛不足辯也

潮

海潮之說有謂天河激湧（葛洪潮說）地機翕張（柯真正經）日出海
而衝擊（盧肇海潮賦）海山為湧而濤隨（洪邁論）是皆穿鑿不根與海
鰌出入（山海經）神龍變化（浮屠書）者等升至謂水隨月之盈虧
（竇叔蒙海濤志）月週天而潮應（論衡）元氣與地浮沉（嶺表錄異）水往從
月之理（余安道海潮圖序）捕風捉影得此失彼則又難免管窺外編
之辯獨醒雜錄所載燕肅海潮論輟耕錄所載宣昭潮候
說所見相同義亦明白但潮論字多差舛潮說句俗也有

浮沉之辨今併録出刪其繁文什其字義註其訛處庶窮理者有可考焉雖然計其二文乃於東南二海浙江之潮消長異矣之故似可謂得其旨矣但嶺外録云欽廉之潮日止一潮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隨其長短之星不係月之盛衰廣西誌又載桂林府聖水巖則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據此則二說又難通矣何也水固有東西南北之分元氣日月抑豈有二者哉故深遠難明者不若近易可見史氏伯璿一氣翕張之論大為有理但其曰氣即水之氣似亦未當余則隨辯於下其曰大小早晚之未得者余復推其所以故今先録燕宣二論於前仍列史論并予一得之愚於底以俟博識

燕肅曰大率元氣噓吸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屬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三日月未盛時也)魄(初)虛於兩弦(上弦初八 下弦廿三)息於朓(晦月見西方時也)朒(朔月見東方時也)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在卯酉汐必盡矣或消息又必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時

明矣又曰四海潮平皆漸惟浙江濤至則巨如山岳奮如雷霆何也或云江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涌而為濤矣若言岸勢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寧波)吞餘姚奉化二江(二縣名)侔之浙江尤甚狹迫潮來不聞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舶帆怖於上潬(水中沙為潬)徒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潬南北亙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猛怒頓涌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宣昭曰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古說為水有往來浮沉是)動上動下(無靜矣豈地謂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朓朒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者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衆)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月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日月所會於酉)析木(日月所會於寅)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率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

史伯璿曰竊惟仁儒經典下採與言似有以得其術者而未敢自以為是也夫余氏東南二海之潮平於東者

常先平於南者常後每於三時為差不知其所以有先後者殊不思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為長南水北來則為落是則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故也以愚度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尚誰信哉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為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雖然潮特有形之物非有氣以運之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氣耳此句或當云氣即天之氣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是為潮長張之極則水趨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北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以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而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惟者區區愚見僅止於此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不敢以臆決也無已則始信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月則終莫知其故恐亦不過由於一氣之運而已必深求其如何以質之則鑿矣

管見曰人與天地本同一體但形勢有大小之分耳即此喻彼不辨自明此史氏一氣之說極為有理但其未詳人身思之故曰大小早晚卯酉之月不得其說殊不思天地之大非絲絲縷縷之可符如水落三時之不同者是耳且夫天地之有水猶人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於地猶血之以氣往來於脉皆一氣之所致也故水有潮不潮者如人身之血有行脉不行脉者時刻之不爽者即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之不同者即春弦夏洪之意也日止於一潮或半月東流半月西者亦猶兩蹻之與兩手遲速大小所見之不同也是脉雖皆由於一身而經絡所屬自異耳緊以論其理可也深求所以徒弊精神豈特鑿也哉至於潮必東起者東乃生氣之方陰陽之氣始於此也百川之水盡赴於東返本之義焉如人身之氣血必歸源於中焦亦起於寅時生氣之際也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天地類

杭州宋宮考

宋故宮治自隋以來在鳳凰山下今萬松牌樓地也五代錢氏
略吳越即以州治擴而大之依山阜以為宮室其子城
南門曰通越北門曰雙門（雙門見宋咸淳志）建炎三年高宗詔以
為行宮至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營建宮殿後
展大之徙州治於清波門內（即今府治）德祐二年宋亡明年為
至元十四年民間失火飛燼及宮室焚毀殆盡後十四年
西僧楊璉真伽言于朝即其基為佛寺五曰興元（[illegible]）
[illegible]
家（即民[illegible]）曰報國（即正殿）曰尊勝（即[illegible]殿）曰般若（今[illegible]地）曰
小仙林（後殿地）塔（在山崗也）元末張士誠據有杭城毀塔為城弁四
寺俱廢止存今之報國為計其地南自勝果入路北則以
城環至德作牌東沿河西至山崗自地至山隨其上下以
為宮殿也（詳見咸淳始末行宮考借不證以今之地坊人不知也今補之）

杭州宋祀典考

圜丘壇今龍華寺西首社稷壇今慈雲嶺上太廟今察院
依山（故今巷名太廟）東太乙宮今祖山寺西太乙宮今和靖茶北
九宮貴神壇今菜市門外一里許籍田先農高禖等壇今
天龍寺處海神大祀壇今菜市門外太平橋東景靈宮做
漢京廟之制今寶蓮觀北

杭宋勲臣邸官宅考

張循王（俊）府在清河坊東故名楊和王（循王）府今洪福橋對
長泰坊右街之太保尚是楷開也劉鄜王（琦）府與韓蘄王
世忠府相近皆在北司馬坊對劉居西韓居東也岳武穆王
飛府今北司銀瓶娘子廟迤東卿監即官宅在井亭橋南
七官宅在郭婆井省院官宅在開元宮前十官宅在睦親
坊三官宅在潘閬巷

杭州宋官署考

左右丞相參政知樞密院僉書府俱在今南倉前大街口
六部又在南一帶學士院今洋泮鋪處三省六房院今三
橋子西樞密院房院今洪福橋西國史院安榮坊山上松
書省今布政司（宋為浙西安撫使司元為江浙行省今大）其地則御史臺一在清河
坊東南新街牌對一在今織染局太常寺亦是局地宗正寺
玉牒所今察院地大理寺在車橋西司農寺將作軍器監
俱在今侍郎府側臨安府貢院在錢塘門外禮部貢院在
觀橋西渾儀臺太史局今至德觀後山國子監今北司門
內五道之地武學即其街之東仁和縣今梅家橋錢塘縣
今錢塘門內北太醫局今通江橋北惠民和濟局今官巷
口北六部架閣庫今天水院橋後法物庫今梅家橋行用
庫今鎮守府南驛路等今跨浦橋南江岸北驛（驛名北今曾）
魚橋南都亭驛今泥路所（[illegible]）京[illegible]今亦岸（[illegible]）
已上官署各書與志相同而可指其處者[illegible]以[illegible]

知不同而疑似者則缺焉

雪花六出

雪花六出先儒以雪為水結地六為水故六出也雲間君龍江以為春雪五出豈非水所結耶勿得其義不知水乃陰物陰盛極寒則成雪也地六為水之說非謬至春則陽和矣一時雖寒而成雪非至盛之時故散碎而不見其形質耳亦不特五出也

淮水

禹貢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蔡註引桑欽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今信陽州胎簪山禹自桐柏導之耳有宦客嘗親至其地語予曰胎簪在信陽州桐柏泉在桐柏縣今信陽至桐柏百二十里地形較之胎簪低於桐柏百餘丈今止見桐柏二泉口各大丈餘泉湧流出然後過南陽城東北漸大而東會於泗沂也又按唐縣志云淮水在縣東南一百八十里禹貢導淮自桐柏者此也今胎簪山絕無泉其源實出桐柏山北支通志畧亦曰淮水出唐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信陽夫據人之親見又有志為證則禹貢自是而蔡註所引非也且水雖有伏流之說胎簪既低於桐柏百丈恐地厚不應如此而所見又祇是桐栢出泉不知桑欽當時何以知出胎簪也中都志又引風俗通曰淮廟在唐州廟前楸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今考風俗通無有實謬論也必以禹貢為是無疑

鎮青門

青州府城外維北門曰鎮青俗曰馬與左轉數丈將抵門坐之所人或持石擊地自遠至磚中則磚中若鷄棲之聲予循聞之不信後親至地為之果然莫能辯其理也今城擊已成穴有司禁之

風水

徐州不打春鄧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子咬死人此俗諺如是今果然又青州城俗名卧牛城以其形似也府官有邊姓者至則城必攤損其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鎮風嘉靖間傳都以其竅内也徹之日多大風

紅雨黑雨

正德三年吾杭已故都御史錢鉞家一夕天雨明日起視階皆清水而本家則紅者也數日後錢氏為朝廷所籍嘉靖八年夏杭城内外遠近皆下黑雨人有衣服被其污染者而後知予意紅雨即歷代所謂雨血災變也於錢氏可知其黑雨者禹貢導黑水於西海龍取此而下耶

夏雨

夏月雨那畛輙而二時不同者蓋雨乃陰氣從地而生夏則陽氣盛極於外或有陰生即為消爍惟龍陽物也隨時以討雲從龍者陰氣附陽而升也升必降而為雨埤雅所謂龍雨也龍各有域故爾輙也至於咫尺而分者此陽氣消陰之下諸俗謂過雲雨也餘時龍已潛陰陽常和雨之正也

龍治水
嘗聞老人相傳曆日所載龍多治水即雨少龍少即雨多也又傳云夏潦則秋旱理也而甲申雜記記熙寧四年乙酉十一龍治水其年自春及秋皆大雨水今嘉靖丙申十二龍治水而雨水之多亦如熙寧冬則連晴二月也

太湖名考
太湖在蘇州其名不一禹貢曰震澤爾雅曰具區國語曰太湖吳越春秋曰笠澤周官職方氏曰五湖

歷代帝王建都
歷代建都自三皇五帝世遠名訛又或再遷二三其名三代而下似易知也然亦名移今古書者乎盾故東坡博學亦差魏晉都鄴迤筆誤特考之諸史各書一定者不待辨矣有證者譯之不同者並註於下一覽可知此正統之大略也
伏羲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都陳同上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也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嬀州今桑乾之地少昊都曲阜同上顓帝都帝丘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都平陽即今山西平陽府也有帝城虞舜都蒲坂今即山西平陽府蒲州可由夏都安邑即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地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遠甚曰陽翟乃受封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同上後盤庚遷都亦曰亳者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耿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即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即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歸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咸陽即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長信宮俱在此也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後遷都長安東漢都洛陽同上魏都洛陽同上諸書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昌曰鄴者水經註曰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国許昌為漢之封君長安為西京遺迹鄴為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耳吳初居鎮江都武昌即今湖廣武昌府也後遷建業即今南京應天府也蜀都城都即今四川成都府西晉都洛陽同上東晉都建康元帝東渡避愍帝諱改建業為建康同上宋都建康同上晉齊都建康同上梁都建康同上陳都建康同上元魏初居雲中即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同上北齊都鄴即今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長安同上關中也後周都長安同上隋始

都長安以城狹小水鹹與蘇威高熲共議移去故北三十里龍首山都焉後煬帝常徙都洛陽爲巡幸故也唐都長安同上梁都汴即今河南開封府唐都汴同上晉都汴同上漢都汴同上周都汴同上宋都汴同上南宋都臨安即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即今北京順天府特至上都乃宜府之外之地大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於燕京即北京也

三吳

三吳水經謂吳興吳郡會稽通典謂吳興吳郡丹陽似有不同不知春秋之吳都蘇常之間故蘇有吳縣常有荆溪漢封之吳都會稽（會稽非紹興之會稽郡常郡蘇郡嘉杭也）三國之吳初爲會稽

太守封吳侯后建國之地非吳然以初統蘇淞常鎮杭嘉湖最久也在秦之時置會稽郡漢武分湖州爲丹陽郡順帝又統爲吳郡三國又獨以湖爲吳興總不脫一吳字也至於蘇杭嘉湖顯顯名吳者以吳名之日久又在於前三國之吳世既短而淞常鎮交晉唐又更爲晉陵江都徐充等名不同故耳

金山水

嘉靖十八年七月間大水漂沒揚州鹽場數十處而人民死者無筭其日揚子江水下數十丈金山露其脚過日閒揚州水告正前日之涸時也始知隨風湧之而去揚也追思唐史記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過金山遂沒瓜步數日江水復平豈虛語哉

黍稷稻粱秫

以大者而推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爲酒即今小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蓋小米有二種如稻有粳糯是耶黍是小米之糯者稷者五穀之長五穀不可遍祭以長者該之故祭稷焉爾雅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一歲之中最先種者亦北方所有比黍少大較他穀則小耳紫黑色芑有毛閩所呼粲冀州呼檾（火音）不甚珍貴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耶南方所謂烏山稻類稻粳糯總名若詩書所稱當依文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是粳也月令秫稻必齊則是糯也但字林云穤黏稻也當屬糯米粱即今

之粟也古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米粟乎穀故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世有白粱黃粱之說爾雅翼云少種粱者以粱損地力而收穫少也今驗之粟米然又早稻尖米謂之黃秈（音仙）乃出自占城又稱之占城稻蓋宋真宗聞其耐旱而早熟自占城而求種分給江淮兩浙擇田之高者種之耳

遐方天文不同

嘗聞遐士云出塞遠去則北斗在南矣然不知去幾許昨讀胡文穆公北征錄始知出塞二月至地名長清塞見斗南矣予度當時師行多緩若單騎竟行恐不一月又交州過哉生明之夕則月在天中骨利幹國日沒炙羊胛熟時則日復東生矣是東西南北之極不與中國同然則佛氏

四大部州之說據此誠妄也

羅剎江

今人止知錢塘江風濤甚險故名為羅刹江不知其江之中舊有數石橫截江濤舟多為所壞因呼為羅剎石故江亦名之唐李建勲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入江中正謂此也咸淳志曰五代開平中為潮沙漲沒今不知所在也

八公山

八公山有二焉一在鳳陽府壽州一在廬州府巢縣巢之山有安廟而壽之山有安基石上人馬跡志皆載為淮南王修仙之地也意兩地相隔幾一千里當時何皆有是二

山以修煉耶不知巢邑者非也蓋因皆名八公而皆在於淮南遂以巢山亦立廟像志亦載之殊不知廬州至晉方名淮南而鳳陽漢初即謂之淮南矣或者又以巢以為是蓋據史称安除國為九江郡之故耶以今之九江至廬止隔一江至鳳陽二千里矣是連九江與廬為淮南又不知壽州秦已名為九江郡也故項羽初封英布為九江王漢高改封淮南王今英布之墓與廟皆在壽焉豈今之九江也耶况淮南王傳中云廬江民又淮南吏卒擊破之則廬不在淮南可知

星隕石

每念陽氣之精上浮為星散而隕墜當無形也故每見星隕時有聲而已恐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化為白石彭蠡之有落星石或錄異等書好怪之誑耳然文念五石隕越于宋泰秋亦訛之耶昨友俞御醫橋早朝偶尔星隕身側鏗然有聲在地尚響視如硃砂小石惜人哄觀而不及取也

三苗三楚三河

三苗國先時四夾之地在今日則中國也乃湖廣江鄂岳之三州故今三州人多貓姓是其遺種楚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鄀楚考烈王都壽春故云三楚若曰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乃以此三地在楚之東西南故以是称之耳三河唐尭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也

月巖

吾杭江干鳳凰山有石如片雲拔地高數丈亦奇峯也其

巔有一竅大餘名曰月巖古今名人遊賞題咏亦多焉惟中秋之月穿竅而出十四十六日則外此數矣餘月尤斜予嘗聞之而未信嘉靖戊戌同友特覩之果然

杭井泉

杭地近江泉水皆鹹唐李泌為杭刺史特開六井引西湖之水以利民覎抗五代宋時又濬大井沈公井然皆在西北蓋宋以前杭惟西北乃陸也今東南之地多沙場所漲者嘗因思之今杭豈下數千百井哉皆清冽佳味而切近於江者亦不聞鹹焉又豈志書之妄哉其理嘉靖己亥浙西半歲無雨井泉俱竭惟吳山郭婆井泉自石壁流

出穿井平日而他井之至深者惟可準取之多味鹹然後
俉其甘唐以来地日漸高鹹惟潤下土且滲之則井水俱
淡矣至此而取及於本性者

月諺

俗云月而仰水漸長月而仄水無滴盖月有九行青白赤
黒各二道皆出入於黄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
則為陽道不中而過北則為陰道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
潦月借日為光月生時如仰瓦是行陰道矣如弓弦仄樣
是行陽道矣故知旱潦者以此

四時風

四方之風尒雅釋其名而埤雅解其義矣四時之風未見
有言之者予以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
風横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
以隕冬之風着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也

假山精緻

近日富貴家之累假山是山雖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
生氣春夏且多蚊虺而月夜不可樂也予㮣米宫之艮岳
其萬巖山之大洞皆築以雄黄爐甘石盖雄黄則辟蛇虺
爐甘能致雲霧若天少陰山遂滃鬱如深山窮谷矣故不
数年而勝真山矣李德裕平泉亦然

小滿芒種

小滿芒種已觧之於後矣又累因人問二十四氣有小暑
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何以有小滿而無大滿也又見
簷縣偶談解二氣皆指麥言然應答難於人人而刊行於
書嵗久大矣因復辨之於此夫寒暑以時令言雪水以天
地言此以芒種易大滿者因時物兼人事以立義也盖有
芒之種止穀至此也長人當效勤矣節物至此時小得盈
滿意故以芒種易大滿耳若偶談謂天氣小滿而麥未熟
然則下候又何云麥秋至耶又謂種之有芒者麥也然則
穀非有芒者乎又曰稻過是而不可種故矣真亂說顧予
子友也惜遂不及面言

河説

毎聞河決之害因念節孝先生徐積復河之説未嘗不扼
腕三嘆惜其當時既不能用今日又無人舉之也先生之
言大畧欲復故道不計目前利害而為久遠之謀昨讀唐
史薛平傳有曰平為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
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
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
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
自是滑人無水患亦知先生之言之驗也因筆之菜以
告有志（文見本集）

海嘯

野史載至正戊子年永嘉大風海舟吹上高坡十餘里水
溢数十丈死者数千謂之海嘯也其後方國珍竊海為盜

燬化水沾殺刈之下者無算正德七年七月秋餘姚大風海溢平陸數十里沿海多死者前數夜時人見海中多紅燈往來今以此亦可謂海燐也後倭夷爭殺餘姚亦當其害夫水陰物兵陰象也其所以兆之者宜然

三伏

伏者藏也庚金伏於夏火之下故曰伏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該第五庚爲末伏不知越之而立秋後初庚爲末伏夫既秋矣又何謂之伏耶史記註以始皇置伏又云德公以是占之馬遷尚疑其人亦此恐久而傳訛也

海水鹹苦

水味本淡而海水鹹苦者亢極而反之義蓋氣生水而水流至海會萃而極矣水極則反炎乃爲鹹苦然過土煎熬爲鹽但鹹矣是藉土以制其太過耳

西湖兩堤十二橋

吾杭西湖之橋皆有名自南而北一曰映波二曰鎖瀾三曰望山四曰壓堤五曰東浦六曰跨虹（見臨安志）此東坡所築之堤之橋有淨慈寺前直抵大佛頭者堤即所謂蘇堤[illegible]謂西湖六橋也其裏湖正德間知府楊孟瑛開復[illegible]亦築六橋向附於楊曰南畔三橋可名爲[illegible]治[illegible]北畔三橋僅有水口五景爲橋可名爲二[illegible]金沙玉泉古西林斷橋共十四也又裏湖猶築以通靈隱之堤乃淳祐間趙汝愚所築亭意當稱趙堤今混以蘇非也楊岸則多近山陸不可名堤矣

曆書沿革

禮記疏云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七十二候見於周公時訓後魏始載於曆　國初曆其式與今不同有襲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紀年由洪武元年以前書其元年遡上只書甲子平行不用年號

白浪縣

毛翔登州老醫也自言土人捕魚海中去遠見有城府便艤舟見城歌側半陷水中城樓上有榜曰青州白浪縣字猶可識水際臨腑膝無數見人亦不畏俯而擒之所得甚多歸語人後往不可尋王會稽良夷樂浪之夷也山海經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註今樂浪縣爾雅疏九夷二曰樂浪漢樂浪郡故朝鮮國所謂白浪即樂浪其人誤讀不可知或陵谷之变淪入於海耳

七修類稿二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天地類

嵗年

嵗者說文曰木星以其嵗行一次故曰嵗而字之從步也律曆書名五星爲五步是也年者說文曰穀熟也取其穀熟一番曰年故字從禾

節中氣候

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爲節寅之中則爲中五日爲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嵗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嵗則有二十四氣也

月建

正月節戌時北斗之杓指於寅位之初雨水正月中氣斗杓戌時指寅位之中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名曰月建亦名斗建若遇閏月其月内無中氣戌時斗杓指於兩辰之間

雨火雪

雨者氣之升而雲之致也雪者雨之凝而寒極之致也其雨雪相繼而下者蓋有高低之故低成雨而高成雪也

氣候集解

夫七十二候吕不韋載於吕氏春秋漢儒入於禮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於曆欲民皆知以驗氣序然北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illegible]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況陳澔之註多爲謬說而康成輩亦有訛處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解并說文埤雅等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然後并将二十四氣什之於稾以俟博識者鑒焉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吕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火氣温故解凍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寄藏之蟲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氷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逐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水故曰負

雨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爲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之報本嵗始而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鴈北（月令漢書作鴻鴈北）鴈知時之鳥熱歸塞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鴈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爲泰故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震爲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桃始華（呂氏春秋作桃李華）

挑菜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鶊黃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龜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曰黃鳥齊人謂之摶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鵹黑而黃又名鵹黃諺曰黃栗留黃鸎鸎兒皆一種也鷹化為鳩鷹鷙鳥也鶻鵃之屬鳩即今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又啄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痴而化故名曰鳲鳩王制曰鳩化為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為鳩春時也以生育肅殺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為鳩鳩復化為鷹如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若腐草為螢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間二氣而已方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節為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夜無長短云玄鳥至玄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為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難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曆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電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為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於山岡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一枝生十二葉閏則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為白桐也田鼠化為鴽鴽音如按爾雅註曰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田鼠本草素問曰鴽鶉也似鴿而小今說文註鴽曰鴾毋蓋青州呼鴾䳺鶉為鴾毋鮑氏曰鼠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也虹始見䖴虹蜺也詩所謂蝃蝀俗為之鲎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為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暈為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為雄色赤白蜺為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虫說文曰似螮蝀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驢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也但虹氣似之借名也

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在上聲雨下之雨在

去聲也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流隨風故
又曰淵曆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鳴鳩拂其羽鳩飛鷹
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
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
刺上飛故俗稱布穀戴勝降于桑戴勝一名戴鵀爾雅註
曰頭上有勝毛此時恒在于桑蓋蠶將生之候矣言降者
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螻
蟈鳴螻蟈小虫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
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穀鼫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
曰螻蟈鳴丘蚓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夏小正三月螜則
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
泅不能渡谷穴不能復身走不能先人故說文称鼫為五
技之鼠古今註又以螻名鼫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為臭
虫陸德明鄭康成以為蛙者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即地龍也
一蚰蟺曆解曰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王瓜生圖經云王
瓜處處有之生平野川宅及墻垣葉似栝樓烏樂圓無丫
缺有毛如刺夏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
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鴉瓜今藥中所用
也禮記鄭玄註曰即萆挈本草作菝葜陶隱居以辯其謬
謂菝葜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自有本條先儒當時如
不經書而設言者可笑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於此小得盈滿苦菜秀埤雅以
荼為苦菜毛詩曰誰為荼苦（荼則荼也故難今荼誌本作荼）是也鮑氏曰
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
實者謂之英此苦菜宜言英也蔡邕月令以謂苦蕒菜非
靡草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草薺葶藶之屬禮記註曰草
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
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
至陽而死麥秋至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
則秋故云麥秋也
芒種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矣螳螂生螳螂
草虫也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
殺虫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虫以前二足如斧也
尚名不一各隨其地而称之深秋生子於林木間一殼百
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鵙始鳴鵙百
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註曰博勞惡聲之鳥蓋梟類也
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五月鳴其聲鵙鵙然故以之立名
似俗称濁溫故埤雅禽經註云伯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
毛詩曰七月鳴鵙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無声諸書以
為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特註疏以為蝦蟆蓋蛙
屬之舌尖向内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其此時正鳴不知
失考也易通卦驗用鉛餘錄俱即名為蝦蟆無聲若以五
月正鳴殊不知初何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曰螳螂鵙皆

陰類感微陰而或生或鳴文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聲也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於此皆假大而至極也鹿角解(音蟹)鹿形小山獸也屬陽角支向前與黃牛一同麋形大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與水牛一同夏至一陰生感陰氣而鹿角解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陰之極也蜩(音調)始鳴(月令作蟬始鳴)蜩蟬之大而黑色者蜣螂脫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称蜘蟟是也按蟬乃揔名鳴於夏者曰蜩即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者是也蓋蟪蛄夏蟬故不知春秋鳴於秋者曰寒蜩即楚辭所謂寒螿也故風土記曰蟪蛄鳴朝寒螿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称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而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月中為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至至極也溫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音悉)蟀(音率)居壁一名蛬(音拱)一名蜻蛚即今之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在野而鬪鷹始摯(禮記作鷙音至)摯搏擊也應氏曰殺氣未肅鷙猛之鳥始習於擊迎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為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為明也毛詩曰熠燿宵行另亦種也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土潤溽(音辱)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俗称醒齪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揫也物於此而揫斂也凉風至(禮記作盲風至)西方凄清之風曰凉風溫變而凉氣始肅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凉風來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蟬鳴寒蟬爾雅曰寒螿蟬小而青紫者馬氏曰物生於春者止其淫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義禽也秋令屬金五行為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為之者也不擊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又稱秫菽梁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鴈(淮南子作候鴈)來鴻大鴈小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玄鳥歸玄鳥解見前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群鳥養羞(淮南子作群鳥翔)三人以上為衆三獸以上為群群者衆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美之食

蓋皆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解見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也蟄蟲坏音培戶淘瓦之泥曰坏細泥也按禮記註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鴻鴈來賓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通書作來濱濱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爲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爲黄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爲蛤蓋寒風嚴肅多入於海變之爲蛤此飛物化爲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黄花草木皆華於陽獨菊華於陰故言有桃桐之華皆不言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爲霜矣周語曰駟見而隕霜豺祭獸月令作豺乃祭獸戮禽以獸而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草木黄落色黄而搖落也蟄蟲咸俯淮南子作俛咸皆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肅凜蟲皆垂頭而不食矣
立冬十月節冬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於堅也地始凍土氣凝寒未至於拆雉入大水爲蜃雉野鷄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註蜃爲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記之註曰蛟屬埤雅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又嘗聞海中蜃氣成樓垣章龜經曰蜃大者爲車輪島嶼月間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知此爲蛤明矣况爾雅翼引周禮諸家辯蜃爲蛤甚明禮記之註以謂雉由於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爲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腰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鬪而識之不若本草章龜經爲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晉語曰雉入于淮爲蜃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爲寒氣所薄故凝而爲雪小者未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爲冬也
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鶡鴠不鳴禽經曰鶡毅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鬪死方休古人取爲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埤雅云黄黑色故名爲褐鴠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鷄冬無毛晝夜鳴即寒號蟲陳皓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既鳴何謂不鳴耶丗鉛餘録作鴈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鳴鳴詩註作渴旦虎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避惡魅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蠡實即馬薤也鄭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馬薤况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與本草同但陳皓註爲香草附和者即以爲

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於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雁北鄉鄉去聲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雁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飛之至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鵲始巢喜鵲也鵲巢之門每向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為巢知所向也雉雊雊雉鳴雉文明之禽陽鳥也雊鳴雉之同鳴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解前鷄乳乳育也馬氏曰鷄木畜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之鳥乃鷹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也水澤腹堅陳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天目山

杭山之來龍餘杭之天目山也晉郭璞有詩曰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來出帝王後至宋之高宗中興建都於杭乃詩之驗矣及度宗甲戌天目山崩京城騷動時有遷蹕之議當時亦有作[illegible]詩云天目山前水啮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月不必深岐說是非未幾宋鼎果移此固天地之大數亦有関於山川之氣耳近嘉靖己亥六月天目山崩小角山蛇數千衝壓二州水過二十丈飄損人物不可勝計吾杭郡可憂也哉

小姑山沒

正德十四年四月江西大雨小姑平陷於鄱陽湖遂不知其處而一龍來脉之山盡皆崩之水溢城中丈餘城外沿江之地彭湃而盡漂去矣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後沙場積有死者黑龍一條毀二十餘條明年寧王叛逆為其死者衆也予以此水之大毀之死特為之兆耳

牛山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歐陽子曰環滁皆山也予親至二地牛山乃一崗石小山全無土木恐當時亦難以養木滁州四望無際止西有瑯琊不知孟子歐陽何以云然

杭地考

三代時杭為吳越荊蠻之地東南沿海陸少而水多也故大佛之頭為秦皇東遊攬舟之石宵巷口乃官澗口羊坝頭乃洋埧頭也至漢封吳王濞於此史稱煮海富國其人輕悍則知非今之都會而純良之民矣附方築城背山吳郡小洎在城外西北鑿石為棧道東南江海陸地一帶耳故曰立子胥廟於江上尚經又云江塘去縣南五里前縣後時在錢塘門正此數可考紳所陵詩曰猶將五相背山前又曰五相佰前多伯浪是也至唐中宗景龍四年沙方漸漲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浙江[illegible]考其時乃

宋璟也至五代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鉄幢遂為通衢[illegible]
山已三里矣鄉諺及紹興間沙又漲遠遂如今日云

七修類藁卷之三終

七修類藁卷之四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天地類

四夷無乾象

星既按華夷四夷則屬何星果有四大部州說耶

高麗朝鮮本末畧

高麗出自夫餘之種自三國以来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在遼東之東地名紇升骨城南連朝鮮漢武滅朝鮮分地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以高麗為玄菟屬縣至晋末嘉時四郡又為高麗所有其王高璉迁居樂浪改名平壤城至隋去句字唐太宗伐之遂為爲邑置都護爲唐末五代中原多事復自立爲君後周同光元年使韓

申来尚姓高氏長典中則稱權知國事王建史失其傳是王氏代高氏之位也王漸拓地又迁都在松宋祖時来朝端拱以後不復入貢元豐中王徽主國每慕中華復来脩好遣臣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嘗誦華嚴經祝曰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遍呼國中至京師者問之衆皆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迸丹闕迴月華如水浸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子孫世承亦朝貢於遼金元洪武二年其主王顓表賀即位賜以金印封高麗王二十五年其主荒淫

衆推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曰旦詔從其自爲復請國
號詔更朝鮮

杭四潛邸

杭城佑聖觀乃宋孝宗潛邸開元宮寧宗潛邸後爲理宗
端孝公主之第龍翔宮理宗潛邸舊在後市街元至元中
遷之於城西北隅宗陽宮度宗潛邸也

天狗星

元至正六年司天臺奏衍天狗星墜地始於楚終於吴遍
及於齊趙諸地但不及於兩廣當血食人間五千日也覩
林時雲南王紫山忽生小赤犬無數群吠於野占者曰此
天狗墜地有大車覆奇（見輟耕錄）又父老傳太祖登極後每

日市曹殺人之處夜有一大白犬食血予意徐壽輝韓山
童陳友諒明玉珍倪文俊輩俱起湖湘而南五六中尤盛
焉其後山陝燕蜀四方俱有甲兵之禍惟福建兩廣王師
到即出降以是占之則占驗人傳之說詎不信夫

吳楚娶婦

吳人娶婦欲長美觀瞻也楚人欲矮善哺備工也然地脉
相接而風俗不同大抵吳奢楚儉故致如此昔文王孫伯
戲作娶婦辭嘲之其辭云楚人娶婦何喧喧高豎十日排
酒筵親戚回頭小姑起傳道新人短而喜低小腰身解啼
哭舂粮擔水不知疲西家老翁長吳豎吳人娶婦長若多
紗籠前引扶入門新人長大嫉人尊金馬丁東步搖博布
風流竟花枝招可憐吳楚地不同新人長短爲枯榮若使
吳人生於楚一生醜惡何其苦乃知長短亦有命不係生
身係生土噫可哂也

杭城門名更革

東城五門曰候潮曰永昌（舊名新門俗呼草橋）曰清泰（舊名崇新俗呼螺螄）曰
慶春（舊名東青俗呼菜市新）曰艮山（俗呼壩子）西城四門曰錢湖（在清波上首今閉塞）
曰清波（俗呼暗門）曰湧金（舊名豐豫）曰錢塘南城二門曰鳳山（宋名嘉會）
（元名和寧以其當國之南俗呼正陽）曰清平（今閉塞在正陽下）北城二門曰天宗（俗呼
小北今閉在湧金下）曰武林（舊名餘杭俗名北關）

年數君數

按春秋玄命苞堯元年甲辰至洪武之戊申凡三千七百

二十一年（神柜十年）少按大運紹統自伏羲至胡元除僭號不
載外帶吳魏遼金閏位正統至我
皇明混一區宇君天下者共二百八十二君

騶虞

載道鼠璞云騶虞非獸也李歐公引賈誼新書騶乃文王
囿名虞則虞人之官之說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騶亦
官也意文王田獵騶從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
之果以不食生不踐生爲無有也不知永樂二年周王畋
于鈞州而獲騶虞梁公潜有詩今載於文衡宣德四年滁
州來安石固山有二騶虞守臣獻於　朝群臣皆賦詠之
予觀夏公元吉賦所稱曰猊首虎身白質黑章修尾隅目

不食生不踐生草埤雅所云白虎黑文尾三倍身相同則騶虞果有之矣噫騶虞惟見咏於周時至我　朝復兩見之嗚呼盛哉

杭城來歷

杭城創於隋之楊素週止三十六里斯時蓋吳山東南皆江而西北尚是石之棧道（見後杭記考）至五代錢鏐則又新築羅城於外自秦望山（在上湖口）有門曰龍山東亘於江干其門曰保德旋至湖市夾城巷口（故至今猶名）其門曰北關西泊於錢塘湖（即西湖）直至於雷峯塔前其門曰涵水循城慈雲嶺直上而南週七十餘里宋建炎間但增築內城於鳳凰山下而已因宮殿也元禁天下修城以示天下一統自是內外城日爲居民所平或存或無互相淪沒至正十九年張士誠據有浙西復併修築自艮山至螺螄以東則視舊城拓開二里而絡市河於內自候潮至鳳山以西則縮地入二里而截鳳山於外北則比舊則拓視新爲縮泄湖水爲隍而城焉嶄然一新不復知有內外矣計其數週六萬四千二十丈高三十尺厚四十尺而殺其上（見城記）國朝因之遂不復改故報國寺宋宮趾也正圍於外羅城之內稱鹽法察院前爲城頭則正舊城之基矣湖市曰夾城（或曰揚張士誠內外各設敵臺於此故曰夾）則外城直環於彼也生於斯者可不知焉

虎林考

按虎林乃杭山名即今祖山寺之山也不知者以爲杭郡舊名後世改虎爲武嘗自以爲虎林人也知其爲山者又不知其改虎之義今摭數說而訂正之使人易知庶不貽笑於外方宋樓攻愧詩云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從來有龍必有珠此雖培塿千山餘四朝間見錄云虎林即靈隱山因避唐諱改爲武林陽正質又謂錢氏有國時此山在郭外異虎出焉故名吳音承訛轉虎爲武耳摭三說惟揚爲是四朝最非若以避諱易而爲武則漢志已名爲武林山唐帝雖始祖名虎而亦不在此論矣即以爲靈隱者蓋靈隱原名武林入人已深而吳音又易於訛遂以此山亦稱之爲武林也樓詩亦不知改武之義故指爲培塿爲靈隱千山之餘耳如今人見此山獨於城中則曰祖山之意又考安元獻輿地誌云武林山錢塘泉所出顧夷吾山川記又云錢塘泉自南徂東臨浙江一派謂之靈隱浦即冷泉亭下之水此可見武林山自是靈隱而虎林之地又何有泉之出耶今誌取淳熙志斷爲決非城內之山彼自正言靈隱者也差收入虎林之下

安南來歷考

安南即古駱越之地秦爲象郡在歷代俱爲郡縣至宋貞明中土豪曲承美據土始爲化外互有強者爭襲而宋時則有丁黎李陳四姓黎爲最強宋乾德中多爲其擾元至元二十六年方心服獻物納貢　國初其主陳日煃率先

天地卷四

歸附賜安南之印傳至陳日焜（[illegible]）爲黎季犛所弒季犛
上表冒氏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奃詐稱陳氏絕嗣奃爲
甥求權署國事
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逃至京師愬其事季犛因
表請迎添平還其國　朝廷乃遣使護送歸其境季犛伏
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
張輔沐晟等往討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犛及奃等
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爲季犛殺盡無可
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阯都布按三司置府十七州
四十七縣百五十七衛諸司皆備焉時永樂六年春也（四功）
（見[illegible]傳中永樂九年詔）後七年九年又叛輔復往平之（見交[illegible]）洪熙

九年又叛
朝廷復討平之宣德二年春交阯復叛守帥奏請益兵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將七萬人以往命兵部尚書李慶參
贊軍事升勑慶凡六卿之爲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
數其最所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
與同升起九月入交阯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
升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頗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
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
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瘴瘧數數戒
飭部曲嚴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
慶已抱病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

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遂壞後
軍阻不前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亦死又明日副
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驟（合）起鬭衆亂聚
被執寇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
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鏞字叔
振錢塘人年三十四時吏部侍郎陳洽武進主事李宗昉
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等亦死之（文已上見定交錄東里集毘陵人物志）又
有諒山知府易先諒江知府劉子輔廬陵人黎利攻他城
皆陷劉獨倡兵死守食盡自經一子一妾先劉死（文本集東里）
政平知府何忠罵賊不屈從容賦詩死（見水東日記）交阯知縣
吳[illegible]亦拒敵死（見二忠錄）其后黎利亦困遣人進前安南王三

世嫡孫暠表乞立辭甚懇　朝廷以爲
文淵誅討本求陳後今既在焉姑從之後數年復爲黎利
所篡　朝廷又欲加兵會利遣使來貢謝罪請
命因立爲安南王貢獻不絕嘉靖間久不入貢其下莫登
庸又篡之十八年　朝廷議將征之遣兵部尚書毛伯溫
先往喻焉遂伏罪革其王爵云

十二生肖

地之肖屬十二物人言取其不全者予以爲物豈止十二
不全者哉予舊以地支在下各取其足爪於陰陽上分之
如子雖屬陽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四刻今日之陽鼠前
足四爪象陰後足五爪象陽故也丑屬陰牛蹄分也寅屬

陽虎有五爪卯屬陰兎缺唇且四爪也辰屬陽乃龍五爪巳陰蛇舌分也午屬火馬蹄圓也未屬陰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鷄四爪也戌狗五爪也亥猪蹄分也此或庚幾焉乎又思蛇兎且取唇舌他物之足爪亦豈無如十二物者狀夫十二支固屬陰陽皆於時位上見之易卦取象亦然也惟理義之存焉耳如子爲陰極幽潜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也午爲陽極顯明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也丑爲陰也俯而慈愛生焉以牛配之牛有舐犢未爲陽也仰而秉禮行焉以羊配之羊有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也申爲三陰陰勝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也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鷄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兎此陰陽交感

之義故曰卯酉爲日月之私門今兎舐雄毛則成孕鷄合踏而無形皆感而不交者也故卯酉屬鷄兎辰巳陽起而動作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焉龍蛇變化之物也戌亥陰斂而潜寂狗司夜猪鎮靜故狗猪配焉狗猪持守之物也私臆如此未見出書姑存於藁

風雷雨雹四像

風雷雨雹四者陰陽之氣而已然而變化不測則固有神寓於其間亦何肖形㨿異如今之塑者耶予嘗思得之勉強以爲之解風雷在天天乃乾焉乾則戌屬戌亥也是以風伯之首像犬雷公之首像豕雨爲水水者坎也坎爲中男故雨師之像似士子雷取象於震震則巽之對也故有雷公電母之稱巽爲長女其像婦人而已四神取義如此不知道家又別有說乎

水高於山

北征錄云瀾滄海子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瀾望之杳無涯岸遥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竟不可曉明日

太宗語之曰朕每歸語人少有信者汝等今見方信此水周圍千里幹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名曰玄冥池予憶或者地形遠近高卑不同故見之異也否則誠爲異理故錄出之

鐵樹開花

予友烏鎮王天雨爲橫州州判嘗云橫之馴象衛指揮殷貴家有盆樹一株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厚問於主人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四瓣紫白色如瑞香較少圓耳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吾父生時花今後二次矣予以諺以事難成者則曰須鐵樹開花然則果有此樹耶

四雲四星

草木子曰山雲魚鱗曰水雲烟氣曰旱雲水波曰雨雲瑞星曰景星妖星曰彗星流星曰飛星有吉有凶皆也又有衆星隨星色大小之以名之也前出呂氏春秋後出隋晉諸

志

上任忌正五九月

今官府到任每忌正五九月遂見南史術家皆無所據予意三月之建乃寅午戌也寅午戌稱火臣音爲商商屬金恐火之尅於金故忌之未知是否記此以俟傳識

西湖帝王宅

吾杭西湖山水之秀甲天下杭人之英俊乃所孕毓故湖涸而于肅愍公被戮湖水平堤而狀元出予嘗往來於中戢語人曰此湖四山圍合東逼於城有能填湖作地開移城郭面江背山以城中爲明堂皋亭五雲紆山爲其左右眞帝王之居也昨讀懷府叢談五代時果有術者說錢鏐曰若填湖爲宅可王千年此地不過百年也鏐曰豈有千年帝王者哉因知古亦有如予言者哉因憶使鏐如術者之言則錢氏或絕而繼王者遂因其地而久焉是亦謂之千年也筆之以俟變迁

天開眼

馬浩瀾洪杭詩人也最善南詞有花影集行世於予爲忘年交嘗言少時夜行忽聞空中砉然有聲舉頭觀之青天中如瓜皮船一條其色蒼黃隨開隨合明發問人言昨夕天開眼此或然也予因對曰天乃陽氣所就此正欠缺之際故見其本體之色理當隨合否則不足爲天矣若地之裂則質也故不能然俗稱開眼何謬哉焉有肯久之令復闔有天開眼追思裴時踰十五載矣馬君不可起也志之

鴿

予嘗至山東沂州偶見一鴿羽毛皆灰白色駁之且詢土人曰鴿蒼班者此何異也土人曰此地惟有一色尚白勝者不知其有蒼班後至臨淄見皆果然而拳亦小異是知物不可以不見者爲奇耳

如此江山亭

杭城舊有如此江山亭在吳山天望觀 國初廬陵張光弼嘗酌酒賦詩亭中相繼作者併爲一卷後遺落於吾里景德觀道士史志中處予少年亦嘗見於其徒前有數詩後有張末周鼎跋詞語多感慨意後周鼎因而錄之備未全也其跋曰如此江山者何有所感而言也不資詞而無窮之感係焉使倒言之曰江山如此則五致之詞無他感興矣昔嘗有亭而爲是名遐想作亭之人何如其爲人哉必宋亡遺民有爲而作越若千載登斯亭而繙味者爲一笑君亡一廬陵張光弼丁時元社既屋腥胡之逍汚我江山者前之日如此今之日不如此矣宋故郎未淪於元此江山也淪之後如江山何若士之爲此遊一俯仰間何如其爲感也作亭者之感尚淺遊者爲愈深也遊後又無亭矣而同遊之客與追和者今亦皆遊地下矣惟詩卷存留居士名亭者然他或俟附驥耳予不自知其他日亦倖附否耶

庚申甲子

修仙家崇尚庚申甲子者蓋甲爲陽木而主生應肝魂也庚爲陽金而主殺應肺魄也仙家欲煉氣爲純陽而魂魄常存於舍故守之也且甲子在六旬爲始庚申在六旬爲終修煉家以此爲要日而外册亦用之也

吳江長橋

輟耕録載吳江長橋始於泰定乙丑僧從雅作也後九年守的斤海牙作鉅閣以奉觀音極言其後大又見宋鄭毅夫詩曰三百欄杆鎖畫橋行人波上踏瓊瑤插天螮蝀玉腰潤跨海鯨鯢金背高亦言其壯麗以今視之一庸匠可爲也然是橋不過泄淞江之水於太湖何必如此之壯麗也此的斤廢奴之不仁耳舊橋洞凡七十有二今止五十四也但思未橋之先不知水勢何以導之

王孫不識天文

宋王應麟厚齋博學雄文高出一時所著有玉海困學紀聞等書可謂無書不讀者也然於天文似不知者觀其論三星在天以爲其說有二毛氏以爲參鄭氏以爲心不能定論殊不知參乃兩肩雙足三爲心則七星也心則三而已又曰三國之時月犯心星昭烈殂是蜀爲正統他日熒惑守心而魏文殂又不同也亦不能斷殊不知三國鼎立二十八宿各有分地既同犯星宿所犯之日又各所按此如五湖亂華之時而熒惑不見魏臣紛紛莫決崔浩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庚與午皆主秦辛爲西戎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笑之後秦中果旱明年姚興死使知當時犯心守心之日卯獨魏行事必能占之及於月落參横之辭有曰未嘗考參之出入以定月落是何言耶及宋孫奕季昭作示兒編亦可謂博學者矣觀其言曰二十八宿以四方爲名者惟東壁東井南箕北斗殊不知二十八宿之斗乃南斗也北斗乃紫微垣數又解井在參東故稱東殊不知參宿中有玉井星此井星又在玉井之東故名如室如壁相連而一義者璧居室之東故名東壁箕與斗相連共名淡津箕在斗南故名南箕北斗彼以箕斗是人日用之器相對而言故云箕南斗北可笑可笑嗚呼若二人者何獨不究於是耶

浙省歌括

浙省十一府七十二縣一州成化間分縣後共七十六矣蓋台分太平湖分孝豐金分湯溪衢有演成歌括如指諸掌歌云杭九嘉湖七台嚴皆六邑寧衢與溫五紹金八處十可謂捷便矣

瓊花園

齊東野語載瓊花惟楊州后土祠有之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仁宗哲宗時嘗移植禁苑逾年遂死載還後敗張焉後惟偃者陳源取孫枝接於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褚家堂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予考爾雅木草

諸書不載惟楊州誌曰唐所植也至正間枯死意宋至元治數百年顯顯於世而至正迄今無二百歲不惟瓊花不傳而張八仙亦不知何似者且杭誌修於成淳再修於洪武宜其近於二書也而瓊花園亦不見載嘗疑其二書偽言也昨偶至褚堂一土地祠見古碑一通然後知祠名通聖即瓊花園之地春秋時即褒忌宅基神乃褚遂良九世孫褚堂之鐵綾錦由於此神始之也因知二志失收（詳在祠文）

蝗

爾雅以蝗有四種予所見者灰黃二色大率於苗之心葉根節盡食之或者四種寓於二色不可知也緣飛即交數日産子如麥門冬後數日中出如黑蟻子八十一枚即鑽

入地中詩註螽斯一産八十一子是也其子入地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遇臘雪大則入地至深坡詩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其飛止兆躍所向群往無一反逆者渡水則後嚙前翅由由然若繩索之狀一縣之地或食其半或食一角有相隣而不食者有踰山渡河以食者殆若真有神役也傳以謂戰死之士冤魂所化理或然也淮南子又謂魚子之變非也蓋此物畏水而旱則生所以雪大深入於地浙江亦嘗飛來亦嘗下子明年絶不生若江南水田也豈有魚子畏水者耶

七修類稿四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五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天地類

日本畧

日本國通鑑前編以為吳亡子孫入海為倭故倭自云吳大伯後也墨談以為倭國有徐福祠謂為福後故中國呼倭為徐倭似皆非也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達王於甬句東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徐福云者諸書皆以福居檀夷二州號秦國但屬之於倭耳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名各不同多屬之於日本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入寇亦不

一開皇末徵間則遣人來求佛經學佛法開元雍熙間則遣人來從儒受經原由廣東而不由明越者則始於唐德宗時也洪武五年遣僧祖闡無逸往諭而後入貢功臣録以為元年遣楊載考畧以為二年遣趙秩恐皆訛其年分蓋二年四年既貢則五年又何從遣二僧胡又因胡惟庸事著之祖訓以其國奸詐絶之永樂間三保太監招撫因東後通嘗見

太祖與國初僧仁一初送祖闡無逸之詩

太祖詩云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今使臣去彼欲通洪玄倭夷當往至於善化凶人不負西來意等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

中選僧使奉詔直往東扶桑又云飄飄兢錫飛九重大驅
四月開南風游龍雙迎浪花白天鷄一唱東方紅

曆法

造曆之法雖以氣盈朔虛日月五星推布挨筭然非至精至神之人不能也故中星之定自堯至今亦差数度氣化推移天道玄遠難一一知之耳若夫授以成筭則中人亦可爲若輟耕録所載之法固爲要也但中人之資卒亦難解今取其易知者併寻聞於靈臺者述一書之於左然後知起年定閏定立春二十四氣特易易耳定年歌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謂前九年二月十五日即今年正月初一日也共九十七箇半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

十八周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先筭冬至餘更看大小盡决定不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十一月小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

定立春歌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甲子日子時立春則來年巳巳卯時立春其刻数以後節氣法推之

節氣歌節氣與中氣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細推丙時零五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刻立春則巳卯日寅正一刻雨水餘皆倣此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謂前九年甲子日春分甲食丙子衝午即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氣亦倣此○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巳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衝則子丑寅卯辰巳衝午未申酉戌亥

二荳異草

山東東阿縣季札掛劍之處今建荳焉其地生草一種能治人心疾蓋緣當時季子心許徐君劍也故魯殿有歌云至今神物不磨滅化爲異草人爭貯異草何功爭貯之心疾不瘳須一莖又嚴州子陵釣臺之地無別草木盡白茅也蓋表其潔清之意予嘗登之亦有句云乾坤留節義草木顯清風亦指其事也然二草皆可謂之奇

鍾鼓節

天下叢林鐘聲数同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必然不同自吾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總共一百八声息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湊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声三通湊成一百八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爲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爲三通在外吏鼓三百三十擂爲一通千擂爲三通

浦陀洛迦山

浦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洋其山有普財岩并寺世以觀音所居天下善信人常定并到彼將見普財或句驚許每

每聞之所讀元人張光弼詩有補陀山一律引以至事作
佛事七晝夜祈見觀世音善財隨心應見大衆瞻仰無不
慶讚詩曰丞相函香至此誠瀕深海水救群生慈悲謂可
消諸惡征伐容將息大兵金色圓光開寶髻玉毫妙相絡
珠瓔手中示現楊枝露頷洗干戈作太平據此人言不誣
也吾想觀音乃天地間幻身隨誠致之人心趨向於此耳
豈眞在於普陀耶若然則賊舟時來寺之劫者何無神邪

黒雲蕩日大水入京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塊大
小不一往來衝日早暮人皆見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
之夕出京連雨西山水發湧入都城數尺房屋多倒没死
者無算直入　皇城其年無災變者豈非人能勝天意也

空平洞

杭吳山玄妙觀有石洞露於山麓規模爽爽而秀可坐十
餘人苟加洗剔之功則妙矣嘗語姑蘇袁永之金陵顧懸
涵曰可名其爲空平近惟見其敗屋草莽泯然無迹詢之
乃爲過客遊賞觀主擇於迎遊遂尓更造以掩于因嘆曰
黄冠不識趣掩古佝時情芳洞也流徑空華僭日名

星宿異名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異名不可枚舉聊述知者一二集解
其義錄出以俟知者木星故曰歲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
重華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方之精蒼帝之子故用東
方之星宿名之耳惟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鎮星張衡
復名曰地候亦以土義名之耳金星既曰太白詩又曰啓
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啓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
又昏見於西方西方其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
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有十三名曰太白日祭星以其
位西也又曰將軍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屬水
之故張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於
列宿救起於此也氐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於氐猶
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房曰天駟天關以
主馬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觽觽事之然房心
尾三星總而名之曰大辰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宋曰大辰

之墟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龍星明者以爲
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体而言也故詩曰三星
在天註心宿一名大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詩七月
流火之註云大火西流是也箕星詩亦稱爲南箕又箕斗
總名曰漢津蓋箕乃龍尾斗爲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
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者日月五
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荊楚人呼爲檐鼓檐
前也女星一名婺女婺女之卑者也以織婦女工之卑故
名石氏又名婺女虛曰玄枵蓋玄乃黑色虛位正北故云
枵之爲言耗也耗亦虛意人曰顓頊顓頊顓旭也亦以木
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黿故左氏亦曰天黿玄

得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爲正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也壁[illegible]東壁又營室東壁總名娵觜之口蓋以室壁因是相對四方如口之故娵觜亦名豕韋春秋襄公十八年歲在豕韋是也奎婁爾雅曰降婁以奎主溝瀆之事故名降婁一名大梁一名西陸昔以爲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胡也又名晉史記索隱曰晉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郭璞曰或呼爲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甘氏名鈇鉞主殺伐義也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爲輿鬼以義名之也柳謂之味郭璞註曰味朱鳥之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味爲鶉火號曰柳謂之味味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鳥名火朱乃火色皆爲南方故也此外無別名者固不贅矣或有別名而難解者亦不敢録出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名不可以理會也如宋中興志以參爲大辰不知參伐乃大辰也然參伐甘氏名爲大辰已不可解况又轉而他耶姑紀一以證至於五星時或散變而爲妖星則有三十九名此異也不足書也

生尅制化

生尅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尅化皆易見獨制字則難明蓋制者緣生中有尅尅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尅者謂如木生火火盛則木爲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被迸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必沈溺水生木木盛則水爲阻滯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尅凡尅中有生者謂如木尅土土厚則喜木尅是爲秀聳山林土尅水水盛則喜土尅是爲築節提防水尅火火盛則喜水尅是爲旣濟成功火尅金金盛則喜火尅是爲鍛鍊全材金尅木是爲斧斤斲削蓋因尅以爲美此所爲尅中有用故稱之曰制者乃刑於生尅之中也

潮候歌

浙江潮候四季不同今官府榜於亭午置行於世歌括載於書皆止得於春秋二時者也人皆不知予特編成三歌使渡江者無中流之嘆耳春秋書歌云午未未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春秋一般輪夏歌云午未未未申

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夏日要分明冬歌云午未未申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潮望冬日行然此於潮候之時刻一定也而冬夏日之長短又當意會而消息之如夏時之甚日未出前二刻半天已明矣晚則日已入後二刻半天尚未暝昔爲予書也冬日反是

天文不可曉處

三代以前明星史官不可考也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史佚至戰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魏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後世諸家不傳何巫咸甘德石申三家獨傳耶有以三家圖驗又得陳卓總著後世取之然陳卓所言群國出入度數正是訛者[illegible]不知

陳卓又何所取耶黃星出自巫咸赤星出自石申黑星出自甘德今以三垣二十八宿不過三色不知當時諸人所定又何色耶且赤者大黃者次黑最微何三人各止得於一色而史不能無一星耶王良造父同時之臣宦者宗人後世之稱而不知甘德石申又何能先言之耶天市垣十二國名周以後有也何巫咸之時豫可名耶皆理不究者安得如高文考五星會東井者而質之

錢塘

錢塘之名按史記始皇浮江下丹陽至錢唐歷代地志亦有錢唐縣今至唐避國號始加土焉輟耕錄謂唐字從土誤矣至以爲以錢易土築塘避錢湖之水等事杭志以辯其訛考之廿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前路止西北一帶遍近於錢湖（湖即西湖）故謂錢塘耳

易時

唐德宗因暮秋微寒謂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與時不同欲遲一月羣臣李吉甫等皆云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請依古惟李程特以爲月令玄宗所定恐不可易遂止元周公謹亦以正月未生七月正暑十月亦凉欲遲一月以爲春夏秋冬方合時宜載之癸辛雜志予以德宗人君第欲從時隨語臣下吉甫公謹豈不學之士耶若進一月以定四時則飛灰落葉何以合律二十四氣其可如李程所云旋相推矣殊不知三代始皇建朔雖各不同第以朔斟會同凡事以此月爲首春夏秋冬可易之耶月令呂不韋所定李程特以爲玄宗此則不可曉也恐史傳不直故耳

木冰

木冰者雨及木而凝冰諺云木稼也洪範五行傳謂之木介主兵甲范氏謂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君臣將執於兵之徵馬氏通考曰木冰者乃寒脇木而成冰妖不在木也冰花者乃冰有異而成花妖不在花也予意洪範傳范氏辯恐皆未當何休之註因後有沙隨苕丘之事之故若通考雖得其理而未中明其義夫雨也水也成花凝木也皆氣以致之極陰之氣凌脇於木則木爲受害故不在木與花五行之占木爲少陽劉向謂貴臣卿大夫之象是也又諺云木生稼達官怕亦斯之意成化丙戌冬京都初霧下少頃草木皆白移時則枝柯皆玲瓏如花矣明春李文達公卒此非其驗與

雙投橋

吾杭西湖南入路曰長橋宋誌俗名雙投橋昨讀抄本西湖竹枝集元富春馮士順有詞曰與郎情重得郎容南北相看只兩峯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雙朶玉芙蓉註以嘗有情人雙投於橋故長橋名雙投

五山十刹

餘杭徑山錢塘靈隱寧波天童育王等寺為禪院五山錢塘中竺湖州道場溫州江心金華雙林寧波雪竇台州國清福州雪峯建康靈谷蘇州萬壽虎丘為禪院十刹又錢塘上竺下竺溫州能仁寧波白蓮等寺為教院五山錢塘集慶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寧波寶陀紹興湖心蘇州大善北寺松江延慶建康瓦棺為教院十刹

風雷異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牆以西地上有聲如雨急然視之皆黃泥丸子堅如櫻桃大拾取而破之中有碗黃氣自以為非親見不信也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名十字廟有農家論經風旛行者暑倦置牛皮於旛下忽陰雲四合霹靂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有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二書記之以為異也夫天地間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為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於氣矣人物鬼神或長或變其歸一也當其陽氣奮激為陰所圍則逼迫迸發出則成聲為疾風為迅雷遇一物焉翕而成聲而碎莫得而知之此雷震人物風移樹木與此為土丸為竹針一也或曰土丸竹針故二氣變化之妙之所成然則皆如櫻桃皆長三寸是孰為而孰較量之乎曰正陰陽之氣所為猶雨之成形大小相同一氣所之也但其忽而形沒而聲此所以妙萬物而為神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七元暗金日

陰陽家七元暗金之日百事大忌犯之者果驗蓋七元甲子共計四百二十年至弘治十七年乃禽星第七元甲子矣是年值宿直年筭暗金日以星宿配五行陰陽以年各日為是近陰陽家不知遂以本日起之則非也雖有通書如無今以弘治十七年起逐年排定則後之甲子乃第一元虛宿起矣又可逐年排之也書之於稾易於便覽

弘治十七年起

甲子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乙丑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丙寅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丁卯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戊辰年 虛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己巳年 危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暗金
庚午年 室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辛未年 壁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壬申年 奎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癸酉年 婁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甲戌年 胃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乙亥年 昴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丙子年 畢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丁丑年 觜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戊寅年　參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己卯年　井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庚辰年　鬼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辛巳年　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壬午年　星宿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癸未年　張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暗金
甲申年　翼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乙酉年　軫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丙戌年　角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丁亥年　亢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戊子年　氐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己丑年　房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庚寅年　心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辛卯年　尾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壬辰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癸巳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甲午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乙未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丙申年　虛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丁酉年　危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戊戌年　室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己亥年　壁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庚子年　奎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辛丑年　婁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壬寅年　胃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癸卯年　昴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甲辰年　畢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乙巳年　觜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丙午年　參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丁未年　井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戊申年　鬼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己酉年　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庚戌年　星宿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辛亥年　張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壬子年　翼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癸丑年　軫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甲寅年　角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乙卯年　亢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丙辰年　氐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丁巳年　房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戊午年　心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己未年　尾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庚申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辛酉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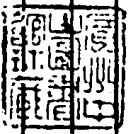
壬戌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癸亥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晴人

虹蜺

淮南子曰虹淫氣也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陰陽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氣也又曰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愚意朱子之說恐因淮南遂爾云然夫虹雖陰陽之氣非有微雨日光則不成此形也故曰日照雨滴而虹生今以水噀日中側而視之隨有虹蜺之影可見矣昔謂之淫恐亦過也所以致後人解螮蝀在東莫之敢指為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而謂之莫敢指耳人朱子問虹蜺只是氣還有質否曰既能吸水吸酒是有形質只緣散便無了如雷部之神斯言可謂至妙也蓋二氣之盛自然有神若揚升庵見虹之詩自以為明若刻石延如咫尺得句云渴虹下飲于池水斜日橫分蒼翠霞似有泥矣

七修類稿卷之六

天地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天竺寺

白樂天題天竺寺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乃是題虔州城外天竺寺今杭州府收入錢塘天竺寺謬也見蘇東坡詩集第二卷中

三十六雨

春秋說題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京房易候則曰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以為時若之應據說題記之一年止得二十八雨一月四雨則又為四十八雨矣或有差訛不同其數也姑俟知者請究

求雨求晴二文

嘉靖壬午浙藩承大中丞蒼梧吳公廷舉之命督予註釋董仲舒求雨求晴二文務欲解其事理所以然之故一時脫稿祇以為董之真可謂誠於災異也後從往閒之宦客以二文皆驗之南海驗之湖湘驗之而在瓿矣因思亦嘗勞心於此檢稿遂錄于天地類庶其時准之難通處因於原文未暇改正不贅

巳蛇爲也未木之滋也申持簡酉卣也戌與戊戚同意亥豕爲也愚按此說既多不據說文矣則辰乃日月星也又爲星名午者牾也又有交布之義獨不可爲假借乎巳亥既是蛇豕矣之雖正借之於時又不可爲假借乎恨不生當時前能問之必當有說若夫且解干支諸家不同史記曆律書巳缺戊己而說文多言於方位劉熙釋名又解戊爲矜血之類淮南鴻烈解申爲呻唷似皆未當意以生物隨時淺幾明白今則參考諸書訓什於左甲者拆也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乙言萬物初生曲𦫶而未伸也丙言萬物炳然著見丁者萬物壯實之形故邦國圖籍曰成丁戊茂也言物之茂盛故漢志曰𦫶茂於戊是也己紀也言物有形可紀識也庚堅強貌言物收斂而有實也辛言萬物方盛而見制故辛痛也壬妊也陰陽之交言物懷妊至子而萌也癸者揆時揆士既平萬物可揆度也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丑紐也寒氣自屈曲也寅髕[illegible]也陽氣欲出陰尚強而髕演於下卯者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辰伸也物皆舒伸而出巳已也陽氣畢布已矣午仵也陰陽交相愕而仵也未昧也日中則昃陽向幽也申申束以成故晉志曰萬物之體皆成也酉就也萬物成熟戌滅也萬物滅盡亥核也萬物收藏皆堅核也

長城裴鄭

秦皇築長城起自臨兆至於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而後成焉至今賴之後人未嘗有感始皇者唐學相朱朴獻建都之議曰去已衰之衰就未王之王則裴劉形勢有四固之險輿輸之便宋李綱請都之鄭仲漁等增譏其說必有計之上也後代不知抑亦因其人一不取歟嗚呼始皇致萬世之利而不知恭民怨於一身朴知建國之地而不知除強臣於當時是皆有益於後世論者當不以人而廢言可也

鍾山氣色

南京鍾山

太祖陵寢在焉雲氣山色一日之間青黃紫翠之不一人以爲氣旺所致又曰如漢高帝隱芒碭而上常有五色之雲予見沈約鍾山詩云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則知昔時已如此也

湖水灌城

宋狀元陳亮云杭西湖之水足以灌城非建都之地謂湖地高於城中三尺故也至今以爲奇論予則以謂不然湖環二十里有餘城環將四十里矣況宋城南北比今尤長計地之大小雖有高下是可灌乎若以今日視之湖與城中等矣蓋日久諸物皆爲水火所毀者不知其幾矣准七日積尤不可灌明也

地震爲陰

菽園雜誌載地震亡大時最多然皆夜也予年七十吾杭地動凡三次惟一次有聲亦皆夜時豈非地乃屬陰耶

列子論天

列子曰人終日在天中行止註曰自地以上皆天予意此句似有碍也人本在地上但登高之極方是天中故抱朴子曰自地以上四千里則乘剛風而行此說方通

錢氏杭城門名

錢鏐時杭門十座城自南秦望山北抵夾城巷東亘江干西薄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曰朝天門在吳山下今鎮海樓也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

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在舊鹽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巷曰寶德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時城垣南北展而東西縮故曰腰鼓城

七修類藁卷六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七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國事類

側微知貴

至正間

仁祖淳皇帝一日坐東室簷下

太祖侍側有一道士長鬚朱衣排闥直入遽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聞言異之留之茶餅不顧而去又

太祖即位加進尊號適符其言於乎帝王之父豈無異相又安知道士非仙而特來前告耳

聖誕

太祖生時

陳太后夜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舍南麥場於麥糠中取白丸一丸置己掌中

太后視之漸長黃冠曰好物食之

太后應而吞之覺語

仁祖時口尚有香明日

太祖生別志稱遺以為實事而非夢誤矣

紅瀧障

太祖龍興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當時

仁祖嘗乃居其側

太祖生時隣里遥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廟徙東北百餘步
矣
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
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之以衣
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為紅羅幛世皆傳之人嘗疑之予以
商之玄鳥周之火烏載之史冊不為誣也而聖人之生要
自有異借乎當時未奏收入實錄昨見泗志補遺載之甚
詳也

子時食

太祖初生不食久之有僧坐於門側
仁祖問焉僧曰至夜子時自能食也因入取茶為禮而僧不
見矣豈夜半信然

不生人物

盱眙縣唐興靈蹟二鄉郎
皇陵碑所謂鍾離之東鄉也前有光明山（由舊嘗見五色旺氣於上故名）後
有紅廟（因獲紅羅故名）今封神為都土地乃
太祖龍飛之地今方圓數丈不生草木而鳳陽一府亦少人
物豈非山川秀氣皆已鍾於前耶

江東籤語

太祖高皇帝初提兵渡江偶爾挑拆見江東神廟有木可代
將伐之祝請以神有籤頗盛憑須以問之
太祖寬容姑從其請乃得一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非義

毫居莫取總然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遂書而不
代及車書混一為立廟南都是知天命所在鬼神已先知
矣豈人為哉

伽藍珓

太祖在皇覺寺時天下兵亂寺僧散避
太祖祝伽藍以珓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
舊則以一陰一陽報祝畢以珓投地則雙陰也如此者三
復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何報我天乃欲我從雄而後昌
乎則珓如前祝投珓如前神既許之遂抵濠城依滁陽王
實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一日也

蛇蟠纓帽

太祖攻雞籠山將還和陽時鮮鞍假寐有小蛇緣背左右驚
告上視蛇有足類龍意其神也祝曰若神物入我帽纓蛇
隨入卒報和陽被賊攻遂急行未至三十里又報曰幕官
奔善長敗賊矣因驚喜而忘蛇久乃脫帽視蛇居纓自若
乃引觴酌之蜿蜒升屋雷雨驟至竟莫知所之也帝王之
興每有龍見亦此類歟

象簡龍衣聯

高廟折成龍升之日建文即位
成祖以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蓋以叔不拜姪也建文命百官
議之給事龔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
地宮中叙叔姪之情至今傳誦龔有一時啓沃之才不知

此乃宋祖與杜審言同宴福寧宮樂人史金箸之辭但此
更之耳彼云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
情龍衣拂地蓋杜乃宋祖母舅

皇陵碑

自古帝王之興皆位逼勢敵有以成其私志漢祖雖微亦
為泗上亭長豈特有如我
太祖不階尺土者耶夫起自庶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莫不
誇張先世照耀將來至有妄認其始祖者也豈特有如我
太祖特述其卑微者乎此可見天生豪傑上聖之資不可也
常人等也瑛伏讀 御製集中
皇陵碑文未嘗不三嘆三頌而已惜世人止知其事而又未
知
太祖先巳命臣下為文述亦詳矣仍以未稱而自撰此尤見
聖慮之益聖也今故拜錄二文于左以示將來奉
天承運大建武功以有天下實由 祖宗積德所致茲欲揮
灰詞臣考據弗周則紀載弗稱敢以上請於是 上手錄
右槩若曰朕幼時 皇考為朕言先世居句容朱家巷尒
祖先於宋季元初我時尚幼從父挈家渡淮開墾兵後荒田
因家泗州朕記不忘 皇考有四子長兄諱某生於津律
鎮仲兄諱某生於靈壁三兄諱某生於虹縣 皇考五十
居鍾離之東鄉而朕生焉十年後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
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既而復遷太平鄉之孤村庄歲甲
申 皇考及 皇妣陳氏俱亡奈長兄與其子亦繼歿時
家甚貧謀葬無所同里劉大秀憫其孤苦與地一方以葬
皇考皇妣今之先陵是也葬既畢 朕煢然無托念二親為
吾年幼有疾嘗許釋氏遂請於仲兄師事沙門高彬於里
之皇覺寺鄰人汪氏助為之禮九月乙巳也是年蝗旱十
一月丁酉寺之主僧歲歉不足以供衆食俾各遂其家
朕居寺時甫兩月未諳釋典罹此飢饉務徨三思歸則無家
出則無學乃勉而游食四方南歷金斗西抵無錫北至潁
州崎嶇二載泗州盜起剽掠殺人時承平既久列郡騷動
仍返皇覺寺又四年穎濠蘄黃有警濠城亦破 朕潛處
兵間與元兵相拒期年元兵敗去得其義兵三千人於定
遠遂立師之夜襲元將知樞密院事老張號遁得其民兵
男女七萬人攻逐元將參政野先乃移師滁州轉戰和陽
渡江擊采石撫太平定集慶建康將相協心賢能臣贊西平
陳友諒東剪張士誠南廓八閩百粵奉款中原順服兵進
幽燕元君棄宗社而去 朕以十五年間遂成大業仰惟
先陵奇秀所鍾雖治葬之時尤於貧窶衣衾棺槨不能具
俗類 天地之佑 祖宗之福也今富有天下顧無以慨
人子之情茲欲啓墳改葬慮泄山川靈氣使休魄不安益
增悲悼第積土厚封勢若岡阜樹以名木列以石人石獸
以備山林之制而已謹獻陵曰
皇陵汝其據事直言無諱臣善長以 上手所錄付詞撰文

臣善長等欽承明訓䵷勉論次惟古先帝王若虞舜漢高
祖皆起自側微以成德業之盛蓋天將降大任於聖明必
先有以起之今　皇上述二親之劬勞與夙昔之出處刻
石以昭先烈俾後世子孫知積累之厚創業之難思以繼
承無疆之基詩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嗚呼盛哉謹拜手
稽首而爲之銘曰　皇矣上帝厥命煌煌監觀四方有進
者昌惟今
天子肇跡田里叱風驅霆仗劍而起汝潁始兵蔓於濠泗淵
潛時晦隱其施張元君既否紊亂政理命將出師及數入
紀貪殘汚穢肆彼剝掠戰功敗衂賞罰無章征士除兵險
平萃止總戎鶩奔歸者如水濟和來闔形勢莫當渡流浩
浩瞬息可航采石破傾當塗風靡宣歙長風老悅圻省經
營建業實帝故鄉號令之行肅如秋霜乃伐偽王殲之彭
蠡削平兩浙殄彼蚍蜉閩廣既服有粵來王青齊獻款底
平豫章師震幽燕君臣北徙空城謐開圖籍弗戮乃作禮
樂乃垂衣裳重譯表獻大開明堂永懷上世原其本始句
容族居川回山峙截渡淮海辟除榛荒或濠或泗莫慶永
常鍾離之鄉卜葬如此化家爲國靈秀鍾美積善彌久天
賜禎祥脩之於已惟德乃長浚河之原以達其委甚岱之
高以觀其上本天理物君德是揚丕揚大業傳叙無疆皆
勑相臣申命國史昭昭後昆受天之祉

又

孝子皇帝謹述洪武十六年癸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
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頭皓首忽思往日之
艱辛況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爲後世子
孫之戒特述艱難以明昌運世代見之其辭曰昔我父王
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彷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
皇考終而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
叱昂昂既不得與葬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
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既葬之後
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
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
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爲我哭我爲
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慟遙蒼汪氏老母
爲我籌量遣子相送備禮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無
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飄颺我何作爲百無所長
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而急進
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壁聽猿啼夜月而淒
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風鶴唳俄淅
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湯一浮雲
乎又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于
思親之心昭著日遂盼乎家邦已而既歸仍復業于皇仕
三載而有傑者號令初起汝潁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

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女人寄書云不刻降既處且俱無可奈許傍有覺者將欲舉揚當此之際進退而無已我與志者相商乃告之曰束手以待斃抑奮臂而相戕知者爲我計畫且陰禱以然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內而不敢耶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獲釋身體安靡從逃朝暮月夜戎行元兵討叛將士揚揚一從不得再擾再採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弃戈與鉛子脫侶隊馭馬空逕去遊南土氣舒而光唱農夫以入伍事奈是辰不逾月而眾集亦熾蔽野而盈岡率渡清流戍守滁揚思親詢舊終日慷慨知仲姊之已逝獨存附馬與甥雙附馬引見未接我外甥見男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甥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歿數載獨遺寡婦抒持倦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聚會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餉群雄並驅飲食不遑暫宿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孰禮義是尚遂立建業四守關防礎兵秣馬靜看頡頏群雄自爲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荊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隨海入降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雅乎其強西有乎伊洛崤函地險河湟入都胡而市不曰戮殘臣露鋒汝而燃若昔已而長驅於并燕河山之內外民隱咸仰聞中一日即定市巷笙簧玄莬樂浪以歸版籍南蕃十有三國而來王以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龍接乎銀漢欲厚陵之微茫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蒸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爲此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泚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頓首再拜頓時時而未享

朱氏世德碑

瑛舊於先輩大臣家獲 朱氏世德碑一通乃我
太祖之手筆也 御製集中所缺近又見剪勝舊聞所載與此本有異因借校觀訛者辨之疑者存之各於其下什焉尚或字訛句漏謹依原文拜錄於左碑云本家舊聞本作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舊聞本無家字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一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舊聞本作娶訛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九四人初一公娶王氏是為祖父母有二子長五一公次先考五四公諱世珍元籍陶金戶非土產市於他方以供歲賦舊聞本無此句非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十有二歲先考才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產及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先考君舊聞本無此三字因至鍾離同居

先伯父洎先考沿性皆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色
鄉里稱為世長先伯娶劉氏(舊闕本一字)生有子四人重一公重
二公重三公皆生於盱眙次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
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於五
河某其季也先考遷鍾離後戊辰所生(舊闕本作年字)先伯考有
孫六人兵興未已(舊闕本作已未非是)相繼而(舊闕本作殁字)殁先兄重
四公有子曰文政今為都督重六重七皆絕嗣曩者父母
因某自幼多病捨入皇覺寺(舊闕本無歲字)歲甲申父母長兄俱
喪次兄守家(舊闕本作業字)三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緇流(舊闕本作至正)
二十四年(此甚訛二十四年太祖已建國號吳元年矣)二十四歲天下大亂諸兄皆
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為(舊文本作乃字)某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
滁(舊文本作滌訛)和龍鳳三年率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君嘗
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曰鄉土之思即訪求故鄉
宗族之所居(舊闕本無居字)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
距城四十里舉族父母(舊闕本作兄字訛)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
與之叙長幼之(舊闕本有礼二字)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
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舊闕本有家字)
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高(舊闕本作先字)祖墓泗州先考墓鍾離
此朱氏之原委(舊闕本作原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師(舊闕本作節字)開
府為建業之所也(舊闕本無也字)實鄉郡焉連歲征伐拓竟吳楚
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
丙辰降制贈(舊闕本作書訛)

曾祖為資德大夫淮(舊闕本作江字)南等處(舊闕本有行字)中書省左(舊闕本作右字)丞相(舊闕本此字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
曾祖妣侯(舊闕本作吳字非)氏吳國夫人
先祖考為光祿(舊闕本作先祿二字)大夫江西等處(舊闕本有行字)中書省右
丞相大尉(舊闕本作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舊闕本作曰非)公先祖妣王氏
吳國夫人
先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舊闕本作西非)右丞相吳
國公
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三月十一(舊闕本作閏月十三日)日祗詣(舊闕)
(本作謂)先壠焚香(舊闕本作昔非)告祭遵禮典也重念報本者禮所
(舊闕本作行非)宜厚今勉建事功雖由己能實先世靈長之澤垂
裕後昆宜得推(舊闕本作報非)恩三代並為上公以遂為子孫者
之至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先祖父積功累善天地(舊闕本無地字)之報(舊闕本作施字)茂於厥後凡(舊闕)
(本有子字非)子孫當體祖父之心循(舊闕本作脩)德存仁(舊闕本作共)以
永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俻書于石(舊闕本作後恐非)
以傳信將來有所考焉

世祖像泪

我
太祖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戎
作元世祖其面淚為泪痕所汙塑工頗加修飾越宿則又
如故也

太祖聞知幸朔以手指曰癡韃子癡韃子汝胡人入主中國

可謂幸矣今不幸去者以爾亦一代之主

朕今天命人歸俺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北則

朕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何恨耶毋再啼哭於是翌

明日遂奔世祖面無淚矣

七修類藁卷之七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元末擾亂

至正初伯顏變亂售章江西遂有朱光卿廣東羅天麟陳

尉湖廣吳天保浙東方國珍相繼扇動又賈魯開河生

吸嗽石人之事興則韓林兒徐壽輝芝蔴李三枝起而

曼延天下若福建陳友定懷慶周全臨川鄧忠安陸俞君

正浙西張士誠陜西金花娘子江西歐道人襄陽莽張岳

州潑張安慶雙刀趙濠州孫德崖紛紛不一皆東南之賊

也長淮以北則山東又有王信陜西李思齊隴西李思道

太原王保保汴梁元太子此多元之將臣亦各據地互相

殺戮　天兵臨之或降或遁矣今以所知者畧述其本末

事情書之於左不知者待博識者又補之焉庶或可以參

考於國史也

方國珍始末畧

方國珍台州寧海人力能走及奔馬其居有山在中曰楊

氏嘗有童謡曰楊氏青出賊精至正八年蔡亂頭剽刼海

商方乃為國宣力勦賊而總管焦鼎納蔡之賂反黜其功

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與弟國彰等叛至十六年降

元為海道漕運萬戶羈縻而已十八年天兵取婺州白料

非其敵也十九年降

太祖遂獻欵書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于時向者
因然排詆迫迍無所迫於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濠梁東
渡江左據有形勢以制四方奮揚威武國珍向風慕義欲
歸命之日久矣道路纏邊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
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微愚很加訓諭開其昏瞶
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欲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欵或有
指揮願效奔走然既入貢陰復泛海北通廓擴帖木兒南
交陳友定圖為掎角至吳元年王師討姑蘇擁兵坐視
太祖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惡其畧曰爾起事時元尚承平
倡亂海隅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
年朝送欵於西暮送欵於北此豈大丈夫之為一也吾下

婺時鯨鯢甚多豈暇與爾較勝爾遣子納降吾不逆詐數
年之間追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東西諸郡漸下爾陰畜
異志與呂虛實三也未有釁端先自脅息四也易交輕悔
五也廓擴帖木兒以曹操之奸旋為人敗吾中原已得其
半爾泛海遠交聲言擊我以速怨尤六也彼皆有事爾遠
難救彼若無事交疏禮薄禍亂由生七也爾兄弟無功於
元坐要名爵跋扈萬端今歸我又不能保八也爾兵數出
上帝好生違天害民九也爾能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決
勝負丈夫事也今復遣數舟徇偷鼠竊十也吾遣兵入浙
張士誠將士盡皆降附爾誘我海上亡家作亂近來匿其
[illegible]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豫惡爾乃陰翁潛結遂為

黨援以許交許叛自疑者十二也爾乃擇交大國有一無
二尚可以保全矣不報六月貴國珍貢粮二十萬仍以書
諭其畧曰汝初獻欵謂杭城在即米歸豈意挾詐張士信
接境取爾甚易不收加兵者吾力制之故爾安享三州衍
郑造奸既我潛結陳友定今明告爾師下姑蘇即取溫台
水陸並進爾早改過以小事大尚可保富貴也不然與我
較一勝負亦大丈夫之為也不然揚帆竄入海島吾恐子
女玉帛反為爾累舟中皆敵國也宜慎思之國珍於是有
航海之計然又遣子明完奉表謝罪乞歸降曰臣聞天無
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前
賀荷

主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知必有
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於學術遭時多故起自海島非有
父祖承藉之勢與衆馳逐又非有圖成望大之心必欲得
湯武之君為之依附而已何者王師之渡江左霆電揮至
於婺城遠近震驚是以遣子拜師歸心効順惟恃固已知
主上有今日矣但無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而
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扎歸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遵
約束不敢有違豈意從子明善不戒邊疆擅搆釁端得罪
故不可解今日守疆之吏馳走飛報言天兵遠臨問之不
勝駭愕惶惑失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然而未免浮海何
也昔者孝子於其親逃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適與相類竊

自外於拾年之間非　主上無以至今一旦墮墜天下後世
必有以議臣者被冒斧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復全覆育
之恩追加生成之賜容歸海島老死深淵使子姪輩得全
餘生以聽驅策實為萬幸
太祖始怒其反復既而又憐之乃賜書曰汝外示歸誠中懷譎
詐吾始容之待汝自效豈意汝行小智愈肆奸究竟背前
約致勞我師汝尚不歸命乃竄于海上猶欲覬望成敗今
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
率衆來附悉從原宥不報九月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初亮
祖至台方國瑛欲逝去命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
治兵為守城計國瑛始拒守然士卒懼惧我師攻擊國瑛
度不能守以巨艦載妻子夜走黃岩亮祖遂入城徇下仙
居等縣追至黃岩國瑛燒殺守民居遁海守將哈兒普降
十月己巳亮祖進兵至溫州陳於南城國珍部將率兵拒
戰敗之破其太平寨餘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將克
之獲其外劉本湯方明善先挈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
舟師襲敗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己丑又命
湯和與共討之和既至慶元國珍逝入海島國瑛及明善來
降送之建康後洪武二年湯和降執國珍於海朝以之為
廣西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祿於　朝實錄之言也又見
試方伯曰
而或曰之罪夷不赦致者　方國珍濮入海島王保保遠去沙

漠惟二子未誅恐不然也

張昶

張昶仕元為戶部尚書以奉使來朝
太祖見其才敏留用之累授參政昶外示誠款內懷陰計與
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知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
凡　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恒
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已心者心常怏怏時廓擴帖
木兒兵尚強元都未下昶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是
所願也間從人上書頌功德勸
太祖及時娛樂　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
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
上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復勸
太祖嚴刑法重賦役多陳厲民之術欲
上失人心陰為元計　上皆不從昶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
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
長壽丑的等至京師
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於元且寓書其子
詢存亡會昶卧病憲往候偶于昶卧內得書表遂奏之
太祖命大都督府按問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
北　上始惜其才猶欲有之及得其所書牘詞曰彼意叛
矣是何赦焉遂誅然此於大明實錄上得之於乎昶雖仕
我

太祖觀此亦美維之志也又能於死生之際明焉豈非忠於
元者乎况其文成於　國朝夏元吉諸公寧無抑揚於中
予觀元史未書昶節畧見於劉基傳中故特録出之

沈萬三秀

國初前都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
是其花園（原住蘇之周莊）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
太祖常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
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遍濟之乎對曰每一軍犒金一两
上曰此雖汝至意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
太后苦諫彼國富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柰何殺之得流雲
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潮州今開二家子孫尚富富乃點化

之術也詳近峯聞畧

張士誠始末畧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至正十三年與弟士義士信士德
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王號周建元天佑十
五年據高郵十六年由通州渡江遂陷蘇州以承天寺為
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睦
爾長董或以苗軍楊完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敗
士誠然完軍尤殘虐也十七年　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接
境維常遣書被其拘使遂用師京口溧陽等地互有勝負
三月命徐達攻常州擒其弟士德毋痛令士誠請和每歲
輸粟十萬金幣若干　太祖初許之後復書数其開釁拘
我使臣之罪每歲要粮五十萬歸使等事士誠不報浙省
左丞達識則請命於朝授士誠太尉遣叅政周伯琦招諭
之被其留異至二十年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時皆称張吳王
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
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
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據杭元因以弟士信為平
章二十五年
太祖命遣徐達常遇春等水陸並進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郵
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伐之數士誠之罪曰私販鹽
貨行刼於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
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
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
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
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粮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
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
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爾南臺大
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郤我邊民其罪八也
詔諭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既破然後移兵姑
蘇秋攻湖州弁山水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俯劫薛顯率
舩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宋遙呂珍等以舊部降五

人子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又善沒水還
珍驍將也誠倚之至是奮氣繼而張天祺李伯昇亦降於
是達軍直擣姑蘇十一月癸酉圍姑蘇達督軍攻婁門士
誠出兵拒戰指揮副使茅成左脅中矢死之於是攻圍益
急吳元年丁未　太祖又以書諭士誠書畧曰帝王之興
兵勢相加乃為常事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亦當
革心順天以全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是也今爾能附
順其福有餘無為困守孤城自取滅亡不報伯昇知其勢
急使客詣士誠門說降又不報六月士誠既被圍久欲突
圍決戰覘閶門少懈將奔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與闘久
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剌把都率兵千餘助又自出兵

山塘為援陣少郤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
能取此乎弼遂揮雙斧往擊敵勢轉遇春率衆乘之士誠
兵大敗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為驚墮水幾死有輿入城
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張幔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
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九月城將破熊天
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城外雖多中傷參城中木石俱盡
達督將攻破葑門城遂陷時八日辛巳也達又遣李伯昇
往諭士誠自經伯昇趙世雄抱解昇出舟中閉目不食至
龍江堅卧不起舁至中省竟自縊死吳事蹟平

陳友諒本末畧

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衆劫
掠於村落官軍累討不能平率所聚往從羅田徐壽輝蓋
徐初起紅巾共將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隸元帥倪文
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
諒乘釁襲殺之遂并其卒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
余闕死之後陷龍興路并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
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
友諒陽為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
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遂以江州為都自稱漢王
改元大義事權一歸於己遣將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攏
陷吉安撫州贛州襄陽等府陷信州州則守臣伯顏不花的
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

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末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
天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遣將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
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具厲士卒以
從大將軍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
翰林學士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
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
夾[illegible][illegible]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
彊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
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
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
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比

而徳勝中流矢死内外阻絶消問不通文政乃遣使詣建
康告急
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
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卽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
湖之康郎山實至正廿三年七月也乃與書曰昨兵對泊
瀦磯嘗遣使齎往事不睹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
謀天下何有深讐旨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英雄
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漲雁之徒一掃而亡之
湘陰劉氏亦懼而往此公心腹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夷
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君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又將舟騎
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未死城下

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外逃亦宜脩德勿作欺人之態
却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威姓悔之晩矣遂迎至於
戊子我師分為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
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晡東北風起焚其水寨舟數
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焚死遂不敢出然
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
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尤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
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
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仇
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
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

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
悖人心之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損兵弊甲連連與
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
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兆郊復聯舟大戰
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
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
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冒死突出將
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
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
也其時擒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五年餘時年四十四

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徑趨武昌立理為帝
改元德壽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擒之悉平右陳氏始末
如此我
太祖書辭如此陳亦可謂鯨敵也使劉伯温不勸
上先伐之養勢日大欲一時克除亦難矣哉觀其初犯建康
臣下欲城降者有欲走據鍾山者及戰龍江石灰山功臣
録皆曰殺傷相當戰鄱湖則御州膠於沙灘幾成假帝擒
水使無金木相犯之日以決一勝岌岌乎殆哉然而天命
有在固不能逃貫睛之流矢也耶
韓山童
至正十一年黄河决參議賈魯欲建不世之功首勸脫脫

丞相開河以復大禹故道山東連荒復集夫数十萬民怨
已思亂矣而潁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
至山童因衆陽有男週歲恭長四尺皤腹如世所塑布袋
和尚者遂倡言弥勒下生天下當亂又陰鑿一眼石人預
埋當開河道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
反掘者得之驚詫而倡亂矣河南江淮之民翕然從之劉
福通等共尊山童為主然為官兵捕急山童被擒其妻楊
氏與其子林兒逃之武安福通等據朱臯十五年攻破羅
山舞陽葉縣又陷汝寧光息二州自碭山夾河迎林兒為
帝號小明王以杜遵道等為丞相詐稱徽宗九世孫國號
宋改元龍鳳偽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盖
以宋廣王死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之故又陷汴拆艮岳
太清宮材為殿居之後朝廷發師誅討福通奉偽主遁安
豐然而亂階既成其黨毛貴田豐李武崔德等四出攻掠
天下擾擾尋俱敗死獨林兒直至二十七年方死蓋不為
天兵所討故也

徐壽輝

徐壽輝又名貞鄂州羅田人生平以販布為業至正十一
年天下已亂有瀏陽彭和尚欲為偈頌集衆念佛心欲為
亂一日徐浴於盐塘身起光芒衆乃驚異遂與麻城鄒普
勝等倡為妖術立徐為主舉兵以紅巾為號據蘄水陷黄
州稱國天完改元治平近遠響應於是道徐明達下普朗
等盡陷湖廣之什仁復遣項普等略徽饒諸州遂犯昱嶺
入杭湖為董搏霄所敗十三年詔平章卜顏帖木兒等合
兵討壽輝於蘄壽輝遁去擒其偽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
陳友諒迎壽輝於江州二十年為陳弒之然徐死矣其下
友諒等大亂東南尤為盛也

劉福通

劉福通潁州妖人也至正十一年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
郁王顯忠共鼓妖言立韓山童為帝紅巾為號衆至十萬
陷汝寧等府以遵道為相已為平章後惡遵道專權撾殺
之術下為京自稱太保性極殘忍所過以人為粮山東河
北多為殘害林兒徒寄空名於上也又分兵二道關先生
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一路轉掠塞外攻
陷上都焚燒宮闕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直趨關中陷興
元鳳翔等府毛貴等陷山東皆十八年以後事也時福通
為察罕帖木兒發諸道兵討之力不敵奉偽主遁安豐因
是三道各自據地尋俱敗死後福通又復犯汴殺其守將
竹貞出入淮汴至二十三年為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襲
殺之

倪文俊

倪文俊黄州黄陂人世業漁其生之夕母夢白虎入室因
多勇力號蠻子至正十五年聚衆陷武昌漢陽等路迎蘄
州盜徐壽輝為主已為丞相然徐名雖君權實在倪也號

日夕染小舟晝夜疾行出人不意所致克捷揚威順王妻
妲殺其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𢾾崇福遂陷荊鄂潭岳黃
蘄澧衡常德寶慶江夏洪吉等府十七年又陷峽州川蜀
諸郡然嬌恣暴很撫下無恩欲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
黃州未與偽將陳友諒合兵陳因假以出迎伏兵城門襲
殺之前一夕母復夢白虎死而文俊自見大星落舟前笑
曰不知何大官人又死吾手嗚呼一盜之亂內應毋夢上
干天象況天子乎

芝蔴李

李二號芝蔴李蕭縣人至正十一年與趙均用彭早住亦
燒香聚衆反攻陷徐州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十二年

朝命脫脫討之攻破徐州李二遁後卒趙彭二人奔濠州
先是定遠郭子與見汝潁兵起與孫德崖亦聚衆據濠州
自稱元帥二人既至郭孫反屈己事之繼而彭死均用遂
專任郭不堪與下自旺屯滁州而均用尋往濟南假與宋
將毛貴合襲殺毛貴進據益都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
又殺均用後與府部互相仇殺俱滅

明玉珍

明玉珍隨州人長八尺重瞳考兵之首也為飛矢損右目
時號明眼子至正十五年倪文俊陷沔陽遂為其將攻陷
成都等府遂分兵守之後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維
而壽輝偽將陳友諒襲刺倪自為平章復矯徐命使王孫

會兵建康明惡陳之逆殺怒曰汝能為帝我不能耶遂據
全蜀不與陳通二十一年陷嘉定路為李思齊敗之又明
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將揚尚書守重慶又為帖
木兒所敗退居於蜀自稱蜀國王號大夏改元天統居位
六年為弟所殺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為小明王二十七
年詔李思齊討之不果洪武初天兵破蜀母子俱降毋召
入宮明主與陳理命海舟發高麗飄飄然入於海矣

元亡

至正十二三年杭湖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規啼並載正
史至廿二年順帝夢猪哄大都城覆遂禁軍民畜猪[illegible]
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餓鴟鳴端明殿作臧胡之聲帝命善

射者終莫射中天兵既至御林選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
計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嘆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
至此非天之所以告朕哉継孫尊即命開建德門北去嘗
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 太祖聞居應昌馳書示以禍福
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
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
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覩鸛嗚呼杜
鵑啼汴京地氣自南而北尚知亂將作矣況至於燕乎杭
湖三日不波宋社墟矣況至二年之間之不波乎後乃歷
戚多推豈非術乃宋姓而狐乃胡人耶觀其嘆泣長往答
詩知道謚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為中山王可執而縱

之非也

生員巾服

洪鄹食其以儒冠見高帝註曰儒冠側冠也予意恐即今之生巾又讀禮記玉藻篇曰士練帶練帶即古之紳也又曰士服則素積蓋麻衣皂領袖下素裳是也今何常易以緇素積易以藍衫近讀大明實錄然後知
太祖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令工部製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緣軟巾垂帶謂之襴衫又謂常觀服試之至今藏於內府蓋無取於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折服洪武末許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　上問着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　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圓領也

七修類藁卷之九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周張二仙

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時有周顛仙者謁道左
上命登舟一語不發
上問伐友諒何如對曰前途覆舟又曰破一箇桶又一箇桶
上怒令推水中見其不溺而行於水面復召之同舟無何舟果覆衆皆驚駭得周而免又有鉄冠道人張中字景華者時亦從
太祖在舟友諒中流矢兩軍莫知也道人望氣語
上曰友諒死矣使
上作文遣祭陳軍遂為奪氣敗去見宋文濂釋吁二人皆仙也今人但知劉伯溫論木相尅使
太祖避於午時之說而不知二仙已先從
太祖於舟天時人事已際遇矣友諒雖勢大安能勝之

本朝取天下先後

至正壬辰閏三月一日
聖祖起兵濠州徇定遠攻泗州靈壁破元平章也先帖木兒兵因取滁州六合救趙德勝耿再成禦却元師乘勢取和州有州渡采石取太平集慶鎮江常州澉州廣德長興寧國宣州江陰徽州揚州池州建德婺源浦江宜興衢州蘭

谿　親征婺州改爲寧越府取諸曁紹興遂歸方氏盂台
慶元復池州征安慶拔廣州又降福寧州大戰龍灣破友
諒之師復太平安慶因取信饒　親征九江走友諒又降
建昌南昌龍泉袁瑞撫吉以及蘄黃興國沔陽苗將作梗
吳兵來圍劉基撫定三衢天壁誓拔處州南昌復而江右
全友諒㓕而武昌震陳理歸降常德荊州衡陽夷陵安陸
襄陽贛州南安後先歸附悉師淮東海安泰州通州高郵
淮安濠泗廬徐宿州以次收降李文忠降杭州進取紹興
華雲龍取嘉興而俞通海亦取太倉崇明嘉定崑山松江
遂從徐達進圍蘇州士誠執而浙西寧國珍降而浙東定
自此湯和南入閩中徐達師出長淮克沂州嶧州向青州

轉取濟南萊登以及東昌東平濟寧引而西上黃河取陳
州汴梁河南虎牢陝州潼關鄧愈出襄陽亦攻克南陽唐
鄧葉縣舞陽魯山汝寧隨州德安以及金商鄖陽均房按
諸州河南無兵引師而北檄諸將會於東昌薛顯通源傅
友德馮宗異取衛輝廣平彰德懷慶澤潞平陽絳州拔臨
清德州郭英進破通州元主北走徐達因克元都遣將徇
下順德河間保定真定以至平定州謀取山西而胡美何
文輝入彰關取建寧檄定興化泉州汀州吳禎取福州湯
和克延平而邵武漳州亦望風納款楊璟攻克永州寶慶
道州桂陽常寧武岡全州移師靖江廖永忠朱亮祖自福
州海道進取潮州惠州廣州陸仲亨胡通自贛州由南安

略韶州南雄肇慶連州與永忠亮祖會于龍潭永忠馳檄
海南海北九真日南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自是浙河由
肇慶德慶行定蒼梧鬱林潯貴永忠向南寧亮祖以兵會
楊璟屯于象鼻山克靖江又降田州太平永忠亦取南寧
柳州象州賓州降其平章阿思蘭兩廣入圖班師還朝即
命率師偕徐達北伐達已先自北平率常遇春郭英傅友
德襲擴廓破王保保遂取大原乘勝遣將取武州朔州大
同宣府燕代復寧引而西破鹿臺由河中趨潼關師抵西
安降王武蹻龍州破任從攻進取鳳翔臨洮又降李思齊
遂征平涼遇春還師北伐大破元也速之兵東略全寧大
興上都徐達亦督諸將復慶陽斬張良臣文忠徑由鴈代

救大同擒脫列伯軍威奮揚元主遠徙雖絕恢復之念每
肆憑陵之毒由是徐達三師定西而寧夏延安甘肅瓜沙
始復漢唐之舊文忠憂出野狐而興和合刺開平應昌驪
駒乃無逆鵝之庭北狄既平西師復舉馬雲出鎮遼左以
安載觀友德連拔階文綿漢直趨成都永中襲破瞿塘夔
州亦抵重慶明昇出降戴壽斬擒再克保寧遂收四川歲
在辛酉雲南是征搗赤水徇曲靖戰白石擧雲南收永寧
城烏撒徇建昌漱江臨安尋洞楚雄襲大理定鶴慶麗江
車里平緬擊破烏撒東川建昌芒部雲南救酋楊苴等斬
首九萬級檄定百蠻之種威加八佾之邦雲貴俱平友德
功第一沐英次之自是內而湖廣四川暨貴化外諸州若

宣尉宣撫安撫軍民指揮長官等司外而安南朝鮮南海
西域等九十國皆奉表入貢而一統之業成焉其間武將
持戈血戰之危謀臣出奇破敵之劇明良際遇之艱党
衡服馭之難與誦厥迹令人惕然筆年而紀著者各類天下實書原叙
諸帝令旨南而北某不同世五闕入薪所序事体不差信史遞者種之錄著要之足其年月紀若云

妄稱林兒

韓林兒世里起兵已載前卷閏當時傳乃瀛國公次子為
韓內侍所養山童得以為子自稱徽宗九世孫也國號宋汝
頡劉福通等各尊為小明王皆冀河南大半為其所有故
太祖龍灣之捷諸將亦欲奉之為帝惟劉基以為彼牧豎爾
不肯拜又龍飛紀略以

太祖行移則稱其為皇帝聖旨自稱吳王令旨直至林兒死於
建號稱年然予據朱氏世德碑言果承其正朔稱龍鳳年號
受其官爵稱吳國公等語若是必惑於當時訛傳之事矣紀
畧又比之更始劉盆子此已或非謂遲不建號比周文王以服
事殷此則尤非也想國初臣下多一時武將
太祖既與之合又以先入之言為主未暇細詢至二十七年元
既亡而林隨以死天之顯示可知矣

二楊真識

漢庶人囚

戒出遠而不當繼嗣遂有謀逆之念 仁宗頗亦已每有輕之之意及
宣宗遂移檄以誣夏忠靖等奸邪誤國特未出兵耳夏等入

謝罪

宣宗曰是假卿名以興兵耳命坐屏人語則楊文敏公首
親征以往事可鑒数十言剴切之甚且曰兵貴神速遂兼
程而進六師臨城始大驚出降罪人既得 朝廷遣尚書
陳山迎
駕山因進曰移師趙府一鼓可擒也文敏亦曰時不可失
上令楊文貞公草勅文貞曰事須有實鬼神可欺哉與文敏
反覆辯其 朝廷止一親叔當過厚而反入其罪
皇祖之盟安乎 上不懌還京過日召文貞曰
皇考與趙王最友愛當思保之之道吾封群言差人賫去俟
其自處趙王得璽書及言者章即日獻護衛上表謝恩有

此 上待趙益厚嗚呼二府非文敏文貞言之懇懇則非
人何一時即得而 朝廷至親死於無辜親親之道安能
盡耶 評見三朝聖諭錄

山後諸州

按大明實錄洪武二十二年五月遣使勅諭故元遼王阿
里失禮等於大寧等處立三衛為以阿里失禮為大寧衛
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荅為溪福余衛
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朶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
安畜牧觀此則 長陵未許北虜府而山後諸州先皆為
其所矣况復與之耶此亦當時之失計故居庸之外所恃
為藩籬者止宣府耳而遼陽一帶不可通也

滁陽王

至正壬辰汝潁兵起定遠郭子興拔濠梁據之府
太祖潛民間為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
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子興親馳活之撫之
麾下間召與語異之收為親兵居數月子興謂曰汝單居
當為汝婚子興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日夫人忽
見悵惜謂曰方今兵亂正當收詔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
不撫於家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子興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後子興南至河陽[illegible]歸葬滁州洪武初追封
滁陽王立廟於滁祀之又以其女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
王洪武十六年十一月[illegible]日
上親製子興事實召太常丞張來儀諭使為文刻于廟石文載中都志

議親功臣

皇明祖訓所載合議親戚之家內係功臣五人魏國公徐信
國公湯曹國公李西平侯沐武定侯郭我
朝帝女下降后選族人皆法二帝三王之道也然觀其所載
如此此可見其厚待五人矣

國初文臣生封武臣見在者

國初文臣受封爵李善長以中書左丞封韓國公汪廣洋以
中書右丞封忠勤伯劉基以御史大夫封誠意伯後汪[illegible]
皆斷死絕封惟劉善終襲封武臣封公侯今在者惟中山
王徐黔寧王沐武定侯郭懷遠侯常嗚呼不數十年而功
臣皆沒哀哉

仁廟聖學

野記載
仁廟資質英邁詞翰並精　聖學外尤喜舉業每試錄至則
罕擲[illegible]處以語宮官極允當也又瑣綴錄載　仁廟和曾
子棨着棋詩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
曲路當知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
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王公以詞
深宋儒似勝曾詩予意曾詩惟第二句弁結得體豈得如
此詩句句有意趣也昨見褒談中載
仁廟與王汝玉一札乃欲學詩學表之事孜孜數百言甚為
好學然後知野記之言不誣詩之所以妙也

劉成

劉成靈璧人從
太祖取金陵等處陞總管改海寧衛指揮征僞吳張士誠提
兵往來浙西多有功焉後殺賊中流矢傷額而死　朝廷
無報功之典今功臣錄中以為人思其功而立祠祀之令
於浙西之地無聞焉恐亦傳聞之誤歟

寧王

寧獻王權　高廟第十六子也封於大寧大寧即朶顏等三
衛之地靖難師起與之協謀誘燕時兵力不敵[illegible]稱大寧

胡將指揮兀良哈人馬以取中原耳
太宗登極寧王入見願以還國入内地於是遂居南昌一以
詿書作書為事以消朝廷相疑之心而大寧之地既無王
府又無守將原得其兵之力也因棄與之矣正德末年寧
王之孫宸濠叛逆賜死

毛老人

國初朝覲九州縣老人亦與焉某年
太祖問老人曰朕欲室後湖為藏天下黄冊當作何向一人
曰當東西相向早晚日色所晒庶無湿潤
太祖既喜問姓名曰毛某因賜酒飯
上曰汝言有理即托守之俾無鼠耗遂埋於其地以其姓故至今

雖有鼠而黄冊無恙弘治間郎中東莞鄧琛管冊於湖偶
見一老人揖曰吾為朝廷守此百四十年一冊不為鼠傷
未嘗受官冊諸公之賜恐非所以待有功耶言訖不見明
日鄧具牲醪祀之至今為常

大明年数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十一日登極崩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九月
初十日建文繼統至四年六月十三日
成祖靖難大進以建文之年併於洪武謂洪武三十五年也
成祖是年七月初壹日即位崩於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
日
仁宗即位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崩於洪熙元年五
月初四日
宣宗即位於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崩於宣德十年正月初
三日
英宗即位於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被擄於正統十四年八
月十八日至九月初六日
景皇帝即位至景泰七年十月十七日
英宗復位改元天順崩於八年正月十七日
憲宗即位於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崩於成化二十三年
八月二十二日
孝宗即位於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崩於弘治十八年
五月初六日

武宗即位於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崩於正德十六年三
月十四日
今上即位於正德十六年肆月二十二日

印制

漢唐宋印文多是小篆　國朝外國諸衙門者皆疊篆惟
總兵者柳葉篆御璽王府之寶玉箸篆疊篆必九摺取乾
元用九之説惟曆日印文七疊取日月五星七政義也御
史印文八疊取唐臺儀八印義也未知是否二品以上用

銀印三品以下并銅印御史者鐵印　朝廷璽共九顆在
内尚寶監女官收掌用時尚寶司以揭帖赴内監取用也
其文不同各有所用
奉天之寶(祀天地用之)
制誥之寶(一品至九品誥命用之)
皇帝之寶(詔赦聖旨用之)
皇帝行寶(立封及賜勞用之)
皇帝信寶(詔親王大臣調兵用之)
天子之寶(祭祀鬼神用之)
天子行寶(封建外夷及賜勞用之)
天子信寶(詔外夷調兵用之)
勅命之寶(六品至九品用之)

茶法

洪武二十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有定額以建寧為上
聽茶戸採進勿預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筍不
得碾揉為大小龍團此抄本聖政記所載恐今不然也不
預有司亦無所稽矣此真聖政較宋取茶之擾民天壤矣

二祖

宋太祖微時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見其骨相異常使畫
工圖青巾褐裘之像於壁後聞登極易以冠服今蘇郡西
天王堂土地絕肖我
太祖高皇帝(規都槩公)聞當時亦至其地而化主楊氏異爲遂
令塑工像之後聞人言像
太祖即以黄絹帳之於外不容人看意者尚當易之可也

杭丁田

洪武初年沈留公差自杭州赴京奏稱杭州市民不務生
理專服美麗衣服出入公門結交官吏說𫉬過錢壞法害
民
太祖皇帝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州市民着他見丁出錢買
馬往北地當驛站故至今為丁田馬丁云

衣服制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
上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日至短窄有乖古制命禮部尚書
李源名等參酌時宜俾有古義議凡官員衣服寬窄隨身
文官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
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耆民生員亦同惟袖過
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去地五
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僅出拳軍人去地七寸
袖長手五寸袖椿七寸袖口僅出拳頒示中外嗚呼今婦
人之衣如文官其袖如武職而男子之制迥殊於此是時
制耶

郭德成

本朝功臣多不壽終驍騎郭德成終身以酒自汚一日授
宗府都督懇辭　上怒曰爾兄弟皆貴辭何説也德成泣

曰臣非草木不知 聖恩但臣顛慢耽酒位高祿重事府
失職却殺我也人所樂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
上喜遂賜黃封白金一日既醉免冠 上見髮禿曰風酒漢
髮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俯首曰猶厭其多欲盡剃光耳
上默然既醒悔其觸諱遂盡剃披僧衣唱佛曲 上乃謂其
妹寧妃曰前謂戲言今定為之非風而何德成嘗見兄翁
宣武威襄征鎮四方經將不回則曰盛名也好聽辛苦也
好受曾如我樂也然亦以功名辛高人哉惜功臣不載

御對

太祖一日御奉天殿
太宗建文侍焉因指立仗馬出對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
對曰雨打羊毛一片氈
太宗曰日照龍鱗萬點金占此則一委靡而一發揚成敗可
知矣

石龜

南京紫金山即古之鍾山蔣山也我
高皇帝陵寢在焉起之時掘土數尺見一石龜頸長數
尺首足口目皆具今藏于 太廟久晴而腹下有水則
雨久雨而腹下乾焉則晴其異如此

七修類藁九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十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藍玉北征

洪武二十年冬聞漠北復立脫古思帖木兒為主遣永昌
侯藍玉討之玉得降人脫脫等言故元丞相哈剌章等亦
遣人和林乞進兵共勦二十一年春遣定遠侯王弼等七
將軍從征四月聞虜主在捕兒海兼程進至百眼井哨不
見虜將還弼曰吾等深入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哉復進
偵知虜營在海東八十里直簿其營始虜以我軍乏水草
必不深入大軍忽至其酋大尉蠻子率衆拒戰被殺虜主
與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等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妃
子等六十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吳王代王等三千六十人
軍士男女八萬得寶璽金銀印圖書牌面百五十三車三
千輛馬駝牛羊十餘萬又破哈剌章營六月獻俘京師命
有司給第廩養既而有言玉嘗私元主妃
上怒曰此豈大將軍為耶元妃聞知惶懼自盡地保奴由是
有怨言因以遣使送琉球二十二年六月捏怯来等遣人
受降知虜主至和林為也速失兒所害此實錄之略也可
謂讐凶報千古藍玉之功也惜玉後累立功以爵不負望
遂至誅逆誅或云誅於私妃并張尚書之譖皆非也

國初忠臣

人祖之得天下東征西伐所全國難至有折將衰師之地亦不
過一二惟陳友諒最為勍敵殺畧相當故豫章有忠臣廟
康山有忠臣廟外此又有無廟者第二張士誠第三征西
雖名曰寇賊征已雖曰元孽多因王保保也第四伐雲南
梁王第五伐蜀夏主雖名為征伐亦若追捕而已至於拔
元都可謂不費一矢也若浙之金華處州亦沒重臣數人
今逐一開出庶知各有所係也

趙德勝　李繼先　劉齊　許圭　趙德昭
朱潜　牛海龍　張子明　張德山　夏茂成
葉思成　趙天麟　徐明　樂琛已上壹拾肆人

國初壬寅歲三月南昌降將祝宗等復叛癸卯夏偽漢陳友
諒圍南昌文武諸臣與之戰死者　朝廷追念忠義命
有司立廟南昌城中塑像歲時祀之

韓成　宋貴　王勝　陳兆先　李信
姜潤　丁普郎　王鳳顯　程國勝　后明
常惟德　王德　王咬住　朱鼎　張志雄
李志高　汪清　常德勝　鄭興　袁華
呂文貴　俞昶　陳冲　王喜先　汪澤
丁宇　逯德山　繼世榮　史德勝　徐公輔
劉義　陳弼　裴軫　王理　王仁
曹信已上三十六人

國初癸卯歲四月偽漢陳友諒以重兵自武昌來圍洪都日
久守將大都督朱文正遣使告急請援七月　上親帥諸
將[illegible]舟師二十萬往討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
我師遇于康郎山歷戊子己丑庚寅等日連與大戰是時
諸臣皆奮擊其間多效死者友諒既戮中書省以死事之
臣列進遂封贈爵有差建忠臣祠於康郎山設像其中
命有司歲時祭之

朱文遜（死太平）　俞廷玉（死安慶）　賀興隆（死安慶）　葉琛（死洪都）
張德勝　吳昇　吳晟（已上死采石）　楊興　孟良
（已上死鄱陽湖）　劉友仁（死池州）　曾萬中　曾粹中
劉齊　陳海（已上死吉安）　袁德閔（死平章?）　花雲
許瑗（已上死太平）　馮貴（死吉安）　朱華（死洪都）　趙中
王鼎（已上死平?）　謝真（死[illegible]）

右通廿有二人亦因陳氏而死者時事不一俱見實錄功
臣録龍飛紀畧

俞通海　楊國興　劉聚　李覺
王國寶　茅成（已上死姑蘇）　廖永安（死被擒）　桑世傑（死江）
（[illegible]）歐稽大（死長興）　周成（死杭州餘?）　李夢庚（死紹興）　耿君用
耿瑞（已上死長興）　王成（死常州）　劉成（死長興）

右通十有五人因張氏而死者事實亦見三書也

汪興祖　朱顯忠（已上死文州）　曾貴（死松潘?）　費成（死文）
何文忠（死楚州?）

右五人征蜀而死者時事見功臣録

翔（例色人御史）董庸（御史）王慶（歸善人御史）巨敬（平京人部主事）方材

寀（博守人御史）鐵鉉（鄧州人東徐州攻）山 王彬（沱州人御史）崇剛（揚州指揮）蔣陳

彥回（莆田人州知府）致 林嘉猷（寧海人西僉事）陝 鄭公智（寧海人御史）程

本立（崇德人西副使）文 葉惠仲（臨海人主事）姚善（安陸人蘇州知府）鄭恕（仙居人）

人蕭縣知縣 程通（績溪人紀善）陳思賢（茂名人州教授）潘盧振 謝昇

周璿（諸暨人）黃彥清（國子博士）高不危

牛景先 張紞（富平人戶部尚書）徐輝祖（魏國公）李堅（駙馬武陵）

人駙馬 耿清（真寧人御史大夫）龔泰（義烏人給事中）陳性善（山陰人禮部侍郎）平

安（指揮）樓璉（金華人侍讀）劉真（合肥人都督）何福（都督）俞逢辰

永燕府 王璡（知府）周縉（武昌人典史）高賢寧

人才秀 徐宗實（黃岩人司丞）劉璟（青田人谷府長史）吳惟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俱溧陽人府序生 黃希賢（松陽人）高遜志（蕭縣人少卿）卜萬

俞瑱 馬溥（壽州人都督）宋琯（定遠人指揮）陳暉（泗州人）宋宇

壽州人 孫鎮（合肥人都督）薛嵩（少卿）王稌（金華人）錢芹

蘇州人 魏澤（溧水人典史）孫狗皮（徐州人指揮）小馬王

東湖樵者 王公（東陽人）彭二（北平都司）龔翊

人 朱彖（奉化人長史）廖應龍（右府）陳忠（部主事）石撰

州人長史

鹽鈔

國朝須鹽於民而歲收其鈔故曰鹽鈔今鹽不須而徵銀如故何燕泉先生嘗論祖宗良法不得推行如鹽鈔一事今徵銀又不停止無一人言者可慨也予以何非可言者耶不言利國也惡之書利名也燕泉亦有是哉

本朝定都

太祖建都南京金碧峯和尚君之（見客座新聞）

成祖遷都北京李至剛尚書君之（見野記）

宸濠逆謀始終畧

宸濠江右寧王名也乃婢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是夜其祖靖王夢大蛇傷一家明發鴟鳴寢殿王心疑之忽生濠王曰此必妖孽也命為滄死其子以他女代而藏之至八月詭言別妾生男即位後信任群小烝淫父妾賄結朝廷權要擠陷本省官員誣害本宗叔姪羅織各王金銀招集四方流賊刼掠官民財產上下敢怒不敢言又有術士李自然等每稱八字好當為天子於是心事益橫科道久開至正德十五年四月御史蕭淮龔文章劾之朝差三堂往看濠惧仍定計以衆官謝生日酒時借言有旨而後發逆將巡撫都御史孫遂請看旨兵備副使許逵大爭罵之當為所殺遂禁三司傳檄列郡收各衙門印章偽授文武官職集兵四萬餘號稱十萬十七日命內官涂欽率賊人吳十三等出為先鋒往攻九江南康一時皆破遂進攻安慶為兵備都司楊銳指揮崔文死禦不

克七月一日濠屬分內事已定祭旗同妃自督兵出湖併
攻安慶卜之湖神不吉縱火而去不知提督汀贛都御史
王守仁十五日豐城聞變急回駐節與知府伍文定協謀
起兵激以忠義檄傳列郡期於七月十四日會兵臨江樟
樹十九日襲破賊之西山坟廠二十日五更七門發兵一
鼓而進賊巢遂為虀粉矣濠聞回舟黃石磯血然自嘆猶
以金賞將士二十四日遣承奉劉吉等率賊交兵於東湖
官兵佯敗誘之至八字㯳四面合擊二十六日妃子輜重
同時溺水濠為知縣王冕所擒偽大師致仕都御史李仕
實國師舉人劉養正等以次就縛溺水斬戮者不可勝計
二十七日追勦餘黨官軍凱旋自謀叛至終不過五十餘

日生靈死者十萬餘追憶濠生當戊戌非大乎咬傷一家
則濠生時殘害石城弋陽各府致親叔姪禁錮死後連及
親王二三十人非咬傷一家者乎至言八字好者乃八字
惱為受死之地黃石磯者王失基矣雖濠之惡貫滿盈理
自族滅亦豈非其大數哉

彭趙二名

太祖本紀與各書云
太祖初至濠聞滁陽王郭子興麾下將徐寇有趙彭二人為
元軍所敗率敗入濠濠帥又有俞魯潘孫德涯四人皆為
彭趙所忌俱與趙厚也獨郭則與彭合四人時趙擒王囚
之

太祖聞之挺身率衆劫王出諸書皆不書彭趙之名蓋彭名
早住趙名均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後彭為趙併趙
殺毛貴據有其都不久復為毛黨殺之

君知天象

洪熙間星變 上召輔臣問知否俱對不知 上曰天命
之矣嘆息而起明日召楊士奇蹇義諭曰二十年為諒闇
心甚艱危賴 皇考仁明得至今日吾去世後誰復知吾
三人者東楊榮 西楊士奇 南楊溥踰月晏駕成化間星變亦召輔臣問識否
對以國家有禁不知 上曰禁外人大臣豈可不知據是
則本
朝人君必皆習知天象

二十四王

太祖二十四子生毋五人長懿文太子標第二秦愍王樉封
西安第三晉恭王棡封太原第四燕王棣原封北平今入
繼大統第五周王橚封開封
高后所生也第六楚王楨封武昌第七齊王榑封青州廢第
八潭王梓第九魯荒王檀封兗州第十蜀王椿封成都第
十二代王桂封大同第十八谷王橞封宣州 第二十二
唐王桱封南陽第二十三郢王棟封安陸絕第二十四伊
王㰘封洛陽
[illegible]妃所生也第十一湘獻王柏封荊州第十三肅王楧封甘
肅第十九韓王松封安東第二十瀋王模封潞州

皇貴妃所生也第十四遂王梈封荆州第十五慶王　封寧
夏第十七岷王楩封寶慶
皇貴人所生也第十六寧王權封大寧遷江西今絕第二十
一安王楹封安州
皇美人所生也右天潢玉牒之數人予得於録書家今寧府所刻玉牒又以
高后止生　成祖與周王因其不同故録出之

朱亮祖

永嘉侯朱亮祖功臣録以其在廣東所為不法番禺知縣
上其事　上以功臣但罷職居江寧縣後為病卒子暹先
父卒　御製文集則曰使鎮嶺南擅權貪取歸不服責
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瘞已責之地觀此一事則録

有不實者矣

天子動與天合

嘗聞南京國子監將成
高祖至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
命左首山可喚為鷄鳴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
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
太祖笑曰何用許多但笑几處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
為雷所震笑几處悉平如前猶若人使為土地遂至今無
鼠其可為與天合也此與光武之氷合　宋祖命王審琦
飲酒一同是知創業之君非常也

太祖義子

聞
太祖初取天下有養子十餘人或為其至親或因其年稚或
見其幼勇偵使從其姓名得其要地遂使同將官守之今
見於史者如朱文遜守太平而死朱文剛守處州而死朱
文進則未見其下落名特載於龍飛紀畧朱文忠後復姓
為李文忠乃甥也朱文輝朱文英後皆復姓為何文輝沐
英因其幼而撫成者也朱馬兒後亦復姓為徐司馬惟朱
文政實録功臣録俱未明白據朱氏世德碑乃姪也世亦
以為義子非也

神詩

洪武五年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奏稱近督取材木於

建昌蛇古岩衆見岩上黃衣人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嶤赤
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餘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
如鍾
太祖以為不當信也嗚呼視天書封禪者遠矣

黃伯固疏文

閩人黃鞏字伯固正德己卯為武選郎中時
朝廷有旨南巡江西寧藩畜逆已久上不以為憂也大臣科
道交章不聽黃以其事出邊將江彬之誘因疏六事今録
其文不惟見黃之文行真為可傳而
武宗一時之事可悉知也其畧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謹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
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者所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至急者爲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
一而已動不可慎乎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
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

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革心於是乎不
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
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
聖學惟新
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
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
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
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
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
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

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
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
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
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
傳聞莫不驚疑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
此柰
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
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
祖宗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
不可得者切爲
陛下懼焉其四曰戒游幸嘗聞大禹已罔遊于佚罔淫于樂

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
目書狩者貳拾玖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在于南内論者猶謂不可
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陜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
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壹夫壹婦不能相保
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
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
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息愛養尤恐
不支况又重以驚之其何不流而為盗賊速而為死亡也
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内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
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晩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侵職群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乗機為利也其不然則袖手
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
罷南巡撤宣府行宫示不復出發
内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答
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

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
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熊弄威權貪
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
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無人臣禮臣
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
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長亂之
道也彬外挾邊師内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
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剛乾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為姦邪小人迷
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
一揺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揺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
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娶犯不測
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第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
業臣以為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其檢出宣示
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

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
生
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
宗社無疆之休推
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頗出署名以進
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
果大怒欲必置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
震死無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
須知我道固當然可謂萬死而不悔也

國事類

靖難功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太祖初封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時姚廣孝預白
成祖曰殿下能討臣輔左當使殿下戴一白帽(王字上加白字)於是
奏討之及至藩又告曰浙東袁珙(即柳莊)天下相法第一乞
假以其名隸尺籍勾取到燕使相之珙因極道　天表
之盛曰鬚過臍必登大寶為二十年太平
天子後建文間　朝廷多大防燕燕亦逡巡未舉指揮張玉
進曰安可束手待縛遂奪九門殺三司一鼓而兵出矣是
知
成祖之有天下始於姚定於袁成於張也然非姚則不萌非
袁則不決非張則不驟豈非天意有在而致此三人之言
耶

李陸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崖李公俛首不語蓋與劉厚也
後劉公健謝公遷被斥同日李公祖道戲吁劉曰當日出
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呂公柟斥回之日陸公完亦祖
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不知何日得行呂曰汝真必去我
在三十里外等君劉言可謂刀鉞呂言可謂藥石

術食樂章

國朝祭天地郊廟朝會樂章頒行於世惟侑食樂章人未知
之故録於左乃洪武十五年三月禮部尚書陶凱所作也
其文見於
皇明寶録者樂惟九奏見於　龍飛紀畧者又多平定天下
之舞用士三十二人左執干右秉戚粧飾盛服辭該一十
二句又有撫安四夷之舞用東西南北之夷各四人服色
依其方樂辭該六句又有車書會同之舞亦用士三十二
人分為四行左執籥右秉翟辭亦十二句也予閱樂成凱
進之日
帝命協律者歌之因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
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艶曲更唱迭和又使
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
隊舞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
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
屏去之然則樂中又何以雜其百戲隆舞承應者耶予嘗
考之龍飛紀畧以樂定於洪武四年實録乃十五年計此
必後更去隊舞
太祖聖德之純王道之備於此樂可謂盡善盡美矣今止録
其九奏第一奏炎精開運之曲曰炎精開運篤生
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晏物阜民康威加夷狄德
被戎羌八珎有薦九族馨香鼓鉦鏘鏘宮徵洋洋怡神養
壽理陰順陽保茲遐福地久天長二奏皇風之曲曰皇風被八表熙
熙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筵龍衮耀朝日金爐裊
祥烟濟濟公與侯被服麗且鮮列坐視冊衮磬折在周旋
羔豚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奏南風繼歌賡載篇瑤觴
欣載舉拜舞禮弗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三奏皇明
之曲曰赫赫上帝眷我　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枝榮厥本
伊何育德春宮厥枝伊何藩邦以寧慶延百世澤被群生
及時為樂天祿是膺千秋萬歲永觀厥成四奏天道傳之
曲曰馬負圖兮天道傳龜呈書兮人文宣羲畫卦兮禹疇
叙皇極建兮合自然綿綿曆數歸
明主祥麟在郊儀鳳舞九夷入貢康衢謡聖子神孫繩祖武
垂拱無為邁前古五奏振皇綱之曲曰周南咏麟趾卷阿
歌鳳凰藹藹稱多士為禎振皇綱赫赫我明德尊踰漢宋
唐百揆脩庶績公輔理陰陽峩冠正襟珮都俞在高堂坐
令入紘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豊穰獻禮過
三爵勸娛良未央六奏金陵之曲曰鍾山蟠蒼龍石城踞
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
聖主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水無休誰言天塹分南北
英雄豈但在曹劉我
皇昔住濠梁屋神遊天錫真人服手提三尺渡江来詞臣早
献金陵曲歌金陵進珎饌諧八音樂三歎請觀漢祖用兵
時為當馮異滹沱飯七奏長陽之曲曰長楊曳綠黃鳥和
鳴菡萏呈鮮紫燕輕盈千花浥露日麗風清及時為樂若

鏘在庭喈喈雝雝絲竹唱冷冷玉振金聲各奏爾能鏘鏘國
老載歌載揚明德惟馨盛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聲無
已太康哲人是聽入奏芳醴之曲曰夏王厭芳醴商湯遠
色聲聖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惟
皇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飡布德綠群生天庖具豐
膳烹調五味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恒
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燕哉天道行九奏駕六龍之曲曰
日麗中天漏下遲公卿侍宴多令儀簫韶九奏觴九獻爐
香細逐祥風吹群臣舞蹈
天顏喜歲熟民康長若此六龍回駕鳳樓深寶扇齊開扶王
几景星呈瑞慶雲多雨暘增輝四序和
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年年奈樂何

本朝嶽鎮海瀆碑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
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
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
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
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
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
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
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
命依古制定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
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
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
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
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
順於禮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制各各神號
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太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
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之神中鎮霍山之神
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巫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
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
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毋得
致祭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成其分當正
故茲詔示咸使聞知嗚呼欽哉

太祖所以高出百代光理之一切大豈群下之意可及哉予嘗
親至東鎮碑下其碑高可三丈書乃詹孟舉之楷考之於

時洪武三年六月頒刻[illegible]想天下之碑亦必如是耳

金書鐵券文

太祖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下燕都諸郡畢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鑄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特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為式[illegible]緣所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闊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禍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物與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

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項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　朕嘉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豈不偉歟[illegible]

天師印

洪武二十四年真人張宇奏以前代嘗給正一玄壇傳錄之印今授二品銀印止可施於表箋又移而於符錄不便乞更別授遂與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用六品者也昨會真人府知印云府總四印六品者銅鑄二品銀印則英宗朝因使拜表回鑾有驗鑄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自道陵傳下者則玉印一枚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illegible]至弘治間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另破一顆賜之至於累朝所賜或金或銀或牙皆圖書也

陳遇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溫州

太祖渡江御史秦元薦之

上致書徵之與語大悅俾典戎務咨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拜學士中書左丞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皆辭又賜金銀段疋等物亦不受

高廟三幸其第引入內賜坐宴樂浴病則賜醫湯年七十二終

上三哀悼賜以棺帛當時在廷以為公卿無此寵遇[illegible]以陳乃忠於元者故不受職[illegible]為第甚死而為

太祖致之此元史所以不收也

開尚書

國朝開尚書濟字來學河南睢州拓城縣和樂村人選充
河南府學訓導洪武五年取入京為國子助教尋養病回
十四年復以六部擧有王佐才
太祖復賜乃父冢同濟至京賜詩一首云春首携孫出洛陽
輪蹄發軔野花香崎嶇古道行商遶焚澤荒城叔段邦雪
夜蔡城忠悉想鳳天赤登助周郎老人閑景心懷稽有遙
瞻拜上蒼濟至除刑部尚書代父寮詩云金陵王氣起淮
陽四海俄聞德澤香鵷鷺自應歸鳳闕龐眉誰復釣魚郎
夔龍禮樂趨朝士貔虎威儀執戟郎恩雨滿門恩報德再
至萬歲親容蒼一日濟從
太祖遊金水橋
太祖忽然臨淚問濟曰朕為何如濟奏云過金橋倚金欄
看金魚儀金妃臨金淚
上執濟手六縮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濟對曰臣無虧心亦
不怕 帝皇刀而 朝廷制度禮樂錢粮賦役多所建立
後為苦微事死於非命嗚呼惜哉其詩御製集中無矣上
有諭開冢悲孫來京新
制革
明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
講侍讀學士直學士等官洪武九年定品級十八年革承
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未登極之前乙巳歲立國子學
以許存仁為博士四年陞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

為之存仁名元金華誰之子也洪武九年以諸行中書省
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稱失尊 朝廷詔丞相等更名
遂置承宣布政司是年俾內外職九年為滿三年錄行事
之實考績於京
國初各處社稷等壇原定行禮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
亞獻十四年命以文臣通行 國初期年之服俱要守制
後吏部奏言祖父母伯叔兄弟俱有期年若欲守制或一
人連遭數喪道路隔遠則居官日少矣除父母承重外俱
革之 國初宗人府初名宗正院以親王一人掌其譜系
迎故靖難王隋後
成祖革去以勳戚領之今或一 經歷 國初諸王皆有護衛
地方有變即統兵以禦 [illegible] 又得開閣
延賢亦
成祖革之 國初一歲一朝覲至二十九年方定以三年為
期
聖君天祐
至正十二年三月
太祖方入濠依郭子興起兵七月徐壽輝自蔽來破杭州時
董搏霄從江浙平章征安豐之勢欲攻濠 適聞杭陷而
急回九月丞相脫脫督諸路兵以討徐州之賊徐後而賊
奔於濠方命賈魯追攻而賈病死朝復趣脫脫還京大安
豐徐濠皆廢地也 搏霄智將脫脫國帥濠中烏合之衆豈

加極小移兵攻之其太山之壓卵矣至於十五年閏月郭
子興卒子天敘陽王孫濰悲惟舊恚於佻一旦相忌於和陽
太祖郭将也送友出和而為孫衆所逼中鎗墜馬忽得友人
横馬而呼乘継而又為孫弟鎖頸加害則張姓者復繇存
以待其報焉夫中鎗墜馬鎖頸加害死須史矣一旦而復
走之鳴呼始從雄也朝不加兵及其危也人為觧之是豈
人謀之所致哉天之所以右我
皇明故使元之将相周章阻悞相識倏遇自尔扶植智者於
斯可以知一統之兆矣

潘原明

潘原明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盜後元兵圍高郵士誠
原明等十八人突圍出後為偽吳平章守吾杭至正丙午
太祖命李文忠攻杭原明遣員外方彝送款状來曰嬰城固
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某自念起身
草野叨任省樞非心慕于榮華實志存于匡定豈意邦國
殄滅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機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
靈百餘萬比年物故二三今既入於職方當薄單於天澤
謹将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銭粮之数以献凡得兵二十
萬馬六百匹仍受浙省平章至洪武三年止仁食汴祿不
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四年天兵平雲南以原明署
布政使司事後卒柩還賜葬于鍾山之陰此亦史所未載
事嘗聞於先達之今見於實録特記於右仙書原明作名明

即位事文

洪武元年帆春正月乙亥
太祖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
洪武告祭吳天上帝皇祇祝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
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
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紛爭惟
臣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采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
陸寨陳也先衣州欧普祥江州陳友諒澤州王信新淦鄧
克明龍泉彭時中荊州姜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
豐劉福通潁州熊天瑞福建陳友定平江王世明沅州李
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州老保等偃兵
息民各歸田里今地幅圓二萬餘里諸臣下皆曰生民無
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於鍾
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簡在帝心尚享
先是日壬戌以来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朔旦霽至三日
省牲雲陰悉斂日光皎潔既行禮天宇廓清星緯昭朗衆
皆欣悅禮成遂即位于郊壇南備儀法衆從丞相率百官
北面行禮呼萬歲者三禮畢
太祖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四廟追尊四代
祖考妣為　皇帝后奉上玉寶玉冊冊曰孝玄孫嗣
皇帝朱某稽首頓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

傳之於子孫子孫今有天下者追尊其祖考妣古今之通
義也朕遭天下兵起躬擐甲冑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
人民土地日廣皆
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諸臣庶推尊為　皇帝先世
考妣未有稱號謹上
皇高祖考尊號曰　玄皇帝廟號　德祖
皇高祖妣曰　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
皇曾祖妣曰　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　裕皇帝廟號　熙祖
皇祖妣王氏曰　裕皇后
皇考尊號曰　淳皇帝廟號　仁祖
皇妣陳氏曰　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
太祖受朝賀畢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
妃馬氏為　皇后立世子
標為　皇太子
皇后冊曰天眷我家啓運興王出自衡門奄有四海為君為
后可不慎歟
君以仁政慎於在位撫黎庶而統萬邦
后以懿德慎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
馬氏同勤勞於開創之時為家成國內助良多今以金冊寶
文立爾為

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慎戒之
皇太子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
朕起自田野與群雄角逐戡定禍亂就功於多難之間今茲
恭己成命爾
標為皇太子於戲爾生王宮為首嗣天意所屬茲正位東宮
其克敬天惟謹且撫軍監國爾之職也六師兆民立以仁信
恩威懷服其心用永固於邦家尚戒慎之以李善長徐達
為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廷秩有差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本朝內官專權

內官專權自古為然　本朝宣德前無也正統間王振天順間曹吉祥成化間汪直弘治間李廣正德間劉瑾然其害大惟王振也蓋　英廟幼冲即已握柄第為　張太后所制盛極致有土木之變車駕蒙塵天下騷動此固國家之大數亦振之醞成而勢移人主故也曹李雖權傾一時九卿執政者尚未俯首但敢怒不敢言耳而汪直一時公卿多為屈膝故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之誚致人之死尚寡焉劉瑾則又假公成私查錢糧完劾合動輒抄拿而又訪察羅織文臣往往罰米枷號有錢則生無錢則死矣內官一差即要萬兩謝恩上下交征也一日朝罷　見御道上一紙取視乃假名檄文欲誅瑾者瑾即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午門外跪間天暑死者數十人餘又下獄後王振死於土木汪直下獄死李自服毒死曹劉俱謀逆死後之人當為之戒也

楊鄭鍾山詩

太祖初召會稽楊廉夫見令賦鍾山詩廉夫援筆立就曰鍾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岳低願效華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　太祖曰此詩值一千貫今日庶事方殷姑賜五百貫過日徐人鄧伯言見亦命賦鍾山詩藁既呈中一聯云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　上大喜以手拍案高誦之鄧以為怒驚死於墀下扶出東華門始甦然二人後俱以布衣卒

羅良

羅良字彥溫福建汀州長汀人至正四年漳州賊李志甫圍漳城守將戰敗良乃傾家募兵從江浙平章百花討平之論功為最奏授長汀尉十一年龍溪獄囚夜殺元帥月魯帖木兒掠財焚舍良以兵擒之帥府版署漳浦主簿繼而賊吳仲海等殺千戶福良陷南勝等縣良又平之鎮將舉授南劍土翼千戶是年夏天完將詹天麒陷龍岩等地逼取帥府郡縣印綬良裒所部兵巷戰折天麒等三人殺賊無筭帥府上其功以良署新翼萬戶十三年福賊康子政圍逼省城官軍莫敢當帥憲兩府以禮致良良遂募兵千人沿海夜進直抵城下與賊死戰入城夜復引敢死士縋城殺賊營往返數日賊見藥箭驚曰漳州羅萬戶軍何以至此各散去圍解奏授印符俾長萬夫十四年泉州安溪賊李大等焚柳營江陷長泰等縣良潛濟江出不意四出追殺一賊莫能窺繼又南勝賊夏山虎攻漳[illegible]良率兵出戰馘之長泰龍溪賊相繼生發良皆平之[illegible]遂引同知州事撫綏其民十八年南勝賊李國祥[illegible]

王猛虎等陷南紹屯府良悉平朝以良為漳州總管子安
官襲萬戶二十年天完將林國輔又攻漳之近縣良悉
遣府判柴十二等擊之敗去一時龍岩諸縣皆復二十
一年漳浦賊陳世民自比泰王陷漳浦近地勢甚盛良遣
同知劉君壬萬戶帖木兒海牙等水陸並進擊世民走潮
賊黨乞殺其首請降遂以功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兼守
漳州二十三年潮賊金宗教江西省平章荼列不花據城
為叛良遣同知劉文遠入潮諭之賊畏良威德盡獻所獲
印符潮之蔡艘出沒海嶼恭掠尤甚良檄同知劉君王以
舟師禦之賊懼威滅迹海外番夷仰良政化亦浮驛聽命
朝廷嘉其功轉資政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司

都元帥仍守漳州尋命與江西右丞迭理必實合兵復潮
潮賊陳國珍排合紅巾以拒良大發兵遣同知劉君王率
都事鄭衍等軍民職官數千人兵數萬分道水陸齊進俾
將張德道瑋戰沒軍士憤激速拔其砦三十追至朝陽國
珍因奔入海良伏兵襲殺之先是梅州偽指揮倪簡與潮
賊犄角良板授義士侯召鄉率鄉兵要截賊道執其帥以
降良每擊賊輒以設伏取勝藥弩拒敵遠近畏其名為政
節用養民不吝民有控愬躬情剖理庭無留獄定賦必均
課農必慎漳始置屯田而無府署歲漳泉鎮將率兵耕
穫歲終更代甚為民病良奏立萬戶府置千百長選吏給
印分田賜牛入耕出戰軍無多取人無遠輸食足兵強有

流來者必撫而衣食之故雖亂世漳則熙怡民樂為之用
各盡其力也每歲又遣僚佐具舟由海運糧抵遼東以給
行在官軍貢方物以資國用乘朝嘆異元主嘉其忠解衣
賜之特授光祿大夫進封晉國公先是二十二年陳友定
為福參政復汀州遂有據福之志威逼平章燕只不花所
收郡縣倉庫悉為家貲不順者輒加殺戮威振閩中至二
十五年復敗我
太祖將胡深元以有功加陞平章遂發兵諸郡遠近獻城以
成竊據獨良卓然不屈梗於漳州慨然嘆曰噫賊乃人為
予遂以書責之曰足下為參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是
乃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也可以

威而逼之邪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
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授也
固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而為家貲驅官僚而為臣妾
口言為國心實私家跬步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
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今又竊據全閩背逆無道不為
君誅將不為天誅乎有定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
則終享富貴不降則噍類無遺良使三千人操強弓藥矢
伏於江東險處以俟之且誡之曰但有他警甚勿輒移勝
地一夜有定以兵千餘人攻海倉寨佯言奪海州延潮首
下警至千夫長張石古等逆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
渡柳營江士卒驚駭星散良迎戰於馬岐山敗績兵遂潰

城連攻旬月守城士卒日夜不得休息矢石殆盡約儲蓄可三日之需皆伐菓木拆廬舍以代之父老請曰江西道絶天子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朝夕况國朝之事又已去矣元帥守此欲為誰邪良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當與此土共存亡豈可以畏死而貪生舍義以從賊哉下令示以死守先時有百夫長廬積者因行軍失律良以法誅之其子善徵驍勇復置之麾下使領北城兵因引賊入良與巷戰而死其夫人陳氏名德金字怡清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即投後園三尺魚池鞠躬俯伏自盡初有定攻城甚急良謂陳氏曰國亡身死理之正也有定兵強難以角勝若未吾義不可屈必與決戰而死又曰勇者不顧身忠者不念家今海內之盜殺其父而子其子殺其夫而妻其妻吾死汝或無死矣陳氏泣對曰婦人之義有死而已夫既能與國共存亡我必能與夫同生死及是良死其弟屯田萬戶羅三亦罵賊不絶口死良長子安賓將兵救父衆散亦自刎壯士從良死者百餘人有定義良忠節不掠其後郡人哀陳氏之死相與舁送于綠江之濱呼為烈婦冢噫良以一介之民不俟王師惟以義起二十年而至公爵武畧固已多也即其行政為國勢當亂離雖文人學士世臣名將有不能服者良則優為則其天分之高忠誠之才為何如哉逮以部將逝其節制潛納賊兵遂至戰死乃天亡也而妻子與弟守義罵賊凜凜亦死一門忠烈又為何如哉余讀元史不收闕誌又畧故特詳書為提其大綱畧為立傳以激厲夫不忠不義不烈者

西茶易馬考

洪武四年正月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薅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後以百斤作為二包為引以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陝西取納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於秦州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川陝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者官買私易者籍其園仍制金牌牌額篆文曰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洮州火把藏思裴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一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賚牌前去調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仍差洮河西寧一帶諸番以茶馬羈縻而元降萬戶把刑授以平凉千戶其部落悉編為民號為土達又立哈密為忠順王俾統諸番自為保障則　祖宗有年之間其備西陲之慮無矣自正統十四年北虜犯陝之後被掠边方多事軍夫不充止將漢中府歲辦之數并巡獲私茶不[illegible]五萬斤以易馬其于邊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僉

密之地又為吐魯番所奪處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城池須閉關絕其貢易盖以彼欲茶不得則發㾓病死矣欲禁番不得行則死㷋為毒木麥無矣殊不知貢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必得不救也其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為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撫調各番志復茶法華夷共稱未奉　金牌不敢辦納此盖彼既恐其相欺而此則商販無禁坐得收利特假是以為之詞耳故尚書霍韜有曰必須遣間諜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易非尔諸戎罪也土魯番不道掠我哈密蹂我疆場故閉關制其死命予則又曰仍當請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有侵至於轉輸如舊用軍計地轉達不使有長役之苦权買之價比民少增致使有樂趨之勤其斯為典復久遠之計也或者曰方今西番侵擾邊民自宜拯救之不暇又復與此迂遠之事乎予則曰制服西戎之術孰有過於茶馬之一法何也自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茶易房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為我利之大非惟馬政軍需之資而駕馭西番不敢擾我邊境矣計之得者孰過於此哉

三保太監

永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今人以為三保太監下洋不知鄭和舊名三保皆

靖惟內臣有功者若王彥舊名石狗兒時嘗從推為边將鎮守督陣以報之錄

瘞祭衣冠

洪武初甲寅錄作衣非

太祖命禮部製

德祖玄皇帝　玄皇后

熙祖恒皇帝　恒皇后

懿祖裕皇帝　裕皇后衮冕冠服令

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

祖陵瘞祭衣冠告曰嗚呼昔日

列祖立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昭鑒福垂後嗣今也子孫繁衍宅於宇內以統黔黎深思

皇考生前歲月之間思念

列祖音容孫常切記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躬詣拜掃今特遣玄孫

皇太子以牲醴之奠誥

陵修繕敬瘞衣冠以伸孝思神其鑒之今泗州之

陵是也然　國初迷失每遣官止於泗州城西湖河壩望祭後老軍朱貴詣闕畫圖貼說指其所在然後於其地為

陵乃建

德熙懿三祖之廟而衣冠之瘞似在朱貴未言之先傳言沙漲難識也

四夷館

四夷館有八曰西八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illegible]
番曰緬甸曰百夷永樂所設也

三謚

國朝有三謚皆名人也國初有余謙在翰林宣廟時有虞謙
都御史英廟時有于謙謙肅愍公也

劉瑾

正德初年劉瑾等專權文職受害之至豐溪雜記載其初
横之日九卿戶書韓文為首劾瑾不法事內應有司禮太
監王岳等外助有閣老劉健等事理可謂周密至矣且王
岳亦　上所信奏入岳云當從衆官之議　上允會
天晚明旦發矣奈閣老李西涯泄其謀瑾等遂號訴岳等
交通害我明日奴婢不能見天顏矣衣號須今夜拿岳等
[illegible]　上不得已領之瑾遂傳旨夜捕岳等自此司
禮兩廠盡屬八黨今人讀之以為事機之失毫釐之間僨
僨以罪西涯殊不知西涯之罪固不能逃但正德初年慧
星掃文昌已兆文臣受害特假此逆賊耳噫國家大數

帝王功臣廟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
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歷代名臣
從祀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召
公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illegible]
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illegible]

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illegible]赤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温伯顔[illegible]
問開　朝廷去元世祖并木華黎等五人

建文君

太祖一夕夢二龍闘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
成祖同戲建文着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建文頭顱頗偏竟
緇之具戒曰必罹大難乃發篋難師臨城啟視一刀一度牒有
勅曰欲生慘然為僧客地去不然自盡遂披宮去[illegible]地
道出東南以當時齊黃[illegible]知之而傳於人故
文廟靖難之日以為匿於僧錄治南洲以他事禁錮之齊泰
追至廣德不及被擒[illegible]今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建文
曾居於此至今其廝如樓非常人家所造後自川歷滇黔
沐春之傳云常使人護衛往来於西平侯弟晟之家[illegible]
時　朝廷差湖州尚書嚴震往交阯相見於晟家嚴思不
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縊死明日建文逃爲叉
遁至嶺南横州壽佛寺居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
者千數横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法
次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手筆也[illegible]一日作詩
讀罷楞嚴磬懶敲咲看黃屋住團瓢南來瘴嶺千尋險
北望天門萬里遥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衮龍袍百
官此日知何地惟有群烏早晚朝[illegible]遂為人覺奔往田
州土官處自明為建文君官司訝問因咨將若何答曰吾
老矣欲歸骸骨歸帝鄉因送京號為老佛[illegible]長安門喊

詩進　朝廷詩云牢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髪已盈頭
乾坤有象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淡作
散霽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添渚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
休（記出君）
英宗使舊中官吳亮最親幸者使番之建又見亮即曰汝非
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肉於地汝伏地舐
食之何謂不是耶亮佯為不知以復命遂取進西內（出紀録彙編）
又云在湖湘直入巡按之門坐地自陳巡按則曰我與汝
無名分矣因執而送京又云在河南某寺因寺僧為盜官
司未捕閫寺將署之建文特書黃布擲之曰　皇帝聖
旨令衆軍散官執而問之得實送之京（出二說親見録）　孤忠皆非

也崩日閣下議以神宗之謚　朝廷不從（出拔山野録）竟葬
西山樹碑曰天下大法師之墓（出華陰編年）

仁宗立

仁宗孝順好文而漢王則英勇精於孤矢
成祖每嘗漢王左右窺見則譖
仁宗者又至矣故有立儲未次之意問之解縉縉以立嫡以
長又好聖孫二語定之（出新從為漢王於獄）然既立　仁宗使
之留守南京矣中心不悅及封漢王於雲南不肯行改青州
又不行惟欲南京遂順以〈
成祖又嘗使尚書胡濙出外以訪之故立齋閑録載胡嘗曰予
使外頻行　聖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德南京可多住幾
日試觀何如胡竟以仁明數事上之至十四年漢王私造
兵器僭用輿服等事露削護衛封之樂安然後召
仁宗至北京行在蓄德録以解縉題虎詩云虎為百獸尊誰
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因是　文皇感動而
召之誤矣

本朝封王

漢封諸王惟嫡世襲其爵餘同庶人但免其役而已唐亦
惟世其嫡中葉以來爵亦寄虛名也宋封爵止於皇子其
子子孫不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為環衛官却許應試至
有年深齒德之尊者仍嗣封王本
朝王爵封及二代子孫六世尚得為校尉餘有祿親親之恩

可謂隆矣不知數世之後恐大難掉故韓王一脈一府之
錢穀不足支也成化弘治間宗室有請立宗學者有願辭
祿入試者誠高見也惜不能從嗚呼羽士充奉常蔭資補
外任此獨不可乎

波江取闘

至正十七年　天兵既取建業命将四出攻取京口毗
陵浙西等處時毗陵乃張士城之将張德為守徐達屢戰
不利
太祖聞而親率馮勝等十人往援皆扮為商賈暗藏軍器

順流而下時江風況作舟為顛覆
太祖惶懼乞神忽見紅袍者拖舟擲側沙上
太祖曰救我者何神默聞曰晏公也又曰有舡可濟覘之
江下果有一舟來
太祖呼之即過以渡開至半江舟人執利刃示
太祖曰汝等何處客人知吾名否
太祖微笑而鄧愈應聲曰稍江毋送死耶我等圖大事者
汝欲富貴當降以去舟人曰汝非朱官人乎愈曰然舟人
遂拜曰吾輩江中剽掠昨夜聞人呼我弟兄明晚有朱官
人來授汝一生富貴今何知其豪傑也遂呼舡尾避者一
十餘人皆拜之問其姓名一為張赫（後封航海侯）一為朱壽（後封舳艫侯）
功臣錄不知侯言也又吳四年二月湯和既定方氏欲由
海道勝矢取福建遇蘆向漁翁曰子勿殺吾指子攻之之
路一宿倏抵福城降至崇安陳友定遣寗武戰和大敗參
軍胡琛為亂軍所殺和正無計問而漁翁又至曰明日子
與沐英挺次出戰明日湯詐敗繼之沐英夾攻寗武死友
定閉門為和雲梯攻陷平閩不過一月也嗚呼前之渡江
神之救護
聖若如彼後之取閩神之助引名臣如此平治一統豈非
皆天之所為耶

封晏公

國初江岸常崩蓋猪婆龍於下搜抉故也以其與國同音

原缺

七修類稿卷之十三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晏郭子興

國朝追封滁陽王郭子興乃
太祖初起兵之外父定遠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鞏昌侯者
也其弟英亦以開國功封武定侯今子孫世襲事實見功
臣錄

黃蔡葉

初張士誠委弟士信為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元明取弟囬
姑蘇謀國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得新然三人黃
書生蔡業醫吳星士也吳中因作十七辭丞相做事業專
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癟至吳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
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
然後知其為讖也

英宗復位實錄

景泰八年正月　上有疾免朝數日百官問安太監興
安曰徒問不能為社稷計於是十一日科道奏立東宮十
二日禮部會群臣又奏旨意不允云十七日出視朝也十
四日諸衙門又皆會議學士商輅主筆請復立茂陵本具
十六日進待十七日面懇特闕下召石亨會本亨則曰
尚有病凡付激他蓋十三日　上召亨於榻前面受代行

知禰一體文知其重也時亨意以復立東宮不若請
太上皇復位爲聲援軏太監曹吉祥合謀同和太常卿許
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
玉軏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日出狩非以游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
謀必在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已陰達有
貞曰必何獲審報乃可密議軏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
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乾象亟下拊軏等背
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軏云今
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此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內
兵入內誰不可者軏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

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
歸耶人不歸鬼遂徃會軏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
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
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
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軏等莫知
所爲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謂曰事當濟
不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㵼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
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
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
從中黯然無燈火軏等入見
太上皇帝獨出謂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未兵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
前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煦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謂有貞等卿爲誰各對其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通稱
東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在輦前者武士以推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推之至中
上升座鍾鼓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皇帝聞鍾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做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
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又 旨拿于謙王文棄市商輅爲民
餘人從編戍伍以其迎立外藩之故嗚呼當時君臣多無
復立 英宗之意故日錄曰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欲取
襄王楊記會請立儲之疏都御史蕭惟貞改更建元良爲
更擇可知矣但闔留貴小人因變搆惑之際早日爲于謙
掌兵而不得遂私遂搆禍於公曰王于以差人迎立并宮
亨等乘機激以除之不知亨等遂成其謀醜成其禍故楊
記爲當日兇迎立之迹無實可驗日錄曰王文之謀其實
未發此爲實也 双溪雜記又以于謙之死固有貞之策而

李賢除功之此則過矣予嘗得讀揚御史瑄記陳閣老循辨兒嘛李學士賢天順日錄祝通判允明蘇林小記因紀名以為前文中則今取小記并諸篇則言其前後事情復位無如小記之詳也餘見后

忠魂文現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而死節焉建正統間白日現形於察院覲與其御史相接談其死事浙江按察使王良亦因
文廟登極而死郎者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忠魂義魄千古不滅於此可見事詳載於孝忠錄

郭國嬪

郭國嬪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貴而能文
宣宗聞而召至宮二旬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後書楚辭以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慚予子之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又嘗幸一大臣家見其幼女甚都遂賜札命長入宮後進宮不數日卒噫才貌易得福壽難全信哉

中國氣數盛

北虜自古為患獨我
朝不維無納幣結親之事
祖宗時真可謂漠南無王庭矣正統時也先雖強橫時擄駕而終則送還弘治間火篩擾邊矣終為我師所殲嘉靖中有吉囊又有中國降人王三皆極驍勇者也吉囊四次入寇被斬數百級王三誘而縛焉嗚呼
中國盛衰視夷狄之強弱也夷狄有人而猶且如此則我
國家氣數之厚可見矣

內官冠帽

今太監之冠帽即高麗王之制也聞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令內侍戴之而給使令於高麗使者之前使歸舉國降

狀元入閣

本朝百八十年為元首者六十矣而入閣者止胡文穆公廣曹文忠公鼐陳芳洲公循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謝木齋公遷費鵝湖公宏顧未齋公鼎臣八人而已可以為難矣較宋人來曰聖朝龍首四十二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矣雖然此數也又不在於功業文章論

王保保

大祖混一之後語諸將曰當今誰為好漢衆以開平常公對
帝曰是北部能掌王保保者耶蓋當時惟保保不服每來擾邊　帝固激之云耳草木子云元末西北尚耳安然惟太原則有王保保保也天兵至大原保保不支遁世皆知保保之名元史順帝紀中累稱擴廓帖木兒之勇竟未降於
太祖綱目亦然然其即是人也然讀功臣錄每傳有云擴廓帖木兒與子保保連兵有云為犄角之勢龍飛紀畧或獨

書連書皆如二人惟清溪暇筆中辨以為擴廓即保保以
其世代為王故云王保保也然思保保何義考史又無其
傳心終疑之因而細查至正廿七八年太原乃擴廓所署
則保保即擴廓也保保者當時尊稱之辭如史稱天兵取
兹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草木子稱順帝居應昌
帝遣李保保李文忠也襲之又聞金陵旗首衛指揮王某者乃其
裔也其元史不列傳者意其曾殺詔使不受君命當入逆
臣傳然終於臣節不降我　朝則又似忠義也况遠去沙
漠不知所終此王華川難於筆也歟

曹吉祥

武昭伯曹欽太監曹吉祥姪也吉祥在宣德正統中屢領
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者欽一旦恃邀從
英宗功既歷伯爵㑺而驕夫憑意凌人錦衣衛指揮逯杲與
冦都御史不勝其過而少裁抑之天順辛巳七月二日遂
反前一日
朝廷命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征所欽以是日精兵已
出已領達官入變事可成也幸達官中馬亮夜報恭順侯
吳謹謹告孫鏜進本達
上得不啓門五鼓欽已橫殺於街舉火攻門也朝臣多避走
逯冦二公首被殺戮李閣老賢被執得不死比大明孫鏜
會出征官大戰於四牌樓至暮乃平恭順亦戰死京師時
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顛狂冦逯諸公死亦當謂冦深逯杲舉上
叩頭如犬吠謂李賢尚書鋤項似羊拏謂王萬安叩首稱
叔恭順侯吳瑾為當先戰一場守寄冦滿朝當道者将何面目
見吾
皇子以詩固祇取笑於一時未足與論幸而得馬亮之報孫
鏜領兵未行元惡不旋踵而就戮此固宗社之靈也不然
變起倉卒流血
廟堂豈特朝臣之逃匿哉

韓成于光

韓成虹縣人從
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賊衆圍　上不解群将計
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
遂服龍袍冠冕與　上衣同對賊衆投水賊因是解後封
成為高陽王祠祀康郎山焉于光南陽人從
太祖征伐有功封指揮同知後鎮鞏昌陝西元将王保保襲
蘭州光以兵援之被執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
不幸受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将大軍至矣遂被害事聞
上爲震驚遣官祭以少牢今開配享功臣廟未知果否昔漢
祖被圍滎陽将紀信誑楚出降而逊與韓成之事一也唐
劉威戍滁州被許仁呆所執使至城下約降威大呼曰賊
大饑秦王領兵至矣遂被害于光之事同也然韓成得封
侯血食子孫受爵而紀信無聞焉威贈公得謚子孫受爵
光於数百年未有也吁剖符分封按劍論功漢於功臣爲矣

何嘗時無一人之言紀信在地立廟追贈享祀
卽朝報功之典至矣何於于光無贈焉二者皆失矣

劉朱貨財

正德間前有中官劉瑾後有指揮朱寧皆擅主權及籍家資劉瑾者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御鑾帶二束金銀湯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衮衣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琫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朱寧者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鼎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縧環四箱珍珠冐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鋼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闊屏五十三扛榛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紬布二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祿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座船二付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於平胡椒八百斛珊瑚七八尚以其爲僞者之史冊以金較之未知孰多孰寡此非生民膏血邪

霸州賊

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謀逆太監劉瑾門下璞敗遂糾賊衆流刼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鐩趙号風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爲二十八營共有人馬一十七萬五千各授僞官張打奉天征討元帥旗幟上以金書聯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於老告以大紅綠段書英雄豪海岳氣勢轉乾坤攻破州縣殺二百殺死總兵馬複參將王杲都指揮王保詹濟潘神同知郝釆指揮知縣雜職數十員姦婬婦女磔劉克殘不可言也所過獄囚卽放爲助庫藏兵甲卽取爲用又每題詩各地有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又有錢回月下獻金鐙多少英雄喪膽寒之句大畧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多在河南湖廣而劉惠趙鐩楊虎多在河北山東彼此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年冬矣楊虎劉六劉七爲水渰死齊彥名陣亡劉惠射傷自焚獨趙鐩變僧逃至江夏生擒嗚呼擾亂六省延踰二年豈非數也哉然不立官拒土此其賊也歟詳載守溪長語

黃蠟

嘗閱本朝閣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永樂時歲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八萬五千斤成化以後一十二萬斤矣後曰其餘可知然有惜之之意予讀之亦喟然

為當國處者可無救獘之術哉及見容齋三筆紀宋真宗時用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不知當時用蠟何故如此之多本 朝之用又三分之一也嗚呼財者國之命脉用如泥沙此宋之日入畀弱國雖有人江山無寸尺之復也噫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幡綽亦能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往亦多能人杜鴻漸帥西川每於暇日與僚從宴觴驛樓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烏齊鳴或致山羊俯仰如鼓節奏宋沈為太常待漏光宅寺聞塔上風鈴而知姑洗編鐘取置僧堂令太

常作樂而聲應又侍帝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主笙者曰寃遊虞墓已而按之一已逆父至繼一過數日而卒嗚呼今之太常果誰能執若閩人李文利雜著元聲一書恐亦踵劉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太常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宮中又有起居註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而不使日錄一 朝宴駕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而已且愛惡紊改於一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歷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實乎今日是無史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下

百萬京師二十萬有餘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即調京營大同榆林每每發大臣專閫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摧敵提數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偶因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開漕河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舟楫不通凡軍需錢粮之輸北者悉運至德州始入衛河永樂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欲開此河以濟濟寧州往北旱站未嘗為漕運也後阿城宋尚書禮因潘言之引端遂上疏欲疏鑿此地復導山東諸泉滙於南旺三湖[illegible]永樂十年公又復上河運之疏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

陳瑄亦疏鑿淮揚一帶自此南北達會通矣可謂天地間大功 國家大利無窮之大業也然而論功當以宋公第一後以微過

朝廷見疏故西厓諸公嘗有詩吊焉正德間始建祠於分水龍王廟側郎宋公用鄉民白老人之謀於此祭爾慶也今人只傳平江伯之功而不知宋公之始開故揭之（詳見[illegible]聚公濬河通誌）

徐劉先知

國初金華劉日新推

太祖必命當為帝王後發極召之與官對曰不願問欲官乎亦曰不願第欲求一符以遊天下

大祖遂寫詩於手扇曰有一老古叟曾中雖星斗許　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賜金金不受特此一握扇天下横行走遊數年回語其妻曰後命當死京師妻晋使勿行曰數也遂往南都因講藍王之命曰當封也但封後其日然有大難果是日因謀逆被擒逮及月新以其推知故也又知已命乎對以盡今日遂殺之又徐天明不知何籍洪武間因奏　國家灾祥之數

太祖曰汝知自乎對曰臣死於緋衣小兒之手

帝即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戶之名緋衣為非衣小兒矣皆可謂神也

七修類稿卷之十四

國事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本朝科場

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一篇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逮至第三場時務策一道務直述不尚文藻一千字以上三場之後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此鄉試會試之式也殿試亦止策一篇却是時務其時取士各省四十名廣西貳十名南直隸一百名不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刊試錄亦尚與今不同前後序文有三四篇者經義一題或刊二文者永樂十年錄有減場五篇者亦中甲選又殿試一二甲選部屬三甲選縣佐今則皆異於前矣

初起義兵功臣

續綱目所識從我

太祖初起義兵渡江者十人中山王徐達鄭國公馮國用平章政使邵榮信國公湯和鄂國公常遇春衛國公鄧愈長興侯耿君用楚國公廖永安文臣太師李善長參議毛騏方渡江而附者一人觀國公俞通海外甥一人曹國公李文忠義子一人西平侯沐英八

大廟配享功臣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鄧愈
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公洪武初追封賜謚既國
公俞海通郯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
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右六公洪武末復追封賜
謚皆配享
太祖者也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
孝已上四公永樂初追封賜謚皆配享
成祖者也

土地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索坐已滿回覩惟有土
神之几
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
慶
帝因出對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大
邦大國大明君　帝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上坐是
夜夢神曰
皇帝命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
朝廷召昨月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
太祖為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南北卷

國初會試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覩建文死節之士可
知矣餘冬序錄以為洪武元年定南北中三色卷以取士
恐不然也予見三朝聖諭錄載
仁宗時楊文貞公奏分南北卷及蹇義等議定各處額數請
上
宮車晏駕
宣宗行之

南都二墓

京師城中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
太祖一日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笑問何為也曰吾
夫為國死為忠臣吾子為父死為孝子天下婦人好天好
子無出我右故笑之
太祖因致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此去數十步遂不掘
日
太祖命有司往示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
卞壼之墓遂命掩之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築城者
奏欲去之詔曰孫權亦好漢子留為門主遂止

黃玹

憲宗皇帝在東宮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奸臣黃玹具奏請立為皇太子
上心悅命禮部會多官議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本署名吏
部尚書王翺有難色不得已亦署名上如所請於是出
憲宗就沂邸大臣皆進官受賞翺得所賜元寶頓足嘆曰此
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儕愧死也時景泰二年五

月八日之事

英宗復辟

憲宗復立作東宮玹已死然拊梟首詳載廣西省志夫

景皇帝病不可起奏請早定元良後又請復東宮邸

憲宗也故程學士敏政序文云少保嘗奏立之文刺史滉抄亦

日後

憲宗見有請立章疏遂復于官并官其子但以易太子錮南

宮為于公之罪理宜誅之殊不知易太子乃黃玹之發衆

官迫於

景帝而何文淵首出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之

詔語于公亦難於言矣南宮之錮又豈當時不出於

帝出於少保況

英宗未回時亦自言得回房閒足矣既回而揖遜讓位又之

然後

英宗退處南宮豈國有二君理耶又曰當時實欲迎襄王殊

不覩迎襄之意自是王文靚又曰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覩

英宗衛然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相顧未對有貞前曰若不

置謙等於死地今日之事為無名則此一言而公遂遇害

果非徐非又曰迎復出自張石夫文刺史亦蘇人也何不

見蘇於小記耶嗚呼私心一萌欲掩人過遂致顛倒是非

使天下彰彰者猶將隻手掩護多見其不知量也予著黃

玹之事非衛滉抄亂言黃乃廣西思明府土官之弟都指

揮使也因坐死罪故為此奏遂得釋復官

石亨姦黨

英宗皇帝光復寶位改元天順武清侯石亨等誣大學士王

文大司馬于謙等迎伐之罪都給事中王鎮等亦皆吠形

至有誓不同朝之語而精功不傳余得其弹文備錄於冊

所以著小人同惡之罪亦若道命錄之傳也刑科等科都

給事中王鎮等謹奏為奸臣誅為不軌等事嘗謂背主覓

恩者人臣之首惡大逆不道者王法所必誅舊典甚明常

刑罔赦切照犯人王文于謙俱以小人濫膺重任一以不

學無術之庸才而司台輔貌實陋而心實險一以舞文弄

法之小智而與兵權言實清而行實濁不思保乂王家却

乃肆為奸宄交結權官挾

天子以令群臣樹立黨私引兇邪以充庶位內則太監王誠

舒良張永王勤等為之腹心外則內閣陳循江淵蕭鎡商

輅等同其黨惡附和黃竑之邪議易立儲君逢迎

人主之非心廢黜汪后公援名器酬平時賄賂之私強立刑

誅鉗當代言官之口塞諫多為之鷹犬忠義咸畏其擠排

數年以來內外顯官皆出其門奔競成風諂諛充位君子

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奸遂使

天下之人但知其王文而不知有

人主但知有于謙而不知有

朝廷忠良解體士義痛心流毒生靈貽殃兆庶至於咎徵屢

將各犯逓行極擬重處伏乞
聖裁追原謀害花繩并黄綾抹布俱已見在原[illegible]理
未敢擅便等因奏奉
聖旨這群逆宮婢楊金英等并王氏[illegible]各朋謀弒
朕於卧所凶惡悖亂好生皆逆天道死有餘辜爾們既打問明
白不分首從便都拿去依律凌遲處死剉屍梟首示衆盡
決各該族屬不限籍之[illegible]錦衣衛拿送法
司依律處決財產抄沒[illegible]明究欽此
欽遵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illegible]等傳示
臣等恭赴迎和門宫[illegible]本[illegible]一條黄
綾布二方臣等隨即會同錦衣衛掌衛事[illegible]陳寅等

當將重犯[illegible]方金[illegible]共一十六名拿綁赴市曹遵奉
明旨俱各依律凌遲處死剉屍梟首示衆訖除將前項
花繩黄綾抹布封收官庫及將行錦衣衛拿各犯親屬
至日[illegible]問明另行提問請外合將[illegible]處決過緣由題奏
欽依本一本親齎謹具題知

計開

宮婢犯人一十六名

楊金英　楊玉香　蘇川藥　姚淑皋　邢翠蓮
劉妙蓮　関梅香　黄秀蓮　黄玉蓮　尹翠香
王槐香　張金蓮　徐秋花　張春景　鄧金香
陳菊花

見排巧辭以粉飾太平災異迭臻獻諂言以熒惑
聖聽誠國家之巨蠹一代之奸雄乃者
景泰皇帝不豫逆日不能視朝豈意王文于謙舒良王誠等
不顧
宗社之重惟務身家之謀陰結共因包藏凶禍欲召外藩繼
位紊亂宗枝事雖傳聞信實顯著人心洶湧中外危疑仰
荷
皇上俯從群臣之請入定大難禍機未發元惡就擒安宗社
於幾危成國家於再造臣民欣忭日月增光萬萬年太平
之福實基於此矣臣等切聞春秋之法治奸惡毋分於有
殘誅亂臣必殲其黨與且如王文之黨固非一人而少卿

古鏞參議丁澄為甚于謙之黨亦非一人而侍郎項文曜
都御史蔣琳為首又如尚書俞士悅邪妄深為慘酷殘忍
侍郎王偉雖有小才貪淫狡詐不行熊點安示將來况當
撥亂反正之時命德討罪之日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勇昭日月之明乞將王文于謙王誠舒良等
明正典刑榜示天下其陳循等介奸惡古鏞等誅其一二
以示至公餘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錄庶得亂臣賊子無以
効其尤義士仁人得以伸其氣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
職居言路與此奸黨誓不同朝昧死上言伏乞
聖斷並具奏　聞此正月二十九日也嗚呼冤哉

散粥施藥

嘉靖二十年起　朝廷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丸
六千襲瘵則人給一杓可二五口供也藥則衣金者百丸
幷符篆湯方各一紙銀伍分銅錢十五文共貯綾錦計價
三錢惠下之心甚矣
　本朝內官忠能
洪武間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其
因隙以發未幾胡誅
上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觀之車駕當西出公闖應
上及衡奔衝蹕道勒馬啣以言氣喘舌駃不能達
上怒不敬左右捽撾亂下公垂死忍痛指賊第

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覩之見其內伏壯士於
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縛時召公則息絕矣遂以管
賜塟地於鍾山之西至今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
從永樂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也敬再諫
四　上詈之曰反孽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孽
上怒命曳斬之顏色不動
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之又阮安交趾人清介
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
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語諸役一受成算而已後為治張
秋河道卒平生賜予悉上之又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己
巳虜騎薄都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

處死爾敢有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終也天順間東宮典璽
局郎覃吉廣西人讀書識大體
憲宗嘗賜東宮五莊吉告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
以莊為從為左右利而已東宮嘗念尚書經吉至殿下毀
日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得無念經予曰否吾
繞讀孝經見畏如此懷恩不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
劾李暁
詔下獄且不測恩叩頭極言救解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何知宮中事以硯擲
之不中復朴以笨脫帽俯伏不起

上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等諂梁芳傾俊俊死若等
不得獨生章瑾以寶石得幸
上命其傳旨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獄極武臣之美
選也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對曰非敢違命恐遭法也都御史王公恕屢上
疏切直恩每陰扶之免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內臣
為刀鋸之餘太監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
餘之人何怒為之也又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倫素好讀書
　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
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為
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后欲偶起如廁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戲之又帶酒汚
宮人鼻遂持瓜俟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傳醫得脫明日
上疏隨被
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
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吳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之句又蕭
敬閹人知累
朝制度而且勤學善書弘治間當國甚倚時宜正德間內臣
用事蕭不與其黨以至景泰間興安劉直亦俱可取
土木之敗
正統間自宦官王振專權上下受害災異迭見丁卯戊辰
年浙江紹興山移地動白毛遍生陝西二處山崩一處有

聲吽三日移數里皆不敢詳奏又黃河改流東向淹沒千
家南京之殿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生荊棘高尺
餘方始下詔則四方盜起矣至己巳七月八日以後胡虜
入寇之報一日數次振乃不與人謀而遂挾
太子親征九卿科道上章留之不從連夜傳旨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匆匆隨
爲初至龍虎臺札營一鼓即匿驚衆以爲不祥明日過居
庸關延才梟未集上人心愈疑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過
宣府日去一日非風即雨聲息愈急人情洶洶大臣七奏
班師皆不報亦王振主之也時虜遁近遣成國公率五萬
兵迎之恭公有勇無謀冒入鷂兒嶺谷則兩翼夾攻殺之

殆盡時方移營土木近水草也蓋此山舊有泉流入渾河
未嘗乾涸至此適涸軍士二日無水掘地至二丈不得泉
見不行亦退固我軍因而拔營南就渾河行未三里寇見
之遂群譟而衝我軍頗掠無一人執戈相與枕藉任胡騎
蹂踐之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鄺尚書竟不
知死所也蓋比虜臨敵必待人動而後來衝使我師堅壁
未必如此速奈何天絕其水耶幸而胡虜貪利不專於殺
二千餘萬人傷者半而死者三之一騾馬衣甲器械盡爲
胡所得豈偶然耶時八月十五日

平頭巾網巾

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楊維禎入見

太祖時所戴
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下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
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　旨召道士
命爲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也
至今二物永爲定制前世之所無

二衛

太祖國初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
居武官子弟以官僚兵護安了中領馬書則侍從夜則直
宿以爲心腹登極後總兵官家眷俱要京中居住謂同享
富貴者名若寵之實防之也

國初狀元
國家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爲殿試則當在庚
戌是也故蘇州錢氏世譜庚戌安大全爲狀元姑蘇誌又
以爲金璹殊不知當時求才之急一年二三開科也如乙
丑之榜吾杭花倫又何丁顯是春秋二次矣且或每年或
間一年亦不可知登科錄以爲自四年始則爲辛亥而非
子午卯酉之期是國初不可以今日論也洪武丁丑福州
人陳䢿知天文傳臚之日私語同輩曰今歲狀元必不利
唱名乃䢿
太祖以其榜中皆南人誅考官刘三吾等并䢿後復別取
乃北人韓克忠爲首楊升庵在本朝極博者亦以韓爲辛
未與許觀一年而二狀元且不知陳事蓋世遠莫知故耳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晉史列女傳未當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慙德故修晉史雖出於臣下夫豈不一過目哉其列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閨之禮者四人焉餘或識明才贍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顗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已載之於後實可恥之甚王凝之妻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不勝則遣婢白之欲爲小郎解圍後雖爲夫報讐被擄又不聞其死節諸豈婦人事耶竇滔妻蘇若蘭因夫取妾妬忌特甚夫怒棄之則織錦廻文以感動之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婦亦取入列女吾則不知何謂也

喪天貞

予友劉知縣宗敬一日敝衣草屨獨行遇諸塗予戚曰衣者身之章毋乃褻乎劉曰子不知予當官時有不可對妻言者此豈謂之無恥耶汝真林下之人而任天真也予不覺悚然敬其言之誠自以言之不及耳後見乖崖集有詩寄陳摶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因思張詠尚耳如此益高劉言之不欺嗚呼仕路喪天真從未可知也其不喪者幾人哉

兄弟異姓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與謹共族而誕又遠矣况當鼎立之時自足立棨非若文文山之弟文璧（號文溪）既同胞而同仕於宋（為惠州知州）璧一旦降元曾不思兄何所為而我立於其朝可乎有譏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以為詩史予以此詩亦未得也夫人視文山死節似難而不知彼視之易耳弟乃無耻不知忠義而苟生又何難哉不知者以璧與文山乃再從子見文山寄璧之詩曰親喪君所盡猶子是吾兒故後文陞（璧子）史繫文山之子也若張世傑乃范陽人張弘範易州人金將張柔之子也但世傑曾從柔戍墨

談以為弟兄誤矣果如文山同胞則兄難弟難之句其於厓山之時庶幾也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畫為詩人所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松雪作諷留夢炎者今亦為人譏子昂誤矣予但曰此二句耶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所以自狀之說耶覩其逸民古詩三章則好德之心未忘也谿上之詩曰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簫龍管是誰家其自傷感亦甚矣况正有言人要知大頭腦處悲夫

順帝始末

順帝乃宋恭帝所生元明宗取為養子（事詳宋遺錄卷）既立為帝絕從文宗之后放殺文宗之子自文后不立已子而立順帝則順帝所爲可謂逆天不仁罪不容誅矣然而復宋之佗絕元之統冥移暗奪世主沙漠昌大趙脉天報宋家亦何厚耶至於失國君雖不明史氏有言風憲為不捕之鋪將帥乃反噬之犬是亦天之所以陰使也殂於應昌養存以西江寺梁為棺隨為我

國家岐陽王所襲此則報於文宗之后也自后妃以及金寶器物無所不獲獨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走脫亦天之不絕宋也我

太祖以其知天命而諡之為順彼胡自諡為惠宗云

羲之子昂

余嘗觀羲之諫殷浩北伐書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

朝廷又見明識遠畧又嘗見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謀不淺一則

朝廷不能大用留心翰墨一則畢於翰墨而年老遂已羲之豈可以清談者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者例哉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羲之之淺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為圖尤可笑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誰不信夫惜子昂第失其大節耳

邪正天賦非至親可移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族屬之為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此皆以弟諫兄又何説耶唐朱全忠既已滅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黄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司馬昭初弑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屍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道執陳留王之手歔欷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全昱司馬孚弟姪為帝已為皇族富貴人孰不願者乃能仗義大言引過自責其視助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能使之然也故雖骨肉不倫耳

蛇報

世傳方正學之祖塋時其父夜夢老人告曰吾族久居於此幸待遷而發土明日掘土得蛇窟而蛇不可數計一時盡撲死焉時正學之母有娠見有黒氣一道入產其後正學先生之滅族以為蛇托生而報之耳又言先生之舌似蛇亦可笑也亦見江湖紀聞云吳玠帥蜀時以殺金坪叢林恐奸寇隱中將焚時忽老嫗携子款門告曰聞制置將焚山此軍令也不敢阻但毋子久居須少從容遷去否則亦必滅爾族矣叱之竟焚明日岩下死大小蛇各一然火焰時中見黒氣一陣從東南去適制置子婦正產產即職也予意方之傳言或即吳之事也否則何其傳之相似耶或殺蛇事有而黒氣之説無也且許旌陽為誅蛟而得仙正學之父為殺蛇而得正學是報之善也況先生一死令名千古誅夷一節又以為蛇之報耶又當時齊黄輩之誅夷抑又何為之而報之耶此必好異小説家或佛氏之徒故為是言以愚民耳豈理也哉若吳曦為逆而族以為蛇報此或一道也

四雪

揚國忠嘗以沉香為閣檀香為欄檻射香和泥為壁至牡丹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簾暮捲西山雨謂之四雨詩也予又以揚之四香乃三真而一假借花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不可者惟紅雨似實然朱簾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稹之落梅香雪浣蒼苔東坡之臥海棠泥汚臙脂雪楊廷秀之木犀雪花四出剪鵝黄是皆真以花為雪而雪且各色也國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為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揚之香而過王之四雨矣

命

夫貴賤壽夭固命矣聞沈石田周與同郡盧知縣僖年月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意者沈雖無官而清名勝之矣吾杭吳參議鼎與徐憲副之子穗亦同年月日時吳既貴而子亦中舉徐於二者不獨皆無亦未見其有勝者意支或時刻前後之不倫也第於每會試三四百名進士未嘗有一人同者豈天下之廣讀書者之多更無可同者乎是命真不足信也不足信則顯顯推而驗者又何數前定之數又何歟噫此造化之妙不可遍測比比而測焉非造化矣推而極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聖人所以罕言也

陳子經

先四明陳子經作通鑑續編書

宋太祖廢周主爲鄭王將者周王爲鄭王雷忽震几子經驚擢曰老天使打折陳經之臂亦不懼矣翼日文豪至一殿下有衣黃如王者起坐謂子經曰朕何負爾鄉乃云朕為篡耶子經心知為

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即死史貴直筆也後陳為我

太祖所戮人以為報予以

太祖戮之非報於廢字也報於元字也夫臣之逐君非廢而何雷聲之震偶相值耳苟有是變

宋祖亦自知愧又何能假

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

唐太宗之於魏徵公又何曾有所感耶且續編末論宋亡而浩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為元會運世之說以謂大元混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圖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變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哉乾元之義今以宋為末世元為皇初謂冬復為春世復為元謟諛張大謬妄牽合謂之直筆可乎不知中華夷狄之道得罪名教何如哉

太祖驅胡而清華夏其所以當誅也

推背圖

推背圖傳唐李淳風作也予嘗於苗都憲五溪處見之會難明驗因而告曰記趙宋禁讖書犯者日衆藝祖特以此書參其次而雜書之傳數百本於人間使傳者憒其先後不復可驗遂為棄之此或是歟五溪曰得矣可以告同類不覩可也

山水真假

予嘗笑人見好畫曰逼真山水及見真山水曰假然一幅畫也是不知孰真而孰偽耶昨讀杜詩題蜀道畫圖有曰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畫為真矣又讀曾吉父詩云斷崖當偃樹小雨郭熙山豈非又以真者為畫乎據此古今為可笑也

織屨

韓非子云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

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無窮其可得乎子以此耶齊王好竽而抱琴於王門顏歜遇三帝而非其所尚所謂鄧林之木植於培塿之丘則侍矣荊山之璞産於瓦礫之場則非矢士之不遇豈非命數

君臣難全

宋高宗時可謂有臣無君此中原之不可復也金世宗時可謂有君無臣此治功之不能成也觀於全史可知

人中

人君天地之中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此穴居中故云若曰人有九竅自人中而上皆雙自人中而下皆單故云此則可名為竅中矣

人神死神

人神逐日流行於四肢百骸而獨不在耳目者蓋耳目以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係於衆人頭法天足法地死者屍骶也屍者骨之窮任一身之重而當百骸之中法予人者所以獨取此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無尾也陰數二四六八十是有尾而無首也故人身陽會於首而不至足陰會於足而不至首也

豎血色

豎者兩水之旋結之成形則從金矣是生氣盛而見母乃反本也故豎色白血為陰而屬水坎之體陽也氣動而血行陰乘陽矣故色亦去體久而黑亦反本之義也

手足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也故孤之應心而挽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水性靜也故抵之心畏惧而怕痒也

師生爭名

語林云馬融算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算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據屐在水上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予嘗嘆其師於弟子何忌才如此馬融又安得為大儒耶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書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為真書世豈知其然哉此為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才氣既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別成一藝以自名嗚呼世不古也自非大聖賢孰無爭忌之弊哉

二琰不當取入列女傳

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為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知音能辨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於四德所謂大本已失鍾琰繇孫也適王渾生濟渾嘗與之同坐濟過

庭而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唉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弟淪也誅心欲淪何其淫也不痛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哉二琰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鬚髮

人之鬚髮血之餘也各有所屬髮乃太陽之毛也太陽屬心火火炎上故上生眉乃少陽之毛少陽屬肝木木多傍枝故側生鬚乃陽明之毛陽明屬腎水水流下故下生少年而黑者血色黑中則變白者白氣色也老盡白者血耗而氣存之時矣

胎卵生物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走耳

道家五炁

道家有東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方三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德星君此庚子數也以納音五行之子就天干上數起遇庚字在第幾即其位也如壬子木自壬數過庚第九故東方九炁也甲子金自甲數遇庚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火自戊數遇庚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水自丙數遇庚第五故北方五炁也庚子土就得第一故中央一炁也庚乃金金為受氣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此數加焉

世道

富貴易滿道義難行近惟科目取人舉業日盛而經學淺也人心尤入於利故賄賂公行而禮幣無誌銘太甚而史書非謟諛日盛而風俗薄在上者好古矯俗不能保其位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直欲痛哭流涕也王文恪公詩云後世求才術最疎三年三日決榮枯噫欲復古治尚冀取士可也

人物生

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生數故鼠孕一月猶二月狗三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數故十月生也牛馬雖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論與淮南所載主日主辰穿鑿之

說似差勝之予又以為鹿乃六月而虎七月生者抑豈生數也耶道理難窮此聖人常示人當然而不示人所以然也

惡俗

嘗聞溫州樂清近海丐戶多有弟兄合取一妻以其易於養贍也弘治間為上司治以大罪而絕近聞湖廣边方多有子方十餘歲即為娶年長之妻其父先與婦合生子則以為孫也故每每父年二十時有子已十餘歲矣

予意此皆山海島夷之俗由胡元以來未

也為撫從有司者奏以大罪嚴禁其俗方可

金生水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爲難明試五金何能生水殊不知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星爲氣之精石爲氣之形水生於氣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爲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爲首也

草木綠色

予嘗見畫者以青黃之色和而成綠然後知木色本青今草木俱綠者草木因出於土則生養混融而綠矣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夫十八界即十八重也佛氏以即心是佛忘行爲業皆目前者也今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即地獄矣世所謂十八重地獄者非此而何若以爲真有若另有他說恐皆非也六根六塵六入識界又觧見楞嚴經

傷寒傳足不傳手

嘗言傷寒傳足不傳手予思人身血氣晝夜循環豈有止行足而不行手者况風寒之中人先入榮衛及見有觧者曰足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長故受邪多手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短故受邪少是以傳足不傳手也又觀此事難知曰傷寒五日後漸變神昏十日如醉人此熱傳手少陰心經心尤疑之及後讀瑣言曰傷寒者乃冬時感寒邪有之名也冬乃坎水用事其氣嚴寒凛冽冰水地凍在時則足太陽少陰正司其令觸冒之者則二經受病其次則足少陽厥陰繼冬而司春令而亦受傷何也蓋風木之令起於大寒節正當十二月中至春分後方行温令故風寒亦能傷之足之六經主於夏秋故不傷之然後痛快明白此節應所以爲醫傷寒之師而有的本諸書之妙也

夢

諸書論夢惟李太白潜書謂爲魂遊心溺乃當盡意乃難氣也主於情而動於外故人日用因物以遷夜而寐焉魂觸於物因想者因而形矣蓋觀其老而夢也所歷者少壯之事豈非魂爲少陽之氣也其若曰人之神也神爲一身之主卒出即人死故曰寐解而神遊若列子謂神遇指在內者言如夢寒渴是也

誌狀不備

胡文定之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何處之言勉齋爲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夜疚不足爲輕重耶抑二先生之尊敬不在於一時耶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抑又以乃兄不當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測三公之

意

人名不同

雉朝飛樂府解題古今注俱曰齊犢沐子作也別書又稱牧犢子寒食之事左傳以爲介之推琴操以爲介子綏說苑諸書皆曰介子推二名俱不知孰是也姑書質諸博雅

名事相似

漢王祥孝毋臥冰待魚晉王延亦爲毋欲魚扣冰而哭忽魚躍出冰上漢洛陽大雪令以象除雪入見其高臥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大雪而縣令遣椽排雪見定絶穀夫二人皆孝母求魚於冰名音又似矣朔之字又連於袁名因雪而令吏入求見可謂切相肖者也今世止知王祥袁安之事故㕥出之

素問

素問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爲即全元起所著猶非隋唐文也惟馬廷渕向沂之又無此等義語朱奉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爲淮南王之作予意鴻烈解中內篇文義實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藉岐黄以成名特不可日述也下或者野卜未焚當時必有此黄問答之書安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陰陽五行之理

學思固得人身百骸之微非聖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之故明然纖悉此淮南解性命道理處必竊素問而詠異奇環處乃蘇飛等爲之也故宋蒼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純正此是也且淮南七十二候與素問註皆多芍藥榮五[illegible]汝麥秋至爲小暑至較呂氏春秋不同則王冰當時亦[illegible]素問出淮南也岐黄之文至於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illegible]世則黄帝時果末世耶又曰以酒爲漿以妄爲常則儀狄是生其前而彼時人已皆僞耶精微論中羅裹雄黄禁服篇中歃血而受則羅與歃血豈當時事耶予故以爲岐黄問荅而淮南文成之者耳

義理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葬

也有古之人不如今者有葬之不如胡者何也今之葬者衣衾棺槨之外雖富貴之極者不以一物為殉古人之葬多殉金玉銅器故後必為人所發殘其骸骨至今尚爾傷哉中國葬且棺且封其圍堂一見之然胡人之葬務乎實其地望之則曰陵墓在焉過時雖子孫亦不知其處也久之相化為土發掘之事何有

天地氣味

天以五氣生萬物氣無臭味故風雨霜露食天者皆無味也地以五味養萬物味具形質故地生者皆有味焉

脾胃視聽

東垣以脾胃為主蓋胃受水穀脾氣運動而後腐熟水穀化生血氣人資以生也故凡人獲脾胃壯盛則百病不生悠悠壽考矣予又思之脾胃屬土土動則生如畝畝必假耕耘而後堪於種植眼脈屬脾開眼則脈動脈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四肢屬脾寤則四肢動而脾應之而亦動故晝能飲食夜寐則不能也是知脾胃相資當以運動為功用丹溪以腎水為主蓋腎水足而血氣盛則病不生也然血氣之用多寓於視聽何也經曰心為血主而肝則藏之肺為氣主而腎則納之然肝竅目也肺竅耳也目之司視乃血為之用耳之司聽乃氣為之用周章萬變皆本於耳目焉予又思之始人之氣血之盛則視聽妙用男子八八六十四歲女人七七四十九歲氣血既衰耳目之聰明減矣積日又久氣血涸矣故人至上壽雖無疾病亦死修仙家欲絕耳目之欲有所由也豈非息耳目所以養腎水耶知此則李主脾胃爲動朱主腎水腎水當靜動靜雖曰循環又必靜為之主蓋氣血勝而脾胃則壯脾胃雖壯而氣血生覺難矣

人身一小天地

傳云人身一小天地天形圓而在上人之首圓應之地形方而在下人之足方應之四時運於表四肢應於外也五行處於裏五臟應於內也至以一節言之人身之肝位在右而脉却見於左手若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而分野反在南方人身之脾位在左而脉却見於右手若南十六星二十五度而分野反在北方靈樞邪客篇亦嘗言之但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臟似亦少差予今特舉其要也

土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盡作土饅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本此

退磨人

宋石曼卿言歲季廷珪墨一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之曰子磨墨墨將磨子後東坡見曼言墨木曰木將拱矣墨固然甚乎以與留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荒親

吾杭有荒親之禮詢之四方皆同蓋以父母死不得成親而於垂死之日即講親迎之禮有至親沒而禁家人舉哀以為者乎以此必胡元之俗流至于今夫父母之死人子不欲生之時也而且停哀忍痛以講此歡樂之事此豈有人心者哉作俑者不特肆諸市朝矣昨觀所見集中亦如予論則知宋以來有之因仍苟且多爲惜財之小而忘大義奈何詩禮之家亦如是耶嗚呼斯舉也何代禁耶

名人無恥

文天祥在燕京時欲爲黃冠去國南宮王積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保什之世祖亦有然意留夢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復召號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寢其事我

太宗渡江靖難之時廷臣胡廣金幼孜胡儼解縉楊士奇衡府紀善周是修同約死節明日惟是修詣國子監尊經閣下縊爲他日士奇爲之作傳與其子曰何使同尊翁死此傳何人作也嗚呼衆固可責矣若晉楊數言尤爲無恥之甚晴吾明大義至此尚爾云之天理人心安在哉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人才之盛莫三國與宋也皆不能成功者三國人才大小各盡角立而不下故至衰敗之後方混而一宋有人而用用而不專專而復爲小人所間總謂不能盡人之才故必至失國嗚呼非數也耶

稱名不雅

古人婢妾之名或以玉貝或以花抑或以清奇之物各義命之隨其意也若李庚之婢曰郄要潘抗之妾曰解愁甚不雅耳士君子忌之

元祐黨碑僞學逆籍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僞學逆籍作悪於韓侂胄頒行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濂尼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惜史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參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顚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誠謂止七十八人宴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尚俟熟史者證之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元祐上書

黃履祥符 張商英 蔣之奇元符上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元符上元祐上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元符上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元符上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禾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衮 洪羽 趙天佑

李新 衡鈞 兗公適 洪伯樂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畤

郭執中 萬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右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侏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盥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褒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暘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文 張恕 陳近
洪羽 周誼 蕭刓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紃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已上並元祐籍）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珫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閻守懃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祜 王化臣 雅元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相）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知潭州）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徐誼（知臨安府） 彭龜年（吏部侍郎） 陳傅良（中書舍人）
薛叔似（戶部侍郎） 章穎（兵部侍郎） 鄭湜（刑部侍郎） 樓鑰（吏部侍郎）
林大中（吏部侍郎） 黃由（禮部尚書） 黃黼（兵部侍郎） 何異（禮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吳祖儉（太府寺丞） 葉適（太府卿） 楊方（秘書郎）
項安世（校書郎） 李𡌴（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曾三聘（知郢州）
游仲鴻（軍器監簿） 吳獵（監察御史） 李祥（國子祭酒） 楊簡（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左藏庫） 趙汝談（淮西總幹） 陳峴（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
汪逵（司農寺丞） 孫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 陳武（國子博士）
田澹（宗正丞） 黃度（右正言） 張體仁（太府丞） 蔡幼學（福建提舉）
黃灝（浙西提舉） 周南（池州教授） 吳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浙東提舉）
孟浩（知湖州） 趙鞏（知揚州） 白炎震（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道林 林仲麟
蔣傅 徐範（並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髮黑白

人之髮白有遲速者世以多思慮者早白蓋以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蔭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髮皆周興嗣成書而髮白然予所見有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不在思慮所致也每論其人多在父母之傳流近又見鎮江丁氏一族家多顯宦少長盡皆白髮此顧愷之對簡文曰松柏之姿蒲柳之質自不同耳言雖近於謔上是或一道也予已論鬚髮矣此又餘意

淵明非詩人

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咏箪瓢之樂也以予論之淵明經術中來云文公非曰經術自性理中來矣飲酒第五首膾炙人口者也嘗往來留中若有所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結廬在人境似靜中有動第二句而無車馬喧似動中有靜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心境混融處也五句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末一六句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微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乃至和充溢表裏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爾十句欲辯已忘言正未由也已可見陶公心次渾然無少查滓所以吐詞即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

混堂

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有好事者借喻爲記頗得箴規之義錄以告不知恥者記云吳俗甃大石爲池穹幕以磚後爲巨釜令與池通轆轤引水穴壁而貯焉一人專執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男子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疕者納一錢於主人皆得入湯焉旦及暮袒裼裸裎而來者不可勝計荷蹴之則泥滓可掬臭其體穢氣不可聞爲士者每亦浴之彼豈不知其汚耶迷於其稱耶習於俗而不之怪耶抑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疕者果不相浼耶抑經其浴者目不見鼻不聞耶嗚呼趨其熱而已也使去薪沃釜與溝瀆之水何殊焉人孰趨之哉人孰趨之哉

鄭顏鬼事

怪誕之事多矣有不可以理格者孔子所以不言今亦竊者試言其一二事予舊讀鄭畋事以爲傳記怪誕之言不足信也及見顏纖之事意其正史所書耳目所屬去當時不遠亦豈妄言哉因格其理將以質之人人適府領郡二泉先生學史到學檢有顏氏之條斷義與愚見同也因繹其事與邵說并區區之見於左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旅遊諸處留妻與婢在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毋汙吾清境不然殺汝也妻曰婦人無歸望聖者憫念及五鼓分娩乃殞道衆乃殯於墻外亞歸以酒酹之夜夢妻曰余命未盡爲神殺也北去十里有寺一僧可五十能活之當再三哀祈亞不以爲信次夕又如此於是趁寺果見此僧初見亦喜亞告之初不顧曰我凡人豈知幽冥

乎亟懇再三僧怒擊之豈得不去乂之僧乃許曰待吾入
定尋訪之夜半起謂亟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歸
三鼓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曰身已壞此即魂耳善相保
嘱之而去其妻娩如生平但恶明處數年妻乃别去曰數
盡矣故世傳此為鬼生[illegible] 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
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
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
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
肉所愿不爾至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
夢之含乃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
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
乃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晉書顏含傳邵
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畿蘇矣能夢而不能言乂之復
死何也魂魄合而為人離散則死若畿者形陰復而陽不
復歟不然則其周旋不舍者何物也邪是則顏畿既為陰
復而鄭妻之復豈非其陽魂邪其所以惡明者猶在陰類
故也

天命性情諭

先輩吳美中贊以米鷄喻天命蓋以上動下靜運轉不已
則米榖四出如萬物之生也隨地之高下汚潔之處而投
焉則如人之有富貴貧賤者矣又以燈油喻性情以油為
氣而燈心為質燈焰乃精神也及其照物則為才能其熱
者性也燈滅而燼落魄降也烟氣上騰魂升也油有清濁
燈心有肥細乃資質之美悪耳此乃以粗喻精貫為至理
人亦易曉也故録之

龍象

夫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以其有義禮而名器存
焉嘗見龍王祠而有勑封者龍雖靈物亦獸也象固至劇
豈可以人禮待之今龍襲之以衣冠加之以王號而象則
食之以二品之料加之以指揮之稱較之禹驅蛇龍周公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意不有異乎賤名器無義禮甚矣
若
太祖於四海四瀆止封某海某瀆之神何其正大苟為禮官
者建議於 廟堂可也

荀趙

予嘗謂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粮而借寇兵也鄉獨
不思李斯之為人也又宋祖曰人開洞門正合我心少有
私曲人皆見之獨不思負世宗何曲如之人不見耶

伯頫子中傳

伯頫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因家焉繇進賢人
幼讀書即通大義稍長無所嗜好惟耽翫典籍手不釋卷
從鈞臺夏溥習進士業四以春秋經領江西鄉舉受龍興
路東湖書院山長改建昌路儒學教授壬辰兵興省臣以
便宜授贛州路知事陞經歷時叅政全普庵撒里哈海涯

守顏以伯顏學行醇正議論激烈可與有為以為都事試
戍陳友諒陷江西造兵闔顏參政命伯顏率壯士百人出
收援兵於隣郡將行誓衆曰苟為自全之計者頗受不測
之誅至夜三鼓奮曜突圍而出圍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壯
於龍南安遠寧都之間遠近響應倚天溪而敵勢益滋蔓
向義之士往往或於飛語轉相煽動合而復散伯顏知事
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為集義之策而南雄
亦降矣衆四掠市里伯顏正衣冠端坐僧寺禪榻衆駭視
不敢犯見其渠領則陳大義以拒之所與俱百人者皆戮
擄獲殆盡既而顏亦陷全海二參政死之伯顏知無可為
之機遂間道入閩江西右丞章公完者表為分省員外郎
佐政有聲出奇攻復建昌遂命浮海獻捷京師因陳江南
緩急之勢攻取之方言論剴切朝臣驚嘆奏授南恩州知
州福建省郎中丹諸朝堂計事退見總兵官擴潤于河南
除兵部侍郎與吏部尚書伯顏帖木兒張翱從進廣西舟
次鐔江而全閩二廣皆歸附
國朝矣伯顏由是潛形遁跡隱約江湖間時官寓公知名顏
交者皆不得一見以先世有墓廬在彭蠡之涯乃七進賢
之北山誅茅剪荊躬自為創竹屋三間左圖右史閉戶潛
如時寓其忠憤於詞翰之間而已前進士熊劍據行孤居
於人少許可惟與伯顏相厚善每語及往事相對悲鳴嗚
泣涕泗潸然下洪武巳未秋
朝廷方搜求博學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聞伯顏名
遣從事張希顏訓導胡以中以禮來徵諭之曰爾偕進賢
知縣親造其廬若不起爾毋來見也伯顏聞使者將至慨
然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詩祭其
先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寄別能劍以
後事鳴之夜漏盡望北再拜飲藥而卒
贊曰不事二君非難而捐生為難捐生非難而從容就死
為難伯顏之死可謂得其義焉或曰伯顏在鐔江閩廣時
不死而死於今日何耶吁何之不死欲有所為也事既無
可柰何存身以永祀亦義也今為人迫而理不可不死矣
不死則失吾身以存祀又非義也嗚呼若伯顏者其不愧
於所學歟

七哀詩

有客有客何纍纍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茅屋終
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里羽翮鍛盡孤飛遲嗚呼
我生兮亂中遘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曾累世皆簪纓歲維丁卯兮吾以生
於赫當代何休明讀書願繼祖父聲白頭今日俱無成我
思永訣非沽名生死逆順由中情神之聽之和且平嗚呼
祖考俯鑒假籩豆失薦我之責
我母我母何不很腹我鞠我從辛勤母氏淑善宜壽考兒
不良兮負母身有維新兮酒既酌我母式享母悲辛嗚呼

母兮母兮遂適相會黄泉在今夕
我師我師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不周四睾盥叨感師德兮
年苟活貽師羞洒泚陳兮師糞止一觴我奠涕四流嗚呼
我師兮毋我惡舍生取義未爲暴
我友我友全公海公愛我愛我兮人誰與同惟公高節兮
寰宇其空百戰一死兮偉哉英雄嗚呼我公我公兮斯酒
斯酌我寃我鬼兮惟公是託
我子我子嬌且癡去住存没兮寧莫汝知汝既死兮骨當
朽汝苟活兮終來歸嗚呼汝長兮毋我議父不慈兮時不
利
鳩兮鳩兮置汝已十年汝不遁兮汝心斯堅用汝今日兮
速朽兮肉速腐 右伯顏子中之傳與詩予因館於宗王
萬五溪先生之門五溪進賢人也得觀
國初進賢諸公私抄詩文讀至子中傳慨元史既未載也而
此或又失千古無聞矣遂録於稿嗚呼讀子中七哀詩寃
不酸鼻惜其暫有曰前之不死銓選無枉稷寄也嗚呼太
學生亦死之也以此度子中是不知子中者遂爲畧改數
句以明子中之心而傳之者亦除丁之翰嗚呼無之翰爲
文以傳天下不知如子中者幾矣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生物

萬物之生本乎天故動植之物其體皆圓土石之成形也
具乎地故多方此地之骨肉也

文景詔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槪文帝之世三十六詔景
帝之世二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恤者三之一焉
則其史稱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醫書不能補

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矣予嘗惜
其當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再具之體用俱全是書真不可
及也圖繪寶鑑但紀歴代善畫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長
師某人已矣予以爲再添言所以方盡其意如若源則日
山是麻皮皴水是索水松是爪離之類言馬遠則日山是
大斧劈斫丁頭鼠尾松是車輪蝴蝶水是鬪水則二人之
規矩已寓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亦易矣雖欲補之必得
自擅其術識多識多方可也予嘗以畫語姑蘇周臣馮表
以醫語吾杭孫銚吾姪惜其相與嘆息而已噫

書畫難易

予嘗問能書之人真草孰難咸以正書難也盖以真難工

工草可班鍾耳後讀史方知果然又稱張長史始同顏魯
公學正書張知不及稍遂去而學草此可知矣又嘗問友
人遊楚學仕書與畫孰難况曰畫易予曰何以見之彼以
一筆使學某則看者亦知是某書也若雖學某書者亦可
知以某書耶予戲曰可以教矣畫記載吳道子學書於
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遂深造妙處此又知難易之分
也

異情

唐玄宗於兄弟而友愛同於一帳則未聞孝養者何也華
歆與管寧邴原相友之厚者則其志趣必一也何善惡之
不倫子路剛強猶了暇以色悅人者同為婿友不知何以

相處

虎倀亡

人為虎食魂從於虎字書謂之虎倀亡解凡虎之出入則
引導以避其危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餃衣鞋於前以為使
之少滞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為虎發機徒費獵心也
及虎為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在昔夜叫擲以為無復望
虎食人矣若為其復讐然予將信將疑昨見說郛所收東
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倀哉果死不
認虎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又為虎之
役苹而虎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不自敦耶嗚呼小
人竭財術許以附權貴為之鷹犬以倚指揮卸乃張皇聲
勢殘人害物一旦氷山既崩愴悍莫措無復有望又悄其
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倀亡歟豈非虎之倀亡歟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喫之必茂經羊喫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
羊食如燒意以二物皆畜類而草食者也何相反之如是
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倉而龐厚有春生之象
焉聞死而觳觫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
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為見死而無懼亦喜殺之性也
二物禀性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異是性故草木之茂枯
者生殺之氣致然耳贅此以伺博物君子

家野禽

凡家禽雞鴨之類不能飛野禽即能飛者家禽雌抱伏而
雄不抱伏得陰氣之多故凝滞而不飛野禽雌雄皆抱伏
故飛

食鹹加渴食酸止渴

渴者緣心火熾而腎水涸也腎氣盛而心氣平則不渴矣
食鹹則加渴者鹹走腎而瀉腎瀉腎則水愈涸况鹹能補
心補心則火愈熾故加渴也食酸則止渴者酸走肝而瀉
肝瀉肝則火不熾况酸能益肺益肺則水自生故止渴也

利

古人以誠意正心視人今人視人於利上明白者可謂君子
於子皆見数友利心一發則雖父子兄弟素厚朋友即反

心而不顧嗚呼哀哉末世何人心之不古耶

刺紙

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录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而書柬摺拍亦不過一二寸耳今之用紙非表白录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濶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為之不敬嗚呼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厘之價可謂暴殄天物者亦極矣資暇集中以唇門狀競用奢紙嘆其巧諂而謂禰正平生於今日如何予以使李濟翁生於今日不知又如何詆辯也

將術

為將者多不善終雖岳武穆亦然天道好生誠生罪也術數之高者終罔得吉故京房郭璞不得其死泄其化機神不容也

永樂大典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成一書名曰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嘗見於蹕紺黄中然亦不敘中之事實徒見望洋之嘆而已嗚呼御覧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氣類相感

予嘗見屠兒殺豬者眼似豬割羊者眼似羊以其日夕與同此物氣類視感所至也故嬰兒尤類乳毋面貌可知矣

後漢書載挹婁國人冗君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塗膏於身以禦風雨此人之所以似獸也

文思神助

吾毋少未讀書頗信佛法歸吾父時見同類誦觀音經心甚愛之然以不識字為恨心恒欲念之每一番葉徒聞而退一夕夢金衣大僧合掌何曰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舉此二句數次覺時似有得焉明發君視此經不復錯誤隨口如注矣自是書亦同通人盡異之予則以為心久誠則慧生況朝夕心思所繫不懈之明胡非為之助也但二句固即本經而其義又似釋氏禪教此亦不可知耳果真有所謂佛耶

李易安

趙明誠字德甫清獻公中子也著金石録一千卷其妻李易安又文婦中傑出者亦能傳古籀奇文詞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諸書皆曰與夫同志故相親相愛之極予觀其敘金石録後誠然也但不知胡為有再醮張汝舟一事嗚呼去蔡琰幾何哉此色之移人雖中郎不免

鄧攸弃子全姪

弃子全姪中興書以其子至恭追及攸復繫子於樹而去子姪皆幼勢難兩全故弃子而全姪今既追及則不惟可與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劉須溪以為無是事此書談全姪而甚之之辭當也然考之本傳及當時之人之言此

測又實有是情嗚呼可與同行而又繫之樹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無兒何天道無知我憶晉之好名至此極矣

生死兩異

淮南子載齊人乘舟遇風波而恐死不暇又之自投水中東晉時太白犯少微處士戴逵憂其必當後隱者謝敷齊予以齊人非不貪生也畏死而反忘其生逵非不畏死也以理之必至於死一可謂求生不生一可謂求死不死又況人鄭玉字子美順帝召為翰林待制辭而不仕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者耶遂縊而死方回字萬里仕宋為嚴州守宋末降元為總管皆歙人也予以鄭既不受元爵正當仕我朝却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甘心仕虜此可謂當死不死

趙元隆

趙元隆仕元為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聞於時吳元年　王師闢末永守鄧姓者自盡先三月闢桂元隆謂平章曰公宜與城存亡吾昔與鄧公同事良苟知遇今不死期効寸尺之功六月　王師入西門元隆守伏波闢城破引刀自盡事定男宗獄收遺骨歸劉三吾有詩弔云白頭從事紫微垣一死能令我道完赴水何慚汨羅叟裂尸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誰使甄使諸將吏皆能為國報君恩今元史未收予聞知桂人者

思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為吾鄉府尹陳彥成撰思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情但亦未深考於書也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為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孫不思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塚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況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今為錄其文弁少辯之使士人知有所歸也記曰夫禮也者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而為之節文儀則者也然時有不同或制有未備故三王不相襲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議禮者此其的歟墓而藏廟而祭者周禮也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也漢之時乃有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先儒因其不見於三代而以為非禮不能無惑焉且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孰有而孰無也且人子之於親食焉則若見於羹入其門則若見其坐於復視其杯棬而不能舉視其琴瑟書冊而不相越矧於體魄之所在而可恝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且古之祭者廟以

貌之尸以象之祼將以求之陰薰蕭以求之陽其禮嚴以周家具而人行之今之祭能然否乎然墓之祭亦三代之所當益而後世之所不可損者其不可拂人情而廢不行也明矣記成陳乃買鴻臚少卿唐泰碑於其子將磨去其文而刻此記有某進士見之以手撫碑曰其薄若此耶若再磨則不堪矣陳聞而止之買他石以刻焉此人亦善諷諫者歟

往來書劄式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非實議定凡致書於尊者云端肅奉書荅則端肅奉復平交者則曰奉書奉復上之與下則曰書寄書荅嗚呼今上之與下大字如批判狀下之事上豈特再拜而已哉

酒

酴酒毋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重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醝曰醙白酒也曰醲曰醞造酒也買之曰沽賣肆曰爐釀之再亦曰酘灑酒曰釃酒之清曰醥厚曰醹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釂使酒曰酗甚亂曰醟飲而[illegible]亦曰酖病酒曰酲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醧酌而醉曰醺出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酺不醉而怒曰醟

拜

拜之議多矣諸書辯取不同今揭其人所常行易曉者以示吾子孫乎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平如衡也即今揖非下衡曰稽首即今之躬身至地頓首者頭叩地也稽顙者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頭至地之久也雅拜者先下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褒音報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古人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人之拜以為始於武后不見出處惟史記後周天元令命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地拜非始於唐也

祀武穆不當

宋太學即今之按察司武穆王宅亦其地也故銀瓶之井存焉而太學宋時上地即以穆王主之度宗朝狀元陳文龍初入太學時夢土神請交代至德祐末神乃遺書請代已而文龍為北兵縛至杭而卒夫宋末亡時岳已早去而不奉其正朔今北司左街之廟循將伯顏與岳王同祀一祠岳豈甚與讎人共哉累欲舉於當道不果今識於此後有識者必更焉

相反皆善

孔子不飲盜泉而吳隱之飲貪泉李廣不擊刀斗而程不識擊刀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蓋伯夷之非其君不仕伊尹之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人品之何如耳

宋南北使臣禮

嘗録得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於番拱殿賜金帶一條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銀沙鑼五十兩各色綾絹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四日浙江亭觀潮宴五日玉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 朝大使寄賜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遇
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舉盃起至終席共四十三盞酒每一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百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忘其書昨見松漠記聞則曰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麪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麪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麪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麪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二量罐羊肉二斤麪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不知當時何無忿媿之心求其事勢想不得不然也不知財就竭而國就戚以然若矣寧不卧薪嘗膽日思所以報雪乎却乃君臣安安於湖山哀哉予故録出不特使知當時南北相待禮耳

生死一定

死生一定當死雖神醫亦治否則錯治亦無事也國初蘇人葛乾孫文武雙全以至陰陽律數醫藥靡不精究治人不特用藥喜怒頻挫皆能愈疾蓋術至神巧矣一日曰今年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然必在秋後後因挽弓而致死血過日病作亟命子煎大黄四兩子以太多減半且加別藥飲之不下而添病知之曰亦無傷我當明年死已而果然吾姪慶亦善醫嘗告予曰不知孰先死予以予較我年小無病又能導引服食又何以此問耶一日出治人在轎偶眇曰予病矣回當服藥至家不一時而卒豈非命乎故聖賢亦無上壽

元祐黨碑

廣西融州真仙岩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
本朝胡文穆公為廣僉事時碎之此文穆自載於巳集諒不誣也何德祐航海時畀此物以行當時更無一人止之者宋所以亡也

自作挽詞

夫至死之際而猶能自作挽詞亦偉矣若淵明之歌詞三章了達此理不待言也秦少游雖多哀怨愴楚之情然其實踐不得不然故東坡亦謂其能齊生死了物我耳漁隱叢話以坡言為過惟淵明可當殊不思陶在放達之時秦當逐迫之日言安能不爾邪予故嘗以吳潜謫循州臨終自挽之詞哀尤過秦亦可謂達但視其能指辭說理不甘

能則過人遠矣使泰吳當官之日亦能如陶辭爵隱去則
臨終之辭亦必有可觀者

稗子

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為實非名曰
敗子殊不知乃是稗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實積經說
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

史陳脫王失傳

宣德二年交趾復叛九月
朝廷遣安遠侯柳升等伐之選其才且賢者文臣禮部儀制
郎中豐城史安祠祭主事錢塘陳鏞等二十餘人同行後
升等敗死寇呼官軍降即不殺而史陳二公曰見危授命
遂死十月十八日也後交趾守帥以死節者奏聞
朝廷皆褒贈而史陳守帥不知未聞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
而有司以無官狀不可質竟泯滅其節詳見[illegible][illegible]又正統十
四年秋處州賊人葉宗流哨聚馮公嶺漸侵府縣浙江都
指揮脫綱按察司僉事王晟往征之俱死節焉處人至今
言其戰勝而勇死之狀者天下未知也景泰中給事中
葉盛御史林廷舉奏立祠以祀之不果行亦至泯沒嗚呼
使四公之子孫有高官大爵者吾知其葉林之奏必行而
楊東里之文為證矣噫人心果無忠孝者耶果專於勢利
也耶此特予所知者耳天下[illegible]爵享大名者亦又不知
其幾耶

七修類藁卷十七終

七修類藁卷之十八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樊樓

宋汴亂遁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死
方孝孺不肯草靖難之詔次召侍讀樓璉璉入草受命
遂惡自縊死此蓋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此固過其
不忠者較之段方二公不有間乎盖筆已屈矣

祭物

古人祭祀物薄而意誠獨取其馨香時鮮之味以薦之焉
故九歌以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
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而已漢以來則有斗酒隻鷄之
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二文因紀於左以見時之不同
也黍曰薌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粱曰薌萁牛曰[illegible]羊
曰柔毛豕曰剛鬣兔曰明視豚曰腯肥犬曰羹獻雉曰疏
趾雞曰翰音鵝曰舒鴈脯曰尹祭鮮魚曰脡祭槀魚曰商
祭

起復

喪制未終　朝廷奪情起復勉其任用故曰起復今乃禁
以服闋為起復悞矣

降賊加官

有閩賊廖恩降後官為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無公私

過犯時以為笑子卽實為士羞也後又海寇鄭廣朝命宮
知福之延祥兵嘗為群僚所輕廣故作詩有曰衆官做官
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之句事載小說傳之至今夫宋
固仁厚流為姑息此不競於敵而為賊侮之事也本
朝賊降必誅此　唐宋之所以不及也雖然今之士夫無公
私之犯而不愧鄭廣者又幾人哉

太宗二箭

聞見雜錄載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
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來則飲上遂命
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之如故又鐵圍山叢談載
花蕊夫人入宮幸之晉王諫而未黜一日與宋祖獵於苑
中亦射殺之二事皆宋人所書諒不誣也夫太宗固為社
稷是矣而難於太祖受諫如此割愛忍情曉人當如是耶
傳位必遵杜后之言太祖之心何心哉晉王之傳又可寧
也哉必竟晉王死於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攻乎異端

荷亭辯論侍御盧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
辭則廢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擊去異
端斯害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兒編內有此說其解尤明
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示由也已之已已止也亟
謂簡而明也

回回教

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為大食一統志以為默德那國儀
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
中國乃隋唐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
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或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
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
貧者多莫尚義他人不問矣彼於同郡人貧月有給養之
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
薄埜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為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
下不論也嘗讀汲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
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
風其高又如此

荀奕褚淵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撻之於市矣況能為人而斥耶漢荀
奕自作女誠而欲女之再醮意其必知女之不能節也女
卒自縊以全婦道姊烈豈知子莫如父哉宋褚淵手韻謂
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炤炫之非而子賁不仕
淵豈不知忠義者哉利祿之心勝也嗚呼色與位人之所
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
同固如此矣弟奕淵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耶

東明木綿庵

賈似道齋僧而得木綿庵三字蔡京遇毛女而得東明二
字豈知皆就死之所嗚呼異人能變其志可也明白告其

死虔或動心焉耳否則安用其報哉是知天之生奸國
大数之不可移也

糖人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也今以糖成男女
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

名物不當竊取

文人墨士每欲鐫名於山水秀處固情也至有剗人之名
而鐫己者則可惡也若閩人某去唐磨崖碑刻而自書忠
孝廉節殊不知後世不見古刻是欲彰名而反得罪名也
又有見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某洞白石觀音為某
取者是也殊又不知在山林則為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則
為私物而易毀醒酒石今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
終南山小白石之詩而不名者何其高耶（事見文類）

杜買死牛酒

杜子美死牛炙白酒（見正史傳）買錫死牛肉酒（見唐詩紀事）嗚呼二
公食無珍蓋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書契

世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古也如
朝廷之有符信然而有義存焉耳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
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義也據此則與
左為受物右為獻物者之取矣嗚呼一事之微古亦有整
正之義乎

財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虜
之幣郊廟耶有群臣之賜冗其國乏而民窮也今讀密筆
錄參袁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
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間千金之家不過一
二是皆無儲粮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
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韓
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粮平涼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尚
衣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之進
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
財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尚有廉者若夫今日
費出無度聞之寒心當國者宜思何以啓沃

燒金

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
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
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求德送之求樂法生曰君當大
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為忤也下蔡淮民中有
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
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為此又龍川略志載子瞻從歐陽
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
之將不能為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為正當傳也是時陳希
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

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罪方不能不為耳貧道嘗以方授與
輕有為之耶死者有遺表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慎勿
以授人如陳州者也後偶與陳希亮（[illegible]）語及此僧所
以陳固求予瞻授之悔曰其不惜方惜負此僧未幾陳以
贓敗夫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黃州陳子慥在黃
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
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死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其弟
為人煆銀以給食日亦未足也不數年豈有室廬妻奴設
肆鋪兄俱於肆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
來有顯者遇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煆工以遮人
耳目予且信且疑無何　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
携一書告予曰吾兒得此足衣食今獻之於翁少丐錢數
可乎予因益信張永德陳仲亮之事召[illegible]語之姪
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為今亦同乘世矣嗚呼晏子有言
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永德得方未必不沒官也而東坡
遭謗遷謫岌岌窮途而病死者亦或曾試此耶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
通餓死中書舍人盧載為誄文曰誰為府君犬必唶肉誰
為府君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餓死空谷丁用晦載之於芝
田錄以為美事予意盧子不當以二畜比之正史傳中之
驕何其優耶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聞退居安陸此

又不知何從來

奇物不可守

書畫古玩自有圖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
譜畫譜博古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百
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
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為
子孫可常守也

大常黃冠

嘗讀周禮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皆明德新
民之士聖賢之徒也所以肅虔百職感格上帝妥侑神人
者在是豈惟集事完禮文而已哉今樂既作於神樂觀之
徒而贊相行禮者又皆大常之黃冠（[illegible]）天朝大禮
大樂付於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安可以格耶

岳劉之對

宋張浚問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
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
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眾浚曰
楊沂中張俊何如飛曰張宣撫飛舊帥也暴而寡謀沂中
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
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愚豈以得軍為念哉我
太祖嘗欲用楊憲為相以問劉基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宰
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今憲不然寧不

敗乎
帝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又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
帝曰吾之相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如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為之且孤大恩夫謀事於人正欲人之有言也今不惟言之不從而反憎疾焉後雖事驗而武毅誠意先已為之解官矣豈魏公不曰忠而
太祖不英明耶問之屢而無一是焉則問者自以為愧而直言之難受不覺其忤也已嗚呼古人尚直問且不能受言使無從而直言安望其以理之是非而足憑耶予於二事信古直道難容於世

文子異性

呂晉讀朱子語録中載東坡之子過范淳夫之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為服予某人而袁經往之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予思本朝兵部尚書茹瑺衡州衡山人也
太宗入靖内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鑑襲爵鑑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龍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璧蘇范可謂見孝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分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此見其忠義廉恥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樂奏天人樂器起止

由冬而春陽之所由生陽生而後有天故冬至祀天神祀天神而用黃鍾九變之樂蓋天為陽之尊黃鍾九寸九為陽之極故黃鍾子月之律也人死魂歸於土四時祀人鬼而用太簇八變之樂者蓋人生於寅太簇寅月之律又寅五之位爲土始終於此奏之則魂與音發動故降也又樂之降神者蓋紫微垣在子而角應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宮微應之天市垣在辰而羽應之故奏數音之氣發動於三垣冝乎天神之降也柷敔為樂之起止者柷之形仰而象東震發宣之義襄為雷雷主聲所以起樂也敔之形為虎而伏虎為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兮伏而無聲若陽氣之收斂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金石為樂之始終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不假人為故所以為樂之始終條理耳

七七義

世以死者七日為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禳此固妄誕之論然傳襲之來既久遠邇相同亦必有故問其人不知也常思以為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通後讀論衡訂鬼篇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予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尅之理如木日鬼金為之殺金日鬼非火為之殺乎推之七七之說亦是此理以其相尅之期故為之禳解遂延僧[illegible]

誕之說也然亦未知王論何從生乎推之者何如姑識之以俟明理君子

門生弟子

說傳業者為弟子弟子從傳於人為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為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韓項亮懿

伊川先生曰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乎以楚圍漢於彭城漢追羽垓下信常在之也或以誑之或以待之信不能獨當一面如雲長之取顏良是可知矣觀羽初敗秦兵而諸侯不敢仰視其勇可知矣信豈羽之敵哉若論智謀羽或不如信也懿拒亮於此抑按兵不敢動後至鹵城寧冀獨唯笑一交兵間則又喪其將軍張郃觀其受巾幗之辱嘆孔明為奇才懿豈亮之敵邪此又智勇俱不如者意若四人者豈必待其親相交戰而後知其高下哉即此已可觀矣至如孟氏荘子二人俱常遊於齊也胡乃不相遇而一辨以觀其勝負一則以實而實天下之虛一則以虛而虛天下之實是亦可惜也歟

焚執敬

焚公執敬字時中衙鄆其號世為鄆人至正間為浙江參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台徽犯浙西公宿衛於省省吏次第引去公獨披甲上馬率衛兵不百急出與賊戰從者士之公曰吾守封疆去之非義也至省口遇逆將以孤兵且散控馬首迎公怒以刀斫其人遂罵逆賊於天水橋巷戰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公死二月姚園寺僧雪率抗公立祠於天水院歲時祭焉楊鐵崖時為文紀之又嘗見公觀潮詩於雜錄中詩云炯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爽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然其詩雖未工而公平生之志亦可見矣然公死節史以録之但不如此之悉

聖不可知

士非天分之高則知識不遠非學問之功則義理不明大凡學藝初則勉強勉強則有迹人因得以及之也事熟則精精則巧巧則神若師曠之音輸子之工養由基之射皆熟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亦至精至熟神妙不測人豈可得而知哉此孟子曰聖人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唐也字盛於晉乃衰於晉也蓋以詩雖至唐而警技閭里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今執之舉業之文可謂盛矣然究其實則皆錄諸書藻麗之語貨近時之巧時文讀不過二三冊遂高舉而夸勝矣嗚呼此豈非其變耶而於古人讀經讀史之學何如哉雖然邵子天人之詩曰也由天道也由人意今辨此者亦氣運使之然也李[illegible]

涯又云文章固關氣運亦係習尚非人力所能挽回冀矣
言哉

說郛

陶南村作說郛百卷蓋倣曾慥之類說而為者然類說刪取精到而說郛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楊文貞公士奇尚不取其書史會要水東日記曰如見輟耕錄淫褻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郛不獨淫褻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為巳作是其不也孫大雅謂書木葉而成者偽言也似書史為至當者

玄武后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見太史奏女主當昌民間祕記又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有天下太宗因疑左武將軍李君羨誅之李淳風又奏臣仰觀天文察其人已在宮中如是之明白矣至永徽五年拜武昭儀明年欲立為后意時才去先朝方十餘年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雖皆極口切諫何無一言及占傳之事并先帝欲誅之意邪以為先時朝廷閉不宣泄則民間又傳有祕記而無忌等又國之元老豈其不知者矣以為當時不可顯白則未立之時正可以是證之也諸公無一言之及此然后知為唐室之數也

七修類藁十八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十九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改元

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始於文帝後元年不知後元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年方為有號之初而劉氏據封禪書得鼎改元辯以年號之起實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據元封改元始有明詔為證而夾漈鄭氏亦以為是予以既為元封改元始有明詔則當以元封為始又何為年號之起實在元鼎然則元狩因獲白麟而稱元光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詔偶爾因是年巡遊封禪之後大頒天下故曰以十月為元封不當據此即以為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後如文稱後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禪後又加中元二字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為改元明繫以中元另起錯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年封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天下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尚冠建武於首可知此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為有理但遇事遇瑞遂屢易之豈如本朝高出上古

湯泉

湯泉在處有之惟溫熱不同皆有硫黃之氣書載驪山[illegible]山者無腥焉人皆祖博物志凡水出石硫黃者溫乎考諸草石硫黃出東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礬石液也然則於地之泉何所係耶而湯泉之地又出於三山之外也就而言之乎又親見巢縣湯泉與河流止隔尺許豈石黃所流之水氣不通於彼歟唐子西以謂自是水性一種如人吹氣則寒呵氣則熱乎意人氣之有溫涼如天之氣然也豈人之津液亦有寒熱者耶不可臆論明矣吾聞耿仲南黟山山郡黃香溪泉記有曰泉蓋硃砂所發好事者汲以澄砂入藥苕溪漁隱亦曰黃山是朱砂泉春時色紅以此復思本草有土硫黃出溪澗中多腥臭在處有之然則泉既有腥安知澄之無黃也隔咫尺而寒熱所分者此地脉所來之源不同其溫熱相去者黃之於地有多寡而源之來也有遠近耳以此論之蘇子詩謂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豈非因一石字及有無腥者咸之歟若驪山之無腥者李賀詩云華清宮中礜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此又源之出於礜也又聞出硫黃之地泉亦不熱此則氣既泄之於外而地脉又或不通於泉也若謂諸泉可以洗人瘡疥益人顏色以昔人詩有誰知馬上勝金客洗去塵顏換玉顏之說又謂始皇被神女唾生瘡入湯立愈殊不知詩一乃好事者之為而始皇事實妄誕而本草溫湯之下又不一收也吾嘗親浴溫泉翼日瘡發於背故本草以諸風疾在皮膚者可浴浴訖當大虛憊宜即補養餘則不可輕入諸瘡非瘋也近時燕泉何先生又以神女之事出於本草今併書之

淡菜

杭人食蚌肉爲之食淡菜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爲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呂黎集載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不能通後見黃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蜑戶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嘗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後讀輟耕録益知又有烏蜑戶則孔奏之字亦訛書者乎若改爲啖食之啖則又爲嫩金綫東者乎

老泉爲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葉少蘊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翁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寮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若蘇同時當不謬也

名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且疑之後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始知馬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援也若三國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衆也彼知徐穉子下陳蕃之榻而周璆亦下陳蕃之榻稚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璆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而一事世止知徐稚也又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乃張良從之游者事見劉向之說死晉黃初平叱石者因易姓爲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松觀乃其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羅浮山成仙晉咸和時人葛璝一名仙翁亦煉丹而成仙者梁大同時人今人即以葛洪爲仙翁也又漢明帝時葉令王喬乃飛舄者也周時王子喬吹笙者也神仙傳曰局人王喬食肉芝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緱氏仙人庵王僑犍爲武陽人亦四人同名而非仙世止知葉令王喬因註之

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云顧況在洛乘閒與三詩友遊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亦題葉放於上流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友議云明皇時號國寵媺宮女咸怨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耶前四句無後復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箱及宣宗省放宮人而盧娶其一宮人覩紅葉吁嗟曰當時偶題不意郎君收藏遂爲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御溝紅葉題詩曰與編溪同玉溪編事云侯繼圖秋日登大慈寺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談藪以爲雖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自異耳尋逐事細考蓋此必二事也雲溪友議第十一段即本事詩之紀也名既同矣雖有舊寵新恩二句韻脚又是焉知記者非忘之而自補之耶若李茵者即盧渥之事此北夢瑣言之差記而事故畧爲不然何其詩之同邪侯繼圖詩既不同於二人事亦大異豈可曰題葉而即以爲一事目之也況雲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邪但後之小說流紅記又訛而爲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則可笑

蝦蟆類毛穎

韓昌黎答柳柳州食蝦蟆詩大類毛穎傳其曰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鳥年執強執敗抗此尤其似者也吳人多嗜食之至春時鼓吹滿野無賴男子取以爲生而

僧亦不應此詩末云而君復何爲耳食此豢豹是好此味
者不獨吳人然也

巾箱板

今人以小板書冊爲巾箱板以其可置於巾箱也不知起
於南齊衡陽王鈞

適怨清和

李商隱錦瑟詩中二聯蘇子謂藏適怨清和四字嘗以此
以告歐陽也後人不知遂以蘇公自得之見然古今樂志
曰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之音

南濠詩紀

姑蘇少卿都南濠穆傳學好古著述滿家一時人物淵源
及也文政中有記宋思陵寢論一條慨以王倫爲至文正
公旦之第也一時不思文正乃真宗時相年齒之遠豈至
高宗時耶此白璧微瑕於予有忘年之愛故爲正救之忠臣
耳

大夫松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其樹爲五大夫
後人不解謂松封大夫者五株且唐陸贄作禁中松詩云
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
五松不見見輿薪遂漫延而不可辨矣有辨之者尚未明
白獨墅谷雜記引如曾參賜爵七大夫遂五大夫是也餘
其快哉予又思今上虞有五大夫里必當時有此一等之
爵者居焉

歷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羑里周曰圜土曰稽留
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蹄
室從行晉曰黃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囊扉圜牆

澄心堂紙

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之而
言之得如此真也但在宋時亦罕覩劉貢父詩云當時百
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
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厚耳及宋板所搨法
帖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此世以此紙爲宋物殊不知
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之誥金陵燕居之名[illegible]
矣宋時即誤以爲知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發原以爲後
主所造皆非也故后山叢談辨之今徽州志又以爲出於
彼地與李廷圭墨爲二絕則誤之尤甚矣諒后山宋人且
嘗見之辯爲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出處

僧寺觀

漢明帝聞西天竺國有號爲僧者知往過未來之事遣蔡
愔等訪之愔見摩騰乃要歸漢後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
則中國漸有僧也至於五胡石符之世則又大濫矣然摩
騰初來舍於鴻臚寺蓋待納四夷賓客之館故寺名也[illegible]
一者即是也白馬馱經並藏於是後明帝於東都城門外立

立精舍以處摩騰與經遂名曰白馬寺此僧寺之所由始若夫止以寺名非可專於佛也紫參得石林燕語以白馬寺即漢鴻臚寺舘但改鴻臚爲白馬耳故後世浮屠之居曰寺此非也常堂漢朝吏不能朔一佛寺而即以待納四夷之舘爲之耶又觀之名有三一曰藏書所漢巢觀是也一曰遊觀處謝玄暉賦屬王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傳置元始眞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觀始然亦非專於老也至宋徽宗專尚老氏宣和元年因降手詔盡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曰觀改僧曰德士改尼曰女德又盡廢鐃鈸之類納之官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重名美婦

漢有飛燕唐寶曆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與張浩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真真韓真卿通者謝真真山谷贈詩者黃盼盼建封娶者關盼盼

錦瑟無端五十弦

錦瑟詩玉溪生作也續筆解云說者以錦瑟爲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然既舉其名而復引諸書明箜篌之義似將以箜篌爲錦瑟也且言起於漢武後雖能引史記封禪書之說亦不能引世本五十弦起於伏羲知所而不知首可哂也況五十弦之義亦無所解按琴瑟中論曰朱襄氏使士達制爲五弦之瑟故瞽判爲十五弦舜益之爲二十三又有二十七之說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弦十五弦小瑟也二十五弦小瑟也五十弦大瑟也彼謂二十三二十七者然三於五聲[illegible]不足七於五聲爲有餘豈非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耶觀此則弦之多寡有自矣若錦瑟云者即大瑟之謂也故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弦五十但無端二字似乎不通俟知詩者詳焉

箜篌

箜篌本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故名之也後出桑間濮上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樂爲鄭衛焉故釋名曰靡靡之樂樂府錄亦曰空侯乃鄭衛之音也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謂爲箜篌是也[illegible]碭以漢武令樂人侯暉一曰侯調所作以祠太乙杜佑因曰因樂人之姓非師延所作非也蓋春秋時已有之矣其形似瑟而小其弦有七用木撥彈之[illegible]近楊狀元愼得其器於蜀左史李芝山[illegible]云侯暉損瑟之二弦加箏之九弦爲二十三弦其音多壁其聲多靡又曰至宋大晟樂改爲十四弦引李知幾之詩爲證此必然也嗚呼其器久無其音絕傳今有之惜未見耳予又考古辭公無渡河隋皆昔盛多彈此器唐李憑以爲妙手故楊詩云本是空侯樂今爲蜀國弦新聲晉師曠舊譜李憑傳

伯夷叔齊

嘗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

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謚也胡明仲以爲彼以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爲之謚哉如伯達仲忽名也已予以既爲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或者死後人謚之亦可謚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安心好靜曰夷庶可加也惜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后又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韓詩外傳氏春秋同

名諱壽堂

生稱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亭堂等記則曰公名某作誌名神道碑則曰公諱某今人不察於是凡遇人則請問曰尊諱否人者曰諱某又稱人之母曰壽堂以謂崇敬殊不知丘墓祭祀之處乃壽堂也按陸士衡挽歌云壽堂延魑魅註曰壽堂祭祀處也言既死於祭祀之處御相處魑魅耳林逋有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知矣今皆背義而言可發一笑

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爲孔子書學古編以爲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顯見其謬蓋漢器蜀郡洗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歐陽公金石錄又以爲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復引張從申疑記云舊石堙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榻以傳是開元以前已有本矣予按歐陽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以欺世此泰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君子此可證爲古有據此則夫子行敎古可信之言又是也但陶集無此讚 戴甄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言司馬喜相末其一在越斷髮爲王騎其一爲漢平津侯其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一傳

蒙茶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蘚謂之蒙茶士大夫珍貴而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又乏香氣而茶經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即古蒙山郡[illegible]其圖經云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勝覽一統志土産俱載蒙頂茶晁氏客話亦言雅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琴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眞文彥博有謝人惠蒙頂茶謝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吳中從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顛多秀嶺惡草不生生淑茗今少有者蓋地既遠而蒙山有五峯最高曰上清方產此茶且常有瑞雲影相現多虎豹龍蛇人亦

窄到故也但茶經品之於次若山東之蒙山乃論語所謂東蒙主耳

公昉

程濟之事已載於奇謔類矣乃朝邑志之言予以志或紀惟近時之事可妄傳耶况以華陰遺事中相同亦見後漢公昉碑亦曰公昉遇真人服神藥後移意萬里即到又知鳥獸語則知程事不誣且漢人刻之金石惟恐後人之不信也然其得神藥亦能如此是不假修為而亦数也夫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遂曰嚴光其墓其灘[illegible]以嚴稱循習之訛也因

笑也宋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為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為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奈無此詩之明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為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之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奈何吳人稱胥為蘇訛孤為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為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為蘇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胥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干將墓故名吳人稱將為匠今改別名矣

神燈

草木千載聖燈[illegible]天下山之大處往往有之故数峨眉衡山匡廬等處謂山之精英之氣發之為光恠耳予意此固理也故傳有聖燈皆之名然時有神祠之地每每人亦多見何也盖兵死之人牛馬之血皆足為燐豈有生也有來而死也有為者英靈之氣又不可成光焰耶但彼之聖燈為常十之九也此燈為變十之一耳

黃堂五馬

孫觀又續曰蘇郡太守之堂數因失火以雌黃塗而禳之故曰黃堂後天下盡稱之非也天子之居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曰黃扉太守曰黃堂[illegible]遁齋閑覽云漢時

朝臣出為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觀李盖漢制公卿皆駟馬故也若曰比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稱五馬非矣

龍

易乾卦六爻皆取龍為象盖陽物也埤雅云龍卵生陽物也具九九之數戴禮說文皆以龍為鱗虫之長古今所言不過如此昨見伊川語錄謂龍為陰物出則溫氣蒸欲成雲又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嚙人在金山者則傷人矣嘗有人穿地得卵寄於金山寺中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又曰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愚意龍為神物變化不測如筆談所紀彭蠡一事甚明恐茅山所有即古人之豢龍非真龍也乃其形

相似者若以為險物恐必不然不知何據也曰獸類曰胎生證之諸書不同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為某為某此亦獸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至於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之物陶隱居自以親見形體俱有此又或有胎生者也不然大儒誤之耶抑傳寫者誤之耶錄俟博物君子

蠶

皇圖要記曰伏羲化蚕為絲又黃帝四妃西陵氏始養蚕為絲而干寶搜神記以為古有遠征者女思父語所養之馬曰若得父歸吾將嫁汝後馬迎父歸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庭中忽卷女飛去下於桑間化蠶故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也予意化蚕之說始唐而西陵氏養蚕者為是但世遠不可稽也若干寶所記但因馬頭娘一事遂駕空而神其說所謂馬頭娘者本荀子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一句又荀子嘗為蘭陵王或世訛而為馬明王也此干寶乘異皆因言以成[illegible]耳但蚕乃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蚕恐傷馬也白彊蚕[illegible]馬為馬即不食可見矣欲祀其神古者后妃享先蚕先[illegible]天駟也非馬之精而何漢舊儀又曰蚕神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據此則始於西陵氏可知故世以蚕為婦人之業也

七修類藁十九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話類

陶詩紀甲子

[illegible]臣註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illegible]以為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內輒有恥事二姓而所作即題甲子以自異哉知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為晉實則非也故恭帝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貶後之詩亦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篡唐人亦遂以為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尚辯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即題甲子而不初元嘉之作如集中贈長沙公族祖王撫軍座中送客者反不題甲子何邪至於述酒篇內豫章抗

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涓抱中嘆平生去舊京正指宋追恭帝之義又何不題甲子邪蓋倘爾題之後人倘爾類之豈陶公之意邪因從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王昭君

昭君名嬙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漢元帝時呼韓來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年不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此前漢匈奴傳之言也西京雜紀乃云帝常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後匈奴求美人為閼氏上於是按圖以昭君行按前漢書作於班固雜紀乃葛稚川者也稚川自以雜記即劉歆之漢書而班固所取不盡二萬許言及小異者錄成此書餘則固已

全取為漢書矣觀此則非小異理當相同或班史不載可也今既載之當以班史為是蓋班則漢人而葛乃晉人也亦或傳寫之訛不可知惜其葛言一出而後世論者秖摭雜記之言而不知昭君之實也就如雜記所言又當時畫工人皆止知毛延壽一人而不知同時有劉向陳敞龔寬楊杜樊青等俱棄世此又樂府解題所載

换鵝經

羲之書經换鵝事張澂雲谷雜記辨之甚明但文多而難備錄蓋以羲之兩次事也今予畧其辨直著其義于左一書道德經是偶悅山陰道士之鵝求市不得因為之寫換也此出傳中所謂寫畢欣然籠鵝而歸一書黃庭經亦山陰道士好黃庭又知羲之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出張君房雲笈七籤）俱緣以寫經換鵝故後人指為一事辨之紛紛也獨李太白於右軍詩曰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又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秋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可知矣至若衍極之論固精恐仍不至如此悞也

兩氷清琴

氷清古琴有凡二處其一岳珂桯史所載為大曆三年三月三日雷氏斲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其一（周公瑾）雲烟過眼所載為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靖國修未知孰是

陽秋誤記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好處固多然以三國吳人曹弗興錯認為晉曹霸誤矣又謂高適作送人赴越上詩即用張翰蓴鱸故事被人議非其地辨曰漢地里志吳縣故今會稽殊不知高適既錯而陽秋之辨亦錯也蘇松常鎮四府本漢名為會稽郡非越之會稽也以為今之會稽可乎但春秋時因越併吳蘇松嘗一名為越矣然終不可易其名之越況在於唐特可用暫稱之名也乎高因古書中有會稽三吳之稱遂不考而用之葛又不特錯為之辨且又不知蘇松嘗稱越來如知之必以併越解之矣

針氊

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氊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氊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綸巾

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綸一曰關而不知其故也蓋倫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關皮日休有白綸巾下髮如絲之句有一本註作關想始於此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倫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關字義且關字仍註龍春切則依舊當為倫字矣其所以二收正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為可知矣

七丈佛

集異紀載隋開皇中并州釋子澄空鑄鉄佛高七十尺三鑄捨身而後成轉世為李嵩造平等閣以覆鐵佛以其異也嘗聞予友孫惟謙光云過真定見銅佛有高七丈者其寺名龍興按真定即古并州龍興寺一統志以為宋建閣名大悲寺意寺閣之名或後所易志言宋建亦恐訛也但佛之銅鐵何不同耶豈澄空自是一佛而鑄後復有所修耶

茶旗鎗

世傳芽茶有一横一竪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蓋以調茶之始生而嫩者為一鎗寖大而展為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蓋以初生如針而有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壓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歐陽公新茶詩曰鄙哉穀雨鎗與旗王荊公又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為旗鎗耳世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鎗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有別論亦未可知姑記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九成以為此言詩之斧鉞也予則以為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為疑塚者孔林

沈王二畫

弘治間長洲沈啓南周富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山石自坡脚直上脉絡形勢纍纍如疊成之狀而無活潤之態予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諤亦以畫名東南其畫樹多者爬搔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枝幹叢生疎密之意予謂之鍋焦片初學效之猶恐刻鵠畫虎然二子位處亦各得其一節也

嵇康

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於司馬昭欲助毋丘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羞也使必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阿瞞

人但知阿瞞爲曹操小字昨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內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攢耀日驚慎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爲兵死鬼矣又羯鼓録內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爲阿瞞始知阿瞞乃明皇小字與操同也雖古賢小字集中亦未收

雨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爲雨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則具二字其來尚矣

黃楊難長

諸木皆黃楊屬難長故諺有之曰三年長一寸雷驚縮一尺蓋寓言也埤雅云黃楊木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是但言俗說亦不經見然東坡詩云園中草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豈閏年之說自有所據耶

赤脚科頭

盧仝婢子赤脚想不避人韓昌黎寄詩曰一婢赤脚老無齒溫庭筠醉歌又曰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禿舂黃粱張長史慣科頭杜子美歌曰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李頎又贈曰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美人稱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故周人稱王姬伯姬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爲通稱以虞美人爲虞姬戚夫人爲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改正之不果予初讀之亦謂是也諦思真可爲燕語也夫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訛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

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人可乎

杭保叔烏龍

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遂名塔曰保叔今人以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訛傳又霏雪錄以爲保所塔不知何據黑龍潭在安樂坊天晴時水色碧綠將雨則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訛爲烏龍潭似二地矣前出誌書後出宋御史林釆文集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寧爲雞口莫爲牛後舊國策作雞尸牛從而注存中取之鮑彪校註則曰索稱牛後者盖故以[illegible]韓欲昭侯怒而從之耳愚謂口後音順當時鄙諺

如此亦非秦所故為也若果如國策則秦言合從者又言
牛從哉當以史記為是

格言

貴莫貴於為聖賢富莫富於畜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
莫賤於不知恥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
曰夭流芳百世曰壽右格言八句世皆不知誰為之者得
其一者或不知其二也前四句乃陸梭山之言後四句乃
方蛟峯續之者今併書之故尤不知為誰耳

方朔畫贊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顔真卿書也昔人論顔書惟
此與中興頌最為奇偉惜中興頌在歐陽公集古時已無

原刻今併補本亦鮮畫像贊雖流於世世多寶之自今觀
之字有大小模糊亦補本搨損者耳又其文與文選所載
有二字不同選本棄俗登仙碑曰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
碑曰神交于意木板易於翻刻因亦多訛石則堅久考訂
必正就使重刻亦不差也况木板石刻字之大小已殊而
訛之難易自別就文與交字固二義無異世與俗二字豈
可定哉當以碑為是

高氏書

歐陽文忠公金石錄曰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顯徳
凡千餘卷其名臣顯達下至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
八之書惟此高氏一人乎以歐陽好古不減老米而金
石錄亦可謂滄海遺珠也衛夫人王逸少之師學書者皆
知之但少碑刻布流於世歐陽之不收者何耶豈書法之
不足取耶否則如刀劒錄之鈇干將鏌鋣甚為缺典按高
氏唐參軍房璘之妻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
矩妻亦註于石

漢唐事訛

漢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載文帝遊上林問禽狩所
有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對於是進嗇夫為令令退為
嗇夫與今史文迥異又唐白敏中碑云會昌中德裕起捌
獄五宰相竄嶺外公承是一年究者皆復位與史云白因
李進復乃抵之善惡不同如此予以前當依碑蓋公事也
史或訛後當依史私碑也或有諛

碧落碑

絳州興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為碧落碑也
其篆李璘之以為陳惟王書李漢以為黄公譔書五經
以為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黄公譔為妣立石以表孝
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耶抑亦為孝子事耶
或為黄公訛也洛中紀異乃云文成有二道士來請刻之
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推而破戶惟見二白鴿飛去篆刻
死然今世未知其詳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
冰臥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噫此後世見其字之美疑而
神其說者歟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為信又

無毀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諸[illegible]
迺李陽冰之事也况陽冰豈忘善者哉就使誠有道士執
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鳥之妄元吾子行學
古編已辯爲陽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出陽冰之右子
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神氣今讀其字果於
難識聣獲楷書者一通乃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承
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難辯而後書耶今附録于左以
俟好古者得有以考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
哀子李訓誼譔諶銜恤在疚實惟孫所永言報德思缺一字
良因缺一字立大道天尊洎侍真像塑若稽古藐覯遂初冥
享真所得缺一字泯缺一字表於兆缺一字玄之又玄籍超言像之
域惟恍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峒缺一字順風勞乎靡素
汾陽御缺一字窅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韞也其寄於寥廓之
場焉至於玉笈寶微琅函岫秘方缺一字神關冢數靈遊倏
忽九陔尊飛廉而從敦圄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雲氣因
亦缺一字章逸軌聆鶴孤風淳化其瞭幽契無奕伏以先妣
含真載德克懋台華正位滿閫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乎
箴訓故紘綖得肅粢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閫以睦况倚缺一字
字分井之澤徙居側缺一字一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
凝神道域抗志淼源淡然儀山岑鴻寶之靈術缺一字一理叡
敎暢微言之盛範儒玄兼洞真俗兩該德冠邢儀孝[illegible]
則豈圖昊天缺二字積善無徵[illegible]

斷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謝天錫題楊妃病齒詩[illegible]
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靡
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略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
見録於詩話美則以爲點鐵化金刺則以爲蹈襲古詩附
會譏誚殊爲可厭予略録數首於右以見陶杜豈特待白
帝點化而應物天錫固鄙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爲詩曰未
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論人詩多往往爲
已得也若夫黄魯直黔南十絶則又不在此例故欲遂[illegible]
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敷衍山谷巧於剪裁是也
又范寥嘗在宜州問魯直曰君何累用白句魯直曰庭堅
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故阻雨衙山尉廳偶然遇
事信手書尔寥復以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點鐵化
金如此快耶夫衙山尉廳之詩固然而黔南十絶豈亦忘
之爲得也哉又黄公之可笑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存文以爲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不知
何時人也出雲谷雜記 夢粱録無刻本故亦不知作者乃錢塘
吳自牧作出南游記 吳元人也三十六般篆書金剛經乃宋
鑒隱寺僧寔庵道問集出長語 步游録則吳耐得翁撰
一春常費買花錢風入松之詞則宋于國寶作[illegible]
九倉子宣城人王士源作[illegible]天寶遺事琢州人王仁
裕作[illegible]史記稱褚先生若褚少孫也

左氏博議

東萊呂成公⟨[illegible]⟩娶後一月不出閨人謂其色荒也及出乃
成左氏博議一帙今之為師者皆以此警惰余則疑之蓋
一月三十日今博議不下八九十篇一日將幾篇耶况又
言精選則其他尚多古人雖力勤而亦恐不若是之奇也
後乃于金陵鬻書者得一全帙總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
前有自序謂為諸生課試之文而作紙板皆佳信舊書也
則知不傳已久宜乎人言若是

鴈塔題名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於上在
唐慈恩寺中無疑故杜老有登慈恩寺塔詩至於題名之
說一云唐韋肇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為故事一云張莒本
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
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桂籍堂擬唐慈恩之題
耳昨讀戴植鼠璞以謂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危
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於新進士也據此予
恐題名止於進士之說因宋擬唐題名慈恩之故後遂成
其訛耶不然戴植之說抑僞言耶

周破胡

毀即墨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出列女傳

七修類稾二十卷終

七修類稾卷之二十一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王樓玉環夜光

唐玄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李賀
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為玉樓故坡詩云凍合玉樓寒
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螢火一名夜光
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耕錄載薄木片染成黃起火者為
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璧朐⟨音劬⟩䏰⟨音閏⟩諸書皆以為虫
名即蚯蚓也漢書又為縣名此皆同名者也

名字異

古人名字不載之史而雜出諸書餘冬序錄備矣然未考
異者二人漢高父名煓一名執嘉⟨漢書註⟩⟨[illegible]⟩一名煓字執嘉⟨王符[illegible]⟩
⟨[illegible]世紀⟩名煓字執嘉⟨唐宰相世系表⟩曹參字子敬⟨[illegible]志⟩⟨[illegible]⟩字敬伯⟨史記注⟩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
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愚謂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
是始疑之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棊經下臨看酒
恰中則是碁彌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
南通詩云厭宿情懷每事同十年曹杜醉春風彈弓園圃
陰森下棋子廳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道亦
擔糞者耶

藍縷

今人以衣敝者為藍縷老杜詩曰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

摧續仙傳又作襤縷

贅壻

今之贅壻者甚為非禮然亦行之已久賈誼治安策曰商
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
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秦時已為之矣然
史記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則又遠矣

夷齊衣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
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言者多矣採葛以為衣則諸
本之所無也此亦故事之未聞

孟郊口吃

韓十八答楊子書中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亦有
周昌鄧艾之病

諺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
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
武元衡被刺特前夜之詩以為讖也其詩云坐久喧暫息
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日出事還生第二三句是曹鄴
詠李斯者也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駕馭難
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
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錄第四五句乃宋賀[illegible]
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
孫耕又若曉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菖蒲花難見面前二
句亦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
於豪

芙蓉詞

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露嬌
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幕
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迪之詞也不知季迪
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妝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
芳鴈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
採寂寞横塘強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柰月
朦朦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
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
耳季迪名啓姑蘇人　國初編修元史擢戶部侍郎與楊
基張羽徐賁為吳下詩宗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竹屋詞
一卷行世

名公詩病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絕句[illegible]
是地名何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母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為字而字[illegible]

名也少好結俠客有灰復中原之志故曉嘆一篇書憤一
律足見其情至於臨終一絶云死後無知前事空但悲不
見九州同王師北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此亦有三
躍度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也但惜為韓侂胄
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寒林所宅耳朶

寒林者夷狄棄屍之地今借而為鬼魂依棲之所宅耳朶
夷狄之主宮室也是為要地今耳為人之要地借用於耳
者云然

楊大年絶句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傳
此詩為楊大年生數歲未語一日登樓觸首遂吟是作西
清詩話又辯非楊億之詩乃太白捞峯頂寺詩也予意太
白之詩前二句夜宿峯頂寺手可捫星辰已與楊不同而
其集中亦不見載及考楊之言行録亦無但古今人相同
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即定為一人者也

坐地席上

古無凳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
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獨搴草而坐是也今方言曰坐
地亦原於古之意歟古無卓櫈飲即設於席上席上即地
上之席也至於祭先故曰置之豆間之地今飲以卓稱曰
席上亦一原於古之意歟此禮失求之野信乎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贊講談而稱賞之予見諸
書所載穢德頗衆畧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彦謙後也
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為婿已可恠矣晋身因
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出空頭勑不忠執志
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
恥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好姻緣之聞則病思金鍾而有
乞與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書寄旨以取良馬此
何等人也史稱遇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身之間世
之極惡無耻備焉士亦何貴於文雅哉

袍笏

禮記曰袍必有表註曰褻衣也又輿服志周公抱成王宴
居故施袍如范雎綈袍之類其來遠矣事物紀原以為始
於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為始於隋大業皆不知始也笏手
板也其制有二上圓下方上挫下方如今道士所執其來
亦遠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社裨冕搢笏歷代所有續事
始以為周之前以有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齒文士以竹
但空言耳紀聞以為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此又不知何
據也噫馮鑾輩故不足深責王厚齋號稱博學亦何至此

僧稱公

今之僧名以上字為姓下字為名人稱之則以下字加公
字弁言人徒惡其稱之尊也然不知其來遠矣晋惠遠唐

人皆稱遂公東坡回游録載道一遇雪從都下東遊淡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云云則知今日之所稱不足笑也

錢譜

清波雜誌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之後之錢之品様悉為具之文昌雜録又記史思明鑄順天錢之事世無知者說郛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郛乃元陶九成所緝不知何以直至國朝永樂通寶豈古人先知邪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好事者裒較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國法以華增入十布契刀之類萃之為一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蘭亭

禊帖定武本今不可得矣聞其石在金華一士人家當道曾取觀之以筆法不類遂還其主予嘗閱詹仲和論右軍書禊帖事云書後復書數百本終不及當日者此言或過又曰別帖文牘之類並無一紙可比者余亦曰或過意者別帖數行數字事又不文若寸錦片玉雖為可貴玩之易盡蘭亭既文而長真若文錦百丈展玩之間無不滿意也昨偶讀宋思陵翰墨志亦有此論遂書

落霞

落霞乃鳥也余舊嘗於內臣養戶處見之形如鶯歌少大遇體緋羽紫雲叢說以為飛蛾悞矣又曰鶩野鴨蓋因鴨逐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強解可笑然王勃序文世以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句非讀困學紀聞乃知變庾信馬射賦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之句也

史失何李事

賈挺才言作史見此人事幾主歷幾任有何建立有何長可錄今漢史刑法書云蕭何作律九章本傳不言固作史之法唐李邕傳不言能書此豈可畧

宋高宗不欲徼復

吾邑尚書胡永清世寧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徼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言嘗以為此億度之

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韋氏（徽宗妃）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哥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乃升車既歸因是間關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然啜茶遂索去后詢其報德設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無得矣此可謂胡公之實證也又考終欽宗在虜宋止遣亞使一迎而不終請亦

可疑

末下誤書

陸機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人皆以蓴羹不戒於鹽豉之意也東坡之詩亦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肯將鹽豉下蓴羹殊不知末下末下也當時誤寫末字并千里皆蘇州地名（出四新録）今呼蘇人為鹽豉蓴乃吳羹誠有為也又如頡羹乃頡川地名（出學林新編）予聞河南共縣有東不羹西不羹想即是也今人以漢祖因嫂不與之羹故以其名封訛也

同時姓名相同

召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去声）陳勝徇廣陵者（見項籍傳）一為齊王相者（見齊悼惠王傳）皆戰國時人漢武帝王褒宋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太守朱買臣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謁者貢禹張禹字子文安昌侯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陳萬年子也一陳咸汶人成哀間尚書出曾孫陳寵傳一王莽右將軍出燕剌王旦傳一王莽篡漢者也此皆漢時人也又晉時有共降將孫秀見賈充傳又趙王倫有嬖人孫秀見陶侃傳晉武帝之舅名王愷與石崇爭侈安帝時又有丹陽尹王愷武帝時有劉毅晉末又有一劉毅晉本紀有彭城内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為將者此皆晉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莽不可枚舉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録出令人可以別白若兩筆所記父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論也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即事詩曰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傳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之句又敖臞庵陶孫為太學生時以詩痛趙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為陶孫所作韓侂胄下史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傳記之説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孝知為言官與曾極有隙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為極詩并劾之予意刊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劾也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即嫁陶孫之意聞之不深察爾

酒錢元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尚矣胡元亂華我國家一洗其弊宜盡革之然予嘗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於今時者畧述一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化如設酒則每桌五菓五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筭另置酒桌於兩楹之間排列壺盞馬盂（馬盂想即今之折盂）及把盞尊卑行跪

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眺耳此酒之事專同也如取錢之言初見官府曰拜見錢白手取人曰撒花錢逢節送禮曰追節錢管一事而索錢曰常例錢迎送諸事曰人情錢覓得錢多曰得手但公事錢多因論訴而命名則與今不同也又如全真教白蓮教回回教尼姑教亦元時之所尚者

阿堵潦倒

阿堵當時方言若今之這裹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特試之以錢繞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每畫人成多不點睛謂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眼為阿堵每以語人人尚疑之昨見雲谷雜記又引殷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上桓溫同謝安王坦之登新亭大陳兵衛欲於座上害安安舉目遍歷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援此為證其義尤明可知當時之方言也又潦倒乃醞籍也後人以為不偶誤矣如史云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醞籍潦倒士耶又北史崔瞻傳云容止醞籍者為潦倒乜可見矣

褦襶子

魏程曉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謂不曉事之意

楊鐵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廉夫號鐵崖博學能文山陰人

也元季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廉夫心知其異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叫歗一日朝廷須酒於士誠廉夫以指寫嬗卓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至 天朝革命又令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死其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傍人取次裁二詩事熟誦人口然考其貝廷臣所作之傳則廉夫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幷復書斥詆所用非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與此不同或者廷臣之傳尚當信也其號鐵崖初居吾杭鐵冶嶺後號鐵笛至淞江得莫冶所製鐵笛因二詩幷識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今馬夏成堂大軸亦少見矣所見者孤峯獨樹果無重山疊水曲折之妙真可謂至言（如中州集無全首好者正詩文關國運也）

詩詔出處

水東日記所錄皇宋第十六龍飛之詩以為不知何人所作宋遺事所引吳集草詔語不著出處一則閒儒余應筆一則錢塘瞿宗吉詩話

飛來峯

杭飛來峯在西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晋咸和元年西天慧理登山嘆曰此是中天竺靈鷲之小峯不知何年飛來至今名之記憶說郛中不知何書所載以為越王時飛來不知何據也又有人作一對云飛峯一動不如一靜念佛求人不如求己亦住飛峯之說恐亦荒唐后世又於峯洞中多鐫佛像以鎮壓復飛去此尤荒唐之甚也

章草

章草者漢元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象張芝始變草法以書此章故曰章草朱雖須常言之急就章矣世因不知急就章而併此楷然况數說混淆莫之辦正今畧為明之張懷瓘書斷曰建中初杜操善草書章帝喜之令上表亦作草書故曰章草又謂蕭子雲曰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又引王愔以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隷體粗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是也據此則自相擬戲謂之書斷可乎近世又以法帖首千文辰宿等八十四字以為漢章帝所書遂為章草然黄山谷米元章俱辨為謬明矣復曰可適於章奏者耶懷瓘意也不知何據抑且章帝喜杜書令之草表族有可通豈一紙章奏可草抑黄伯思法帖刊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猶古隷之生今正書故章草者當在草書先若章帝者但謂之草又曰本無章名因漢杜操善此書章帝称之故後世目為今卷首謂章草便以為章帝書謬矣此雖似明白猶未纖悉辨何也本無章名以下即前二說不必辨矣其曰分波磔者為章草蓋由杜操皇象張芝方草書急就後准黄之本傳焉皆多波磔今以分波磔者即曰章草使張杜之本亦傳未可即以波磔者名之也觀法帖張書可知矣其曰猶古隷之生今正書蓋史游取蒼頡篇中正字作急就章正字者古真書也秦人王仲次以古書方廣加少波磔是為八分而皇象特少變八分而草之耳故多波磔故曰辯散隷體觀姜白石書譜亦曰學章者先取法於皇象張芝則結體平正然後效右軍之變化奇崛豈非尚在草書之先耶其謬加章帝名者又可謂之章草耶如此則章草方明而書之未歷亦庶幾也

七十二候不同

營解七十二候於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子夏小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曆互各小有不同或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解他事而訛一二或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曆適有不同處或古呂令果與今之不同耶錄之以備博識參考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虹冊蓱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吴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虫坯戶下有景天華

七修類稿二十一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二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證類

宋陵遺骼考

宋陵遺骼事輟耕錄載唐玉潛林景曦為收諸陵之骨而
記之其事蹟必實蓋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年發陵則
楊髡事竟創而妖髡肆惡各人著傳之明白也惟辨其詩之
相同或傳訛為二及東青樹之不可移於東嘉也又引癸
辛載志云至元乙酉楊髡發宋諸陵以理宗之首倒懸三
日而失之陶則辯其丙子至乙酉將十載則版圖已定法
制已明安得有此不知雜志言發陵乃托他人占地為名
因發諸陵取寶若唐林二人所收之骨未必皆真而遺
骸所收必多也蓋羅即在其地而唐林借人此可知矣予
又嘗讀宋學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
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璉真伽與丞相桑哥
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月請奏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
諸帝遺骨建浮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
大都督府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
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
北明年己酉六月洪武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詔
藏諸舊兆據此則又決有斯事意其發則發差自[illegible]
東嘉者無也而羅之火化者必多為理宗之首亦必然矣
但輟耕以二傳不紀歲月與雜志不同疑以為無近思談
因鎮塔事查考諸書之年月辨以周草窗正當宋末元初
之人紀之必真此則甚為有理且二傳傳聞而成抄錄於
陶又或錯書未可知也況僧名各書亦自不同者抑亦謂
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發陵與奏請者實異然年月却又
相同此則必不疑矣葬骨化骨事予之所見或者決然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
以邦為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為明君唐祖諱虎以武為
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為猛獸可乎或去一字如齊太祖
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
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薯蕷為山藥已矣或析其一字如
晉高祖諱敬塘析敬字為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
避其音如宋高祖諱構勾鉤苟皆避之仁宗諱禎貞貴徵
俱避之願筆中截有五十字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
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
脩蘇子瞻祖諱序故以敘為序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泰而
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至劉
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父名石而
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近人情不知義

文許涉秉鐵之諱矣後人避前賢之諱亦理也如元稹改
陽城驛為避賢驛可矣鄭誠改浩然亭為孟亭已覺有礙
以至皇后家諱僭王父之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華
改華州為泰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為同判朱温父
名誠以其類戊改戊己為武己楊行密父名怤與夫同音
而於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真可笑而可太

海紅花

世俗每云紛紜不靖為海紅花今人不惟不知紛紜不靖
之意亦未知海紅花吾友王蔭伯家有一本即山茶花也
但朶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叢雜蓬松不見枝幹
真可謂紛紜不靖也自十二月開至二月故劉菊莊詩云
小院猶寒未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
似徐熙帶雪枝又世傳一種寶珠花亦肖山茶但花極紅
而葉極綠間雜甚可愛也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詩有淺
為王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則知今寶珠乃都勝粉
紅者為王茗大朶為山茶小朶為海紅矣若格物論所載
其名尚多然耳目所接不過四種觀其論曰皆粉紅色是

五首以一家於丹鉛亦曰未詳為何花

考古圖

鐵圍山叢談載考古圖乃李公麟伯時所著今考古圖乃
呂大臨者意元豐至元祐年既不遠大臨亦非盜人之名
者况有蔡絛之序可證或另有一書不可知

坡居差記

深雪偶談紀東坡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為之買宅坡卜吉
入居有日後同邵行聞老嫗之哭而問之嫗曰百年之宅
因子不肖一旦售人吾今日遷徙故泣也遂焚券還之然
既曰卜吉入居矣何又曰今遷徙耶即使上文言差坡翁
故不識賣主矣邵不識耶邵或不識其老嫗矣不識其居
耶且邵又推扉而見老嫗何詫然亦答坡憫其泣而聞耶
前後文義乖錯言非遺逸事必紀俱無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國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經各有師承或尊其師
之所傳或因其地之所傳以成一家之學故字有不同也
如伏羲一人也而繫辭世紀作包犧漢律歷志作炮犧通
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并大宗師楊子問道班固
東都賦皆作伏羲楊椎傳作宓犧後蔡邕張衡傳作羲皇
荀子成相作伏戲前漢作宓戲嗚呼一辭也漢五行志作
烏嘑孔光傳作嗚呼董賢傳禮記大學並作於戲詩烈文
作於乎如萱草一物也毛詩用諼字韓詩外傳嵇康養生

論用谐字阮籍詠懷詩用諠字說文用藼蕿萲此三字至於後世俗儒往往訓釋又差者秦呂朝字譜故云參五方之俗言語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相通曉者毋足怪也許慎說文之後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愈廣率皆覆載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惟觀許慎說文解字可以槩見

蔡京詞

予嘗讀說郛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只因貪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無此調亦不成話况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為之也後見宣和遺事載京之事亦有此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忽是後月餘而京卒亦可謂讖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釣齊澤耕富春訛

予讀漢嚴光傳曰披羊裘釣齊澤中後不屈歸耕富春山今以釣臺在富春恐非也故嘗考其事起於梁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成於唐梁肅釣臺碑曰過富春訪先生遺跡則釣壇在焉宋范仲淹立祠祀之後人遂名今間其地西石對峙自水至石數十丈高也野王所志不言兩臺對峙而曰石平可坐十人是止一處耳則左右之石將孰是耶梁范二公又因野王之志而為碑為祠矣殊不知此野王不深思考索急欲崇尚高節遂以其地似臺之石而志焉故宋程準有詩云高臺豈是釣魚處要與人間學避名正此意也又嘗考宋之庠輔云孫公守是邦首疑范文正既為先生立祠而碑刻不答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所為紀於頹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山巔求之深谷谺然開為平疇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袤三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即此也詰其主名則為勢家所有公欲損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嗟[illegible]元黃縉有記云是時齊為郡而非國遺跡漫不可考說則臺處誠耕之地釣處不可考矣又豈非一明證也歟

小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回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閭閻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說

古今註

幼惟知崔豹古今註後知伏虔亦有而日華子又惟廣進註者亦同名張顥又有古今訓故釋書文多不同

假名

殿名多取尊崇字樣然光武時車駕入洛幸却非殿馬廄符非銅柱唐大宗實五品於飛霜若非似澂

吹咀

本草序例匕吹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令均故字從口謂以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如吹咀吹者之調和也其文亦易曉臣禹錫等看詳吹咀即上文細切之義與唐註商並斟酌皆失之矣序例中又謂有合味之意亦非然蓋又不與韓文含英咀華同也

蘇杭湖

諺曰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蘇[illegible]不逮於杭是矣又解蘇在杭前乃因樂天之詩曰霅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維有錢塘郡閑忙正適中之故又以諺語因欲押韻故先蘇而後杭解者以白詩證之錯矣殊不思諺非唐時語也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顯何可相並蘇自春秋以來顯顯於吳越杭世入宋以後繁華最盛則蘇又不可及也觀蘇杭舊聞雅事可知矣若以錢粮論之則蘇十倍於杭然又當知

宋駱詩

杭靈隱寺鷲嶺鬱岧嶤之詩乃唐駱賓王集中所載然有一二字不同不能別其為誰所作獨劉文安定公之集云初起二句乃宋詩宋吟之而又無下韻賓王偶登朗吟續[illegible]之問大駭明發求見則遁矣是知一首二人成之古[illegible]繫焉世所傳詣者如此然太平廣記又載宋之問於靈隱夜吟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不知何人有識者曰此駱賓王也似此駱則二句矣予又見一書云之問正吟適老僧於殿灯之間應聲成之後知賓王據後二書兩人皆相見矣平日素知不應又有何人之問及劉文安之說也若只文安廣記之說後世又不傳駱之為僧也詩亦未必各繫之也書俟博識

古字

古字多矣不及錄出但知崧烟釿碁栖笋氿个笄字世每以為省筆者不知反是古字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賓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降仙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偽書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為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黑叟北中[illegible]都漢武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此則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實無此婦人也[illegible]然則堯之所見武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著[illegible]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

毋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毋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言荒裔之國多禽獸爲獸遊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桃瑤觴矣入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毋宫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為辨而又欲躋之祀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置盖亦未之考也乎

禹碑釋文

禹碑什文楊慎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摭游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什之似雖有人心之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攄紀聞而明紀聞亦僞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什之耳如較廬山紫霄峰刻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欠什及以此二字楊曰非古文語似矣予意楊什為久旅尤非古文語盖忘家耶久旅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耳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於左仍以二公所什各註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禹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李彭山諸說在焉

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水降興發登鳥獸文行參身若流析明癸酉興以此家宿岳營旋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錫仲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不能為人

今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為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噲傳荒侯家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侯子

孫皓荅人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弈濟問孫皓聞君在吳剝人面刖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者則如是濟時伸足局下畏然收之晉史綱目俱同獨少微鑑又改王濟為賈充剝人面為鑿人目人臣弑君不忠者則如是伸足收之則無也以是論之荅賈充甚當而濟足事微對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此之謂未可盡信也歟

鎮海樓

吾杭之譙樓耶五代時吳越錢王之所建也名朝天門者蓋瞻望於上以禮汴京故名之也後元改為拱北予昔有拱北樓詩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王公改名來遠術者張果益曰三日內主有衰喪之事至期王公之母暴卒劉公又以脅日紙遂坐罪王公乃延搓問故搓曰來字似喪字形遠字似哀字形也况遠字二點相續乃淚點也公命搓易之改名曰鎮海由其地也今不知者以成化間火過而改名非也

女人纏足踏鞋

女人纏足起於後唐後主宮人窅娘纏足始於魏帝宮人

夾襪樹

詩句偶同

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見家門戶重重閉春色緣何得入來暦韻帷儉詩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兒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入得來金石抹世勸縣齋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為風乘我我乘風同時黃諷題齋物堂亦云果蝶夢周周夢蝶為風乘我我乘風是皆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端疋大兩一字

今人凡以布帛一疋為一端殊不知一端則半疋也按左傳幣錦二兩註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二兩二疋矣藥方中一大兩今之三兩也蓋脩合三兩稱一大兩一字者即錢文之一字蓋二分半也

舍利

舍利子每每聞人曰某處殿某處塔有之又曰雖有之欲去即去乃神物也予鄰有比丘尼庵天順中一尼坐化焚時燒出此物云如大豇又云試以童男女髮即可引綴於上皆不知米否今撫數說於左霏雪錄以佛之遺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難得者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鎚擊不碎弟子舍利鎚即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鶖鳥之眼故稱云

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又因舍利之名故云予意舍利不過是釋家修真煉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中之水晶木中之膏液仙家之聖胎爾鎚擊不碎孫權曾試之欲去即去恐非也因未之見故摭數說于右

紙鳶

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為宮中之戲者謬矣紀原以韓信為陳豨造放以量未央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藏詔於中以達援軍二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線之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羊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放之而紙鳶之墜又可必在於援地耶其為李業所始無疑俗曰鷂子者鷂乃擊鳥飛不太高擬今紙鳶之不起者曰風箏者乃古殿閣之簷鈴有借以名今之帶絃之紙鳶也各有意義風箏風琴丹鉛總論辯之明矣

玉蕊即瓊花

雍錄辯梔子花即玉蕊花改之為山礬者王荊公以其花葉可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之故野客叢書又載揚州后土廟玉蕊花序文序文以玉蕊即瓊花也改之為瓊花者

宋王元之之更也予意瓊花在宋極名之勝今作書與序者又皆宋人必不差矣使果一種則梔子江南到處有之奶為至貴而楊州者名傳今古耶及考楊志謂瓊花或云唐植今雍録亦以王蓝唐惟長安一株元白等賦詩貴重又曰花白心黃三四月間開時芬芳滿野高可數丈意即今之梔子千葉者耶但花大樹高如粉團爾不然何二書相符後世不傳惜江南不伐之為薪郎折之為色未能文謚使高大也況生於陝移於楊汴在彼亦自為奇矣但齊東野語以色微黃似與雍録一樹纖鬆王刻成小有間也昨見宋叠瓊花具似野八仙但多一頭九朵簇成者然不知孰是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證類

比干墓字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為孔子書諒今亡矣見舊搨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頗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筆無疑恭觀以為昏人書冊銘續論以陶潛有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升庵米認其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固已為耕者所得不傳矣此外再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故宋李石言之也昨得本朝所鐫比干碑額之又缺此隸字不識録之者之未全抑李石之誤記也且銅盤銘嘗見集古録并汝帖所摹刻皆迥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今汴碑刻則嘯堂尚似而舊作亦未可必也若今所傳差識左右亦尤為可笑因摹三篆于左以獻博古君子

殷比干墓

嘯堂集古錄銅盤銘

右林左泉

後岡前道

萬世之寧

玆爲足寶

汝帖銅盤銘

釋同前

鍾馗

鍾馗起於明皇之夢唐逸史所載也予嘗讀北史有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京葵字傳訛而捉鬼事起於宇也昨見宣和書譜仕道門云六朝古碣得於墟墓間者上有鍾馗字似非開元時也按此正合其符葵字之訛恐如薛仁貴碑實名禮而傳寫之謬又如十八學士之類歟有疑以俟博古

格古要論當再增考

格古要論一書洪武間創於雲間曹明仲天順間增於吉水王功載考收似亦博矣偶爾檢閱不無滄海遺珠之嘆若琴論後當入古筌管淳化帖後當收譜系一卷珍寶門欠楚母緑聖鏡異石類欠大理仙姑異木欠伽藍香古銅中欠古鏡布刀等錢雜考欠剛卯紙論欠藏經箋且珍寶後當設一羽皮如祇洛孔雀翡翠豹兒之類而文房門豈可不論宋元書刻至於博古圖中之器各省誌內之刻又考之必尤有所增也

儇儸

俗云儇儸演義謂幹辦集事之称海篇訓儸字曰健而不德攗是二説皆狡猾能事意也然未見其出處昨讀五代史劉銖傳有曰諸君可謂儇儸兒則知来亦遠矣

偷扁管仲

莊子載齊桓公讀書堂上偷扁釋椎鑿問公曰所讀何言

公曰聖人之言扁曰古人糟粕耳公曰輪人安得議乎有說生無說死扁曰以臣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古之人死矣君所讀者糟粕耳又韓詩外傳載楚成王讀書殿上倫扁作而問曰君所讀何書成王曰先聖之書扁曰以臣輪言之規為圓矩為方此可付乎子孫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不可得而傳也則凡所傳糟粕耳然二文不同而義則一但楚成齊桓未知孰是予意莊子尚近韓則漢人也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疾甚矣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何如云云盡管仲薨卒此管子書之言也劉向說苑又曰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如雨下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仲曰非子所知以管子所載則鮑叔死在仲後而說苑又言鮑叔前死矣予意尚當從管子蓋劉向傳聞之言也

三傑四傑

世知張良蕭韓為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張說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特號三傑宋程顥為鄠縣簿張山甫為武功簿朱光庭為萬年簿關中號為三傑世知王楊盧駱為四傑而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見范文正集序

聖賢鬚目

國朝何侍郎孟春冬餘序錄載黃侃固曰偶考聖像無鬚髯宗廟小影為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鬢而天下王侯不以此少其敬予嘗讀其書文非此意而伯固之言不知何任但孔譜中吾夫子四十二表形容盡矣鬚多如此而獨不言者得無疑乎或伯固之言有據也又讀朱子文集見其答林德夫劉季章等書云今左目已不可治又頗侵右目矣又曰左目已盲右目亦漸昏數日矣紛紛言左目失明處多也今年譜但言有足疾而不言目疾此誠闕典也大聖賢之儀形寧有不知可以想像之耶余於建中靖國間倒役舊官山谷有詩十首其一為東坡云陽城論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真學士喚取儋州頹鬢翁則知坡老無鬚髯矣又其妹戲坡曰欲扣齒牙無處覓只聞毛裏有聲傳則多鬚鬢矣因亦附記耳

郭張不當錄

滁陽王之子孫雖同

太祖取和州而戰沒張天佑亦同

太祖取和陽太平分紮其城敗元太子平章等然彼時滁陽尚在為主事寓滁陽郭張并我

太祖不過俱在其麾下耳二人無一事曾受命於

太祖也何可入功臣錄中

烏尨

詩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音忙也吠爾雅曰尨狗也然尨字今俗讀龍字非也唐武后時藥王常蓄俊有大名烏尨蓋

黑狗也元稹韓致光詩皆有烏龙語今人以張然殺犬事得犬之力遂以拜犬爲烏龍郎寫龍字尨可笑可笑

𢥞子秋風

酥杭呼痴人爲𢥞平声多讀子累見人又或書𢥞獃二字雖知昔如杭徐伯齡亦以𢥞字爲是予考玉篇袠書無𢥞獃二字獨騃精字說文云馬行仡而韻會云病也癡也凡痴騃字皆作騃獨海篇載𢥞獃二字亦曰義同騃字是知𢥞獃皆俗字也嘗聞小兒云阿𢥞雨落走進屋裏來又讀程恭之演蕃露鄭獬字毅夫守江陵作楚樂亭記有頌云我是蘇州監本獃與爺祝壽獻棺材近來彭稀知人事雨落還歸屋裏來又知亦有未歷又俗以予父云打秋風子累[illegible]不得其義偶於友人處見米芾札有此二字風乃豐熟之豐然後知二字有理而未歷亦遠

世說新語記事多謬

蘇峻之亂因庾亮衅下詔徵之既而下石頭朝廷傾覆亮奔溫嶠嶠勸亮見陶侃謚時起義兵而衆推侃爲盟主也侃意正欲誅亮以謝天下亮循豫不敢此事重出其一曰溫云溪狗我所悉知卿但見之因而陶見亮便貌丰姿神奕遂改觀歡宴終日一曰卿但逕拜保無他也陶見之不覺仕然殊不思陶乃尚事功而厭清談歎有限而鄙時流折豈丰姿神奕使能改欲誅之意且得歡宴終日耶又使逕拜保無他亮亦天子以下一人此言輕可語之耶陶傳自云庾諸拜謝陶曰元規乃拜士行耶此足以見其實也況二條自相矛盾若蔡是謝恢居官地名著爲恢之小字恢之小字末婢也王敦與錢鳳謀逆夜爲王允之所聞允之吐被醉眠記爲王右軍者紛紛不一又如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王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文俱重出此類尤甚但此書以清談奇詭高尚穎敏之事為主故多取於晉者似不作可也

四皓考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用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霸上先生却欠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四人詳矣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公又欠名黃公更廓曰廣鄞志又以黃公姓黃蘇州志又載用里先生宅在太湖中今包山有用里村是其處也予以索隱既引陳留志欠園公之名失寫也廓與廣同姓黃非崔文義順也用里既稱太伯之後必蘇人或寓居於軹也或者又疑此四人為無有以其能隱於秦者漢初一書豈肯來耶是張良假之者也後不言之可知矣予又意不然名書詳載如此而齊東野語復辨如彼東觀餘論又辨圖當作圖最詳則尚當有之也又比齊徐伯珍弟兄四人白首相對亦號四皓

舟之名多矣宋聞有舟之神名梁簡文船神記謂名馮耳
北户録又呼爲孟公孟姥右有輯濯丞印輯濯舟官名

漢字會意錯

鄭重王莽傳非皋天所以鄭重降符云意猶言頻煩世以
尊重會意之偃蹇相如子虛賦捎拍撟以偃蹇兮註曰委曲
貌世以不得意會之皆誤矣乾没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没
師古曰乾音干遂以財貨干人而没之文以干心没之言
也殊不知射利成敗故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
失利爲没也陰重周仁傳其人陰重不泄謂暗密性重而
不泄人言或以爲陰囊重大而不泄可笑可笑

諺語解

攪[illegible]路取桔槔取水之義上以手攪而入下以脚踏而出
謂其轉轉不散亂也借人之難理會曰邋[illegible]遢[illegible]海篇云
行歪貌借爲人鄙猥糊塗意也[illegible]二字雖海篇
亦不載今俗字集上有之謂作事軒昂太過之意予有雜
字一冊乃宋刻也似此等語皆出宋時故山谷集中有[illegible]
[illegible]真[illegible]直[illegible]傷[illegible]儷[illegible]等字多謂
蜀語也義皆如今時之解但傷儷謂物不觸也海篇亦曰
惡也不知何意措大爲秀才者以其舉措大道也

銷金鍋

吉杭西湖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仕女畫舫笙[illegible]
日費萬金盛之至矣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到今然未見
其出處也昨見一竹枝詞乃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乃知
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争似儂家春最多蝴蝶
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

銅柱考

銅柱漢馬援所立在交趾開今石培其下唐南蠻傳云明
皇時詔何履光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
又史云元和中馬揔爲安南都護又建二銅柱於故處著
唐德以表伏波之裔五代史云天福間楚馬希範平群蠻
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共四次也太平御覽俞益
期牋曰馬文淵昔立銅柱於林邑遺兵數十號白馬流今
柱没海中賴此民以識故處註水經據此則今所有必何履
光馬揔者也故云復立故處希範者又在溪州矣若今大
理府者乃鐵柱也每歲民怗金以邀福故似銅此蒙氏所
立又嘗聞有讖云銅柱折交人滅此必指伏波所立之地
耳

詩文托名

昔宋太史景濂辨廣仁公勤四箴乃王邈之作但西
山愛此四銘特揭座右自趙松雪誤言爲西山之作世遂
成訛也辨證甚悉今西山集第二十卷中朱自言其所以
奈何一訛之後雖名人學士不復知也如杜律虞註乃元
季京口進士張伯誠所註今山西所刻七言註解貴海学

後啟已悉之矣剪灯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乃也宗吉撰也觀其詞氣不類可知矣香奩集鄭麥者非楊廉夫乃韓致光之詩然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刋誤亦到今尚有未知者

紗帽唐祭

今之紗帽即唐之軟巾朝制但用硬盔列於廟堂謂之紗帽對私小而言非唐帽也唐則稱巾耳宗廟之路曰唐謂設祭於廟之中道故云唐祭非堂祭也

夫子貌似陽虎

子畏于匡註以貌似陽虎欠註貌之所以似者夫子如蒙魌虎亦如蒙魌故也綠書以為非貌似陽虎陽虎家臣顏高後為孔子弟子因御車於前匡人見而欲誅之恐非也

孔溪不知詩義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大雪會飲歐文忠有上有湏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边兵之詩孔溪謂此以為似学開也且引韓昌黎退燕裴度詩為譏殊不知韓詩亦有諷意如曰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正見清時乃可窮勝事也又如白樂天雪讌有豈知閩鄉獄中有凍死囚杜子美要安倍諸公宴有高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者其樂以天下之情況孔溪不知作詩之義也

東窓事犯

岳武穆戲文何立闖酆都世皆以為假設之事乃為武穆泄冤也予嘗見元之平陽孔文仲有東窓事犯樂府杭之金人傑有東窓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蓑衣仙詩樂府小說不能記憶矣與今所傳大畧相似張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摔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窓事犯矣復命後因即棄官學道蛻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為蓑衣仙也據此數人皆有是事可知矣否則何鑄子孫世為青育而羅汝楫之子鄂州一拜岳廟即不起豈非其證歟洋洋赫赫如此大事果無報歟若夷堅志載何仙無押衙之說恐或遺之也

三國宋江演義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昨於舊書肆中得抄本録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元宋傳記之名而於二書之事尤多據此尤見原亦有跡因而增益編成之耳

秦漢書多同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粮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

威公将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粮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洪容齋讀而疑之以管氏既自為書必不誤也何二子之語相似因而載之三筆欲細考也元人鄭元祐以賈誼新書多同大戴之篇意古或有是言予嘗記憶所知者荀子勸學篇與大戴之勸學前面俱同或句有先後字稍多寡乃大戴刊誤也禮論與史記禮書後段同樂論與樂記互有詳畧内中三年問即禮記之所載也哀公篇前半段即大戴哀公五義章也大戴三本一篇是截荀子禮論中之一段天地者生之本也五百言而史記又截五百言之後禮書不至哉以下作自己極言禮之損益為禮書之結禮經勝義後子貢問比德於玉一段亦荀子之所有禮有禮運家語亦有之始則俱同而中後則未詳於禮也大戴曾子大孝篇與小戴祭義同禮察篇與小戴經解篇同止又重出於賈誼治安策文王官人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新書保傅前一段千六百言無一字之不同大戴中則又戴增益三公三少之事下段胎教幾二千言又无也但其中大戴說巾車之處新書却說懸弧之禮此則不同也若大戴總為一篇而新書各條分之家語執轡篇言人物之生數一段又與鴻烈解地形訓大戴易本命數百言相同列子黃帝篇言海上之人好鷗一段與呂覽精諭篇海上之人好蜻者全類戰國策楚宣王與群臣問答狐假虎威一事與新序並同但其後二十餘言不同二者所同恐不下二百餘言予嘗反覆思惟此著書者故剽竊耶抑傳記者或不真耶非也二戴之於禮記彼此明取刪削定為禮經其餘立言之士若賢聖之流一時義理所同彼此先後傳聞其書原無刻本故於立言之時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為善或並之於君父或成之為私書未必欲有之人人也後世各得而傳焉遂見其同似於諸子百家偶有數句數百言之同者正是如此耳此又不能盡述

黃陵琴濟瀆物

四川黃陵廟有一琴殆如朽木匣於神前傳以爲暑敝所造人以一指扶之輒能自行表姪許郎中云此耶邇靚之術蓋道流假此以神施捨耳理或然也河南濟瀆廟神人假貸常財物者隨禱即出水面予家曾覩得之如期復沉於水蓋其甚驗也昨見都公譚纂云乃伏機耳武闇山西張姓者曾做其制爲之以爲客說是亦巧術許作以顯神傳流至今耳予思二事誠爲有理惟者有之不常也今久而能然豈非其術乎

七修類藁二十三卷終

辯證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牧牛圖

古傳畫有牧牛圖乃仙筆也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夜宿欄内殊無指實聞之者或疑或罔亦無定見不知此畫乃南唐後主所有獻於宋太宗太宗詢之群臣皆莫知也獨僧贊寧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illegible]據此畫必有矣但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無脂恐一時取辯應對云爾惜當時太宗不再根求昨讀亿至綱俊林機要其言似皆戲術要其至理亦若近是故間人亦嘗試驗一二彼云牛圖之畫乃蟾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並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下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有理焉蓋蚌珠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之下待其乾焉則從此之精於墨矣各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珠淚難得未試耳書此以待辯博

飲器

飲器韋昭以為椑榼晉灼以為虎子之類顏師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也予意二字原出張騫傳其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師古所謂人得而爲飲器者也椑榼今之匾榼虎子便溺之器故顏說為是也近時人又以貯酒之器謂之急須亦止為一飲字訛之殊不知古以以酒器為急須乃應急而須待之者又又不知其義可笑又枝梧謂不能主也壂之小柱者壁之邪柱者故項羽斬宋義諸將莫能枝梧是也今人以推調哄人曰支吾乃音同而字義不同也

畫竹一法

韻語陽秋嘗曰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斫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然郎近代論之如戴進呂紀周臣輩畫亦神品未見其能書也第宋元以來惟善畫竹者必能書若東坡與可仲圭仲昭是也故子昂有詩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知八法通本朝王紱亦曰畫竹之法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二言信諸

郎稱

予嘗因己姓之少而思古之名人称郎者衆矣因畧具于左備記問之一也漢鄧通為黄頭郎吳周瑜称周郎晉桓冲名買得郎謝道韞稱夫王凝之為王郎何晏稱粉郎㑹邦王僧辯稱鮑泉為王郎潘岳曰潘郎梲邦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斆曰江郎劉顯甫曰劉郎劉禹錫自稱劉郎沂隃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邢邵呼袁奭脩曰清邛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沈約曰沈郎隋滕穆王曰揚郎宇文

稱曰宇文三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崔徽名緇郎元結名漫郎錢起曰錢郎李泌山稱李林甫曰早郎稽元振曰十郎蕭悅曰蕭郎蕭嵩與梁武帝亦曰蕭郎五代王審知曰白馬三郎後唐稱石敬塘曰石郎王溥呼子溶為二郎王安石小字獾郎謝瀹稱瑯渾曰宅南瑯郎朱☐小名沈郎徐憲人稱曰鴆郎揚延昭善戰虜人呼為六郎

表字不同

國朝大學士解縉江右人也詩文字語迥出一時有李白風才任公亨泰作其文集序曰薦紳其字也揚公士奇作墓碣名曰字大紳世人皆曰名縉字縉紳嘗見其圖書亦然此不知何說豈相訛一言至於書金石刻耶

刀劍録鈌

陶弘景之作刀劍錄以其刀劍小事記者不詳遂使精奇埋沒故特記之甚悉自予觀之遺漏甚多顯顯名世若犀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之百辟刀六名靈寶含章素質龍鱗清剛揚文其於劍也周之錕鋙吳之屬鏤楚之干將鏌鋣越王所帶者步光區冶所鑄者五柄純鉤湛盧魚腸巨闕豪曹魏之飛景流采華鋌張華所得之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人耳目不可缺也以至列子之三劍含光宵練承影孫權之六劍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唐武庫之四刀儀刀鄣刀長刀陌刀紛紛種種豈特過半哉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明矣

雷字

史記漢景帝後三年十二月晦雷徐廣註曰一作晝又作圖未詳墨談云疑雷雷字之誤十二月晦日而雷紀異也此說固是但不知雷字古文非誤也惜徐廣亦不識耳近時所刻古字便覽收亦廣矣然止得靁䨓靁靁靁五字又未有前字也

五株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非也且五柳非彭澤時所栽用之誤矣又引苕溪漁隱論沈彬不當用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之句以予論之沈之用事固似有碍若陶公既號五柳又曾為彭令人品詩章高出千古用以美縣令亦自穩當何謂五柳非為令時所栽也若欲刻舟求劍是非作詩之法祇是論理耳此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

一解一章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解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即古人之一段義終則於聲解一拄馬也又一段則又解一拄馬耳詩之曰一章義者蓋說文音十成章十者數之終詩畢亦樂之一終也故曰一章

僧衣

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苾芻元是黑衣郎當代衣黃

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面目見馨香又薩天錫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鐘鳴飯僧披御賜衣正謂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伽僧(今赴應僧也)衣葱白

擧子問試題

予嘗疑宋時擧子秋試皆得詣考官而問題意若程史所載沛然雨字頭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後知唐制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出處也或以己意立之故擧子皆許進問謂之上請至宋亦循故事景祐中始詔出題必在經史禁其上請耳

南北京東西都

京都二字皆大也總之之訓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京爲[?]居曰京曰都便[?]東西南北曰京都者蓋天下以洛陽爲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宋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真宗時建其名以其在汴之南北京大名府仁宗建也以其在汴之北今我朝之称南北者又自以二都之地相去云之耳

唐雙名美人

元稹妾名鶯鶯張祐妾名燕燕柳將軍愛妓名真真張建封舞妓名盼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惜惜[?]楊氏曰愛愛武氏曰賽賽范氏曰燕燕天寶中貴人妾曰盈盈大曆中才人張紅紅薛瓊瓊楊虞卿者英英不[?]非何以要取雙名耶

霓裳羽衣曲考

霓裳羽衣曲舞不傳於世久矣雖學士知音之流亦徒表想像而已予以讀過詩書有關斯曲者會萃成文述註于左其舞律呂節奏廢亦可知過半矣按明皇遊月中見仙女素衣奏樂極妙記其音歸而制之(逸史與異聞錄云[?]令伶人作霓裳曲)(唐詩註與樂苑法曲[?]於笛中為其音)(遊)會西京節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合二者而製名為霓裳羽衣(碧雞漫志云於[?]明皇[?]散序)(皇用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曲皆[?]局)(漫志云中序[?]引[?]為[?]西涼)其音屬黃鍾其調屬商(見明皇[?])其譜三十六段(見漫志[?]集)其奏樂用女人三十每番十人迭奏而音極清高(見齊東野語[?]末[?]難得[?]人[?]日)於坡婀其舞服之飾樂天詩曰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瓔[?]珊珊奏曲之數白詩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騞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唳鶴曲中長引聲(漫志云[?]有二十[?])(惜[?])惜文人往往指為亡國之音(如杜牧詩[?]上[?]中[?]下)未故湮而不傳然周草窗述之真有注雲落水之意非人間曲也(見齊東野語)予因摘出以告知音者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咸註之咸叙鮒不世用退集先祖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為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己著書賦附於卷末為之連叢上下篇本朝宋學士景濂辨為即咸偽作蓋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荅予攷闕里誌云子思曾子

弟子述事仲尼則亦或有其言也其曰偽書則無疑矣術
也文非西京一也漢唐之志不載止見於中興書目二也
其言先世俱称子上子高子順於己之篇言己多矣復自
子魚名鮒甲陳人似非一氣自己當云者三也其中論行
夏之時與仁者樂山等語皆牽強之解使當時朱子以叅
然耶寧不即取夫子之言肯復為之解乎四也以子思年
十六至宋為宋樂翔之徒圍之遂作中庸乎考子思魯穆
公欲用為相不受適衛不仕又曾教授其徒數百疑此裝
作中庸也況十六亦非作書之時或者依於史記謂嘗困
於宋子思作中庸之一句遂不各句分解而謬從之五也
末後叙世一篇尤為謬亂以孔安國為孔藏所生孔藏又
加為孔仲驩六也夫孔臧漢武時人孔季彥後漢安帝時
人臧何知数世之後事七也寻又以為偽固偽矣或者非
咸所為其註豈生子和之處以為孔氏子孫所作之書故
不称名而称字然則歷称其生某者又何如耶且孔喜字
仲和亦非子和苟咸有心偽為亦必考其譜志况咸亦名
人學士未必苟且如此必朱子以後之人為之也但其書
論說高遠不雜奇怪子上以前之言似有聖賢氣象子順
以後之言似多縱橫之家必亦善為書者之作歟

韓文失處

韓文明水賦曰明為君德因所以名焉寻嘗讀周禮曰司
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則是因取
日月故曰明非取義於君德也又與馮宿論文書曰子雲
豈與老子爭强而已乎取侯芭以太玄勝周易夫老子猶
龍而道德五千言無往而不可取今許其人過老子書似
周易則不惟不知楊子是亦不知老子也讀墨子又曰孔
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夫賢賢乃子夏也四科乃門人
所分亦非孔子以此為進褒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
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為孔墨必挽而同之可乎是猶以
孟子與荀子同道者也及與孟尚書云秦滅漢興且百年
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夫漢惠帝四年除挾書之律矣上遡
高帝元年総十餘年耳其不考亦甚矣雖然豈非因文之
盛而不暇深思以致此耶石守道有曰吏部原道原仁原
毁行難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来未有也

晋春秋楚檮杌

晋文春秋楚史檮杌二書不著作者姓氏元人吾子行以
謂一日併得之也金華宋景濂王子充直以為子行所作
然無據也寻考漢唐晋宋之史書目未載焉此則子行所
著無疑

旅忽二字

舊讀季氏旅於泰山之註曰旅祭名及旅酬下為上註曰
旅衆也以為旅字必有二訓後見韻譜方知祭名之旅當
从示旅酬之旅却從方蓋因增韻中誤起遂傳寫訛而為
一又忽然在後是忽焉也故

本朝頒書誤孔子世家高宗石經皆作爲字此雖非若據字
之差而同文之責者亦所當知

家語非孔安國所為

予嘗疑孔衍序家語乃孔壁所藏安國所為其後王肅序
之亦詳何無一言之及孔猷事其曰元封時吾仕京師云
云却又是安國言語何也為序之而又以吾為安國疑必
有訛字也後聞何燕泉先生改正家語意其必已改正明
白得而讀之其於缺略者補之舊註之庸陋者易之而他
書所載為家語者則又別為外篇可謂深有功於聖門矣
然吾之所疑彼猶在焉又未嘗不扼腕而三嘆為昨見魯
齋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

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書割裂織成之耳然後知其所
序若是而孔衍之序意亦王肅自為也故已序遂不言在
孔壁事耳惜燕泉未見王考徒為悵悵有力者梓其文附
於何序之後使後人有所考云餘意見事物類

六紫芝

唐元德秀字紫芝魯山令也宋趙師秀字紫芝溫州詩人
也同時又有俞紫芝字秀老亦詩人俞紫芝字無本少遊
處字說者元蔣惠字季和號紫芝山人俞和字子和號紫
芝生同時皆能書者也然六人皆以紫芝或為名為字為
號而又皆以秀和成意人多悞記故錄此

文文山

雜談辨文山公嘗為相也死日續綱目止書少保樞密使
信國公者程學士擬黃文獻公番禺客語好異之過辨證
紛紛惜少證公自書丙子正月十八日午時拜相之詩尤
為親切墨談又據文傳補遺引公祭妻之文則歐陽夫人
死於公之前據續綱目收公死事則夫人又似死於公後
不能的從予細考而思之景炎二年公與夫人為追兵所
迫至空坑夫人與佛生柳娘環娘皆為俘虜至燕留東宮
公死之日夫人得令旨收殮後隨公主下嫁達太德七年
得公主懿旨還鄉臨終時問淙婢索舊香囊曰此落齒時
得之父母者持祭文曰此得之丞相者吾死懸之心前將
以見吾父母吾夫於地下為無愧也此上出指南錄末鄧傳注不獨如

是紛紛事蹟年月日時可證但夫人既陷而公被執音信
無傳不應哭妻祭文又得至於夫人矣予意公與夫人間
關阻難之時必已同約死節矣特先書以與夫人使勵其
志若自為之贊亦前寫其衣帶之間此更墨談之欠考是
則前乃續綱目之非後則續綱目之是若吟嘯集云張千載訪夫人於俘虜使其公死囊骨曰付公子事真有說也

五侯七貴

五侯七貴人知其為漢世者然不知其人也多誤以金日
磾七世內侍或以張安世七世顯宦名為七貴又以王元
后王益才王顒才王仲才王季才此弟兄五人為五侯耳
殊不知皆后氏之族西京者也二凡才五人乃光武所封后

族東京者也潘岳西京賦曰窺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族也庾亮又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蓋指呂(高帝后姓)上官(孝昭后姓)霍(孝宣后姓)趙(孝成后姓)丁(孝哀母姓)傅(孝哀后姓)七族耳五侯則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封侯乃王譚(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也

諺語始

今諺謂臨産曰坐草起自晉也陳仲弓爲太丘長出捕盜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治之又罵人王八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盜驢賊私鹽人罵王八賊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樂府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忙打草驚蛇乃南唐王魯爲當塗令日營貲産部人訴主簿貪污魯曰汝雖打草吾以驚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快見三國華佗傳阿誰見龐統傳遠水不救近火乃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計見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則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計煖房見王建宮詞云大儀前日煖房來經紀因唐滕王將王好聚斂太宗賜帛諸王敕曰滕叔將兄自能經紀好物不在多晉元帝曲宴賦詩學士朱蕤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宋張循王以銀鑄成一毬名曰沒奈何五代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當代我金逆亮制尖靴極長[illegible]於使鞾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謂之[illegible]下稍元新官出京有應縋者同去就與管事謂之[illegible]頭宜和間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錯到底林商爲尉性廉令丞皆貪一日宴會令丞皆舞而動手尉止回身而已令問之林曰長官縣丞皆動手尉再動手百姓可活耶此取銀動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責王建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不長進亦出世說新語今罵人曰雜種出晉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有身出漢元帝與王政君一幸有身

郭四箭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興兄弟侍

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啓窗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顱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載云有言英之箭者傳信錄又誤以其子興之箭殊不知觀

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功何可當是矣蓋子興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

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且友諒之死兩軍莫知鉄冠道人望氣而後知之語

上作文望空以祭陳軍奪氣於時方敗去因移日未知英英亦不大居功故人不知也衍忠烈傳中明載

稱相

歷代宰相之称不一擇出書之羨惡亦可見也袁盎日申屠嘉為愚相公孫弘賛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亦計籍曰計相又賛曰名相王商以貌称真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倹曰真宰相令狐綯為相其子怙勢人称為白衣宰相盧懐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閻立本為丹青宰相姚崇為救時宰相蘇味道為模稜宰相李邦彥為浪子宰相梁陶弘景山中宰相蘇環蘇頲賛曰再世賢相閔播曰盲宰相楊再思瀕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叄相紫確

曰三旨宰相蔡京為真相李綱為中興首相王欽若項有疣曰癭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媼相梁師成內侍擅寵為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林道人權寵作宰相孔顗嘆為黒衣宰相魏野亦称白衣宰相

記里鼓

本朝嘗以記里鼓出題試士多有不知為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思談以楊鉄崖記里鼓賦救言涌用之辭即以為制度又無時與人也殊不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盧道隆又造之制見三朝志又有候風地動儀漢張衡造制見本傳水運渾儀俯視圖亦衡造渾花漏水秤天聖中燕肅造記上三物制見玉海指南車起於川公人所共知然漢張衡後魏郭明善燕肅俱嘗為之見燕肅傳錄又開元有灯漏沙漏此則不知何人所造制見何書因記里鼓併諸巧器拈出有欲為者可考焉

時文石刻圖書起

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題學考卷也圖書古人皆以銅鑄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盡崇處州燈明石果溫潤可愛也

俗言訛

宋時指賊人曰白日鬼見誕謾者亦曰白日鬼出劉攽日記文三佛齊國來朝貢時跪於殿陛先撒金錢花次真珠龍腦

謂之撒花蓋胡人至重禮也後北兵犯闕索民財與之謂之撒花錢以重禮媚胡耳出趙葵日記今人不知二事所未以謂空手得錢謂之白入已又以鬼字為訛以謂如化緣一頓謂之撒化錢又以花字為訛皆以聰明逆之也又木格曰板謂之鬼背兒陸德明禮記什文註閣度度字九毀又毀與鬼音相近音少訛即為鬼字也故閣板之鬼背兒當用此庋字乖角不晓事意故韓詩曰親朋頓乖角是也今人反以為聰明亦錯矣

漁鼓

漁鼓起於宋名通同部

修類稿二十四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面衣粮罌看果紙錢

人死以紙覆面小說以為起於春秋吳王夫差臨終曰吾無面目見子胥為我以帛冒之此說恐非只是生人不忍見死者之意今包筲謂之粮罌瓶者因夷齊餓死後人恐其魂飢而設五穀之囊故禮記曰重主道也起於商看果乃五代周祖靈前雕香為之形色與真無異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為之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果錢實起於此也併記之

二疏叔姪

漢二疏受乃廣兄元之子今時所謂叔姪也傳中初亦明白後即以父子連稱是古人直稱謂子之意殊不知姪本妻兄弟之子女今以兄弟之子為姪取字林音義呼之唐以後事也讀會辯明矣今人不知其義又見小鑑各書因訛書為父子遂以為真不知受為廣之從子也

文衡山

蘇人文林弘治間為溫州太守子名徵明嘉靖間翰林待詔皆名士也原籍衡山人故父子皆寫衡山如韓子昌黎意耳今人又以父子何為同號殊不知父自號衡木也

押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於省職者唐常散卿陟著名自謂如五朶雲時號郇公五雲體捍史晉盃杅有押字則又非起於唐而晉已有之石林燕語說王荊公押石字作圈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熙寧中柳應辰嘗押字盈丈刻于浯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以惟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已又王魯齋柏有古貴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為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人莫不飄蕩傾欹亦因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不變化機巧則出於其人大抵破真為草取其便書若[illegible]之惟王之歪亦異也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者皆以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巖頓藹知所本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云

七賢過關姓名

七賢過關人多謂唐人元唐愚士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閶蹇驢駿馬襍山狩瀛州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未瀛州之士講學謀國未聞有七賢之名又未聞騎驢騾及牛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廣川書傳以謂李白李子恒之遊一浩然綦毋潛裴迪司馬承禎出關訪王維國初夏節文觀

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說鄭虔李華孟浩然同遊洛南之龍門遇雪而虔圖之夫李白天寶間方來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書傳以承禎騎牛考史承禎方士取其隱也安有騎牛之放耶二說雖有虞郡庵孟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圖裡一人存之句然自註與記又不同人是殆多非唐矣蓋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常稱賢也惟晋竹林諸人稱賢耳又考王戎嘗乗小馬㠍山濤乗驢劉伶乗鹿車徐則乗馬正符七人之駢鹿車後或訛畫為牛也且接䍦烏帽皆晋人所戴唐則巾矣而元曹文貞公伯啓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潭飄逸事凌遅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乗馬欲何之此又一證也書以俟傳識

李賀玉楼事

李商隠傳賀曰長吉將死忽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若霹靂古文者召長吉長吉不能讀欻下榻叩頭不願往緋衣笑曰帝成白玉楼召君為紀天上差樂不苦也旁人見之先輩已辨其無此理也然無所據耶見宣室志載賀卒母夢賀曰上帝迁都白瑶宮作凝虚殿命某與文士荳纂樂章今為神仙頭母毋以為念據是必義山特借此一旁和粧其辭駭人耳目以見賀之臨終自異也不然何一事而言之不同耶好怪者因以傳之世不察也且錦吏部終時亦夢見語小君曰夢金甲神人持戟瞋目曰睢遂骨稅國世為韓仇吾欲討之而未能韓荅頗從遂終使逢義山又一李賀事矣達者必自理會

白犬

宋人杜修妻薛氏為白犬所姦杜知黙妻大復負去山中生子人形而有白毛後為盜殺今世謂白犬成精罵人狗種者亦或是歟

訛名

馬氏手録嘗辨揚州道中琉璃王冢乃漢劉厲王冢也今聞湖州近城村鄉有言妙喜頭者予聞而疑問其土人皆曰然究其所以不知也及問其地乃曰臨溪有廟豈非廟滸者邪仁和七都有橋曰鴨彈予意當時取名必曰壓灘亦訛之也

誌失顧野王

淞江華亭縣亭林鄉乃梁顧野王所居之地今寶林寺是也尚像野王為伽藍硯池之水早青中緑晚則黒亦奇也野王所栽㓰才松死方卄年根尚存梁碑少剥趙子昂碑記其事甚詳惜南畿志止於古蹟中載顧亭林云有公祠池松碑石皆不録出人物内又欠收野王名字真缺典也

佛考

人知佛法之入中國始於漢明遣人迎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并帶來四十二章經也傳灯録載釋迦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此固可擬為虚然周書紀異亦云昭王二十二

年什氏生金復祥因之修入通鑑前編但似差歲月甲及讀列子有西極化人來穆王事之於中天之臺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異而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據此正接昭王與穆又非喻言也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師古曰今之佛像也是知佛入中國周秦前漢已有彼時但以為異後漢盛之而崇其道至晉唐又譯其語以為文大起浮屠寺羽翼其教矣至於釋迦生日以今四月八日亦非也蓋周正建子今夏正當為二月八日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及泰誓武成之文夷齊虞芮仲連曹操之事宜據曲證彷彿比擬卒無武王追王之明文雖鯀張口舌人誰適從愚讀太史公伯夷傳有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就此則諸公論說可以盡廢嗚呼紛紛千古考索無人養橫吾前迷而不見惜哉

劉太保妄對

元世祖一日問劉太保秉忠曰朕家天下當復誰繼劉曰西方之人世祖以八思麻西人有佐命功遂尊為帝師使天下極其崇奉死葬王禮朔後立一人蓋欲陰損西人之福故元之有帝師重佛氏此也予嘗聞見此說最為可笑曆數天命豈容以一人而盡一方之人耶殊不知自北京視鳳陽鳳陽正在西也非我太祖為西方之人耶及後紅頭盜之對固應元末之紅巾朱姓又非紅之色耶惜秉忠不知大義不能如李淳風之對 太宗曰天命人豈能違不足計耳世祖嘗曰秉忠后事之未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不知西人是耶否耶抑世祖尊而能消耶武氏定數莫得而除

胡僧取殿

夷堅續志載理宗一夕夢一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此殿覺問宰相馬廷鸞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後必立夷狄於殿下稱藩耳上命紀之焉遂立碑志以宋殿元是寺基殊不知宋宮原是錢王宮殿但展而大之夢僧取殿者正後為五寺之基見天地新番僧楊璉真伽主其地是其驗也德祐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為寺逆數至於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賈母

賈似道之母諸家小說言之不一或云逃禪夜宿賈門收而姦生似道或云賈涉在鳳口遇洗衣婦人挑而從之因别買於其夫或云流為萬安丞時與嬖婢通生似道至晉嫡不容其母賣為石匠之妻諸書所同也然其形容惡穢甚為慚惶予意其母為人家之婢必然惡賴之事因似道而故加之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不然何其紛紛耶

韻府多缺

韻府群玉乃元陰勁絃父子所纂收事甚少若太平廣記所載可怪隱僻者多未録也故姚江村為序故用紅羅栫原與重光了過角花月一字之纇然太清樓而問長房諸人扣銅刻拂文璧之談之二事以見群玉未收暗以譏之吾杭先輩徐廷之嘗欲補之以為非十卷不可昨見續編乃青田包瑜所輯已四十卷矣然於二事亦未收則知遺者尚多也且於群玉重出并無謂者幾半矣凡例猶曰著人常讀之書常談之事則畧之誠可笑也嗚呼殷氏纂之凿三十載而包氏幾四十年不能使為全書是纂者之非人耶抑造物者因不欲耶雖然當書多而有志年少者補之特功

愛妾換馬

愛妾換馬事見異聞録云酒徒鮑生以妓易外弟韋生紫叱撥彼此吟咏三更忽有長鬚者賦曰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蒸日故何惜乎傾城香嫪深閨未厭桃天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務其容馬乃称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鳴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未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者曰步文庭砌立當軒猝望新恩俄非吾偶也恋舊亡疑惜人眾之香散緑驄意已忘於一鬟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衣鬚又曰是知事有興废用有取舍彼以絶代之容為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為貴豈買笑之思既盡有類[illegible]之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唐人張佑又有詩曰粉閣香銷華屋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双眉緑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裹趂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燉文熛光作）人因詩賦之美知其事而不知其出處也予意異聞録乃唐陳翰所編古樂府中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註又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恐無此事如樂府升天行西烏夜飛等曲借喻明之者唐人好奇遂假借其事逞已才以賦之不然長鬚紫衣惟誕幽顯之說何其駭異哉後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訛以傳訛也異聞録且無木刻今見他集其事又不全也予特録其全詩并辨所以若南唐相嚴續與給事中唐鎬較呼盧而以愛妾易通天犀帶實有之者至今傳為笑柄

多辯

菽園雜記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某給事忌之劾以激厲風俗之勵不從力問罪法司吏亦不能明風厲勉勵古字皆不從力又後有兵科給事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答之明日吏不平執韻書以進給事赧顏遣之蓋識俗字不識古字也予以奏本
朝廷自用洪武正韻之字又何必古耶俗耶陸公可謂多辯

夷堅論地獄

世間果報之事此蓋憨愍天道好還者也若夷堅志言陰獄果報最多雖以盡辯且以許顏一條論之輕故細類

之獄既曰佛經傳記之所無故立巧名可信之乎許頗誤
答一卒罰二十劫以學陰獄彭汝礪剛介廉直但性刻而
罰五百劫而為判官使故殺一人一家謀叉獄衆者不知
又為何鬼乎又曰不忠不孝如朱溫莽尚在第十七獄則
自古及今不忠孝者亦多矣恐地府人衆亦難於容乎且
閻為閻王則得以治人之罪而有祿位矣志曰但免受罪
與鬼神均受飢苦然則何謂生而正直者死為閻王乎又
江湖紀聞云謝枋得為閻王遇故人林淮甚愁林曰君何
苦謝曰為鬼官可乎若是則閻王亦不必為矣真可發一
笑吾先子嘗與箕仙有親友問曰君仙乎鬼乎先子曰遂
是鬼問有地獄否連書無也此又可謂真證無地獄

春畫淫具

漢成帝畫紂踞妲己而坐為長夜之樂於屏春畫昭始於
此也後世以紂為春畫悮矣胡元娼夫詹俊子為淫亂之
物質淫具也時稱紂作奇巧以樂婦人奇巧謊器也蓋以
紂為不道以淫惡歸之耳夫二事非人所為錄出示人欲
知惡有所歸否則皆謂紂為之也此人所以不可為惡也

原棊及蘇王

棊有三焉圍棊博物志雖曰始於堯之授子而魏日休原
奕則辯明始於戰國無疑象棊雖見於太平御覽為周武
王所創然其名曰象戲又有其字日月星辰之名非今之象棊
明矣豈惟錄載唐岑順于陝州夜見車馬步卒之移擲乃
得古冢有金象局并子或者始於此乎故唐以後方顯又
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下燕則鬪象棊是以象為棊勢而
分陣鬪則象棊之名亦或始於戰國之來乎并棊始於劉
向因漢成帝惡蹴鞠之勞作以獻之其制義則備於柳子
厚序兼今不傳矣所傳者前之二種然一藝之事皆有妙
存於間以為易耶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為難耶往往小人
精絕故荊公東坡非不敏荊公棊將敗則隨手歛之避出
[illegible]東坡自云余素不解棊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皆
闔戶無人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欣然欲學終不能
也王之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
奩收黑白一秤何處有虧成蘇之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
喜余以咲皆不得其妙不能不為是言耶如窮其趣者則
有虎穴得子人皆驚靜看江山千里近之辭矣然又當知
王乃圍棊故有黑白之稱蘇乃象棊故遠聞其聲耳

黎明

徐廣曰黎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黎明者將明時也呂
靜曰黎結也程大昌曰諸黎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
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
雜也遲明用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予以惟從
說最是但黎黎字考之韻會等書古不通用惟犂當通用
蓋犂耕也田器也恐此犂字誤刻

五冊呼

近世稱呼各有所始予以所知者記之親家者五代李愚代馮道為相而惡道每指其所失詬劉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昫蓋道之親家也阿奢者集韻播作爹也唐世稱乳媪之夫曰阿奢竇儼貞聚常后乳媪王氏每有奏自稱皇后阿奢足下者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為屐着之每視屐悲曰足下足下之名方始下走者在下趨走之人蕭望之曰下走將歸延陵之皐是也稱妻曰賤累漢書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者註累謂妻子家屬

陶詩真偽

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人以謂江淹者韓子蒼辯其江淹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益江淹不類乎以為此句固不類而前說種苗後結孫酥陶公亦不如此雜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而未使一篇不潤以為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之殊不知乃朱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者自能辯之

孟文三變

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韓子曰牛羊遂而已矣王臨川曰牛羊蕃而已矣文雖三出義一而已豈孟不及於韓王亦如風草之喻也式茁壯自佳

古語有本

諸葛孔明有曰非澹薄無以成趣非寧靜無以致遠孫思邈有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淮南子主術訓曰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是知二賢之言皆有所本

兩參寥辨才

宋有杭州僧參寥唐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然集唐有藏蘭若僧辨才宋亦有高僧辯才隱天竺見淮海集

泰山沒字碑

泰山有沒字碑秦始皇所建今曰石表又曰碑套俗曰神主石予意謂石表者以理裁之而已謂碑套者理或然也按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作琅邪臺登之罘及東觀碣石東上會稽皆刻石頌德載之史記未嘗有無文之碑也（云六藝集七略碑錄皆）獨此泰山正封禪望祭之地復立無字石耶史傳封禪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此非其石函乎況金泥其文玉為之檢可無石套之理乎今史載封禪而無文可知矣且始皇立石頌德邀名後世安知不如晉人一樹於山一沉於水殆恐磨滅而復為一套之理乎非封禪文之套則頌德碑之套無疑且思倦遊錄載唐諸陵無碑獨乾陵西南隅有無字碑然獨乾陵欲表識之耶殆恐亦碑套耳今詔都楊太守（熊）親見其寺移無字古碑不意中復有隸文之石外乃套耳然後知碑為

隋唐所刻是古人真有石查事矣惜近時仕宦題詩云宣
帷無題字秦王不好書可笑

宋江原数

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莫抗而侯蒙舉討方
臘周公謹載其名贊於癸辛雜志羅貫中演為小說有替
天行道之言今揚子濟寧之地皆為立廟據是逆料當時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他賊也但貫中
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乂出
以八腿為赤髮鬼一直撞為雙鎗將以至淫辭詭行飾詐
眩巧聳動人之耳目是無足以溺人而傳之失其實也多
矣今特書其當時之名三十六於左

宋江　晁蓋　吳用　盧俊義　關勝
史進　柴進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劉唐　張青　燕青　孫立　張順
張橫　呼延綽　李俊　花榮　秦明
李逵　雷橫　戴宗　索超　楊志
楊雄　董平　解珍　解寶　朱仝
穆橫　石秀　徐寧　李英　花和尚
武松

四李杜三蘇李

李固杜喬東漢人桓帝　李雲杜衆同上　李膺杜密同上　李白杜甫唐人玄宗
蘇武李陵漢人武帝　蘇味道李嶠唐人睿宗　蘇頲李乂唐人玄宗　是皆同

時共稱其名者人或知一而不知其二也

換淮西碑事不同

韓文公平淮西碑當時謂事不實命閣去之教段文昌別
撰舊史文公傳行狀神道碑及新史吳元濟傳皆謂李愬
妻唐安公主女也碑辭多歸裴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居第
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訴碑不實遂斲去別撰而李商隱讀
韓碑詩亦有讒之天子言其私之句然而羅隱有說石若
患推碑役吏之事甚悉丁用晦芝田錄又曰元和中有還
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因至曰碑中
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勒段
文昌別撰與羅說同余謂推碑之事顯而訴碑之事微何
因史等乃遺其顯明而録其幽隱不可知者耶況役吏以
致帝問且賜孝忠烈士號當時豈有不知無乃執筆者謂
婦言為私而卒論近公故顛倒去取以為韓公諱耶

屠蘇酒

屠蘇本古庵名也當從广字頭故魏張揖作廣雅廜廯以
此屠蘇二字今以為孫思邈之庵名誤矣孫公特書此二
字於巳庵未必是此屠蘇二字解之者又因思邈庵出辟
疫之藥遂曰屠絶鬼氣蘇醒人魂尤可笑也其藥予嘗記
三因方上有之今曰酒名者思邈以屠蘇庵之藥與人作
酒之故耳藥用大黄配以椒桂似即崔寔月令所載元日

進椒酒意也故屠蘇酒亦從少至長而飲之用大黃者
閩山東一家五百餘口數百年無傷寒疫症每歲三伏日
取葶藶一束陰乾遇冬至日爲末元旦五更家調人各一
匙以飲酒亦從少起據葶藶亦大黃意也孫公必有神見
今録方於左

大黃　桔梗　白朮　桂各一兩八錢
烏頭六錢　菝葜一兩二錢

右剉爲散用絳囊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
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從少
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藍尾酒

藍尾二字洪容齋引白樂天之詩及燕語等言以解二字
俱無下落雖得後飲之意祇爲末座飲之在後也自又曰
唐人亦不能曉殊不知乃訛其事當求其字藍濫也說文
云濫滓淀也滓淀者渾濁也據此則藍尾酒乃酒之濁脚
如盡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知此則樂天三盃藍尾酒
得膠牙餳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則少蘊
請酒巡匝末俱通矣

七修類藁卷之二十六

辯證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子美不咏父母名

詩話嘗云杜子美父名閑詩中多不用閑字母名海棠故
不咏海棠予思杜詩中如曾閃朱旗北斗閑娟娟戲蝶過
閑幔何嘗忌諱至如花卉多矣而子美皆無所咏豈獨
海棠也哉或者偶爾不賦之也豈乎東坡有云少陵爲爾
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盡之矣

千字文

玉溪清話云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
成文或又云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搨二王千文召周興
嗣次韻二說不同然皆武帝時事也似當以前說爲是曾
聞詹仲和云在蘇常某家見唐刻千字文一帙儼然鍾繇
筆法但子昂後跋以爲東坡書不知何也余又以淳化帖
上千文亦類鍾繇其王著因海醎河淡等字以爲章草誤
指漢章帝之書則米南宮黃長睿辯之明矣其楊公談苑
云敕員外郎某人撰敕字是梁字余意戒敕雖典於漢至
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坡不得稱敕此非敕字一也
況前無武帝說話用敕字亦無謂且梁字既通草書又似
敕字必然傳寫之訛二也據此則楊公之言可信無疑余
又云武帝既命周興嗣以次成文矣又何云次韻殊不知當

時蕭子範有千字文一卷武帝集成千文故云若重字者
女慕貞潔與紈扇圓潔同與孫子吳枋野乘云宜改造清貞
予意清字亦有夙興溫清矣不若改爲貞烈人以華亭張
東海看出非也布射遼丸之遼當作僚蓋宜僚非此遼也
並皆佳妙從上文對讀來當作並佳皆妙旋幾文理方通
或者初時三字皆不錯亂後或刊寫之訛遂至如此惜今
若文徵明亦未改正至若閩中所刊童蒙之本所差尤多
固非養蒙之道此等未足爲辯也

臘

臘字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爲臘臘祭諸神也月令曰獵也
以田獵所得禽獸爲祭蔡邕獨斷曰漢祭曰臘臘合也合

祭諸神也按數義皆祭之名歲終以報本者今以十二月
爲臘月者正以說文謂冬至後第三戌爲臘也蓋此月有
臘祭是以名之耳然必於戌者爲何漢以火德王火終於
戌故歲終之祭於戌日惜許慎不註其義註其事殊不知
臘祭各從本朝帝德如宋亦以火王祭之日亦用戌若以
金王者則當以丑日水土王者則當以辰日故唐開元定
禮後用辰日臘祭也木王者則當以未日皆此德之終之
時也若曰唐以土德盛衰於丑故丑月爲之臘月非矣

賀知章

賀知章舉進士爲太常博士遷禮書而兼學士因事左遷
太子賓客時東宮官每久滯有書壁望禮者帝見之題曰
聽其自安書者去知章不安又病遂乞湖爲道士時八十
六矣大官既被逐垂老又病去尤有所乞豈二疏之流耶
唐史列之隱逸何也不過因請爲道士而明皇詩送以高
之唐詩紀事亦云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請爲道士捨宅
爲觀據此是殆夢中語耳捨宅爲黃冠猶不真也豈可不
審其來歷遂以爲高耶

漢遺文

予嘗因當道命註解求雨求晴二文而有感焉夫二文當
時一知仲舒之作一尚未知其人祇以文似穿鑿亦或仲
舒爲之也今見春秋繁露所載而後疑什世以椰子編西
漢文章只據文選固多遺軼予謂古文苑亦收拾未盡若

仲舒日食祝等文是也又王褒祭金馬碧鷄文雖嘗見於
學齋佔畢而亦録之不全不知又何也今謹録於左乃見
於後漢西南夷傳者文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祭金
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

唐詩晉字漢文章

嘗言唐詩晉字漢文章此特舉其大畧究而言之文章與
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如風草之說是也漢豈能及先秦
耶字書變入草法晉室能書者衆矣二王相繼盛於一時
故足稱許至如篆隸雖曰二王僧虔能辯較之秦漢古意
遠不及也故有書學自羲之壞了之說唐以詩取士故盛

於唐又得李杜爲之大宗若較晉魏諸人古選之雅又不可得矣至若宋之理學真歷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論之則宋之南詞元之北樂府亦足以配言耳

方隅不產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兎蜀無鴿此則禽獸顯顯著名者皆風氣使然若北無蜈蚣南無蝎之類不可枚舉也

楊貴妃生考

貴妃外傳以妃原係弘農華陰人後徙蒲州永樂之獨頭村父玄琰蜀州司戶正史傳亦曰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蒲州之永樂乃相同者而廣西省誌又載妃乃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求爲女携至京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據此則妃乃玄琰養女不知孰述當時何據作傳豈述郎唐人而爲國家諱耶樂史外傳可謂悉矣當直書之亦未知者豈宋廣西正當夏賊之後而圖志之未有耶不然何其詳而有所據耶豈鑿空杜撰漫無因耶借唐書失之必矣

白楊

洛陽志載北邙山多植白楊予以北邙古公卿塟地也今哀挽故用之白楊如柳而葉圓

孟子不行三年喪

吾師許竹厓仁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則不行無據焉止曰昔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又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葬前未幾而即反於齊止嬴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喪於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於塟畢之後更無餘隙乃至在途止嬴而可問耶余謂此說誠獨見也然亦萬章之徒文有未善故爲孟子之病耳不然何足以爲孟子李泰伯聞之當又作一非也

瓜田李下出處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飡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人皆知瓜田李下二句不知誰作左克明收之古樂府亦曰古辭不知乃陳思王之辭也惜編曹集者又失中間四句殊無血脉被之管絃亦不成調也

杭音

城中語音好於他郡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如呼玉爲玉（音御）呼一撒爲一（音倘）撒呼百零香爲百（音擺）零香兹皆汴音也唯江干人言語躁動爲杭人之舊音教諭張傑嘗戲曰高宗南渡止帶得一百（音擺）字過來亦足謂也審方音者不可不知

老杜詩蜀不真

杜工部所詠懷古詩云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

宫峯葬想像空山裹玉㲉龎無野寺中温公作通鑑不以
正統與蜀唯此詩許之其曰葬曰崩曰峯葬曰玉㲉皆以
天子與之也張註謂若春秋之筆信矣老杜豈直詩人而
已哉然至頌二字尚有未滿蓋主者一家一國之稱窺者
覬覦之意也天子有征無戰况窺竊云乎昭烈加兵
于吳問析壯謬之罪非無名之師也愚意欲以漢字易蜀
以帝易主以征易窺庶乎名正言順而於聲律亦不乖也

潯陽三隱

梁昭明撰淵明傳有曰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
劉遺民亦遁匡山與淵明同號潯陽三隱然不知何如人
考之晉史三人又皆無傳昨讀碧湖雜記始知其詳今緝

其要以明之續之嘗爲撫軍參軍淵明每呼爲周掾雖隱
廬山亦從州守遊爲之講禮校書故集中有示周祖謝三
郎詩譏其馬隊非講禮之句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
也常爲柴桑令故集中有和酬劉柴桑詩也

呼鼠召鶴

世有能呼鼠召鶴者予嘗求之乃以蝋黄和生漆假以書
符焚之則群鼠自至蓋鼠性喜其氣也又見儲泳祛疑曰
用狼糞黑犬皮又羽流召鶴國朝經書自有南嶽符呪依
法行之則來祛疑又曰用活鷄血書符呪字皆從又犬與
經書不同予想左道流傳自各有其如祈雨之術或五雷
或清微或用女人或用童子或用飛禽種種不可記也

隱語始

隱語之興起自東方朔只無毛聲謷謷尻益高之謔舍人
事本傳後遂有許碑重立之碑陰也見青箱雜記今人所知惟以
起於黄絹幼婦外孫虀臼之事耳轉而爲謎謎即隱語也
但句多而文不雅乃見於鮑照集中井字謎是其祖也至
宋蘇黄極盛金章宗又刊本以行

牛頭褌

今之牛頭褌即古之犢鼻褌也其來最遠史記列傳云相
如身自着犢鼻褌韋昭曰以三尺布爲之形如犢鼻自漢
已有之矣然猶未也二儀實録云西戎以皮爲之夏后氏
以來用絹長至于膝漢晉名犢鼻北齊則與袴長短相似

考犢鼻之名是則起于西戎變于三代而折中于北朝執
可謂小人之服而不出于古耶

蜻蜓熒火

蜻蜓點水飛時以尾醮水中杜詩所謂點水蜻蜓款款飛
是也然不知點水者乃生子也旣遺水中青蝌魚食之腹
脹孕虫噬毋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名曰蝦蟞虫及蛻始爲
蜻蜓此西湖舟子所言腐草爲螢月令古今註皆然然米
中細虫尾亦熒熒久而生翼飛去此則毛詩熠燿宵行者
是也又嘗見朽榝木變作蟬者半截尚是木也移時卽全
變矣此格物者亦所當知

衣火

余里人王宗海一日會宴於友人朱來鳳家宗海指其
絨衣曰昔在京都一夕其衣遍流火星爍爍有微聲過日
亦然客皆駭之又見黃門張靜之文集載云其新製綾衣
偶因婢妾拂拍閃火星隨衣飛地未知何也予後讀博物
志戰鬪死瘍人馬血積年久化為燐燐着人衣便有光拂
試隨散無數有細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始知前日
欠學之故張亦未見其書也

太宗太子

予嘗疑歷代太宗多有懿德世主多出偏宮就有一二正
宮所生又或不肖人莫知所以後閱亞卿何先生孟春以
為前星不正故應如此仰觀紫微垣未見其斜也或者天
遠小差難明耳至於太宗尚無所解書以俟知者

隱仕不同

續宋論曰宋祖幼從夾馬營前陳學究後得趙普因語謀
大事語及陳陳懼走不知所終談圃又曰後太宗即位召
為左司諫一夕醉死意談圃近時或得之也

張仙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
美丰儀喜獵善彈乾德三年蜀亡被庭花蕊夫人隨輦
入宋宮夫人心嘗憶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畫昶像以祀復
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
亦托前言詰其姓遂假張仙蜀人歷言其成仙之後之神
驗故宮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遍傳民間翌日宋祖命夫
人作蜀亡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人則吞曰君王城上豎
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並無一箇是男
兒因亦自見其情也嗚呼假神祀昶詩不愧禍花蕊亦可
謂鍾情義者張仙名遠宵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
贊譚築已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簡板水牌

俗以長形薄板塗布油粉謂之簡板以其易去錯字而省
紙官府用之名曰水牌蓋取水能去污而復清借義事畢
去字而復用耳然寫字恐其磨滅必自後而前反讀其文
予意元朝行移文書正是自後而前乃篆古字也今非昔
而效之事有牾合恐亦不可

元朝諱諡

元主質而無文諱多不忌故君臣同名者衆後雖有諡法
之禁不過臨文缺其點畫諡必死而後定不過一二字以
稱生前善惡要之二事暗合於禮足見蒞也豈如宋室一
字而有數十字之避唐時生加美諡至多設言肖夸皇之
所為可哂也此則禮失求之野耳亦新莽井田之事予至
國朝則又大過於元君臣無敢同名臨文止缺點畫必死
而諡字多取舊果不尚虛文可謂約中之道矣

西湖竹枝詞

竹枝詞本夜郎之音起於劉朗州蓋子夜歌之變也實有

風人騷子之遺意故楊廉夫云製竹枝詞者不徇愈於今之樂府乎吾杭西湖有竹枝詞一帙乃廉夫爲倡一時詩人和者惜無刻本予祖母之姑亦有一詞於上昨見瞿存齋詩話論其二章用意甚佳惜不知姓氏今補其姓氏于右其詩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儻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又云官河遶湖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前乃册丘李介石字守道作後乃富春吳復字見心作其人間傳誦雲歸沙嶼白日出水城黃乃吳之警句也

文公能畫

予嘗以文公先生因道學之大遂掩其詩與字也不然詩

字傳世亦過人遠矣不知先生之又能畫也昨見熙紹五年親傳已像今刻徽州筆法衣摺深得道子家數又歐文說林逋亦能畫皆傳誌所不載也

嘲學究

近世嘲學究云我若有道路不做猢猻王本秦檜之詩也秦蓋微時爲童子師仰束修自給故有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後以申王致仕申屬猴也故年隆山以為詩讖

襴衫

生員之服自宋至我
國初皆白衣也至洪武壬午二十四年方命易此玉色故宋時嘲生員十七字詩云聖駕臨辟雍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蛀又世說以白接䍦即今之襴衫正謂是耳俗言白衣秀士又士子出身後則曰脫白掛綠正謂是也然白色非吉服豈士子所宜哉
太祖易之可謂卓然之見也然其制度所以已具於
國事類矣

夕陽

宋景文公筆記辯夕陽爲山之西以今人用夕陽爲斜日誤矣蓋據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之說殊不知夕陽名之山西固是然所以得山西之名者亦由暮乃見日故也爾雅之註亦然今必指山西爲夕陽恐亦不通當隨

其語意爲訓可也如詩曰度其夕陽只當作山西如劉琨詩云夕陽忽西流則當爲斜日矣

旅病詩

庾溪詩話載一詩云病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床下履風動架頭巾以爲病僧題戶者有部使見而憐之遂言于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以養病僧謂唐以前僧病無安養之所故耳予以庾溪不知何據既以爲僧則不以家爲計而以蘭若乃安居之地矣何有於思鄉邪韓柳俱言其徒千人況皆有祖有師法派亦如吾人又安謂無人問疾今之僧帽乃私制也理一本無帽又何得有架頭巾耶且延壽寮未見載於書冊此一必病旅之詩無疑

大子禱卜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觀此二條則論語之答何其渾而簡莊子之答遂覶縷矣此或南華老人假之之言也使夫子實有是言則聖人之所謂卜者如此而論語之所謂禱者可知矣

米字法貫休

米字宕逸可愛近多效之原米法貫休也有石刻彌勒贊可證說林中以貫休字學米非也貫休五代人詳詩文類

守宮

守宮即蝘蜓蜥蜴爾雅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註曰轉相訓解是知乃一種耳亦如龍生九子類也故說文云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若守宮因其義而名之博物志曰取蜥蜴以朱脂和珠砂食之待躰赤搗膏以點宮人之臂則終身不滅遇男合即滅故曰守宮觀此可知如以其能食蝎故名蝎虎以其能祈雨又名龍子之類守宮之法鑒客揮犀以為東方朔進於武帝此或然也又曰以其能守鑰能知宮人有異志淫心者則吐血汙衣此則非也

一頓點心

世說云有人伺人祀祠主人問之何為答曰欲喫一頓食耳及攺齋謾録云唐時鄭傪家人備夫人之晨饌夫人顧姊曰未及餐耳止可點心是知二諺皆有自來也今則總渾為一句

仁和縣

仁和初無五代錢鏐始割錢塘鹽官二縣之地為錢江宋太平興國中改仁和至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駐蹕升仁和為首縣

玉堂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傳損抑椒房玉堂之盛寵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曰久汙玉堂是知實嬖幸諸之處乃漢殿名故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者有直廬在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翰院故翰院亦名玉堂繙右纂編謾言翰院亦名玉堂之署無着落矣又曰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但唐中書省亦曰玉堂註楚蘭臺之宮亦有玉堂（宋玉風賦倘佯中庭北上玉堂）東漢講授之宮亦曰玉堂（詳右叢編）併揭之

楊妃小字

楊妃小字外傳諸書皆曰玉環鶴林玉露載唐狄昌詩曰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阿蠻又似妃之小字况狄昌唐人必知之真（唐詩紀事作狄歸昌）李商隱詩又曰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間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窓前覷阿環此字或可移也）

九江碑工

元祐黨人之碑碑工長安民不肯鐫名於石載於正史九江碑工不肯刻碑皆往往於傳記中見人惜其不知名何燕泉叙録亦然也昨閲揮麈録得之而揮麈録又無板者因録出示人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脅直題居曰琢玉坊崇寧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蘇内翰黄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從其請

三耳

張君房坐説載三耳秀才事謂陰官晉方以事懇上元夫人不允聞陽世柳慎善文遂追令為表既而獲命喜曰子何願對曰欲聰明也乃取一耳置其額叢擲出一耳時

號三耳秀才又太平廣記載之但易晉方為唐張審通上元夫人為太山府君事意俱同予意此特一事而傳寫之訛不然何其事之同耶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墨花

古有墨竹墨梅而無墨花墨花始自北宋汴人尹白觀米畫謂世不生墨花者黑為水色毋道也毋但陰育於中故不見

乾德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旁替諛不已盧多遜曰此僞蜀曾有此號帝大驚遽令檢視果然予意宋祖既知即當改也夫何至四年之冬見鏡有乾德四年鑄字復驚以問宰臣竇儀奏曰蜀少主之號遂又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何其健忘或者一事而誤記之耶歸田録又以竇儀為陶穀

皮弦

嘗聞開元中有賀申智善琵琶以石為槽以鵾鷄觔作弦用鐵撥彈之至今傳以為異不知宋仁宗時杜彬又過於賀以皮為弦促節清音響徹林木故歐陽有詩憶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莫傳夫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漸近自然也皮去鷄觔尤遠而能獨步巧思亦何所致也宜其未有而來歐公之憶也近時有能反手彈者皆以為異憶亦一過矣

安南非交趾

安南一地諸書以爲即漢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所謂南越也按一統志九郡已屬廣東瓊厓等州今尚自有一國安南畱自是一地矣但不知自漢至隋或稱交州或稱交趾至唐方改爲安南都護府宋復稱交趾豈非因郡有交趾縣而然耶抑古有其名而然耶故宋後諸書載夷國姓名皆言交趾然按太史公曰南至交趾日月所照莫不抵屬言南極也又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者也獨蠻記亦然山海經曰交脛以國人交脛故也郭璞曰脚脛曲戾相交故謂之交趾今據安南乃漢唐郡縣其人百骸飲食與華無異唐姜公輔實愛州所生何嘗有交脛等說此必非古所謂交趾明矣或傳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銕圍不可攀躋中有土田惟一竅可入而嘗自塞之人物古怪不與外人通疑此或謂古交趾又不可知書此以俟后考其國興廢見天地類

蠟梅

蠟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尚咏黃梅詩至元祐中蘇黃以其色酷似客脾故命爲蠟梅而范石湖梅譜又云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而香又近之故云梅入譜若近以付子爲鸚鵡菊亦以葉梗似菊而花又同時也

三官

世有三元三官天地水府之說此理也蓋天氣主生木爲生候地氣主成金爲成候水氣主化水爲化候其用司於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元大也兩間之用孰大於此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

西江月詞

程學士敏政裒緝宋遺民録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之事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録西江月詞尚未辭明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甕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爲真武之降筆程以爲劉秉中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爲瀛國公時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馬是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當初指望甕生涯此寧宗之后甕吉剌氏不立已子而取順帝是無生涯矣程註云元主皆娶甕吉剌氏爲后而此云指望甕生涯蓋陰寓順帝非甕吉剌氏所出之意也予考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剌氏餘皆他姓且弘吉非甕吉不知程何所據今姑依之以辯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順帝北殂於應昌猝取西江寺梁爲棺之驗耳胡不通辯而註一句又似非是今補之而瀛國公之事明矣

甜酒灰酒

三山老人語錄言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爲證予則以爲非好甜酒此言比酒如蜜之好耳子美退之善飲者也豈好甜酒耶古人止言醇醪非甜也故樂天詩云量大厭甜酒才高笑小詩是矣又嘗見一詩云古人好灰酒引陸魯望酒滴灰香似去年予則以爲灰酒甚不堪人亦未然也且陸詩上句曰小爐低幌還遮掩意連屬來似酒滴於爐中有灰香耳然題乃初冬之絕句又似之昨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南容太守王元邀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相合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飲之風味頗奇遂有長篇曰小槽眞珠太森嚴兵厨玉友專其醇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凴石髓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據此果是用灰又不特用乾灰乃石灰耳予以二酒相和味且不正兼之石灰苦裂何好之有羅王相飲以爲風味頗奇或者二人之性自偏也陸飲灰酒或亦性之使然耶

蘇小小考

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塘名娼一南齊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解題下已詳明矣故古辭有蘇小小歌及白樂天劉夢得詩稱之者春渚紀聞所載司馬才仲事並是南齊之蘇小小也一是宋人乃見於武林紀事其書無刻板其事隱微今錄以明之蘇小小錢塘名娼也容色俊麗頗工詩詞其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相與甚洽歎遇二年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于業遂擢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得偕行不敏並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命送盼奴爲言盼奴有妹小小俊秀善吟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有宗人爲錢塘倅托召盼奴領其物倅爲召之有蒼頭至云盼奴於一月前已抱病歿小小亦爲於潛縣官紬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出詰之曰於潛官紬汝誘商人一百疋何以償之小小回覆此亡姊盼奴之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恩盼奴在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語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姊盼奴周給後中科授官去久盼奴書念因是致疾不起而卒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篋外有伊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小自謂不識院判何人乃拆書惟一詩曰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和之辭不能倅强之責以官紬罪名不得已和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紬事無倅大喜蓋以所寄與之力爲作主命小小歸院判與偕老焉按此曰太學曰錢塘詩曰還似大蘇無則可知矣又有元遺山所作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入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

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詞既說鶯鶯燕燕之後此蓋是趙司户小小也今人止知是蘇小小不知是何時人輟耕既備載數事辯以為南齊人矣又不知有宋蘇小小故復載虞美人之詞也一本小小又作小娟蓋抄之者之誤殊不觀所寄之詩若是小娟則音拗矣何不另換一句况又有虞美人之詞之可證春渚紀聞又載小小之墓在錢塘縣廨舍之後（蓋縣原在錢塘門邊去湖上西陵橋不遠）故古辭有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之句此則南齊小小之墓必在西湖上西陵橋故油壁車之事俱在湖上若以托仲才之夢有妾本錢塘江上住之句即云在江干差矣元人張光弼有蘇小小墓詩云香骨沉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更可憐註墳在嘉興縣前今為民家所占既曰縣治又曰西陵亦不知而渾言此必宋小小墳耳何也趙不敏乃吳人安知不住嘉興院判既取小小而終老可知矣此特光弼不知有二而差言予既辨其人復辨其墓以正輟耕之不足

嘯

嘯說文曰吹聲也詩註曰蹙口而出聲嘯旨曰氣激於舌而清謂之嘯漢書曰嘯嗷也楚歌聲據此數意似長吁鬱悄之狀悲歌之情而難於形容也故阮籍曰於聲則未諧今且數事證之可知也滌至之女倚柱而嘯潛婦曰何嘯之悲也劉越石為胡所圍登樓長嘯胡騎聞之皆悽然長嘆樹炳乞渡舡人不許炳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世有不知者即以笑為嘯可笑也

朋友麻

魯齋王文憲公柏嘗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正服乃以義起為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處之未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鄭康成曰朋友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經帶因之攷證諸書定為白布深衣加緦之經帶冠加緣武謂擬之於衰也又曰勉齋黃先生考之尤詳其書進之於朝然魯齋所攷止是康成之一言勉齋所宗又未見其書予以孔子嘗吝孟武伯曰同寮有相友之義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聖人之言豈非有服之證乎又鄭廞荅孫敬夫曰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又非魯齋之議之證乎

放光石

峨嵋匡廬五臺山皆有放光石清晨映日而有光五色自下而上有佛像在上者則僧人以為佛光既是佛光何待日而方明非日則不明其不神可知矣是知其山之石蘊于上者皆放光之石也嘗有人掘其石置諸日中有五色光非山石則不明也此陰氣召陽而光彩自絢亦山川靈

氣也若奇怪類出所記皆自空中所現此又非是石也然嵋志中已載此石矣但前一段論山川有光處又不明言此石尚疑惑也

啌子蠻子

北人重厚體壯實而大謂有台輔之相尊美之稱北音呼台為啌故曰啌子典午之世之言也南人相貌鄙薄體輕浮其皆類乎厮役故稱奴婢為蠻子自夏商之世已言之

元宵燈

上元張燈諸書皆以為沿漢祀太乙自昏到明今其遺事容齋三筆既辯史記無此文尚未得其實事物紀原又引僧史略以西域十二月三十乃漢正月望日彼地謂之大神變故漢明令燒燈表佛今乃遺事夫事既無據將日尤非不足信也春明退朝錄以為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山燈詩以為起自南朝予以此雖燈作未知何時之燈之咏也不若顯顯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然千燈因旋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繼而常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夜敕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是始於睿宗成於玄宗無疑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宇義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者聞太祖初建南都盛為綵樓招徠天下富商以實國本元宵放燈多至十餘日後約中定今五日耳

張三影子野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也高齋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墻送過鞦韆影以句工而人目為張三影也后山詩話又改後二影謂簾幕捲花影墮絮輕無影人皆不知何以不同不知初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蓋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也公曰我張三影也遂舉後山者言之但原辭尚多數字因詞也後高齋因子野有前詩三影者亦佳遂著之二收較之似不如公自舉者又見石林詩話云子野能文章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年八十餘猶蓄聲妓東坡有聞其買妾將八十五詩以戲之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全篇用張姓故事乃戲言耳若歐陽公誌墓之子野乃博州人偶然同時同名同字也故誌之所言迥不與三影為人同也前乃天聖八年進士後乃天聖三年進士

毀碑營塔

元楊璉真伽胡僧禿賊也毀碑刻以為浮圖萬世唾罵殊不知宋天聖中有姜遵守永興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磚甓為浮圖此中國讀儒書者也不知其心何見此尤可怪者胡僧也

宦官娶妻養義子義壻

元順帝時中官趙伯顏不花乃擒契丹之士時年已踰三十妻子具矣憐其才而止刑其勢爲奄人命爲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乃與之共處然唐李輔國特娶元擢女漢曹騰有養子曹嵩而來趙高有養義女贅其壻閻樂閻樂後弒二世是中官之有妻壻并養子養女始自四人焉後皆效之亦陋矣治世所無也

陰火

予一夕見地中有如燭煤者數十以火視之乃日間所食海蝦殼也異之莫得其理又嘗聞東坡遊金山寺二鼓見江心炬火燭天棲鳥皆驚故有悵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後聞習海事者鹹水夜動則有光影響[illegible]前二事亦未深得也昨讀王子年拾遺記云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卽金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滴火不滅乃陰火也始知東坡亦欠讀書窮格而蝦殼豈非海水之餘氣乎

方頭

今人言不通時宜而無顧忌者曰方頭舊見輟耕錄引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今讀陸魯望苦雨之詩又曰有頭強方心強直撑柱頹風不量力觀二詩之意方頭亦爲好稱若以爲惡語是末世之人論也

歷代尺數

禮記以手布爲尺准南子以十二粟爲一寸說苑以一粟

爲一分其源之來也莫適從玉海諸書俱起自周尺爲主以較各代之數豈非以制度至周而備耶殊不思大禹聲律身度所制十寸爲尺理之必然況諸書又同此國朝之所尚焉若周制既短書各異言今則起自夏代未備者考以補之不同者遂註於下然其文姑依其舊比周幾何也蓋長短之數以夏較周可以意會否則布筭少差相去遠矣

夏十寸爲尺(通鑑外紀十二寸爲尺蔡邕獨斷九寸爲尺)商周八寸爲尺(外紀獨斷)(皆同但獨斷以十寸爲尺而通考謂之未詳姑依諸書)秦比周七寸四分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三國吳蜀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後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玉尺(世說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比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陳尺同後晉東魏比周一尺五寸八毫後周玉尺比周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市尺與後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只同上(後周市尺開皇官尺皆鐵尺也)萬寳常所造水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前多用鐵爲之至此多用木)唐尺與古玉尺同(貞觀中武延秀爲太常卿以爲奇玩獻王尺而失之其迹猶存所定律六之五耳)開元尺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五代世短多相襲忘亦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

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八三寸五分已上出宋三尺圖叢書告
泛論以當時未有一定之制 元尺傳聞云云大志無考焉

正音註差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不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君從何處來此賀知章詩也註曰衰字出四支韻殊不知此詩乃用古韻來字有韻爲釐字者若楚辭山鬼篇天路險難兮獨後來叶音釐回字與危爲同協皆四支韻之詩也註者不知反以爲灰字韻者差用衰字且吳才老韻補辯明十灰古通於四支可知矣若今人不知箍文此日足可惜皆是古韻以爲眺用各韻俱矣故才老嘗曰元和聖德詩與此日足可惜詩俱用一韻

名號甫

漢書高帝紀曰爲謁爰盎傳曰上謁顏師古註曰爲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上謁若今通名也據此則爲謁似今脚色手本而上謁似今之拜帖矣及見刋誤亦以上謁爲投刺予意師古李涪皆以已意註之蓋謁字之義告也白也請見也數訓而已况古無文刺惟書竹簡故陳時虞荔尚云未有版刺無客拜謁何得以謁便可爲投刺耶但紫微雜記中載禰衡題名於紙投刺公侯此則可爲投刺之始也圖書古未有別號軒亭之名自唐李泌端居室始表德用甫字者起自荊公當時附勢者多效之故有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圈之説然甫字亦用於字內後人於字之下復用一甫字或換寫作父字其義固通但亦是畫蛇添足之誚云

兩頭蛇

世言有見兩頭蛇者必死自叔敖埋後不聞有見之者弘治間餘杭方萬初過新嶺因倦少憇樹下見蚯蚓白頸者長尺餘蜿于路左須臾電出兩頭蛇蛇蜒而去竟亦無恙余聞之往來胸中謂古人之所言果妄耶抑方之所見非此蛇耶遂考本草白頸蚯蚓止言最毒不云能化蛇及考兩頭蛇下云大如指一頭無口目兩頭俱能進退此會稽乃越王弓弦所化又見嶺表志以爲嶺外長有之言飛樂進退與本草同愈疑以爲果如二書所云則見而死者誤多何又未之聞耶且無蚯蚓之化之説後讀宋張文潛所著明道雜志方知所以志云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如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者不過如大蚯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觀此則二書所言皆山蚓也正方之所見者也但弓弦進退之説乃妄耳若真兩頭蛇自是怪物或世所無有則見之者必亦怪矣

巾幘冠帽

近世士夫私居多用巾易帽以爲古雅而貧賤者則以易辨亦皆戴巾以爲可笑不知古者士夫冠庶人巾也按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漢書曰卑賤者所服傅子曰古

賤者服也故曰庖人綠巾士人戴之起於漢末若郭林宗折角巾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晉輕浮則有接䍦漉酒之稱矣蔡邕獨斷曰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故王莽頭禿乃施巾時人云王莽禿幘施屋是皆包巾故方言覆髻謂之幘也然六經之中止言冠如虞人以皮冠野老以黃冠漢高祖紀曰帝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又有通天進賢方山等稱今人戴冠而不復加以巾人反為褻此尤可笑也但古冠皆如今之獬豸忠靖之流非道士之冠耳若夫帽則上古衣毛帽皮則帽名之始後世雖戴私居服也元則胡人專尚之中國之人多戴大帽大帽亦羌人服也至用絲羅馬尾則又近代之易

牛羊眠東北道主

世人皆知陶侃葬母之地乃老人所指牛眠處也而不知羊眠者乃章得象母陳氏嘗聞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眠處鵓鴣啼章家墳是也又世人止知東道主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之言[illegible]不知有北道主云出光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illegible]餘慶[illegible]與羅[illegible]鄭還[illegible]謙上至[illegible]

鄭上指語座客此吾南道主人

七修類藁二十七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二十八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曲語有本

[illegible]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院閒晝翠[illegible]鶯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牆望高樹海棠帶雨胭脂透[illegible]因循過了清明時候撥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携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今曲中簾幙風柔庭幃晝永海棠帶雨臙脂瘦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二花蕊夫人

前蜀王建晚年納徐耕二女長為翊聖賢妃次為順聖淑妃後賢妃生王衍淑妃號花蕊夫人二妃遊燕汚亂亡國後乃隨衍入唐半途遇害後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乃作宮詞者國亡乃隨昶入宋後為太宗射死亦姓徐或曰費園雜記又云墓在閩之崇安者乃南唐宮人選入宋宮太祖號為小花蕊予考二人最明若是則有三矣但號便入宋死亦未必發葬閩地恐崇安之墓為訛不知陸公何據也閩地彼時雖屬南唐亦遙受降唐自多事閩復奪於吳越獻表世宗未必王氏宮人民間女子曾為李煜選也

梅雨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栁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覺晚春此子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粵之梅雨三月矣東坡吳中詩曰三旬過又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又坪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霑敗人衣服予嘗亦戲爲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相同江南五月黃梅黠人在魚鹽水滷中是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

黃鶴樓

嘗言李白因崔灝題黃鶴樓詩既工遂有恨不搥碎之說故不再題而去遂題鳳凰臺以擬之今集中又有望黃鶴樓古詩一首意前聞訛矣然細讀之乃是題黃鶴山者樓因山而得名不應無一句到樓字上此必刋題之訛不然何有崔灝題詩在上頭之句耶又楊齊賢之註但遇黃鶴樓處或註鄂州鄂州又曰在邲州不知何也下文復云因山得名又似一矣

奪胎換骨

冷齋夜話載山谷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覺範復引樂天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至東坡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謂奪胎予以山谷之言但是而覺範引證則非矣蓋東坡變樂天之辭正是換骨如陳無己挽陏豈云缸原無趣日江漢有東流乃變老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皆此類也若安石即事云靜憩鳩鳴午乃取唐詩一鳩鳴午寂紅梅云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春即晏元獻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此乃奪胎也山谷之言但加數字尤見明白則覺範亦不錯認如造字上加別字形字上加復字可矣

永樂正德

紀年之號必擇正大光明之字必有疑似即不用也如淳熙之淳先用此純字人有言純字有屯字在傍遂不用也有因時事而用好字眼者如

國朝天順之類是也必不可重用古今不易之道若用先朝字眼有故而然如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因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爲不可及也故改元爲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至宋孝宗即用以爲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出宦遺筆）和并南唐賊張遇賢年號（出五代史）而正德亦宋時西夏賊之年號（出宋史）不知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此即劉豫之母謚慈獻宋理宗生母亦謚慈獻之事歟

張司封

錢塘江干張司封廟宋太宗朝進士仁宗景祐中出爲兩浙運司名夏字伯起雍丘人也正史作兵部郎中前爲兵部郎也舊碑作張太常由後嘉祐又有功而贈爲太常少卿也宋祠典作工部員外訛也俗呼司封以其有功授司封郎中也其稱謂不同如此按四朝聞見錄云杭州江岸率多薪土潮水衝激不過三歲輙壞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潮既成杭人德之慶曆中立廟於堤上嘉祐十年又因功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詳賜其額曰昭貺今廟中之碑作真宗時出爲運使治塘天聖間石塘又壞運使田公知府楊公率僚屬祠公堤上功成贈太常官封寧江侯則慶曆年也至大觀改

元封安濟不知何據予意葉紹翁之作四朝錄尚近當時所考必精今廟之文恐亦傳訛且真宗時司封既築何數年之後田公楊公又爲築之碑曰石塘復壞於天聖何至慶曆之時方稱有功朝命贈官封爵時之相去又遠矣若夫四朝錄以爲作堤十二里碑文曰四千六百四十丈此則量約之數同也但江塘有三十里之遠而二丈皆不言所修之處予意必自司封廟址下至慶春門蓋今自候潮門內以北一帶街坊土地皆安濟之廟必當時沿江小民亦各立祠以祀蓋此街原係外沿江之地且慶春以北又爲新塘乃國朝之築而錢氏之築想皆通塘之地矣或歲久而中之一段已壞乃爲昭貺之再築餘者或修或增不至大壞而爲功之易耳予嘗見杭志祀典於昭貺之下欠載碑文因留心以考之故畧言於右

青衣泉考

杭吳山重陽庵有泉曰青衣洞泉臨安志杭州府志皆以爲唐開成間道士韓道古遇青衣童子入洞故名按洞宋爲宮蔣觀之地韓侂冑鑿山爲園作爲流觴曲水白青衣下注於螺十有二折瀕於閱古堂前即名泉爲閱古見說郛故當時言官論侂冑有刱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蓋宋太廟正當泉下之山也又考陸放翁閱古泉記則記中但言泉之甘寒清冽鋪叙物景無青衣之事也又曰泉壁有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而癸辛雜志載爲元年六

月南嶽道士邢令錢塘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俱不言道士韓道古事也作記時寧宗嘉泰叁年予意青衣之事必見於嘉泰之後咸淳之前故陸記無而臨安志有也今二志以爲開成非矣而洞記以爲見於大德丁酉尤非也予又恐韓閱古訛而爲韓道古未可知若夫建庵之日必開成年間鑿石之字可證矣但恐名非重陽至大德間始有重陽之名故石壁又有舊徽子書大重陽庵字微頓元時隋唐今庵記曰韓之建庵無歲月是考之不精未細有入分題名之石刻故泛云耳惜八分之刻歲久石長今不明白如末後諸葛鑑元書止有元書二字可嘆

集古錄碑字

歐陽公集古録中載後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前碑考云孔子十九代孫宦至河東太守惜其正當名字處而磨滅不可知也後碑考云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字德讓歷郡諸曹吏惜名磨滅不知也碑在孔林中寻以先聖宗譜考之十九代孫河東太守名震字元上二十代孫都曹吏字德讓名謙也都尉君名宙正孔震之弟不知歐公當時每碑或考或論皆有下落此何不借孔譜以考之耳今爲補之不知二碑今尚在孔林否

共工考

嘗讀董子禱雨文中共神共工意共工惡臣舜所流也何以主水後見淮南子原道篇曰共工與高辛爭帝不勝遂潛於淵註謂共工以霸力行水於義農之間者也杜預曰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而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顓頊擒之之說又史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害天下墨天弗福庚民弗助女媧氏戮之據此則因其受水之瑞能振滔之死即以之爲水神也故後世言之者以爲名在羲農之間是矣非堯典方鳩僝功者乃舜所流耳其戮之者曰女媧曰高辛曰顓頊不同世遠事徵紀之錯也其曰爲神者皆有天人弗祐以害天下者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不絶也

偽墨艾納

烏賊魚暴乾俗呼鯽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也又龜尿磨墨寫字於水板可進寸許雖水洗斧削亦不磨滅艾納出西域似細艾又松樹皮上綠衣亦名艾納以之和合諸香焚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亦奸人假以爲仙者皆以二物紿人

張顛書

張旭雖以草書名世予嘗見有郎官石之楷也楷字無出顛掷掷雖有骨似踈脫少勁拔且書體一倒魯公之書予所見者東方朔像贊與金天王廟題名皆大字也一則莊偉一則俊拔小字如千祿帖與麻姑壇記千祿則持重舒和壇記則遒逸緊密似非一手所出意者傳模鐫刻之有工拙耳又觀多寶座位等碑則筆意又迥不同把翫久之筆畫形體雖有粗細大小而帖帖有法愈看愈佳此公之書百世不可及也殆如公之爲人雖所遇不同無一毫之邪媚正歐公云杜齊之碑雖不書名殆非魯公不能也正謂是耳

易文別見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李肅遠運命論曰何以正人曰義易曰履虎尾愬愬終吉呂氏慎大篇曰愬愬履虎尾終吉

欸乃

欸嘆聲也亦作欸本哀音收灰隊二韻亦讀作上聲欸拨

說文無欸音也乃即俗之迺字春秋傳以爲難辭王安石謂繼事之辭也而說文亦無靄音今二字連綿讀之是棹船相應之聲柳子厚詩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也後人因柳集中有註字云一本作襖靄謂遂即音欸爲襖音乃爲靄不知彼註自謂別本作襖靄非謂欸乃當音襖靄也黃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欸乃且是湖中節歌之聲元結有欸乃曲已一錯也其甥洪駒父又辯曰柳子欸靄一聲山水綠而世俗乃分欸乃爲二字誤矣觀於齋尤爲可笑不知此數字爲何字也雖海篇雜字中亦無也又按劉蛻文集有湖中靄迺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曖迺深峽裏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則知二字有音無文者特柳子用此二字後人註之毛晃增入韻中故數字之意皆同而用字自異是數字不妨並行特用其音意耳韻會已少辯之矣

桂花四出

諸花皆五出蓋土之生物五爲成數也巖桂止四出者秋已屬金西方金之成數又四也故桂金色而四出開於秋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讖緯進者云古者[illegible]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于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有事

綠頭巾

吳人稱人妻有淫者爲綠頭巾今樂人

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意人言擬之此也原唐史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綠巾以辱之隨所犯之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着此服爲恥意今吳人罵人妻有淫行者曰綠頭巾及樂人

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皆此意從來但又思當時李封何以欲用綠巾及見春秋時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以綠巾裹頭以別貴賤然後從知來以遂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則深於樂人耳

杭石經并考

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洞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疊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

國朝改爲仁和學後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昇致爲歲深零落踣臥草莽間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吳訥督郡收緝凡得百片寘之大成殿後兩廡以爲不全之器矣然向微申屠公之力此物安知其所耶蓋亦輟耕錄中唐義士之流也惜無所考不能

倚述其人耳又有高宗自製伏羲堯舜湯武孔顔曾孟贊并書仍小書七十二賢替李龍眠圖像今與石經並存唯秦檜之文侍御磨去之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至於歷代石經漢有蔡邕隷書傳稱六經止是易書公羊禮記論語(洛陽記)此石在洛陽大學門外魏有邯鄲淳所書三體石經予意此亦恐訛蓋淳乃漢順帝時人作曹娥碑時年必二三十矣至魏文帝已百數十年魏畧載淳爲博士恐又一人否則或梁鵠鍾繇等書晉惠帝時侍中裴頠修學書經刻石皆在洛陽唐貞觀時太宗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是名九經字樣文宗時尚重爲祭酒與鄭覃復刻九經皆在長安國學也後蜀孟昶時孫逢

吉等五人書刻七經(周易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於益都宋嘉祐中楊南仲章友直篆書六經於國學至高宗之刻共八次也册鉛論以邕書爲第二熹平四年事初刻在靈帝光和六年予意既無書者姓名年分又倒恐亦非也

相逢盡道休官去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仕路多誦之不知唐人詩也革册寄靈徹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林計五老巖前必共聞徹本酬云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欄杆

欄杆有二義木之欄杆人人所知若曹植詩曰月落參橫北斗欄杆欄杆橫斜貌也又長恨歌曰玉容寂寞淚欄杆欄杆眼眶也故韻書有眼眶之訓

歐陽詹

論語陽秋曰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爲慈孝最隆及觀閩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剪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卒斷爲不孝而續談亦以爲未孝余讀其文集詩有發太原寄所思正其妓矣至於樂津店絶句有所恨二章是男女之色皆好之者念其爲人素必如韓之言殆一時之偏蔽使之然也韓非同

榜相好之故故亦曰今其死矣而非若他人之辭死於何疾何所也孟簡又有恃之之說明矣苟讀其書求其爲人偏於情義之篤者故韓公之言亦不誣

翰墨全書人號

翰墨全書大德間劉應李所編多取近代宋末詩文篇章之下多書字與號鳥顯者可知餘無姓名猶不具也因以所知者或名或字以其世所行者書之於葉以便檢閱

羅竹庵(頌) 羅存齋(鄂州) 羅此庵(點) 羅止之(適) 趙紫芝(師秀) 章泉(蕃) 章義若(協) 章懶齋(…) 徐毅齋(僑) 徐山民 徐思叔(得之) 徐衡川(衡山谷) 戴石屏(復古) 戴東臯(敏才石屏父也) 韓澗泉(淲) 韓南澗(…) 曾茶山(幾) 曾梅野(…) 王初寮(…) 王仲至(欽臣) 王盧

溪（惟正）教授蘭王腥軒（貫）王從周（蒲）陳后山（名師道字無己一字履常）
（即卸衣陳仁叔）之陳簡齋（名與義字去非）陳野雲（至道）陳覺民方秋厓（岳）方
北山（之豈）張芸叟（名舜民）張文潜（耒）張無垢（九成又號橫浦居士）張商英（號無
盡居士）黃知命（叔達山谷弟）黃白石（名景說）黃宗庵（大臨亦谷弟）黃通老（中）
汪浮溪（藻）汪龍溪（亦名藻）汪玉山（應辰）姜梅山（特立）姜白石（夔）潘
轉庵（柽）潘邠老（大臨）蕭千巖（德藻）蕭梅坡（介）朱蒲山（里）游唐林
（了蒙）游樂巖游伯莊（儀）尤梁溪（袤延之）杜小山（耒）李梅亭任斯庵
鄧中齋（光薦）彭屈齋（子翔）劉溪翁（淮）劉伯龍（褒）劉篁嶼（子寰）劉龍
洲（過）劉後村（克莊）劉季孫（字景文）劉良佐（名應時）孫花翁（季蕃）孫南
叟（伯溫）馮艸溪（時行之）袁遯翁（世弼）謝無逸（逸）馮古洲（父莊）馬碧梧（廷鸞）
梅和勝（擇德）鄒定（可久）武允蹈（德由）阮梅峯（秀實）林可山（洪）

書札可全

今書經多錯簡脫文謂非古文也宋三朝志載雍熙中日
本僧奝然入貢云國中有古五經歐陽公日本刀歌云
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
世無人識古文歐言未必無據又一統志永樂中沅州御
史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是儀禮亦未亡也不知當
時廟堂無一人表章傳之今日無一人奏以取之豈古人
求逸書之意耶予問人曰不知豈所載皆非耶

周公謹

元人周密公謹居弁之東作書曰齊東野語後來杭居癸
辛街書名癸辛雜識泗水出山東魯縣號泗水潛夫又嘗
居華不注之陽號弁陽老人以周子窗前草不除號草窗
其識號各有意也紀之

劉徐紀錯

翦勝舊聞載劉伯溫之西湖望有天子氣於吳頭楚尾及
見張士誠後登虎丘又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復過濠
謁郭子興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告曰後十年當爲天子我當輔
之拂衣去按劉伯溫行狀誌銘功臣録則見士誠以下俱
無也至正十九年天兵繞下處州命孫炎爲守炎三請伯
溫方見然後聞道謁
太祖於金陵遂相輔焉後惟爲母喪一回非見而識之久而
後仕也舊聞又云徐中山王追及順帝特縱而去之郭滁
陽有五子亦謬也徐常二帥既定山東會兵臨清則順帝
已集宮嬪儀行矣滁陽三子自載廟碑非讀書多而以耳
聞者述此野史所以誤人也

夢占

高宗夢傳說武王夢九齡孔子夢奠於兩楹文中子曰至
人無夢則經傳之言非歟夫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隨
物而應無因延也偶夢焉神靈啓之也故無夢者無衆人
因想之夢耳所稷之者也周禮有六夢之占漢藝文志七
畧雜占以夢爲大洪容齋曰今妄術如林夢學殆絕非也
由晉樂廣因想之說興而夢之理明矣夢之理明而不必

於上也故至晉以後絕焉

明皇遊月宮

唐明皇遊月宮異聞錄以爲同中天師唐逸史以爲同羅公遠集異紀以爲同葉法善其中遊事又小不同羅公遠多擲丈化銀橋之事集異記載所遊過潞州幽怪録又爲過廣陵似此諸所不同要非親切之言眞實之事好奇者之所爲也或一時宮人傳訛之事耳

仙亦不久

予觀仙家之事如丁令威返家而人民已非王質觀棊而伐柯已爛則時刻已過百年矣然人之所以慕神仙者以其能長生久世今須臾過百年若七八十年是過數千年

矣則其處世亦若人之光陰也後亦散去與人同亦何貴哉

象膽

舊聞象膽春在前左膊夏在前右膊秋則後之左膊而冬則後之右膊近會仕宦於廣西者云土官嘗殺象享客其膽不應四時四膊也予心疑甚豈肉具十二生肖各因其月分而以膽附耶因考埤雅舊說固具又云亦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建寅在虎肉也則與宦客所言相同此理也舊說爲謬

七修類藁二十八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二十九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各詩之始

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論之漢有韋孟一篇雖入諸選其辭多誹怨而無優柔不迫之意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當爲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模擬太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難古苟非辭意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五言古詩源於漢之蘇李流於魏之曹劉乃其冠也汪洋乎兩

晉靖節最爲高古元嘉以後雖有三謝諸人漸爲鏤刻追唐陳子昂出一掃陳隋之弊所謂上遏貞觀之微波下决開元之正派直至考亭夫子又得其雅正之純也揚仲弘曰五言詩或興起或賦起或比起須要意深辭溫感慨傷思者貴乎感動人情閑適寫景者貴乎雅淡悠揚如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能哉七言古詩唐詩品彙高漫史詩話皆云雖起於漢武柏梁之作而甯戚南山歌已備其體矣予意商歌後雖七言首二句三言已非古詩之體若歌行可以長短句七言古詩恐當一律成文始於漢武無疑也若以商歌爲是則薤露等篇亦可以入矣但選中有一二歌字者不知何也惟品彙最高辭旨雖似古詩而

終贊一歌字者則多入長短句矣故詩法辯體入韓公河之水於七言不知劉復又斷爲此楚語也絕句之法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摩詰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甚楊言大畧如此而不考梁簡文夜望單飛鴈則已有七言絕但少耳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絕中四句皆不對者則絕前後各兩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是也周伯弜曰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此又其法也歌行等作詩林辯體云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雖其名各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此又所當知也律詩雖始於唐亦由梁陳以來駢儷之漸不若古體之高遠大抵律詩拘於定體詩至此而古意微矣雖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但至於換句拘體之類又律之變斯爲下矣楊仲弘云凡作律詩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字俗意俗語俗韻可謂至妙之言也排律雖始於唐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之間儷句尤多大抵止於五言七言則絕少矣不當鍊句鍛字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陳意通篇貫徹若老杜贈韋左丞等作前後不對處也有此極其佳者也

中秋不見月

永樂中秋　上方開宴賞月月爲雲掩召學士解縉賦詩遂口占風落梅一闋其詞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

上覽之懽甚復命賦長篇又成長短句以進歌曰吾聞廣寒八萬三千修月斧暗處生明缺處補不知七寶何以修合成孤光洞徹乾坤萬萬古三秋正中夜當年佳期不擬嫦娥悞酒杯狼籍燭無輝天上人間隔風雨玉女莫乘鸞仙人休伐樹天柱不可登虹橋在何處帝閽悠悠叫無路吾欲斬蟾蜍磔其兔坐令天宇絕纖塵世上青霄粲如故黃金爲節玉爲輅縹緲鸞車爛無數水晶簾外河漢橫冰壺影裏笙歌度雲旗盡下飛玄武青鳥銜書報王母但期歲歲奉宸遊來看霓裳羽衣舞　上益喜同縉飲過夜半月復明朗　上大笑曰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蓋既以其天才又歌有坐令天宇絕纖塵等句今集止載後歌而遺佚者多也

學詩有成

國朝羅璟江右人也自習舉子業至登科不知何謂之詩後考庶吉士學士試以秋宮怨默然無以答遍問同考者同考對以韻腳逆結聯對如此然後即作一詩云獨倚欄杆強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羞將離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蛾雨過玉堦秋色靜月明青瑣夜涼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奈老何主試者語之曰爾後必能詩已而果然即此詩有別才亦可知也

詩意同

予嘗見一勢利之人因即瓶花而作一絕云白白紅紅室滿春祇將顏色媚時人不知根蒂緣無幾獨藉瓶甖枉弄神昨讀郭元振集有詠雲絕句曰聚散虛空去復還野人閒處倚筇看不知身是無根物蔽月遮星作萬端予意此詩郭亦當時或譏武氏故與瓶花同意耳

各文之始

詔勑制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代無名秦李斯始議命為制令為詔至漢高祖有太子勑武帝有責楊僕勑誥雖本於湯誥布告令於四方者也與詔同義然聖經不與後世文辭同故辨體取春秋傳文為式今乃告身之誥是也夫四體自唐以後多用四六殊不知制誥雖可而詔勑必須直言皆貴乎典雅溫潤理不可僻而語不可巧也策義有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成

政類今之奏疏說文曰謀也問而答之謂之對策則今之科場者是也呂東萊分之為二類是矣辨體載制策而遺對策恐未盡也至於冊立皇后太子晉宋九錫文冊蓋冊策通用古以竹簡書乃用此冊字其文則又上與下之言也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於外漢則散文唐以後用四六矣真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又忌大露文必簡潔精緻也文章緣起曰露布始於賈洪為馬超代曹操于考漢桓時地因數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註謂不封則是漢時已有其名至魏以後專為軍書本義露於耳目布之四海也若元魏戰捷欲聞於天下乃書帛建于漆竿之上名為露布文心雕龍又曰露板皆因其名而巧於用義耳檄者激也始於張儀為檄楚相辭意則暴彼罪惡揚已威武論天時人事使忠義憤發亦軍書也箴銘頌贊體皆韻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辭如箴之療疾銘者名器自警贊者稱揚贊美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贊始於漢之班固辨體論之詳矣文則欲其贍麗宏肆而有縱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同記祖未有名也戴記學記文選又不載焉以非後世文辭同也故以韓柳為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略為議論而已與志無遠焉序者次序其事也始於詩書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之所以作也後世贈送讌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文選以其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

惡一日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資恐渦爲之
分晉乎劉勰曰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
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說者釋也
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許愼說文
歷學士曰說須出自己之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爲上
若陸機文賦以爲說煒燁而譎誑豈知言哉辯之義則近
於說矣而原於唐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析也一則由於易
之原始反終之訓一則由於孟子好辨之答故有是名文
體則皆以退之五原辨諱等作必須理明義精曲折詳盡
有關世教之大者可名之也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
書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故謂之
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彈文固目中之
一而其辭則要核實風軌所謂氣流墨中聲動簡外可也
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馬遷體亦不同如遷之作荀孟不
正言而及諸子范燁之傳黃憲無事迹而言語形容此體
之變也至韓作毛穎又變體之變此在作者之筆也行狀
則實紀一人之事爲死者求誌之辭也埋銘墓誌墓表墓
碣皆一類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述其世系歲
月名字爵里學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然在土者文稍
在外者稍詳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漢晉來有之矣誄
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皆生者悼惜死者之情隨作者起
義而已誄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哀始於張茂先之於諸

武祭文則孟德於橋玄也辭貴親切眞實情識於言可也
若禱神之文則又當爲悔過遷善之語題跋漢晉諸集未
載惟唐韓柳有讀某書某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其意不
大相遠故文鑑文類總曰題跋其義不可墮人巢臼其辭
貴乎簡健峭拔跋尤甚於題也辭賦一例古賦辨體辨之
精矣予不贅焉

紅木犀詩

木犀花本草諸書皆言白並黃香謝無逸詩曰白雪凝酥
點嫩黃于武陵曰夜揉黃雪作秋光則知晉以來同也小
爾雅又云丹桂者何哉後見四明舊誌有大紅犀因與人
言聞吾杭錢塘學中舊曾亦有一本今讀話腴載宋高廟
時象山史本家木犀忽變紅色因獻闕下高廟畫爲扇面
作詩以賜從臣詩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
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然誌中又載詩云月
宮移得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
一點爲君開觀其辭意又似當時臣下之詠者誌收或訛
又曰自是四方爭傳史本以孫枝接也吾杭或亦當時所
傳頗魯公集有謝人青桂花詩此尤異耳

鐵膽金甲

山房隨筆載陸秀夫挽張世傑詩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
雲中金甲神惜其全篇不傳又註二句故實云爲楚張之
死其膽如斗而不化須史雲中見金甲神人曰我關係[illegible]

小身後出必㐲復也殊不思陸死於張之先也不知此何
詩也妄載如此

妾薄命

元豐間曾鞏薦后山有道德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館命
未下而曾卒后山感其知己不願出他人門下作妾薄命
二首以自擬其一曰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
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為
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
自憐其二曰葉落風不起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
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無所
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三
篇曲盡相知不倍之義形於言外誠騷雅意也故詩話中
多以二詩為首唱予竊以前之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後之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恐四句不足盡相知之義
耶較掛劍之情者何如耶既曰相知又何必計其知否此
於理或少有倍耶抑止因薦舉而其言如此耶果后山之
詩也東坡黃山谷可知之耶

山農刺時

王冕字元章號山農元末人也身長多髯少明經不偶即
焚書讀古兵法戴高帽披綠蓑着長齒屐擊木劍行歌於
市人以為狂士之負材氣者爭與之遊嘗遊京城名貴側
自平生嗜畫梅晝成未嘗無詩也有詩云我家洗硯池頭
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
或以是詩刺時欲執之一夕遁後太祖物色得冕因與糲
飯蔬羹山農且談且食上甚曰可與共大事授諮議參軍
一夕暴卒應制作絕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
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今竹齋集中未刻
昨見蒲菴禪師復見心題其梅花一歌亦許特也因舉其
槩同錄歌云會稽王冕高頰顴愛梅自號梅花仙豪來寫
遍羅浮雪千樹脫巾大叫成花顛有時百金閒買東山屐
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校梅花譜朝誦梅花篇水邊籬
落見孤韻恍然悟得華光禪我昔識公蓬萊古城下聊置
草閣秋瀟灑短衣迎客懶梳頭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揚
補之每許湯叔雅筆精妙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平
生放浪禮法疎開口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燕市嗔目
佐殺黃髯翳地老天荒公已死留得清名傳畫史南宮侍
郎鐵石腸愛公梅花入骨髓示我萬玉圖繁花爛無北香
度禹陵風影落鏡湖水開圖看花良可吁咸平樹老無遺
株詩魂有此招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逋按復見心亦元臣
名來後字見心入　國朝畏法而髡其首觀此歌則知其
育炎矣

口占三詩

餘杭符楫弘治間貢士也未第時拿舟下杭城過士家之
灘而亂其菱舟被留焉然家聞為秀才則曰請作詩行然

口占云傭是餘杭符秀才家間有事出郷來撑船稚子雖無識總是豪難忒佔開笑而什之舊又聞汝水有放生池官府禁人採捕有士子垂釣於中爲邏者送之有司意非士人欲試之釣者口占曰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携蓑笠賦新詩如今刺史清過水不是漁人下釣時釋之又唐李涉過九江遇盜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豪首云若是李涉久聞詩名願一篇足矣涉口占春雨瀟瀟江上村緑林豪客夜相聞他時不用多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然三事一意而詩之高下特不同耳

非荊公詩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諸書引者皆以爲荊公之詩臨川集不載不知何人者也以格律論之亦必宋人耳

改子陵起句韻

宋人題嚴子陵詩曰一着羊裘便有心羊裘豈是釣魚人當時只着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鐔冠徐廷之伯齡以人字爲非韻改作一着羊裘用意深羊裘豈是釣魚心然韻雖不錯用意終不似前

悼内詩

吾杭蕭啓宇公悼夫人董氏詩十一首其第二首頗佳詩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能辭漢主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幌通霄雨花謝雕闌驀地風欲覓音容在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崑山張和字節之天順間官浙江憲副時寵妾新亡亦有悼詩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後詩尤勝於前二作皆膾炙於世録之

蜀僧漁翁詩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居湖山有蜀僧徘徊其側賈問汝何爲也對曰詩僧賈見湖中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曰鹽裏無魚少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此詩草木子之所紀惜不原其意以申之予故復録以足其意也僧敢徘徊賈側是蓋隱於僧而有爲爲之者作詩非諷乎第一句是言朝廷乏人二句是擬已可用三四句是欲仕而又恐蒙蔽不知耳今直述其辭而不言其蘊藉之意亦何膾炙人口然其書亦多好詩惜事爲國忌者不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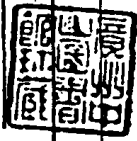
謝李咏蝶

謝無逸有咏蝶詩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又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可爲形容蝴蝶盡矣遂稱爲謝蝴蝶自後李商隱竊其義而變之曰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温句雖工而不如矣此可謂絕唱之後不當再道李豈不能煉句者哉

詩不類人

昔人云山林之詩與臺閣者不同，以其素習而出言自類也。故有粉墻人看之論耳。樂天詩貴酒色，可爲至矣，而人品天資又非尋常之士。詩有塵土衣常滿，錢帛少盈囊，侍衣破綻長愁不出房，真可笑也。意此豈予之事，而予未嘗作此詩，何耶。

二高詩誤

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此詩見高適集中，唐詩紀事又入於高力士下，人以力士無集，因一高字誤入，殊不知力士曾貶承州，五溪其地也。況假柯古敘力士事證亦有詠薺之作，高適但往還於嶺蜀，川未嘗至湖湘間，此必力士之詩無疑。是夫集中收者，反爲高字傳訛也。且適集斤作薺，尤非題。既詠薺，又可復云但。力士集中終作都，此或適集終字尚是也。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九終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古人名切對

語錄(阮瞻)一字師(鄭谷)　白雲子(張融)黃石公(張良)　東方朔
臧威(晉文公)清白吏(楊震)田舍翁(宋高祖)公輸子(魯般)學聲兒(王衍)
獨眼龍(李克用)兩腳狐(楊再思)關西夫子(楊震)江左夷吾(王導)青錢
學士(張鷟)白鐵侍郎(董昉)山中宰相(陶弘景)江上丈人(渡子胥)風流
宰相(謝安)跋扈將軍(梁冀)四明狂客(賀知章)三紅秀才(鄭憲和)

畫像贊

楊誠齋贊張功父像云：香火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帶詩書，步武瓊琚，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座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如雪食，瑚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約齋子方內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予觀此贊似東坡贊王定國之作。按功父名鎡，號約齋，循王諸孫也，有吏才，能詩，嘗植梅花三百餘本，構堂於中，扁曰玉照。余嘗見玉照堂梅品一則。

佛頂菊

元人謝伯理居淞之泖湖，富而好禮，構光祿亭爲宴樂之所。九日會友於其間，有園丁以佛頂菊花方開獻之，延間求詩，衆爲賦之。時錢舜道人楊廉夫在座，走筆云：蓮社淵明手自栽，頭顱終不惹塵埃。東林若爲摩挲看，西域將會

受記來妙色盡從枝上㸚慧香直奔腦門開明年九月至陽節再托摩耶聖母胎産客顧仲瑛奉觴稱曰先生之作誠可謂虎穴得子矣以今觀之恐亦句句字字未必盡當況格律亦自卑耶

景隆八發

少同王蔭伯讀書景隆乂之閲事命名王述其義遂名景隆八發蓋以可發笑者八事耳然其辭隨義抑揚議謂道士以為戲謔之音以發其懽愉憤歎之志客過而笑曰君子遊心如是哉有勃然色變者曰果王者無戲言乎王因告其虎車無庸覆䍐將來予病時文而假之鳴豈知召舉起怒文之害也歟當投之水火予則曰彼哉笑之者也擬人前不得說夢其怒之者乎所謂不笑則罵之是矣且枚生七發以無為有君之八發假有成無是皆註玄思於筆端闡才華於漢藻所謂文者也忍棄之耶去年過姑蘇與都南濠論賓戲等文因誦以質以告其客允之情都曰其諸作之苗裔乎其騷人發憤之言乎其子雲諷怪之意乎復喟曰文雖近狎義則通微毛穎初成裴晉公亦以為不可以文為戲文之妙者也為我寄王子又曰事因戲警名以文傳景隆道士之幸也安知不猶佛印之傳哉將道士聞之請予述其顛末并錄八發為珠庭勸遂書

無拘殿賦

黃冠不作賓殿無拘㤀三清之幽境為百戲之所都藏闘探帖打馬投壺博錢者錯處抹牌者同區棍竹不冠拳

兮無襦或歌或舞或笑或呼或箕踞於前楹或尸寢於後厨斯則平日之所為也若夫朱夏司權溽暑當途招捃市井和以麗沽抱長席而至止泛短水之醍醐爾乃以尻為輪以栝為鋪逍遥乎風涼從容乎日晡忽閉嘯於梁上弄倪偈於東隅者也至於萬物告成三冬來輸無門不掩有墻可踰官府兮為堆盐之所隣舍兮為過米之衢噫嘻嗚呼名雖蕭散實則汚瀦蓋無傷於道士空見笑於吾儒

大笑堂記

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為道韓子曰小笑之則小悅大笑之則大悅蓋莫貴於笑亦莫貴於大笑矣有道士居景隆人好謔之構室焉高而不剩密而不狹輕而不露以予賓客故又謂之堂然至其堂者莫不有笑焉嗳其茶則破悶飲其酒則解酲對其食則噴案他日有客持觴過從尸而祝之把落其髯余曰此所謂樂然後笑者也衆以為笑酒酣膊而笞之罵曰狗道士余曰以竹鞭犬真可謂笑矣衆乃大笑遂為之記

銷鉛井銘

銀礦之傍名故米樹之下有井焉井之西隙地丈餘可客三五道士嘗具飲洗番鉛之珴列哥窰之盤果則蘇州之核蔬則𪗋橋之笋客有善為酒戲者欲一杯則下其珴井中以為樂郡治西湖為杭民之勝賞故錢帛咸於湖費焉因號曰銷金鍋余謂茲井曰銷鉛可也從銘之曰井之泉清且涼井上之客迂且狂嗚呼醸井之水兮其毋長

叱石壇誌

叱石壇者牧羊之易也景

隆之觀有廣除焉隆然而高岊然而夷承殿之趾若墉之形道士好牧羊羊之性羣於其地走而若愛之聚而若鬭之飽焉而卧以嬉壯者魁而澤潛者瘠而孿乳者小而圓老者昂而峭厓者俯而伏望之㸌㸌然白石之奇塊也叱而起則羊焉道士初平之流也故擬而名之他日客至其廬見其羨焉曰美耶羊耶而狗口是落耶道士曰是石也客曰汝石叱不休必閧於冥道且鎔鐵灌汝腸腸其爛矣穿石羨乎道士懼明日石盡徙壇復如故云　轉身路離景隆之路法盤谷窈而深兮往而復如行羊腸在平陸繚繞縈紆穿九曲長虵深蟄寒蛟縮欲走嗟如縛在足規行矩步如有束乍向東趨又朝北一身宛轉回顧多畨使頭

圓脚步蹉黄昏月黒不可過雙手捫壁空摩挲又似盤庚石鼓歌一句佶屈牙相磨道士道士可柰何願君後世為田螺　警夢樓說無名子夜讀晉景隆之岑樓夢游華胥瑤宮玉宇神君仙人遨而嬉焉忽若然而悟曰是非響磬廊耶將西子之魂徑行過也何其聲之砉也審而視之童子執燭而來也從就寢夢化蝴蝶夭桃冶杏冷艷穠馥栩栩而揚焉忽聶然而醒曰是非黄鶴樓耶將謫仙之靈來趂砰也何其聲之轟也締而觀之道人負茶而至也明日驗其樓前後則板軒而後右行則板軽而左乃悲而歌曰吡斯樓板胡磞砰些哉道人頭有長釘此道亡懼無名子曰古有警枕是余之類也勿繲　煉藥爐贊林君復隱居孤山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道士子樓於景隆以酒為妻以狗為子故其消煩滌妄能守其教者乜以酒也是酒在吾儒則為狂藥在道士乃長進藥也名其爐曰煉藥爐斯為稱情贊曰其熱不冰其炎不爭其高不亢其滿不盈消磨火性出入風情遠而颺之若仙翁之丹竈迥而察之乃障愁之長城青樓珠箔能騰於天際瑯函玉笈能守乎至誠不知者以為陷人之地知者以為葬道士之坑也歟　方便樹須當中途厠苔而難入荒磯不治惟民所止何陋如之如惡惡其天乃降祥惟隰有杀方使之路黄絹幼婦繞樹三匝或得其桶矢聲鏗鏗聲在樹間吋苟求其故不見其處右九文惟序余成餘皆王作也王名一槐今為員外

云

古今詩同

予一日江干被雨蒼歸適値潮至塘路嶮崎轎上得四句云暮色逆江色潮聲雜雨聲行人歸思急辛苦問前程昨讀唐詩紀事比丘尼海印有舟夜云水色連天色風聲雜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舉棹甞先到移舟月逐行續吟詩句寵猶見遠山横甞知前三句皆同文可謂預先偷也

韜光禪師

韜光禪師莫詳族里唐穆宗時結茅於杭州靈隱寺西峯與烏巢布衣為友刺史白居易重其道嘗具饌飯之以詩

遨云白屋炊香飯菜薑不入家濾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來伴吃齋罷一甌茶師答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飲水種金蓮白雲作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堪飛錫到恐將鶯轉畫樓前其高致如此至今巷以師名求樂初搓緣張將遊巷一絕云躡屩捫蘿上翠微綠雲深處扣柴扉老僧解誦香山句鶯落松花滿客衣詩今猶在也

趙墓嚴臺詩

宋趙清獻公之墓在衢州城東常有人題詩於地之驛曰千夫荷擔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漢嚴子陵釣臺在富陽江之滸有過臺而咏者曰君爲利名隱我爲利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予以乘扁舟者過清獻之墓必不愧用膏血者又不可語以扁舟此詩不免意圖語病若自知爲利名而夜過釣臺則尚德之心深矣

題昭君

予嘗擬爲昭君辭帝語云愛妾一身靴若惜取沙場萬骨哉姿聞昔殷高宗以圖得傅說而中興今陛下以圖得妾而外靖爲妾之討得自擬於古賢臣自以意亦少可後誦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願爲君家䜟毛延壽留遣崗巖夢裏賢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角妓坐化

角妓鄭妙端色藝絕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晚年色衰遂慕開寂及死佯爲坐化有作詩以挽之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圓寂竟端然超昇已出康平巷解脫還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日覺修方便在當年莫言柳孝燒衣事功德誰分孰後先傳播一時

詩能叙實

聶大年先生讀楊廉夫詩集有云文章五彩鳳凰雛酒債詩豪膽氣麄白髮草玄楊子宅紅粧檀板謝家湖金釣夢遠天星墜鐵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蓋廉夫母夢金鉤入懷而生別號鐵笛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理家畜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迎致大年之作極臻其妙善能用事而叙其實今集中無也

子宿詩讖

吾友吳維新呂正德丁丑進士初任臨淮知縣同年給事中汪應軫子宿送行詩曰青年縣尹延陵子掛劍豐城牛斗間車馬風塵今日始乾坤身世幾人閒家分吳越一江水官隔淮河萬里山歌罷驪駒人已遠夕陽芳草對愁顏不數月汪既知泗州果然官止隔於淮河豈非讖乎

張翰詩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贄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濶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贄之言謂翰度時不可有爲故飄然遠去實非爲鱸也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著矣然又嘗見蟬精雋載一詩云黃大東門事已非華亭鶴淚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蓴鱸美但在淞江木亦肥惜不知姓氏此過二詩而無

得之矣

月中桂

淞江管訥字時敏求樂中官楚府長史詠月中桂詩云上界誰將此樹栽廣寒高處古香來根從天地分時種花在山河影裏開玉兎守株依舊闕青鸞嘶子下瑶臺不知斫盡吳剛斧天上浮雲幾變迴菊莊以爲此詩雖若可觀不免犯重起既云栽又云根從天地分時種當改根爲枝稜爲長易此二字殊覺辭理予又以爲上界與天上亦覺重也

上元詩

僧有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又云金鞍馳騁屬兒曹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倚朱欄送目勞自笑低心逐年少秖尋前事撚霜毫僧惠洪覺範亦有京師上元詩云及時膏雨已闌珊黄道春泥曉未乾白面郎敲金鐙過紅粧人揭綉簾看管絃沸月喧和氣燈火燒空奪夜寒咫尺鳳樓開雉扇玉皇仙仗紫雲端按覺範江西筠州人姓彭氏嘗妄誕著其叔彭淵才之說以爲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今以三詩較之高下固已殊矣且覺範首聯爲僧而有此言無恥甚矣

較之唐僧但願我生四掌鷩着雙裙之說此尤可責宜其坐罪還俗也殊不知南豐文名重於詩名固爲之掩耳猶張子野賀方回以長短句馳名之故且如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又曰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夫豈不能詩者乎人倚朱闌送目勞併上句看乃見其妙謂遊冶屬意者不勝其注想而恨夫夜之短也借其詩雖工巧格律卑弱此論方虛谷亦略言之惜未詳言如此明白也

歸去來辭

朱文公云歸去一篇其詞義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其怨切蹙之病實用賦義而中亦兼比此千古之確論矣

曰兮云歸去來兮中又云歸去來兮了無端緒疑為二篇此文公或一時未盡肴破也李格非所謂沛然肺腑中流出彼何較其端緒首尾者耶余細觀之亦有端緒共有五段每段換韻自然純古人不覺之所謂擬洞庭鈞天而不澹霓裳羽衣而不綺者也今逐段錄出註之於左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第一段十二句七十二言賦起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此第二段八句三十二言辭序無此矣）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此第三段十二句七十二言亦賦序而比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此第四段十八句一百零八言乃反覆序當歸之意無比也）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此第五段八句五十六言感歎而結之也）

哭文丞相詩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將軍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何淚寫新詩此作膾炙人口久矣但文山集與輟耕錄作徐世隆史鑑與風化錄作王磐然二人皆元學士無文集可查國史傳中又不載也

除夕元旦詞

庠彥沈明德宣嘗賦吾杭除夕元旦蝶戀花二詞道盡中人以下之家之風俗誠足解頤錄以遺好事者除夕云羅鼓兒童聲聒耳傍早關門掛起新簾子炮仗滿街驚耗鬼松柴燒在烏盆裏寫就神茶并鬱壘細馬送神多着同與紙分歲酒闌扶醉起閤門一夜齊歡喜元旦云接得竈神天未曉炮仗喧喧催開門早新褙鍾馗先掛了大紅春帖銷金好爐燒蒼木香縈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

秦黃詩讖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淮之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於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掛晴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以年謫藤州竟死於藤此詞其讖乎少游同時有賀鑄字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凌

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
院綺窗朱户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彩筆空題斷
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山谷有詩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江
南斷腸句秖今惟有賀方回秦詞世人少知予嘗親見其
墨跡後有近代劉菊莊題云名並蘇黃學更優一詞遺墨
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是愁亦不勝其感
慨因憶賀黃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固竟沒於貶所而山
谷厄於戍樓之死尤艱哉嗚呼咏詩之日孰知又爲少游
之後者耶

菊莊警句

吾鄉劉泰字士亨號菊莊詩鶩一時有菊莊集行於世亦
未見其工也曾閱二絕可謂警拔特拈出之題秋鶯云紫
陌曾聽駐馬蹄王孫金彈杏花西秋聲不似春聲好莫戀
斜陽儘意啼蓋識不知止者又作秋茄詩有云傍籬依花
紫實圓天生佳味壓肥鮮如何秋晚無人採老在涼風白
露邊時無知己者

七修類藁三十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三十一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和靖墓

宋林處士和靖隱居吾杭西湖之孤山以梅爲妻以鶴爲
子朝廷錫以粟帛古今高其梅詩清高莫比者也近時宦
遊於杭者或妾或女死者即瘞其地取其山名近且秀焉
故纍纍於林墓之先後有士人題壁云太乙宮前處士家（此宋之西太乙宮）
于今換作宮人斜想因孤嶼人清絕故使桃花
犯命耶

語意相類

輟耕錄有詩云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
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又嘗閱詩有云中原不可
生強盜強盜絕生不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皆是盜
根株二詩語意相類後義尤佳但前首第三句即第二句
意予欲易爲不平原是難平者後首第二句背理予欲易
強盜絕生大盜俱孱幾尤覺精采

黃鶴樓詩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
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
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此崔顥咏黃鶴樓之詩也
舊云李太白讀此不敢措題故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

題詩在上頭之說遂過鳳凰臺而成詩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人謂格律氣勢未易甲乙誠哉斯言予又以李題鸚鵡洲之詩其格律模擬殆循過之惜第二聯氣少弱耳詩云鸚鵡東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予嘗又論諸詩古人不以餖飣爲工如鸚鵡洲對漢陽樹白鷺洲對青天外超然不爲律縛此氣昌而有餘意也

詩太露情

白樂天寄李郎中一絕云往年江外抛桃葉近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惟有李君知註云桃葉陳結之柳枝樊素二愛妓也夫以李郎中與二妓同道且言知已李何如人耶

吳東昇

吳東昇杭百夫長也頗善詞翰年八十臨終作詩曰囑付兒孫迭我終衣衾棺槨莫豐隆停喪止可經旬外出殯須行經路中念我行藏無大過請僧超度有何功掘坑埋了平生願休信山家吉與凶武弁有此可謂難得矣乃杭前衛人

秦少游女

宋靖康間有女子爲金虜所俘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有擬作秦女行者今併人文忘之又甚悽然

一笑居士

浙省員外郎張光弼名昱廬陵人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以詩酒自適號一笑居士有春日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欄杆只消幾度懵騰醉看得春光到牡丹蓋寓時事也今集中亦無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後果如其言海昌胡虛白作詩以吊云二仙坊裏張員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君不見小樓春雨燕歸遲西子湖頭碧草春天留山水瘞詩人老逋泉下

應相見爲說梅花寫得真二仙坊在杭之壽安坊西即今之花市也

徐伯齡

徐伯齡字延之號籜冠子錢塘人也性頴敏每書一目終身但疎蕩不拘小節對客每跣足蓬頭夏月非惟袒裼裸裎而內衣亦不繫也故夫慕名而來者一見後即倦興往還然其博學高志又嘗敬焉平生精於音律尤善琴所著有大音正譜十卷醉桃佳趣二十卷香臺集註三卷禪情偈二十卷蟫雨堂稿若干卷張天錫曾爲作傳膾炙人口今無後矣予有手書容膝齋一銘亦得箴規之体惜爲好事者取去今尚能記其辭銘曰粤惟文命土階[illegible]

受辛瑠璧摘星斯室斗許僅容滕肱既非漢稅庸使丹楹
形無勞役耳無喧聲心遠境靜氣和神寧目對皇墳願吾
德馨噫金谷平泉匪吾之行廣廈萬間付之公卿愼勖終
始敢識斯銘

劒鶴聯詩

余幼時得抄本劒鶴聯句因沒前後不知其名乃云范文
正公仲淹在海陵時與歐靜滕宗諒劒鶴聯句皆屬對森
嚴造語雅健當時已爲難得寶元二年石曼卿與滕集於
闕下始得其備乃用唐楷法書以附九華書堂厥後代爲
名人題跋近讀歐文忠公外集內載此詩乃知歐非歐靜
也參之范集又無意或范集失收耳蓋滕乃范之相好同

年壬未與曰俱淪喪卿真宗時已死何謂寶元年書是知
歐靜則訛也況詩比舊爲多故特錄於棄而註於下句下
人名一二不同姑仍舊耳劒聯句曰聖人制神兵以定天
下厄范蚩尤矜靈威千將搆雄績歐案蒼天地開鑪冶陰
陽闢滕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歐炎炎崑崙焚歐本作崖滷
涵洪河竭范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鬼滕神氣不在大錯
落欻三尺直淬靈溪泉橫磨太山歐本山作行非石歐雌雄威並
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攜風雲生指顧煙塵寂滕堅剛正人
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巳爰鼎魍魎世所適滕又若引共
刀犀象謂抄本謂作渊泓無隅滕抄本泉無夏鼎吳刀二句止曰魍魎欲巳忘犀象洞無隅今從
歐本截波虬范滑脫浪鯨牙右且頑冰挂斷崖歐本作斷崖皎月番

歐本作纍非孤隙歐河角起彗芒歐本作芒非雲鋒露秋毫范悅鐸
星斗躔歐本作躐夜匣龍蛇歐本作飛龍非宅歐舞酣霰雪回彈傍球
琳擊滕鮮搖雲水光膩刮湘江歐本作山非色青蛟渴雨瘦素
砥蟠霜潛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影魍傍
黨摧肝膽歐一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周王奉天討商郊
千里赤楚子揚軍聲秦抄本作晉非師萬首白范祥輝貫吳越
殺氣橫燕易歐爲君斬巨鰲四極可指畫爲君決長雲三
辰乃歐本作煥赫范無使化猿翁辱我爲幻惑無使暴虎人
廼我衆雙敵滕尊嚴漢冠歐本作晁非左右聳干戚歐功成
不可留迺平空霹靂范鶴聯句曰上清歐本作青非降靈氣鍾
此千年禽范幽閒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岳湛有仙姿鈞

韶無俗音范目流泉客珠翅重羽人衿滕毛滋月華淡頂
粹霞光深歐騰漢雪千仞歐作照溪霜半尋范纖喙砺青
鐵修脛雕碧琳歐巖抄本作雲栖小鷄樹澤飲卑牛涔滕鸞凰
白墳麁燕雀徒商參范獨翹聳瓊枝群舞倒瑤林歐病餘
飲露零歐本作零沒作夢警趨歐松風吟滕靜嫌鸚鵡言高笑鵁鶄
蒼遊范金精冷滋微玉格爽蕭森潔白不自持腥羶非本作
無所任滕稻粱不得已饑亂胡爲侵范風流超綺紈雅淡
絕規箴歐天池憶鵬遊雲羅傷鵰歐本作鵬沈滕相親長道情
偶見消煩襟范西漢惜鴈去府華皓欲投簪歐俯仰衛玠
清臨縱不禁滕端如方直臣處群誠足欽介若熊退士標
秋猶在陰范戢翼鸞群翔鸞鷙鸚俄見臨還啼唳繞貪心縱

終就擒（歐本止曰鷹鷙鴉相得鬼負　或嫌擒二句未知孰是也）韻頃涓胥垠飄颻滄海淳（此二句歐本無）乘軒乃一芥亭籠仍萬金（藤）片雲伴遥影冥冥越烟岑（泡）長飈送逸響亭亭出霜砧蓬瀛忽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頹下虞舜（歐本作八分）庭鼓舞薰風琴（光）二篇共六十二韻歐最爲多也

任句人先道

予友虞子匡（元良）質美年少志學有過人處雖補弟子員不屑於時義也予契且敬每有作輒過商議或爲易數字則首肯焉多即揮去曰非巳作也可盜名乎一日次韻題人之扇有聯云花樽頻泛綠銀燭短燒紅予嘆賞久之既而觀因話録有三紅秀才應子和詩曰兩岸夕陽紅風過落花紅蠟炬短燒紅遂驚且笑始知所謂好句人先得逹者所見畧同也

牡丹詩

牡丹色奪衆花譜以爲花王也吟咏必須天香國色四字唐人用之巳多後人不復再用不知非四字不能稱此花也吾友余茂之（珊）苦吟學杜常有二聯云色疑傾國罕香憶自天來又云信知國内真無色浪説天邊别有香可謂善用四字者也如元夕詩必須用鳳輦鰲山方稱王尚玉應制詩以諸人皆用而巳則曰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此爲絶唱余亦效此之變化也

切對

余與王祥伯一槐同窓最久少時同出迎送每途間必得自然一對以較勝負今皆忘之尚記一二如里仁坊鄉義巷三叉路十字街火燒榛風纓栗癸辛街子午谷一德格天五經掃地夏雨分牛脊秋風貫驢耳死人頭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臨卭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簷下天燈樓板上地鋪可謂天生切對也

五步詩

史有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内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顔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illegible]賞[illegible]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爲王涯者殊失考索也予嘗又思此詩亦如柳公推應詔韻邊城賜衣適時之作無復停思文宗遂有子建七步爾乃三焉之説恐三步五步之時句亦未能盡耶

洪遂初

洪春字遂初正統間府學茂才也有詩名題韓信云若使英雄早見機奇謀肯立漢邦基聚沙破敵功雖大躡足封齊事已非既巳無心從蒯徹何緣執手教陳豨未央宫裏當時事千載令人淚滿衣一日接蒭使戯嘲同舍二絶云不是青雲不致身自嗟無學久因循七年求帳今朝等落得儒巾傳史巾同舍怒而使再有詩不告師長也又云落

得儒巾幘吏巾只緣造物不由人雨窗帳夜成凝夢彷彿詩魂到八閩衆聞笑而散且不省其意以為心病也既三日予使誦先聖賢命說書果以不合點為福建省採既至左相集諸曹散務技遂初獻詩曰五月閩南荔子丹摘來宜薦水晶盤色欺鶴頂霞新染光奪龍精露未乾曾得漢皇陪上苑又隨星騎貢長安紫微垣底分嘗處頻覺瓊漿溢齒寒左相為之嘆賞留以教諸公子既而期滿赴京襄城聞之亦請作西賓甚相得也幾欲奏保教職一日偶至書院中見案上一帙觀之乃春畫也每幅有洪詩多滑言俚語遂為逐客抗庠入　國初無詩人而遂初為首唱有王公集行世前詩供無也

詞非歐陽作

王銍默記記歐陽文忠公私通甥女事為此降官事亦詳矣而錢氏私誌又述其自作之詞曰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為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閑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已留心何況到如今蓋甥女依公時方七歲故也予意公因甥女無依領回方七歲公何便有此心况此詞後一拍全似他人之說公者但事之有無未可與辯詞非公為決然也或者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抵之如落第士子作醉蓬萊以嘲公也詳著理推

詩文似

譆云韓詩似文杜文似詩予謂韋應物律詩似古劉長卿古詩似律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固一病也然亦因性所便習而使之耳

陳係

世傳梁顥八十登第洪容齋隨筆辯明其生年致仕之歲甚為明白謝表之聯好事者為之也鶴林王露（與氏族大全同）載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係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此則可謂真少太公之七年矣清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觧嘲日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雜誌又以謂閩人韓南未知孰是

九僧詩

宋時詩僧最多如祕演惟儼參寥善權華皆與歐蘇秦黃石曼卿友善故名重一時又有九僧者同出一時歐陽公嘗恭之云集已亡温公詩話止載其名考其詩皆學賈島周賀故談釋子者以九人為倡瀛奎律髓中多載其詩今皆撰詩一首并地以補其集以見九僧之名也劍南希晝送可倫赴廣西轉運凌使君見招云別語畏殘漏心懸聽海過回期無定日去路極遥天古霧沉山郭寒沙漲隰田幾消尋使府清語廢閑眠金華保暹早秋閑寄宇昭云窗虛花簞明微覺早凉生深院無人語長松滴雨聲詩來禪

外得愁入靜中平遠念西林下相思合慰情南越文兆宿
西山精舍云西山乘宿興靜梵發聲參心一徑杉松老三更
雨雪深草堂僧語息雲閣磬聲沉未遂長棲此雙峯曉待
尋天台行華郊居吟云靜室燕祇捲幽光墜露多徑寒杉
影轉牕晚雪聲過茗味淡泉合鑪香竹靄和遙懷起深夕
舊寺隔滄波貴城惟鳳吊長禪師云霜鍾侵漏急相吊脫
悲濃海客傳遺偈林僧寫病容漱泉流落葉定口集鳴蛩
回首雲門望殘陽下遠峯淮南忠崇訪楊雲卿淮上別墅
云地近得頻到相攜向野亭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望
久人收釣吟餘鶴振翎不愁歸路晚明月上前汀江南宇
昭幽居即事云掃苔人迹外漸老喜深藏路僻閑行遠春

晴晝睡長餘花留暮蝶幽草戀殘湯靜日空林下孤禪念
石霜峨眉懷古寺居寄簡長云雪死東山寺山深少往還
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閑杖屨苔痕上香燈樹影間何須
更飛錫歸隱沃洲山沃洲簡長送僧南歸云漸老念鄉國
先歸獨羨君吳山全接漢江樹半藏雲振錫林煙斷添瓶
澗月分重棲上方定孤枕雪中聞

梅花

洌洌北風吹倒人乾坤無地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
信江南別有春我家洗硯池邊水朵朵開來點墨痕不要
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右二詩世傳為王元章作

也故予於其傳亦載後絕然考竹閣集又無後得止庵周
大參抄本一書前乃
太祖之作後乃劉伯温之作一時事也蓋伯温因
太祖有疑而召至時正梅開於雪
太祖前作固有意焉而劉之詩尤明白其心事於是
君臣相好如故也

賓月堂詩

人生自是人間月客亦天邊寄此身彼此虛空無着處誰
歟是主復誰賓此詩乃元人梁隆吉者而同時許轍臣集
中亦有之此必二人友善一時不知何人誤寫後人因而

誤刊也如森水蒲泗澤一首乃顧長康詩亦誤編入陶彭
澤集中此亦類耳

濟顛化緣疏

佛首一尊身光萬國歷四朝之文物滿三世之因緣獨露
半肩光掩身中之月全彰衆相毫分額上之珠一舉首一
低頭只此便是彌陀佛或揚眉或瞬目何處更參慈世尊
氣象清新規模宏大雪霜凌爍風雨洗磨屋勢壓頭人難
住足神鬼近將於悲泣幡幢莫稱於莊嚴雖遺後學維持
實賴衆人猗力欲更新好寧免經營即斧般斤日下指揮
於風動明珠大具目前立望於霽霧豁開微笑普門便是
菩提徑路雕甍藍棟山光搖翡翠之寒鳳鐸雲窗湖水倒

琉璃之碧民間有慶皇極無疆右瀕顛之既爲大佛者也瀕顛乃聖僧宋時累顯聖於吾杭湖山間至今相傳之事甚衆有傳記一本流於世又有小石像於净慈羅漢堂此既聖跡見存西湖大佛寺大佛即始皇纜舟之石是也

神仙太守

華亭張東海弼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休致既早子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其爲神仙太守而張嘗制十絶以荅之見其無仙并跋朱子托名鄒訢爲戲耳又有長短句一篇意尤高古皆予家所藏今文集中無也因録詩三首并歌于藁庚不沒東海人品正大而才思不凡也詩云歸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日夜眠却怪門前來熱客馬蹄踏破紫芝煙古今何處有神仙鶴駕鸞驂總浪傳莫信空同鄒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歐陽自號無仙子卓識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紫苔深歌曰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被人笑道癡愚書也青寒不堪穿饑不堪煮收拾許多何用處况而今白髮蒼顏坐黄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得工夫仔看渠又将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腴枉說道黄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

花間詞名

歸國遥　酒泉子　定西番　河瀆神　遐方怨
思帝鄉　蕃女怨　荷葉盃　上行盃　思越人
三字令　竹枝　河傳　摘得新　離别難
相見歡　醉公子　感恩多　蒲宫花　蝴蝶兒
贊成功　西溪子　中興樂　接賢賓　贊浦子
文冠子　甘州遍　紗窓恨　柳含煙　月宫春
戀情深　賀明朝　右三十二詞乃花間集之名也草堂詩餘諸本之所無今作詞者不惟不填此調亦不知有此名耳予故於三十四卷中已言花間集爲詞家之祖今復特録其名以見之則南詞始於唐也無疑

旌旗日煖龍蛇動

杜子美早朝詩有旌旗日煖龍蛇動虞伯生註龍蛇動謂旌旗上雉尾也惟日煖故旗影動耳予以古者交龍爲旂析羽而註於旂竿之首曰旌今日煖則旌旗飛揚其上見龍蛇之動也以雉尾什之又以爲影恐非

雪詩

元末張雨字伯雨號勾曲外史錢塘黄冠也有詩字名予嘗於一士夫家見袖軸一卷外史首有山居雪霽詩一律後多名筆次韻今止記憶數首是皆無集可觀者録之于左并書姓氏爵里外史詩曰日光正潔千峰立暎雪時晴一氣凝當書爐亭催搨卷犯寒漁艇借收水松皮石裂號饑鼠窓隙蓬消撲凍蠅青出菜芽渾可愛倩誰㭭飲挽紅綾張翥自京來杭和曰窈[illegible]飛徊阿人跡断隱居學道自神凝[illegible]頂鶴下松無雪石底[illegible]龍蟠水不氷醲酒春旋潑勝乳

抄書雲叟細如蠅多君肯念還京客爲織春袍柿蔕綾黄
縉走筆和曰雪中乘興眞奇事無柰舟膠水始凝朝士白
頭慚獨步仙人赤脚教嘗水招來盡是鷄群鶴趣附空愁
馬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絶勝僕值有青綾俞安仁追和
曰湖上千峰盡失青湖光十里未消凝吟詩細嚼梅花蘂
煑茗潛敲澗壑冰東郭忍寒行似鶴南屛痴醉坐如蠅相
過内相知乘興盛服猶披舊賜綾者字仲舉先晉寧人父
官於杭因家錢塘官至學士縉字縉卿義烏人官至學士
俞字文輔仁和人國初會元也

艶詞不可塡

昔僧秀閔西與黄山谷曰作詩無害惟艶歌小詞可罷之

山谷笑曰殆空中語耳終墮此惡道耶師曰若是以邪言
蕩人淫心使彼由法犯法恐不止墮惡道而已黄自此不
作艶詞予嘗思此甚爲有理惟詞曲儘說情思非若詩之
蘊籍悠揚也如柳耆卿晝夜樂一詞云秀香家住桃花徑
美神仙纔堪並層波細剪明眸膩玉圓搓素頸愛把歌喉
當遶逞過天遏亂雲愁凝言語似嬌鶯一聲聲堪聽雕夯
飲散簾幃靜擁香衾歡心稱金爐麝裊青烟鳳帳燭搖紅
影無限狂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佳境猶自怨隣鷄道秋
宵不永此雖贈妓眞可謂狎語淫言矣宜戒之

戒石銘

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頒令箴於天下州邑其文二十四
句觀官箴殺必刪至宋太宗刪繁擇取[illegible]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民易虐上天難欺一十六字頒行天下至高宗紹興間復
以黄庭所書命州縣長吏刻銘座右[illegible]木　朝則立於甬道
也至元癸巳吾浙浙西別有四句[illegible]人有昭鑒國有明法爾
畏爾謹以中刑罰

錢塘十詠

父人家得錢塘十景詩句法似國初[illegible]人者然題目以錢唐
名詩中用樟亭柳橋又似唐宋人者考之舊誌亦無實書
賢之所遺也特録於黄庚後人可[illegible]而爲誌

東海潮嘯

紺霧彤霞爛不收海門東望浪花浮起騰渤澥三千界照

耀閻浮四百州暘谷神龍同變化[illegible]崗鳴鳳自喧啾近來
誰有賓王句試與重登鷲嶺樓

西湖夜月

碧瑛璨浸玉芙蓉十里金波夜欲鎔[illegible]裘素娥春睡醒鏡
中西子晚粧濃羽衣入夢來孤鶴鐵笛驚心起卧龍欲問
蟾宮乞靈藥朗吟飛過兩高峯

雲石樵歌

雲山深處有遺民學不逢時且負薪扣角何須歌白石爛
柯聊且避紅塵忺能忍痛思曾子妄却羞貧棄買臣郊藪
安能隱麟鳳
[illegible]結網近來頻

冷泉猿嘯

冷泉亭下北山隅，曾見雌雄共引雛。慣聽山僧朝說法，能隨木客夜吟詩。松坡日暖人遊後，[蕙]帳風寒鶴怨時。惆悵遺音無處覓，竹叢啼老野棠枝。

浙江秋濤

怒挾西風勢未休，滔滔何處覓安[流]。青山隔岸分吳越，白浪排空逼斗牛。鉄箭有靈來昨日，[素]車遺恨已千秋。晚來試倚樟亭立，楓葉蘆花滿眼愁。

北關夜市

地遠那聞禁鼓敲，依稀風景似元[宵]。[一片]綺羅香乏花間市，燈火光分柳外橋。行客醉窺沽酒幔，[遊]童笑逐賣餳簫。太平氣象今猶古，佇聽民間五袴謠。

孤山霽雪

雪後孤山擁畫圖，天開霽色炫冰[壺]。三竿曉日消殘凍，一脉春泉入裏湖。放鶴山童籠未[啓]，[探]梅野客杖先扶。就中風味誰能識，活火烹香付茗爐。

兩峯白雲

西子湖西兩翠岑，高連雲氣易晴[陰]。[莫]荒唐不入襄王夢，變化能爲傅說霖。常隔遊人千里目，[頻]回孝子百年心。幾番僧寺黃昏後，更礙鍾聲出遠林。

九里孤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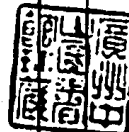
曾向林間構小窓，卧看蒼翠擁旌幢。性雄聲絕似聞三峽，秀色何須攬九江。自與竹梅諧舊約，不隨荷桂入新腔。詩[成]樹杪悠揚處，疑是盤空白鶴雙。

六橋烟柳

綠暗青濃乍有無，曉鶯啼罷尚藏烏。隨風不入五侯宅，[橋]畔[遠]連西子湖。舞徹細腰曾擅楚，困酣嬌眼欲傾吳。蘇公[隄]上[曾]經行處，夾道低迎鵲尾爐。

[illegible]類藁三十一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意殊句同

唐崔道融題班婕妤曰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 曹鄴題庭州曰庭州根自淺造化無遺理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風 元陳自堂題春風曰着柳成新綠吹花作故紅裹頭與華髮不敢怨春風 三詩句意相似而工拙自異首詩婉轉含蘊着題說到不怨處第二詩婉轉亦工似無蘊藉矣第三詩直致全無唐人氣味若曰元詩巧而成唐晚風信乎哉

感慨詩

嘗記劉後村詩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生心誰知鬢髮攜籃者也有盲人問點鍼 又高騈詩云鍊汞燒鉛二十年至今身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二作立意相同借喻婉轉感嘆不遇深矣

顏魯公詩

宋李無悔東坡友也有讀顏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團圓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詩名予以詩字改書字尤得其實

集句

集句起於宋荊公晏卿可謂絕唱予幼時嘗見裴府紀善長樂戴天錫維壽所著羣珠摘粹板鏤浙藩皆集唐宋元人之詩爲律對偶親切渾然天成亦可影響王石今板毀矣不知海內尚存否又吾杭沈復德行有集古宮詞梅花等詩今行於世似不及於戴然讀之亦有宛然天成全無斧鑿痕者後聞沈有集古藁式分門摘句先已排定起聯結句但臨時咏何事即攢成之耳但不知戴亦如此否耶今特錄戴二律用書於左以見其工緻題諸葛孔明像云鐵馬雲雕久絕塵溫飛卿稱吾稱魏已紛紛曾南豐半生艱苦思興漢元吳漳一段清真盡屬君陸龜蒙自頼勤勞甘百戰楊巨源莫將成敗論三分元吳漳晴囪罵罷出師表陳仲象目斷西南日暮雲元吳惟善秋閨云久病情懷偶自如元王中挑燈細讀寄來書元范德機蒼茫嶺海三年別朱晦翁彷彿塵埃數字餘陳簡齋月墮簷牙人睡了周美成風生荷葉酒醒初林和靖分明更想殘宵夢吳商浩夢裡頻頻却見渠王十朋碧落香銷蘭露秋溫庭筠銀河依舊隔牽牛元柳伯常清風未許同携手譚用之好月那堪獨上樓用之歸信幾番勞遠夢王高昺愁心一倍長離憂李從一玉顏自古爲身累歐陽永叔盡向丹青也合羞花蕊夫人觀此真可謂化腐成奇豈直雕蟲小技而已耶予每每羨之嘗集五言者亦庶幾也至於七言長篇似亦難工嘗因顧都御史璘寄命集句遂以四律贈之人謂盡出一東橋也蓋顧亦峻行直豪傑之士每輕爵求養又忤當道而爲其劾方玦獨有相知之雅焉故四首皆實事也今亦錄于左海

內文章伯如公有幾人直辭才不世奕氣見殊倫處士禰
衡後居官召伯隣高名前後事直取性情真皆杜甫詩第六句宋楊大年帝念深分閫杜甫殷憂遣使臣李嘉祐 白雲常滿目皇甫冉 落
日恐行人賈島上疏乞骸骨杜甫高堂有老親岑參終能成大孝王若虛 用意始知神杜甫達人輕祿位司空曙際遇復 清朝柳道傳
貝錦無停織杜甫寒松竟後凋杜甫本心如日月黃山谷來往任
風潮杜甫感笑噁均恨許渾何須強問鴞祝之退相望東橋別韋應物
蒼茫歲暮天孟浩然 酒闌更鼓起王仲通夜久燭花偏杜甫別
路千餘里王勃從今又一年劉長卿 虎頭金粟影杜甫懷德自潸
然王勃 又李嘉長崧祥分巡山西時四年之冠一日擒絕
朝廷有金帛之賜馬亦贈四律次第其事云戎馬交馳際杜甫
瘡痍府庫貧杜甫關河三晉路韓偓門戶幾憂辛趙嘏殺氣
橫千里李白烽烟望五津王勃那堪正漂泊孟浩然回首一傷神杜甫
冠居動西垠張華殷憂遣使臣李嘉祐 十年不解甲杜甫何□
小康辰張說前後徒言隔王維驅馳喪我真杜甫還聞獻士卒杜甫
餘孽尚紛綸杜甫飛檄佇文雄楊炯登壇拜總戎岑參犒兵隨指
後梁簡文 諸將指揮中韋應物 王帳初鳴鼓周昂天山早掛弓杜甫
擊轅歌至世宋之問 天地荷成功岑參文武成功後韓退之 崇恩
降紫宸李嶠榮光披錦繡常袞賜予出金銀杜甫安石名高晉杜甫
廉頗出將頻杜甫無由覩雄略杜甫聊爾一呻吟劉昂

化綿衣疏

吳天祐江西豐城人寄食於杭東塘陳廷彩家冬無衣絮

其子蒙詢之曰能作疏文當為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捉衿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可見昌黎之嘆含羞在已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身常苦飢寒頗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愧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寒不能衣而飢不能食灞橋踏雪難堪手足之凌兢剡水乘舟無奈身心之顫掉鄭侯萬卷亦徒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梓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利深筐大篋價輕千鎰之黃金溫纊柔綿色瑩三冬之白雪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既民胞物與之同然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為道誼之交勉俯求人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奈他千載歲寒高誼難忘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卧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也勝布施山僧十謂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頻回幽谷之陽春遍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陳氏父子遂勸背舉子業爲之占籍仁和後膺甲子鄉薦而陳氏之門自是無衣祐之跡矣

茅謭請詩

鄉縣城東有舊祠見旋遺像儼容儀毋實昔者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尚存羞俎豆新碑遂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發幽光千古無忘義利辭此鄉縣丞□同知詩也乃建文時蔡興茅謭所作謭字大芳後死節靖難觀結句已

可占知爲人今世止知其字雖誌亦然聞碑已刻去年號餘字似亦有損吾友嘗進士過而録回予特置叢

楊柳枝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楊子江頭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又韓琮云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晉和凝云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吊吳臺各自垂是也後白居易有愛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故嘗謂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辭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辭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使取二枝值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一章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枝榮耀值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等和其題曰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劉禹錫曰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此自是爲白氏楊柳枝而作也今人渾爲一題莫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辯也不然樂天之前已有其詩可知矣及唐人咏此題極多偶有記憶因録出其一韻者置之于左庶可以見先賢用意之工拙也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上鬪腰枝如今抛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外西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居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韓琮曰枝鬪纖腰葉鬪眉春來無處不成絲灞陵原是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溫庭筠曰陌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縷短人多折已恨東風不展眉楊巨源曰江邊楊柳緑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東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然當時傳誦惟劉白爲最而晚唐薛能又謂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俳且宮商不高遂作十九首以壓之今亦舉一韻者五首以見工拙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樓一樹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又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是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其妄自尊大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醞籍之萬一耶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古辭則似近於唐人意矣

楊太后宮詞

瑞日曈曨散曉紅乾元萬国珮丁東紫宸北使班綴退百辟同趨德壽宮元宵時雨賞宮梅恭請光堯壽聖來醉裏君王扶上輦鑾輿半仗點燈回柳枝挾雨握新緑桃蕊含

鳳城小紅天上春光偏得早差我宮娥五雲中溶溶太液
碧波翻雲外梅臺日月閒春到漢宮三十六為分和氣到
人間睨窓生白已鶯啼啼在宮花第幾枝煙斷獸爐香未
歇昀旁朱户夢回時一簾小雨怯春寒禁籞深沉白晝閒
滿地落花紅不掃黄鸝枝上語綿蠻上林花木正芳菲内
裏爭傳御製詞春賦新翻入宮調美人群唱摘瑶卮海棠
花裏奏琵琶沉碧深邊醉九霞禁籞融融春日靜五雲深
護帝王家後院深沉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華經歲
無遊幸多少亭臺廢不脩天申聖節禮非常躬率群臣上
壽觴天子捧盤仍再拜侍中宣達近龍床水殿鈎簾四面
風荷花簇錦照人紅吾皇一曲薰絃罷萬俗泠泠解慍中

繞堤翠柳忘憂草夾岸紅葵安石榴御水一溝清徹底脫
凉時泛小龍舟薰風宮殿日長時靜運天機一局棋國手
人人饒一着須知聖筭出新奇宮殿鈎簾看水晶時當廣
伏熾炎蒸翰林學士知誰直今日傳宣與賜冰雲影低涵
栢子池秋聲輕度萬年枝要知玉宇凉多少正在觀音一
夜時瑣窓宮漏滴銅壺午夢驚回落井梧風遞樂聲來玉
宇日移花影上金鋪凉生水殿樂聲遊鈎得金鱗上御鈎
聖德至仁元不殺指揮皆放小池頭凉秋結束闘尖新宣
入毬場尚未明一朶紅雲黄蓋底千官下馬起居聲秋高
風動角弓鳴背從常嬿斗力輕玉陛紛傳看御箭中心雙
中謝恩辭退呈參般遍商宗右武崇儒治道隆總攬權綱

求治理群臣臧否疏屏風用人論理見宸衷賞罰刑威合
至公天下監師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家傳筆法學光
堯聖草真行說兩朝天縱自然成一体設誇虎步與龍跳
泛索坤寧日一羊自從正位控辭章好生躬儉超千古風
化宮嬪只淡粧擊鞠由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擇輕
絶尾施新巧背打星毬一點飛宮槐映日翠陰濃薄暑應
難到九重御近賜衣爭試巧絲絲新樣起盤龍角黍冰盤
飣餖裝酒闌昌歇泛瑶觴近臣誇賜金書扇御侍爭傳佩
帶香一朶榴花插鬢鴉君王長得笑時誇内家衫子新翻
出淺色新裁艾虎紗簾模深深四面垂清和天氣漏聲遲
中宮閣裏催繅繭要趁親蚕作五絲歲歲蚕登麥熟時聖

令中使視郊圻歸來奏罷天顔悦喜舉吾民皷玉徽小捲
盤龍集翠裘金羈緩控五花騮綉旗開處鈞天奏御拂先
過第一籌右詞予家所藏後有洪武巳未夌雲漢跋跋云
宮詞五十首乃寧宗后所撰理宗所書有印章未坤寧秘
玩六字與臣杜思忠模刻六字今亡二十首他日得其全
補之按宋史楊后涉書史知古今此詞為后所作無疑但
理宗子書母詩不應用秘玩圖書而章字或是章字理宗
或是寧宗也後人録誤夌氏亦欠跋明耳今併録之於策
嗚呼此詩在元巳亡其半今不録出漸沒必矣并記夌雲
翰字彥种銭塘人住湖市元之貢士也

和杜秋興

子美秋興八首誠冠絶古今之句世言和者秪不自知[illegible]
徒取效顰之誚余友四明洪貫字唯卿嘗為崇化令素以
吟咏自娛晚年致政群從戲曰汝能和杜秋興則吾輩當
傾囊為君一醉也洪一夜吟成八咸以為句格切肖真有
神助不免於無病呻吟之誚賞出人人也因録於左庶不
泯其才其一葉落千山瘦蕭森峯尖如劍刻森森海沙郭
索微星懸庭砌蟋蟀出侯隙鄉愁客亡千里月江湖風雨
十年心無端觸目傷懷事況復頻添愁後砧其二劍閣西
連烏道斜上皐今古到中華題情詩寄溝中葉賣卜人看
海上槎霜冷玉樓思舊帳月明胡騎泣寒笳秋來懷抱偏
難遣城上芙蓉又舊花其三歲月能消幾百春白頭空作
楚囚悲廟堂籌策非吾望湖海𢡟狂似舊時三輔關中圍
未解六龍天上駕遥遥流有八戰骨知多少精爽誰無故里
思其四金殿龍香繞傳山巒與隱隱出花間丹青口裝麒
麟閣鐘鼓聲嚴虎豹關海上仙有鑑裨聖治華夷無路動天
顏五雲影裏簾開處幾憶趨蹌到從班其五山川暑湯自
無與盡道將軍智力微暫時也崤函鼙鼓息又聞河洛戰塵
飛于今世事知誰在老我人情與俗違江上草堂風雨惡
飯盤端不待魚肥其六西風吹浪打船頭白露寒凋玉樹
秋金甲寶刀千騎老紫薇花[illegible]閣幾人愁関河憂逐燕前燕
烟水情忘海上鷗王燦近[illegible]米消瘦盡強携書劍客南州其
七文皇身建收將功四裔咸歸覆幬中西幸[illegible]與悲[illegible]

東還龍旂逐羶風一身貧[illegible]頭將白三月天山火尚紅江
畔秋雲無限思強歌巴曲[illegible]巴翁其八御溝流水帶迤逓
粉鎖三千映月波笑隨[illegible]凋一二秀草野禽飛上萬年枝將軍
書報降王死河漢星省織[illegible]女移鄉夢秋來頻到闕分明龍
衮王端西

古詩今對

山陰王郎高居賢基一日會於友人金茂之家言嘗出
差雲貴聞其地絶不知詩因遇秀才即試一對以占
之時值暮春則曰馬蹄紅塵風力軟衆果無對者
今思自亦莫對金曰吾有一對借乃古詩高以為戲
金曰鷄鳴紫陌曙光寒豈非天生對乎衆客無以
金嘗有乾坤聖世空搔首久亦未對予以雲雨巫
山枉斷腸對之又金謀主徒一對曰人間自古無
仙骨池上于今有鳳毛皆舊詩今對天生而成昔
人有云天下無微不得者文字惟有對不得者對
觀今高金二君之句又可見世未嘗無無對者之
事也

歐氣宋泉卷心

錢塘郁士端才能尚雅嘗為縣佐好書盡余家世契幼時
見所藏有王維輞川圖錢選亭蠡圖戴進春曉圖皆冠絶
古今名筆并此望雲止巳水天一色城東別墅共名十變
其三予忘之矣郁公而十圖入於沈仁實之父大亨大亨

沒而亡不知所嘉靖癸未仁寶復獲此四圖然皆散卒零
落仍以裝潢併爲一軸粘滌樓題其首曰凱風寒泉以寓
有賢外孫之意俾余跋之予以各圖雖天地間尤物人得
人失公世玩好復何計焉盖此四圖又皆當時名公巨卿
注意發揚特爲士端者故若陰有鬼神呵護之復歸仁寶
嗚呼郁沒而郎守之郎失而今復之殆五十年餘矣舊圖
宛然豈非神人獅子之類歟於乎郁氏子孫微矣而仁寶
方以文章名世故不復於郁而復於郎又非荊璞和氏之
過也歟噫物固有數也余自幼見至今三百甲子而復得
題名其末亦數也感嘆再三書以入吾仁寶芸閣右跋乃
憲副徐汝容先生之筆曰滌樓者吾師侍御粘義仲之號
其卷之詩文皆一時名公所作其事之奇不能盡述也故
録其跋云

詩異出屢

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
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是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
洛京居首外聖朝賢相復書誰世多誦頌聯而不知作者
僞嘗聞乃宋劉昌言上蒙正之詩也事文類聚又云張虞
登進士第一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
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燁并梁固不得朝作木可知後
果如言未知孰是意張馮劉詩亦未可知乃

張天錫

張錫字天錫別號海觀錢塘人也天順壬午領鄉薦春闈
不偶授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教諭天資俊拔下筆成
文誠八叉七步之才也其豪放飄逸則鯨吞海吸而青樓
紅粉名公鉅卿爭相迎延遠近無不知其名者惜未大成
而卒至今人傳之家貴有竹數竿作亭其間名曰醫俗因
記之以顏於亭然其文雖近謔亦足致理今舉此可知其
餘也記云余退閒之志既不可醫乃挂冠神武門幾二十
禩既而作老圃於家種質篁數十個皆着鞭持節因作小
亭於其間爲柱六覆以茅取窮朴之意坐於是亭則清聲
戛玉醫耳之喧囂幽香細細醫鼻之銅臭何縈如翠醫目
之蠶樓筍供茶饌醫口之垂涎虛心勁節又可以醫夫自
滿而失守者因取坡老詩名之曰醫俗亭嗚呼非聖人孰
無病病非六淫醫非盧扁病各有醫故醫貪以財醫諂
夫以權醫好名之人以矣醫好色之人以矣女而絕醫
諸俗則必於此亭焉世有高潔蓋棟而主人則俗者何不
一過此亭然盧醫不自醫何也不能醫泉石膏肓吁覬於
此文則麒麟楦沒字碑可同也哉

鳳山休著

貫雲石元功臣阿里海涯之孫名小雲石海涯號酸齋生
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及長折節讀書遂仕爲翰林侍讀
學士後稱疾還江南賣藥於吾杭人無識者嘗休暑鳳凰
山有詩云路隔蒼苔卒未涵京花如髮玉濛濛蚊浮海近

雲窓滋鼓法山巢宵帳空高枕不知秋水上開門忽見集帆東物華鳥態俱忘我北望淮心一寸紅又臨終作辭世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明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妾名也予舊有其集詩不滿百前律所未載也今北山樓藏處乃藏修之所

東海題壁

華亭張東海汝弼雅善作草書詩有高致雖歷官粉署而聲華籍甚王署不能容逐出守南安南安小郡也以張故爲名邦朝覲至京師因訪於學士之宅學士方有客且輕郡守之名却而不見不知其爲張也東海題其壁有始知東閣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參之句拂袖而去學士出見之懊悔弗及明日追之已行矣

隻詩改紅白

嘗有人召仙請作梅花詩仙贄遂寫玉質亭亭清且幽其人云要紅梅者即承曰着此顏色點枝頭轉童曬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鷄冠花詩亦如此改其詩云鷄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由帶一頭霜

虎歌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徵人捕之一日而獲三虎縣令獻於鎮守鎮府喜加以美言蕊之然令嘗於

焉時有府辯俞鳴玉善謔戲作詩嘲曰虎告使君聽我歌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亦肯雙雙北渡河亦得詩人之意焉

東坡孤鴻詞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山谷以爲不喫煙火人語至今傳誦此詞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汀冷（一本作楓落吳江冷）詛句則極精杝意深遠似不可以易解也後見詞學筌蹄解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功也驚鴻賢人無所自遂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以爲得詩但意鴻不木棲今曰揀盡寒枝未免背理不若易枝爲蘆耳然亦語人亦以予爲是昨讀野客叢書方知所以乃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惠有溫都監女頗有姿色年十六而不肯聘人聞坡至相隣溫謂人曰此吾婿也一夜坡吟咏聞其女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女踰垣而去坡物色得其詳正呼王說爲媒適有過海之事此議亦寢其女不久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回聞之悵然安爲此詞也又嘗李光探孤鴻詩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中似亦有木棲矣白帖讀書不多也然又思東坡之事已矣未十解易亦曰

鳴不朽棲或得平柯則可以安今詩止用一枝字然碍理

邢叢書無刻板錄之

詠蜻蜓

王振鵬元世祖時人善詩畫仁宗賜號孤雲處士予幼時見有蜻蜓詩畫絹於里中旌德觀誠妙筆也詩有黍離之哀想宋季之遺黎其卷多名人題識今亡矣今以記憶者錄之於左其自題蜻蜓詩曰露凉芳草曉風吹紗翼輕明水影款莫使臨平山下去眼睛斷腸碧琉璃末二句意其寫圖之時必伯顏駐師皐亭臨平之日不忍故國垂亡而寓騎之覘杭得詩人之比也故和者雲間張玨云翠華鋪晝厲癸尖四翼低飛兩眼歎秋水藕花搖落久也愁點碎

碧琉璃蕩禾同舞六蜻蜓偷眼藕花風滿地胡塵遮漢宮怨入孤臣詩畫裏百年遺墨灑啼紅張世鳴云花落清明陣陣風臨平山下舊行宮蜻蜓不管興和廢猶掠殘香覓怨紅平湖滿冥云不隨沙鳥度涼風款款孤飛過舊宮十里湖山依舊在野蓮無主向誰紅仁和夏時云曉起胡塵漲滿天眼愁側視嚇腥膻飛來小影風簾外紅藕花開不及前仁和劉邦彥云舞風點水得人憐轉盼雙睛碧玉圓莫向臨平山下過藕花風景不如前

七修類稿三十三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三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重作柏梁體

唐景龍四年正月五日中宗移仗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戲因重爲柏梁體聯句一首詩云大明御宇臨萬方皇帝顧慚內政翊陶唐皇后鸞鳴鳳舞向平陽長寧公主秦樓魯館沐恩光安樂公主無心爲子輒求郎太平公主雄才七步謝陳王溫王重茂當熊讓輦愧前芳上官昭容再司銓管恩可忘吏部侍郎崔湜文江學海思濟航著作郎鄭愔萬邦考績臣所詳考功員外郎武平一著作不休出中腸著作郎閻朝隱權豪屏跡肅嚴霜御史大夫竇從一鑄鼎開岳造明堂將作大匠宗晉卿玉醴由來獻壽觴吐蕃舍人明悉獵鳴呼此中宗所以點辱於后也柏梁之作君與臣下而已未聞后與公主昭容可與也太宗作宮詞使虞世南和之而虞尚以體非雅正不奉詔今君臣后妃外及夷人雜然賡酬恬不爲恠不知當時何無世南者也

巾詩

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焉以巾易帽四方效之然巾本古冠服也一特變更自覺駭異況販夫走卒亦有戴之者以其價廉易辦而耳殊可惡也於時予有俚語四句以詠人人但曰忽出街衢不奈有今時人物古衣冠望塵走俗人心厭況又庸人戴一般友人孫體時一日戴巾來訪恐予

詣之途中値構一絶于見而方笑孫對曰子亦有巾之詩
君聞之乎遂吟曰江城二月暖融融折角紗巾透額風不
是風流學江左年來羸馬不生騌二人相對一笑孫善詩
字雜作尤佳一時有聲場屋偕不能一第而卒

唐爲晋諱

晋史中台星折時以爲大畏張華等應其禍唐太宗詠司
馬彪續志却云政宣竹律知時平玉條備豈非唐爲晋諱
耶

詩文論于肅愍是非

竊論程篁墩作于肅愍旌功録叙有曰當　景帝之不豫
也公與廷臣上疏請復　憲廟于東宮期必得請乃已疏

再上至闕門而石亨等以是夕奉迎　英廟于南宮復位
改元用大學士徐有貞策即誣公等以大逆下之獄給事
中王鎮等爲之　廷劾至言臣等與于其誓不同朝左都
御史蕭維禎等爲之　廷鞫則謂于某等意欲迎立外藩
以危宗社奏上　英廟持之而有貞進曰此非今日之事
爲無名由是議決盖国史所書炳如日星而天下之所共
聞者也嗚呼自昔權奸將有所不利于忠勳之臣則必内
置腹心外張羽翼蛇盤鬼附相與無間而後得以逞焉若
漢太尉李固之死梁冀宋丞相趙汝愚之死韓侂胄與爾
愍公之死石亨一也大以胡廣京鏜熱攻而馬融爲之草
奏李沐爲之疏詆司刑之臣又相與文致之而后未冠之

禍成故獄以爲誣愍公之死雖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
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罪則通于
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亦自可緘然而自異于孔氏之
家法哉此段可謂得當時事情之實而斷之明決也李空
同爲于公祠堂記有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
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還
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
見鮑生事輒曰夫奘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
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
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两高焉此又何焉嗚呼難
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遠智歟而賊曹

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頼　天
地宗社之靈国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頼
天地宗社之靈国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頼
天地宗社之靈国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
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且　太子之
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怨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
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
獨咎予也嗚呼傷乎傷乎此段可謂既能明于之功與心
又能推原致禍反覆變化文甚奇而公甚崇讀之真有酸
鼻也不知文則史漫抄、么錮南宮易　太子爲公之罪予
以辯之矣覩顔近侍御　綖之詩又曰雖重獲罪於社稷

不小不知何罪耶可笑可笑

杜常娘

高髻雲鬟新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慣見渾閒事惱斷蘇州刺史腸此詩唐宋遺史以為劉禹錫罷蘇州過杜鴻漸飲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之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其來問何詩答以前詩唐詩紀事亦曰禹錫赴吳臺揚州大司馬陸鴻漸命妓侍宴賴褒又以為韋應物過鴻漸之事予意劉禹錫韋應物皆為郎中皆刺史蘇州但鴻漸未嘗為司空且大曆四年死矣韋在蘇州乃貞元間去杜死已廿餘年劉在蘇州元和間又遠矣韋劉且不論然非鴻漸必然考之元和間杜佑為淮南節度正揚州之地工部侍郎之陞也必誤寫為杜鴻漸否則為白樂天正與韋劉同時又皆狎浪詩酒者也

啄木

啄木本名鴷也俗稱啄木異物誌謂大如雀喙與足皆青已今所見相符但形大於雀而時有紅嘴者及見王元之詩曰淮南啄木大如鴉頂似仙鶴堆丹砂則形色又異之矣後讀爾雅翼方知有兩種大者頭有紅毛謂之山啄木然以青色者為主故內經載青綠之羽蟲是也魏野咏曰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焉道曰不顧泥凡及淮食得食多乃一戒貪而一言材亦各寓意之不同皆得詩人規諷之情

[illegible]詩樓詩[illegible]

[illegible]

野牛蟬[illegible]

米方圭好以詩譏人一日米庠宴客於平山堂圭談詩不已偶見野牛流木挨潑米因曰野牛恃力任挨潑有客對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圭幾與毆不久圭有連坐之禍又宦客陸某出言無忌一日與客同宴偶爾聞蟬使客咏之客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自是其人少戢後乃善終詩思近讖此輩不以陸為法方為戒鮮不仆也

左国幾

開封舉人左国幾妹夫不憐其妹取妓以充後房言于妓逃而左作詩去嘲之詩云桃葉歌殘事可傷家池莫養野鴛鴦閉門連日春容減仍對無鹽老孟光世傳誦之予以詩則妙矣乃狎語也在左為之不當

瞿宗吉

吾杭元末瞿存齋先生名佑字宗吉生值兵火流於四明姑蘇明春秋淹貫經史百家入
國朝為仁和山長歷宜陽臨安二學詩取相猶落有過先[illegible]坐失職坐繫錦衣獄罪當[illegible]保安為民太師英國張

公輔起以教讀家塾晚回錢塘以[illegible]著有通鑑集覽鐫誤香盆集剪燈新話樂府遺音歸田詩話興觀詩順承稿存齋遺稿詠物詩屏山佳趣樂全稿餘清曲譜皆見任者閒尚有大機要鉛遊藝錄大藏捜奇學海遺珠不可復得也予家又有香臺續咏香臺新咏各一百首皆親筆有亨觀光所失尤多也非因當道欲得先生事實書集詢之子孫[illegible]存十止二三誌銘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槩又嘗聞其感事一律云過却春光獨掩門澆愁謾有酒盈樽孤燈聽雨心多感一劒横空氣尚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雞中夜舞劉琨平生家國縈懷抱濕盡青衫總淚痕讀此亦知先生也噫

荆叔詩

唐詩正聲載荆叔題慈恩寺塔詩云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予嘗以此詩於塔無相涉後聞終南山有小白石處刻一詩足有唐風字乃晉體深五七分惜無名也傳其句又是前詩及讀唐詩紀事而此詩亦曰題塔又係於無名之下但又註曰不知何人題名荆叔予復究之因考姓氏諸書並無荆叔之名而紀事可謂收唐人能詩者盡矣所以復註如此此特好事者偽名偶爲此詩於塔高棟不考而遂編入於正聲必矣亦會是乾用云觀見此詩於慈恩塔果小白石字刻如前所聞在[illegible]之頂並無人名然後方知前詩必題終南者好事者[illegible]移於塔如孟東野咏薔薇之石今移於史給事家也

和詩

今人但知和詩不知義有三焉依韻和之謂之次韻或用其韻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黄州詩而和杜老玉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唐以前亦未聞也必有齊焉意興而已觀文選何劭張華二陸三謝諸人贈答是可知矣就使子美不過如是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則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則曰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惟元白二公多有次韻至皮陸則盛之矣至宋蘇黄輩唱一賡十甚則全集如蘇和陶是也嗟夫詩以道性情一拘韻脚縱有高義或不能用況短於才者乎且如東坡天縱在惠州寄鄧道士詩即次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韻時事尚不同也庶或可畏其才然拘之即有工拙韋云今朝郡齋冷或憶山陰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蘇曰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遥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跡觀此二詩可覺有性勉之别至於韋結二句先輩以爲非從言語思索可到出自天然若有神助然則蘇終安能及之

丁肅愍詩

丁肅愍公謙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將一日遇盜刼舟遡視行裝且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亦不忍取公及還朝竝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鄉閭話短長噫此人之不可及而後功業之如天也

胡王詠女史詩

國初海寧胡麗白號斗南正統間錢塘王致道號蘭堃皆一時詩人集未見也嘗見其詠女史之詩今各錄其一題者二首餘可知也胡題楊妃教鸚鵡念心經詩云春寒卯酒睡初醒咲倚東窓小王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經王題楊妃云禁苑養驕兒兒嬌毋命危馬嵬斜山路險不似在宮時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玉笛吹殘步障風枉費明珠三百斛狥釵那及嫁梁鴻王云主雖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爲金谷土魂作彩雲飛冲雅規刺皆有詩人餘意

仟佰

前漢食貨誌曰古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顏註仟謂千錢佰謂百錢文字音義又曰仟謂千人之長佰謂百人之長此仟佰說錢說人漢誌元帝紀曰出入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此阡陌又從阜矣然漢誌又曰商君壞井田開仟佰而晉灼註曰躡凡仟伍俛阡陌則說田憅又從人說人憅又從阜考之韻會仟字下仟佰之得通作阡陌字下市中街也亦曰陌通作佰則是古字從人從阜通用之也昨讀王篋冊於人部則載錢於行伍之仟佰於阜部則載田之阡陌似與韻會又明白

詩字不穩

鄭谷咏鷓鴣曰雨昏青草湖邊過嘗讀埤雅鷓鴣最惡濕天陰即以木葉被身安有雨昏時而尚於青草湖邊飛耶又如林逋之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輈對則佳矣不知鷓鴣未嘗木棲也雍陶咏鷺鷥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在當時馮明道輩擊此爲陶警句予以易過行立二字儘有理趣蓋行於青草必是鷺矣立傍白蓮魚安知是鷺耶否則人遠視亦未知爲鷺鷥而行動魚不知耶又如張仲達之滄海最深處鱸魚銜得歸[illegible]商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五十絃自有故也無端指類已言矣此皆顯名之詩礙理有如此詩豈易作耶

趙武孤兒事

予嘗辯明趙武之事苟不見春秋二傳史記諸文於前觀者以前日之言爲主一時尚疑特併錄於左

史記晉世家曰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

史記趙氏家曰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是爲莊姬）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之三年賈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綺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新序卽程嬰子）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發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爲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召趙氏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諸將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春秋經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曰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傳曰按左氏趙莊姬爲趙嬰之亡譖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

劉向新序卲子經世曆皆據史記趙世家書之元金仁山前編又復踵修二三大儒因襲承訛遂爲定論世惟知屠岸賈之殺趙氏而程嬰匿孤復讐也後又編爲戲文人第以爲寃事殊不知信史不如信經與其信諸儒遠者之傳孰若取聖人近者之言哉豈牴牾者爲可據而羣言不折衷於聖人可乎春秋既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胡傳據左氏之言以詳之未聞有屠岸賈之事也若以馬遷趙世

家之說為信則事在晉景公之三年已誅趙括趙同趙嬰齊而立武矣安得至十七年世家十七年文又誅同括而立武耶且景公十七年正魯成公之八年左氏之言正附夫子之經晉世家為可信矣然則三年之事非妄乎或者止書誅趙同趙括殃合春秋左傳豈應又併趙朔滅之而有立武之事耶立武之事晉世家未踰年趙世家至於十五年之久馬遷亦自矛盾也諸儒獨拠趙世家之言而不參會於晉世家是以錯耳以趙世家論之既曰屠岸賈不聽韓厥之言不請景公之命然則韓厥不可告君乎其後韓厥對君曰吾君獨滅趙宗似又景公知之也縱使景公不知成公之姊匿於宮屠岸賈聞莊索於宮事變周章景公獨可不知乎苟權臣矯命上下無敢誰何固有之矣然則背戾於聖經差錯於年分不惟與左氏之牴牾而本傳於理於情亦自牴牾也或者曰金仁山不有二事之說汪德輔不有不足信之語乎予不多贅乎予曰仁山既疑為二事則當折屠岸賈所滅之趙非趙朔之族同括之殺不當復稱立武幾不背聖經與傳也德輔既云與經相戾不足信又不辯其所以之非以告諸人人嗚呼是非頗謬於聖人焉迂於此徵諸

七修類藁三十三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三十四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婦人詩詞

昔於雜録中見盧信道中有杭婦金麗卿之詩家住錢塘東圖梅邊柳外識林蘇平生慣占清涼國豈料人間有暑途豐城道中又有詩婦余叔柔浪淘沙詞雨溜風鈴滴滴丁丁釀成一枕別離情可惜當年陶學士孤負郵亭過鴈帶秋聲音信難憑花鬚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晚菊滿寒城夫麗卿之識林和靖蘇東坡則已不能有出門擁蔽其面矣叔柔可惜於陶學士其意果何在耶可笑可笑

評詩難

晏元獻嘗論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方善言富貴殊不知樂天以道此二句非富貴語是看人富貴者也故魯直矯之曰不如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好予以老覺之聯固不如笙歌者矣而笙歌燈火之說為看人富貴亦求之深遠魯直矯之二句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耶元獻何不自思已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可矣至於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富貴氣象形容甚矣

南詞難拘字韻

樂府古體起自上古韻既不拘文或多寡而其來歷又有樂府詩章等書可考也南詞似多起於唐也如千秋歲荔枝香因貴妃誕日長生殿奏新曲二闋未有名適南方進荔枝遂以二詞名之念奴嬌名娼也故逞昌宮詞有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河滿堆命名也聲最哀玄宗一取其聲一取其名各以製曲菩薩蠻大中初女蠻入貢瓔珞被體號菩薩蠻遂製此也春光好因羯鼓催花花開而製惜未通知其祖於唐者蓋明皇知音律之故而後知音之臣因各祖之故竹間集名爲填詞之祖而所集者自温飛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陸放翁又云晚唐詩格卑陋而長短句獨精巧後世莫及正指此也又如隨筆之辨伊涼州曲皆出於唐亦其一證然照字依韻名曰填詞今一詞之名雖同而文有多寡韻有平仄不同者不可辯明正無樂府詩章之書譌之耳如康伯可之作應天長詠閨情云管絃喧綉陌燈火照塵香舊腸斷蕭娘愁歸路緩彫轡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寄紈素枕前淚窓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又曰管絃綉陌燈火画橋塵香舊時歸路腸斷蕭娘舊日風簾映朱户鶯能舞花解語念後約頻成輕負緩彫轡獨自歸來凭欄情緒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

寄紈素枕前淚窓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然後篇比前多二十字矣葉少蘊之作念奴嬌詠中秋云洞庭波冷望冰輪初轉滄江浩浩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一聲吹破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遥帶五湖過酒闌歌罷一般意味難道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嘆佳期難到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闌傾倒醉酌青樽嫦娥應笑猶似向來好廣寒宮殿爲余聊借蓬島又曰洞庭波冷望冰輪初轉滄海沉沉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吹破層陰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遥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鼉怒龍吟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檻重臨醉倒清樽嫦娥應笑猶有向來心廣寒宮殿爲余聊借瓊林既換韻又換字矣此皆不知孰是原本孰乃非調豈非無祖詞以證之耶至於憶秦娥諸人所作皆仄韻者而孫夫人又有平韻者水龍吟本是首句六字第二句七字也如秦少游贈妓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綉轂雕鞍驟陳同甫春恨云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蘇東坡詠笛云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而陸放翁春遊摩訶池者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晚而首句乃七字第二句又六字矣柳梢青初起三句皆四字也皆用平韻如秦少游春景云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烟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外鞦韆墻頭紅粉深院誰家

周美成佳人云有箇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酒暈潮紅
羞蛾凝綠一笑生春　爲伊人恨薫心更說甚巫山楚雲
斗帳香銷紗窓月冷着意溫存而李易安春晚者子規啼
血可憐又是春歸時節滿院東風海棠鋪綉梨花飛雪
丁香露泣殘枝諳未比愁腸寸結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
干風月此乃首句四字第二第三總成八字又是叉韻也
至於瞿宗吉之辯漁家傲本頭句第二字是叉聲起而揚
復抑凌雲漢乃用平聲起觀譜[illegible]似此不一若以周德清
謂句字可以增損者論又非其名此或南詞北曲之不同
也以字論之南詞但要音律和諧或平或叉俱可也二句
合作一句一句分成二句者則句法雖不同字數不差也

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耳頭句不拘正如律詩之起亦然
但多少數字似不可也况至於多少二三十字者若歐
陽公春暮摸魚兒捲綉簾梧桐秋院落一霎兩添新綠對
小池閑立殘粧淺向晚來紋如縠凝遠月恨人去寂寂風
枕孤難倚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草露兩兩長相逐
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娩西風初弄庭菊况伊家年少多
情未已難拘束那者更趁良景追尋甚處垂楊曲佳期過
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雲屏去時祝此則前拍第二句
第三句多一字後拍第五句又少一字而那堪更字當是
領住期過盡盡字是韻今皆無之恐決不可不入選者或
是也故少蘊之念奴嬌或可而康之應天長原註十九[illegible]
一則前闕決非失歟之應天長又少似康不知何也

元末僧

嘗記元僧有詩云百丈巖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
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又一云殘年節禮送紛
紛盡是豪門與富門惟有老僧堦下雪始終不見草鞋痕
予以當時忻笑隱恩斷江無無極皆有名斯時要知二詩
落脫高遠天豈可到惜忘其名也繼而入我
天朝又若衍斯道即姚廣孝成莫大功勳潛天淵超然入道闡仲
猷勤無逸一如初皆化爽臣服其餘防季潭拚止庵洽南
洲復見心仁一初祿天然道竺隱曇夢堂輩或以詩文名
世或以輔藩有功十大高僧之說豈虛語哉不知亡國之
時何至生人如此之多或曰此輩原非僧流入
天朝甚法而髡之雖然今之時亦少若人也

更無一箇是男兒

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皆解甲更
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蘂夫人蜀亡輦入後宮宋
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爲前蜀王衍降唐時興聖太
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牛繫鼓旗二十萬軍
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既皆蜀亡之作其辭又類正史
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

蘇賈詩似

東坡梨花絕句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

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淸明買似道寒食絶曰寒食家
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
幾箇知然二詩同意而皆然但賈賊知人生無幾故乃耽
樂葛嶺不知兢兢報國非可以此意比也蘇詩予意既曰
梨花淡白又曰一株雪恐重言相犯且不見咏梨花之好
不若易梨花淡白爲桃花爛熳更佳

沈園詩祖意

宋陸放翁沈園詩盖因前室唐氏而作事具歸田詩話詩
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緑
曾是驚鴻照影來又云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
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踪一泫然讀比夢瑣言唐江

淮間有妓徐月英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
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似陸詩之
意本此

二僧詩累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事
業者也遭時不偶遂髠首而肆力於詩云故一初嘗云或
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沽名蓋有不得已也止庵曰詩豈
吾事耶資翻覆焉耳觀此可知矣入
国朝皆被詔至京後官僧司一初題翡翠云見說炎州進翠
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
止庵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
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
閒窗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南柳又畏蟬聲鬧夕陽皆爲
太祖見之謂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
汝詩熱時無處乘涼以我刑法太嚴耶又謂六月由淺三
年未長謂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地不燒
香是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爲善耶皆罪之而不善
終

述懷詞

成化間仁和教諭聶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以東
坡行香子馬晉滿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深求問學一
言仕宦亦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聶召至京修史而死

貧不能斂似若預爲已言者然二詞亦果痛快今錄之蘇
行香子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
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
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做箇閑人對一張琴一壺
酒一溪雲滿庭芳云雪漬踈髯霜侵衰鬢去年猶勝今年
一回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除非是月下花前
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
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
下林邊如何好吳松江上閒了釣魚船馬晉字孟昭仕國
初吳下人也

釋疑字樣

一字有二音不同而所指多差語誠不可不識也故玉篇
之前以爲奇字特録出示人謂指迷也余惟或二字俱要
換音者或只換一字音者他書所載倍多玉篇惜不能記
憶也今以知者補玉篇之不足録之類而尚俟日益之耳

星宿音星秀二十八宿是也　番禺音潘愚廣州縣名　欵乃音襖靄舟中歌聲　瀧水音雙
德慶府縣名　万俟音木奇　窩句讀句音豆　袒免音但問五世親　汨羅音一
傅羅縣名一　牂牁音臧歌蜀江名也　冒頓音墨特匈奴名　可汗音克寒漢時
吾國江名　閼氏音煙脂匈奴妻也　角里音祿四皓之一　龜茲音丘慈　曹大家音下
已上玉篇者月支音肉氏　身毒音天竺　骨般　樊於期
嫪毒音勞靄　酈食其下音異基　寧馨兒寧去聲　僕射下音夜　姑射下音
無射下音亦　滹沱音呼駝河名　彊埸下音亦　盟津上音孟　國土下音度

陶甄音陶真又　矰繳下音酌　抱鼓上音孚　琅邪下音耶　邪谷上音耶
綸巾上音關　犧樽上音娑　率更上音律　盤飧下音孫　矛盾
黃能下音奈三足鱉　委蛇下音移　於戲音嗚呼　尸解　般若音鉢惹
衆生　落魄下音託　隱几　野燒　毋丘
龍兌　方輿　糊塗　遠
涯　些　袄　扁　般
溺　宿留　相空　倒景　裹尺
揖厭　亡慮　倒景　耐
詠謑　郎罷　隆準　休告
阿誰　齊莢　扶服　曲逆　睚眥　谷蠡
墨尿　康居　函谷

佚山村

山村先生佚遠字仁近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博通
經史騰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至元中薦爲溧陽
教諭轉寶慶路教授不赴改將仕郎杭州路總管府知事
致仕就家錢塘今西城脚下尚有遺趾在焉年八十卒塟
錢塘北山棲霞嶺予在抄本中見其閒居十咏因録於萊

詩云

背前紫莧金絲草籬壁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易鋪敘眷
留富貴與詩家
樹隔殘鐘遠欲無野雲黃漠雨疏疏飛蚊盡逐南風去父
子燈前共讀書
你屋著書無筆力閉門覓句費心機不如花下寒寒坐静
看蜻蜓蛺蝶飛
鶯花常曲舊時遊老去閒情已五休却笑東風無檢束又
隨飛絮過南樓
鳥爵喧秋未肯棲狂風吹樹影離披屋邊尚有斜陽在還
看山人一局棊
風挾濃雲起砲車捎窓雨脚亂如麻山中茅屋應安穩不
問溪聲送落花
新竹脩脩緑覆墻讀書門户亦陰凉道人清福不肯受却
入西山看夕陽
翠袖佳人倚暮寒雙禽蹋破玉欄杆空山月落春風換直

作羅浮夢裏看
茶甌紗帽慣迎賓不是詩人即道人細雨斜風君莫出綠
陰門外有紅塵
珠簾玉柵綺羅叢猶有承平京洛風飲罷歸來遊騎少一
庭明月夜方中

王張臨終詩

嘉靖丙午秋杭友王時雨湖張文東涞卒王布衣而張貢
士張方三十餘而王則七十矣然皆以詩鳴時計其才學
王不逮張遠甚臨終王有三律張亦有三絶王則近理而
張浪言也豈非又在於素養而不可論其才學録以諭吾
徒王詩云青鏡看餘醜愈羞瘦形真類活骷髏有書教番

兒堪讀無力千鈞德可修生際太平今已耄好攜造化遊
新秋尾棺衣紙山人事寄語漁郎莫笑尤南北東西走市
闤獨愧無補在人間三春花鳥湖山麗二雅風情日月閒
塵海遊魚今又古庭槐戰蟻去仍還平生心事明如鏡便
對閻君也好顏三度饑年一病身二毛疎落不勝貧誰憐
玉食層霄客獨念茅廬薄命人推枕未尋深竹木脫衆聊
與爭埃塵靜原世故真蕉鹿強倚蓬牕獨自吟張詩云寄
謝親朋兒女曹歡娛怨恨一時消從今結束歸家去水自
深兮山自高有身有累負沉痾何似飛禽入網羅幸得脫
然高舉外小兒造化柰吾何吾是蓬萊一散仙塵緣不斷
枉牽然追思三十三年事雲在青山月在天

求益薄養二帖

予書室之外有燕樂堂朋類講學宴飲則於此焉因見序
録述古人薄養之言少爲增損配以古人求益之事揭二
紙於壁一以代求益之告一以免薄奉之罪今録置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
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
僕自以才不過爵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
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邪又任昉爲王儉主簿
儉出己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
吾文由是敬好終身吾嘗嘆此二事達者之言每對客吕
爲笑談今世俗相承所作詩文或爲人所詆訶輒艴形之

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嗚呼今人一善而矜辭自奮
視此不有愧哉予嘗頗學而人不肯教故特書之客座以
代夫求益之告也○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
因問溫公酒飲幾升餘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
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後復過溫
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
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秤客主
驚愕納徐曰公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
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
郡牧判官皆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沽於市菓止
梨栗肴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子奉已待賓

之瀉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為鄙不知此何益也丑日
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於燕樂堂或大賓見之亦不罪予
之薄奉也

蝦助詩

雹濤濡沫綴蝦行水毋含秋孕地靈海氣東成紅玉脆天
風寒結紫雲腥霞衣褪色胭流滑瓔縷字香酒夕醒疑是
楚江萍實老誤隨潮汐落滄溟右蝦助詩乃元饒天錫作
也饒詩于家所藏可為全矣亦失此律况膾炙人口特書
之

麤犇

昔王荊公創字學而為東坡問以麤犇三字之義遂不能
答殊不知麤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為粗細之粗乃古
文也犇字說文走也從三牛者亦古文蓋古文雖曰出於
蒼頡而其特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
書之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為制字文自不同觀通志引證
一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矣故鄭樵曰先儒以義理說文
字者徒勞心力耳是古字可以義理會耶荊公號識古文
不能答此則又何耶

禪月大師

僧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號禪月大師金華蘭谿人生於
唐末以特得名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
[illegible]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illegible]
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
時萬戶侯王語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
見師哂然曰州不可添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之不
可飛耶遂杖錫去之至富春中屠山大椎寺之南誅茅棲
息後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
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
景巴歈陳貢愧非才自慚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
建遇之甚厚終於蜀也有西岳集七卷然亦善繪本教之
像唯羅漢最著多作古佐之貌不類世俗篆書亦不合法
也近世止知不肯改詩之事餘知者少也

百篇試

唐有日試百篇宋太平興国五年趙国昌應百篇科自陳
求試上親出五言四句曰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
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為五篇率四韻至晚僅成
數十首特賜及第紺珠所載如此中吳紀聞却作孫齊賢
號曰孫百篇不知何也

[illegible]十四卷終

七修類藁卷三十五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事物自然對

江陵縣勞勞亭都人送別之地可對陶穀化化牋斷以粗紙供溷一化也取溷紙後抄化也二世號棋爲木野狐以其媚人也可對茶名草大蟲唐茶禁大嚴人畏之故名羊曰美髯主簿猪曰長喙參軍亦皆自然可對也

李騫期

劉越石扶風歌有云惟有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李騫期陵耶字耶官耶

狀元詩讖

黎狀元淳初辭鄉薦至京師將禮部會試時盤礴閶闔酒樓上有婦人喚其名舉頭觀之則角妓也乃知爲同輩所哷于是登樓吟曰千里遨遊赴帝京忽聞樓上喚黎淳狀元自是天生定先遣嫦娥報我名已而果然

白鷳馴象歌行

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猴賜以緋衣謂之猴部頭朱温既篡引坐側猿忽擲號裂衣温叱殺之此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時有白鷳見幼主崩哀鳴躑躅竟墜水死元有馴象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及下國初林卿子羽有義象行弘治間主事張廷實有白鷳歌鳴呼可以人而不如鳥舞馬緋猿亦有伍象行云有象有象來大都大江欲渡心各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餔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了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殳象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文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乘爭擁羣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象心南來捨死骨爲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汚天子垂衣治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

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白鷳歌云君不見盧南秦吉了餓死不首蠻夷邸又不見唐家孫供奉奮兆欲斷朱三喉嗟爾白鷳急主難李賀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黃霧四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辰鏖戰日無輝伏屍百里海盡赤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波白鷳籠中起躑躅恨不握劍揮長戈劍欲截斷叅政首戈欲鑴絕宣慰胆請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帚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奮身直翅輕一擲竟與金籠飽鯨鯢嗚呼白鷳乃羽族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厠中拉脇奴禽獸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算來何如豢此禽羽衣縞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今茫茫海天角魂逐三忠戲冥漠千秋化

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涸

對聯

吏部許尚書讚乃尊亦吏部尚書也已先為戶部尚書兄詔亦嘗為南戶部尚書也吾友俞子木為作一對云父家宰子家宰秉一代之銓衡兄司徒弟司徒總兩京之會計又友陳敏之木天台人也受徽州歙縣訓導書一聯於衙曰四萬八千丈山中仙客三百六十重灘上閑官一則不可移易一則天生切對

人影詩詞

嘗聞近時有咏人影一詩膾炙人口予意佳固佳矣然格律卑下不免有沾皮帶骨之誚昨讀詞學筌蹄有楊樵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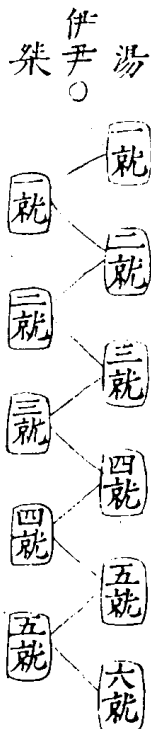
一詞尤佳也今併錄之於藁以見人才之高下如此詩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暝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時明詞云只道空烟又疑流水依依却是行雲了然相對又是爭紛紛半面春風圖畫黃金在難鑄昭君溪橋斷梅花晴雲端的白三分　真真難喚醒三年抽繭織得榴裙甚能徊窺鏡交翼鸞文一片飛花來去并刀快剪取晴紋無情處分明着眼殘半帶春醲

三詩一格

貞元間詩人裴交泰長門怨絕句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透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後章孝標對月詩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至於李商隱龍池詩云夜半讌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題意不同而俱一格也

伊尹六就湯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五就之事固不可考嘗以軻書為實錄則於湯不止五就其實六也蓋伊尹之就桀者湯進之也則是先就湯後就桀反復者五然後相湯而伐之此則其六就也若言五就湯則四就桀矣孟子皆云五者蓋不言其終竟伐桀之一就耳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細觀之亦自可見恐未能盡復圖于左此蓋伊尹出處之大節不可苟也

湯　一就　二就　三就　四就　五就　六就
伊尹○
桀　一就　二就　三就　四就　五就

予嘗讀杜詩秋興八首虞註之謬者半焉似皆穿鑿隨正註下今錄之於藁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虞註公因感此而自嘆留夔州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開皆我嘗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滯此一繫我

故園之心也他日言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而身滯舟中繫身即所以繫心也

愚意公居蜀見秋來江山之景如此蕭森則不勝其可悲故計其歲月則已見菊開兩度而他日見之感物思舊亦必隨淚矣今孤舟一繫於此不可以去而故園則在心中矣其不堪何如哉中四句正指江山二字事舊註似失其意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虞註嘗聞峽中猿啼三聲客淚自墮今我在此則實聞之而下淚矣嘗聞張騫八月乘槎奉使今秋我不得歸則八月乘槎之事或虛矣我雖檢校工部員外郎而與尚書省入直之香爐相違遠者以病之故但聞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間笳聲隱隱爲可悲也不特此耳適間方見日斜即今請看石上之月已映荻花而明光陰代禪如此其速豈不尤可惜哉

愚意公自南而望北當依南斗峽中猿甚哀聽其啼時眞實可以三聲而下淚張騫窮河源依奉使乘槎至蜀今我無故而至蜀則我之奉使也亦虛隨騫八月之槎耳昔也畫省香爐相從入直今相違而伏枕於此但聞山城樓上之粉堞隱藏悲笳而已兩句皆在望字上來也末二句是照前落日時已望京華而石上藤蘿之月猶在望也常自乘凉今倏爾已映於洲渚蘆荻之花秋氣蕭瑟通篇悲惋實虛違隱又是篇中之目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虞註明皇友愛五王嘗自宮中穿夾城至花萼相輝樓同寢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遊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萼樓中之簾柱皆盤黃鵠宛轉之形珠則織繡則畫也苑外江中御舟常驚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檣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則焚蕩殘毀令人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地里又在秦中終非天下所能及也我客得而不思歸耶

愚意明皇友愛起花萼相輝之樓穿夾城以幸其上通御氣通天子之氣也而内政不修納壽王之妃召祿山之禍漁陽報至則芙蓉苑遊幸之地忽已入邊塞之愁矣此二句一意直下公在蜀故因及幸蜀之萌其初也樓上何所有則珠簾繡柱圍繞焚香之金鶴苑中何所有則錦纜牙檣驚起在水之白鷗今而豪華蕩盡回首可憐不知此秦中乃自古帝王之都可不保其基業哉舊註不知其旨意之所在而黃鵠白鷗之解尤爲穿鑿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鮫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處註乃謂劔閣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不易還以見此池之景唯順流下峽則江湖滿地任我漁翁之漂泊亦豈不令人感嘆乎

愚意中四句在眼中之物也今日不修武帝之備徒見虛夜月動秋風而已菰米沉雲蓮房墜粉感嘆深矣關塞極天之高唯飛鳥往來人不得而至之而江湖滿地俱有兵戈只我若一漁翁而已何不歸依耶唯字一字正見深惜長安之意舊註牽强反失本旨

東坡兩韻律詩

清波雜誌載東坡留題南康寺重湖軒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踈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蘇自以律詩可用兩韻引李誠之送唐子方兩押山難字爲証今人遂爲口實予以坡詩必信手塗抹而僧特賞之故言如此未必當時有跋也若如僧言只漏無字庶幾可耳況此又非古韻若李詩既是律矣豈可押兩韻耶若曹植七哀詩有佪泥諧依四韻王粲有攀原安三韻子美夔府詠懷排律重用纓船弦字退之詠笋重用根字皆有之若律則不然也

七修類藁卷三十五終

宋戴遺詩 跋尾

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蔴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爲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一百則知遺落多矣予家又藏公與戴九靈寄答古詩各十首考之九靈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詩集皆無之且書乃當時吳德基而題跋則王華川揭火監胡仲伸輩而又裝潢成軸襲以文錦安知不又爲他人之取乎茍或敗壞千古埋沒今特錄置於藁則又傳遞一番彰者衆矣亦慊收藏者之情宋詩云攢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玄造亦何爲使之仍遘病熱中亦不舒攻上風逾勁僅存氣半絲養此一朝命豈復在吾乘化共歸盡方州羅夾巷百齡寓幾姓大運既如斯何須苦心競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橫交橫復焉如騷然且孤咏　山中有玄鹿西行正駸駸衆草吐芳滋朝夕樂我飢偃仰青石間和鳴靈渚麋伊誰施綱罟生致來軒墀赴蹈絕湯火奮觸無完肌亦知天地間久安豈其宜　恐棲長林庶可免禍機禍機既弗脫死生一任之唯愚石床前有薇與雲齊既當謝羈絆采采不知疲碧東瓠方固安能遂吾私　昨日非今日明朝異今朝事變來如雲斯須無根蒂紛糅不可遏冰澀火復焦人壽縱金石刮剝當亦銷所以古達士心冥萬物交流月不覺雲廻飈任成濤況當九春時一青發新茗好鳥從東來飛鳴羽翹翹

中偕律呂音聽之比咸韶盎然太和內塵慮息秋毫吾身
且并忘誰復慕蟬貂　洛陽有名園奇葩洩春和旖旎向
人傾姱麗明綺羅曾未浹日間飄雲隨風洑豈惟花獨然
撫躬良自嗟昔年髮如漆轉盼已半皤此身元無根寧不
隨歲化東衛西巷間逝者日若多唯有山上石亘古終不
磨況亦有時泐尚何恤其他我年踰半百來日知幾何誰
家有美酒歛錢共高歌有酒不高歌銅仙將見訶　盈盈
白面生騎馬出重關鐵衣何皦皦寶刀綴雙環左右千貔
貅繡旗隨風翻自云將家子執節征百蠻常從大將軍三
箭定天山飄搖意氣得泰華欲成吞庸監震駭之喑喑咸
長嘆鄙我章句生棄擲同糞丸我固孱弱軀久服章甫冠

世間紛擾徒如何學神仙爲恐壽命促汲汲求長年中閒
龍虎禺烹煆日月魂迴復存一氣去八無窮門日躋九霄
上白鶴來翩翩剛飈吹弗休跬步不可前迅景若流火顛
髮白被肩鬼啼丹臺下令人心鼻酸禹書或飯牛海風嘗
引船龐劉有遺轍皎若明鏡然吾身無百年先後終凋殘
幸有一寸心萬世能長存　華齡事觚翰志可移南山學
染血色絲織成鳳與鸞如何中歲論厭讀仍厭觀豈爲血
氣衰惡此爸藻繁至人抱太素直遡羲皇前一塵不可涴
白玉爲肺肝方知始學謬中夜發哀嘆驃驃夸毗子反誚
爲迂頑驅雲駕飛濤欲使歸筆端憐之不敢嗔再拜相與
言床頭有周易時時宜細看　誰家有高樓朱戶凌雲開

綺帳結流蘇衆色何雜雜朝庭舞趙女夕讌歌吳姬笳簫
雜琴瑟其音愴以悲自謂永世樂千秋長若斯豈知旋踵
間樓毀人亦隨荒烟壓白草寒螢向人啼盛衰固不常居
安可忘危感予夜不寐寘寘起遐思鵝衣坐西軒浩然千
古懷　我坐我不憚我行我悽辛我生七尺軀不樂復何
因成童即窮經豈因墮白紛爲是動中懷有淚沾衣襟犬
馬齒未衰但當日加勤一息能契道河須浪云云年當四
五十所愧在無聞於此苟不憂可復名爲人是非姑置之
取琴彈秋雲琴中有至和忘悲以懽忻所傷至已死何能
起吾神戴詩云結廬在窮巷藜藿仍種葵謂將究安宅何
意逢亂離三年去復還隣室無一遺我屋雖僅存藿悴葵

亦衰海田既遭變井邑還日非扶杖一行游歷覽多所悲
本不居市廛悔之將何追　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容色年
年遇雪霜誰謂寒當易道喪泱千載親友誼日薄既貴乃
忘賤歲宴孰堪託厭此里中居行行至徐國不見新相知
惟聞古時迹古有延陵子施恩死逾博一朝協心許寶劍
非所惜此事難再逢吾行復何適　辭家獨行邁捐軀遠
從戎已謂勳可建如何志無終主將東南征桓桓震犀雄
倚東先登羽即定一舉功自非陳力徒亦可備折衝制勝
雨檻內設奇尊俎中歌侑憚爲犧人豈昧藏弓況復已多
賢何能奮薄躬　東州有一士與世亦殊倫借問何所殊
守賤與安貧好爵吾不貴至寶吾不珍聘幣照閭里視之

若浮雲灌木荒繞舍薜蘿深擁門豈忘其麤麗奇得非所
欣舉世火知者我獨希其人時時往見之聊用瑩心神顧
言攜壺酌長與爾為隣　窮居寡人力繞屋荒草菸紛紛
集鳥雀寂榛獨來往田父荷鋤至相與飲真賞寧知雨露
深但說桑麻長人生適意爾何事蹈時網　火小隶微尚
游心在六經冉冉年歲遲乃與塵事賓入秋多佳日何以
陶我情園蔬親可摘新穀亦既升命室釀美酒一壺聊復
傾兒女戲我側親戚還合并此事已云樂吾生豈無成俯
仰百年內忽忽如流電

對句有本缺

鴈來紅缺首

家飛瓊扶上紫香車玉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
又黃魯直題水仙亦是此意凌波仙子生塵襪波上盈盈
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然三詩同一
機軸工巧略異

沈明德詩缺尾

弘治初杭庠生沈明德宣嗜酒能文尤工於詩書蕭散不
羈視功名如敝屣也一時當道重之嘗以課試不完篤學
憲副吳原明因其踈于經學且重聽命賦耳聾詩凡限韻
焉因草書耳聾二字於水板沈望見耳脚帶長以為打字
也亟奔去復召諭以作詩遂口占云紅塵飛滿舊青衫貧
病年來笑更兼四十無聞聾亦順半生多事老何堪山蟬

一任鳴方歇穴蟻從教鬭正酣兀坐無言心似水對人袖
手倦清談後應貢授安慶府學訓導以內艱起復之京竟

常詩忘作者缺

呂洞賓詩缺

呂文互見缺首

能之已千之音初日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
觀其志而知其德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用衆曰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孟子曰楚大夫
欲其子之齊語也使齊人傅之此呂氏本前人語也本生
曰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劉子期論曰萬人彎
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盡數曰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

其火則止矣董子曰揚湯止沸不如釜底去薪又曰父不
能傳之於子臣不能入之於君韓子曰使道而可傳則人
孰不傳之於其子使道而可獻則人孰不獻之於其君此
後人本呂氏語也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岳廟

宋岳武穆王祠天下有五在鄂者乃王開國之地在杭者王墓之地在湯陰者父母之鄉贑者立功之地而朱仙鎮者功之極而恨之所不能忘皆著祀典報王亦宜今其餘乃吾友汪仲鯀子卿所編心亦勞矣近為當道所刻惜去其詩文將半予有一跋亦在逐中今并贅於此嘗考王少狂飲帝戒而遂絕較之絲曹瞞而不談兵者一忠一好黨

猶判也王刻像行溫清禮平居布素死之日無餘貲其與絕裾窮奢者何如好色人情也故至死弗克斷虞姬王能却夾騅之名殊過之死後有武昌老嫗之哭足可比方孔明也夫為將而具五善足矣王之行聖人之道大賢以上事也豈特忠哉列古名將有餘論矣寔益非一日也

芙蓉詩

予名生員不出應試有年矣嘉靖甲申將遊南都有事於學宮適值業教諭相新至召而言曰汝能作詩則行否則當哭吾教不許也遂指亭前芙蓉為題予書一絕呈之名花不鬬艷陽粧自向儒宮醉晚陽其道秋容顏色淡野梅凌霜有天香葉知有為故意復曰我欲題折枝者予不得已憤而口占天香國色美丰姿秖是西風颭墜枝今日悲秋人見汝有何奇句動吾師業笑而放之逾二年乃于素題芙蓉扇面偶感前事書日莫向芙蓉怨不平風塵從古困儒生當年錯怪淮陰火自是王孫未有名他日乃父見之謂予曰汝尚記憶前事耶予曰非也亦偶然耳因出酒命酌痛飲而罷

壽詩

杭劉菊莊泰成化癸巳六月適當六十同時詩人皆以詩祝今併錄之於左以俟後人觀覽庶知一時人物之文學也自壽云落落乾坤六十翁蒼顏寧復舊時紅蒐羅經史有餘力補報君親無寸功舌在未應鴟計拙眼高渾覺馬群空耦花池檻新凉好且對妻孥試碧筒友人甬東徐叔

勉恕以詩祝云隱君志高尚今代巢與由種菊滿籬下肅傲天地秋一壺時復醉此外非所求雙鬢颯已白傴指甲子周大塊假以文慨然法前修君壽不可量浩浩滄海流但固金石操毋為身後憂句章沃昌言昌云玄圃千年桃已熟搖搖珠樹濃陰綠紫綃旖旎散晴雲翠館參差咽寒玉芙蓉畫屏清晝長博山初試麒麟香一聲白鶴南飛翔追逐神仙爭頡頏東道主人茂陵客金縷瑱觴薦瑤席碧闌十二藕風凉歲歲酣歌樂無極天台謝仲昭昭云火龍呵雲成五色輕綃剪出秋蟬翼凉颸蕩暑天沉沉南極回光射東壁菊莊老人詩中豪飄飄不是紅塵容燃藜久羨劉更生博學遠過揚執戟瑤池昨夜來青禽慇懃為報羣

仙臨紅麟擘脯玉絲脆紫檀爇火金爐深薰絃不彈供奉
曲橫笛交奏雙龍音爲痴兎嬾日月緩定應爲子留光陰
江陰卞華伯榮云碧空無雲見秋毫壽星光與文星高翁
莊行年今六十胸蟠萬卷一布袍門生如雲上堂賀爲程
遠致玉兎醪碧筒倒注若吞海鷰以雪藕兼冰桃後五百
歲摩金狄世同蓟子誰同曹天光老眼不錯視長生特地
留詩豪濟南陶希文元素云六十方稱壽神完氣亦完火
陵詩價重太白酒觴寬紫曳藤枝杖班裁筍籜冠願君爲
砥柱学海障狂瀾吳興張子静淵云春秋六十老斯文名
重東南獨出羣照夜青藜天使下延年丹藥地仙分才高
鷄鶋鉾難敵臉暈桃花酒易醺願作湖山風月主一巾白

髮任紛紛郡人張天錫錫云德化于今詩亦化收拾聲名
老林下盃邀明月豈爲賓天與清風豈須價莊前種滿南
陽菊飲泉採花亦自足人間薏苡假明珠真有金錢萬萬
斛一週花甲等閑過滄桑幾閱人海波耳順何須更加洗
倚欄閒聽濯纓歌沈惟遠寧云花甲循環喜一週媧來海
屋又添籌半生贈達陶元亮八句風流秦少游香裊碧雲
浮綺席酒搖紅浪溢金甌願祈壽算岡陵固與子湖山共
倡酬莫仲興瑢云銀瓶滿貯洞庭春數爲先生慶六旬壽
域天開週甲子文章夜現燭星辰清新珠玉今詩伯瀟灑
衣冠古逸民貽代由來重儒術白頭行看載蒲輪禹廷簡
廸云目如巖電貌如童獨步詞壇氣尚雄聖仰宣尼方耳

順賢希伯玉已心融青藜燈下書頻校黃菊樽前酒不空
天意未容夫子老要傳詩法擅江東劉拜彥英云大隱居
城市聲光不可韜英靈鍾間氣論議邁時髦詩得陶何細
騷兼屈宋豪百篇同雅健一字重華袞妙趣江山助狂歌
鬼魅逃霜空飛俊鶻塵匣出豪曹音古薰絃奏才長雪蠒
繅尋僧未入社對客嬾題糕訪古登雲嶠懷人隔海濤乾
坤容傲睨風月屬遊遨夜閣青藜火秋園白苧袍襟期時
自負志節老彌操短屐閑招鶴長竿欲釣鰲不知雙鬢改
秪爲寸心勞有子能臨帖無官豈愛刀菊莊聊寄寓花甲
忽週遭庬頼非凡相長眉是壽毫安期初餽棗方朔預偷
桃正好傳滄玉毋煩論伐毛人材何洛落歲月自滔滔樂

矣居清世陶然付濁醪斯文端有相南極一星高陸士稱
昂云秀鍾靈氣應長庚白髮鄉賢獨老成鶺世才名蓮並
瑞出塵丰度鶴同清重煩海客分桃實幾約山翁泛菊英
華誕喜聞週甲子頌歌叨厠魯諸生陸有私秋詩話一冊
載壽詩尚多也

水上打一棒

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黠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黠
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爲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
一棒益以俗云空無用也府主聞其言而不知其情秪以
惡語嘲之即喚轉詞焉生員直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當
免其役耳因口占曰大乜琅玕杖碧流一聲鏘破楚天秋

千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鷺鶿齊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趁網收綸別下鈎守遂除之

伯厚不知詩

宋韓持國咏雪詩云衣上六花飛不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宋王伯厚以爲雪詩無出其右予以此直村學究之詩也俗云宋頭巾耳而王伯厚不知詩亦可知矣此但取其有憂國愛民之意豈詩也哉又伯厚取朱新仲咏貽君詩於困學紀聞中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噫此伯厚亦不善論而取之也使貽君知此不待其單于死而請也亦不必其情而自盡矣

盧山高明妃曲

石林詩話云歐陽棐求章子厚書乃翁盧山高明妃曲藏於家以公平日自喜此三詩也嘗被酒語棐曰吾詩盧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前篇則子美亦不能也及觀名臣言行錄又云公謂人曰盧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不可及杜甫可及其與石林所記不同予論盧山高全似太白前引類杜後引類韓當以石林所記爲是但歐公自不當謂前引則子美亦不能此或棐乃過美乃翁之辭抑變得誤紀之耶若名臣錄所紀盧山高豈似韓耶二引既不擬李又雜太白之名何也此必其傳聞也

吳賈相報祭文

吳潛號履齋宋理宗朝相也賈似道入相令言官劾吳安置循州又令循守劉宗申毒死履齋似道後亦貶循州牢執陳宜中等咸欲置賈於死令鄭虎臣押送至漳之木綿菴而爲虎臣錐死之漳守趙介如乃賈之門人特爲祭奠文曰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詢有餘不盡之意至矣至矣然二事之詳見山房隨筆武林紀事但隨筆祭文缺後二句而宋史以吳爲預知風雷作而死亦非也蓋吳作辭世詩特空中偶然雷震耳

義鳥

閩見錄載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遂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於林間日郎無恙幸寄聲幸寄聲又金時安撫使田琢火從軍塞外居有雙燕爲巢土人欲捕之田曲全護一日飛止坐隅都無驚畏巧語移時不去田思明日秋社燕當歸矣此殆爲留別言耶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崎危誰謂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陂知有寫暮投第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

應先去我何歸遂細書爲蠟丸繫其足後八年田爲潞州判官此燕飛鳴公廨求止硯屏田諦視即前燕也蠟丸尚在遂畫圖作序一時名人皆有詩賦嗚呼禽鳥微物一加愛養遂致不捨土之負義背恩曾二鳥之不如昔人歎古道益遠交情翻覆朝歡暮怨寔遷移予亦感而筆之也

巴西

山谷懷荆公再次西太乙宮韻之詩第二首云啖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任天社解山谷之意謂惠卿之忍正如樂羊荆公之過與西巴同又言末句神宗崩公亦豈從其在天非讒邪所能間予觀山谷所和四詩皆指荆公不若東坡之和之妙也此首以惠卿比樂羊固可而以秦西巴擬荆公恐爲不當荆公直刻拗耳豈仁也哉任復謂讒邪不能間亦益山谷不善之意山谷或止以帝鄉之路雲亦不迷也藝苑雌黃又爲山谷解倒用西巴引退之差參巃玲爲証予意虛字倒用尚可理推至於人名恐未穩也山谷此詩只是有病

詩句重用

唐人許渾常將已詩重用此雖一病夫豈不能再作固欲如是耶第可意句遂不復改耳但有可用不可用處自當慎之也今錄出數聯以明之庶便撿閱亦足使人易知也如京口寄友人用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爲頸聯矣至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復用二句爲頷聯皆寄人者也又如呈郭少府巡澇有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用此二句皆因水也此則可以同用至於送僧歸桂州靈巖寺云楚谷送僧歸桂陽海門帆勢極瀟湘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春思長他日和浙西從事劉三復送僧南歸亦用此四句但以桂陽易故鄉二字予以浙西復南去恐不可用瀟湘耶至以蜂蜜對麝香訪戴對依劉處極多似亦不切若王灣江南意二聯俱同但易首尾此即其可意句而不復改也

因詩得偶

國初王旬字子宣作宮詞有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脫涼多仁和解元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之此與宋趙德麟二十八字詩句事意俱同也

俞徐辭薦

富陽俞廣字古章肥遯邱園名聞湖海宦遊於浙者必得其大爲美正統間藩臬諸公先後封章薦舉不起吳和州亦嘗薦之先生以詩辭云青雲有路念綈袍迢遞和州薦剡勞下乘難追千里馬虛名恐誤九方皐稽康自信超時懶火室誰云索價高總使陽和動鄒律秋風雙鬢已蕭騷又同時寧波徐恕字勉仁亦以文鳴不屑國召後家吾杭有藝說譬喻爲學甚悉今忘之也予嘗謂俞詩徐文近亦有之而人品或無二子也故當時有富陽俞

甬東徐翩翩文彩煥明珠之譽予故表而出之

魏趙老態詩

魏驥浙江紹興蕭山人正統初爲司訓臞然若不勝衣者一日會酒友家座有柳莊先生因相曰公異日必至極品衆皆掩口自亦以哀諷之也後因教導有功漸陞至少卿直抵吏部尚書然質直而好吟不以工拙爲計老態一詩至今傳之人口以其鄙而詭也詩云漸覺年來老病磨兩肩酸痛脊梁跎耳聾眼暗牙根蛀腿軟腰疼鼻涕多臟毒頭瘋時又舉痔瘡疝氣不能和更兼酒積微微發三歲孩童長若何予嘗又聞趙松雪老態一詩則視此超出九天矣然亦不見集中今錄出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

飛眼雪生鬚扶衰每藉過眉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慽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非身處老境不能言之如此眞切悲夫

燕子樓

燕子樓盼盼之事人皆知也而燕子樓集人未知也知其集者或未見其詩也見其詩者或未知盼盼之終故予少見陳彥升詩之起結云僕射新阡狐兎遊侍兒猶在水邊頭樂天才思知春雨斷送殘花一夜休不知何謂水邊與樂天之意今始知樓在徐州西北水滸至今猶有迹焉盼盼念建封而不下樓者十年樂天贈詩曰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盼盼讀之悲泣曰自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怏怏旬日不食而卒臨終但云兒童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汙雪毫方知陳結之意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消一十年皆如此類予嘗過其地見燕飛鳴有感賦詩曰燕子樓前燕子飛舊巢還在主人非樓中盼盼樓前燕肯向他人樓上居嗚不獨鍾情意氣且知義理可謂奴妾中傑出者然關或曰許

袁柳莊

柳莊袁珙字廷玉元翁村先生士元之子自幼勵精儒業九流百氏之書靡不淚究嘗遊歷湖海間遇異僧別古崖於補陁洛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人之術期珙必以術顯珙自是決人貴賤壽夭禍福休咎如指諸掌凡求相者聽其語言觀其形象然後斷以吉凶雖達貴人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

太宗在潛邸遣使

召見珙凝神佇思稽首而言曰

殿下龍形鳳姿天廣地濶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

之狀實蒼生眞主也辭還賜賚殊厚越三年上誕膺
天籙萬幾之暇因感珙言之驗驛
召至京拜太常寺丞遇以特禮已而得請展省先塋壽七十
六以疾卒姚少師廣孝嘗贈詩云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
何似相心優凌烟閣上丹青裡未必人人盡虎頭此詩正
似荀子所謂相形不如論心之義此亦未必無爲也

句意

有如此江益言如此江水流而不返也將無同謂不同也
將是乃晉人發語也如淵明詩將非遐齡具是矣

七修類藁卷三十六終

七修類藁卷三十七

詩文類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楊眉菴

國初吳下詩人稱高楊張徐楊名基字孟載眉菴號也家吳縣天平山南幼穎悟絕人弱冠工文詞名動公卿會稽楊廉夫相見戲以所號鐵笛爲題使其賦歌對曰不惟能歌尤且切效老鐵體翌日成似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荒矣今老鐵當讓子一頭地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此事舊聞於人未見其歌其集亦火也今獲抄本錄歌以識歌曰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含嚼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

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閽彤庭跪獻丹扆箴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都將春秋一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掉頭王署不肯入直入弁峯絕頂俯瞰東溟深王綱正統著高論嗟彼傳癖兼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琳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朶之青瑤岑莫邪老鐵化龍吼丹山鳳舞江蛟吟噫嘻哉宋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一聲振我清白祖大鳴盛世載賡阜財解慍南風琴鐵崖註春秋本名遺天贊

孫侍兒

孫侍兒花將軍婢也將軍名雲懷遠人也貌黑而驍勇絕

人癸巳謁太祖于濠每單騎前行所至輒克嘗遇盜數百
獨戰三日皆擒殺之庚子守太平偽漢陳友諒以舟師入
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城中乏食
而陷賊縛雲急雲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
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趨降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
衆射之雲至死罵賊不少變雲妻郜氏雲與偽漢戰時子
煒方三歲郜氏會家人泣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必不
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郜聞雲
就擒遂赴水死侍兒孫氏瘞郜尸抱兒走為偽漢軍所獲
軍中惡小兒啼孫至九江恐兒遇害以簪珥屬漁家嫗育
之是年冬王師伐偽漢漢敗孫脫身至漁家視兒在胴漁

人出竊負以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滸俟舟以渡遇漢潰
軍還爭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
流浮至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陷兒凡七日不
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偕
行明年辛丑二月達
上所
上聞雲兒即呼入見孫氏泣抱兒拜
上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
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咸以為神後乃授水軍左衛指揮
僉事洪武七年偕孫氏至太平奉母郜氏夫人骸歸乃束
楚像父加以衣冠合葬于上元縣南五十里水橋太史宋

景濂為其誌閣老李西涯作樂府以美花公亨意公固忠
且勇矣使無侍兒則花氏絕而一門忠義節孝亦泯沒矣
因為長短句以美侍兒以贅於樂府之後因併錄之花將
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劍躍馬走平陸
敵兵不敢逼主將不敢嗔殺人如麻滿川谷徧體無一鎗
刀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欲吞將軍怒呼縛盡
絕罵賊如狗狗不猜檣頭萬箭集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
作他人臣郜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
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為賊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
姥死生已分歸蒼昊賊平身歸竊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
亂兵爭舟不得渡墮水不死如有神浮槎為舟蓮為食空

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
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手摩膝置泣復嘆雲汝不死猶兒存
兒年十五官萬戸九原再拜
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尚是男兒身英靈在世竟不
朽下可為河嶽上可為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史嗟
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長短句云孫侍兒花雲婢一朝
城陷主人沒忍死流離全雲嗣全雲嗣鬼神呵護登
天陛襲主之爵顯主志血食太平千萬世嗟吁無侍兒花之
忠郜之節亂離之際幾人白誰言丈夫意氣輕婢妾其事
詳見功臣錄但錄中乙未克滁誌為甲午當從誌也

狨坐

石林燕語曰猨坐不知始於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不知子美已有詩贈鄭廣文云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則燰坐唐已有之安知不施於輿馬也

詠物詩

詠物之詩即古賦物之體之變也如荀子蠶賦箴賦之類說者以爲起於唐末如雍陶鷺鷥鄭谷鷓鴣殊不知元白已前蓋已有之如子美詠黑白二鷹之類是矣宋元以下作者多矣然其親切有蘊者亦足比方前人格律雖卑亦詩之一種也謹錄明人之詩數首於左以啓好事者蘇平繡鞋云幾日深閨繡得成看來便覺可人情半灣羅襪凌波小兩瓣金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

聲揥花偶濕蒼苔露曬向窗前趂晚晴豆腐云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胡斗南雙孔笛云混沌難分濁與清鑿開空翠太分明有聲本自無聲出二氣還從一氣生碧海夜寒龍並語瑤臺月白鳳諧鳴依稀黃鶴樓中聽吹落梅花雪滿城浮云重重疊疊砌魚鱗根蔕渾無半寸深偏爲太陽遮水面可容明月印波心千層浪打依然聚幾陣風吹不肯沉多火錦鱗藏葉底敎人無計下鈎尋楊基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梢頭覺夜深

惆悵隨宮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橋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滾滾綠烟芳草去迢迢沅湘已沒鷗邊渡溢浦新添鷺外潮向晚漁郎走相報大家齊上木蘭橈戴九靈插秧婦云青袂蒙頭依野粧輕移蓮步水雲鄉裙翻蛺蝶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緊束暖烟青滿地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調羞殺揚鞭馬上郎夏元吉人影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於月下共閒行眠朝離去天將暁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時明沈彥博纖手云曾見花梢棟俏枝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扶鬢寶鑑重臨淡掃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搯羅

袖賭闌時香腮悶托閒嘶馬忙揭朱簾認阿誰朱靜菴梅花燈籠云貧當織出巧玲瓏朶朶分明敓化工灣暮高挑照歸路滿街疎影月朦朧丁文煥釘靴云行過落花香躡齒步回芳草軟埋頭惜忘其全首

金山詩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又萬古江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檣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二詩乃唐人張祜孫魴者也皆號絕唱而青瑣集尙以雖爲頷聯亦可移於南康之落星永嘉之江心予則以爲首起既以言出金山

就可核彼此謂無過中尋有過亦刻矣但孫詩似誇則不當也若以濤犧濺佛身言山不應知此之低此痴人前又不可說夢弟同時李翔亦有詩而後四句全同孫句不知當時何意同之若是李云山截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橹妨僧夢驚湍濺佛身誰言題韻處流響更無人此則可笑而人反不知而未識也又聞
本朝莆田黃謙自來未聞有次張詩之韻者彼獨和之且又不及此尤可笑若宋梅聖俞之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吳登之花木江心地樓臺水面山亦可謂佳句

理公巖碑

周伯琦元之饒人工真草篆隸而篆尤精也元人無出其右世行其六書正譌說文字原至正十六年嘗爲吾浙參知政事杭志失收元史作十七年譌也尋除江浙行省左丞然以十七年招諭張士誠爲其留用未拜後士誠爲武寧王縛見
太祖伯琦逮繫於後
太祖問誰也對曰元江浙行省叅政周某（蕭志作饒介之非）
帝曰元君寄汝一方重任乃資賊亂耶遂與偽吳司徒呂伯昇同棄市剪勝舊聞又云醉以三日酬其功而殺之元史又謂回鄱陽尋卒恐皆非也夫既爲張用之久張敗可以逃耶又何有功於
國朝耶瞅與中書榮中夫遊於飛來峯之陰偶得其篆記一篇攀蘿附木剔洗而錄之遂知飛峯石像之所出亦可補杭志之所缺也嗚呼自元季至今殆二百年矣一旦顯世亦數也哉且筆法之妙爲周之最意予既知則搨者眾也今已火剝或至損裂則公之書又沒於世因記其事并錄其文於策文曰理公巖晉高僧慧理師嘗燕寂焉在錢塘虎林山天竺招提之東南玲瓏幽邃竹樹岑蔚至正九年上人慧皆來居觀堂起廢緝敝爰開是嵒窈窕綠複䆳如堂皇雲湧雪積發泄靈蘊後七年左丞綏寧楊公之弟元帥伯顏清暇遊憩抉奇樂靜捐金庀工戴鑿巖石刻十佛并補陀大士像金碧炳赫恍躋西土冀徼福惠壽我重親利我軍旅冰釋氛沴永奠方嶽巖之異勝誕增於昔爲虎林之奇觀寔芭公軌行精懃有以致之居吡號曰菩薩蓋非誇溢天竺和尚允若師臘以八十與皆同志徵文示久乃篆諸石浙省叅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溫記并書

薛暨

唐伎薛濤字洪度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梧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韋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元末建安暨氏女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云多情樵牧頻簪鬢無主蜂鶯任宿房識者知後不潔此即濤父愀然之事後皆果然豈非詩言志而心之聲也歟然濤非暨比也故元微之有詩贈云錦江膩滑峨眉

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皆停筆箇箇分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以此則唐人重濤之才可知矣有洪度集一卷行世

布袋佛

五代僧貫休畫彌勒佛而宋坦坦居士贊曰即此布袋非此布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凡凡騰騰處處在在挂杖挑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岳珂七歲亦有贊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二贊較之岳誠神童之言而坦坦者就本宗之道而云也至聞

太祖私遊一寺亦見有題其詩曰大千世界浩浩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因盡誅僧噫此因借以喻當時之政之嚴太露圭角宜其受禍苟以前之岳贊之意而微諷之又何不可

詩句關樂

古人經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鼓瑟又吹笙也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為難和必吹笙以和之也又若如塤如篪古人比之兄弟之相和夫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塤篪言者他音一音各為一節惟塤篪二音同為一節蓋同氣也大司馬韓公邦奇號為知樂其言亦矣

般若菴

太平府般若菴

太祖既渡江微行於菴欲借一宿僧異而問其爵里姓名乃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只顧嘵嘵問姓名後

登極聞詩已無有

召輪僧至京將殺之既曰予詩何去之僧曰

御製後僅有吾故師四句在焉問曰何詩僧誦云

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常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毫光射斗牛

上笑釋之

僞仙詩

池州青陽宮石刻一律嘉靖間都御史劉大謨所刻其跋云是刻如雷電鬼神變幻莫測却又不失六書矩度信非異人不能凡龍主人宜加呵護若爲飈車羽輪輦去寧不或承之羞哉世傳詩爲陳搏所書也其詩云仙境閒尋採藥翁草堂留語數宵同虛傳山下雲深處直與人間路不通泉引耦花來洞口月將松影過溪東求名心在閑難遣明日馬蹄塵土中後款曰三清道人王皇峯人太和子書以予論之此好奇而未仕者爲之也觀首云仙境閒尋末又曰求名心在閑難遣明日馬蹄塵土中仙尚有此言耶況書名特神其號尤可知矣但字體異常不知書者随風傳誦若謂不失六書矩度數語劉蓋欲欺世人不知世有識者所笑多也至如虛傳來影數字因傳寫此字未必真

是也揭之露醜徒污紙墨見者自能別之

桑犬二詩

世傳吾杭火保于公題桑曰一年一度伐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爲國爲民皆是汝却教桃李聽笙歌題犬曰護主有恩當食肉却啣枯骨惱饑腸於今多少閒狼虎無益於民盡食羊意二詩不類于公本集之句予問之先輩則曰聞有親筆於某家盜句雖俚而意則何也似其爲人或不經意而云者若手帕蘑菰之詩亦然或曰犬詩乃先正李時勉者未知孰是

陳岳莫詩

金陵士友某一日召仙得詩云風露淒涼雨過天寬蹤有

月到床前夜深不作紅塵夢註得南華四十篇又云强胡擾擾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廈已斜支一木豈期長脚誤蒼生某請書名則曰我二人前陳搏後岳飛一仙遊一屈死生死雖不同然彼之清風我之精忠今日同歸於不死矣偶同過此某又問今秦檜亦托生否又書詩云自古奸忠同一死奸忠死後各留名奸忠總在斯文斷焉有來生與再生據此雖非陳岳二公觀其詩文明爽氣健且有理致是亦大名之士歟

洪武書目

痛三綱淪而九法斁無以新耳目而示勸懲首作大誥三編欲戒後代人君臣民之愚痴作資世通訓以禮樂不協於中成書曰

大明集禮倣周禮而爲治天下之宏綱作諸司職掌曰

大明律曰

大明令所以立世法也曰洪武禮制曰禮儀定式所以詳世禮也清教錄所以戒僧道也

大明一統歷所以欽天道也定字義書曰洪武正韻後以未當

命劉三吾重編曰韻會定正念農勞而

命戶部計田之數以爲大武俸數作省貪簡要錄見功臣器用踰制

命翰林院考漢唐宋封爵之數編稽制錄編歷代宗室諸王

善惡者以類曰永鑑錄後又有昭鑒錄編歷代爲臣善惡可以勸戒者曰世臣總錄訂正蔡氏書傳名曰書傳會選取大禹所叙箕子所陳有益治道者作洪範註紀天下道路者書曰寰宇通衢載文武官屬體統及簽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糧宿衛屯田者曰政要錄自敘得之之艱難曰

祖訓錄又欲貽孫謀以貽燕翼成書曰

皇明祖訓言喪服者曰孝慈錄取五經四書敬天忠君孝親而成者曰精誠錄集歷代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名曰存心錄編漢唐宋灾異應於臣下者名曰省躬錄以致道德有註論語有解諸經元史有纂至哉

王心無一事不加之意也創業之君所以難歟

菊花詩

清暇錄載黄巢下第有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黄金甲嘗聞我太祖亦有咏菊花詩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黄金甲人看二詩彼此一意成則爲明而敗則爲黄也予則以香氣透長安不過欲竊據之意滿城盡帶甲擾亂一番也巢之反果在於秋天兵敗亡誅友諒與得大都之日皆在八九月西風起時穿金甲豈非爲帝耶是乃二詩之讖耳

塔下陳

弘治間海寧塔下陳玉善畫山水其父五十忽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詩人嘗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意亦佳也據此人不用功耳

七修類稿卷三十七終

七修類稿卷三十八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李杜

古人論李杜無優劣故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此在後世觀之也王介甫陽秋皆輕議曰杜豈白所能望耶殊不知當觀其彼此自言可知矣杜言李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李白斗酒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似皆重其才也李言杜曰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似不過乎答而必譏之也意當時李豪雋而才敏杜質樸而才鈍相會若有低昂也然則底於成也同歸於極焉細而論之則有一勉然一自然之分耳

樂府

予不知音律故詞亦不善每見古人所作有同名而異調者有異名而同辭者又有名同而句字可以增損者莫知謂何也後見元人周德清有作詞起例一書然後知當同當異者自有數調句字可以增損者亦有數調惜此書已火又雜記於衆詞名中一時檢閱亦難也今特錄出以便觀覽庶使如予者可考焉

黄鍾水仙子　雙調水仙子　黄鍾寨兒令　越調寨兒令　仙呂端正好　正宮

（即端正好）仙呂（祆神急）雙調（祆神急）仙呂（上京馬）商調（上京馬）中呂（鬪鵪鶉）
越調（鬪鵪鶉）中呂（紅芍藥）南呂（紅芍藥）中呂（醉春風）雙調（醉春風）

已上名同而音律不同者

黃鍾（計三詞）紅錦袍（即紅衲襖）綵樓春（即拋毬樂）雙鳳翅（即女冠子）正宮（計四詞）靈壽杖（即呆骨朵）伴讀書（即村里秀才）黑漆弩（即學士吟鸚鵡曲）六么遍（即楊柳青）大石調（計四詞）歸塞北（即望江南）卜金錢（即初問口）催花樂（即擂鼓體）冢童兒（即憨郭郎）小石調（計一詞）青杏兒（即青杏子亦入大石調）仙呂（計一詞）金盞兒（即醉金錢）中呂（計五詞）紅繡鞋（即朱履曲）喜春來（即陽春曲）朝天子（即謁金門）蘇武持節（即山坡羊）賣花聲（即升平樂亦作急）南呂（計六詞）一枝花（即占春魁）玄鶴鳴（即哭皇天）採茶歌（即楚江秋）草池春（即鬪鵪鶉）閱金經（即金字經）翠盤秋（即乾荷葉亦入中呂）雙調（計二十詞）步步嬌（即潘妃曲）銀漢浮槎（即喬木查）

詩文卷三十八　二

落梅風（即壽陽曲）鴈兒落（即平沙落鴈）德勝令（即凱歌回陣陣贏）水仙子（即凌波仙湘妃怨馮夷曲）殿前歡（即小婦孩兒鳳將雛）滴滴金（即甜水令）折桂令（即秋風第一枝天香引蟾宮曲步蟾宮）漢江秋（即荊襄怨）荊山玉（即側磚兒）搗練子（即胡搗練）沽美酒（即瓊林宴）駙馬還朝（即相公愛）掛玉鉤（即掛搭沽）醉娘子（即醉也摩挲）小拜門（即不拜門）慢金盞（即金盞兒）撥不斷（即續斷絃）也不羅（即野落索）越調（計四詞）調笑令（即含笑花）禿厮兒（即小沙門）寨兒令（即柳營曲）三臺印（即鬼三台）商調（計一詞）梧葉兒（即知秋令）般涉調（計三詞）臉兒紅（即麻郎兒）急曲子（即促拍令）耍孩兒（即魔合羅）

已上名異而詞調同者

正宮（計七詞）端正好　貨郎兒　煞尾　呂　混江龍　後庭花　青歌兒　南呂（計三詞）草池春　鵪鶉兒　黃鍾尾

中呂（計一詞）雙調（計四詞）新水令　折桂令　梅花酒　尾聲

已上句字可以增損者

明唐詩人暗合

國初王元章書懷王子充郡齋偶賦詩意相同而韻上差其二可謂異矣及讀唐劉長卿餘干旅舍與張籍宿江上館詩韻同意同真可謂巧也又皆奇作特録於策元章詩云世情多曲折客况自堪憐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草肥燕地馬花老蜀山鵑冷淡無歸計蒼苔滿石田子充詩云宦况真蕭索虛齋足自眠思親懷愛日閱史記疑年白髮生愁後黃華立醉邊風流陶靖節輸爾早歸田劉詩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

詩文卷三十八　三

初上隣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絶何處搗征衣張詩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湖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

宋徽宗畫詩

吳忠靖公咏徽廟墨竹曰寶殿無心論洽安碧窗着意寫琅玕枝枝葉葉真瀟灑爭奈金人不愛看此責徽宗之不君也

國初張來儀咏其折枝桂曰玉色凸瓶出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清凉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之不子也又忘其名姓者咏其石榴曰金風吹綻絳紋囊零落宣和御墨香猶喜樹頭霜露久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

波得人有惜之之意然三詩皆有含蓄後二詩琢句尤工

楊少卿詩

天順間南京大理少卿宜興楊公復每令家童於玄武湖壖取萍藻以食豚海虞吳思菴訥時握都察院章以其密迩聽事拒之楊作小詩送云太平隄下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撑船至今傳為笑柄鄙吳而予楊也予以思菴誠寬大而不荅使當時即寫此詩易以已名復送於楊楊何顏哉此正楊公代吳之作也其與鑽核較籌者何異哉況後湖朝廷所禁令人反以抑吳豈以楊有能詩之名而然邪

祖述工拙

東坡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吾杭先輩瞿存齋宗吉一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與胸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兒詩來然自慨不露圭角似過東坡又東坡白髮詩云人見白髮憂我見白髮喜多少少年人不見白髮死耶見說邪載一詩亦似過之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亦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西風吹送北邙山又宋淮南閫帥夏貴降元後四年卒有人贈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弔夔者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此二詩亦雖本同一意而辭意婉轉深懇又自各妙也

竿技詩

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竿技詩書於中書廳壁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荊公他日復書一詩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但記二詩不言所以予以二詩正見晏乃質實而王好更張者也二公心地即此占知矣又韓侂冑見弄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使婭賦之婭曰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為陌上塵韓不久禍作宋趙南仲以誅李全功見忌於鄭清臣史挍每左右之得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邊而赴鎮之日朝紳餞之適有呈竿技者曹豳賦詩云又被鑼聲催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後師果敗皆詩讖也然曹漢二首其辭皆有晏意但各用事不同韓詩題雖非竿技義則一也然實得幾間之情惜不知名也故併及之

酇字四音

酇字一則肝切為贊一才何切為醝一祖管切為纂一祖九切為攢今因蕭何之封讀之者不同各執以爭是非殊不知四音皆是惟醝字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之邑贊字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二音可加於蕭何餘非其宜

究而論之又惟讀醯字尤當也

掘塚歌

掘塚歌清江范德機作也范以閬州歌并此皆爲風俗所興而閬州者因得
上聞故着名史冊且爲一代詩人不知掘塚歌則繆理太甚歌云昨日舊塚掘今朝新塚成塚前兩翁仲送舊還迎新舊魂未出新魂入舊魂還對新魂泣舊魂丁寧語新魂好地不用多子孫子孫綿綿如不絕曾孫不掘玄孫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據歌曾孫不掘玄孫掘則人決不用子孫亦不用墳墓矣予意換中二句數字可也如曰好地還用好子孫子孫綿綿多須劣曾孫不掘玄孫掘斯義方妙其閬州歌乃革男子繡文之弊者予三十年前嘗見其地繡文之妙始知益亦有所傳云

吾子行詩

吾杭吾子行好古博學尤精律呂當時後世知趙子昂宋景濂輩無不稱仰者惜其死於非命其著述亦多詩則未嘗聞也予於舊杭誌中得其二首今錄示人則又惜死於無窮也柳枝詞云一逕梨花過雨霑日華浮動碧絲簾軒前插徧垂楊柳看舞春風入畫簷又荅沈堯道贈梨花云山中折花搖白雲一枝贈我寒食春簿簾隔晴不須捲恐隨蝴蝶飛成塵

白沙詩

世以陳白沙非知詩者而麓堂詩話載其題厓山大忠祠之詩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 亦成功身爲左袒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分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又以謂深知聲律者殊不知昔之所傳非今之所刻盍今選解其詩者祇欲遵其道統不復以詞章爲重故於近體有蘊藉者不錄却以似禪而難通者往往錄出解以已意人之見之莫怪其爲不知也如張帆海上回帆掛銕橋樹鷂起白蝦蟆跳上飛雲去又曰半酣發浩歌聲光眞朗徹是身如虛空樂矣生滅滅不知蝦蟆跳飛雲是何所喻而生滅滅又何所解通本未可一二數也反於外傳隻句中儘有詩句如仲尼不作周公夢天下誰嗟吾道衰又曰一春花鳥篇章廢萬里雲霄羽翼孤何嘗不佳此選詩者之過不思程朱何嘗不作近體誠可笑也大都白沙是任道豪傑惜流於禪若指刻集謂之詩教恐亦難也

七修類稿卷三十八終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蘇若蘭織錦璇圖詩

幼聞秦竇滔之妻蘇若蘭有織錦璇圖詩言止八百而詩可讀數百首予以此特假文逞技殆玉連環錦纏枝之類歟又聞成化間北海仇東五色界句分其圖成詩二百六十篇心雖異而猶未信也及見衍聖公藏本載唐則天氏記云可讀二百餘篇遂按圖求之止可初讀數首而已後見宋刻黃山谷序者云楊文公讀至五百餘篇題曰千詩織就廻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據是可讀千首矣予猶且嘆曰是何女子之慧哉殆鬼工耶抑仙才耶古今才子亦有是思也耶不可得而知也又二十年復得一本乃

皇朝起宗和尙經禪之暇紬繹是篇分爲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之詩至三千七百首星羅棋布燦然明白某王府從而刻之并具讀法然其文之故典人名古詩程語絲紛網結雖錯雜聯絡而音律暢協反復成章也已七言雖似牽強而三四大言宛若天成者多矣嗚呼蔡琰推驚不過一大婦耳世傳慕之非以其行也若蘭史載烈女文無可四眞天壤間之異人耳每詢士夫圖亦罕見况知其事者乎特序而志之於稾客火抑揚使他日讀者亦默而識之也

夾城八景詞

吾杭市井夾城巷口其一也永樂間其地有翰林侍講王希範洪號毅齋一時學士推重之

朝廷亦尊寵焉疾也

賜藥卒也

賜棺椁四十二而終嘗以其地爲八景作卜算子八章成化間仁和敎諭臨川聶大年亦有聲當時者又每題作臨江仙一章皆工緻也然王聶二集火刻板志收亦不全今錄於稾

夾城夜月

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期着佳人夜不來坐轉霜梧影吹徹紫鸞簫寶篆烟消冉桂子飄香下廣寒銀漢秋波冷

陡門春漲

簷雪噴高崖雷響青天曉剛道吳胥駕海來勢壓滄溟小兩岸是漁舟淺亂飛春鳥須信神魚去不留五色祥雲繞

半道春紅

宿雨漲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春風遇弱水與桃源有路從敎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地飛風絮

西山晚翠

斜日照疎簾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香靄和烟度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鸞簫興未闌月照芙蓉露

一抹久陽伍遠樹分明翠斂西山蒼蒼松檜鎖禪關踈鐘
殘磬裏倦鳥亦知還　谷口樵蘇歸路晚六橋流水潺潺
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盡露出豹文斑 西山晚翠
芳圃萬花圍繞處嫩紅晴點香泥金衣公子羽毛齊爲憐
春色好終日往來啼　記得早朝花底散金河草色淒淒
數聲只在御橋西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堤 花圃啼鶯
昨夜孤峯如潑翠今朝玉立巑岏瓊林琪樹間琅玕蓬萊
塵世隔弱水竟漫漫　玉宇瓊臺千仞表羣仙飛佩驂鸞
不知何處倚闌干洞簫吹一曲鶴氅不勝寒 皋亭積雪
一葉漁舟吞暮景夜來江漲平橋蒹葭兩岸響蕭蕭水村
煙郭外隱隱見歸樵　鴻鴈欲歸愁翅濕誰憐萬里雲霄

空濛山色空中遠鐘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 江橋暮雨
北郭秋風禾黍熟午晚食平田一村桑柘起寒烟田翁
邀社飲擊鼓更燒錢　處處雞豚泥飲罷瓦盆濁酒如泉
往來東陌與西阡雖言淳樸俗自有一山川 白蕩烟村

子昂採梅詩

予過演福寺僧房見趙魏公子昂親書採梅訪僧一絕句云輕輕踏破白雲堆半爲尋僧半採梅僧不逢兮梅未放野猿笑我却空迴惜公松雪集中失載今寺已爲墳地不知此紙存亡也噫

甫似審言

楊撝里序杜審言集謂其祖孫詩句相似者數處不知亢

花圃啼鶯

旭日照花林鶯囀春風早一片紅雲暖不開無奈春聲攪
乘興且閑遊莫待韶華老隨意飛紅點綠苔休着家僮掃

皋亭積雪

積玉映空青蓬島人間近珠樹瑤花滿眼開縹緲仙臺影
便欲跨青鸞直上三山頂鶴氅披雲看下方月白銀河冷

江橋暮雨

淅瀝帶秋坰兩岸蒹葭響何處漁舟暝未還隔浦聞清唱
撩亂下枯槎一夜苕溪漲天目應添翠色重回首看晴嶂

白蕩煙村

綠竹繞清流草舍人家遠幾處牛羊晚下來烟外聞雞犬

禾稼滿秋原路向桑麻轉簫鼓從教樂社神歲歲長相見

已上王詞後聶詞也

萬里碧霄雲散盡長天孤月流輝城陰空濶析聲稀試登
高處望露濕五銖衣　不見遼東華表鶴人民昔是今非
驚烏三匝正南飛銀河風露冷騎得彩鸞歸 夾城夜月
西北城闉如鐵甕夜來春漲崩奔驚濤拍岸撼崑崙桃花
三級浪何處覓桃源　彷彿鴟夷乘白馬潮頭日落雲昏
濆祇川后亦消魂琴高騎赤鯉隨水到龍門 艮門春漲
記得武林門外路雨餘芳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風紫騮
嘶過處隨意數殘紅　有約玉人同載酒夕陽歸路西東
舞衫歌扇繡簾櫳昔遊成一夢仍問賣花翁 半道春紅

有極似者如日氣抱殘虹即日射江樓霧氣黃明年春色倍還人郎錦江春色逐人來如八荒平物土郎八荒開壽域如伐鼓撞鐘舊海節撞鐘搒鼓天下開如去歲丞辰捧玉床五更三點入鵷行郎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玉床

武后制字

唐史載武后制字十二𠀑天埊地曌照〇日囝月〇星𠁈君𢘑臣𤯔幼𡕀載𠡦年𠙺正却無釋文而後山叢談中又多𡔈初𤯔證𢧐　𤯔仁𨗛聖圀國匜生七字及讀通志止是十八字而無君仁幼三字却又益以𡕀載字重一正正字總計則又二十字矣書且不同六書本義亦以此坐字爲武后星字似此增損書訛恐後人所傳之不一且天作𠀑日作囙並篆文也年作𠡦正作𠙺而亦有作𠙺者授作𥠢亦有作𤯔稱者國作圀亦有作囶者地字籀文亦有作埊者星字准希裕纂古而依然又非武后所創可知或武后當時所載人自不考遂以謂其創也若以據史止十二字則黃林雲華嶽經跋云武后有證聖等字乃桓彥範署名親校者是出十二字之外矣但因古所有而傳寫不同令則據其所同者書以釋之於右

萁詩題蕉

舊聞有人召萁仙赴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萁寫一詩云袖裏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窗雨久滴瀟瀟一二聲可謂甚妙此必生以詩名世者可與八殺之詞類耳

廢王詩

梁簡文帝爲侯景幽於永福省將崩詩云寶劒藏龍匣神龍逐陸居有意聊思句無情堪者書湘東王被害時詩南風且絕唱西陸最可悲今日還鄉里終非封禪時北齊高歡後主爲周滅時爲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來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李後主歸宋後念嬪妃散落依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數日後下世楊溥爲徐知誥逼遷於江南時詩云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洒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獨坐細思量宋徽宗在北時詩國破出河在人非殿宇空中原何日事搔首賦車攻投老汗城北西江又是秋中原心耿耿南北淚悠悠嘗膽思賢佐顒情憶舊遊故宮禾黍遍行役閔宗周又杳杳神京路八千宗祧隔越已經年哀殘病渴那能久辛苦窮荒敢怨天右六主所咏雖有高下皆非聞慕聲而問公私鼃大臣而不知者甘於困辱而不能死社稷此帝王所以貴總而不貴才云

富字義非

敖方伯英緣雲亭雜言儘有高論但論富字曰古人惟貴

務農故富從田田從一口者有田之入又貴食之者寡也理雖是而字義則非也益說文富曰備也廣韻曰豐於財也厚也禮記祭義註曰臣能世祿曰富未嘗以田字起義而貴人口之寡眞可笑也若貧字則如敎解蓋分貝則貧故說文云財分少也而敎何不證此

湯胤績

天順間錦衣指揮湯胤績信國公孫也志大言大武畧亦可而詩文亦稱是徐武公李文達當國曲意承奉徐則以爲狂生李見其有大志且通文墨亦重之也每自言士不脫穎而出何見其才使某獨當邊方一面必有可觀李因薦爲參將守邊一日與友人正飲聞敵人牧馬城下遂勒兵出語友曰某擒此胡來飲不意胡人大至湯兵寡無援胡直前一箭而斃時人遂傳曰湯一面湯一箭數月後口外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騶從甚盛來坐中宦令免供具但索紙筆燈燭閉户而寢明早驛吏候起寂然無聞開門惟見壁間一詩云手提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踐來頭似粉老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一時哄然人以湯素好怪而死亦有怪焉殊不知胤績素已用物多而取精宏矣又一旦卒然而死氣血壯盛精靈不散魂魄安能無此耶但鬼有形而詩有跡亦可異也

賦新月詩

盧多遜當直宋祖命賦新月詩限用些子兒詩曰太液池邊玩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此見后山詩話錦繡萬花谷獨載其詩後二句云誰家鏡匣參差啓露出稜邊些子兒尤覺善狀王禹偁當直亦賦此限敲梢交韻詩曰禁鼓樓頭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鏡初磨出玉匣參差啓不交古人以爲模多遜之句也殊不知二詩皆祖襲老杜塵匣元開鏡之句耳桐江詩話禹偁又依曹希蘊余忘年友處州王義中少時同余夜坐因新月語此二詩明日王呈一詩云風外空傳藥杵敲雲邊微見桂枝梢定疑今夜蟾蜍小含出明珠口未交余許之以其他日必成大名惜爲弟子員不久下世至今夢寐常思之

七修類稿卷三十九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龍睛

[illegible]安衆將萬民望乃祖寧波衛指揮也弘治間倭登岸[illegible]乘舟哨海夜半見二紅燈漾空而來以爲倭船也遂擊射中其燈不知乃龍睛頃刻波濤洶湧出海軍舟俱沒焉至今逢此日則海中惡風大作遇陰雨之夜紅燈止見其一土人因知此龍記時厄之所致也跡其所[illegible]島春夏間洞傍黿鮪擔集腥惡之氣不可近予嘗見衍都紀事云武康鵝髻山龍洞塢每遇陰雨之夕有紅燈見焉相傳以爲寶珠此非其龍乎

捕魚法

每見漁人貯螢火於豬胞縛其竅而置之網間或以小燈籠置網上夜以取魚必多得也以魚向明而來之故因記憶一書云猢猻毛置魚網四角取魚必得蓋魚見之如人見錦綉也又有云燕肉木族嗜之釣者多以此以火觀之此或有驗又一蓄客揮犀云向網念揭諦呪七遍則使漁人終日無獲且證其人爲侶皆未試耳噫二者生殺之情不同惟人自處

神童對

閣老李西涯學士程篁墩成化間各以神童舉於京方[illegible]見適直隷貢蠏至爲英宗即出一對試之云螃蠏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西涯入相而經濟天下程則終於學士以文章名世然偶爾一對而終身事業見之也

陶懋學

直隷寶應縣成化丁酉貢士陶懋學善詩畫既不輕畫所當道又不拘細行後竟以此連坐罷退余多見其畫可謂神品世誠重之有水墨水仙花自題絕句於上云此心不愛牡丹紅托跡梅花樹滚東大袖郎當霜雪冷也應回首羨天風予以此詩其懋學終身之讖乎今寶應志貢士題名中既無世遠人或不知識之

張浩

張浩桐鄉皂林人也身幹短而膂力絕人其地有菖蒲庵庵前石獅重七百斤可持以行有二比僧在庵相撲浩傍觀竊笑之僧遂拳其浩浩應手擊僧足於空中問欲東耶西耶僧忙然称師下拜漁舟數十取魚於浩門之灘浩斥之使去漁人不理而浩擲石破其舟衆漁起嘶欲其償舟浩奪漁人之竿一拉而數十人爲之墮水衆方呼呪適嘉興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東征聞之召見曰汝可與我兵將乎對乎吳蒞北人長大而多勇力乃巡檢之子伍取偕行者也浩諾之因命各負舟上鐵錨以試其力吳則雙手

舉起而浩則挈以登岸伍一又曰汝二人可相撲乎吳遂殺
浩因氣阻舌出脅爲之傷伍因曰吾欲用汝汝可喚家人
來對曰止有祖母不可出也因召其外祖與銀壹拾兩命
代蒞之後至開化殺賊甚衆賊懼以計創死然平日獲賊
之馬數匹紀功受賞銀牌救面伍公後俱帶回與其家

婆羅琪樹

俗以月中桂爲婆羅樹而歐陽咏之亦曰伊洛多奇木婆
羅猶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日宮生容齋隨筆引證雖多
由未親見徒使觀者尚疑故自云所謂七葉木未詳也殊
不知七葉木即婆羅樹歐陽定力院七葉木詩與梅聖俞
送韓文饒宰河南詩曰主簿堂前七葉樹皆是此耳益此

木每枝生葉七片花如栗花酉陽雜俎云花開如蓮非也
今南都弘濟寺前有二株大可二圍永樂間三保太監西
洋帶回之種予友王水部嘗得孫枝帶回今已把矣唐李
邕作婆羅樹碑記有惡禽不集凡草不死東齊則背郊皆
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蔵泰而秋有成以今驗之婆娑蔭蔚
而下無草矣惡鳥不集與齊茂之事不知亦必有據云然
又琪樹道經往往稱仙境之木而詩家亦用爲仙樹故孫
綽天台賦有琪樹璀璨而垂珠蔡隱丘亦曰山上天將近
人間路漸遥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以人間無者也
予觀山海經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琪樹而六朝亭迹載
寶林寺法堂前有琪樹梅摯有詩曰影借金田潤香隨堅

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則知嘗有是樹矣今乃稱
奇須異以二樹非人間所有豈非亦由多生植於仙佛之
所好事者固神之耶

王孔多壽

成化間濟寧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嘗聞少卿都玄敬
云其人似四十者問其致壽則曰無他術但不食肉不知
數不爭氣不妻妾日啖一餅而已近北京有孔無似者居
良鄉
家事之四代矣自言四百歲閩御史金燦嘗著天與之飲
食見其食之無節遂至吐瀉予以二人必皆有術之士王
言數事見其延壽之道此乃欺人也不然愚能言之如是

手孔之妄啖而吐瀉亦故爲是肴御史窮究其術也

子畏詩讖

唐寅字子畏吳縣人博學有逸才詩文多婉麗爲人放浪不羈晚
年漫不經思失之熟俗弘治間省試南都第一試禮部爲市
科目事逮繫而歸歸又緣故出其妻初爲諸生時作悵悵詩
云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惹惹牽何處逢春不惆悵何
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
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
院門前豈非詩之讖乎予嘗見其與文徵明一書其情悲憐
其文炫然使得位成名當數爲吳人第一惜身不撿而遂致
淪落其私印有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有龍虎榜中名第

明隊裏辭千場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觀此可知矣

待友厚薄

弘治初教職彭民望湖廣人也有學而老貧謁故友於京不遇回閣老李西涯以詩嘗云斫地哀歌與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彭讀之潸然淚下西涯載之已集嘉靖末客有與成國公厚者然特與飲食而已予友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云長安車馬自肥輕獨衛鶉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客好將心事托平生成國聞詩特送衣一篋又陸參政孟昭嘗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側公熟視令閽人引進語夫人曰門外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令人問其姓名果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予何一貧如此乎遂令其洛易其衣與之共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為子置此矣室中器用俱備又遺米十石白金十兩語之曰聊以此為生毋浪費也吳人至今傳為勝事予以成國武人尚能義激與衣西涯身處禁院豈不能扶持一友哉彭必不與之厚亦有激而云也若參政公之事古今少其人嘗親目覩客見故親戚朋友貧賤者不能振拔反恥之是無仁義之心者哉噫

聲音文字統

聲音文字統計百冊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書成至於極精趙成此書為至備作亦不易成也當時獻之於朝藏之木天正統間修書中官夾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本立文莊見而恨之批書尾曰盜此者當身首異處予嘗聞之長老如此昨會侍御張鳳溪云同年蕪湖周少參易任溫州通判時立綱之孫有事於周已送此書周不知其所以因古則問於中書謝大中大中號然人予始信前聞不誣苟有少參相知勸其進之於朝此合浦之還珠也庶不負古則平生精力

沈氏樂

元末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通判素患洞寅朝夕供禮日疽發於背勢垂死猶扶起禮之如昔偶見淨水盂下白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土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君主一斤臣四兩調和服下即平夷意其仙方然不知何物為黃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黃白芷為問仙曰然服之果驗後以之醫人無不效徐無子方竟傳婿沈氏至今沈以此治生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族大而分數十家惟嫡枝居大椿樹下者藥乃驗沈子嘗從吾友俞院判學嘗問其藥今加川山甲當歸鬚金銀花矣然大黃既多以下為主不問陰陽之毒而投之恐亦有害者然源源往醫又獨於椿樹者驗豈非天固與之歟

罵字誦經

洪武中松江孫道明屠兒也每借人書坐肆中且閱且寫

竊行楷字積寫千餘本也至今人家書本後有孫道明識
字正統中蘇州有僧名道昷人問所念佛經無不背誦惟
垂撥經客少浴閱亦如水注皆非性好而心靜所致

顧陸李三子

元末吳人顧阿英陸德原李鶚鳳皆富而好古亦能詩文
至今有膾炙人口者一時名士咸與之遊名振東南顧有
三十六亭館陸之治財者沈萬三秀也李嘗助
太祖軍粮二萬斛入
國朝顧削髮為僧陸為黃冠李挈妻子家貲浮海去俱能
法而避之惜哉

沈陳兩進士

成化初仁和鮮元沈繼先莆田陳音偕登甲第沈書獃愚
外務不知也沈嘗見人軒上學掾則曰山中有許多書宋
耶聞蛙聲則曰說何話耶予以此即晉惠帝聞蝦蟆問公私
者何異陳嘗訪人與者問所往則曰去去又旅街不得其
門與人竟歸陳步入見其妻曰汝何在是予以此即北齊
劉孫同家子迎而曰汝亦來耶皆切對也不知其顛悟獨
在於內何也

元鎮二香

元末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性好潔有逸才詩畫似其人
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多畜古書畫奇玩家亦富焉惜品
高而不知時張士誠之弟士信聞其使使人送幣求畫元
鎮裂其縑素且罵之士信一日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
有異香意必有異人急傍乃元鎮也士信即欲手刃之賴
諸文士勸止猶鞭背數十 國朝盡散其產奈何不過其
稅而催科者集其室逃入蘆洲埶龍涎以自適因香被執
因於有司每傳食命獄卒舉桶置卒問其故不答旁曰
恐汝唾沫及飯耳卒怒鎖之溺器之側眾雖為祈而免憤
哽成疾今人以漁舟之香為祥止惑
太祖因得而誅以元鎮為
太祖投之廁中皆非也

文誰第一

太祖嘗問誠意伯當今文章誰為第一劉以宋景濂為對問
次則曰臣不敢多讓予竊以本
朝稱三先生為首乃宋劉方正學也故近刊三先生文粹
一冊此則論其國初可也然三人當又以劉為首宋次之
方誠為正學之人恐文又不及二人矣宋雖富贍雅欠
當一代制作李格弱語漫揚鋪崖之言誠是劉文既雅且
深又兒當心術數之學不屑屑於文者清溪暇筆不知劉
有十書之多而云所作無幾又在宋下是未知二公者也

武當殿像

太嶽太和山玄武修真之地也以非玄武不足以當此山
故曰武當今崇奉為宮殿觀祠者三十六為絕頂冶銅為
殿飾以黃金範金為像照耀上下皆我

太宗文皇帝之剏建也至若太和宮之聖像從官皆銀爲之而飾以金神帥十人皆銅爲之而鍍以金玉虛宮之聖像與從官者皆銅而金鍍之水火二堂以銀以銅各從其像其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此
憲宗皇帝之所範也一得於
太宗道宮碑文一得於
憲宗神像之記世人不知咸以武當金殿聖像種種皆黃金非也

胎語

河南開封府有册客之婦懷娠甚巨動躍間似雙胎也册客語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兒虎五兒一日欲出而天若雨狀謂妻曰晴蓑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答則腹中朗應無雨册客驚懼曰汝何人則曰虎四兒也言未竟又聞聲曰雖不落也有幾點册客曰汝又何人則曰虎五兒也自後凡有言無不驗一日謂册客曰汝所爲竟練不成必須爐如何置火如何候藥如何辨又曰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如何小點化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爲之可也册客遂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既不深廣而客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迫人柰何柰何至夜熏蒸死世今有小點化之術謂其傳也予則以爲豈非天怒其泄故歘殲其口耶然亦不知何妖也

鈎吻

嘗聞黃精中有物切肖食之立死疑以人必不可食矣此妄言也後讀郁離子云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裂入肉肉潰名曰鈎吻無求美弗得而爲形似所誤又疑此草固形如黃精安得取精者特雜以害人耶及遇取黃精者親言黃精苗青白葉似杏根似薑而長又一種與黃精同穴對待而生苗青黑葉似杏而尖處有鈎根切似黃精名曰鈎吻俗曰斷腸草真能殺人偶爾有之也取時卽棄去而後知之真也因憶博物志曰太陽之草故曰黃精天老曰太陰之精名曰鈎吻是二物性不同矣且本艸云精味甘吻味辛又何同穴對待而生耶意者陽極陰生離間有陰之故陰則惡矣故殺人

蕭愍之讖

正統間仁和林草布衣也乃少保于肅愍之瓜葛初學舍累欲于公援入中書科而未得一日于語曰明日欽考中書汝但楷書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時閣下先生見之雖不淸其字之不善不敢言其不佳也遂置上等嗚呼于公忠猷才略著于史册大矣此細事之讖亦過人遠矣

鬼神懼威

嘗聞嘉興有焦通判陜西人其叔焦三有子病瘡求救於城隍不應擊敗神額其夫人乃王妃也一時頭痛難忍夜夢城隍告以兄擊額事妃曰兄過何爲罪我耶城隍曰彼齒

狼難近又盛都御史梟諭官古田時欲拆土地一祠夜夢神告曰予血食有年且無過失公何欲毀之盛愈以爲邪遂拆之後夜神復托夢於鄉官共祈其再立共詰曰何不訴之盛公乎神曰彼威嚴難干也據此二事人有福禄行雖無禮鬼神亦懼況行得其正者乎若今雨暘不時爲守令者未見能詰犯於神豈其心有私耶

茄

廣東茄子宿根二三年枝幹如樹以梯摘之直待樹老子少方伐焉北方之茄雖大非若廣之爲樹盖茄種原出廣南也

陳節齋

女翁之姑丈陳節齋仁和人也少好學一日貨得書一冊自是厭襍之術動鄉里欲盜人買貲則至其家或焚符馬於大門或易香爐於家堂則肆中人集如市矣或怒入薄已則徙過飲食其家至夜門户自開厨灶不寧矣正統間位詔至杭節齋見之謂所親曰似欲拜做一遭皇帝景泰間京軍來勦處州葉賊杭人多畏其擾害但求符燒於門外者軍過並不肯進有指揮某素與之交欲避從征之役彼云汝第去至其地假以墜馬爲辭告於主帥必可歸指揮如其言果然嘗懸小像于室一日女夫同兄至其家妻留中飯兒婦見像上有墨畫二條驚問曰今日何人到此妻答以女夫弟兄遂頓足曰無能爲矣爲矣常慫辦後事不旬日果卒卒之前夕召女翁囑其後事幷付其書誡後女夫之家雷聲常繞屋頂衆意黃書故也因焚之遂絶

崇嘏

五代王衍時有臨邛女黃氏能詩托名崇嘏以詩謁蜀相周庠周庠收爲府掾明敏多才庠欲以女妻之嘏復以詩辭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乃問其本末乃黃史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姥同居一貧如洗故時人羨其貞潔書入五國故事予以此黃女特爲才使而不如閨門之道者必不潔也無故而僞爲男子上詩一不潔也

服役爲吏周旋於男子之中二不潔也事露而不能告求所願復以詩戲三不潔也何謂青松白壁之操耶故先輩云文章本是男兒事女子能詩也不高若國初蜀之保寧韓氏女者因孤遇明玉珍之亂恐爲其掠也托名男子從軍往征雲南七年往返遇族叔而後明其事以歸此然後謂之貞潔所以收入國史

土泄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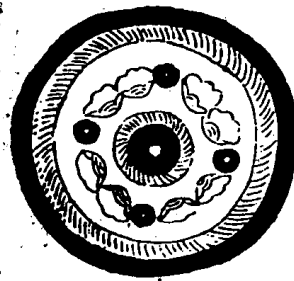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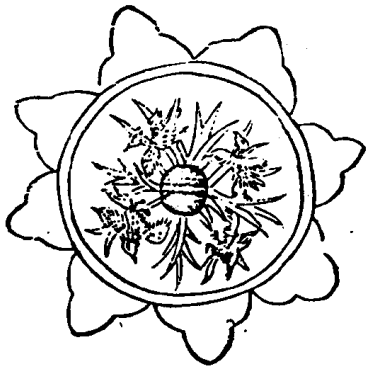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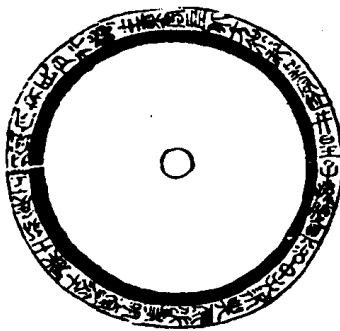
予嘗掘地出土而成坎矣後因無用復以其土築而實之則耗四之一矣深求其故蓋萬物藉氣以爲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爲之損也

脩類藁卷四十卷終

事物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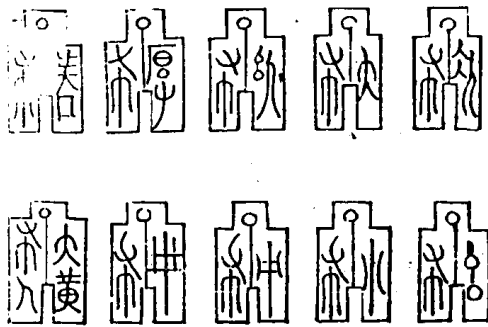
杭仁和郎瑛仁寳著述

古鏡

周穆王時有火齊鏡秦始皇有方鏡不知傳古圖考古圖格古要論俱無古鏡之說惟考古然有舞鏡鏡奩之收國朝杭人商販於汴自先君始在汴得古銅器最多歸郎貲去先君謝世遺有四銖等錢一櫃鼎瓶等器數十件鏡三十餘面余方五齡老母崇信道佛不知古物價高悉施以鑄鐘磬佛像今所存尚有數件每返想而興嘆今以所愛之鏡如秦八角江心鏡黒漆古翡翠色者然猶在目性癖好古因漫誌之於左補考古之一也

右鏡形八角大四寸厚可二分背則芝草飛鳥白邊至的光勁影約擊之聲甚清細古意宛然與諸鏡不同得二面一則面有微斑界其一角一則清如止水皆水銀古也良工曾見云此正謂秦八角耳一送友人一爲家奴所碎中即白金内外一色真可謂數千年物也

右鏡形將四寸邊匾而厚二分中則凹薄其半凡四層至的第二層四釘八蟲形如青芫瑩潤精過於情其面微有蝕痕清明如水照乎小至老未嘗一拂拭爲真可嘉可愛必出秦漢間黒漆古也

右鏡背篆文頗難識其中有的約外篆十二支間錯飛鳥其外篆此四十二字又其外環繞猛獸皆極細文獸之外又細文凡四層總徑八寸面雖蝕晦而明處尚可數鬚眉面皆翡翠之色艷艷可愛惜不可以開磨施之宗陽鐘内大抵秦漢間物也

右鏡厚八分徑尺餘自邊至弖的凡七變文藻而第四層乃正書三十七字的極備謬云唐大鼻也真水銀古物背赤光采奪目面無纖毫班蝕宛如新磨擬五月五日之文并鼻必揚子江心之鏡無疑況水族真有所謂盤龍飛動之勢今但模以一二形像而已今在友人王蔭伯家然其文載之東觀餘論但瑞作瑞舞作儛精作情黃長屢五以為唐鏡而不知江心鏡也唐以五月五日揚子江金山鼓鑄又曰辟邪鏡山在水中故曰仙山江水周流故曰智水云

布刀

右十布錢王莽鑄之
大布小布壯布差布
厚布幼布么布小布
中布大黃布廣五分
重十五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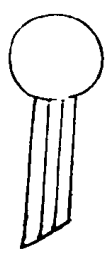
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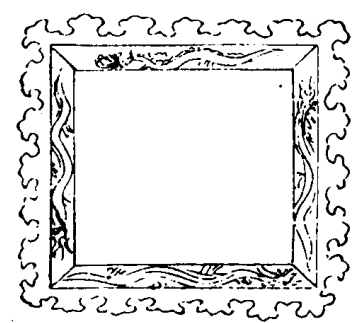
右田布錢長一寸七分首廣一寸足門廣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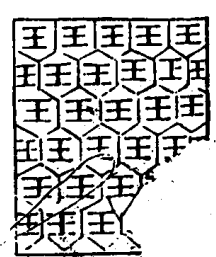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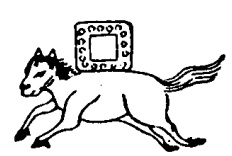
契刀

右古契刀王莽造環如錢一刀五百

錯刀

右錯刀以黃金錯其一刀直五千

右大黃布刀十三分重七銖

漢皮幣

右皮幣漢武元狩四年造以白鹿皮爲之存毛方尺緣飾金文繡以五采凡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得之而後行用四十萬

漢白金三品

右白金三品漢武元狩四年鑄銀錫爲之以天用莫如龍圓之以象天其文龍重八兩用三千地用莫如馬方之以象地其文馬差小重六兩用五百人用莫如王擶之以象人其文龜重四兩用三百

莫月鼎

莫月鼎元高士也聞其名不識其像與事嘉靖中朝廷遣使來吳訪取法書并得其像乃坐像也赤面少髯繫小道冠於腦後名人題贊甚多尾則先正宋學士之傳也文不載於學士集中因錄其畧於葉傳曰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生而秀朗肌膚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不利遁絶去世故從事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著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為月鼎入青城山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鐵壁得王侍宸斬勘雷書乃亟往委身童僕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嗚嘆郎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魅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之月鼎瞋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而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於江南物色見帝帝詔近侍特異殺觴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為之改容賜以金縉月鼎碎之以濟裝宴有旨俾學道教月鼎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放於酒肉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飆颯颯起衣袖間惕狂不安與人接然頗閔疾疢有來告急或以蝕黃羹衍與之或擷草木並柴噓氣授之無不立愈故咸以真官稱嘗宿番溪觀觀中道士中秋方宴有雲蔽月不解道士知其所為急邀至席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有賣餅家積餅為物竊去月鼎焚符頃刻斬猢猻首擲於前市鬼娶婦道為白衣精所攝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飆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歲庚申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瞋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搖首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蛻瘞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冊霞道院三里又聞有像在崑山陸文量家

廖瑩中

廖瑩中字郡玉賈似道客也博學能文賈之師潰待罪之日諸客皆去瑩中獨依之一日對飲泣別歸時語姬妾曰我從丞相情無間然今相必南行又曰吾平生不敢負人天地必能鑒之即服片腦死噫廖從數十年豈不知賈之負朝廷哉既無間然又豈不能盡言以規哉今日之死諒已亦不可免故死之耳大言欺妻妾人誰信哉不然亦輕死矣孰使從之謬哉癸辛雜誌特細記之予每見其題名湖山因感而跋出

咸寧伯二識

咸寧伯王公越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竟以內閣別紙賜焉後拜左都御史破咸寧海子俘馘首虜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封咸寧伯豈非試卷飛騰之意與

一日忽思退休賦詩云歸去来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緑醑有情憐我老黄花無主爲誰開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竟以事敗徙陸安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速黄花無主之讖謬篆以此詩乃紹興一僧之作人嫁之王耳殊不知當時翰苑某人有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少哉半世功名如際過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物王附汪直敗云然聞其人雖尚權譎而非君子實文事武備者也故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邉徼虜情將士強弱皆在胸中才智樂爲之用也又詩雖粗亦有好句如世間惟有征夫岩天下無如邉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佳也

鍾聲數珠

鍾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盖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具楞伽經中菩薩問也

海市

登州海市世以爲恠不知有可格之理第人礙於聞見之不廣故于理有難窮觀其所見之地有常而所見之物亦有常又獨見於春夏之時是可知也古云桑田變海安知海市之地原非城廓山林之所春夏之時地氣發生則於水一積久之物而不散者薰蒸以呈其象也故秋冬寂然無煙無霧之時又不然矣觀今所圖海市之形不過城廓山林而已豈有恠異也耶蘇人徐大參翊常云陝西郊野忽日起烟霧漸有人物車騎之形又聞淞江春霧時亦忽有樹木屋舍之形廣西象州山中雨後遍有象狀豈三方所見亦鬼恠也耶盖陝乃古今戰場人馬所喪不知其幾象州山中乃出象之地死象亦不知其幾或積久骸於地或新結氣空中遇天地絪緼則隨氣以見又安知淞江非古山林屋舍之所耶若戰場中夜時有燐有聲亦積氣之所至耳何足爲恠

古今金珠

漢祖以黄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梁孝王臨死庫有黄金四十餘萬斤呉國懸賞斬大將者與金五千斤次賞有差周勃賜金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漢時賞人用金如此之多則知天府所積尤多也今之賞有功而爵欵軍不過白而已賞者數十數百用者数千数萬尚常告乏矣且如劉謹朱寧所抄不過數萬而未聞黄金如此之多意者漢時惟宗廟朝廷簠簋車輅少加飾焉庶民無敢用也今之時朝廷宮室器皿服用無一不用而庶民亦漸擬之矣又至二教神佛像牌供具鍍累所費不一此固尚有說焉至於珠也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張方刼帝西還輦其珠百餘斛恐今内庫亦不如此雖宋元以

耒亦耒之間此則非人生有上下之耗也今天下且廣何
少耶是不可理詰耳

夜覺

古云聖人無夢愚人無夢小堂兄自言無夢甥婿陳郎中亦曰其一二年偶有一夢是知人之稟賦自各不同古人所言者常而今人無夢者特異耳又人夜寐而至起床開戶不知者尤異也聞宣德爲吏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如此及反之日一軍夜皆驚呼後皆氏有併延徙被驚豈非此輩俱夜寐而活者耶意患此者多非富貴之人家人亦有是患者雖非起床開戶時有驚至一二時人不能醒者因思常讀周禮秋官司寤氏謂主夜覺者鄉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覺然解其義否非則知古患此者亦有之耳故嘗語人而得一奇方併錄於左

治鬼昧魘人法

降香末一錢　麝香末二分　朱砂末三分
雄黃末三分　皂角末一錢　艾揉五錢

右藥用草紙包爲長筒用屁二塊封在内點火留一頭出烟放在床上床下則夢魘鬼祟俱除也却忌婦人鷄犬四眼

火魚

杭自嘉靖戊申來生有一種金鯽名曰火魚以色至赤故也人無有不好家無有不畜競色射利交稱爭尚多者

餘雅至壬子極矣予見而憂之語友曰洪範五行傳云魚陰類下人象也鱗甲兵之象也今赤色者火之象也况曰火魚其兵火之兆乎是年倭賊遂發毳台寧紹杭嘉蘇松抵南直隸沿海一帶殺官掠地人遭屠戮屋被火燒至是甚爲慘刻

朝廷雖近重臣武將以勦之勝敗常相半焉豈非其數耶年方平魚亦漸消然氣數兆亦昭然也

奇藍香

奇藍香出占城等國諸書皆書奇南二字星槎勝覽書棋楠二字問之人人不知也昨見番希曾使交南得其國之所賜書物録之於藁乃此奇藍二字想諸夢書僞寫之訛也

事物類

家語舊事不同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家語一書漢藝文志載二十七卷唐志載王肅註十卷近得四十四章皆乃王廣謀所註庸陋荒昧新得何侍郎更之已覺就正惜非全書何又作家語外集藏之未刻其故何序辯之詳矣昨讀王閣老鏊震澤長語有曰一日至書市得王肅註本家語乃近世所無又曰以何侍郎之好古不可得余得之豈天欲未喪斯文歟予以何正求之而王得之則當即送於何使得以校所存之外集可也或何以謝世令亦刻之可也否則窮矣萬古不復見矣又武林舊事作者者四水潛夫世不知何人余見齊東野語載玉照堂梅品内云賞心樂事者予已載之武林舊事則舊事一書乃周公謹所輯也其曰四水潛夫即公謹之別號余巳明於辨證矣或曰訛刻豈有不知而就木者耶其書共該十有二卷今杭郡所刻止得其半半在姑蘇袁飛卿家嘗欲借觀奈家恐從失之使有好古者通求傳之又宋曾誕與鄒浩友善孟后之廢也誕三與浩書勸力諫不報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一篇以譏之識者以謂可比韓愈諫臣論世罕見侍郎劉五清有也

古圖書

書學之用大矣篆之鐫碣則爲石鼓勒之鼎彝則爲款識摹之範金則爲印章然非淺學所能辯也鼓文款識世遠磨滅不可得而見也可見者書册之傳耳印章之篆與鼓文款識等也亦豈易能哉不學乎古安善于今李嘯堂集録之古印摹臨已非舊寫王順伯姜堯章吳思孟等印譜則又翻刻失真獨鄭燁吾衍舊本印式庶幾可見古人制度文字於千百年之下然亦可也予與員外郎王蔭伯自幼嗜古共得漢唐晉人亂書六十七枚每爲如予者爲求而去茲特以所存者印下者釋文考時畧爲印譜存之於萊俞遊心古學者將必取諸而欲致一藝之善者亦不爲無補云

校尉翊詩首丞印鼻紐後漢志有校尉翊縣乃漢物也名與翊字王順伯偶辨明此印王譜上爻字頭與此不同彼篆吳此與鄭燁漢印式相同形似差小則知此縣之印傳世多也中丞錢江樓雯而送之

騎督之印魏晉第五品有騎督高貴鄉公紀騎督敬琰魏志騎督偏將軍路蕃按晉武帝詔改騎督以上分爲五等爵則騎督蓋子男爵也故印制得爲塗金龜紐然王順伯漢唐印譜内亦有之乃

銅印鼻紐在漢官儀則千石至四百石之制而非塗金龜紐之貴也此置卿所藏不知何也王順伯謂或倅此是文獻通考列之五品恐亦有誤此印文豎成必軍中封拜趨急耳督字上牀字無點意印字下節無轉筆篆法制度漢魏物也正德間得之京市人礎其金紋畫中尚完然也

部曲將印文獻通考魏第七品有部曲督晉第八品有部曲將都尉司馬而部曲將無所考或位在部曲督之上而部中都尉司馬乃屬也此印得[illegible]皆銅印鼻紐一似鑿一似鑄一似刻似鑿者最古

軍假司馬漢志大將軍營五部軍司馬一人有軍假司馬爲副貳梁鵠樂進皆爲之王順伯印譜鄭宗晦漢印式吾子行學古編軍字上有轉筆而吾印獨右向假字人旁亦從右邊馬字一點係隸法俱不如此印古拙也

假司馬印前漢班超以假司馬印使西域魏八品九品皆有假司馬又耿夔爲

車騎將軍竇憲爲假司馬

營丘太守丞印杜氏通典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因之更郡守爲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大尹晉省郡丞唯丹陽不省宋梁以下復置隋改别駕治中煬帝罷之而置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廢此印蓋隋以上者營字不從吕漢晉印文多借用吕字難識有爲營丘者按漢志營陵註或曰營丘然字書丘爲𠀉惟兵字從丘豈漢人忌丘字之文有相涉之形而借用兵字去其脚爲丘耶攗印則漢書營陵當誤而或曰者是也如楚王熊槐咀楚作熊相御艾古碑作御義帝幸上義帝幸上林令不能對嗇夫對甚悉欲遷嗇夫官蕩陰令碑作嗇夫爲上林令上林令爲嗇夫故歐公集古錄以正史氏

晉率善羌佰長通典西羌出自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衙山魏晉時亂關隴永嘉以後吐谷渾興爲晉時數百户附於陰山屬晉亂遂吞併諸羌而有其地此

印或西附陰山時所假按蘇轍曰西戎
弱則附強國之餘威以趋利於中國故
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而西戎
亦將自託於中國而後安覩此印可知
其勢矣漢匈奴傳各自置千長百長羌
百長亦此百字從人漢志開阡陌阡陌
之間陳勝賛俛仰阡陌之中索隱[illegible]
千人百人之長也王篇人部[illegible]
部收阡陌急就章又作[illegible]末卒

鈕

別部司馬漢志大將軍有校尉有軍司
馬有軍候有軍假司馬假候其別營領
屬為別部司馬𠪚尚傳抗徐為宗資別
部司馬擊太山賊又張超從朱儁征黃
巾為別部司馬皆漢官王導為冊隅太
守加輔國將軍上䟦曰倉舒愛子之寵
贈不過別部司馬關羽張飛亦為別部
司馬

太子率更令印杜氏通典曰秦官顏師
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魏因之晉
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宋制銅印墨綬
梁陳後魏并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
衛宗防漏刻鐘鼓隋掌伎樂漏刻唐因
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百官志曰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註曰主庶子
舍人更直似光祿文獻通考後漢秩差
次光祿勳中二千石太子率更令千石

司馬昌徐　右二印形式如釘其大頭
刻文小頭作眼長一寸四分四面刻草
獸一曰司馬昌一曰徐其文昏難辯此
印極古徵小太甚不知繫何處亦何處
用也乃私印之又一變矣

○○長利印制匾而無鈕孔亦隨形而
匾前後直通蓋印式又一變矣長利必
是字印其一面作二人形持蓋形如商
器上款識傳古圖內合祖孫丁觚令此
文正似合孫形而其間有文如中字其
仲孫姓乎

臣午古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此印特
一面朱文臣午亦名印也印式如長利
印亦不知施於何處或貫之衣帶間取
其輕便用之耳

王疾巳臣疾巳此印兩面有文一兼姓
一只名先用姓印後只用名然稱臣者

意用之章奏間如後人押字耳或識
下用之如古人称朕亦通用也
公孫弘印龜紐舊譜有公孫弘黃王印
却是柳葉篆文此印篆文高古龜紐精
緻印趺四面皆如秦璽上垂鳥文隱約
不甚明按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孟嘗
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言司馬
喜相求一在越斷髮為王騎一為漢平
津侯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
見於虞延一傳此印必後二人之物恐
前無此等印然二人又為平津者大分

蓋此得於臨淄平津淄川人也今印送
與松江曹郎中嗣榮處
王始昌臣始昌制式與疾邑印同漢功
臣表有王始昌
董平聖龜紐文與紐皆古乃漢晉間人
名印也
韓輔白記辟邪紐篆文平正白記者用
之書記者也紐中空半朽猶有子母形
漢印文此最佳一山堂考索有韓輔白今
忘其在何處然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
俱在左妨悞看也却又不是銅色翡翠

艷艷可愛今為[illegible]真少卿物矣
林循印龜紐篆法紐制混淪淳厚真漢
物也
淳于德龜紐春秋有淳于公戰國有淳
于髡漢有淳于意皆齊人也淳于德必
其族姓此印得之臨淄亦齊地也篆紐
法度一如林循印
公何中印鼻紐公何復姓也中名也左
傳魯公何藐此印篆文混厚制度精密
當是漢器亦得之臨淄蓋齊魯之間有
此姓名也

衛姝鼻紐衛字中韋不合法左一字從
女不可識此印篆文渾厚制度精密當
是漢印紐頂又有一昏盒妨倒用耳
徐望龜紐制度銅色絕古真漢人名印
也
公孫賈龜紐篆法古拙龜紐左顧漢人
朱文印式也毛寶放龜去而左顧後佩
之印乃左顧古人私印亦有如此者
秦循之印龜紐之字作朱文古人用意
亦巧取妍之濫觴也
○勝鼻紐前一字說文不載刻法制邊

似六朝物
異○私印鼻紐王僕之印鼻紐右二印
皆漢人名印也
常山南行唐陳爲印信漢書常山郡有
縣南行唐都尉治莽曰延億後漢書常
山國亦有南行唐此印當在東漢列字
文篆法帶真書可愛名印中具邑里漢
人已如此三行九字極小甚奇[illegible]
吾丘壽王覆斗紐六書統中魚欲坊佩
王也象貫結之形亗所間切象[illegible]積
石之形今壬字正同而山字有省形漢

書地里誌中山國有縣十四註曰高帝
郡景帝三年爲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應
劭曰中山故國此印文不知中山壽王
耶王山壽王耶爵耶名耶按古篆中字
爲淵字亦無淵山之理表姪諸廣君傳
雅又謂亗字不當作山字因作辨語曰
中有又曰字之形亗恐亗字之變𠑹仿
乎壽壬彿乎壬吾丘壽王當矣存之以
伺博識印紐亦未見精篆文鑿就似漢
初氣也此印得之京都市中硃砂古
周到日刋右印式如長孺印而孔特圓

文不如貫於何處亦一變也惜文淺難
印
○○○○三繩紐此印可看不可印黒
漆古文中結平亦不可識姑存其文銘
硷瓶鉶四邊仍有線紋中分界路亦古
印一法也然字行刻界道自此始
軍司馬印紐即壽亭侯四連環者周禮
有軍司馬下大夫四人漢志大將軍下
自有軍司馬西域都護亦有司馬如前
漢掾敞給事大將軍幕府爲軍司馬益
此印軍字頭與舊印譜上者不同彼倒

右此倒左也馬字中畫彼不通此通第
三點及觀紐印字文無毫髮之損班蝕
比諸印不同恐其僞鑄然銅色甚古非
可僞爲
王慶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
㝅侯登印鼻紐說文㝅从夂从頁从臼
臼兩手夂兩足也此㝅字脚作學字頭
古人篆法如此
徐○之印鼻紐右名印第二字不可識
良常龍紐篆文類刻符紐制似鼻龍
所閔之印辟邪紐名印中字似亦[illegible]

孔○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篆法奇古
第二字不可識
逢廣鼻紐逢字法異
馬○○印馬後二字不能辯疑作回文
讀馬弘印史
○閎之印鼻紐第一字未辯
周賢私印鼻紐方正平直古印也
公孫賢印鼻紐篆法古而布置未當古
印亦有不善者爲人竊去
賈常之印鼻紐此印可看疑賈常也審
有賈常能詩宋有賈常善畫

趙高私印龜紐漢人名印非秦趙高惜
文少昏
路章之印鼻紐路字有補空章字不是
法銅如碌漆
辟邪紐此印邊作欄複環以鳥獸形
其中方刻字文剥蝕難認視其形制六
朝物也
敏崔氏子逵崔敏字子逵唐元和間人
千牛備身盩厔三原藍田尉揚州録事
參軍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太子司議
郎歸求一州刺史柳子厚稱其藝

書學該乜録躭此黄老恬於寵辱此印
一隻兩面亦無穿孔篆文明雅逮六書
也製趙簡便躭黄老也文用朱白法陰
陽也體有上下象圓方也敏盖文行高
士宜其私印至今存而不泯耳
潘揚私印龜紐子母印式唐人之印也
成○諺印辟邪紐第二字乃倒左字紐
制極工須可愛子母印式唐人物也
弓字疑巧字
琮儉印信辟邪紐平正簡易字燕真字
不下六朝品也子母式辟邪左踏其勢
欲動匠亦工矣
孟賞鼻紐孟字法新此印似隋唐間物
也
此印四角有篆印文不知何義似吉思
忠爲四字或元虜之名也銅則鐵茶色
亦自可愛爲人竊去特記憶篆此
和甫鼻紐此印篆法古勁而朱文似近
時之物體勢蕭然玄色如玉又非百年
可得者必宋元之物也

印藪四十二卷終

杭人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惡虫有數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英宗退文華殿召對問其大畧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已顯螫皮肉紅腫矣人方知其適不能答者忍痛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其高宗事史忽淚下玉音問故對曰因思感先帝謹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齧頂不能忍疼淚也嗚呼均爲惡虫齧頂敬君者不諧而欺君蒙恩豈非數也哉

鐵鑄老人

正德間予同崇德一鄉老遊山至林隱寺憇之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此欲送人召粮者問其地畝粮數之詳老人默然半晌語予曰還鄉當載米幾何農夫幾人鐵器十具來開此荒地幾年可富也其心甚熱予曰鐵還再得一百斤生者老人曰何用予曰此鑄你不死老人默然

物隨氣以變化

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變化之道寓焉若春夏之氣飛揚也故青虫化蝴蝶水虫化蜻蜓秋冬之氣降潛也故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舉此則凡物可知故人欲順天地之氣以養焉

物理不可曉

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有一二不同夏月蚊虫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家之屋左有而右無栗子以毛脯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決不炮臘燭散心時以線繫縛於下段後即不散也鷺鷥與斑鳩亦堪養馴但遇白露必然飛去蛸蛇之膽隨日而轉故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熊之膽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諸物之膽附肝獨此二物可異也埤雅等書不言所以豈聖人不欲示人哉不可理推深求之鑿矣

狗寶馬黑

今藥店醫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癰瘤也然牛黃常用易識羊哀形如滿芧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亦罕余友人親得之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鷄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越藪集中云馬有馬黑在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不知何用

三楊

永樂宣德間與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機軸皆有文學政事之名同在閣中則以寓者難於稱姓也故以東西南並別

之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荊古南郡也故曰
南楊榮閩人住京師之東故曰東楊稱本朝名臣至4
曰三楊問其東西南之屬不知也東楊正統五年死西楊
八年　南楊十一年

麒麟

永樂十二年榜葛剌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成
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略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
鱗而頳有角人以爲恠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
空皮鱗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產一麒麟口出火而
聲如雷惜野人不知亦擊之死但雙角馬蹄後撻於省城
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
也

蚊螢

滁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於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
煒煒有光殆追馬首由由然未去也意以爲祟不得已舉
鞭擊之應手墜地視之乃一大螢耳又金文靖公北征録
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予以螢光如鏡形雖大未爲
害也蚊若蜻蜓可被其咂乎

蔣覘棗

仙家多言棗事故尹喜與老子西遊食王母王文之棗李
少君對帝云臣遊海上食安期之棗大如瓜意皆誕言也
然正德間崇德民人蔣覘素事鍾呂好植果木一日說有
老人過門曰我有棗核可種也將受而埴之逾時爲童叅
矣明年即生生棗形色氣味浙地無可與比者肉且離核
墜地即碎至今存焉人亦以爲仙種也

聽非耳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以鼻龍無耳以角爲聰蓋牛
耳無竅而龍既無耳此必然也草木子又曰龜雖有鼻而
息以耳此古人未言

饅頭青白團

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麵包肉爲人頭以
祭謂之蠻頭今訛而爲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
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而爲青白團子乃此義耳

肅愍忠誠愛才

于肅愍公之子冕嘗曰吾父當國時徐武公有貞極其承
敬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北京一日鈌祭酒
景皇帝問曰誰可父薦有貞上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
又曰汝亦有是言耶公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吾友沈
知府南金嘗曰吾伯在京時每勸公安逸公曰嘗疏請骸
骨柰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又見水東日記云公
卧室獨懸文山先生一像自贊于上觀此則公素心忠誠
何如愛才何如徐之報也何如

和靖詩刻

世重宋板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

矣予因林和靖詩而嘆之舊名止曰漫稾上下兩卷今分
爲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爲送范仲淹寺丞者
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遺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等
古詩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見律絶多而遂以此爲拾遺
可乎梅都官序文乃書名於先故後年月之下有一也字
乃文章也今皆削之而以年月贅其名且序中易去幾字
是可爲都官之文乎至如東坡之跋詩如東野不言寒書
似西臺差少肉盖西臺乃南唐李建中今因不知李而改
爲西施謬解遂矣又非可慚矣者乎摘句五言者有十三
聯七言有十七聯今皆無之則梅序謂百無一二今尤寡
矣嗚呼一書如此他書可知寧不尚古

涌題有數

成化辛丑科閣老山東劉珝西席乃餘姚王珣也一日使
其子送東於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王荅曰但
刻本常有之他日西席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此東意或
爲殿試之舉乎回即操筆過日果問此也遂爲首選不知
劉爲西席故先賣之豈意爲他人所得吁觀此則東坡之
與李方叔正爲切對豈非其數耶

忠靖二事

本朝尚書夏公元吉湖廣湘陰人也歷仕四朝秩列六卿
功業不可枚舉且載於
國史矣特述其人不可及者二事以見其有休休之度焉

永樂間治水蘇松延儒講求水利有葉宗行者與焉見公
治水久未成功潛奏於
朝有
旨令公騐奏公大驚即日邀宗行親迎堦下曰誠如先生之
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於
朝宗行得授錢塘知縣公後奏績之日曰是葉促成也又
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都之故而主事蕭儀言尤峻
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
上曰遷都時朕與大臣議久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道因併
劾大臣阿諛
太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前辯對彼此紛然強厲甚之

惡罵公獨奏曰御史言官 給事中
朝廷耳目況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傳
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然後
上命各回衙門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之誅大壞
朝廷之法矣右二事皆公碑誌之無予特補之聞公純粹
天成寛而有制成人才厚風俗多矣故楊文定序其文集
曰識大政務從寛大處僚屬取長略短楊文貞作神道碑
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走卒莫不流涕云

鰐魚

正德間蘇州白蓮橋漁人網得一物黿頭鮎尾四足如鴨
狀類小犬眼甚赤鱗甲悉具皆以爲怪而放去蘇人皆不

識都公紀之譚纂于意小鰐也蓋韓祠有陳堯佐所圖鰐形但足不同圖或後世翻刻有差况真臘風土記亦云鰐類龍無角蓋龍亦似犬也鰐則埤雅本草所未載因具述于右

金魚

金魚不載於諸書鼠璞以為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蘇子美六和塔詩云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南渡後則衆盛也拠此始於宋生於杭今南北二京內臣有畜者又異於杭其紅真如血色然味比之鯽鯽也遠不及杭又有金鯉亦佳二魚雖有種生或曰食市中污渠小紅虫則鮒之黑者變為金色矣桯史又曰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色為金色問其故不肯言然予労豢一沼素無其種偶爾一日滿沼皆金鯽此又不知何故恐前二説非也

褙作畫圖

輟耕録云唐宋書畫引首拂首皆錦為標如克絲作等物也軸頭則用白玉碾花未聞攢羅綺以為人物維畫譜有褙作而繪事指蒙有帖名未之見也昨見楊妃上馬圖袖軸一卷真宋奇物絹素可四尺長上繪荷池樹石珊瑚寶具下方則欄杆輦道前露半陛後露半臺界畫描染五采粧金已工緻而絢爛奪目矣復具二馬一十六人首乃明皇鞍轡俟妃執傘引導者三勇士執旌節者二人傳宣躬

謁者二人似中官也控御擁妃上馬者四人隨行而挾[illegible]被者三人乃宮女也衣帶衣冠簪環珮帶服皆色錦粘褙鏤以金絲細花粉面眉目宛如生人而且帝極貴態妃盡艷容服役者瞻顧承應之勢神氣飛動非筆意可到也至於二馬一青一白不知何毛粘成綏行躍勢真鬼工也惜歲久磨損似後人少加補綴耳紙尾有進士區德元歌行一篇歌曰温泉試浴春風雨承恩乍出昭陽殿侍兒控引紫絲韁扶近金鞍體猶倦三郎控轡不敢馳玉環欲上應遲遲凝眸回首碎心曲恨不比翼相追隨太常蹈舞催政急輦路花香仙仗集鳳靴蹀躞髻雲鬆錦袖弓彎馬仍立此時凝向何處遊意欲並轡相綢繆沉香牡丹開正好梨園弟子多風流揭鐘擊鼓動絲竹緩舞霓裳羽衣曲千嬌百媚翠華低心醉情濃看不足曲江篋羽椎狐妖漁陽鐵騎翻兒驕六龍奔幸千乘萬騎蛾嵋蜀道何峈崺嵬坡一曲芳魂碎不如華萼樓前路半鈎羅襪紫香囊祇直行人百錢顛畫圖顏色如當年令人展玩心茫然當熊辭輦太賢淑至今青史遺芳傳

水晶

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多年老冰為水晶然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寶貨辯疑又載烏水晶則非冰也明矣鐵圍山叢談載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以木匣貯進數百匣拠此乃是石中所產

萬綠枝頭紅一點

賞閒

英廟召取天下畫工至京試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
色不須多之題諸人皆於花卉上粧點獨吾杭戴進畫茂
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婦於唇上有一點
紅也
朝廷竟取畫美婦之工時以戴進不遇爲命竊意當時必
以戴畫妙則妙矣然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點
之紅切於題而脫出題情尤見良工心獨若也且於動人
處尤切是又云宋徽宗時畫工戰德淳事又題蝴蝶
夢中家万里德淳盃蘇武牧羊卧草縣中似後爲

物交之異

鵝以聲交鷺以目交鵁鶄睛交鵪鶉足交騰蛇聽交野鵲
傳枝老鴉過氣鸛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鶩鶖交頸蝴蝶蜂
螢蟋蟀皆以鬚爲鼻交亦在鬚也龍與鵝涉鷄皆雄鳴上風
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雉交不再皆理之異
耳九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鵓鴿鶖則雌求雄也

廷珪墨

李廷珪之墨形製不一有圓餅龍蟠而劍脊者有四渾厚
長劍脊而兩頭尖者又有如彈丸而龍蟠者皆用金泥但
傳久糢糊或貫而無者矣其墨一料用珍珠三兩玉屑一
兩搗其萬杵而成故〃而剛堅不壞用以先以水浸磨處
否則必損硯也

虎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一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老人
曰若前所射者彪也固求昌中浩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
而噬之錄奏曰檢瑞應圖乃酋耳也據是則世間所見者
皆彪大於彪者爲酋耳小於彪者方爲虎也此則埤爾雅
諸書所不載

鹿猿

予嘗見友人家畜小鹿一隻雌者終身花黃雄至四年則
前半身已玄後截尚少花也再十數年全身亦玄矣又遇
南都管陵指揮云洪武間銀牌之鹿止一二而身則純白

矣據是書曰百年爲玄五百年爲白非也又吾友王濟爲
横州判官時
朝命取猿因知猿無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父則變蒼黃
與囊皆潰而爲雌矣遂與黑者交爲此又簡冊所不載

芝名

偶讀雜書得芝之數本羣王本草所無也記之於稾水芝東瓜亦曰荷也玉芝芋也夜光芝句曲山之木止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有光岑君所種肉芝世知如小兒手肥潤而紅者抱朴子及昌宇記又云萬年蟾蜍千年蝙蝠千年龜燕皆謂之也螢火芝如豈大夜視有光食一本開心一孔食七本可夜書也五芝神芝祖州草名如靈芝之名三秀草也

自然天成

魚無耳而能聽蟹無口而能鳴蚯無足而能行蚓無鱗而
能繼蠶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六祖

六祖姓盧名慧能新州人也唐貞觀戊戌生三歲聞誦金
剛經即能曉師二十四歲傳五祖衣鉢三十九祝髮七十
六而終初至池州受五祖道再至廣州法性寺繼至韶州
曹溪寶林寺末歸新州國恩寺開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沒
存尸神通廣大莫能悉述死時廣韶新三州之官僚門徒
爭迎真身累莫決也焚香禱曰香指處師所歸焉因香指
曹溪遂龕幷衣鉢建塔事之白光衝天三日五代劉鋹迎
衣鉢至廣夫人觸之鉢墮地修補不得捨出數十匱贖

黃巢至曹溪雲霧晝晦巢人失道致恭乞哀而去肉身香
燻如漆以手磨髮如剃後二三日者其衣一乃達磨所
傳西域屈眴布緝綿花心織成者其一唐玄宗所賜織成
淡山水者西天鉢一非銅鐵木石西天屐一非革非木不
知何物也貝葉經十七葉字廢如刀削至元丙子為元兵
封臘折指以驗真否正德間提學副使衛有道以衣鉢等
物惑世焚之嗚呼生能降龍死能伏亂而反不能獲保已
身敝解衣鉢豈非其數乎

五色鹽

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李白東坡之詩稱水晶鹽
今之池鹽池所產如骰子塊瑩然明徹非水晶云者

蔡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浙中白鹽是也藥中取用
青鹽續漢書云天竺國產黑鹽黃鹽道書又有紫鹽謂戎
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
非五色鹽乎

六和塔

錢塘六和塔在龍山江滸建自宋開寶三年高九級五十
餘丈濶數十圍蓋以鎮江潮也後為方臘焚毀紹興二十
二年僧智雲重造七層高大雄峨於前亦兩浙之塔無出
其右者故李文清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嘆無緣到上
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孫縉詩云闌檻倚
雲漢身疑出上方乾坤一指顧吳越兩銷亡白廷玉詩云

開殿生妙香金碧森嶷若生倒飛青金蓮今皆
不存矣想至元復遭兵火故今光磚巍然四圍損敗中木
燋痕尚存惟內可盤旋而上也然在下望者精神亦爲之
恍惚塔內四壁俱鑿佛像有石刻吳道子官旨佑聖之像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北宋富弼賈昌朝等各書一分四十
二章經乃南宋湯思退虞允文等各書一章宋名卿筆跡
可半矣亦奇物也且聖帝不特筆妙神鑒亹亹顯於塔官
不能盡述惜離城二十餘里又在山顛惟冊車過往勢難
觀覽知其悉者亦寡矣

姚廣孝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業與同邑王光庵賓世

交諡王亦醫家也年長於姚學博行高
太祖嘗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幼名天禧雖家居習醫私師
相城道士席應珍席乃通儒而多異術姚質敏盡得其傳
嘗白父曰某不樂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
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決欲出家遂入里
之妙智庵改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爲詩文洪武四年詔
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
仕賜僧服還十五年
孝慈皇后喪燕王各奏乞僧修薦於是左善世宗泐薦舉之
遂見知成祖於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靖難誅成賜今名
封太子少師不拜惟章服受之仍爲僧居慶壽寺故今聞

有方面紅袍玉帶光頂戴唐帽之像於寺後命熙甑蘇松
三謁王賓不見待其騎矣往賓見之一言不發但曰和尚
誤矣誤矣姚慚而退臨終
上來顧之以手加額曰李溥[illegible]或謂洽在獄已久願赦之
朝命中使即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某而某得餘生也
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
成祖念其功官爲尚寶少卿公所著詩文多不留稾有道
餘錄專攻程朱若其友張洪嘗云少卿於我至厚今無以
報但見道餘錄即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
逃虛子一集行世謚恭靖配享
成祖國史詳有傳予特紀其所知云

犹宋像
岳武穆王像在王墳之祠處宋理宗并閻妃像在集慶寺
楊和王像在民人楊悅家富鄭公像在公裔富炳家胡康
侯像在公裔生員胡禹言家俱似副本而和王者真舊物
也二后像見前不贅

牡丹難大

牡丹盛於唐次及於宋歐陽公作記曰大者極少蓋花
乃草本而又難養故耳聞惟居馬覓驛者尚有正德間爲
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相等後因朝禁假山拆謝死之
又池州銅陵縣民人盛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座亦尚宋
造惜予至其地不及一觀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荊棘予舊聞
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問之果然予謚以檀弓人之
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而伯
[illegible]天子葬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哉以爲葬
[illegible]而後異則聞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
[illegible]多哉兩人相對默然

七修類稿卷四十三終

事物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集福菴

紹興蘇城集福庵舊尚書吳鵷菴之址知州施膺菴之西弘治甲寅毀淫祠有司欲為鵷菴後園吳曰僧庵吾世鄰也不忍其毀安忍為吾有耶有司復欲為膺菴別業施曰何不送鵷翁而送我也有司述其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為鵷菴耶亦辭之其菴竟存嘉靖初又有

詔毀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用價佃之

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且毛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為謡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以一菴之小而致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尚有說也近世猶有無影謀人寺觀者視此又寧不為之汗顏

獄具

桎梏至木在手曰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木在足曰桎足械也所以質地黄帝所置　拲音拱刑統注两手同一械　日鐐即帶連鎚刀也連鐺于足以限後因之步遂制鐐有鎖無鐐金章宗始定鐐連鐶重有三斤　檻車載因之車也漢貰高檻車送長安是也　枷較也交木為之始自後魏唐床以來方定三等斤數也　鎖鐵鎖索也今始可箍繫頸古日縲係也縲長制其丈尺箍楚制日楚縲絏綁也又日縲泄亦同　圓刀前尚人之刀也漢宋嶺南用之寡[illegible]伏到刀也漢禁指腿夾今之拶指夾棍即　夾接漢[illegible]

紹文[illegible]前文皆[illegible]手於背與古人之面縛[illegible]後此見其面耳　羅織皆因四回惡石純以醋灌鼻武[illegible]大[illegible]過[illegible]非此等之名皆日羅織經本罪之外非理凌虐也

王以山死

正德間杭府造宋張忠烈憲之墓過時未完鎮巡督促方嚴堀地又得于朋孫華誌銘丞官王以山曰一壙尚為所害再知此墓當終年從事土木家亦不可歸也王義民乃遂碎以棄至夜半王隣筆工某見有騎白馬者來問其家明晨王起於廳向空拜揖遜之以坐膺答如接賓然唯唯以不敢自稱家人以其癲扶掖卧床不數日而就木後聞筆工之說是果于朋之禍耶抑王之自病而然耶白馬者何人而應接者何物不得而知也

陳獄像贊

岳修撰正忠貞士也受知

英廟侃侃敢言嘗陳時政而忤太監曹吉祥總兵石亨遂

謫甘肅

英廟每念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後傳神有客隱括其語題辭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宥拜敢不敢古人有云盍將死而靡憾也陳少卿齋文學士也用心於內而於外多恩能弘治間與李西涯諸名公最善嘗傳神而衣服非制涴西涯贊之李曰其容甚肖乎然其貌則是其衣則非必須逢其髮更其衣陳聞之後庶幾雖然中之美不在於外之威歟二公之督

雖皆近諺而有至理存焉

侊武人

侊武人藍州人也
孝宗朝輸粟入京師西陵侯名稱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爲敵遂召與飲時初冬新醅方熟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陵不復知人事矣武人暢懷自酌至曉復罄一缸世以武人有幻術此予聞於豊南禺者

鴉鵲至理

張東海弼文集云主事過太樸分司瀨寧幼子令僮升木取一鵲雛雛母見而啄攫兵面遂至流血揮逐不去少頃其僕供茶於客鵲復來逐又聚七鵲成群喋搏不已所幼子畏之還雛乃散張以爲江南鵲見取雛惟有哀噪竟日未聞搏人而不畏者此所謂南北方強異不同風氣致然故鵲亦同也予友施引之弟理之嘗於園樹探取鴉雛鴉亦來啄施步入堂中喧呌竟日似有尋覓之狀施後於市井出遊露坐野行稠人之中忽下而啄焉或掠髮而飛蓋爲如是者二月爲其所傷者四五次予以此又知非因氣致不同也大抵禽鳥如人亦有靈愚而二子所遇偶乃禽中之靈頑者耳

兄弟兩得

洪武中上虞張居傑任方伯其弟居儉亦任廣西提學副使俱有聲當時其父農人也每酒後父欲二子衙妝弄色戲爲作樂居傑則正言以對父怒則奔走以避而居儉則應聲曰吾當與老父戲焉時人每稱居儉爲非予每思之一則慰親以道守正不移一則順親之心推移小德可謂兩得之矣苟無居儉之應則父怒亦何消哉

夏池碑

成化間吾杭棘卿夏某陰謀深險鄰有園池頗勝心竊欲之乃自撰文爲斷碑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其年余家有碑以紀庭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亦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罔夫身富貴而設法尤是貪賊得不爲盜也耶

俞鳴玉

錢塘俞衡字鳴玉成化間人也善詩字多辨才然其性徂儈貪後弘治初拔身入鎮守府爲私房書手遂屍而冀起家巨富後竟因此坐罪敗家其未爲書手時亦欲如富貴相海觀張錫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裁今恐無愚換得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要轎兒擡

肉屛風

杜馴者爲杭州別駕過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駢立于前後自號曰肉屛風

張成善走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遂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着

猶抱樹乃可耳凡封於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籠中縮遥而聽此亦或有理存焉聞之宦遊者云

月方

徐延之好劇談一日對客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曰何以言之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那隨屋角方此古人之言非我杜撰歷舉如此者不一而足座中交辨之一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者鏡豈爲方者乎徐曰子不讀書邪鏡不盡圓亦有方者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買浪仙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況太白自比其明不言其形也主圓者辭窮而怒拂衣起去吾友王蔭伯之父雪村乃止之曰諸公豈相尼哉我爲解之一月中方圓各止一夜過望則圓過弦則方但圓者常全而方者常一偏耳遂爲解論一座盡傾

料絲

料絲燈出於滇南以金齒衛者勝也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擣爲屑煮腐如粉然必市北方天花菜點之方凝而後繅之爲絲織如絹狀上繪人物山水極晶熒可愛價亦珍貴盖以煑料成絲故爲之料絲閣老李西涯以爲絲絲書之于冊一時之誤耳此因地與中國相遠人不知也

十八學士卷

乩興吳尚書儼家巨富至尚書益甚其子滄州酷好書畫揃藏名筆頗多一友家有宋宮所藏唐人十八學士袖軸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富亦匹兄惟栗帛是積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語畫士曰十八學士果欲千金耶畫士曰然遂如數易之而後置酒宴兄與其素鄙已者酒半故意談畫衆復嗤焉然後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嘆曰今日方可與素之鄙俗扯平吳下至今傳爲笑柄予曰此亦可謂愚也已其畫余嘗一觀前段梢石參差縱放群馬或立或背横立回身其狀不一共馬十一驢一僕從或控或捧解轡脩鞍閑戲而賭錢者亦其狀之不一也中段學士七人欠身駕字看鵝坐石攀柳觀書與醉脫衣服待馬將行者各一人沼畔掠柳蔭濤群鵞遊泳洒譜食盤童子伏侍執役者曲盡其妙後段荷花池館宴上學士八人倚坐笑談把盞也又傍林相語者二人望景者一人樂官七人則舉箏簫板琵琶箜篌鳳笙也沒後竹林一亭亭中皆疊學士衣服徽宗有詩於後云有唐良治咏康哉闢館延登經濟才雍泮育才今日盛彙征無復隱蒿萊余以此特北宋禁中之物南宋即留落人間故再無敢題者且徽宗一詩絹素筆法自是可愛真入神品之物耳

藥香法

玄參半斤去蘆土石器中水煮熟控乾薄切微炒去烟 甘松四兩去土 乳香細研二錢 成末後入麝香三錢 白檀二錢 沉香五錢 已上俱為末煉蜜與香分均為丸燒 右法出自蜀後主已載香譜小有不同予得之内府簡而易錄以遺好事者

浴肆避鬼

吾杭八字橋相傳多邪穢蠱於行洛東有浴肆夜半即有湯一人獨行遇雨簷有避雨傘下者其人意此必鬼也至橋上排之於水乃急走見浴肆有燈入避之頃一人淋漓而至且喘曰帶傘鬼擠我於河中幾為溺死矣兩人相語則皆愕矣又一人宵行無燈而微雨聞後有後聲回頭見一大頭身長二尺許佇立觀之頭亦隨立及行頭亦行及趨頭亦趨其人大恐亟馳至浴肆排闥直入未及掩門頭亦隨入此人幾落膽矣引燭覩之乃一小兒也蓋以大斗障雨亦懼鬼故謹隨之耳是亦為錯者也向使此四人各散去不白則以為真鬼矣今之見鬼者可卒懼也哉

菊莊借譽

菊莊劉士亨泰吾鄉詩人也人有問其姓字者則荅曰夏少卿之俗交更不言其己姓同時有沈循與都憲錢鉞有屬人詢其名亦曰錢員外是我外兄有好事者為之語曰沈循只說錢員外劉泰常稱夏少卿可借譽於人已為可恥況自稱之是所以來人之嘲也沈固俗物劉胡不自愧耶

李西涯

閣老李東陽別號西涯湖廣人也補道登第一甲弘治間文翰雄於一時士大夫多出其門入閣年久當武宗朝不能諫正人有投匿名詩云文章聲價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斜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末句譏以鳥語哥哥行不得也不如歸去後覺因詩即歸

納莊金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及薄太后陵得金銀甚多詔收其餘綝泉以為收之是利其盜之發也當復納諸墓而封治之予以封治之義也復納金於墓則人既知而遺禍尤遠矣

見龍

世人見龍或掛或鬬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雷電晦瞑甚之敗屋拔木不過閃閃於雲烟中見其盤旋之勢耳欲覩全體不得也嘗聞都指揮李一之云正德間桃渚所海口淤泥中見一物如鰍蟠然盤曲跳躍奮震莫定大不可討也人皆視之頃刻雲氣相接風雨騰空而去然後知其為龍然於耳目角爪亦未明白耳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客游廣東新會縣一日早潮方平一龍自空墜於沙塲漁人各以所擔之木亂之至死官民群往觀之其高可人其長數十丈頭足鱗角宛然如畫但腹惟多紅色此可謂見之明也

佛腹藏經

杭永昌門外有梵宇曰正定其佛像大不盈丈小僅尺許繪塑之制皆極精巧一日與友登覽閒偶見小佛背木微罅縫痕斷用簪發則木已啓而背腹皆紙取而視之乃錦

梧嚴呪并書捨佛姓氏年號始知爲宋物也紙甚堅白字
極莊肅殊爲可愛予憶昔言曾見畫像中皆平生詩章賢德
寺佛腹皆藏經金銀錢誠爲可信矣抑安知正定大佛之
腹無金銀錢也耶

吳日章

成化時澉浦軍人吳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爲第一畧擬
一二于左以見其術之精也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
連連正月十五打鞦韆至朔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
以其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
乃攬名書手有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
後乃會試出榜之明日病發而卒於旅邸有問其本身則

極推其未來子孫之貴賤逆推其至於父母之壽夭不可
枚舉夫命知貴賤壽夭亦奇矣至於斷其死之所以及終
身過後之事情真亦可謂神矣哉

朱暹

朱暹餘杭人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貧母欲之物必
多方以悅其心一日母病失明求醫罔其治則與弟晨起盥
漱祝天舍水舐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舐
逾年復明杭俗春時四方多來遊於湖山其母聞之亦有
登臨之念暹因家貧不能備肩輿也則與昌以竹小椅舁
往各寺每年必至數次奉母九十終家漸豐豫人以爲天
報也此東塘陳廷彩之親予嘗聞之云

周錦

嘗聞册從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過册
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惧者也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
性一虎治定而不嗣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
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裹膜外若脆骨然取
而佩之臨官而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
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三稜後頸
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處有微眼以蠟濕其一頭吹之
少有沫爲其腸爲馬纓雖劣者可御因而記憶亭客話
李吹口之言不誣也彼又云月暈虎交食狗必醉醉人虎
多不食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捕時記其頭稽之

覓待其月黑而掘地尺許必有石子如琥珀者此乃虎目
精魄淪入於地而成琥珀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乃周
之未言也併此觀之則知本草埤雅所載豈能如經歷之
人之言之悉因紀於稾

張郎之

宋張郎之字温夫號樗寮子官至直秘閣原籍歷陽人南
渡同母居於寧波鄞縣桃源鄉乃其葬地也宣德間爲盜
所發其體如生鬚長至腹盜見棺中止有繫腰玉絛環怒
而棄屍山中爲野獸所傷後有義者葬之今青後多焉歷
陽不忘祖也書史亦繫於歷陽由此書也宋史亦不載

馬名

絕地(足不踐土) 翻羽(行越飛禽) 奔宵(夜行萬里) 越影(逐日而行) 踰輝(毛色炳耀) 超光(一形十影) 騰霧(乘雲而趨) 挾翼(身有肉翅) 並周穆王者 渠黃 鷂斯 驌驦 騠騱 翠麟 乘黃 飛黃 駃騠 騕褭 驊騮 綠耳 赤驥 白犧 踰輪 盜驪 山子(並古良馬) 追風 白兔 躡景 追電 飛翮 銅雀 長鳧(並秦始皇者) 浮雲 赤電 絕群 逸驃 紫燕 綠螭 龍子 麟駒 絕塵(並漢文者) 蒲梢 龍文 魚目 汗血(並漢武者) 的盧(先主者) 赤兔(關羽者) 飛兔(亦古良馬出爾雅) 驚帆(曹真者) 皎雪驄 凝露驄 懸光驄 決波騟 飛霞驃 騰霜白 發電赤 流星騧 翔麟紫 奔紅赤 青騅 颯露紫 東鄉時 勒驃 拳毛騧 白蹄馬 如意騮 什伐赤(並唐太宗者) 碧雲霞 照夜白(明皇者) 忽雷駮 御子騮(郭子儀者) 玉逍遙(宋仁宗者) 紅玉 紫玉 平山 凌雲 飛香 百花鞶 自在 將軍 飛越峯 又名 撞倒山(洪武者)

桃花

桃花有四種埤雅等書未載常桃粉紅色緋桃大紅碧桃白色每枝中時有一二朵六瓣白桃比碧桃花又小亦白色花止五瓣蓋諸花五瓣惟玉蕊花六瓣

香海棠

世謂海棠無香劉淵材五恨此其一也昨讀墨客揮犀劉淵材問李卅辭昌州議者吐飯往詢樂之之故李鶴問之劉曰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笑予嘗見王木子云海棠惟昌州者香故號昌為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予意昌乃蜀郡海棠稱最於蜀者恐謂是也然又見沈立海棠記謂其香清酷不言其地似有可疑及觀宋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章以海棠云清香逐處飄又云遊蜂逐遠去又王元之題錢塘海棠云江東移植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此又不特在昌州者乃知海棠之香如菊花有落不落者不可一槩論之也

牛搏虎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人親見也竟不得其實跡誦

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為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庭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嗚呼據是則不惟牛果可以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為主者古人豈欺人哉

徐國寧

錢唐徐國寧亦為郡子員後累舉為商生平雖留心詩畫亦未擅名臨終以一絶別故人似可取也詩云醉餘拂袖青山去海鶴孤雲事事閑聞道神仙能又壽不知幾許在人間

放偷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爲人所竊皆不加罪聞今楊州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遺俗也

劉車不求

景泰間江西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遂有矜色學士解縉紳會閒称之曰今狀元又必屬子矣劉遂不遜解因語人曰劉非遠大之器後果終於庶吉士子家有其親筆詩文亦未見其大過人耳弘治間山西車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註以為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乃知是相他日車來見主考主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之車應曰傳註乃聖賢之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求無何車果卒觀此則人之相人亦易易也

鄭朱廉儉

昔聞天順間兵部尚書鄭埜初任陝西副使有聲於時寄一紅絨於父父封還以書責曰汝未能洗究澤物而以此污我耶後埜益勵其操遂至極品都御史朱裳沙河人嘉靖中為浙布政私居不畜奴僕親操井臼布衣糲飯而已人以為不可及也及父來任其苦節尤甚於子言動尚規子以廉謹是知二公之廉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於家教之嚴也

換骨

[illegible]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蝦蟹[illegible]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十年骨全而後換也

七修類稿[illegible]十四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提舉某宮觀

疑宋之宰臣致政者多曰提舉某宮觀若李忠定提舉洞霄宮是也不知某宮觀何為要提舉後讀石林燕語知宋致政者多留京師假銜提舉某宮觀蓋宋宮觀朝廷有事者也見優禮大臣尚使御政其實無大政事耳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以天下宮觀之名而提舉

沈鳥兒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畜一畫眉善叫能鬭徽客許以十金揹之不與人莫不知也一早携至西湖偶爾腹痛坐臥於堤不可歸有識人箍桶匠過焉沈即託其歸以報之家人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箍桶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桶匠告於官桶匠畏刑就招云得鳥貨人割頭棄之湖也然尋頭於湖父之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一日有漁人兄弟持頭來受賞木腐莫辯因以成獄而桶匠秋決矣數年後有人見畫眉籠於蘇州驚疑而問其來歷主人曰此籠貿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而訪探其人某欺罔不服訟於官刑至就招問其頭置湖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為官以此獄既明漁人之頭何來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賞故割頭以獻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有五至今杭人以沈鳥兒為禍根云

滾出來

弘治間浙省提學副使西蜀吳伯通淳博而能約天下推為第一士子專取功夫時科場初學多不根作文為其罷出者衆群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龜鼈蛟龍魚鼈生焉論乃一滾出來且皆難於措辭而論又涉於性理然取者無幾而甚為吳忝焉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鼈蛟龍滾出來聞者絕倒

李貞伯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化弘治間文章爵位天下為最一子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每厄於科場與情不慊而主試者多注意尋取或失或缺竟弗能中人皆知為命也遂賫志而沒西涯絕嗣嘗聞好聲妓西涯罪之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秀才秀才子回見之即續書曰今日颳雨明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子以此足以占之不貴而夭折也豈有父責之下亦可反諷之邪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

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
太祖不樂一日酒酣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
酒乃天祿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爾試飲之審琦
不得已飲盡無苦自是侍燕即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觀
此量實天定非演習而至余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日
飲數百盃未辭疑其有術私詢其從光同行者云素不能
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如是益信其天分也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後復有藥解活予
則以爲妄也昨讀周草窗癸辛雜志云回回國有藥名押
不蘆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
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以備不虞又
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後亦活也
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採花爲末置人飲食中即
皆醉也據是則蒙汗藥非妄

岳墳檜樹

西湖岳墳前植檜樹自根以上劈分爲兩枝至稍全其生
中格以木所以示裂奸檜以報岳之死也乃天順間杭州
府同知馬偉為之耳

高氏父子

仁和高讓字士謙善畫竹星卜醫藥俱精國初爲西湖書
院長後爲杭州府學訓導弃調吉安府父知者薦爲遊館

佐考蒲授翰林編修洪武三十一年卒子明爲上元教諭
靖難師至江遂挈家不知所終吾鄉都御史李公昂題其
畫如右云嗚呼父可謂才士子可謂忠臣今世不知也

插香蓋火

插線香於爐灰嘗難入灰既易倒惟二頭俱燃滅却一頭
實其灰而插之庶易入不墜也閣爐而炭火烈時分開即
滅不分又熾惟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頂燒過灰存則火氣
不熖而四布矣雖皆小事亦自有法也

窑燒骰子又名

有官客築魏州城得窑燒骰子數斗詢之士夫莫識其故
予意骰子陳思王所製子建當時正都於許恐後世之葬

傳也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不料酒具易於溺人而自足
傳遠也列子曰博者射明瓊以中皮李洞詩曰六赤重新
擲印成明瓊六赤皆骰子古名

虎拜土神

仁和七都地名蒼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達正
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即寄宿一夕見虎入廟叩首
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予適在其地也意
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此或之謂歟否則王姓
者卧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祈雨

吾友吳惟可謹丁丑進士嘗與予言其祖宦遊其地時天

旱守延一法師術甚神師曰令天久旱非入龍湫驅龍則不可得闔郡官人當拜俟於湫傍不可驚惧呼我名也守毅且信之師至湫所焚符叩下頃之乘龍而起遊泳湫而時雨如注諸官莫敢退久之守不得已呼其名令止則龍蠢然掀法師於空中亟延而下雨即止也法師身落如裂帛期年其子痛父不得其死焚符入湫以誅龍偶見父乃籃面術一宮門問其子何來子以意告之父曰汝快行吾術不精罰至如此汝切勿習之又曰其處延一道士祈雨其術名月字法用十五六歲女子共入密室雖線縫以紙封固守欲得雨之速任其所爲惟見黑雲密布雷聲隱隱雨則無之勢將移日矣守乃令人密開紙縫以瞰之則道士

披髮仗劍足踏女子陰門而彼此口舌盡出勢已至元時則霹靂一聲大雨如注道士起步而女子斃者矣後有知此法者云當時無人開縫則道士女人俱死於室嗚呼二子之術業未精一則致死一則幸生世有恃術以強爲者夫豈能奪天之功耶此郭景純尚亦不能逃於今午

義鴈

鴈諸書止言知時爲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見言其義處致於詩賦之味亦或特齒其孤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鴈畜於中亭明年有鴈自天鳴亭鴈和之久而天鴈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其一也又吾友王應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逆除不祥一鴈偶爲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頂數日亦墜而死觀此二事又眞爲義鴈云

眞蠟二事

眞蠟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永嘉周達觀招諭之往返一年悉得其國之風俗道理海物土産一一紀焉名曰眞蠟風土紀予讀而有取其二事乃中國之難而深可喜者因録於左以見其異記曰人家失盜疑此人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待沸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是盜則手腐爛否則如故蓋夷人有術如此又兩家交訟曲直難辯

則國宮之對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外則兩家親屬自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得瘡癤咳嗽發熱之證有理者略無纖事謂之天獄蓋士神之靈如此觀此則盜必少而無訟矣又何必刑政以禁之哉

二形人

傳奇雜記每載人有具男女二形者姧詐之徒往往欺人致訟予聞其事未見其人岸友蘇民詞取一妾下半月女形上半月則陰戸出陽勢矣然後知果有也昨讀玉曆通誌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又知是亦造化之故之由也

正統間有神童能書大字起送至京
朝廷戲與丈餘紅羅使直書一字童疑思久之鋪地以筆
直竪如羅長而後左側注以一點遂成卜字人皆歎焉天
下傳之予嘗見叢談說宋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舉朝
莫能答遂詔求善書大字者有僧請以沙布地爲國字然
後鉤臨在地張圖於上束氈爲筆醮墨荷肩滴沙而行成
則脫袈裟漬墨爲點因賜紫衣皆巧思也

二王驗夢

正德癸酉省試之年也吾友王蓬伯一槪元旦夜夢象僮
携三魚尾以進明發詢予解之予以三魚乃鮮字魚尾爲
丙也必下科有鮮字者同第焉王笑曰義如是深哉後果
丙子年中而執知巡按乃鮮文卿也又王才伯良俊初名
良未第五年前同舍有張鸞者夢一老人持試錄示之見
巳名十二王名八十一也且王名下多增一字不知何意
後二年王因名有相同之嫌加一俊字第時果與張同榜
而名次則相反也二君與予至厚事皆親知蓬伯豈因予
言而遂神其夢耶才伯豈因以夢而特易以雙名耶事皆
前定莫能逃耳若觀高季迪誌夢一篇則終身與謝之懋
之歷官全出一定人可以外慕耶

鄭老遇仙

城南鄭老者家貧爲人皷吹給喪事一日以事待於城隍
廟因假寐廂下恍惚中見執旗者入報曰呂洞賓來望也

乃驚愕拭目待之頃間見一黃冠豐體長髯者飄飄然至
神前而揖徘徊乃出鄭曳其裾懇以求度黃冠曰貧道無
能偶過神祠特入瞻仰何以度汝鄭曰先生非呂洞賓乎
黃冠笑而頷之同行里許袖中出二果使食之鄭留其一
復強食之乃前去鄭尋路而行覺非平日所遊者問於人
則紹興矣于是大驚喜渡江而回家人已尋三日矣後八
十餘歲而沒

前輩之生

徐延之將誕其父夢故人瞿宗吉來訪既覺而生延之
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進之父能五墨
而洗明遂善繪神像絕藝也父亦夢其入門是夕文進生
而戴氏之畫遂擅天下張天錫亦以禱於夫子廟而生後
爲一時才人此吾杭前輩之事也

倭國物

古有戧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灑金有鏤鈒而無
木鈒有硬屏風而無軟屏風有剔紅而無縹霞彩漆皆起
本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洒金浙之寧波多倭
國通使因與情熟言餂而得之洒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
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
傳其法軟屏（繪也）弘治間入貢來使送浙鎮守杭人遂能（即貼）
鳥嘴木銃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傳造

五色水

吾杭正統丙子秋猫兒橋河水五色旬日方解不一月其地陳綱中省元始知秀氣因人而呈也家有薄田在於地名宦塘正德戊寅塘水亦有五色其長數十丈後竟無祥予意水底必有寶耳

不食四足物

吳文徵明不食楊梅士人誚之自作詩以解嘲云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福予親戚家有僕自幼不食四足物者惟雞魚之類不忌苟不知而少食之寒熱數日遍身起紫斑不能存坐予未信迫之令食已而果然此固非徵明同也必然是病耳又予表嫂終身不喫飯真為可笑也

祭江

先君早年無子著心為善暑則施茶粥於途寒則施綿衣於貧者延醫捨藥三年埋遺骼二次一日憫溺江人召黃冠立醮壇於江腸第一山作祭江科儀誦經三宿用斂米二十石江燈數百施食冥衣遍薦九州亡魂當夜江東之人遥見燈影中若有人為移燈振物之狀明早果西岸捌燈多移立於東岸沙地又有來遲而不得超拔之鬼遂作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擲物或夜半叫究居民不可安生矣於是群至家中訴擾復置壇如前始獲寧寂無何先君遂罹囹圄之外兩月方出予嘗因此則知齋醮科儀鬼神攝召果有之也而不誠不備反受天譴亦豈誣邪

劉太師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為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四也傷寒死去三日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六也一日晝寢有猶過身側隨為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

孝宗朝以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其僊邪

壁虱

山西按察司去城不遠城外有中官之莊成化間看莊者每黃昏昧爽時見一物如小輪菌狀暮飛入城司獄司中晨則飛過莊山之後不知所向一日特蹤跡其處見山穴中壁虱盈穴可三五石意虱不能飛也且殺之以試遂以沸湯灌死既則輪菌之物無矣始信其虱之飛入獄中以吮人日則潛形山中也予嘗以北京多虱畏之者以床置室中央水春藏其足虱不能至矣然猶群聚於梁以下觀此則入獄之虱有之矣況物聚有神是亦可以飛也此

予聞之本省塩商史二十四

書册

印板筆談以為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柳玭訓序又云嘗在蜀時書肆中閲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群集皆有也然板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訛故宋時試策以為井卦何以無彖正為閩本落刻傳為笑柄我
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亦惜為福建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刊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構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書坊只為省工本耳嗚呼秦火焚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為利而使古書不全為斯文者寧不奏立一職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學官或當道於閩者深曉而懲之可也

總管部使

正德間杭人宋祥醉飽乘馬偶爾傾跌死後或赴箕仙判事或負人身自言云在金總管部下言人禍福時中也予嘗笑其怪誕昨覩陸黄門私錄庚巳編有張文保壯年暴死亦為總管部使載靈異事甚悉因憶宋亦暴歿是蓋精氣未散遊塊往來偶值其總管而遂附焉在今日必無矣故無聞焉

陳張飲食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宗極善飲酒
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令內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此真可謂酒有別腸者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其物投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桶公尚未已也予以食豈亦有別腸耶此固富貴者必異於人如此飲食亦問世而一見者也

金氏鸚鵡

邵氏聞見錄載宋有秦吉了能人言夷酋欲以錢拾萬貨之主人告吉了曰貧故貨汝吉了云我漢禽不願入蠻夷因不食死又匡山宋亡時有白鸚在籠見帝入水遂躑躅哀鳴竟與籠同墜水中予嘗疑此為誕然吾姐夫金鸚鵡一枚善曉人意客至未嘗不報也一日有客欲以高價易之主人將肯鸚鵡注目瞧之又觸籠而死觀此則前二事不誣見物之有過人者歟

桃生

雲貴廣西有云桃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於胸腹害人至死而後已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為雷州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想郎一公之下蠱云耳虞衡志頗無而士窟常病之也故揭出

箕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夔嘉靖戊子兵備四川六川之箴都間有曹將軍家乂舍一偲自稱宋狀元河魁或懸筆空書或箕頭染翰談詩論文評書作畫徃徃有出人意雖云詞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詩云弛簾危傛慿觸景動幽思踈嬾真如夢懿華易過時鶯隨喬木老燕挽落花悲惟有琴書趣閑庭晝覺遲又如和宿蒗藻詩云春逗踈簾醉午風客懷吟思幾叢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象中日月東西成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何媿青山飲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僉憲自幼無父欲求其父像於偲偲曰待予探云明日畫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偲將事有驗鄉人遂為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者不拘多少置卷于廟過口則墨遍遝之也自稱為洞賓號天民人欲其題聖則空中鶴鳴音樂自遠而至常見贈老年得子者詩云争羡孫梅得遇春煖風殘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奇瑞點破紅離露十分似亦可取且二仙俱不道人禍福是以能乂而動人也予意何者烏有之意也而魁實鬼之精也其曰天民者蓋亦妄誕自擬無名公之意耳其為靈鬼無疑過一二十年氣必散之近乂聞有北人符祝請神至人家設素幔於中堂神至與人可以言荅飲食如生人衆皆見之但不見其面耳言語甚高已往事無不知之迹之可駭者嗚呼陽明旺盛之世而有此等亦不當世

剛卯

漢有剛卯正月作而佩之按說文曰𢧐𠪚改大剛卯以逐精鬼者據此則如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按野客叢書曰剛者強也卯者刻也正月佩之尊國性也燕而論之乃欲尊王而辟邪爾故王莽傳曰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據此是欲滅漢之意其制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其一面曰正月剛卯晋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四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役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役剛癉莫我敢當余嘗得一玉嚴卯然按大小及文却如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今偕書也意者服乃漢人而所說與物不類何也思許叔仲曰大剛卯則知有小者也是服所言特為大者乃前漢之物其文之異或當時有省文者爾不然何後漢輿服志所說却與予所得者相吻合耶是晋之所註乃後漢之物予之所有小者也嚴非亦剛之意耶嗚呼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註者依各行異后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四十五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四十六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羊溝鷄宗

中華古今註謂羊喜觝觸垣墻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予以今人暗者爲陰溝則明者爲陽溝矣明白簡易不知中華子何以云此也或者古自如是耳雲南土產地蕈誌書本箇子也而方言謂之鷄宗以其同鷄烹食至美之故予問之土人云生處蟻聚叢之蓋以味香甜也予意當作蟻從非鷄宗明矣

伯顏兀术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經從嶺島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又兀术殺卒而妻其妻术有匕首極利卧則枕之婦取將刺术术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仇术默然爲別求夫遣去嗚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也二虜之所以著名亦有是善

優鉢羅花

嘗聞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所不載意爲幻言也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爲佛之名愚惑世道故以仙人栢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柳獨脚蓮名觀音蓮薏苡子爲菩提子大林檎爲貪婆菓金蓮花爲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毘盧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爲此花昨讀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於天山之南其狀異於衆草勢巃嵸如冠弁嶷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媚景其歌云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移根花庭媚我公堂恥與衆草之爲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爲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於君王

事合昨夢錄

宋康與之撰昨夢錄皆一時奇實之事內云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於兵書尤邃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頗相款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爲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伏約入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鷄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鷄爲黍意極歡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

間君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者不來也覩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携金珠珍異之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久有綺縠珠璣衆共焚之也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殊不闕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從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共入穴自是聲問不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以易三主三楊不知所向也及紹興和好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間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曰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一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苟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頗頻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右夢錄之言也正德初友人馬二遊淞江遇方士盤桓日久士曰予終南山人山内自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無是非爾我之心壽皆百數十歲動用供給獨乏者鹽耳山西南有一

洞四川境也水湧難進欲入者必飛石於洞頂上有人開其由可則闢水使進也山中有至人知天地國家之災祥曰今
朝廷有事令我輩十餘人出遊引好人去之耳予心亦善去彼至樂且壽如國初宋景濂方死數十年予嘉靖間又會賣藥徐翁與人談論如醉痴者但云人要在好處安身又云天下名山大川我無不至王陽明尚在終南山也擬此二人之言則陶之桃花源蘇之青城山實有之矣况宋公之死所傳不一行狀與菽園雜記云端坐死於夔府葬蓮花池山下守溪長語云縊死茂州一寺傳聞一夕為水泛去又今有塚在城都陽明智術高天下昨聞晉郎中某在
地親遇陽明當時佯死不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諸今槩昨夢錄又符於二人特錄以傳好事

大素脉

弘治間妻外祖仲知縣彥輝病於四川宜賓縣醫有善太素脉者胗公曰壽且八十時一鄉官在座亦求胗之衰必曰明年正月陞此月休矣已皆如言

四兒

台州臨海縣有陳某者繼娶林氏性頗妬忽前室婢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兒春奴蓋前室之媵而四兒則林所出也既産果男林竟淹死之未踰月四兒[illegible]

月得奇疾口就臃腫下敞其面即莊生所謂贅疣也一日
前室之兄過問兒疾林語其憂兄曰恐此之爲祟也試發
土觀之爇且五閱月肌色如生特一磔掩其目遂去磔而
改瘞之又修浮屠法以禳之後四兒竟以此疾殤衆以爲
果報也有老儒甯郭子胥文以喻妬忌者四兒豈能爲祟
前室又豈能伸於冥漠哉蓋聲和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
和至聲沴形沴而氣沴則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
倭佛何益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靡有不沴者矣天
地之沴抱應響荅如此不亦可畏哉近世名公大賢多是
之予以爲非兒之爲祟是也而曰天地之沴抱應響荅如
此可畏是亦有報應也夫天地之大報荅如此之速則負

究一念者寧又無所報耶一磔之掩正在兒目又非其謐
耶非也林氏之夢周禮所謂根於因想意春奴之娠或男
必不利於四兒由其有此心也遂有此夢不然前室自宜
愛護春奴安反報夢於林耶報於林亦宜愛護四兒矣豈
有神於彼而不神於此耶初生之孩有何知覺特因一磔
遂果以爲祟也是知磔之掩目也目之贅疣也疑不朽而
兒竟死也皆世之所有偶相値耳或欲警諸妬者不若必
言其報庶幾愚民又有所信而戒也否則不必言故曰聖
人不語怪

杭棋者

杭天順間褚堂有棊姓者左臂病瘋貨油善變棋高者[illegible]
者俱可與之對局而局終則棊必勝也四方能棋之士過
杭尋與之變終無一人能過者世稱棊折手嘉靖間又有
陸姓多髯者善雙陸與人賭錢有必勝之事杭人無敢與
之對局因挾技遊四方歸家則橐有數百金矣世號陸鬍
子有沈姓者善爲四方之音雖釋道諸行缺舌之巧皆能
言之凡遇別省郡客隨入北聲人莫知其爲杭人也身頗
長大時號沈長子然一藝之游之末亦至精而入神杭之
多才如此不可泯也不書其名者爲其宵人鄙子耳

牡丹興衰

每見人言牡丹能興衰人家予未之信後予姪家有紫色
一本先兄謝世而花遂不開十五年後發蕋數十朶人甚

喜將爲燕賞正開爲鎮守太監取去豈非爲渠榮耶友人
王員外家二株甚盛每歲花有百朶王死之日正當開際
蕋雖有而皆失散不花據是非花之能興衰人因人之興
衰而花則有神爲此故謂之花王也歐陽叙其品曰地[illegible]
物爲妖信矣哉

崇明賊

太倉之崇明縣負江阻海地俱沙塲土豪世業私鹽避罪
不逞之徒又業居之販鬻於蘇松常鎭四府獲利甚厚捕
官莫敢誰何嘉靖己亥九月兵偹憲副王肅庵召集漁舟
并軍民人船統以捕官凡賊之可通舟楫處咸分布爲欲
困之也又使知州萬敏檄諭招集務得賊首秦熻黄艮沈

惟良等數人盡掃其巢而後已閱三月巡江胡御史以兵必遣散賊謂船不可守人不堪聚盗張其勢而横出也明年四月兵備毋舉比前督理尤嚴委州判石巍總任其事盖石原籍平樂與猺獞為隣日事刀弩視賊蔑如也至六月石聞又委備倭李都司欲建功速不俟李至開舟自抵賊巢特賊出刼惟遺守巢者數百畏懼寂然石以為計也勿許登岸既而群賊畢集潮迅風烈舟為衝激附岸賊出蘆葦誘兵上岸賊遂順風縱火我舟惟本地漁船得脱餘焚溺殆盡而器械懼為賊取也死者無筭為賊既勝遂朱書僞檄遍揭都城江淮奪運舟刼府庫肆無忌憚言者遂聞

朝廷因敕南都守備提觧失事人員復勅都指揮湯克寬總三省軍以勦之王兵備則戴罪殺賊於是撫操諸公召義勇鑄兵器日夜整頓除四府邊江知縣住防餘悉領兵戰守毎府備銀穀各一萬餘又借役民間者數萬湯至一月惟遣人招降之賊初懼漸則倨末隨遣人以抄刼煙火迫於州城湯始以千人往獲三賊又半月撫操促其出師則沈酋乗間來降賊追之乗勝直抵河口與我師相去無幾明日我師先發賊遂薄之湯則將游兵數十舫環而射之賊不支將入於海潮阻而不能進我師追及圍之數重砲石齊發頃刻殲賊於海不溺者馘其首一百三十又生俘斬其渠得賊百七十餘惟黄良親黨數百逸海去是役也閉萬知州前以往諭三日沈惟良以降約為内應群賊自疑戰多不力天復助潮以阻故一鼓而殲之否則積已日久賊得為計處島為巢積穀為本兵至則逸於海解甲則復肆刼根蟠連絡寧無遺患之理耶且湯之不進猶王之羈守遣人招降亦循胡之解兵石為禦之不當已致賊之蔓延今復視之以弱必尤招其悖慢此因承平日久人不堪戰不知此誠潢池赤子之盗數千之衆何足致年半之久費三省之兵力哉雖然亦數也已亥五月太倉颶風大作水湧數丈屋木俱飛明年八月有大蟒死於賊巢豈非上天先示地坊之擾亂而後見賊之終於死耶

鴆鳥

鴆毒鳥也鵶形大如鶚毛紫綠色頭長七八寸雄名運日雌名陰諧范成大曰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亦曰如鴞大黒身赤目音如羯鼓惟食毒蛇并橡實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啄蛇食山有鴆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脱羽人以銀瓜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以之瀝酒飲人即死也所謂鴆酒今以為鶴頂紅毛非也矢集于石石亦裂爾雅翼曰矢石即變為雄黄今諸書云雄黄治蛇毒有由然也

徽欽被擄畧

宋徽欽北虜事迹刊本則有宣和遺事抄本則有竊憤録二書較之大事皆同惟虜人侮慢之辭醜汚之事則竊憤

有之也至於虜地之險虜國之事風俗之異時序之乖則
宣和較錄為少矣二書皆無著書人名且遺事雖以宣和
為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則披摭之事首起如小說
院本之流是蓋當時之人著者也錄則竊遺事之下集造
飾其所多之事必宣政間遺孽之徒以發其胸中不逞之
氣而為之是不足觀也槩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惟
多造飾之言可知矣故齊東野語辨南燼紀聞之事為無
有予意竊憤或即紀聞後人讀之而憤之故易此名也觀
周草窓歷辨之言阿計替之事似與相同故予特揭宋家
大事錄於左方使人瞭目可知其槩餘不必觀也靖康元
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汴城　三月初三日金人北

去　十一月十九日粘罕元帥再圍京城　二十五日京
城陷金人入城　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
營議和割地事　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帝
車駕詣軍前議事　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　十
七日帝還宮　三月初三日再幸虜營次早帝見太上皇
亦至虜　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　十
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衛
皆奴以男女呼帝　十七日金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
十八日太上及帝二后乘馬北行　二十一日次黃河岸
二十二日入衛州　二十三日入懷州　二十四日至信
安縣　二十六日至徐州　二十七日至泉鎮　四月一
日過真定府　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見金主　六月二
日朱后死年二十六歲　十三日至安肅聽候　六月末移居
雲州　紹興二年鄭后崩年四十七歲　二帝移居五國城
紹興四年金主死孫宗顏亶即位　五年移居西均從州
六年上皇崩於均州年五十六歲　是年又移少帝往源昌州
八年金人僞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　本年十月九日少
帝復至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燕冀府　十三年
賜帝居燕京之寺　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并后
自即位　紹興十五年徙少帝出城東田玉觀　二十年
復徙少帝入城囚於左院　二十二年春帝崩乃為虜奴
箭死馬足之下年六十

雀餳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甘露降於墳庄子弟喜而奔
告鎬味之慘然不樂子弟詢之鎬曰此非甘露雀餳也鎬謂
吾其衰乎無何鎬死相繼八喪嘗讀宋三朝國史符瑞志
載咸平以來無歲無之至宋徽宗時尤甚予意甘露至和
之氣所感結者仁宗英宗時固可召嗇而徽宗之際君身
政事乖矣至矣有何所感而然未得其旨又嘗讀唐書獨
孤及傳甘露降于庭不久及卒今觀杜鎬之言世間多雀
餳也若徽宗獨孤及者是也雀餳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
如松脂膠之膠舌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
酒味食之百骸皆爽也如醴泉有止味甘者有味甘而欽

之愈疾者若漢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疾皆愈
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韶殿前穿井得耳
泉止謂之耳泉耳

人物有數

正統中土木之難有軍人佯死於亂屍中得回後又陣死
於豆腐閘上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既敗爲抄有妾携
幼女匿民間長乃絕色棒勢爭取因鑒前事不與後嫁李
白洲之子豈知李復坐宸濠之黨而此婦復發教坊司永
樂間抄沒吾杭尚書方賓斥賣其產一爐爲于肅愍家所
得不意三十年後此爐復抄入官天順間內豎曹吉祥家
有太湖石高幾三丈抄後置於草地富貴者莫敢取也嘉
靖中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勳而掌北鎮撫事取之不久亦
抄嗚呼此萬物莫逃乎數也

未見得喫茶

種芝麻必夫婦同下其種収時倍多否則結稀而不實也
故俗云長老種芝麻未見得者以僧無婦耳種茶下子不
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喫茶又聘以
茶爲禮者見其從一之義二稱皆諺亦有義存焉耳

張士城

國初張士誠竊據姑蘇較之一時僭僞者似小有間衆皆
嘗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十九年降元則每
歲運米十萬石於燕京及敗悔不順毋而降語妻劉氏等
曰吾自應死汝曹奈何妻女曰何有處乃驅婦女上齊雲樓
令養子辰保舉火焚之自則經而未死爲李伯升潘元紹
舁入舟但閉目不語至南京自縊死吁兄弟妻孥俱不受
辱較李重光之柔懦則過矣故耕餘錄載有弔詩毋墳在
盤門至今稱爲娘娘墳

趙三舍

正統初俠客趙三舍寓杭自詭以故宋王孫常出譜牒示
人眞僭物也臬藩鄉相與之周旋而於銀工高氏家尤密
一日忽聚惡少并家人花面持挺夜半刼之倉卒間不干
其家而干其鄰無得而回次日乃自往慰之俄有捧麵而
過者誤墮於地其人咨嗟而去是夜復造焉蓋墮麵者其
爲識也傾囊而去明日趙復往爲之聞於官仍携酒慰之
久之不能獲篤索益急邏者柴何最號狡黠夜伏於城陰
樹上有盜牛者過其下擒之賊曰我即爹衣中之蚤可令
有大盜懸賞以求之亙不能捕耶何佯作不知賊曰盜高
氏者趙三舍也此人摽掠江湖有日矣何不信詞之賊曰
彼嘗約我懼吾妻曰汝私竊百金不過杖刺今若此雖涤
指首領不保矣是以不往何喜而縱之明日尚猶豫蓋其
家在褚堂頗嚴邃乃簡點悍者飾爲鄉會戒之汝輩往謁
索錢彼家人必怒誘之出門則成擒矣仍使人要於路已
而果然時孫原貞爲方伯趙猶有與往見詭辯自解孫叱
吏縛之收其賍所謂譜牒者亦他日所掠遂正其罪高氏

自此替矣

古人佩笏

笏裴起自張九齡因體弱使人持之不便進笏於囊子讀說文曰笏古以爲佩又淮南子道應訓曰解其劒而帶之笏似古亦有之矣

趙千里畫

嘗得趙千里畫便面帝后步入宮殿一人牽鹿二人函進珊瑚樹意此宋德壽宮慶壽圖也一小說中伶官進詞云王帝來朝王帝嫦娥捧獻嫦娥珊瑚者山呼也寓松祝意耳

白丸子

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丸子人貴之以其水異也本草序例云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藥力具用之有效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秦州半夏華州細辛則白丸子不獨水異半夏亦別也

古器木蛛

莊子曰純朴不殘孰爲犧罇則古人亦有以木爲之者國語晉語曰受命於朝受脤於社註脤宜社之肉盛以蜃器今淞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蠣殼也其上畫饕餮人物之形猶存蚤器蓋蠣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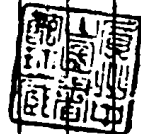
見妾忘怒

晉桓温娶妾趙都督貯於齋中妻妬聞而率婢持刀往害之

妾正梳粧見其髮委地膚色玉耀遂擲刀前抱曰我見尚憐惜何况老奴唐李百藥夜入楊素內室被素併妾執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玉色遂愛之曰汝能詩當免百藥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忌丈夫執姦怒發難爲不俟踰溫妻與素之勢力者也今見其美而反爲之喜焉色之移人爲何如噫

類說卷四十六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王華山樵

金華府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書詩畫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卒瘞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予嘗見其歌及稱王姓者曰宗兄是必王其姓而建文朝忠臣也太宗既御隱其名於深山觀其時在永樂終身披麻號曰性天然大呆子可以知其心事矣然難必其是否觀其詩可哀也因述其事錄歌於稾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掉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已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為君寫此轉淒惻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又號王華山樵

九仙靈夢

先達朱士容海弘治間任興化府同知其妻有娠求夢於九里湖夢一吏持文冊上堂則曰此舊科舉案也開板視之惟一魁字詳夢者皆以必生男子後當中魁已而果生男遂名魁兒殆弱冠日記千言皆以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病將危自曰魁字二十一鬼吾其休矣不數日果死予義姪夔求終身事得二句詩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予謂此貧賤耳今果然湖仙靈異最多此特知之真者

馮提學扇詩

弘治間姚江董學憲副馮公蘭有同年嘉禾侍郎屠某相遇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結秦事曰東已死於軍妻子流落子官尚未艾乎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遍贏屠遂默然此亦善謔歟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三亡之墓在湖州德清縣界於錢塘予嘗親至其地碑盡零落墓必發掘一庵一觀乃香火院也其道路橋崖門壁柱礎皆巨石所成觀其規模亦大矣欲其為百世計耳聞國初蘇州有尚書楊翥乃其子孫而成化間有偽為尚書之裔來認者為土民沈昌題詩於館結有殷勤寄與賢公子曾見崇韜拜子儀之句遂去不復再至近於里人楊氏家見有高宗與王之札十有九孝宗者十有二與其子樞密者又八焉辭多軍旅之事間有問疾賜藥者其石刻誠有飛躍之狀難得之筆也墨跡恐其偽奏又有碑文譜係自云王之子孫聞亦偽尚書之類歟

墨

後漢李尤墨硯銘云書契既造硯墨乃陳則是有書契即有墨矣予恐特有其名或煤炭之類耳不然何不見之於書史至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瑜糜墨二枚似方有墨也至於五代則專工而精緻矣蓋後梁南唐前後二蜀其主俱好文事各地置筆墨紙務之官故梁有張遇唐有李廷圭父子蜀有李仲宣皆著名當時傳流後世形製多圓而面則或龍或蟠絲者迨宋之潘谷陳惟達所造亦不減諸人也世止知有李廷圭者由秦少遊有廷圭之墨潘谷拜之而顯耳今徽州出墨亦由廷圭家歙既已顯著地遂而業焉

天竺觀音

杭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前澗有光視之得奇木詢人不識也因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大士像今俗云沉香非也墨談以像爲兀朮取置燕之玉河鄉建寺名觀音以奉誌云匿井恐墨談所考多真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真身亦爲取置北京慶壽寺爲聖容殿可知矣其廣大靈感之號皆宋世所加因其靈異累朝所賜士民樂施龍章鳳輦珠貝金玉設珠紅一小殿廚以貯予幼時曾見大珠數顆珊瑚樹大小二株玻瓈瓶盞各一纓冠一頂聞僧尚有玉觀音玉笙鏗諸異寶乃成化間爲奸人王臣取去今併所見者亦無矣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墳陵有數

承天府獻皇陵寢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墓今俗呼其地爲天子岡夫荆郢自春秋楚莊稱霸以來代有竊據者然而未嘗埋王我朝曾封郢王及府而薨今則終於獻皇而生今上豈非其數耶杭南山郡皇親墳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後山壁有溫公篆家人卦於上遒勁可觀寺前通衢地名太子灣也其寺乃五代錢文穆王所建歷世殆五百餘年豈知毀於嘉靖庚子然而家人利女貞五爻聘納后妃之吉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戚里之塚又非其數也耶

楊塤

天順間有楊塤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妙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愈久愈鮮也世號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絕少人惟知其絕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朝廷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事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嘗得進言上前去之惟吾而已於是捃摭袁之數事奏之遂拿袁彬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塤憤然曰朝廷設科道欲其理究輔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救

井擒楊下獄且逼其供爲李閣老所嗾楊懼考死于獄乃
誣達曰此實李敎我但於此招實無證見不若會請多官
廷鞫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辭矣明日達如其言奏
上會衆邀李出閤於午門前聽對楊旣環視左右大言曰死
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
是門達敎我也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尤見重於
上袁得從輕楊亦免下獄矣嗚呼此與張說之誣元忠不殊
說何人哉埳何人哉視當時科道何如哉是可以一藝者
目哉此可見古人一藝成名者亦由聰明人品之所致豈
近特工作者同哉

明天淵

危明瀍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爵長敗又仕元
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見心而髯如故
太祖旣有天下召至怖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爲僧
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無煩惱留鬚
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後承詔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乎挽袈
裟近御床闕下彩雲明雉尾座中紅帝動龍光金盤蘇合
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
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人言無德誦
陶唐是謂朕無德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
輙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王節僾發垂圓寂於丹墀之下今蒲
蒲庵集行世亦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也惜元史不收

王天碧

仁和王天碧濰號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報吏名於
有司藩司因辭而怒爲撥授處州府架閣庫役旣遠而於
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題馬一絕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
血勞不知天廐外誰是九方皐書府門米恩間府主見而
問焉衆曰小吏王某筆也召而詢曰汝曾爲弟子員耶對
以農民太守駭而試以南山晴雪之題雪村信筆呈云雪
霽南山正坐衙瑩然相對兩無瑕瑞光曉布三千里和氣
春生百萬家未可擁爐傾竹葉且須呵筆咏梅花曾年有
象皆侯德五袴歌謠徧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條
而館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於館見課簿有對曰
三箇半鍾鍾半酒半邊雙陸陸雙星又曰嫩竹以村姑遇
節畧施輕粉殘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因擊節嘆曰有
才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幸名聞士夫逮
役滿歸杭杭運使聞而請代文移視太守猶敬之自以出
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文士往來於湖山惜不及下
壽而終有羨黎集傳世子一槐今爲員外郎

鄒順庵

宗伯鄒順庵幹餘杭人在娠時父爲春坊庶子
英宗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

也

上問廷臣唯鈐父

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順庵也

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前職年七十力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給俸二石輿夫四人所居賢東西二院以貯歌舞日爲樂焉自懸弧以至易簀始終祿養亦有窮經白首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宋后道服

宋高宗之毋帚后今仁和學生員韋朝恩乃其裔也有諱像於家方面豐頤鳳目龍顏衣冠乃道人者也上有國忌二行韋𨶒之祖先云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於宮道服也又云今皐亭山神道路乃后之墓處予考史則云攢之永佑陵之西意此神道路或家廟耳度宗后全氏廣顙鳳眼雙眉入鬢然所衣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亡變姓攙蘇以祖父云此像乃后入北時手寫以遺族者予考史后入燕爲尼於正智寺而終則道服正其第行時何即書此此必後傳之者也

琢齋先生言行畧

琢齋先生姓李氏諱璲字白夫廣西武緣人也弘治辛酉舉鄉薦壬戌以乙榜司教浙之蘭谿正德丙寅起復補署仁和之教歷癸酉九載考績天曹以其才能擢四川劍州知州嘉靖甲午陞南京戶部員外弗及任而卒焉嗚呼先生之在仁和最久瑛德其教之深而知其學行也今讀當世大賢之文稱先生者又不少惜伏草莽不能盡知先生兩任之政教獲先生之狀銘風聞子孫微矣堇以所知者述之於章謚諸名公之言俟知其悉而有力者傳焉嗚呼昔歐陽公之作五代史閔負才立義之士沉淪下位恐致泯没遂爲一行傳以傳之近代名臣言行錄布衣之士紀爲一倒先生位巳郎官學有成書政有成績世有名言不傳於史可乎因爲言行畧

先生秉古心易學博行謹嘗以巳心爲嚴師有古人置黑白子之事謂古禮不知如不學也窮心於三禮之經謂古樂不知如無耳也特請太常以求禮器謂天文不知如不識字也特拜靈臺郎以學之以學宮石經載之誌而古所遺也則諍留當道甘心受責以冠射之禮久廢士難成德則勉諭生徒時以習之以禮鍾鑄非其制則改作以復古音以門生貧不可學學舍獎不可講則皆出巳財以資之葺之至於闢學正路構亭積書刊科貢之榜立題名之石釋奠有議講鼓有銘雖官功餘細事罔非克慎厥職無愧於師之道

先生好學能文而操行謙謹士林皆愛重之（見章尚書懋李氏家乘序）端重不苟詭隨偏交當世之士欲求超然遂覺惟古是程者舍白夫吾誰與歸（見張布政吉李氏家乘序）

先生敏而好古嘗病鄉射儀節不備又以詩有燕享通用之樂而無聲譜爰自考定皆有成書可誦此非俗學之上所可爲者（見邵尚書寶李府君碣）

孝哉先生敬其親及其所樹况其親乎夫然後可謂之子夫然後可謂之人（見湛尚書若水敬止圖記）

白夫孝親悌兄極其純篤自筮仕以來直躬率士有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者言劍州民戴太守如父母路遺焉策人不敢拾然此亦白夫之細耳白夫志遡伊洛道存明誠（見呂大[illegible]柟李氏家廟記）

先生之爲人身小而量洪年少而學富貌質而心腴禮恭而氣直言溫而行方善下君子善處小人故君子愛而敬之小人亦不得以非禮加之（見鄭通判嶽登雲劉意序）

先生冠服之朴容止之莊言議之確坐久而神益定類古有道之士（見都少卿穆送知劍州序）

先生天分甚高篤厚而好古遇事確有定見講下士董濂德化靡不心醉而悦服（見陳府尹良謨懷思十咏圖序）

鳥詞兆元

吾杭吏部侍郎李子暘旻號東崖少有文名未第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凡二日乃去衆以此殆文明之兆歟東崖爲詩慶之文采翩翩也所稀講堂飛上正相宜定應[illegible]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明年下第春官癸卯冬杭西域人瑣懋堅以謁金門詞餞云人纔着畫船馬披上錦韉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師應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甲辰

廷對果魁天下一鳥一詞豈非先兆歟

宋朝試録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數各朝不同載於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而禮部所取第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越衆抗聲自陳必得升等若奚春卿歐陽公是也今節録南宋二次殿試於左餘可槩想也北宋料不大遠進士凡五甲每甲名數不同大畧第一甲少也文公之科共三百三十人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二月十二日十八十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爲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又試經義論策爲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一道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十八日赴宴二十六日各賜錢一千七伯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敘同年謁廟又至初五日也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賜狀元及第六月一日期集所賜錢七日謝恩十三謁廟二十九日賜宴與詩七月一日拜賜小録錢如前四日拜黃

甲叙同年又在禮部也籍貫之下多添里分外氏小名以
字并科舉幾次則同也無存紹興戊辰寳祐丙辰二科者
豈非以其有朱晦庵文文山之故歟

食用製法

磁石引針蟹黄解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嘗讀
之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已經驗者録之於左以俟欲為其
事者之便也鷄頭煮者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生者一
斗用防風四兩挼水浸之可以度年鸕鷀之膏塗刀永不
綉杉木炭畫路則蟣蝨不敢過矣盐酒蟹每一器十隻用
皂莢半挺置中則經歲不壞好盐中用皂莢於中雖篭籠
盛之無滷矣衣帛為漆所污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

却以少水溶開水膠洗麻油須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著
即如米泔桐油亦然油污衣服用滑石末摻於上隔紙用
火熨斗血則用蘿蔔嚼細旋擦即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
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過時色不變而肉
不壞犀角羚羊角先鎊為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
碾即為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疊
鉢中擂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兎絲子撚紙條數枚寘其
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毛炒之焦熟而後投於水
内候浸透漉出暴日中微燥入擣臼應手靡碎艾葉弄軟
不可著力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為末衣服梅黴
烏花處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即落銅器舊黑用香餅灰和

醋塗過夜明日木草一洗即新矣好香油浸生鯽魚雖盛
暑中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煑酒
脚塗靈璧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箍定置於
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瀝清末摻於縫處令
其融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滲矣近用盐生補
亦妙橙橘藏綠豆中不損收臘月水雪水浸諸般青瓜果
可久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墨
污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隨一味擣爛擦少時水洗則去
垢膩者用著達灰或蘿蔔豆楷灰汁洗即去喂鷄鴨以土
硫黄研細伴食即肥鷄下卵時食内夾麻子喂之則常下
卵不抱矣肥皂淹鉄索過時可斷白蘇淹銅過夜即爛用

染坊淋退灰晒乾埋藏黄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錫打罐
子裝揀好完橄欖入罐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葉揉
汁浸絲絡則不亂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以艾
葉投蔬巢不復來猫不可過楊子金山過不捕鼠矣蛙蟈
聒耳以芝蔴稭磨碎順風撒去則禁駝糞烟可殺蚊虫壁
虱槐樹生虫播鼓於下則盡落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築
之必碎蘆蓆盖碑經露必有痕珠子不宜近鉄器栢木尸
氣故婦人帶以吊丧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晒乾
葶藶為末炒猪腸不宜盖鍋熟時少烹白酒脆美脆美

三元先兆

弘治庚戌科南直隷錢福狀元靳貴探花榜眼[illegible]

存業也嚴試未揭曉時靳以明璦六枚禱於神前明早欲擲以決先後翼日適錢與譙至亦欲與擲明璦靳不得已告以昨故錢喜曰當與子賭也下擲則錢乃六紅靳乃六緑二人皆喜後錢果為狀元靳為探花而劉則舊嘗有夢無福中狀元有福中榜眼是歲應之

真如猫

杭州城東真如寺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猫日久馴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於猫回時擊門呼其猫猫乃含匙出洞交主也或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其僧來不應之此亦可為異也

三福建

韓世忠楊子之戰兀朮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教以土實舟射火箭遂得脫去至今人恨之矣德佑降表無人肯任閩人劉褒欣為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於措筆也亦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為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辭若可聽意或有乖乎不憐宋而甘心於虜筆誠可惡特亦偶然皆閩人也

萬安劉氏

昔蘇子作三槐堂記以忠貞積德而子孫世享其爵自以所聞所見而考之審矣予于萬安劉氏亦然也劉自永樂來有詩廣衛者登為刑書于成化初子喬弘治間為湖廣布政孫玉嘉靖間為刑部侍郎元孫鳳岩公今任浙之布政未艾也皆以進士至二品乙榜陞職腰黃者不計焉然而庇自有司者則民為之建生祠刻木石功德為之足紀也（見歸安縣嘉興府）擇出臺院者則力為之劾權奸捍逆濠死去為之不計也（見劾劉瑾之疏見趙安慶之變）至於文章德義種種莫述自一事而言尚書公一語而活鄧茂七之非黨數千侍郎公兩督學政成就人材至今稱焉此亦傳之人而載之志矣嗚呼常情論之祿及四代世已少矣俱為大臣俱登甲豆尤其少者也至於蒞政之所子孫過其地而感德之民之孫子尚爾迎迓非德澤入人之深何能若是哉嗚呼天道至幽而難感劉氏之志行有孚焉則報之世祿之遠如彼矣人心至險而難孚劉氏之德澤有加焉則報之愛戴之久又如此天人交感之道何如哉噫予嘗聞其事矣得目其籍矣因亦有感焉筆之以為世勸

奇謔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魂不赴體

予嘗觀奇恠之事於諸家有全然非常理者固可謂異有深切於理者亦以奇恠記之豈非自惑於理歟如薛用弱記裴孝廉生魂馳鬼馬類世多有之聊述一事宛然如裴者復說其理以俟博學者正焉予友會稽朱朝儀袍語予曰父友三鄉某素公直見重鄉曲凡有不平者咸取决焉一夕歸過溪瀨瀨中步石子偶滑遂俯傾跌起即淋漓奔家至則門已閉固隙中見妻燈下紡績擊門高叫其妻曾莫之應私意曰吾豈死於溪耶今為鬼耶何幽顯之判如此耶復思鬼可潛身從隙入以試之隨到妻所遂擲弄剪刀拍妻之額妻驚駭叫兒口稱頭痛滅燈以寢某惶懼知已為鬼矣復出號泣走愬當境土神神曰汝素忠直可隨吾來至溪見形浮水面神令閉目推墮於溪遂覺之起視其地已非渡所屍流數里而天亦昧爽矣歸語其妻刎合夜事予謂陰精陽氣聚而成形陰血為魄氣陽為魂魂升魄降散則死矣當其未散之時或驚死誤死一旦魂離於魄奔走四出不知其為死也何也心震神馳不復根宛雖同夢昧豈如偃卧安靜神清氣融自可以反其形耶抑或氣盛知死而不能反此却徉狂依附遂乃為祟世傳有鬼者又非是耶然久則散去故世聞有鬼處後却無之室善終者無復言鬼蓋生時病以磨滅精靈死即魂散若三卿者一旦魂出生氣全在故乃如此使不復屍即所謂鬼矣此自然之理何必為異土神卒領之說亦理所有蓋此具在祀典安有不當死而忠厚者神不救哉

前知事蹟

予觀書每見先知之事以為如山人之辨茶果康節知識後事心虛之說此則非一日也又思史稱鄠里之智足以知身後之事及漢滕公掘地得石槨有三千年見白日之說則三代以來已有數學事乃一定但習之者特先知耳因節畧數条併錄於左以見代皆有人人自不知耳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遇風皆化為灰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為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後麻叔謀被砍為三段）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王髮生過腹矣檢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瘞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誅倫棺葬於城西今大佛寺也（已上出開河記）又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閉門讀書周知曆象壽終葬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

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已上出宣室誌）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濶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葬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鷄出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字皆小篆後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即位至甲戌年國破應前二句矣國破時曹彬按甲於城南潘美統兵於北城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鄰乃指吳越錢氏家道闕是無錢也錢王弘俶小字虎子又甲戌年亦舉國以入覲皆驗也又高氏㩦有荆南日於山庭鑿池得一石匣扃鐍甚固啓視中有篆銘云此去遇隆即歇至宋祖改元建隆國亡又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卒之年自定葬地子孫發土至七尺有石片既啓下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爲之鑄銘絕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已上三事出揮異記）又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非申酉年殊不知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己酉也又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爲林某家看其先隴以今中衰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至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微不同耳遂揜之（出水東日記）又至元十五年有軍將名狗兒者於杭北山橫衝橋鑿土得一錢券云鴈門馬氏葬此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出武林舊事）又

國朝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己耕而得之一云出己土中知府令舁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亥府主南鄭虞廷璽也鄭意康節窩遂爲建祠（出餘冬序錄）今省志所載無前十七字華恐涉術數而諱也又正德駕崩大學士毛澄迎

今上嘉靖之駕至葉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前天子過碑出狀元來則毛乃弘治癸丑狀元耳又建文時程濟陝西朝邑人四川岳池教諭一日請關上書曰某年月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朝廷欲誅之告曰請縶之以俟其時不驗誅之未晩也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釋出使爲軍師護諸將北行同退北軍俄有徐州之捷建後不知所之後人見其暮夜往祭徐州勤功之碑亦莫知所謂也後

文廟過徐見豎碑問以何爲者左右以前失利於此某人所立戰功次第統軍姓名者

上大怒急令碎之復曰且錄碑中人名來至則碑已毀折錄其名則程濟之名正值毀處而不可辨矣後

太宗登極照名誅之程得逃難始知暮夜之祭乃禳之也予觀此事則知前之十一事者亦若人耳深知理數但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不可違也

夜义

嘗聞杭醫吳景隆之妻產一子而青面無髮雙角夜义之形產出將殺之遂被躍出窓外升屋而走吳集家人用布囊捕之捶死予未信也後見吳彩閑私抄中亦載此事始信爲實蓋二吳厚友也

柴光

正德庚辰回回新橋鄧副使家灶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如月之明照耀墻壁移置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後亦無他事

鼠報

吳友王事張元吉慮洪嘗言家有一僕善捕鼠擒殺甚多一日睡熟微覺足痛以手捫之乃一鼠嚙其指起擊之不去遂拿鼠投之亦不去痛極乃殺鼠旁口方脫傷已大重血流滿床席矣明日遂爲一瘡膿潰經月痛楚而死苟或爲報應云

死者復生

吾杭崔家巷有漆匠杜鑑病死將月家人已置棺于野一日欲火之啓棺見屍不朽因細觀之胷中復有微熱但閑目不能言耳後竟月餘復生

五通攝人

餘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婦過旬日適值元旦其婦粧飾出堂欲拜公姑行至竈口倏然不見舉家四野尋覔不得後五日聞半死於山間家人往救問之但曰被二三人拖扶而去只從屋簷上過至則相合如醉夢中今偶日出予往林木中眏下視其鞋紩裳襴皆已碎壞後或看守不嚴則又掘去矣不得已賣入於新建仙家遂息人皆言五聖也

佛足生蕈

桐樹園祥符禪院新雕佛像未彩飾內一座足底生蕈如芝草上分二莖彎曲仰承二足其端如掌大色間黃白發生之巧渾然天成杭民爭往觀之侍御邦公淵聞而惡之召責其僧蕈遂枯死

錢穀能飛

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貧遺空倉數十間一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穀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歸語予則表兄諸廷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其家得數萬錢予始信蝴蝶滿死樹迨不虛誕

豬肉生字

吾杭嘉靖七年五月間官巷口屠兒李姓偶殺猪吳姓者買去未及烹弟見油膜內字文隱隱起膜視之則油上如印成之書四行其色如密其大如荳其文曰龐官手壁兩身敵功任鷄魚則應矣初行五字第三行二字第三行五字末行二字共四行似前後尚有字焉乃爲衆分[illegible]

之矣此則親見者又聞嘉興正德間曾殺一豬背上三圈每圈中有王字一箇亦不知何說也

叅政夢

吳友叅政陸原溥浮居主政時得寒疾一夕見二卒挾持而去至一大殿有主者峩冠悍帶擲案麾曰此非所當攝二卒復引而退行見門樓一座門上有先輩詩援筆亦書一首回遇姻屬孫知府安趨前揖問孫以今日至此荅之孫遂爲他卒扶去傍有大水漫漫心甚恐懼二卒隨推而下驚覺乃一夢也後家書至孫乃夢日死矣人以此非地獄之說耶陸正郎又夢侍飲王者一人飲畢王命盡賜席間金銀器皿陸辭之王曰爾不授當與爾一叅政陸心自以此何人斯從者曰此興獻帝遂醒後數年嘉靖入繼大寶心恒以官必止於叅政無何遷陜右叅政赴任至寧夏憇息分司間見軟門有先輩數人詩章因咏一絕書之聞黄河近遂有輿視之明月疾作不可進矣即沒其地嗚呼陸豈知死在於叅政耶題詩見水又知爲死之日之事耶前定録之說何謬耶人可以妄心求耶

狐狸

山東多狐狸而無猢猻嘗聞狐狸成精能變男女以惑人予嘉靖八年到山東以其事詢土人土人曰狐每夜半即潛入貧家破壁至卧榻中出口受人鼻息人覺聞其[illegible]曰打皮狐打皮狐然不知此去幾許矣如此久之便能縮形地不可進處亦能以進命久便能變化遂與民間男婦相淫亂各尋其雌雄以合且善攝其財物以益主其所私者死復移他室人亦不甚怪也有土工宋留暮過一夫自言欲爲人役話間隨宋至家出錢沽酒對飲醉後睡去乃一純黑狐也宋亦不驚破明發語宋曰汝無福吾之西關李某氏也李乃青州府吏其妻遂爲所染又石槽城李堯儒官也祖母爲其所染祖死母復被之家有獵犬時或見之遂吠以噬彼則跳蹲於主身耳又張姓者乘車出西郭見一犬追婦人飛來顛間婦人乞以附車逐犬自言其地人〻遂載以去抵家復求假宿張不拒而遂同寢焉閱數月自言我狐也今當去君明年此日見我於臨清某市張如期至其地見婦走索於市中喚之即下同至一酒館歡飲數日資以白金百兩告曰與汝緣數足矣再勿相從張回不知其所向觀此則商人取以爲妾之事有之矣是皆見在之怪而臨淄一縣之民予親聞之也

沈氏魚

仁和四都民人沈浩父子橫法侵漁水利嘉靖戊子夏家人劈二魚已爲四片烹將食之其魚踴躍出盤者三鄰里來覩猶自蜿蜒沈曰是何怪乃爾吾食之食無一月即懼水利之禍明年孰知長子又亡豈非天假魚以兆之耶

康節生死

邵氏聞見録曰大父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公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又之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既長游學晉州山路馬失同墜深澗中馬死公所傷唯壞一帽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六月微疾一日晝卧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相分別於一驛回視壁間大書千秋萬歲四字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後竟不起嘗於史傳中言上古聖人之生死多有如是意或荒唐今伯溫記其父安有妄耶此於傳中言行録俱未載而聞見録又無刊本故特録出以見康節誠異人也此古今一見之者也

懷馬果報

嘉興萬石長懷氏者家富賓客滿東南以石爲池池闊爲肘貫主翁歿已久隣有吳老人亦物故而尸不寒三日不敢殮及甦自言曰初有一獰卒押至法曹有官如王者傍執簿書人問曰汝壽未盡何遽攝至卒復押而出索錢不行頃間見懷翁着械而來問之謂曰吾當貸汝汝歸當爲我言之吾家殺生甚衆罪皆歸我今受報百端吾不能爲若苦矣所可解者惟有設大醮耳吳曰汝官人素不信此苟無佐證亦徒言也懷翁曰冥中無可爲證但吾平生所積一一語之矣惟床頭之物夾界風中四百兩兒子不知汝爲我言可也吳甦之及醒往語其子果然乃一如其數又燕靖甲午浙省考試官馬呈瑞入簾之夕簾中驛丞張煥夢考官騎後紫婦人之首騎奔入場張逐之人頭曰勿救彼我特來報讐耳覺以告諸同事者無何聞考官病御史以張善醫令入視之則馬不可治矣馬時尚了了但云驛丞爲我逐此婦人張詢其僕乃知考官前任鎮江時所死娼妾金氏昨過其地遂動心得疾及死前一日語諸官曰幼嘗於九里湖夢中舉後復入貢院欲易靴而或曰汝無靴矣昨入簾亟靴不可得今非死之數乎嗚呼果報之說有之耶有之乃奇怪也紀以警人

僧轉世

此生之說亦妄矣時或有之不可決以爲無也但聖人之教不語怪耳螢雪叢說記前身之事多矣事不可信但余觀英傑之士必多般若中來不知何也聊舉宋人言之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見冷齋夜話）東坡是真戒和尚所投（見澗泉螢話新）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威（見梅溪文集）史彌遠乃覺闍梨之復生（見陰山雜誌）馮京記已先爲五臺僧（見孫公談圃）真西山是草庵和尚（見癸辛雜誌外集）至本朝尚書胡濙乃天池僧之後身（見冀誌）皆事跡明白或自言或同時之人之言諒不誣也

李林甫

于文翁嘗和舒飲於陸允誠家主人割雞將烹而雞背

死然李林甫三字客皆驚而不食事動杭城後予聞而謂客曰千年之後林甫尚爲冥報事耶客曰癸辛雜誌所載耕牛批背之事亦豈爲妄耶正三世爲牛七世娼之意也洪武間吳山雷震蜈蚣背書白起亦此之類歟衆皆右之予因言劉公嘉話中有畫工觧奉先私貲入已叐誓曰若爾當爲牛報後果爲人家一犢背有白文觧奉先三字似此亦有之也但此鷄不應如此之遠事乃偶然當置之不言也

佛光

嘗聞釋氏云出佛與舍利子之地每有光焉余未之信也後見玉鳳峰合守淳陽時遊廬山有記記云至捨身崖予方股慄膽落不敢前十偉踴躍拜曰佛光現矣物視紅色捲映雲端漸成五彩復圓如車輪如是者三余謂之倘以爲此山靈之氣偶爾見於文殊乘御化現之地亦猶甲午余在金陵遊大報恩寺寺塔壯且麗可謂極天下者聞有舍利鎮塔下是日同行者五人老僧隨之且曰善人登之時有金甲神人或五色光現不淨者有損焉衆聞之且見其峻險遂至二三層或四五層者余則竟行至頂意其豈之妄也不意出寺數十步偶爾回觀則塔上橫射光彩真如佛圖所畫遂指衆而見之此又不知何說

耽詩成僻

元人劉昂有山雨詩云嵩高山下逢秋雨波傘遮頭水淺腰此景此時誰會得清如窓下聽芭蕉余常哂其上下淋漓清在何處近時海塩沈某因誦離騷經而得二句曰羃蘭芳芷蒲東阜閒步春風讀楚騷然下韻不接因父患誤墜厓下人方驚扶乃曰好也好也遂歌曰忽憶靈均發憤墜崖幾折沈郎腰因思古今未常無對傾跌傷躰寧無癖楚尚曰好耶皆耽詩成僻不顧其身豈非痴乎

五十三

蘇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間爲温州知府一日覺似病狀令人往九仙祈夢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歸告府主文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稟白命觧之未共得拐五十六片三片者而無用矣曰此尚可以觧於乎老人曰不可觧矣文省昨日之言問其姓則荅以姓孔遂驚怖而回衙病即不起時正五十三矣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間觧元也嘗記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亦莫知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楷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唐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悵然歸家疾作而卒時年亦五十三也

托生

吾友金子良生女數日隣婦過而問曰某日官人生女乎家人曰何問也婦曰夢子女云然頸後必有白髮衆人叱去後三月頸後果見白髮死前衛百户朱廸生子方三日

有僧來詢曰君家三日前生子乎朱曰何謂也僧曰昇元師轉世左手有硃砂志視之果然然亦不久死人以為談破故耳

動石銀錨

大禹之塚在紹興去城十餘里塚上直竪一石名曰硿石如人家搭提可以動搖閘下可以線過然數十人舁之又不能起蘇州有磚砌之塔名曰宮巷塔雖高不過三丈大不過數圍人撼之即動頂之風鈴每為人搖下因此塔亦每損每脩今宮府以欄木障之好事者柱木以搖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鐵錨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遺

兩淋日炙無點髮之鏽視之直如銀鑄光澤猶日用於世者

武侯兵書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於外手舊曾開之未信今大中丞頓東橋云親見也

生老病死苦

聞見錄載熙寧中王荊公改新法日為生事曾魯公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荊公爭直不勝疽發背卒而趙清獻惜之過唯叫苦而已時人稱為生老病死苦又中吳紀聞載吳江邑小地狹崇寧中遂於縣東際地置儒學以養生員置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當時亦有生老病死之稱予以彼時亦有慈幼局以養嬰孩之棄者何不以此易去生員之生及增縣獄之囚豈非真之生老病死苦耶以此視彼則可謂一虛一實之對也

聖汗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泪遍體俱濕時人稱為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見洛陽伽藍記）宋靖康元年正月立春先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汗淋漓襟袖是年徽欽被虜（[illegible]）正德間賊人劉六劉七反於山東亦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每朝所賜豈非吾

大聖先知其厄是亦汗也乎

女鬚

鷄肋編載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又宋史載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徽宗賜為女冠洪武初南京寮化門外陳街達達婦人亦有髭鬚長尺許

七修類藁四十八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鼻飲頭飛

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如瓴甋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予見瀛蟲集中所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近汪海雲亦能鼻飲以頭飛則怪也昨見星槎勝覽亦言占城國人有頭飛者乃婦人也夜飛食人糞尖知而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作書者自云目擊其事予又考占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撾正接安南西北信陳詩之不誣也

五更啼

弘治己未科學士程敏政為禮部主考官既入簾給事中華昶劾之以為鬻題遂詔獄覈昶一時回護昶坐不實去有右昶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為翰林諱而卒不得白但考卷命別取之故此科至三月方得揭曉而敏政不能無愧容矣後春家置酒有優人祗應扮出提鷄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鷄價賣一千兩一人曰誰家的肯得此價對曰程學士家的只買他箇五更啼經題一座赧顏敏政亦啓尋即致政

海觀杜撰

海觀張天錫作文極敏捷而用事多出杜撰人有質之者則高聲應之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

二命肆

杭衆安橋有星士號秀山門户蕭然後推一命因批曰火入金鄉必主弟兄離散其人驚曰吾兄赴金鄉軍吾兄弟俱送之至彼而病死是一火入金鄉而兄弟離散也先生豈神人歟因為譽之自是來者充斥洪福橋有周主簿亦善此術歸休二十年日入於貧遂設肆以資是日高坐嘆曰二十年做這許様來髮言罷休者數聲忽一人入簾拜曰我挕此讐二十年矣今欲往刺之而先生特為相勸殆天所以啓我也就出刃於靴中擲地而去亦自是温飽二事暗合甚相類也得非豈非自有時耶

王沂公主

文昌化書後載梓童帝君降筆勸敬字紙文又曰宋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拍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户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後果狀元及第誠若是則吾夫子亦有輪迴果報之事乎老杜所謂孔子釋氏親抱送者非欺我也可發一笑

十七字詩

正德間徽郡天旱府守祈雨欠誠而神無感應無賴子一作十七字詩嘲之云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illegible]

見月守知令人捕至責過十八韭曰汝善作嘲詩耶其人不應守以詩非之出根追作者又不應守立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詩則恕之否則罪置重刑無賴應聲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哂而遂之此世之所少無賴亦可謂勇也

苦井

北京蘇州衚衕有苦井焉弘治間正月旦日清晨有術人汲其水往甜井中易水而來向井說詛而下之此井遂變為甜水至今土人言之亦奇也

排笑詩

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二句人皆以此訕口而不知出處殊不知此宋室有滔大使者好為此排笑之詩也被徽宗灼艾舉此以娛故傳之也詩云曰暖看三纖（三纖見蛛絲網）風高鬪兩廂（出遊遇左右二廂官）蛙翻白出濶（蛙白仰出濶穴）蚓死紫之長（以之字而少長）撥飯聽琵颩（琵颩特聞求鳳）持鑁接建章（持鑁特接建安館傍）才歸來坐簾下打殺亦何妨（見門上題好門兒）又一日雪作咨宗問有何詩方吟二句云誰把鵝毛空處撒玉皇大帝賞私鹽皆此類也前載說郛後載群居解頤近時成化間寧波好事者有一詩嘲分守官云布議蘇崑李（布政司參議蘇州崑山人李姓）分守只點工怒揮門不炮（以指揮門上不放炮）貴鋪夜無籠（鋪夜無燈籠也）庫出收皆贓（庫出收皆贓物）生燒接縣東（生日燒紙接縣東）買莫為買皮（買皮家東西）燕得乞（所要乞歡）留綠老宜葱（者買綠段鋪戶偶持葱白至則曰老亦宜之）

由從滔大使始

諺語敬後詩

海鹽天寧寺僧明秀都綱職也攻詩字奔走勢利嘗上一達官詩犯其所忌被責後下軍人王茂元嘲以歇後諺語有箇利市仙（仙官也）天寧不毒不（不毒不秃也）因上七步成（成詩也）打出週而復（復始也）言雖鄙俚因僧致戲頗得歸戒之意

五空數

金人田特秀轉運使也毋姙時問仙仙曰前中後是五五三一十五生死與成敗逍遥在廊廡莫識其故後生時五月五日午時以為合三五之數矣豈知因其生遂名五兒所居里名五十行當第五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死於癸年軒壽五十五八月十五日也弘治間解州學生陶麟因科舉祈籤於江東之神詞曰到頭萬事總成空是年不第以為終無成矣後應貢豈知編號乃空字正德丁卯領鄉薦辛卯登進士登號亦皆空字二事真可謂巧也

如玉遇鬼

錢塘醫士張礎字如玉與同醫張用道相善弘治甲子用道卒于家如玉行醫徽州弗知也越半歲返家出市遇用道於仙林橋相揖晷問起居用道似有愁色如玉詢其來則云適在渚家堂舍弟家中飯也後如玉訪友馬浩瀾詢用道生業如何馬曰已歿半年矣如玉大驚具言相會之事人皆驚愕翌日扣其弟果是日祀其兄也此事親聞於

浩瀾者由此觀之則牛僧孺所謂世間人鬼雜行但人不知鬼也及陸山雜記洪幾物相役過死妓而官員遇死妾者皆不妄也

馬王給事

嘗聞士宦死時恍惚自言去某地爲神或彼地之人附體以言之予則以爲怪不之信昨見少師馬公文升誌銘云公終後明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公於途見公鮮衣玉帶騶從甚盛若素出師之狀拜而別之歸家聞公死矣又餘姚布政王公恩死之日有梳頭人倪姓者住離公家十五里清晨見公與從出行以其素執役於公拜於道左以俟公過翌日至公家則公病而歿矣此親聞於公之長子元甫豈皆虛語哉此或左氏所謂在生用物宏而取精多故有是歟

三天

婦人再醮有不得已者亦非也況吳有婦人乃縉紳之女家富而識字已嫁二夫其夫復死將再醮焉士人恥之有嘲以一絕以戲之者詩云辭靈羹飯哭金錢哭出先天與後天明日洞房花燭夜　二天門下會神仙

韻府群玉秀才

海虞吳訥宿儒也有文章辦體行於世以士無根據之學而小小記聞者謂之韻府群玉秀才亦可謂善喻矣

陳橀桶

陳橀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微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止穿衲衣一領衣甚稽而不污鬚鬢斑白目一色若著玉然可半百人矣明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弘治間會於楊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時坐於藥欄之上弟元敬以火銃擊背如不知者事飯而去昨聞太常盛公端明云有傳乃晉人文似宋作也

姨夫錢

杭有無賴子某祖起迠商貨賣後至無賴因不事生而貧矣然尚業其祖父有客至則入其財爲己有客索時則又俟後客文貨轉賣以償焉年復年客復客名曰姨夫錢蓋以夫死姨復可以嫁人之意耳後被人謗則自解以戲我家開行數十年何常拖欠客人錢後客移還前客云者人自少客人錢予以此言雖俚甚爲蘊藉無賴亦聰明子也惜不用此以治生哀哉

婚券相合

錢塘定北鄉大青嶺居民邵士賢成化間一產三子皆不育踰年復生一子小字回官既越月士賢行於隣左沙中偶見白物隱出撅之得一銀牌上鑿云陝西蘭縣民人回官本年丙午九月二十二日午時建生凡二十二字正與士賢之子相同但不知爲何姓牌之背又有花籃二十三對等字乃婚券也人多見之逾三月回官亦夭此不可曉

者也

諸淪發棺

姚江諸淪鄉進士也寓於姑蘇僧舍者年餘廊有壽函未
長美淪愛之出入必撫之曰好材居無何淪客死僧遂以
價請於主人而殮之及開看內題所製年月則正淪生之
日也亦可謂異哉

太守對

吾杭卿大參虞舒謹知延平時親友皆爲其討綉花譜予
盖譜乃延素産也後到任則延乃四時多笋而譜絕少回
與人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人莫不笑予聞而語曰昔
陳亞知恩州到任與親友書曰使君止馬數旌名目而已

鎊鏾一文兩箇真實不虛二公豈非其切對乎

諺語至理

御史枛至則曰驚天動地過幾月則曰昏天黑地去時則
曰寞天寂地此言其無才者也賒酒時風花雪月飲之時
流星趕月討錢時水底摸月喻世之無賴者也未娶時越
河跳井既娶則擔雪塡井娶久多生不能養育則投河奔
井此言雖戲皆深致於理也

豈李夢神

吾友吏令王政豈存禮坊鄞人也寓杭構疾舟中勢將危
恍惚見老子於帳外爲豈取手劍之家人見其出臂將欲
與之收被中則豈言欲飮命八也明日遂愈又庠友李世綵

應照一日得疾月餘不辭群醫皆以必不起矣夜夢梓潼
授藥一丸促令食之覺後似少愈焉明日醫視脉症即曰
可救矣旬日亦痊二事予親見之者

詩人無恥

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而奔走閫臺郡縣
以餬口因之爲生涯也然而詩人亦甘心於是者如宋壺
山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是矣所以不顧廉
恥而望門倒履爲關者厭甚可愧也近見金華一友慣遊
食於四方以賣詩文爲名而貫千謁朱紫有私印一顆其
文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其自擬淸高如此友人商履之
嘲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聞者絕倒

異胎

弘治甲寅四月湖市賣魚橋草營巷有生兒一頭兩面雙
耳四足男女皆具者其家惟之棄於市河中行丐收之人
有求觀者索錢一文予以此必雙兒未判者也是年十一
月嘉禾積橋有航人李碩者妻臨產腹痛欲裂生一鱉而
手足則人也蓋此婦生居澤國所見必多此物氣類相感
而然耳占有胎教詎不信夫

盜酒令

予嘗同群士會飮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爲對者遂曰發塚
可對偷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對昏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
繼者爭以此雖名目不倫然情得非盜而何一人曰打

地洞可對開天窗衆又曰開天窗必非盜事矣對者笑而觧曰今之斂人財而爲首者尅減其物諺謂開天窗豈非其盜乎衆哄而笑又一人曰尤有好者如三櫓船正好對四人轎衆方默想彼則曰三櫓船固截強盜而四轎所擡非大盜乎衆益哄爲坐有四轎之客不樂予曰涇渭不倫清者當稱四科入四輔轎云乎哉濁者豈曰盜爲真可謂四猷矣衆然之而樂

鴈君臣

元魏初居雲中孝文變左衽之俗遂都洛陽群臣畏暑不欲其内徙下令北方酋長侍子聽其冬朝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予以元世諸君每歲避暑上都秋還大都豈非鴈君乎近時北虜每年一寇山西此可爲之鴈虜乎雖然胡人不久遂蕩亦讖也

中酒千金方

嘗聞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畫師吳小仙太醫孫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客過日太常卿呂常見而題歌一篇首曰吳生畫手稱絶奇老我措大能評之嚴人奪讀少陵作此樂獨謂君侯宜徐曰不必諛我但要寫當日實事耳呂然後鋪叙家樂援引故典誦篇儘佳末云吳生吳生欲闕撕自畫白晢居侯旁如何更着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絶倒予讀九柏叢果有此歌呂可謂善戲而徐則癡人前不得說夢耳

覓利太守

正德間嘉興太守羅以新絲鍋鐵照斤數而易人綢巾鋼鉗唐夏侯彪以萬錢貨雞子幾何候雞母抱兒成雞然後收之以萬錢貨笋若竿待其成竹然後納官吁古今豈無對耶

神木

永樂四年取木於蜀之馬湖府計庸蜀夫之力方可出水一夕木自達於途行聲如雷巨石爲開膚寸不損事聞廷臣稱賀

上遣[illegible]尚[illegible]賜賚香往咨神休詔有司建祠歲祭[illegible]書又云有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今京師木廠曰神木亦由此也聞其木尚存一二心已腐朽人可於腹中行過嘉靖癸卯四月

朝廷建九廟命内府主事吳宗乾取木於湖廣辰州卯洞其木竟頭尚丈六用力尤艱於前死夫不可計得至水口忽風雨一木復入於山曲處餘木得達閘河河又無水難行吳祭而禱焉明日雨汗而入者出增水三尺矣此皆可見

朝廷之福神助之也

換字詩

[illegible]中吾杭有好爲六朝詩者不獨巧歷而且欲用不經

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六安誕不稽背碍難通矣只今編修金炎之作詩嘲云何處歌新調斡旋固不羣剪花金瑣瑣闘葉玉紛紛巧壘空中錦輕裁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又虞子匡一日遞一詩示余曰請商之何如余三誦而不知何題虞曰吾效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也其詩曰聲律颷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力戰越秦墟蹀躞蹂匈奴頸戈殲韃靼軀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岳之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今時之所謂之如此金詩斡旋二字不知者又譏之當爲又叢偕俗者所謂斡旋一時謔浪源似諸子之病

箕仙多鬼不可頻召

金陵士人顧某數召箕求詩一日得詩云天冷山城二鼓敲塋迷洞口路迢迢雲窗童子燒松火待我鸞輿下碧霄請書名則又寫二詩云古米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終舞金鈿早委馬嵬坡又云昔日長安一太真君王一見笑傾城洗兒故事今何在只問蓬萊玉色人後累召累詩言貌言情其辭不一遂爲所惑意欲一覩真形以暢平生之所慕淫淫然熾矣忽薄暮有婦人自空而下然亦畏死而火聲驚走家人共守過夜明日方念則婦人又至恐怖懷憂無時寧息將至喪心者爲後得之方友人挽之遠避之而方絶一也又杭人召箕其父遠得其所賞語之曰可與仙翁一見乎拒曰幽明相隔不可也過月又懇其父好寧無一會耶仙曰明日侵晨當於後園梅樹下會也至期則見其縊死縛尸懸樹一怖病幾死此二事正與夷堅志女鬼惑仇鐸者相類人之不可惑於邪也如此夫

淫亂

人有恣其淫性而不顧五倫眞畜類也作始者寧容誅耶書之簡編等無汚耶然古有書惡人於座右所以戒將來予特録出不特使人人皆知其惡而爲萬世罵名亦所以誅惡於遺懲父奪子婦魯惠公子息始所定宋女色美娶而奪之楚平王之奪太子芊建所定秦女唐玄宗奪子壽王瑁妻楊氏爲貴妃父亂子妻春秋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楚女爲妻景侯私通之般遂弒景侯子收父妾晉獻公烝父妾齊姜衛宣公烝父妾夷姜厥後唐高宗立父妾武則天隋文帝陳夫人太子廣烝之兄收弟婦唐太宗收齊王元吉妻楊氏生子明姪收叔母後晉出帝納叔母馮氏爲妻又有父收親女金熙宗殺其弟胙王奪其妃諸王兄弟之女皆淫之甚者淫及親女姪完顏弒之而自立亦淫諸女之姊叔毋皆淫之又殺叔毋惡尤甚焉弟收兄妻北齊武成帝收嫂李后兄淫妹齊襄公通其妹魯桓公夫人文姜北魏之孝武帝通其妹明月公主蓋自襄公始也君

淫于下陳靈公淫夏姬姬之子夏徵舒弒之臣淫于上嫪毒通秦太后後楽食其之通漢呂后臣婬君后元泰定皇帝崩丞相燕帖木兒娶其后爲夫人其帝家之公主四十人俱納爲妾其大觀淫爲樂者自商紂使男女裸體相逐爲嬉其後宋廢帝李譁林園使宮人裸體與左右爲樂

白起

輟耕録載白起王皮對證事且言當時朝廷知之差進士尚哲督察余意自秦至元千百年矣就使有報應之説王皮何不當前對之耶豈前時又不可勾攝之耶設使信之則洪武己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一条長尺許廣二寸身有殷色楷書秦白起三字（武林紀事）亦一證也是可信耶謂之恠也

前定

吾杭張子清灋嘉靖辛卯中省元榜有秦鳴夏者其父番役時如夢中語曰此兒張灋榜舉人中後語子清言及是事追數其年則張尚未生也又聞先輩淞江張灦未第時夢人告以登科在狀元先覺而思之吾必無分於試録矣豈有名先狀元者乎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而十六乃鉛山費鵞湖宏殿試費爲狀元計其夢亦費未生也

白血無血

宋建炎間荊州長陽民婦向氏被賊皮仲執之不受[illegible]害人見其白乳自吭流至踵（見荊州志）又元王伯顏至正[illegible]爲福寧州尹被賊王善執之欲降不屈挺頸受刃頸斷白液如乳後以陰兵助州滅賊（見元史）正德七年流賊陷上蔡上蔡知縣霍恩被執罵賊不屈斷頸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然世之戲言白血此或可擬也又宋李庭芝死節時血無一點（[illegible]）予以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貞者也古人亦有然者不知四人何又如此之異

數兆於字

夫吉凶固惟人爲而事必有一定之數也或人言破之遂見其驗予以耳目所記如漢岑彭建營於彭亡之地遂爲客刺蜀龐統遇落鳳坡射死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懐村爲馬燧斬首宋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盡仰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縊子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立人可也二蘇兩在田上其[illegible]未艾乎宜字似直字黄之蓋棺像也後俱如言本朝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曰柯有哥音潛有旋音正統其卯繼乎未幾正統北還弘治乙丑狀元顧鼎臣人曰鼎成龍去事可寒心不久孝廟升天正德末寧藩謀亂師渡黄石磯而敗亡豈非王失基乎

七修類藁卷之四十九

七修類稿卷之五十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繫虎陰

四明象山縣有樵童入山偶遇脫穽之虎行倦而氣促擾童坐身下虎陰偶在童手童一一搔摩之而虎似歡之之狀特出陰於童身一隨其摩焉久之虎睡而鼾聲出焉童左右視之側有樹根之竅思腰有縛柴小索即以一頭繫竅根一頭縛虎之陰盡力一争而脫去虎跑吼不能行童歸語家人衆驚且笑而且往觀之則虎已死於樹根矣此得於本地同野王大參之言予初聞之不能掩口系思焉人何如而受害者亦衆矣豈獨虎也哉

左道

符堅入寇時會稽王道子以儀物讌吹奉以相國之寶求助於鍾山之神將以厭堅故堅後見草木狀皆人形也天寶間西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呪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勅諸道立像親說故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嘉靖庚子山西虜賊入寇朝廷揚播設醮伏劒呪咀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以予論之左道之術亦或有之助正不助邪也故三事有驗而王昭遠之六丁不驗矣

林同知

吾友張居林同知應麟未第時父夢子第十名已而果然既中同年稱世臣之房主夢林中一百六十八其父夢中第四甲進士八十六意者稱之主人不當夢林四甲例之無者豈知後四科方中是為四甲士矣數則一會試一殿試皆奇哉

代死失火

周允江右吉水文襄公之孫也為人公直惟好術士每推其命止於五十二歲嘉靖二十二年為廬州二守適當其時一病脾胃并病傷寒自以必死矣夜夢神人語之曰汝行事多善當有人代死明日群醫視疾罷有老醫山府偶俛跌觸石而死周之疾自此愈焉北京西江米巷正德間有士人夜歸見一人布石灰於地圍長數十丈至門首灰跡亦存意邏羅者之所為明其遂去而掃除之數日後其地火發獨遺士人之室因作醮享謝天醮罷焚紙而飛火復燒其家始悟石灰之布火數也掃之而不焚今報之而復然也予意人可代死則富貴者長生火可避禍則神亦不明矣是夢也死也疾之愈也火也復然也灰之布與否也皆偶相值耳或者神固欲之假怪顯驗彰彰示衆是特假此二人也苟詞宰亭如斯吾未之信矣

種牙

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興化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

方其法欲治者先令尋活鼠一枚然後至其家俾患者
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浸藥入湯嗽口片時牙皆動歇可
下矣下時洗凈而記其序爲彼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
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熊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
食亦不饑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須種過則至死如
少壯之齒有懼而只使醫其病者則他日老而不種者皆
落而種者堅固也往往士大夫多受其益真仙方也今聞
死矣子亦不能傳

喫苦稱寃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一時
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謡有壁虎壁虎你好喫苦寃哉
國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猪婆龍也一時恐犯國姓
之音對
上祇言下有黿也
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時亦有賴黿癩黿何不稱寃嗚
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黿與壁虎哉孰得與寶憲
抗哉

許吏部

成化間許尚書綸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府　任父不
學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實就月飲酒所也然素恃
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策因許觀風來曹遂禀知州之
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更樓當改爲庫樓於内
可也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
丁更樓造樓庫氣殺　知州書殺丁王知囿因問此何人
書也工匠以當時有瘋道士來寫者許已愕然後爲天官
而王生員爲固安知縣遂傳之人人以爲奇事予以今松
皐又爲天官豈非二吏部乎

竹米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
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縣
長亘五十里竹葉之間苞絡成穗而實焉採之而舂得黑
色碎米炊之而食味少澁而飽人和飴爲餅餌最佳其地
時遂就豐熟又見傳云竹實如雞子味食之清凉消渴哉
謂鳳凰食也此恐不然

周宣靈王

錢唐南良里有周宣靈王之廟或歲誕日忽來青蛙（即俗田雞但腳尖圓而背綠之色至深）一枚好事者取置他方明日復至弘治間
隣火見王於焰中救之嘉靖丙午火復切廟又見衣紅者
坐殿頂亦異也

鬧幾場罵不休

[illegible]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綱目督促翰院因各薦外臣相
知者入纂將丁參議理與宋以問寶儀因爭一事尚氣失色
公詩於館中將有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傲亦
難當亂將毒手抛青史故發俗言汚玉堂同輩有情難勸

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司馬韓歐筆曾爲修書開發場
又吾友編修金義之未仕時爲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
之例不書婦姓婦家乃俗人也意編修爲輕已而背言詆
之其友張敬諭子與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
筆不書婦氏婦家稱爲金生自謂能文字緣動筆時便忍
氣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
門前罵不休右二事雖一時戲言大抵修書必須日久而
用人必得實學庶使事不錯而文精也苟拘以官法執筆
者非人書必無成也閩當時亦徒爲一番耳又無位之人
不當輕與人作文徒爲人嫌羨之後覓求文者動以數金
而未得人不惡之是可占矣

天妃顯應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
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至元中顯聖
於海護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賜大
牢洪武初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萬石於落漈（[illegible]水趨下不可回[illegible]）
萬人號泣待死矣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
而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自後海船
顯聖不一四方受恩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處有之也特
述其耳目所知者一二吾杭永樂中百戶郭保海運遭風
一日晝如夕者似三晝夜矣舟人泣天許以立廟頃刻遂
見天日成化間吾杭給事中陳詢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洋
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禱天[illegible]守命已矣如君命何遂見
二紅燈自天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救船則燈至舟上
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以登山即語曰吾輩爲天妃
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幾日至[illegible]東也但多蛇難行今與
爾僉藥數足則無害矣已而果然復入京領勅又行下番
時憂天妃曰賜爾木此四當刻我像保去無虞也明日有
大木浮水而來舟人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嘉靖甲
午朝命給事中四明陳侃封琉球開洋明日颶風大作柁
折舟將覆矣衆船大呼天妃但見火光燭船船即少寧明
日有粉蝶繞舟飛不去黃雀立柁食米食盡頃刻風又作
舟行如飛彼晚至閩午後入定海也神實不可掩也

戲對

正統間杭教授陳某年長而鬢鮮矣時方伯艾英最爲豪
爽乃嘗知也艾故以一事籠絡之教授乘氣進司與講艾
乃謾曰陳教授數莖細髮無營可施陳隨口應曰艾方伯
一臉鬍鬚何須如此又成化間司馬陝西楊鼎一日與司
寇福建林聰會坐林戲曰胡兒十歲能騎馬蓋楊多髯而
年少之故楊答曰癩子三年不似人林在位已久而閩地
有癩也

盜竊書

友嘗借予詩林廣記楞嚴經其家爲盜入西廂因犬吠而
所竊無幾明日予過訪之[illegible]

諷以一詩以自解西廂月黑夜沉沉盜入君家犬吠紛刼
把詩林經卷去始知盜賊好斯文

劉長生

萊州有神山洞乃郡人劉長生學仙處也有石像臥榻面
有小竅水出不涸郡人云舊有太守劉姓者見石像面有
竅疣命工削平後劉面生一瘡如削狀醫之方愈今劉處
長有水出故今陳尚書洪謨有詩云面帶微痕淚若流可
憐太守過爲謀仙家慣說能尸解一石緣何念不休可謂
得詩人之諷也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穩婆爲人收生反生子於產家而醫人因
急症死於病家者又有蔡倉官推巡捕而爲強盜刼掠一
時長盜口稱爺爺好事者作一絕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
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官被盜叫爺爺

報應

報應之事必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謂
有記性沒急性也獨本朝編修岳正得罪
朝廷以家產盡給指揮季鐸鐸擻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
人怒其橫而無禮岳內亦受辱也無何岳宥復官而季鐸
得罪
朝廷
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即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而家

人之辱李氏婦又尤甚焉此眞可笑

荒年轉語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吾浙百物騰湧米石一兩五錢
時疫大行餓莩横道予友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轉語詞雖
近戲事則實焉録之不惟見時之荒亦足發人之一笑耳
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飲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喫除
却酒邊酉字旁也飲水　年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鵝時也殺羊
今年若還要鵝喫除却鵝邊鳥字旁也殺我

金有定數

徽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方
入仕[illegible][illegible]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駐
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察院深密
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待之已久予
曰金何在神以座下是矣視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我爲
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
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將復命有同年某主事丁憂
於家進院告曰予貧兄能㓛否因以保舉一官言予允之
主事曰謝禮五百金請受二百予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
欺我否則亦忘也不得已受而歸家數日後辦三牲靜夜
將辭前事則原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何少
焉曰前某主事者是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
十致仕親仕途且遠洩此以見定分有數也鄧因語之

鄭彦文鄭尚御史主事八名則曰過則當為人掩其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肖祖

集異記載蕭穎士貌似鄱陽忠烈王事蓋以盜曾發王之冢見穎士肖王故也又郭頒世語云魏黄初盜發吳芮家見芮貌如生後盜遇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可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今記吳王至綱四百四十年而穎士至忠烈王二百八十年矣唐薛用弱云二五世後子孫必有一人肖祖者諺云外甥似娘舅水木本源此豈非其驗歟

壽相同

坦齋筆衡云趙昴乃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三宣和遺事云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事雖荒唐四人德位和殊壽俊相同殆非偶然也若大聖人與朱文公皆庚戌生亦奇也

人化虎

王充論衡多稱引魯公病而化虎之説及漁樵閑話載劍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事予意世之變化者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之一變遂失本性哀哉所聞表兄諸二云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卧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濕孫甚不堪因詰其父父知其從盜也俟其去時蹤跡之忽一夜開窓將出孫窓視

之已變其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包雲云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忽為人獸者此何理也

胡楊前定

吾杭靜庵先生世宰少將習舉業其祖恐其無成召仙問之仙批官至兵部尚書嘉靖戊子果登前官予見其姪而戲曰則恐今叔先生不久官途矣不數月果致政回吾友楊僉事祐進學時隣有裁衣匠夜夢人與問其人曰我楊僉事家也明發則楊家喚做藍衫匠人曰官人必做僉事嘉靖辛丑楊官僉事予與戲曰官止矣不若陪吾林下樂也對一年則聞死信是知一定而不可逃

掘地得人

予嘗笑談圃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

不知畫

嘉靖初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高曰好好但上方多素絹再添一箇三戰呂布最佳人傳為笑余曰此中官宜然聞沈石田送蘇守五馬行春圖守怒曰我豈無一人跟者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守方喜沈因戲之曰恭絹短少畫前面三對頭踏耳守曰也罷也罷

季迪二夢

國初高季迪蘇人也詩文爲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夢一篇乃其選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叙得於恍惚喻囈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或爲人事豈偶然者與余又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囑之曰爾必見殺於此人後凡蘇姓者皆不接見及本府太守魏觀爲府治反君衛之右手不稱文東武西之位遷於張士誠故趾衛官誣奏太守欲復吳王之業

大祖召至斬之高因爲太守作上梁文併棄市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爲魏觀客辭歸悒悒淹蹇死文集又曰不幸爲故人得罪没於京似皆憐而爲諱之之詞且同時浦長源挽僴之詩有敵罷瑶琴即觧形蕭蕭山影下寒城之句是所聞之夢不誣神矣哉

異寶

嘗讀春渚紀聞有人蓄碼磁大硯注水硯閤則水中有一鯽游泳可愛去水則無也夷堅誌亦載人有銅盆凡水滿則雙鯽撥刺出水矣無水無之予未之信後杭醫粟思家造墳得土中二磁碗偶注酒於中則頃刻有綠台浮滿酒中意其不潔所致及滌净復注亦然飲之又未嘗有物也予女夫家有碼石水架盆於天井中水滿則綠台浮而去水則無惜今碎敗不堪蓄水與古人所載魚事相同不知此爲何等異寶

之五十卷終

七修類稾卷之五十一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八十九

正德丙子浙省秋試場中已定草榜提調參政王翊卓卜之一卷視之頗佳揭原批亦大稱許乃第三場者也遂僞對號檢其前場則已爲外簾批倒然展玩間心已爲好袖語監臨鮮晃鮮曰足可壓榜中者之半焉遂對經易爲八十九名開卷乃仁和王一槐也人以爲若遺前場則王未必取王不語監臨則八十九名未必易此非其數耶至丙午科草榜亦定但俟明晨揭曉矣是夜監臨楊九澤夢一知府至室楊曰此地此時汝可進耶知府對以有卷某埋故來告知覺遂於坐隅得卷自爲文好且奇五更語其事於提調監試者諸官未有言則聞内簾馮主試有請楊至憑曰適夢一生員披朝服告曰吾卷已爲楊編衣取矣願贊成之予問其名則曰致字號也楊笑而對以前事且曰監試提調之不言意已爲私耳今當拆卷視號同語諸官折卷果乃致字因對經易名亦八十九也乃蘭溪縣鄭國宥務去者餘姚胡翰因致奬勵以褒之嗚呼前之易固奇也後之夢果孰主耶八十九名非一定耶

宋興亡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

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㬎爲元
虜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厓山宋興
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佑元年少帝止四
歲諱㬎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
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
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虎災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則成群白日入民家傷人
道路獨不敢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計且不
可循餘杭尤盛地名上阜有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禍福
最靈縣令許以豬羊捕之旬日得六虎焉遂宰牲以祭然
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災
吾爲民逆天譴譴本所干心部下壯士寧不使一飽耶牲
禮非數百斤不可也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連荒二年丙
午秋少熟又多虎災槩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

三韭三白

昔人請客柬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蓋韲
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
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皛飯子瞻以爲必精潔之物至則
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爲皛耶相
對閒然三韭三白真可爲對

鵲橋

鵲橋之說洪景盧辨之精且當矣而癸辛雜識又載楊纘
繼侍姬田氏與婢七夕見仙騎鶴之事則又符於王喬者
然尤紙上陳言未足爲信吾友王貞外一槐尹湖之日七
夕停舟劉家港見隱隱二條如旛非旛如龍非龍閃躍空
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爲二或續爲一往來不定亦微
隱惟聞萬鵲噪雜之音或時明聞一二聲斂頃雲氣紛郁
香馥滿空飄小雨數點而散意真有鵲橋之事也此又不
知何也

少保吏筆對

本朝少保于公謙幼時其母梳其髮爲雙角日遊鄉校僧
一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即對曰狗口何
曾出象牙僧已驚之于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他日
古春又過學堂見于梳成三角之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
于又即對曰一秃似擂槌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
相也（蔡宗載古春爲此也）後爲弟子員按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指
殿中之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爲對也在
座者曰可令小秀才來對時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
攀桂子既對而出寺衆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即曰兩衛
小軍偷狗偷雞偷菜此皆可謂絕倒也

孟密鬼術

雲南孟密安撫司即漢孟獲之地
朝廷每歲取辦寶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駭有名地羊

鬼者僵能以土木易人肢臟留其物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痛至死而五臟蓋乃土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爲殘疾又有名撲死鬼者惟欲食人屍骸人一死親朋鑼鼓防之少或不嚴則鬼變爲禽獸飛走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嘗讀演義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怪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尚繁

蘇陳酒令

昔東坡酒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曰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指荆公也本

朝陳詢忤權貴謫之同僚送行衆爲說令陳循曰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逕斜高穀曰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矗字三箇直黒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呼蘇陳二人俱有意而口舌故起而復踣也

方陳報應

嘉靖丁未夏杭海寧縣雙廟村民方林素不孝一日毋怒曰我當懸樑以掛汝遂以機接腳以絕掛梁挽項而勢將縊也是恐赫其子冀其改過不料子即去機而身爲氣絶子遂掩人以急病貯棺明日其子若綁縛狀跪伏柩前曰

稱阿㛤阿㛤晝夜不絶水穀不進者半月顛狂而非人矣

其年吾友前衛右所百户白鉞統卒啓運遲卒有黄陳二人每同卧起黄有白金二兩晝繫身而夜置榻陳知之也一日早起扯舟而忘其所繫偶爾失聲陳聞而意其失取矣移時托以腹痛下舟竊金而棄金包於水黄晩失金指陳曰此獨爾知爾先下必爾盗吾物也陳遂誓天日褻神靈惡聲無所不至白雖搜其囊而嚇以刑終無所得陳之誓語尤篤爲如是者閱數月黄偶起草薦則金包帶水在陳枕下因持包大叫於衆陳即失色吐其實倩惶愧慚縊者數次白回告予予意善惡一念通於神明一歲之中二事如此可不畏哉

道號

昔黄慈湖曾有一書與人辯道號之稱及世俗取者之多予嘗讀之喟然念子思孟子稱孔子亦曰仲尼未聞號之稱也近世謟諛卑佞之習尤勝似又非黄慈湖之時之比也二三十年之間鰥生小吏亦各以道號標致況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名與字可笑也舊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道號却紛然予覩本是名陽鳥更要人稱作杜鵑正可以朝今日

芰荷妖

予見張東海㣲誌松江董亭班基云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日午時正天澄霽市人見空中駕一舟自東而西又折而

東洛於董之樓屋衆視之乃麥所結舟也因駭之後語
於吾學教諭廣西宋君佐宋君曰嘉靖辛卯荆州當陽縣
地名沙寺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逐來可二三十登岸
則舟乃大商業也人方駭之而舟人即至一大家求食與
錢不應即毀屋盡漫與之敝焉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
僾遂沿門擾之官府亦無如之何擾將月後不知其所往
予時正署學於彼也予方以為果有而皆術如騎草龍之
事也松江之舟未必無人或遇正神所衝委而去耳

雷震人死

嘗聞震死之人有硃青背三口同入如此四字人無識者
後有人云此米中用水四字特去中之直畫耳予則以為

好事者為之也昨浙省都司書寫宅人也云其鄉里有
硃書批背三行而字不識者又有自見紅旗於盥盆數日
後人聞空中云不可錯不可錯紅旗者是也遂擊死據是
則雷之擊之者皆神之有意者矣然則擊木石者又何為
哉如酉陽雜俎所紀恠誕者又何為哉嗚呼不可謂無亦
不可謂有此不測所以為神也

義娼

天順間楊昌平俊㓙都督廣為石亨所搆誅皆非其罪二
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又挺身連曰陷駕者誰吾提軍救駕
者殺之天乎一娼縞素而來楊故狎之者楊曰汝來何謂
娼曰來事公死楊曰無益於我反累汝也娼曰我已辨之
矣亦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既死娼慟哭吮
頸血以針線紉接於項頓楊氏家人曰去瘞之即自縊於
旁矣噫予觀娼意當時必料官司收而葬之必有大言以
聳動乎人主故視死如歸曰我已辨之矣嗚呼惜不見其
行又不知其名何娼之有若人哉真可謂奇也書之俟其
知事之悉者補傳

三脚猫

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猫嘉靖間南京神樂觀道士
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上壁如飛
也道士因善篆刻士夫多與交吾友俞亭川嘗亦親見之
也

有無你我

吾杭舉人張洽未中進士時一月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
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明年辛
丑赴部中途與一舉人同車想像切似鏡中所見問其姓
名又同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此行中則同
中下第必亦同矣揭曉果皆甲榜杭者選南部主事而會
稽者選北道矣不二年杭者死於任而會稽者死於家因
思此與唐之宰相宋璟舞舞中見有相字者切同此真
可謂恠也

靖 刑部郎蘇志皐一日餞客先至僧房壁間有李所畫判了一幅避脫靴為壼令一鬼執而投之一鬼執酒壼於判後竊飲之蘇因假戲題詩以嘲云芭蕉秋影送婆娑醉裡就籌射鬼魔到底不知身後事鄲都城外更如何蘇交高東谷時為光祿少卿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司寇嘲戲太重求為解之次日高告於蘇蘇思而告其歸義之故而人相笑別去高後夢綠衣曰我以公與蘇司寇交厚再為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顏往蘇處特拉同至歸義復題云蟠髡之竊酒頗傾總是區區鬼次情莫道不知身後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夕綠衣復謝高御吁是何怪之若是耶

鄭啞巴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鄭某因啞而人稱為啞巴一夕至南門偶見空中光曜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喚人觀不覺其聲之出口自是不啞予以人舌短縮則不能言豈因一拜於天遂有音聲聞未爲信後聞揚州曹進士守真云啞者迺其父之識果然

二徐異識

宋徐積節孝先生耳聾終日獨坐而天下事無不知我朝蘇人徐禎卿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

七修類稿五十一卷終

七修類稿五十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郎瑛撰瑛字仁寶仁和人是編乃其筆記凡分天地國事義理辨證詩文事物奇謔七門所載如杭州宋官署考則咸淳臨安志及西湖各志所未詳又紀明初進茶有探春先次春紫筍諸名及漕河閘整工程皆明會典及明史諸志所未及亦間有足資考証者然採掇龐雜又往往不詳檢出處故踳謬者不一而足如以宋李建中為南唐人謂謝無逸以蝴蝶詩得名後李商隱襲其語則以唐人而蹈襲宋人引武林女子金麗卿詩梅邊柳外識林蘇句譏其不能守禮出則擁蔽其面皆極爲王士禎所詆斥見於香祖筆記中此外如紀楊維楨爲明太祖所召托疾固辭作詩縊死則全無事實桓溫妻吾見猶憐之語不知爲李勢妹而但云溫娶妾甚都則失之耳目之前至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一詩以爲不知姓名必宋人所作則并白居易集而亦忘之蓋明人著書鹵莽往往如此書中極論說郛輟耕錄然此編實出此二書下所謂人苦不自知也

篔齋雜著一卷

〔明〕陸埰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篔齋雜著一卷》提要

太極存疑

明　嘉善陸埰

太極之辨自朱陸後若不可以置喙客有以太極爲問者予既荅之亦非以求異也尚俟請正於君子孔子曰易有太極太極儀象卦爻之會乎在造化則一氣之渾淪者而分之爲陰陽而又分之爲五行爲萬事萬物統言之一氣一物也會歸所在正如屋之有極故名太極以此言之太極不可訓理不可謂形而上者葢既名太極矣而兩儀以下又不過即此以分之而離合之名異耳非有他也太極既可以言理兩儀以下獨可以言器乎若夫理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萬事萬物之理蓋具有條理也其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形而上者合於一而一之所以爲一者理也散於萬而萬之所以爲萬者理也是其不能外形氣以有見而亦不可滯形氣以有求此則理之於氣本無先後彼此之別者而非謂太極也若認太極爲理則儀象之生謂自於太極不得已而有理生氣之說謂冲漠無朕之中

而此理已具則其說理似稍懸空矣其不善學者遂至
眞思妄想以求所謂太極於天地萬物之先其不流於
老氏之論幾希先儒朱子反覆辯解雖其所以論理者
則是然恐非太極本旨而詞說纏繞寘其無以服陸氏
也要之周子之於太極亦就陰陽之未分者言所謂無
極亦謂無有窮極非謂其無形也故曰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又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

仁字說

黄久菴尚書綰以議大禮得用其初雖以世蔭然極辯
博在南都日予嘗見其說仁字謂仁從人從二古上字仁
人者謂上等人也愚謂審然則仁為絕德矣然亦可見
黄之辨也仁字義錄如左
𡰥仁而鄰切心之德愛之理從人從二元之轉注蓋元從
二從人仁則從人從二在天為元在人為仁或從二象
人與天地並立之形二者上天下地人之仁者德配天
地並立而為三才愚謂天地之德在人曰仁為舊說一
一聲悞古作忎或曰從千聲愚謂從人從心從一一指
人心之理為意亦作[illegible]從一一從心一一指天地以心
同天地為意愚謂此即所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
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者也

忠賢奇秘

梁田玉定海人仕至郎中革除時與葉侍郎俱禿髮逃
禪以自晦
贊曰行儒名釋知我繫誰知同滌身義比柔薇幽潛卒
世韜尔猷為至寶淪没久而用輝
郭良不知何許人與梁中節俱棄官為道士
贊曰
駕言尋引嘯傲林皐用以自黙就此龍韜弋我虞日重
明麗霄麵波莫挽仰天以號白霓晝見使我心芳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革除之變
相率去為舟工後皆死於水
贊曰而涯洶洶中作辟歷義氣憑䑸與之俱激嘉缺過
此寧不惕息
松陽王生詔遊治平寺玩貝譯之藏忽聞絕頂有聲搜
得一篋札脩載革除時出亡臣僚二十人者之事蹟詔
異之以其拙久而發奇之也類為序贊題曰忠賢奇秘

遠寄一編以示予詔素有志節愼許可者其言誠不誣也

縉雲鄭禧宗慶倅安慶予以使至索其書觀之有所謂群忠事略者益紀靖難時死事諸賢然其姓名世有知者矣獨錄此云

濕潤

常濱何侯柱莅郡有萬叅政廷彩者欲加賦吾嘉興什之一其名以濕潤嘉興賦六十萬餘其濕潤亦六萬餘而濕潤例謂自湖州先是湖守劉公天和嘗病取民之濫也欲爲畫一令於平米外輸十一継守刻核吏也謂是已在官悉令正支萬公者亦刻核吏也嘉善謂嘉湖一也則必有濕潤於是白撫巡欲如湖例坐加以額外之徵如前數庸代淛東郡災傷之輸若運艘渡江之費檄下侯曰惡何言嘉興固無濕潤非湖比也乃自治文書陳不可狀萬公怒以爲抗已督責愈嚴間以言侵侯侯弗爲意也因入陳之御史爰達撫臺咸知議報罷嗚呼微侯深慮定力幾一務矣往日江南諸郡之有耗米也初亦其搭且耳數十年来賦至倍蓰初意遂失文襄周公之畫識者不能無追咎焉然則侯之利吾民者斯豈朝夕哉侯於利害興革未嘗有所輕議而潛運默成吾民受其賜而不知者多矣非直以清白也

匡廬勒石

予嘗過彭蠡登匡廬之山見新建伯陽明王公銘功之勒蓋在開先寺李渤讀書臺後鑿崖而磨之其右故有勒則涪翁六佛偈也陽明丈極坂張末嘉靖我邦国時正德己卯　今上猶潛藩服後二年八継改元卒符嘉靖之語公亦天人矣哉

皂隸銀

水東日記載吾嘉平湖沈公琛爲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典皂隸銀沈謂典皂久不以動心而千人撓法者洋而人爲尚書魏公驥韶御史軒公輗是已比予承乏是司郎中先是皂隸工食銀於正數外必有贈耗率什之一不足則責解户增補傾煎其撥送九卿堂上官耗數輒又增加科道而下遞減小官或無耗蓋餘耗扣留以備不時之需事殊猥雜義更不正浚川王公爲司馬時常議革予爲申明之遇皂隸解至即以原封分撥不復

收耗及責觧户傾補尚書紫岩劉公龍猶有難色惟侍
郎荘莘潘公珍是其議遂賛予行之然動見拂逆吏人
至有造詬詈者雖予鄉人猶不予嗛利之能溺人也豈
今視沈公時益下求如魏公軒公者固又不可得矣若
潘公者亦可謂豪傑士哉公後以論阻交南兵役罷歸
其風節槩可見云

歲差

元授時曆　國朝用之其法仍有未合以歲差之難定
也嘗見鄭少谷先生善夫奏改曆元事宜疏故隨時考
驗以求合天者其論亦卓矣其畧曰歲差之法自晉虞
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
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
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
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為精密
矣即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
不合天道豈易言哉其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
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
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
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
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抄一朔虛四百四
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
一畫前後為朓朒只在一畫之間自故古無有真知要
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
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闇虛大月
入闇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為月體所掩而食
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
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
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
食之時刻分抄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
嘉靖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抄而
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抄安得而同今按交食
以更曆元時分刻剝分分分分抄極精極細及至於半
抄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抄積以歲月
則朓朒皆不合原筭矣

建炎救

予家蓄有救文一紙蓋宋御史陸文清公銑安撫兩河

時忻見書以淡墨可二寸許筆勢飛逸紙亦堅潤後題
建炎元年七月十八日璽識分明意思陵手筆也按宋
史靖康二年五月康王構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是年
六月李綱以召至行在時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上言
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夫兩河為陛下堅
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
願因赦令廣示德意帝從之乃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秋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文靖被命當
在此時今觀敕中蓋有憂民之言欲文靖以便宜安撫
然宗李諸臣之議已不勝汪黃之奸兩河重地未幾盡
以委虜而中原遂不可為矣文靖此時計雖欲經營宣
力復有不能而此敕為虛文也數百年後觀者猶為扼
腕嗚呼惜哉

時務策

國朝廷試一甲三名讀卷官先日圈點於文華殿進讀
餘以次填榜未必經 御覽也 御批自永樂中曾啟
後亦鮮見乙未進呈凡十二卷 上一一詳覽親為殿
最一甲俱 御批並以敕諭并十二策錄之前此未有
也豐城人李璣對策切直讀卷官不忍舍然竟不敢置
前以尾卷備數 上擢置二甲首曰是卷似讜言以時
務故朕取之然則 上之樂聞切直獎拔草茆真帝王
王公無我之心而非常情俗慮之能窺矣有君如此而
不能將順焉得非臣下之責也制題以創守為問李策
不能盡載大畧以帝王之於天下其創之也以仁其守
之也亦以仁而仁之為道四曰公儉寬敏廣大而博之
謂公節制而當之謂儉宏裕而容之謂寬奮勵而勇之
謂敏公則澤周儉則利溢寬則恩流敏則效著四者合
而成仁 陛下愛民之心雖不必哀而弊端之在天下
蓋已漸形而不可不為之所其大且急者曰藩封之祿
未理工作之興大濫刑罰失乎軍伍不充四弊不去臣
不敢欺 陛下以為果無所歉於仁藩封則以支派日
盛而祿不同祿不同賦日增而賦復有限其勢必至於
病民而儉親欲制其妄御之數諸不在五服限者聽其
明經應舉錄之以官而又限之以位若藩親不使內補
者然謂非惟祿可少殺亦誘之向善之一機楮工作則
以今西北之民饑饉輾轉而東南困於征斂且告竭矣

夫民之財可竭而不可繼也　陛下曾不是念大內之
役前後相仍程督之使冠蓋相望於道路近自畿甸遠
而窮鄉下邑日擾擾爲奉行　明詔之不暇夫事係重
要固有不可已者然於其間亦豈無可已者乎臣恐太
倉之儲無幾矣萬一他變突起復何以應之國貧不得
不取諸民民貧不得不入於盜今　陛下之民將入於
盜矣柰何其不節費以裕民刑罰則以刑之輕者笞掠
重者編伍其尤重者抵死然裸體笞掠爲辱已極仁人
之所深隱況編伍乎抵死乎此而不審甚非所以体天
而愛人令天下奸吏納賄恣意出入以傷和氣不暇計
至如往者諸臣言事失當上干天怒遂而放之而重論
之誠是矣然原厥初心亦欲忠於爲國今舉事一不當
而竟棄不復遂使悔過無門是非先王欽恤之道軍伍
則以在京之兵七十餘衛分爲三營正統間復有十二
營之設凡此皆爲强本計邇則勢豪選其強壯以充私
役或又假空名以罷利而日以應點者皆老弱力不足
以負甲者至其留上之兵則財盡於剝削力盡於役煩
故內地有警非邊卒所可平以此示遠不知其可若夫

邊鎮之弊常推其故平居無事拊循非人芻粮不時
朝廷寔患半歸奸猾之囊橐及其乘机自奮而取一級
之勞則豪右呵遣奪去從而掠之爲已有夫兵者將欲
奪其死力者也欲其力之足以死不先得其心而內兵
又不足以鎮壓之宜其群譟而屢爲變矣兵不戢而又
何惑於夷之肆也哉故欲攘夷必自戢邊兵始欲戢邊
兵必自强本始願大釐此弊簡能卒以歸農慎清理以
別奸特拊循以昭恩嚴紀綱以肅度而又屯開田通鹽
法以足餉庶幾仁之可廣終之欲正聖學開言路謂學
而習其文藝也易學而修諸身心也難無所忤而用言
也易有所忤而用言也難臣嘗讀書見舜之聖重華協
帝無所虞於敗度者禹且以無怠無荒戒之而禹之不
自滿假亦非拒人自賢者明矣俞受數施皋陶之所以
勸禹者諄如也臣子愛君無已之心類如此臣願　陛
下究理亂之原察是非之極審慎獨之功全躬行之實
而文藝之末則姑以後焉可也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
鋒容峻激之辭大茹納之量而言有不適於用者亦姑
勿究焉可也正斈以端其本用言以虛其受含人已以

成其德爲則神智日益精明聞見日益充拓天下事將惟吾所建而仁且底於如天之盛矣於以去目前四弊何有哉是篇出入經傳數千言明白剴切洞達治躰要深思遠覽賈誼陸贄蘇軾諸人之風且流出肺腑不爲剿說雷同迩科如此絕少第二名蜀人趙真吉其文亦甚爾雅間類西漢一甲似俱不及

黃鍾

古法黃鍾律長九寸近有爲書名律呂元聲謂黃鍾君象律最短得數最少其聲極淸其說固未之前聞也又有爲興樂要論以辨之者然不必辨也

記夢詩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日夕小閣忽夢晋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記其畧嗟乎今距景純若千年矣非有實惡深寃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卧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中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郭名景純携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寅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猶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事事能書紳開窓試抽晋史閱中間事跡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徙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晋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披教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

右詩陽明王公記夢別有郭景純夢中示詩一篇欲公爲之表揚其然耶抑其心思之感偶自及耶錄以俟良史辨焉

九邊圖論

趙充國謂兵難遥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然閫廟筭之
勝而形便虛實則又烏可以不先知此聚米爲山谷而
虜在目中得非俊傑務也同年許職方論九邊圖論一
時盛傳未幾再轉巡撫順天寶司北綸旋復謝病行事
無閒焉故書官謂有著論數篇畫圖數本已窮將名蓋
指許也然其論有不可廢者如遼東則欲先事申嚴防
守謂三岔河舊城委虜東西限隔守望勞費今欲截取
復有啟釁邊方之慮而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
塞請關之貢路禁驛傳之繹騷增臺軍之月給教居民
儲畜專任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薊州則謂黃花鎮京
師後門今極單弱宜更增戍關外閒田或又可募爲兵
潮河川虜衝須塞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墊則漲水易淤
建石墩數十座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建昌營去燕
河太平不遠添設遊擊爲贅員且掣肘謂當重其事权
總兵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
客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營併入建昌庶幹純正
而緩急有濟宣府則欲補長安城鎮邊城之幕軍重浮
圖峪擁翁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

又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唯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譬
敵相待邪幸望閫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也季
興曰吾計決矣多言奚爲及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値
夜將吏父老出迎於郊外季興乃握震手曰不聽君言
幾葬虎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
者謂吳與蜀耳朕今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
之江南才隔荊南一水耳朕欲先往之卿以爲何如季
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
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
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莊宗伐蜀季興
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紿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使冊
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
蜀破書至季興方食乃落筯而嘆曰此吾之失計也所
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雖破未
必爲福未幾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梁震之言初季興
嘗從梁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一嫗秉燭開
門而迎其禮甚謹季興頗疑而問之嫗對曰妾適夢金
甲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有王者來及起開門果有君

于至豈非所謂王者邪所以不敢褻慢耳李興大悦後
果然酒李興卒從誨言震獨不悦謂所親曰先王平生
與吾相見兄弟之不若也今日之下安能屈節北面復
事其子邪於是求解職退處於郊外灌園鬻蔬為別業
稱處士每從誨以事召至府側倒跨黄牛徃徃直造廳
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閥止稱大郎君而已從誨以其先
王舊人不忍以過殺之有李載仁者唐室之後也唐末
避亂於江陵李興署為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慼
李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為少禮然為性迂緩一日將
赴李興召方上馬無何許曲相歐載仁怒且命急於廚
中取餅并猪肉令相歐者對飡之仍令軍將戒之曰如
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無不咲之及從
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游江陵方圖進取
從誨辟之用為掌書記自是凡牋奏書檄皆出其手載
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
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
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篇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
萬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如不得志又嘗慕史氏之作

膚騎踏馳調兵防守蓋自不能欲添沿河之堡屯常戍
之兵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期以填實此地
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末論重巡撫將臣二事皆鑿鑿
有見使得其意而潤澤之而又舉行以實焉未必其無
功也圖亦甚悉若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堡
球客一覽而知蓋其從先襄毅公進在邊陲幼則習聞
朝思夕計非一日矣

六書精蘊

太常卿莊渠魏公校 嘗著六書精蘊蓋因古文以是正
小篆之譌又叅以大篆及擇於小篆之可者以補古文
之闕亦一奇書也徐豈屋謂其出己見强釋而不通者
多復摘其所釋字為辨予斯不能折衷夫伏羲八卦實
萬世文字之祖也外此蒼頡古文深遠矣自李斯作小
篆而古文之義微程邈諸人又易以隸書而其義愈失
書學不講世有述者然皆逐流忘源於斯書不敢復議
遂使得以雄䀭百代傾彼幽織之餘昭昭若欲與六籍
俱存而不知其實鑿亂而非有取資也是書乃始反於
斯一以古文為正刊落枝葉直探本根即不敢謂盡還

倉史之舊而其理復可推求矣惜乎未以上請更求海
内工書之士使集長素短修正諸經籍以見 國家同
文之化也

寶制

國家寶璽之制詳見大明會典南冢宰龍湖張公 治 尚
寶司題名記亦具載之甚悉録以備考

尚寶司掌寶璽牌符之事 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尚
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
從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蔭補丞者
無常員列署在右掖之内

寶璽之大者曰 奉天之寶為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
之

凡 詔若赦則用 皇帝之寶
立封及賜勞則用 行寶
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 信寶
冊上 尊號則用 尊親之寶
敕諭親王則用 親親之寶
祀山川鬼神則用 天子之寶
封外夷及賜勞則用 天子行寶
詔外夷調兵則用 天子信寶
曰 誥則用 制誥之寶
四 敕則用 敕命之寶
敕奨臣工則用 廣運之寶
敕諭朝官則用 欽天勤民之寶

凡寶之用必請而後發焉 天子饗祀 郊廟若視學
籍田勲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日直衛錦衣當直則
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為
差 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
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虎錦衣校尉入直則給双
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勲臣以勲字親臣以
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 郊
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
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
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
入之令而辨其數每大 朝會則二人以寶導 駕先
至侍殿中 駕出則人各以騎從寶行

終

贅齋雜著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陸垹撰垹字秀卿嘉善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此編乃其筆記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僅十四條葢摘錄不完之本也